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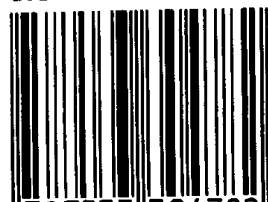
子部
第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72/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8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六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研幾圖一卷

〔宋〕王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六年刻本

魯齋心法二卷

〔元〕許衡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四卷首一卷

〔元〕王廣謀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聖學心法四卷

〔明〕成祖朱棣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永樂七年內府刻本

曹月川先生夜行燭一卷

〔明〕曹端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月川語錄一卷

〔明〕曹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刻月川先生遺書本

明良交泰錄十八卷

〔明〕尹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

二七

六一

一二三

二七四

三〇一

三二〇

學的二卷

〔明〕邱濬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五〇六

道一編五卷

〔明〕程敏政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六〇九

艾菴密箴一卷河洛私見一卷太極圖說一卷

〔明〕蔡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蔡廷魁刻本

六六二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十六卷（一）

〔明〕余祐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河南按察司刻本

六九六

研幾圖一卷

〔宋〕王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研幾圖一卷》
提要

研幾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玩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



之先天圖埋沒者二千餘年至
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
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
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
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
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漈鄭公遂
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
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槩見其論
縱橫開闔援引弘博既富矣哉
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爲可恨焉
耳予曩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
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沉潛玩索

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爲
可貴而靜中之有真樂也叙其
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爲他人道
吁邵子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
伯溫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
圖卒大明於後世豈伯溫所能
與於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
景定辛酉清明日金華王柏識

魯齋先生像



自贊

石笋巉巖 曷培而崇 繡湖洋洋
 曷浚而通 茫茫遺緒 耿耿爾衷
 孰融爾氣 孰肅爾容 稜稜霜月
 習習香風 匪範爾德 用儆爾懍

原缺第二葉

研義圖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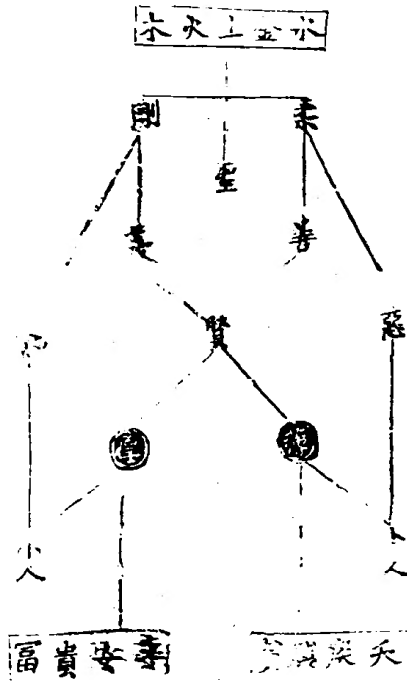
| | | | |
|-------|--------|--------|--------|
| 二五交運 | 上常分合 | 敬齋藏 | 晝夜寤寐 |
| 陰陽合德 | 大學三綱八月 | 致知格物宗派 | 致知格物 |
| 中庸章句 | 至德疑道 | 達道達德 | 中庸首章 |
| 中庸卒章 | 君子不謂性命 | 一南相配 | 洪範經 |
| 皇極經 | 洪範並義 | 洪範對義 | 洪範傳目 |
| 惟皇建極 | 皇不遠極 | 五行 | 事證 |
| 三德 | 皇極數言數錫 | 福極 | 卜紀 |
| 八政 | 四謀 | 三聖授受 | 人心道心 |
| 易原 | 易道文明 | 聖人易簡 | 四象三極 |
| 觀玩 | 辭例 | 陽顯陰藏 | 窮理盡性至命 |
| 動靜分配 | 成性存存 | 大象動順 | 四尚三至 |
| 策數 | 四營成卦 | 作易周易 | 易道開闢 |
| 朱子解卦 | 得合 | 吉凶 | 稽類 |
| 鬼神 | 鬼鬼 | 太極造化之關 | 極通相表裏 |
| 通書動靜 | 聖誠 | 無欲 | 誠幾德 |
| 誠神義 | 立極 | 孔子 | 師友 |
| 治本 | 卦數涵老陽 | 卦數涵時乾 | 皇極經世總義 |
| 納音 | 歷代帝王之圖 | 再定中庸章句 | 西銘圖 |
| 中庸上下圖 | | | |

文選二圖

昔帝舜命禹與皋陶教官初曰直而無寬而柔所以扶其氣
下及剛而無寬而柔所以節其氣質之過蓋陰陽之氣
難操剛柔善惡其品不一有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周子曰聖人之教俾人曰易其惡自至於中而止矣

| | | |
|---|---|----------|
| 水 | 智 |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
| 金 | 義 | 發矇剛毅足以有為 |
| 土 | 信 | 重厚質實足以有守 |
| 火 | 禮 |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
| 木 | 仁 | 寬裕柔足以有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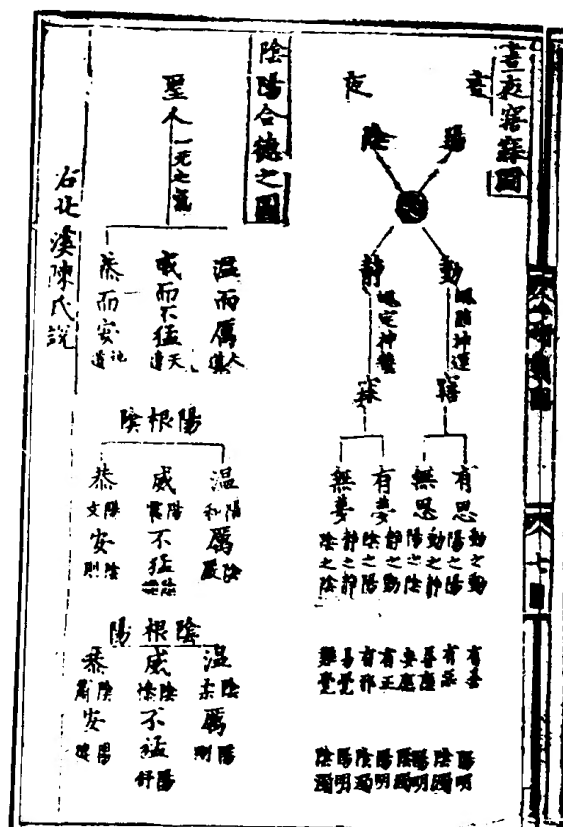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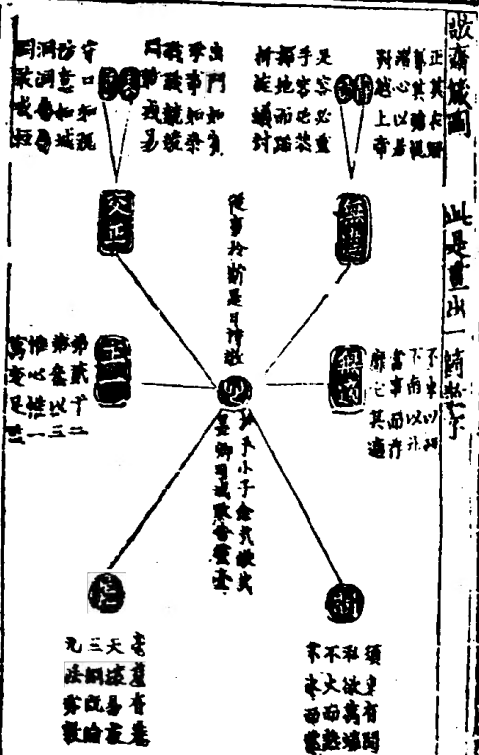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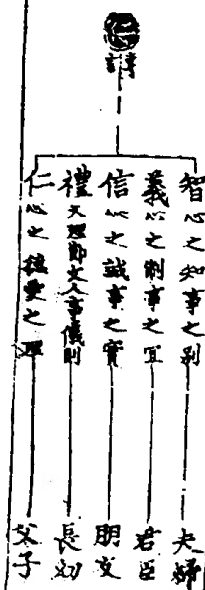
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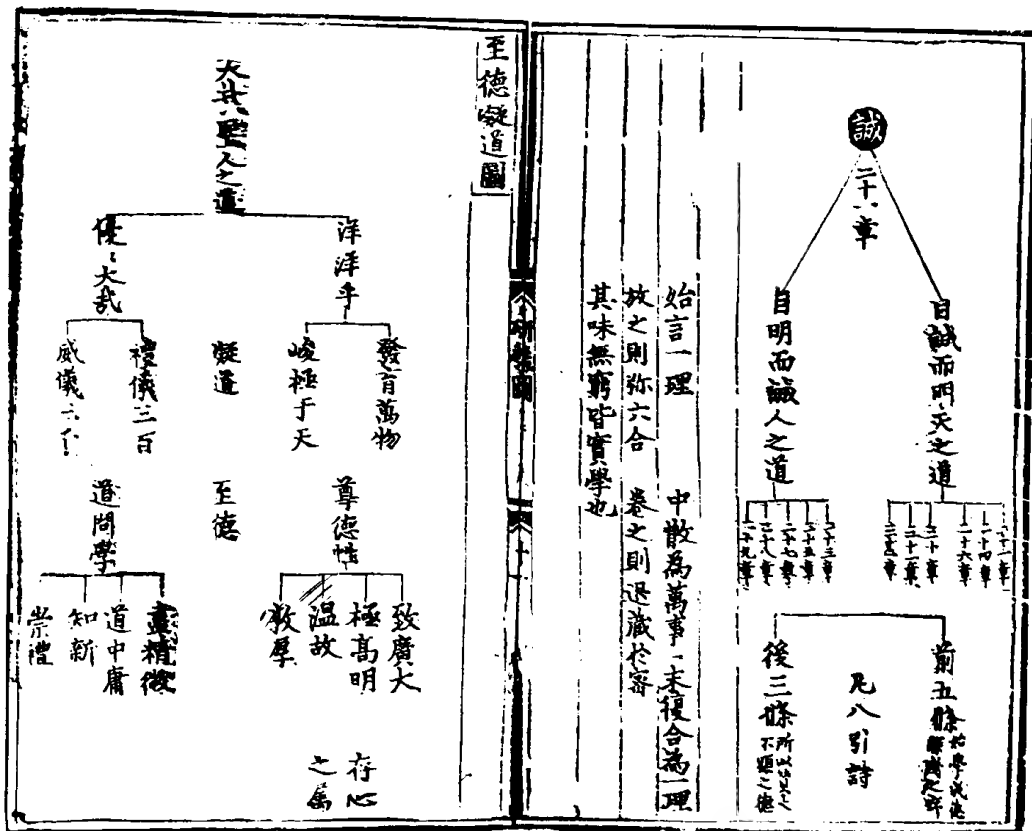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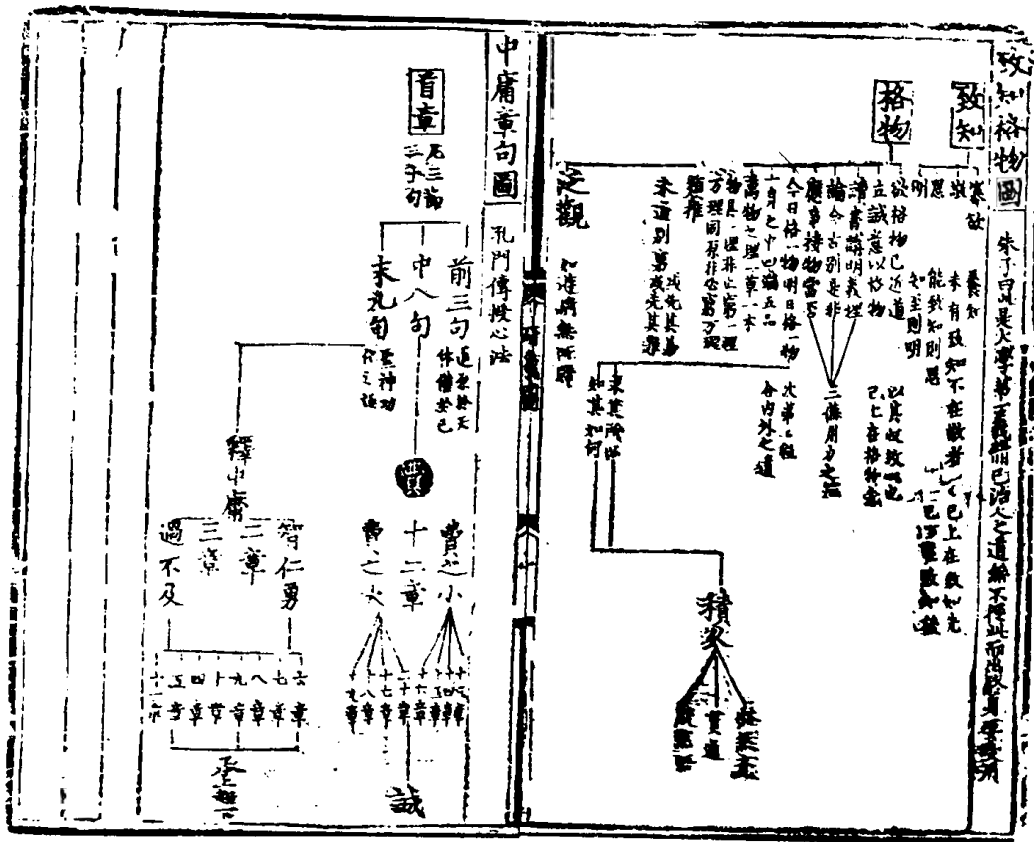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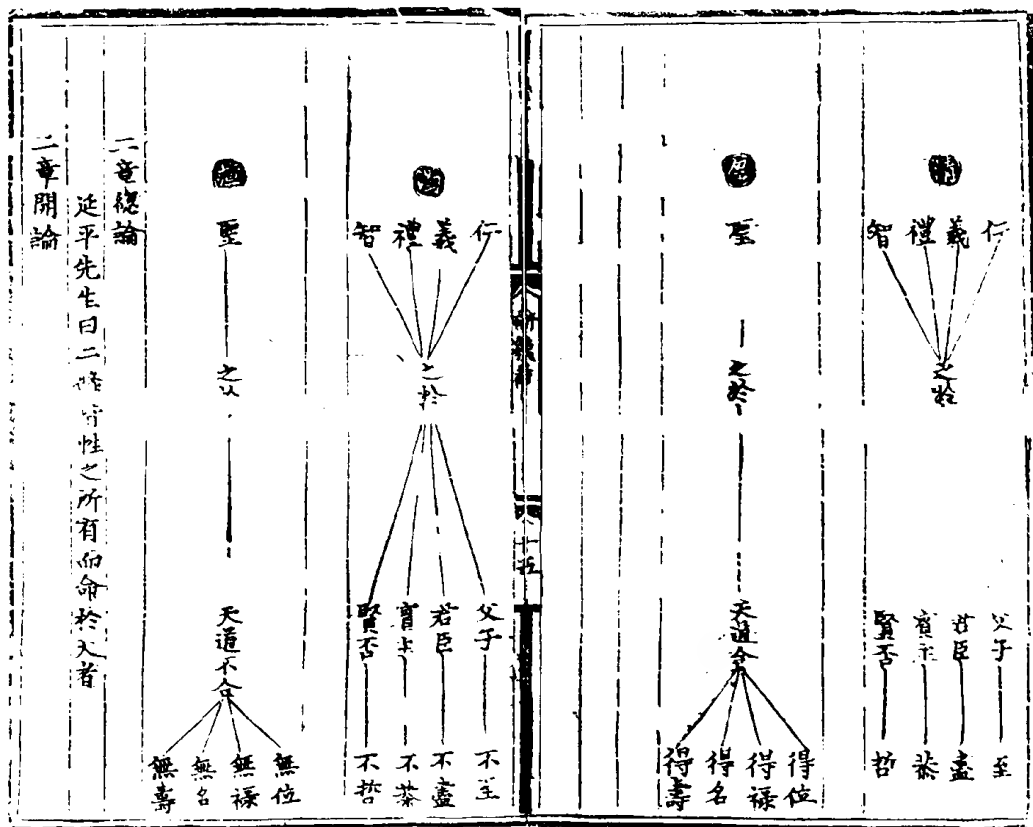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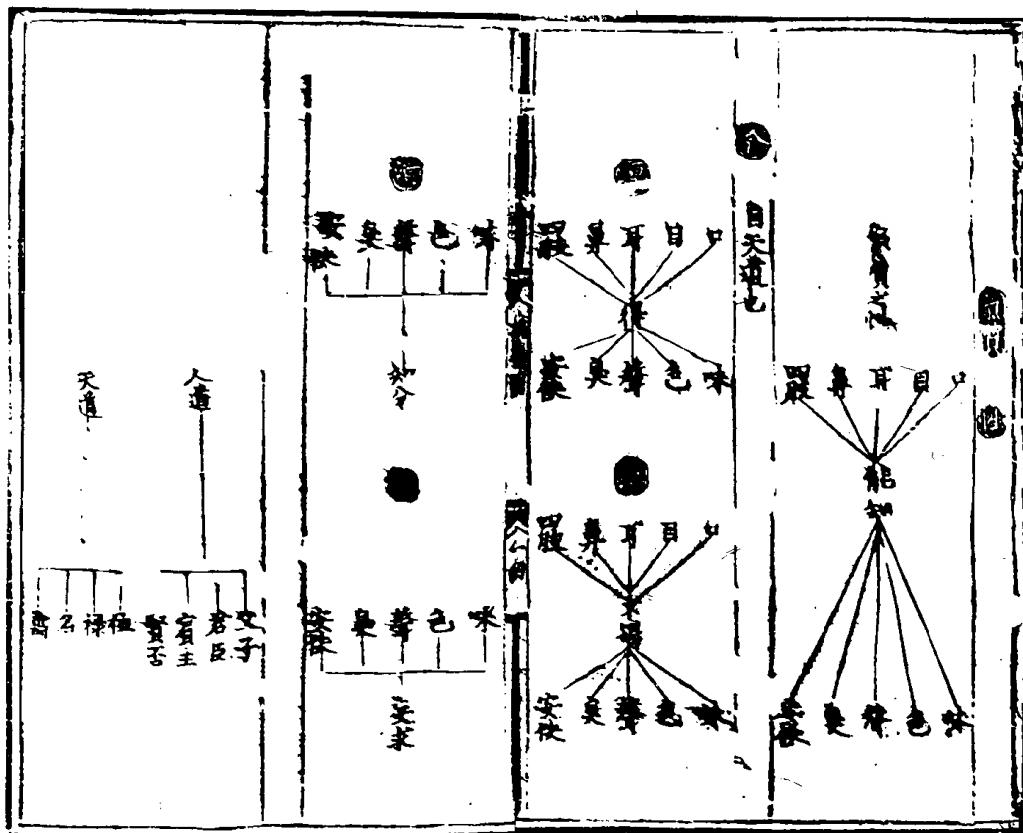
| | | | |
|---|------|---|------|
| 水 | 懷球機略 | 水 | 婉節柔德 |
| 金 | 快烈果斷 | 金 | 堅忍不撓 |
| 土 | 篤學力行 | 土 | 昏濁蒙昧 |
| 火 | 威嚴儼恪 | 火 | 早淑晚成 |
| 木 | 惇施之愛 | 木 | 懦弱苟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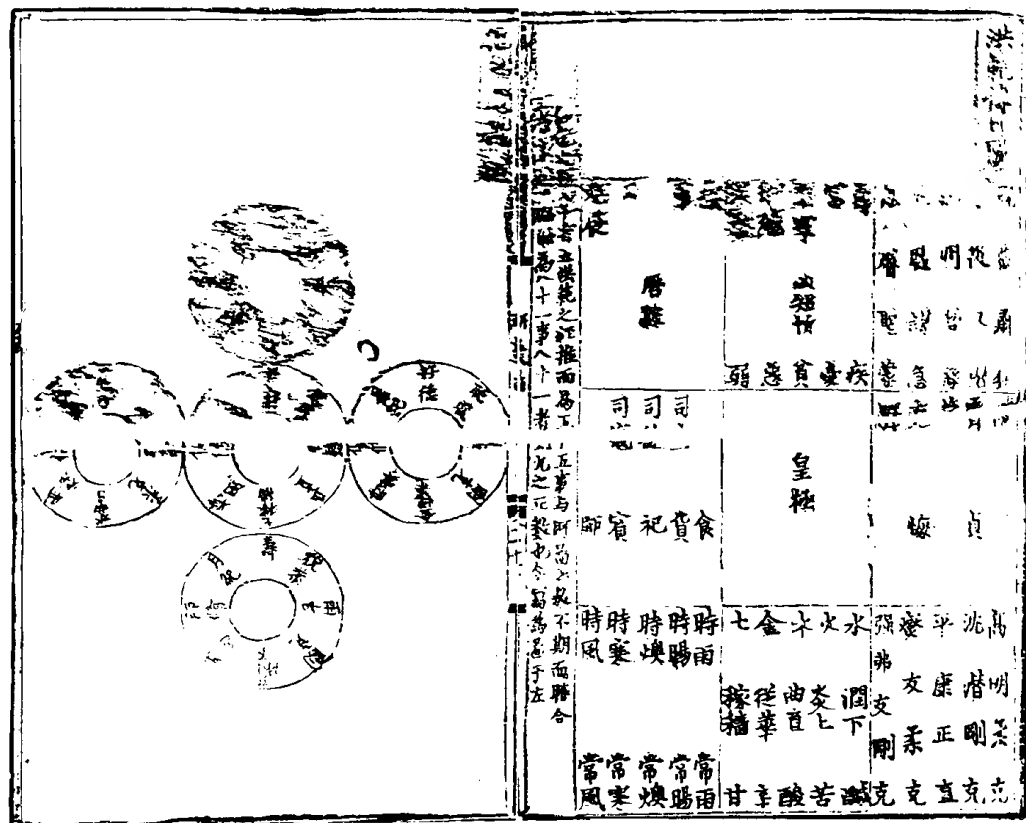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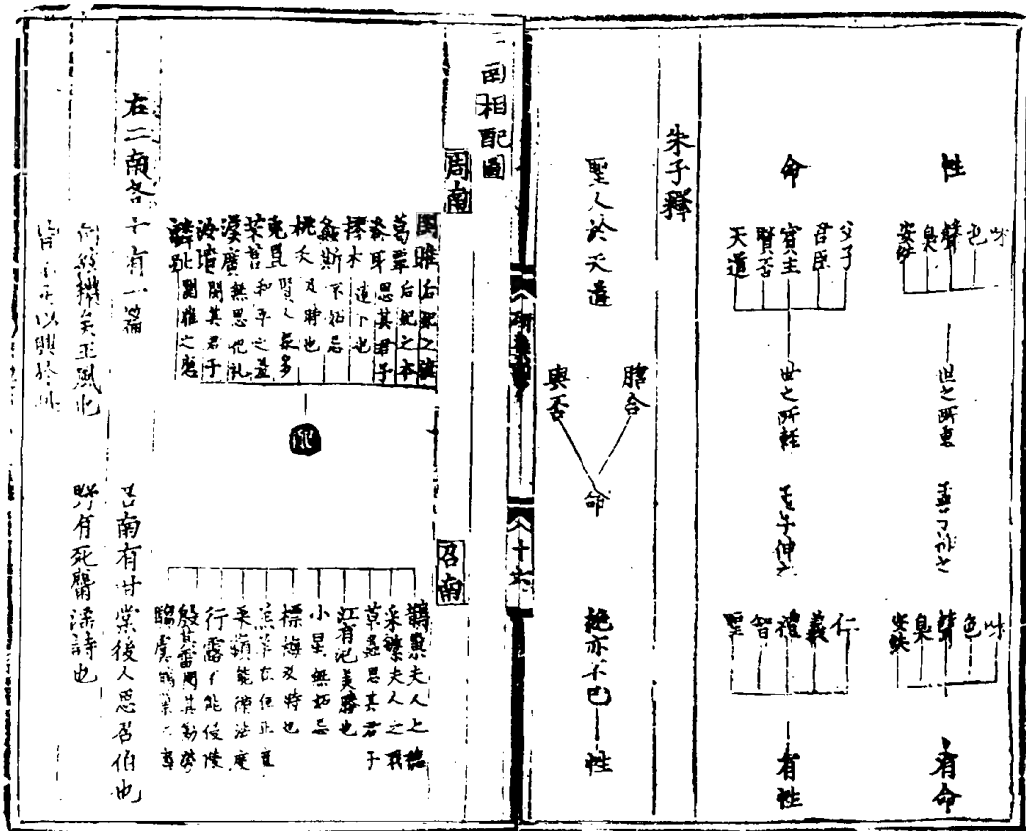
剛惡

昔者帝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出於人心之本然卽仁義禮智信是也仁有專言包是四者一性之中五性迭見人以氣質之拘物欲之蔽而不能全其本然之善故聖人教之以復其性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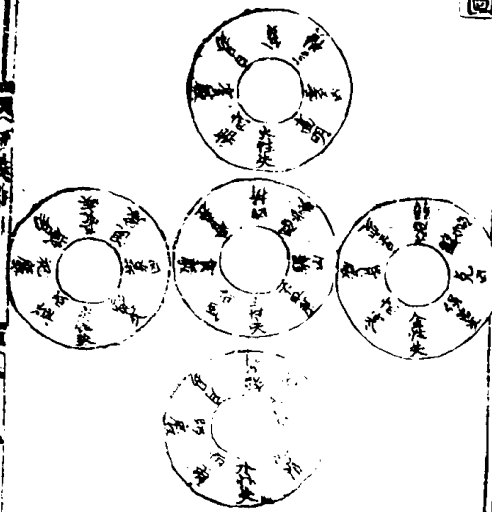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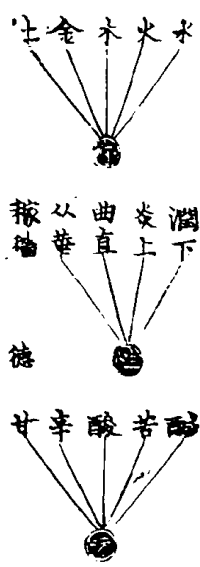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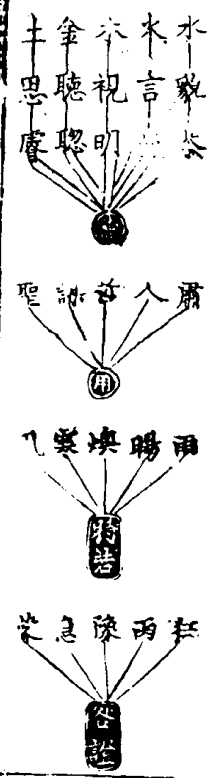
皇下建極圖



五行圖



市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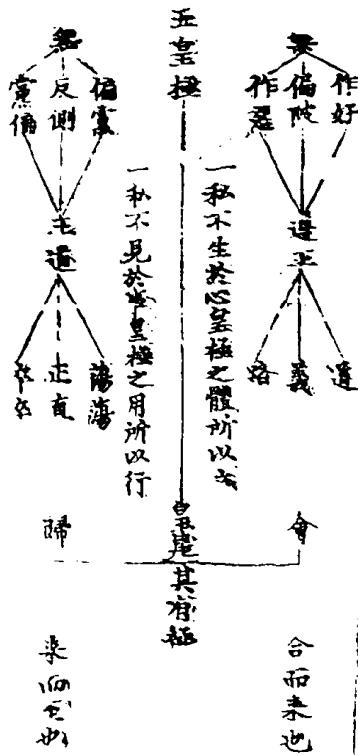
洪範圖

九章共六十五字凡五十五有五事
初一乃五行 五行不言用 諸論之用 莫非其用
次二言皇極 皇極不言數 諸論之簡 不可不一

| | | |
|----------|----------|----------|
| 次二曰 敬用五事 | 次七曰 明用稽疑 | 次六曰 又用三德 |
| 次九曰 威用六極 | 次五曰 建用皇極 | 初一日 五行 |
| 次四曰 福用五祀 | 次三曰 義用八政 | 次八曰 念用庶徵 |

五皇極圖

即堯舜禹之中傳人亦為治心法 共六十四字
所謂皇極之義言詩之體也 二章章二句 二章章六句



洪範並義圖

洛書河圖相主並義

一六並位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九等之義於並相應

二五事

見於事
者有得
有失

七稽疑

驗于占
者有吉
有凶

六三德

人園子質
有剛柔善
惡之異

九五福

賦于人者
有五福六
極之或異

一五行

天賦於人
有清濁厚
薄之殊

四五紀

運乎天者
有經緯離
合之不紊

三八政

施于政
者有善
有惡

八庶證

感于天
者有變
有常

洪範對義圖

皆有意義

五事

二則謂

本然性

三德

不同所謂

箕子所陳義證相
感舉一隅也

五福

金所享

六極

五行

天之所

今三經一統取義
亦舉一隅也

五紀

天道

有相

有化

天賦

化也

三德圖

善者克所以濟其善

大

剛善

高明

柔克

剛克

柔克

剛克

柔克

剛克

柔克

剛克

柔克

水

柔善

沈潛

不剛

不柔

不剛

不柔

不剛

不柔

不剛

不柔

不剛

金

剛惡

平康

不剛

不柔

不剛

不柔

不剛

不柔

不剛

不柔

不剛

木

柔惡

愛友

不剛

不柔

不剛

不柔

不剛

不柔

不剛

不柔

不剛

三德教言教錫圖

人君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教言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庶民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庶民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教錫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庶民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是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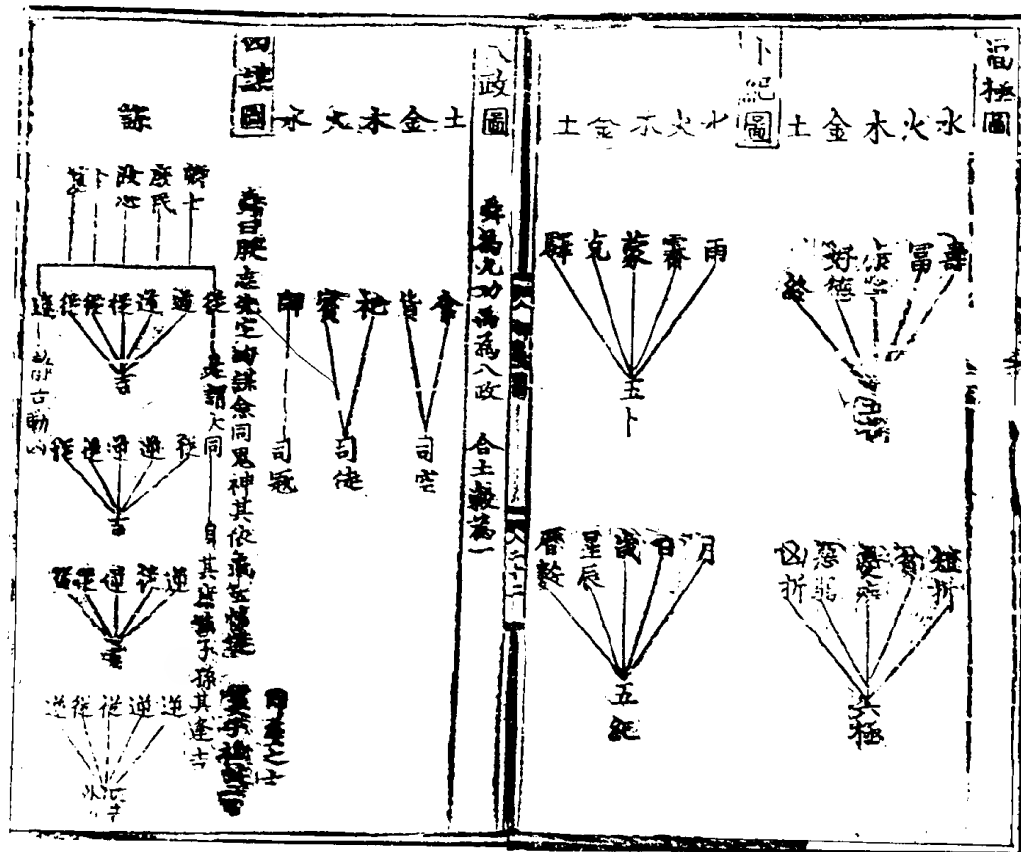
是誠

是誠

是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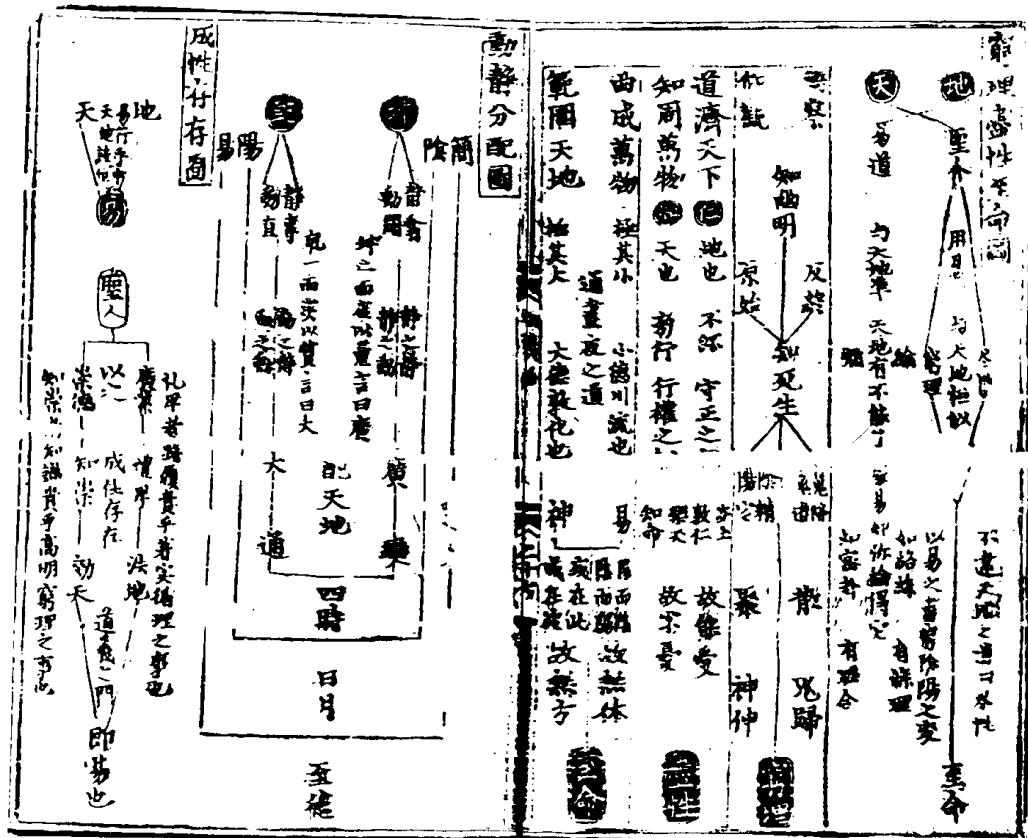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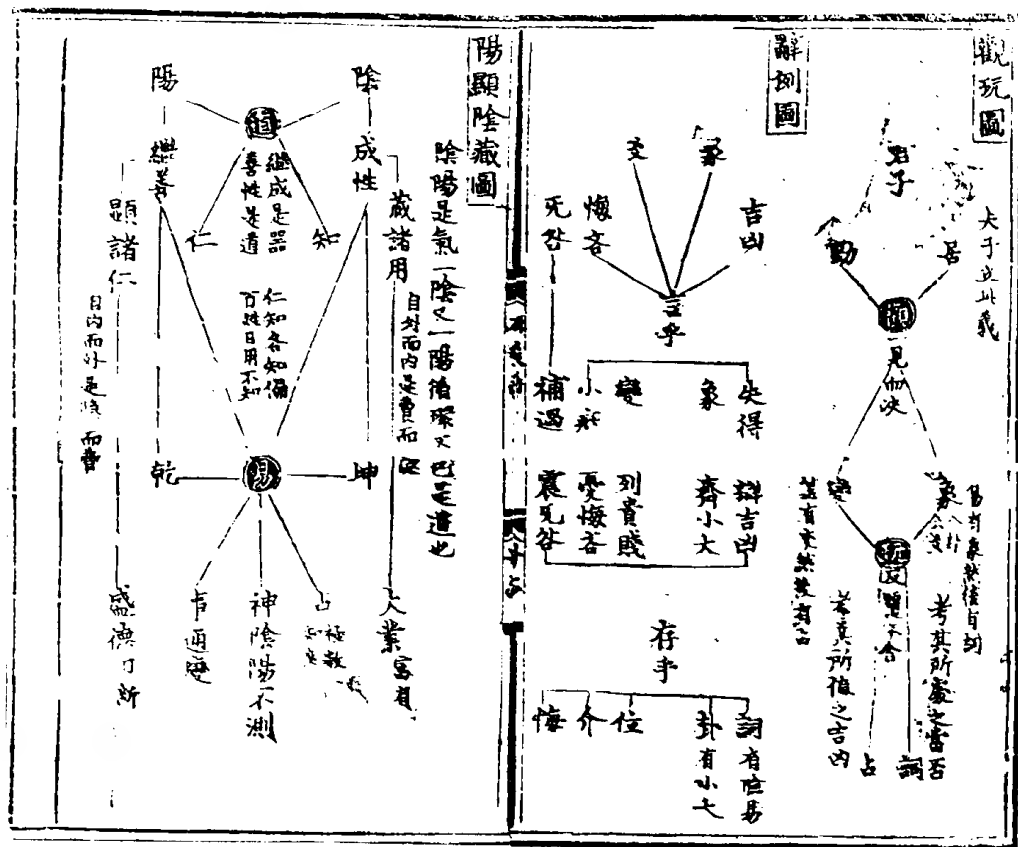
是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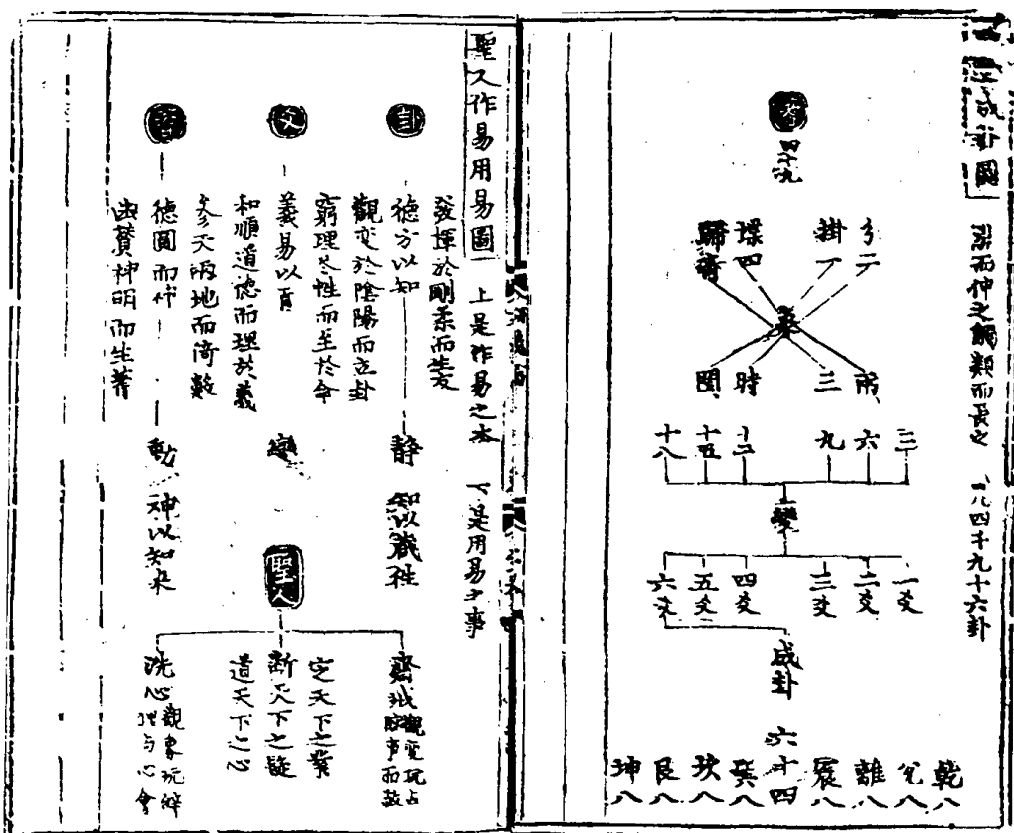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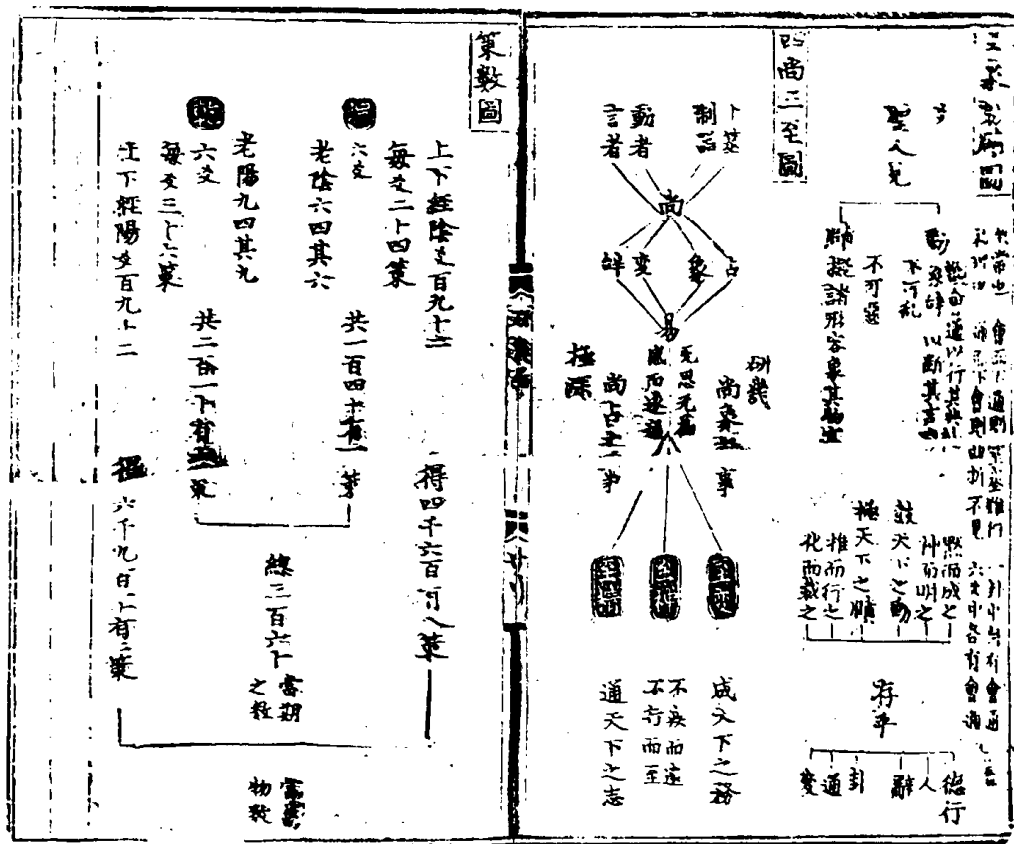
是誠



聖賢愛國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祚永終
 舜亦以命禹
 帝曰來禹洚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人心惟危可憂非君可畏非民
 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道心惟微衆非后何戴后非衆
 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惟精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
 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
 汝終陟元后
 無稽之言惟口出好與我朕言不辱
 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

人心道心圖
 文公謂人心道心之不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既曰私即欲之公
 人心不可謂之公欲何也
 平 水 危 火
 耳目鼻口之用 上智一愚一也
 飲食男女之事 故曰上智不能無人慾
 全體無下得其心 上智
 一事間或得其正 下愚
 故曰下愚不能無道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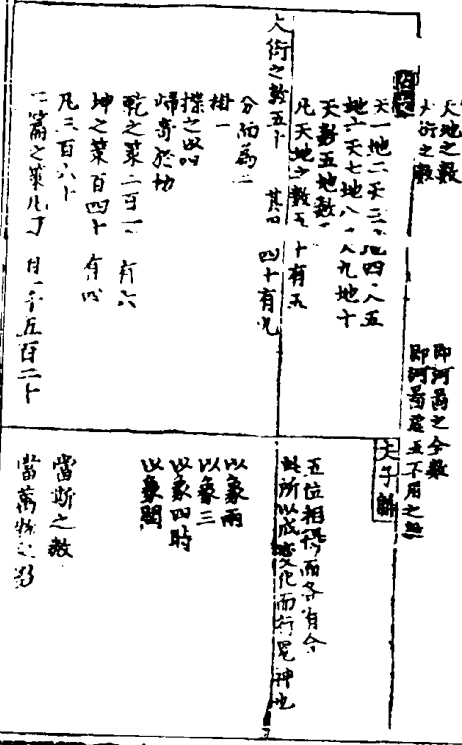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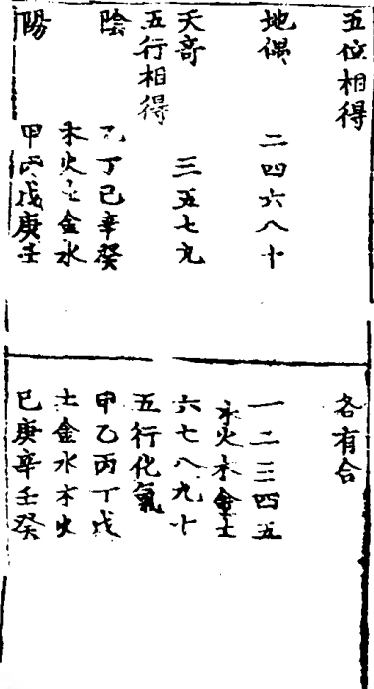
易道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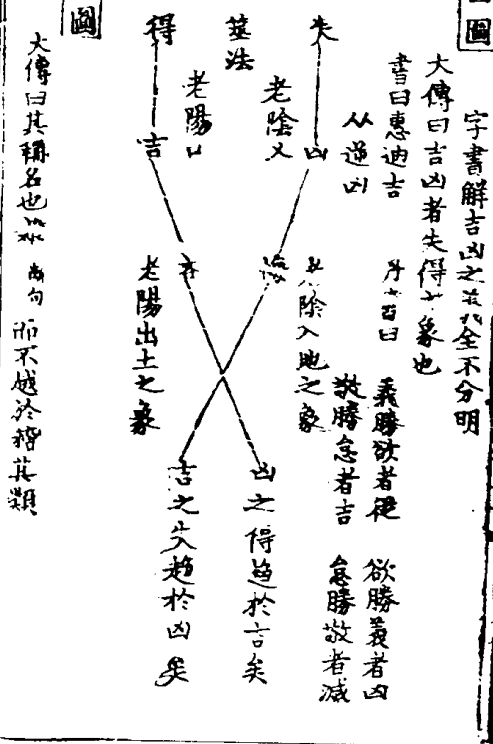
字子辯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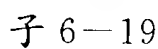
得合圖



吉凶圖



心無所住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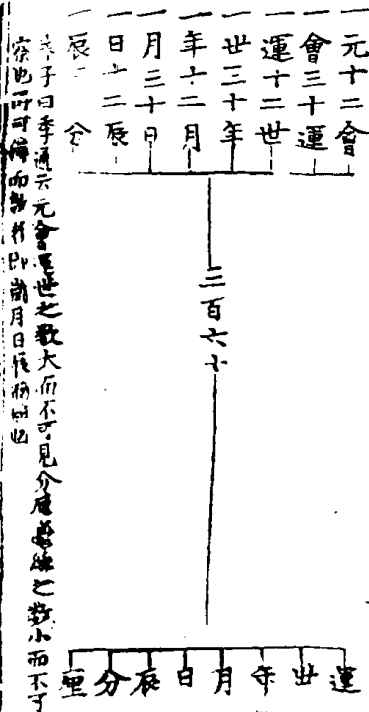
數海時數圖

計數止於八而
已四偶相對皆
九數也自一七
二八交五對之
兩面皆九數以
是知時數已在
卦數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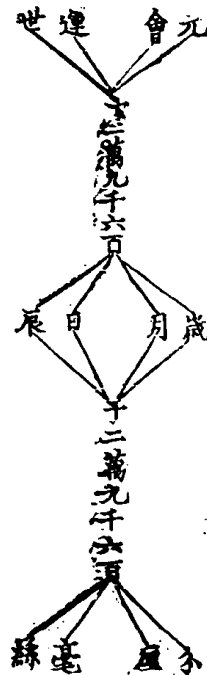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三極經世總教圖

白夏金八年甲子會下
至夏金甲子三十四日十午
更二甲子方為十運為一會三之一
小數三百六十 六數十二萬九千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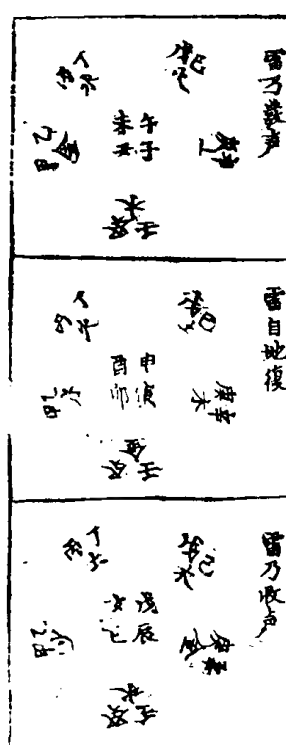
元會運世歲月辰日刻分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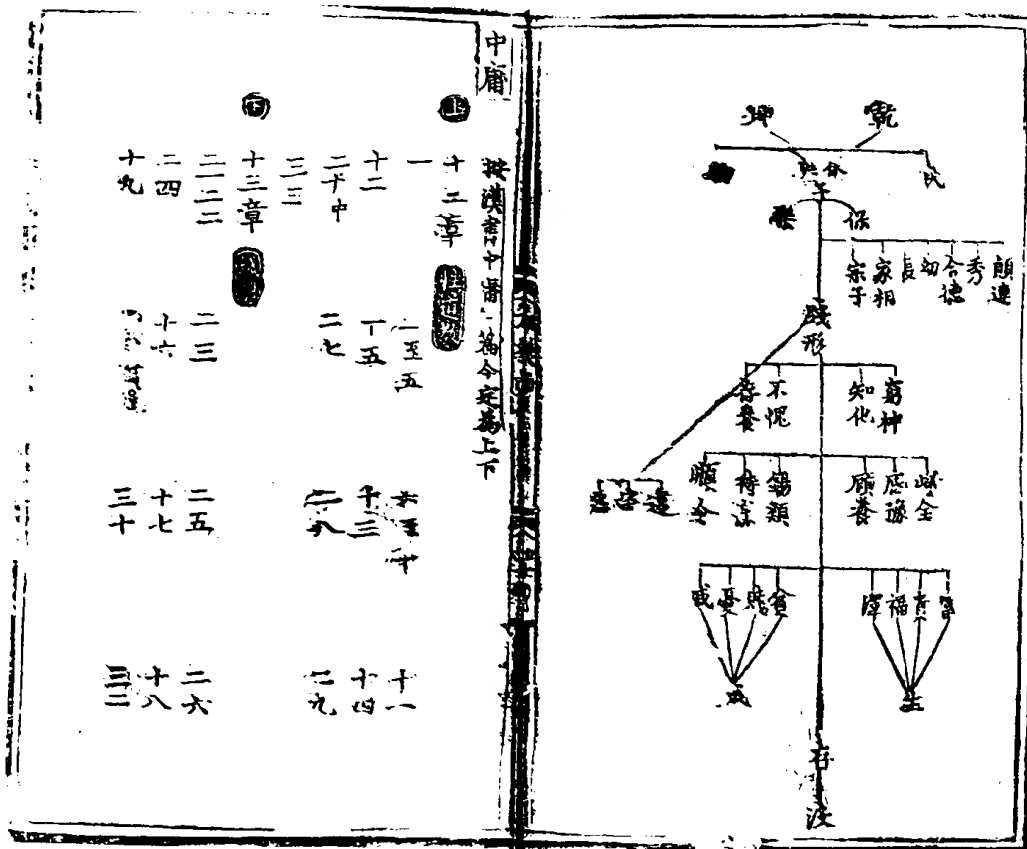


邵子曰易之生數十二萬九千六百總而為四十三百二十
世此消長之大數也 朱子曰皆天地之自然不假智營
力索而天地之會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現朧
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

約音圖 說見素問

音屬金音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取義既存中舉漢志以同位
娶妻隔八生丁成六十甲子圖亦有理焉欠簡易今特為三圖
其義以水火交擊于前然後生作金克木于後亦有是為捷徑





書研幾圖後

右研幾七十三圖乃魯齋先生以
其獨得之學立象陳意而詔來學
者也然嘗攷葉通齋所為壙誌盛
稱先生釐正經書之功有謂大學
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
聽訟之上又謂中庸誠明可為綱
不可為目定誠明各十一章若見
先生卓識獨見有出於程朱三夫
子之上者也今觀此圖為中庸章
句者本朱子之說大學格致者亦
朱子及程子之義太極通書西銘

敬齋箴與庸孟章註又皆濂洛考
亭之舊雖寤寐鳬鳬等圖擴前未
發亦未嘗或外諸儒規撫而作惟
中庸上下詩二南書洪範之類財
與程朱所定微有異耳昔北山何
先生嘗語先生曰諸經既經朱子
訂正其未暇者皆非甚切且當謹
守精玩有爲後學言謹之又謹可
也是則誌稱釐正大學中庸者特
見先生自得之異若圖之多宗程
朱者其先生尊北山之訓而爲後
學謹言也歟圖刻金華縣雜附李

徐諸說鶴爲正之恐學者不知先
生尊信程朱之至其論經書或掘
強自喜撫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
如許文懿所病者非先生作圖教
人之意也故特表而識其末簡云
正德辛未後學江都趙鶴敬識



研幾圖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宋王柏撰柏有書疑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畫成圖沈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云云考宋史柏本傳雖載柏嘗撰研幾圖然其本不傳元代諸儒亦未嘗一字及是書至明永樂中爰出此本自二五交運以下爲圖者凡七十三又衍聖公孔昭煥家別傳一本增綴以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徐毅齋性命心說諸圖共爲圖八十五大抵支離破碎徒亂視聽卽真出於柏亦無足採更無論其僞撰也

魯齋心法二卷

〔元〕許衡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魯齋心法一
卷》提要

許文正公心法序

魯齋許文正公得文獻之傳協先正之評久矣予正德歲庚辰奉



命守懷三許公產也過其閭仰其人不
可作叩其貽書因得先廵撫李公檄
縣所刻全書其行實文章備之矣既
而得其寫本心法錄細閱之的然見
我魯齋行實文章所以重於世者悉
存一

自斯錄中流出則斯錄視全書之補
於世何如酷愛之惜弗傳因廣以梓
嗟夫人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心也
心所以貴於人者有法也心法之傳
堯開之舜廣之禹湯文武周公吾孔
孟主盟斯道恒光之濂洛關閩言雖
散出懇三於心法而意則會也魯齋
非深有得其將能有是錄哉固非吾

人可易：道亦吾人不容不樂道也。是則予鋟梓意也。觀者信有得焉。心之放者收歛入來心之良者充拓得去。則為學者將不難讀盡天下之書。當大任者亦無難處天下之事。而希賢希聖之功亦不能外此。而別有一種道理也。其所補豈淺哉。於是乎書

序二

嘉靖元年中秋日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懷慶府事前南京

兵部郎中洪洞後學韓士奇謹識

時

歲次癸卯閏茂季寅月桐始華錄於
南林之燕詒堂

魯齋心法卷之上



先生曰：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又曰：為惡者是氣，為善者是性。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若能明德，都總了盡。知性，又曰：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又曰：知其性是物，格盡其心，是知至也。先知其性，然後能盡心，非盡其心而後知其性。

魯齋心法卷上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聖人之道也。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

嬰兒少壯老耄死亡。先生曰：此是邵先生

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先生曰：貪字有合貪，有下合貪。讀書窮理學

聖賢做底，是合貪。

先生曰：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便是人欲。

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便是天理。

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功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者君命也此說分殊也

魯齋心法卷下

二

先生曰心統性情者也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也

先生曰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爲有人之所爲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爲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在乎天之所爲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先生曰浩然之氣非說修養氣本說不動心

無疑懼自不動心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所生心無愧怍內省不疚自無畏懼不是強排遣

先生曰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天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已後人成已成物是也

魯齋心法卷下

三

先生曰人將好物綾錦段子收斂入庫藏若遇支出來的却是元收斂入去底好物怎生支出陳穀爛麥來在人學亦然

問邵康節先生詩云欲要爲男子須要十分真須要了身先生曰十分真者盡其本然之性學到真實無人偽處了了身者大學所謂明明德是也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

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先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與所當然

問樂善所以樂天也貧賤患難不憂所以知命也先生曰天賦與萬物無不盡善譬若

中庸法卷上

四

父母養育幼子少與飲食衣服多與飲食衣服皆是愛惜固是嗔責教訓使之成人亦是無不是底父母無有錯了的天自古老天造化豈有錯了處只有人錯了天與富貴福澤教人行善天與貧賤亦教人行善是天降大任之說若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順性一於為善此是樂天者也樂天者樂性中之善也知命

者是天道流行之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知有天命不敢違雖得貧賤患難亦不為憂可謂以順受也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樂天也此說君子之事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事也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先生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

中庸法卷上

五

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也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先生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先生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先生曰可以為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先生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是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承奉

學書心法卷一

六

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復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為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修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先生曰率性便是循理循理便是率性又曰聖賢以理為主常人以氣為主

先生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為人子為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先生曰天下皆以陽者為天為君為夫陰者為地為臣為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為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

學書心法卷一

七

除此皆不可求也

先生曰人處貧富貴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准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即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為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學

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先生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先生曰人欲分別人之是非須先用等秤稱盤自己所憂處是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為這幾件為憂所樂處是孟子所謂父母俱全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

魯齋心齋卷上

八

為這幾件為樂如此得同然後能辨人之是非也常人雖有父母昆弟俱存不似如此樂自己差謬處極多怎辨得他人是非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先生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者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土地在下

先生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是本來之性

氣是氣稟之性又曰仁義禮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來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貧富貴賤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是氣稟之命一定而不可求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分殊是也禍福死生修短雖有一定之分然其中有正

魯齋心齋卷上

九

命有非正命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俟之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為非正命者行險徼幸桎梏而死乃人所自取非天所命也

先生曰人稟天命之性為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為一但衆人多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

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求
臨事之前與無人獨處却便放肆為惡故
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
慎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
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
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
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是氣稟人欲即
過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執

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
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先生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問克己復禮此一句有似閑邪存誠先生
曰也似

先生曰為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
承順不忘顧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
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臣之分各有所

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為
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為心顧一家
之事都得成就即是公心可謂仁也於自
己為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
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
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
之所行者分殊否先生曰便是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都知得痛癢方是仁也

先生曰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又曰
醉者不是本性是亂性

問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統萬事先生
曰是說一以貫之

問推己及人恕也以己及人仁也先生曰推
字譬之人身上有些痛從上至下過身尋
覓捏着所謂推己猶自用工夫仁者便知
身上痛癢處不須尋覓

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先生曰便是

一以貫之再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先生

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

問不遷怒先生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

便到得且自念思難為始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先生

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

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

魯齋心法卷十

十一

凝滯齊人歸女樂膳肉不至孔子行見幾

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欲

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

所也

先生曰天下皆有對惟一理無對便是太極

也堯舜君天下天命也德為聖人所性也

故曰有大德者必受命貴賤命也賢不肖

天也然賢可學而貴不必求

思慮未萌鬼神莫測象數能知有形而不知

無形

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

人只是成己雖稍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

要成己事別人事雖壞了不恤也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

所為又全別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

魯齋心法卷十

十一

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只是箇

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

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

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

人之心力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

則百事可作

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辭有枝葉愚

謂有道則人皆修行無道則行實既不克
必修飾言辭聖人所謂巧言鮮仁者歟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
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
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
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
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
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

曹齋心法卷上

中

命也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
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闕不可
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
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慊然於義理
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
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為
愛便宜者之戒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志於仁則事有本故能

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樂無所措矣無
本不立

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
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
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與愛當如
此乃可世間只兩事知與行而已誨之使

曹齋心法卷上

十五

知勞之使行其忠愛無窮焉愛焉而勿勞
則驕易流於惡忠焉而勿誨則妄行犯於
過咎反有害乎忠愛矣為子為弟者當知
父兄所以忠愛之道

天下人類中有出眾者便是第一人如基督
亦有國手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
類何足効

同人于宗吝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同者幾

人則其所失者多矣所以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何必同宗伯牙子期豈所謂同人者耶同人于宗所得蓋少或有乖異使失所同如孔子溫良恭儉讓與聞國政天下翕然相從桓魋之言叔孫之毀蓋一二耳不害其大同也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其氣類同者則推尊標榜無所不至其不同者則擯斥不能合謂其同者

魯齋心法卷上

十六

皆善類不同者皆惡人也寧有是理此所以百年孤立嘗有仇敵惜哉聖人不如此出門同人同人于野中間有三五箇違悖不合離棄者不能為多助之害當知此

堯知舜可禪矣知之審矣然不敢遽以天位授之者諸人不能知之也不能知之遽授之必不安必反害舜故歷試諸難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百神享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百揆時序烈風雷雨弗迷然後以天位與之人不得而間也使堯以言喻諸人未必信也示之以事則不言自喻矣毀人有過譽人亦招過衆座上譽一人衆或不平謂其不舉揚我之長而譽他人也毀可不慎乎伊洛諸君子以其譽同道過當而蔑視諸人故獲罪於人堯之授舜以位未嘗譽之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人

魯齋心法卷上

十七

有寸長喜人稱道可以得衆必欲責備然後稱之所失多矣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所以稱周公與人不求備書贊湯之德如此宜知毀譽之機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人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

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
何忻戚之有作人字宜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金朝政如

此有貶黜之命亦必鼓吹不爾謂之怨上
然一旦有土崩之勢忍於叛上而不顧也
惟先王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人感戴
無已臣子除授有不顧者聽其自便宋朝
政如此其不行於臣下似難者然顛沛之

書齊志法奉

東

際不忍叛其上守節死義不顧也德與刑
其効如此之異君人者當知之無為法家
之所思也

觀之初六曰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先生曰

此豈大人長者所宜觀者

小畜是陰畜陽柔畜剛婦畜夫臣畜君到於
密雲而已終不雨也雨則反常上九既雨
既處是合和而尚德載無德不可居也婦

雖真猶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陰疑於陽到
此更進則凶矣垂戒甚深到此極難處大
人君子亦不濟也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
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
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
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
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

書齊志法奉

東

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
臣伏戎夷戎夷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
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
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
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
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
畧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
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世事都如此大

壯則止遯則退此君子尚消息盈虛者也
有深意存焉康節詩此意思甚多大壯時
便當知止遯時便當知退則無過咎矣大
壯而不知止則失其壯遯之時不知退則
凶陰方長與之力爭必凶且如大風暴雨
得高竈避過可也天怒尚可避况人惡何
不可避遯之時義大矣哉鍾能護砲兩人
相角能避其鋒乃勝遯之義類甚多

書經

卷一

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君
子之於小人當知所以教導之容保之如
父兄之於子弟子雖不善父兄詎忍棄絕
之必也教導容保之而已只為君子不能
容小人小人便陷害君子教思無窮之義
大矣教之亦多術矣然必先容保之乃能
教之不然以法治小人未有能勝者也然
亦非天道坤西南得朋陰方也乾之道無

不包坤則止於西南而已如君父夫無不
親也臣子妻各有職分便有他管不著處
在臣子妻地位而專擅眾務逆道也待遇
小人當知愛之誨之有惻隱之心是非之
心知之端也只是知其是非而已不是要
揀擇出不收拾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為其
可羞惡而已亦非棄絕之也只是以惻隱
之心為主便能教思無窮容保無疆

書經

卷一

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大事君親亦
然無這兩箇字羞惡是非辭讓皆無所措
仁為四德之長元為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
大直是有理心胃不廣大安能敬愛安能
教思容保民無疆
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
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
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為當世名臣

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
說趨競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
於政柄在乎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為
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
人翕然趨之却無所指置所以一人得進
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尊之人
或竊之不祥莫大焉你福作威豈凡人所
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

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之必不
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
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
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為己私乎宜限以辟
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
易四爻近君六四便順九四便不順知為臣
之不可專也九五六四便順六五九四多
凶理如此也

卷上終

魯齋心法卷之下

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搖落
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
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
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侵患處如
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
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內積禍由
外來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

凡物皆能為崇難防備

福自內出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禍自
外至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理
甚明當體認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伊川傳
理甚詳民志不定天下之亂未已也古之時
公卿大夫以下位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
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

學至而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
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
下以治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
榮農工商賈日趨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
於利天下紛然雖英明之君有不得而理
者矣此趨競之風不可遏其君子則志欲
無厭其小人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嘗謂
中國之俗必土著有恒產使安其居樂其

論語說操存涵養處多孟子說體驗克擴處

多

俗土田種樹父子兄弟嬉於田里不知
有利慾之可趨也民志一定則治道可行
也孟子說王道便說明君制民之產使足
以仰事俯育其旨深矣後世之人豈必皆
無恒心以安其分限亦上之人區處不明
有以驅之也

論語說操存涵養處多孟子說體驗克擴處
多或人託梯媒求進曰今日用人者只是

五六等人得進用汝在此五六等數中乎
在則得進不在則不濟也其人遠止所謂
得進者預私行賄權勢相臨毋黨妻黨昵
近効力吾無勢以臨之雖固託之亦不濟
也今日豈有道義相親者乎豈有以才德
為用者乎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
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裏行
後困是如何只為舉足時所立處不穩故

論語說操存涵養處多孟子說體驗克擴處

多

也人行事只要一壁極靜故動而不困人
精力要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
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
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
中苟能移此精力於所當用則聖人賢者
之地為不難也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掖將去
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

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他後世却將人良知良能都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了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知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

書卷之六

下

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橫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然橫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忽邪制之於外以資其內外面文理都有擺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與木札相似却是為禮所窘束知與行二者當並進堯舜桀紂皆有好惡有用舍有舉措但堯舜

好忠良所用臯夔所舉十六相紂所好奸邪所用廉來所舉皆凶類下及士君子與學者所好惡趨舍亦皆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此知而為之是不仁不知而為之是不知所以君子必務學要知義理之所在舉措趨向之際可不慎乎

書卷之六

下

禹平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下天之報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天有功故天之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絕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為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

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誣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為學也君子慎所學

坎不盈祇既平無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還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小坎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如舜事瞽叟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坑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

卷之三

三

處皆如此寸步也進不得只得動心忍性以待不敢合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便不得如此浚井完廩皆不敢稍怠不敢少違到不告而娶却便自處聖人行事皆當其可易此則恃義傷教不可勝言

頑字最不好到合頑忍時却便成了大事如舜事父母與待其弟非堅忍負重安得如此之久敏字最好然有不合敏處亦多敗

事大抵百行皆用當其可得以成事此聖門所以汲汲要格物致知不然則仁慈禮讓孝友恭嘿亡國敗家者皆是也可不務乎大抵聖賢成事只是將好惡點陟殺生予奪布擺得是上下順理桀紂只是布擺得差了其心亦不欲至覆宗絕祀也

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晦公以此釋富而好禮欲求安欲求樂無如此

卷之三

三

者舍是或有可苟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矣人能循理為善則與天為徒雖君父命令亦有不從者蓋時少有誤也唯天理善道豈有差誤豈有誤人者哉正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今事有不能行者物有不信化者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欲為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在

是善道亦在是苟於此為真積力久其所
欲為無不如志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每
事是實理無一點人偽間雜安得不樂書
生入大學以工課不及人受人薄賤及一
旦赶上人便寬行大步下得一盤好碁贏
了人猶快活況此真實道理應事接物一
切如志其樂為如何哉

反身而誠是氣服於理一切順理而行氣亦

是善豈有損於其間強恕而行是氣未服

順理當西而氣欲東必勉強按服必順於
理然後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件件事
至誠惻怛做將去其心安其氣舒俯仰無
愧其樂可知此天下廣居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事為之際或遠於理
氣未得平必勉強其氣以從於理人之不

善未合於理亦在容恕未庸遽與之事也
在事必勉強在人必容恕苟在事不能強
於為善在人不能容其未善則吾之仁遠
矣故能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謂萬物
皆備於我試以斯仁者體之則世間何事
不備於我在君臣為義在父子為仁無不
可者正所謂如意寶珠也反身而誠是氣
與理合為一強恕而行是氣與理未合須

是用力按服他至功深力到則與反身而

誠一矣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入來
放曠不循法度却樂多只於那壁去了以
故為學近理者少而多喜於自恣放言自
適如李太白諸詩豪皆是也此何故曰天
下只問是與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
知得這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如

大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構爲已
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不樂力
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爲其父祖者愛
力田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
之爲樂無窮也則於荒宴不肯一朝居矣
彼誠不知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
大學要致知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

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慮究竟

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

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
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
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日飽食煖
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
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
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

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
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
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或問道學之目不可如此標榜所以多謗議
曰不然此一字庸何傷道也學也天下之
大事也但問上之人好尚如何耳賤工末
技一日崇尚且掀然於天下况聖人大
公至正之道以此爲學庸可議乎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

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

陰精爲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
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
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
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
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紂天命未改只
得爲君一日天命改便是獨夫天地陰陽

人物都是如此精氣行到他處便得為君
為長到去了却只是匹夫人有人神所在
處不敢犯亦猶是也古法能按摩人血氣
使去疾病如人能參天地贊化育代天工
以成天下之務到此曾懷眼目真是大
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
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

則有守大夫當如此出無能為處無所守
所志所學將何為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
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
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
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
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
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

人亦然威恩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
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
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
此理殊可玩索

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
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
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
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

做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况微幸無
可微做者乎

張侯論為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
韋賢輩何晏集諸家之善則又賢於禹然
視其所為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真知當踐
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
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

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為行之一句伊川謂說得好話底不難得知得不真如何說得好話

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伊川自少說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

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呂原明謂二公遠過衆人者學賢此類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雖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無弊如生事死葬以禮本為孟懿子

三家之僭而言然通天下萬世行之不弊也大抵俱類此

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

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天所行之得天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如周子太極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面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復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

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
聖人立言之意

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為一
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
不容已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在上者必尊
之然後事可得而理為君長敬天地祖宗
鬼神為百執事敬事君長此不易之理也

書卷之末

子

舍此便逆便不順今有人曰無天地鬼神
無君長父兄尊在我而已雖極力自尊終
必敗亡蓋從無你自尊之理祖宗以來傳
授到你須有祖考神靈在上如何得從你
自尊如三家偕越當時自尊如此不旋踵
為家臣所制而三桓子孫微矣君父豈可
不尊公室豈可削弱公室弱則無所依以
自存其為不智大矣不智便不仁便無君

父無長上自尊便敗亡

明道詩四時佳興與人同謂四時運行都於
興況濃處行將去人厭寒便行將溫處去
要長養要收成要閉藏要發達都於興況
濃處行其景色亦然人於四時之氣其興
況亦自新自新不窮其意味誠可樂也又
不能私於一己聖賢樂處如此

書卷之末

子

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
弊踈於利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
也晦翁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
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為謀
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
豈能相為謀宜其與世踈闊矣

先生作室或顧役若曰以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為備其煩苦若是因謂老氏貴簡靜
亦是厭繁文末節之多也今日觀周家制

度何其細碎若是先生曰不如是易謂恒
雜而不厭惟其雜陳於前故無厭數古人
簡古亦不可久八索九丘亦是黃帝以來
行不得底且如老氏之清淨無欲謂民自
正民自化在今日視之只自家口管不得
更說甚理天下他也立官府有統權者有
聚歛者有散施者其餘節目甚多所謂清
淨無欲已自行不得至如山林枯槁之士

讀書心法卷六

四

亦豈能久於其所天地二氣相推遷故恒
久到今日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羊肉之美者也亦不能單食之必雜以菜蔬
鹽酪乃可久食古今恒久之道只如此不
如此皆偏滯者也讀伊川恒卦注脚二氏
亦漸無著落凡物與盛時是下面人捧擁
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與今彼下面漸無
人尊信裏面又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

衰謝氣象若下卦屬內凡物在下者皆屬
內每興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順此理
皆然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
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僊人
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人寄天地
間每有生死變較大故以為異要之亦常
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

讀書心法卷六

五

論古今文字先生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
說明德新民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
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
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
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
力專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
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
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

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
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
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
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
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常有意於文
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
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

常春心海卷七

四十二

問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
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能文之士必蔽彼將天地間文理都於紙上
布擺成文則事物之當文者所闕多矣甚
至於不識父子之親愚謬不可勝道天地
間文理物有之此多則彼少自然理也
唐宋科目甚多詞賦一科為四六者設經生
多不能此因設此一科既及第便掌誥命

入金馬玉堂故因之相尊尚焚香禮進士
撤幕待經生天下翕然歸之後來於此科
取人材多出將相由用四六起人於富貴
尊榮士多用心故此科轉盛繫辭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此言非必格言至論也但與
彼同心則其臭便如蘭聖莫如堯舜周孔
然其言難與庸夫愚兒道或嗤鄙戲慢至
市井俚諺同心則必愜意入耳矣天下之

常春心海卷下

四十三

言無美惡但此與彼相投便其臭如蘭道
不同則不相為謀矣

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
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
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為善然後可
堯之於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
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
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

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
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
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
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
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立於朝矣况大
此者乎

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
四處變自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

事也

事也

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皆敬授人時事也
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只說
天象非聖人定書竟也明德愛民二事君
道之大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
而已命羲和只是如此四岳謂胤子朱啓
明帝謂囂訟可乎又共工方鳩僝功帝謂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此是堯知人用人處
丹朱必俊辨共工必材幹常人論人所見

只是俊辨材幹便是人才堯不如此却只
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
人法也楊忠國理財賦人十日不能了己
一日了之此其材為如何然大悞天下處
乃在此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
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人所能而堯
能之此所以為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
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使用智力聖人則一

事也

事也

順天命

先生因霜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
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
茲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
之使陽氣必伏

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為大徐思之意味
深長蓋不大則藩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為
胡越其乖隔分爭無有己時何者所謂善

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徃而不為
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國小事物
相惡罵即咒其爺娘令死不知彼父母亦
我父母也其愚如此與世人何以異世人
已便宜與否不恤他人也他雖死喪患難
不顧也已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
彼得所則已亦得所矣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

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

四子本

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
合者可知矣

或言有一兵衆辱其尉：欲怒一老胥詎止
之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即解凡
無故為人辱者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
隙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金欲悔宋之和遣使以必死辱高宗高宗不

動徐詎其使曰聞卿北方名家何必乃爾
殊不動聲氣金伏其機使我必蹈而高宗
處之若此其過人遠矣

才之不可以己或饋生鴈長鳴欲飛不能也
有志無才故也聖人稱才難不其然乎人
貴有才

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為善人疾他惡人故
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

善人欲害善人只為善人疾他惡人故

聖人

矣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
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
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
人本心便與事物為敵一切以法治之無
復仁恩

凡人之情敬惟于憂危墮慢于暇豫聖人不
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

處之如一日一日萬機何得墮慢程先生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是不得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于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教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後世臣子謀于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于

魯齋心法卷下

四

上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者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顏之貧天距之富壽人豈可為跖之惡豈可以顏之貧夭喪其為善之本心乎哭死而哀非為生

者也人只得當于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先生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兩剛則不能相下兩柔則不能相濟物理是

魯齋心法卷下

五

如此陰陽亦如此事之初智勇者相合相資事之定則相忌到後來勇與怯者合智與愚者合莽之死卓茂為令傳理應如此功臣多難全不知時也又兩雄難並居久則忌

夫子哂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大抵禮不是強生出來束縛人只是天理合有底行將去後世所謂禮近於法束縛禁忌教人

安行不得非聖人所謂禮也子路不因人情之所固有便要硬做將去堯舜之治天下因人情而已非有所作為也三代以後人材多是硬做如孔明尚不免聖人不如此

先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畧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

東齋志林卷下

事

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或言天變先生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天變常有無應時此何理也

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材聖人便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易偏聖人純是德性用

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駁便見古人好處便能用人之所長

唯仁者宜在高位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于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東齋志林卷下

事

萬事皆本于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兩物相依附必立一箇做樁主動也靜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靜為主內外也上下也本末也皆然無物不相依附者辯方正位體國經野是正外以正內也今夫席不正不坐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外面檢束使不致不正這事從外以及內却

有由中以正外如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此内外交相養也非必相輔成德然必以心為主

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盡于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遺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

學書心法卷下

七

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于飲食必謹慎氣骸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骸為之弱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

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為

學書心法卷下

七

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教之一字為人倫生如本末字為本設源流字為水生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當知教之所自不知學之所以設則差之豈千里之遠哉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所以觀為子也此意大抵為父道有關為子者當始終敬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在三年時方以惻怛哀慕為心不暇改也此以仁字

學齋心法卷下

事

為主三年喪畢視其所闕徐而正之以合于義此以義字為主天地間事如四時五行各有一件為主其他皆相輔以行每事須觀在何時便當以一件為主如作文題目亦如此先生又曰德性用事則自然所施中節非有安排做造人欲用事則當哀而不哀當改而不改學者但當杜絕私蔽無害德性則所處皆得其宜

德行是學問中大節目不可須臾離也聖人言論句句是尊德性有一失墜萬事隨敗如道千乘之國便不說制度如何只說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便下敬字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其次纔數七者聖人與天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

學齋心法卷下

事

顏淵問為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乖忤大合和利害成敗無非在於氣緊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為治之本是在於此或曰論性非所急此不知者也

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為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

事齊心法卷下

事齊

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先天圖俱相對六十四卦是三十三對如乾坤是也三百八十四爻是一百九十二對如潛與亢對見與飛對夕惕與或躍對夕惕是憂危或躍是勇敢如棟

橈棟隆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藉用白茅至慎也過涉滅頂至不慎也甘節苦節不節若則嗟若與安節之類皆是也世間只有一箇感應大事小事雖秋毫未嘗無對人為不善便有凶禍相對

德不孤必有隣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氣血為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

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為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世人懷智挾詐而從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不善皆自取之也

事齊

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太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愛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

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

先生言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于道在楚漢時便能為子房後兩在孝文地位自能寒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老氏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于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

中庸心法卷下

平本

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舉舉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髣髴百骸完具物理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為甚今者尊長有所賜與心敬而受之費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則人之所受

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者及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孝子仁人之心也人當所知奉當知所尊敬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

東齋學記卷下

書

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或一篇文字將前世敗而成功者說了又將勝而輕敵以致敗亡者說其文雄贍讀者

稱嘆以成為敗之理信如此不知幾千年
中有此數事耳大抵皆勝而或敗而亡者
也湯武以來皆是也讀者不究所以然便
以為真如此符堅一敗塗地以敗而亡者
皆是也皆當究所以然之理無為一時文
章所惑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
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

須明著眼目

許世子事歐公論只是法吏斷乎非聖人意
也又論傳不可信不然或無所據如傳所
云聖人書之為萬世慮也其防微杜漸有
功于世多矣孟子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慮其流弊之害世也當求聖人意是如何
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麟鳳為
羽毛鱗介之長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俱要

得所隋煬遼東還見市人尚衆而訝此豈
君人者邪故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風霜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
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
弊者也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活枯瘁人
有富貴貧賤

堯舜文武事天事祖宗事親禮文嚴敬非是
聖人作為勉強在理當如此凡在上者清

清齊志清卷下

李

在下者濁天氣清明日月星辰燦然文理
光彩人面目清明皆萃焉又且日日洗滌
人在萬物之上故靈明烏獸便污濁非聖
人妄意欲如此整肅天道人事當如此大
人君子自當嚴敬豈可如小人之為褻瀆
也

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
父這三件起來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

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聖人汲汲說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為這幾處說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効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

魯齋心法卷下

李士

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

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當其可為而為於其不可為而止不必問今歲如何明歲如何假令今歲命快或無可為之事當如何

孔子不通於時只為欲尊君父當時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僭逼如此孔子之道不能行也故筆之於經或曰六卿之徒陵僭如此後嗣如何有國享數世何也曰在二氏說便別在吾道只得言理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當時禮法廢壞上下如此故小人乘時奪取之君子不得也

魯齋心法卷下

李士

魯齋心法卷之下終



魯齋心法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許衡撰衡有讀易私記已著錄是書刻於嘉靖
元年前有懷慶府知府洪洞韓士奇序稱正德庚
辰得魯齋全書其行實文章備之矣旣而得其寫
本心法細閱之的然見我魯齋行實文章所以重
於世者悉自斯錄中流出則斯錄視全書之補於
世何如酷愛之惜弗傳因廣以梓云云今考此書
卽全書中語錄之下卷而摘其語錄上卷之三十
二條亂其次第竄入其中非全書之外別有此書
也士奇所云失考甚矣其斯以爲書帕本歟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 四卷首一卷

〔元〕王廣謀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賢語論二
卷》提要

營司冠像

王紅色綠替
黃纓紫褐表



素王事實

祖庭廣記曰先聖至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及
首注面月角日準河見上下平而長海口一唇昌
頰均順輔喉駢齒龍形龜背亮掌駢脇參膺
圻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章朕堤眉也足谷
竅雷聲澤腹面如蒙俱不肅過膝眉一十二
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
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脩上趨下
末僂後耳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曾有文曰

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孔子過周周大太長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通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聖人之興者乎○齊子與魯見孔子與曰聞子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今而不見秦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先聖四十七世孫孔傳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即所傳小影也○四十六世孫孔宗壽云家藏所畫先聖按几而坐從其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頽淵侍者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世小影摹者多訛○廣陵馬大年爲夏縣令寄小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人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僕以傳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以薪遇先聖及

以告曰有人於此脩上而趨下末僕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長上而促下末僕微曲也後世之容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則非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末摩詰亦莫作也
見祖庭廣記

素王事實

先聖歷聘紀年

| | | | |
|------|---------|------|-------|
| 一歲 | 至三十歲在魯 | 三歲 | 父叔梁紇卒 |
| 十九歲 | 娶宋開官氏 | 二十歲 | 生莊生 |
| 二十四歲 | 母顏氏卒 | 二十七歲 | 適鄉 |
| 二十九歲 | 適晉學鼓琴 | | |
| 三十四歲 | 適周問禮於老聃 | | |
| 三十五歲 | 適齊留七年又去 | | |
| 四十二歲 | 反魯留十四年 | | |
| 五十一歲 | 爲中都宰 | 五十二歲 | 爲司空又 |

五十六歲

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而魯大
膳組於大夫遂適衛十月去衛過匡人
圍之過蒲復及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
魁欲害之
去宋適鄭

五十七歲

自鄭適陳留三年

五十九歲

適衛去適晉及河後

六十一歲

自陳適蔡

六十二歲

自蔡如葉復去葉及蔡

六十三歲

留陳蔡間楚昭王聘之陳蔡大
夫發徒圍于野適楚不用及齊

六十四歲

任衛留五年

六十六歲

夫人開官氏卒

六十八歲

魯以聘迎孔子遂自衛反魯不由
乃序書傳禮制詩正義易修春秋

六十九歲

子伯魚卒

七十一歲

感獲麟而著春秋絕筆

七十三歲

夏四月己丑日卒五月葬魯城北
泗水上弟子著春秋後三年而大
雅手貢反魯於
冢上凡六年

先聖歷聘紀年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首

聖朝通制孔子廟祀

至大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集賢院

奏孔子自

皇帝登寶位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名號來春

秋二丁合用大牢祭有今後 常川體例

祭呵怎生奉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

釋奠儀

○省牲

前期一日曉時三獻官監祭官詣省牲所昨

階東西向立以北爲上少頃引贊者引三獻

官監祭官巡牲一隨北向立以西爲上俟禮

牲者折身曰充贊曰告充畢禮生者又折身

曰膾贊曰告膾畢贊者復引三獻官監祭官

詣神厨視滌濯畢還齋所釋去公服

○釋奠

是日丑前五刻初獻官及兩廡分奠官二員

各具公服於幕次諸執事者其儒服先於神門外西序東向立以北爲上此際明贊承傳贊先詣殿庭前再拜畢明贊升露階東南隅西向立承傳贊立於神門階事南隅西向立掌儀先引諸執事者各司其事引贊者引初獻官兩廡分奠官點視陳設引贊者進前曰請點視陳設至階曰升階至殿簷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視畢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視畢曰詣西從祀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酒尊所至酒尊所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三獻官爵洗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三獻官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次方初獻點視時引贊二人各引兩廡分奠官曰請詣東廡神位前至位曰兩向立點視畢曰詣先儒神位前

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退詣酒尊所至酒尊所東向立點視畢曰退詣分奠官爵洗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退詣分奠官盥洗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西廡分奠官點視畢引贊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初獻官釋去公服司鍾者聲鍾初獻已下各服其服齊班於幕次掌儀點視班齊詣明贊報知此際引禮者引監祭官監禮官就位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續後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承傳贊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明贊唱曰諸執事者就位承傳贊曰諸執事者就位俟就位明贊唱曰諸生就位承傳贊曰諸生就位引班者引諸生就位明贊唱曰陪位官就位承傳贊曰陪位官就位引班者引陪位官就位候陪位官就位明贊唱曰獻官就位分獻官在內承傳贊曰獻官就位引贊者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西向立候獻官就

位明贊唱曰闕戶候戶闕迎神之曲九奏樂止明贊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贊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明贊唱曰諸執事者各司其事候執事者立定明贊唱曰初獻官奠幣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樂作至位曰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出笏樂止方行至階曰升階升殿之樂作樂止入門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奠幣之樂作搯笏跪上香三上香奠幣奉幣者以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亞身曰詣充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奠幣如上儀曰詣鄰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奠幣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至階降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候立定明贊唱曰饌饌官進俎奉俎之樂作乃進俎樂止進俎畢明贊唱曰初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樂作至位曰北

向立搯笏盥手悅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搯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受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樂止曰請詣酒尊所至皆升殿之樂作曰升階樂止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搯笏執爵舉器司尊者酌犧尊之泛濟以爵授悅巾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搯笏跪上香三上香執爵祭酒三祭酒奠爵出笏樂止祝人東向跪讀祝祝在獻官之左讀畢興先詣左配位南向立引贊曰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充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酌獻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詣鄰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酌獻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退復位至階降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候立定明贊唱曰亞伶有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笏

笏請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請詣酒尊所。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幕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三出。笏曰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執爵祭酒。三祭酒。奠所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

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贊唱曰終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幌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請詣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幕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

者如是者三。出笏請饌候。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酌獻之樂作。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執爵祭酒。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樂止曰退。侯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北位。西向立。侯終獻。將升階。明贊唱曰分獻。官行禮引贊者分引東西從祀分獻官進前曰請詣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幌手出笏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詣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幕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出笏曰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稍前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執爵祭酒。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退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就。

位西向立引西從祀分獻官同上儀唯至神位前東向立作西向立俟十哲分獻官離位明贊唱曰兩廡分奠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詣盥洗位至位曰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笏詣盥洗位至位曰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曰詣東廡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北向立搢笏執爵舉爵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出笏詣東廡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稍前搢笏跪上香三上香執爵祭酒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稍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引西廡分奠官同上儀唯至神位前東向立作西向立俟終獻十哲兩廡分奠官同時復位明贊唱曰禮饌者徹籩豆之樂作禮饌者跪移先聖前籩豆畧離席樂止明贊唱曰諸執事者退復位侯諸執事者至候位立定送神之樂作明贊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贊曰

躬拜興拜與平身樂止明贊唱曰祝人取祝幣入取幣詣瘞坎候搯祝幣者出殿門北向立望瘞之樂作明贊唱曰三獻官詣望瘞位引贊者進前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曰可瘞埋畢曰退復位至殿庭前此時候樂止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主出就位明贊唱曰闔戶又唱曰初獻官以下退詣圓揖位引贊者引獻官退詣圓揖位至位初獻在西亞終獻及分獻已下在東陪位官東班在東西班在西位立定明贊唱曰圓揖禮用退復位引贊者各引獻官詣幕次更衣其飲福受昨除國學外諸處仍依常例

迎神

奏擬安之曲九變

○黃鍾爲宮

三奏

大哉宣聖 道尊德崇 維持王化 斯文是宗
黃南林姑 太姑南林 應南林姑 南林黃太
典祀有常 情純並降 神其來格 於昭聖宗

晉南太黃 應南黃姑 太黃南林 南姑太黃

○太呂爲角 二奏

生而知之 有教無私 成均之祀 威儀孔時

仲無林仲 夾仲無夷 黃太林仲 林仲夷無

維茲初丁 潔我盛筵 求言其道 萬世之師

太無林仲 仲夾無夷 黃無夷太 太仲夷仲

○太簇爲徵 二奏

巍巍堂堂 其道如天 清明之象 應物而然

南麋應南 南太麋姑 太應夷麋 姑麋應南

時維上下 備物薦誠 維新禮典 樂仲中聲

太應姑麋 太姑麋南 太應南麋 姑太應太

○應鍾爲羽 二奏

聖王生知 闡乃儒規 詩書教 萬世昭垂

夷無夷麋 夷麋無夷 太無夷麋 夾仲無夷

良日推丁 靈承不爽 揭此精虔 神其來饗

夾大仲夾 夾大應夷 應大夷麋 夷麋應夷

初獻官盥洗

○姑洗宮

同安之曲

右文興化 憲古師經 明祀有典 言惟

姑夷麋姑 姑麋應夷 太麋無夷 無夷大應

豐犧在俎 雅奏在庭 周回陟降 福祀是膺

應夷太妙 麋姑太無 夾大應夷 應麋太姑

初獻官升殿

○南呂宮 祠安之曲

誕興斯文 經天緯地 功加于民 宴千萬世

南應太應 應南姑麋 夷麋大應 南應姑麋

笙鏞和鳴 榮盛豐備 肅肅降登 歆茲秩祀

夾大應南 南麋應南 姑麋南應 南麋應南

初獻官奠幣

○南呂宮 明安之曲

自生民來 誰底其盛 惟王神明 度越前聖

南應南麋 大麋應夷 夾大應南 麋夷應南

榮幣俱成 禮容斯稱 黍稷非馨 惟神之德

應南姑麋 姑麋應南 麋南大應 夷麋應南

初獻官降殿 與前升殿曲同

捧俎

○姑洗宮

豐安之曲

道同乎天 人倫之至 有饗無窮 其饗萬世

姑姓無夷 太應姑大 姑姓太應 應夷太夾

既繁斯牲 萊明醑旨 不憚以忱 神之來暨

姑姓應夷 夾大應夷 姑姓無夷 應夷姓姑

初獻官再盥洗

與前盥洗曲同

初獻官再升殿

與前升殿曲同

初獻官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

大哉聖王 實天生德 作樂以崇 時煜無數

南應姑姓 南姓應南 夾大應南 應姑應南

清姑惟馨 嘉牲孔碩 薦羞神明 庶幾昭格

南應南姓 姓姑應南 姑南姓應 姑姓應南

初獻詣充國公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

庶幾屢空 淵源深矣 亞聖宣獻 百世宜祀

南應姑姓 南姓應南 姓夷夾太 夷姓應南

吉蠲斯辰 昭陳奠簋 百酒欣欣 神其來止

南姓太應 應南姓姑 姑姓太應 南姓應南

初獻詣鄰國公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 於皇宣聖 唯公之傳 人知趨正

南應夷姓 南姓應南 夾太應南 夷姓應南

與饗在堂 情文實稱 萬年永休 假哉天命

南應姑姓 太應南姓 姓夷姓夾 南姓應南

初獻官降殿

與前升殿曲同

亞獻

○姑洗宮

文安之曲

百王宗師 王民物執 瞻之洋洋 神其享止

姑夷無夷 太應姓姑 姓姑無夷 應夷夾太

酌彼金由 惟清且行 登獻惟三 於喜成禮

姑太姓夷 夾太應夷 姑太夷姓 太應姓姑

終獻

與亞獻曲同

○南呂宮

成安之曲

犧象在前 豆蓬在列 以饗以薦 既芬既芳

南姓應南 姑姓夷應 太應姓姑 南姓應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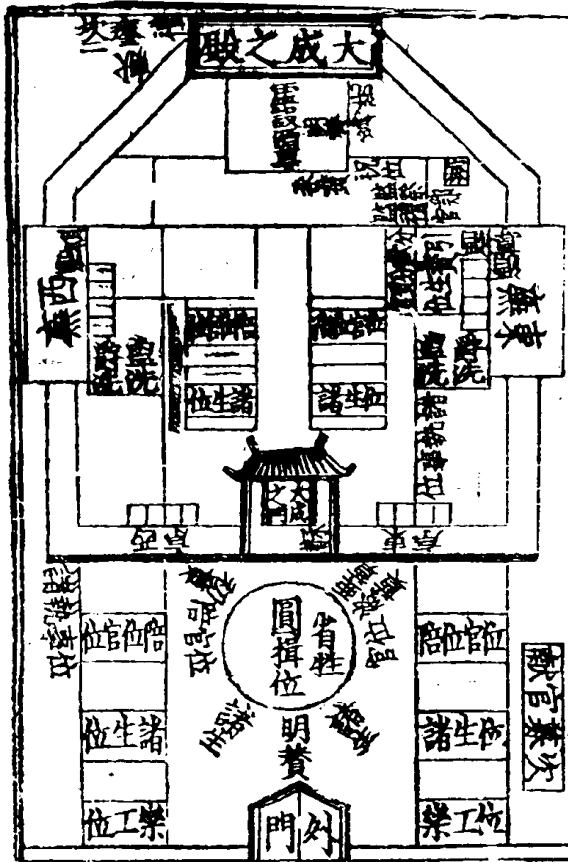
羊腥腸胃肺又熟各實三姐 豕腥膚九又熟九各實三姐

腥左姐第一重
熟左姐第二重

腥右姐第一重
熟右姐第二重

右據陳設儀曰肺
肺一在上端肘肺
三次之勝三胃三
又次之。又據和
朱文公檢討政和
五禮新儀曰九牛
羊禮新儀曰三牛
其長皆及三牛
肺一不絕中央少許
之肺三其載之次
肘以離肺在上端
下肺次之腸胃在
下

右據陳設儀曰豕
豕腥膚九又熟九
朱文公檢討政和
五禮新儀曰三牛
其長皆及三牛
肺一不絕中央少許
之肺三其載之次
肘以離肺在上端
下肺次之腸胃在
下



(丁祭服色)至元十年二月中書省大司農御
史中丞兼領侍儀司星

大成至聖文宣王用王者之禮樂御王者之衣
冠

太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祖尊千載之通祀者莫
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舉教授每遇
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自
今以祀擬合今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著公
服陪位諸儒亦合衣間帶冠唐巾以盡尊崇

合在聽言者
官員及陪位諸儒當諸儀禮以行其

聖賢語論總目

| | | |
|--------|--------|--------|
| 相魯第一 | 始誅第二 | 王言解第三 |
| 大婚解第四 | 儒行解第五 | 問禮第六 |
| 五儀解第七 | 致思第八 | 三恕第九 |
| 好生第十 | 觀周第十一 | 弟子行十二 |
| 賢君第十三 | 辯政第十四 | 六本第十五 |
| 辨物第十六 | 哀公問十七 | 顏回第十八 |
| 子路第十九 | 在厄第二十 | 入官第二十一 |
| 困誓第二十二 | 五帝德二十三 | 五帝第二十四 |
| 執轡第二十五 | 本命解二十六 | 論禮二十七 |
| 觀鄉射二十八 | 郊問二十九 | 五刑解三十 |
| 刑政第三十一 | 禮運三十二 | 冠頌三十三 |
| 廟制第三十四 | 辨樂解三十五 | 問王三十六 |
| 屈節解三十七 | 七十子三十八 | 本姓三十九 |
| 終記第四十 | 正論第四十一 | 子貢四十二 |
| 子夏四十三 | 公西赤四十四 | |

聖賢語論編七十二賢姓氏

| | |
|-----|---------------------------------|
| 顏回 | 字子淵魯人最好學年二十九歲鬚髮皆白三十二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 |
| 閔損 | 字子騫魯人稱其仁焉 |
| 冉耕 | 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各 |
| 冉雍 | 字仲弓魯人之弟族告 |
| 宰予 | 字子我魯人有口 |
| 端木賜 | 字子貢衛人有口 |
| 冉求 | 字子有仲弓之族有 |
| 仲由 | 字子路魯人有勇 |
| 言偃 | 字子夏衛人 |
| 卜商 | 字子夏衛人 |
| 顓孫師 | 字子張陳人有 |
| 曾參 | 字子輿南武城人志在孝 |
| 公冶長 | 字子長魯人父公冶父有子 |
| 高柴 | 字子羔齊人父高子 |
| 宓不齊 | 字子賤魯人父宓不齊 |
| 樊須 | 字子遲魯人父樊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若 | 字子強識好古道 | 公西赤 | 字子華魯人東賤 | 原憲 | 字子思宋人清靜 | 公冶長 | 字子長魯人為人能 | 南宮韜 | 字子長魯人父志自將世庸 | 公哲哀 | 字子季齊人未嘗飲 | 曾點 | 字子皙魯人父禮教 | 顏無繇 | 字子路魯人父也孔子 | 商瞿 | 字子木魯人好易而 | 漆雕開 | 字子若魯人君 | 公良孺 | 字子正陳人 | 司馬黎耕 | 字子牛宋人為人性躁好言 | 巫馬期 | 字子期 | 琴牢 | 字子張 | 陳亢 | 字子禽 | 顏刻 | 字子驥 | 梁鱣 | 字子魚 | 冉儒 | 字子魚 |
| 曹卹 | 字子 | 廉潔 | 字子 | 公西與 | 字子 | 宰父黑 | 字子 | 公西臧 | 字子 | 穰駟赤 | 字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顏辛 | 字子鄉 | 伯虎 | 字子 | 公孫寵 | 字子石 | 秦商 | 字子周 | 叔仲會 | 字子期 | 秦祖 | 字子 | 奚咸 | 字子 | 公祖茲 | 字子 | 狄黑 | 字子 | 商澤 | 字子 | 任不齊 | 字子 | 榮祈 | 字子 | 顏噲 | 字子 | 原桃 | 字子 | 公有 | 字子 | 秦非 | 字子 | 漆雕從父 | 字子 | 公夏守 | 字子 |
| 冉季 | 字子 | 薛邦 | 字子 | 石處 | 字子 | 縣宣 | 字子 | 左人郢 | 字子 | 勾疆 | 字子 | 步叔乘 | 字子 | 石作蜀 | 字子 | 邽巽 | 字子 | 施之常 | 字子 | 申振 | 字子 | 樂效 | 字子 | 顏之僕 | 字子 | 孔忠 | 字子 | 漆雕哆 | 字子 | 懸成 | 字子 | 燕級 | 字子 | 顏相 | 字子 |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一

猷堂王廣謀景猷句解

鄉進士安福彭參校正

相魯第一 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事故以名篇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 中都魯邑 制為養生送死之

節 生有養死有葬各定其長幼異食老少所食

異 男女有別 路無拾遺 道不拾遺 器不彫偽 器不雕偽

同 男女有別 路無拾遺 道不拾遺 器不彫偽 器不雕偽

事 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

勢高下 不封不樹 聚土為墓 曰封 行之一年而

四方之諸侯則焉 化及人也 定公謂孔

子曰學子此法 治中 以治魯國何如孔子

對曰雖天下可乎 何但魯國而已哉 善傳於天

土之性 曰墳 於山曰陵 於川曰澤 於丘曰陵 於四曰澤

各得其所生之宜 咸得厥所 先時季氏

葬昭公于墓道之南 先季平子葬昭公死王

不使近先公也 言葬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 使開

不近祖墳 季氏如此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 使開

昭公墓移合葬 謂季桓子曰桓子平子 貶君以

彰已罪 非禮也 以彰子之罪 非禮也 所以

今合之 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之罪 夫子不臣

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定公

與齊侯會于夾谷 孔子攝相事 相事曰臣聞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文備

請具左右司馬 定公從之 至會所 同至夾谷

為壇位土階三等 以遇禮相見 之禮也 揖讓

而登 登主揖讓 既畢 齊使萊人 萊人 東人也 以兵

鼓諺 劫定公 懼定公故也 孔子歷階而進以

公退 使定公 曰士以兵之 吾兩君為好也 裔

夷之俘 裔夷之人 敢以兵亂之 非齊

君所以命諸侯也 諸侯皆好之 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 俘不干盟 與盟會之人 不得 兵不偏好

於神為不祥 不吉之事 於德為僭

義 在德為過 於人為失禮 君必不然 言齊侯必

齊侯心忤 言其心忤 麾而避之 等退避有

項齊奏宮中之樂。俳優儒戲於前。俳優音排。儒戲音維。劇。
戲於兩君之前也。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
等。也。曰：匹夫榮感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
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人乃執筆。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
加載書。加于誓書上。曰：齊依出境，言齊三軍而
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不如此盟。孔子使茲
無還。茲無還，魯對曰：齊侯大夫名。而不返我汶陽
之田。言汝不還前時所侵。吾所供命者亦如之。
我使齊侯亦如齊之盟言。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
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吾子指丘
豈不聞事既成矣，盟事又行，燕是勤
執事，是徒勞執。且犧象不出門，在法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樂之嘉者不於野外奏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享禮
其禮若其不具，是用批糠。批糠，穀不成，批用批糠。
君辱則君受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子亦指丘
何不夫享所以昭德也。夫滿實切。然不昭不
如其已。不享不明德。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
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之道以佐其主，而

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使我得罪於
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齊魯乃還魯
田。陽之。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不得蓄兵甲
邑無百雉之城。城三百雉曰雉。縣。古之制也。今三
家過制。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請皆損之，乃使季
氏宰仲由隳三都。使季氏宰。叔孫不
得意於季氏。叔孫不得志。因費宰公山弗擾，費
率費人以襲魯。費率費邑之人。孔子以公
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
下伐之。孔子使二人率費人北。遂隳三都。
之城，疆公室，尊君卑臣，有政化大行。
始誅第二。子自司寇攝相事，即誅
孔子爲司寇，以亂子爲司寇，攝行相事，有喜
色。有喜悅。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言氣
至不怨，懼也。福至不喜，言心故福至不喜也。今夫
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

以貴下人乎言不以位為樂而於是朝政子乃
政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魯之人也為
大夫亂政故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
所以示惡懲衆也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
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記或
有過失職孔子曰居吾語汝語音天下有大惡
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事不在五者之竊取偷盜之一
曰心逆而險險逆詐二曰行僻而堅行僻貴乎
而堅苟安不改如此則不至三曰言偽而辨言所
於助乃公事者未之有也
且文詐又四曰記醜而博其惡廣大五曰順非而
飭順意為非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
誅誅者棄而不而少正卯皆兼有之五惡其居
處足以挾捷成黨其居處與小人成羣相與
其談說足以飭褒榮衆榮羅衆人其強禦足以
反是獨立為是獨立不改此乃人之奸雄者也
奸惡也雖大也好雄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
誅文王誅滿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
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

者異世言其人不同時同誅言其皆惡也詩
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大而不亡國敗家小而妨○孔子為魯大司寇有
賢國斯足以為可憂矣
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執之三月不別
因之三月不與辯其是其父請正求其於夫子
非有哀矜之意故也
夫子赦之焉故夫子赦之也季孫聞之不悅
季孫聽夫子被父子曰司寇敗余曩告余曰
之說以是不悅也
我國家必先以孝孝者百行之原故國余今致
一不孝我今致以教民孝使知孝不亦可
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曰
乎上失其道在上之人失而殺其下而殺其下
哀其無幾非理也始非治不教以孝由民之命
既之忘不有矣非理也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
三軍之敗乃是不可斬也不可斬也而斬之獄行不治
訓練有不精也不可施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
不平不可刑也刑於人乃夫慢令謹誅賊也慢
在民故也非百姓之罪乃夫慢令謹誅賊也慢
君令專於殺徵欽無時暴也民者謂之暴也慢
試責成虐也不試用於民責其政無此三者

後刑可即也即就書云義刑義殺刑殺皆合勿庸以即汝心勿用所以然惟曰未有慎事言慎陳道德以先服之服於德而猶不可而民不尚賢以勸之人必勸又不可又不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則民咸知罪矣則民咸知罪矣詩云詩云天子是毗此毗也刑彌繁法愈多而盜不勝也而盜不勝也王言解第三王言解第三孔子問居問居曾子侍曾子侍孔子曰參乎孔子曰參乎至於君子之言者希言希也也於乎於乎吾以

王言之我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王言王者言王言孔子不應孔子不應而懼而懼王有頃王有頃孔子顧謂曰孔子顧謂曰非敢以爲非敢以爲足也足也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非道德不明可以守可以守外行三至外行三至三至行然後三至行然後外行三至而財不費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明王之道也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曾子曰可得聞乎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而天下治而天下治

何在上政之不中君之惠也或數不得其
之勞哉臣之罪也號令不行則若乃十一而
稅其者稅法君取入臣慢君之歲不過三日
過三日一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斧斤以時入
民之關譏市廛皆不收賦關外但譏異服異言
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政乃國豈生財
約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
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之人愈盡孝於父母上尊
齒則下益悌上之人愈悌於長上上樂施則下益
寬上之人愈寬於下上親賢則下擇友上之人愈親賢者
而上好德則下不隱上之人愈有德之人上惡貪則
下恥爭上之人愈不貪財則下上廉讓則下恥節上之人愈廉讓則下
下恥爭上之人愈不貪財則下上廉讓則下恥節上之人愈廉讓則下
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既無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上
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上之親下亦如是矣
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幼子之慈母
亦然也上下相親如此君之愛民民之忠君故
令則從民樂從施則行民施行民懷其德懷德

近者悅服中國心遠者來附遠方亦政之教
也所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
讓而天下治至極之禮不在讓至賞不費而天
下士悅至極之賞不自費至樂無聲而天下民
和至極之樂無聲明王篤行三至明王篤行三至
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其君之天下為君者皆得
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其臣之天下為臣者皆得
天下之民可得而用其民之天下為民者皆得
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
天下良士之名古者明王必盡知既知其名又
知其實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
以尊禮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
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因其爵祿此之謂至賞
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
和之意此中上文之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
大婚解第四魯哀公問人道誰為大孔子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人道

之要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公言至百姓之
惠也臣敢無辭而對夫于無臣豈敢也人道政為
大人之道莫大於為政夫政者正也政者正也君為正
則百姓從而正矣百姓皆得其正則公曰敢問為
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宜有分別男女親
男女宜有分別男女親君臣信有臣之信三者正則廢物從之
從之道既正百姓信三者正則廢物從之
道公復問其正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
道莫大於此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治愛人禮為大所以
治禮敬為大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禮至矣
為大大者又為大婚至矣大婚至矣大婚至矣
而親迎親迎者親迎者敬之至也敬之至也
其政之本與為政之本與孔子曰合二姓之好合二姓之好
已重乎禮大重矣孔子曰合二姓之好合二姓之好
親之親之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
君何謂已重焉君何謂已重焉天下不合萬物不生天下不合萬物不生
物不生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大婚萬世之嗣也
代明王必敬妻子也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蓋有道焉

其妻也者親之主也其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子也者親之後也
中其人也者親之主也中其人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子也者親之後也
為親之後故敢不敬與為親之後故敢不敬與
儒行解第五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將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
用用夫言而不能用夫言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欲以求治是猶
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
然無此理矣然無此理矣今孔子在衛今孔子在衛
欲任已之才而以資鄰國欲任已之才而以資鄰國
言智也言智也曰知季孫以告哀公曰知季孫以告哀公
哀公從之哀公從之
升堂立侍升堂立侍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冠章甫之冠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
之學也之學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知其為儒服也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公曰敢問儒行
哀公命席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者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以待聘言儒者有
之實以待聘之實以待聘言儒者有
之實以待聘之實以待聘

強學以待問以早夜勤力務學懷忠信以待舉忠信以待舉
君來召用其自立有如此者而儒者自立卓然
有不寶金玉王不為寶而忠信以為寶
不求多積積多文以為富
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
可殺而不可辱學殺其軀
可面數責但可緩緩規告
果如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甲冑有忠信在身
此為千楮言義為千楮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則以行
則以義不失禮也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窮學不窮篤行而不倦力行所學
用和優游以法法則治慕賢而容眾
毀方而為合去已之大圭角
此者其寬懷儒有推賢達能不望其報賢則舉
於君見能則聞於上又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不求其報其心公也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能如此儒有澡身浴德
體沐浴其德行世修

不輕得無輕世則自世亂則沮逢亂世其特立獨
行有如此者其梗介
問禮第六因哀公問大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曰丘聞之民之
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
焉之禮節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
姻親族疏數之交焉人之倫交是故君子此為之
尊敬之禮然後以其所能敬順百姓於是行
禮敬百姓其夫禮初也禮之始始於飲食
太古之時太古上古燔黍桴豚燔黍桴豚
簞樽而土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神享其德
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
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火化食草
麻衣其羽皮未有布帛後聖人有作後聖人有作
後修火之利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範金合土
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為臺榭宮室戶牖
以燔以烹以

禮記

卷之

禮記

矣曰烹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

其先祖無祀以正君臣之位以篤父子之

禮之大成也成備也禮

五儀解第七以五儀問治國聖人答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詢魯國之士與之爲

對曰人有五儀儀簡等也言有庸人有士人有

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儀此五者則治道畢

矣所謂庸人者庸人之心不存慎終之規

身口不吐訓格之言口不吐則不擇賢以托其

以自定身不幾於群居耶則不爲矣見小闇太而不

知所務所以知所務若此則用而不學矣從物

如流不知其所執守如此則不知所執不能自



庶品之自然合衆物明並日月日月之明可並化行
若神神化行於天下民不知其德德化民於中
無黨者有德也是矣其德不測此則聖人也
公曰善哉美夫子之言也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
此言也言非夫子有此賢雖然寡人未嘗知哀
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未嘗識哀之事如此
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
之矣五儀之教矣丘亦無所聞焉詞公曰
非吾子寡人無以殄其心吾夫子開吾子言也
我言之爲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從右而入太廟登
自阼階而升仰視榑桷視梁俯察机筵視位
其器皆存皆在而不覩其人不見其主君以此思
哀則哀可知矣則此思其哀昧爽夙興昧爽之時
也興正其衣冠衣冠平旦視朝旦視朝時也視朝之時
慮其危難思其危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不得其物
自始之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由此思其憂
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日出聽事諸侯子孫往
來如賓諸侯子孫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禮相

藏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由此思其勞緬然
長思而思出於四門出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
墟必將有數焉觀亡國定域君以此思懼則懼
可知矣由此思其懼夫君者舟也舟如庶人者
水也衆人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
危則危可知矣由此思其危君能明此五者五者
儀之事理則政治何有失矣無所失也○哀公
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
道如何我欲吾小國能自守而大國對曰侍君朝
庭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非其民
此道也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百姓皆將與
共守其國公曰善哉於是廢幽澤之禁幽澤之禁
弛關市之稅能收關市以惠百姓以惠百姓
○致思第八孔子遊於農山子貢問曰孔子曰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其志志何而

子路進曰其先言由願得鼓鼓之音上震於天
 鳴鐘擊鼓聲其志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發旗下由當
 青震動上天旌旗下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發旗下由當
 一隊而敵之必也獲地千里塞旗執敵必戰
 勝唯由能之言他入難與於夫子曰勇哉以三軍
 也在前白刃在後當是時也能之夫子曰勇哉以三軍
 其鋒乎由也所當是時也則果勇猛以三軍
 無勇而何哉亦詩其志子貢復進曰此子貢賜
 願使齊楚合戰於濟濰之野賜戰于廣大之野
 兩壘相望相望挺刃交兵戰賜著縞衣白冠
 尚白衣素冠陳說其間楚陣中推論利害
 釋二國之患以解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
 曰辯哉言其有顏回退而不言則其志而不言
 曰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人有此心斯有此志
 願乎對曰回聞董猶不同器而藏董猶各異堯
 桀不共國而治相為謀也不以其類異也回願明
 王聖主輔相之回所願明聖敷其五教有父子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禮
 友有信五教之目所以敷陳之也禮樂
 輔導之使民城郭不脩言世溝池不越無事
 鑄劍戟以為農器言無事於此兵矣放牛馬於

子路曰今吾在難今吾在難今我之正在正子報怨之時此正
 則子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
 則人之足則人之足則人之足則人之足
 之走郭門不知其而則者守門焉謂李
 為曰彼有缺可以逃季羔曰君子不踰君子
 空飲之不可又曰彼有寶可以逃季羔曰君
 子不墜言君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子不墜言君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則其難既而進者罷去季羔將去謂則者
 曰吾不能虧王之法而親則子之足廢王法而
 則子今吾在難今吾在難今我之正在正子報怨之時此正
 則子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

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言王法治臨當論形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此我所喜公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其行法思仁恕則樹德樹德則於公則樹德亦可見矣加嚴暴則樹怨則怨則以行之其子羔乎○孔子曰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上行正其國以正天下由近及遠伐無道伐無道刑有罪犯法者一動而天下正四海承清其事功矣治功王者政其道而萬民皆治天下順之○子路爲蒲宰爲水備作由作蒲邑之平與其民脩溝壑同百姓修以民之勞煩苦也見百姓勞人與之簞食一壺漿每人與之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乃使子貢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以百姓修導而民多饑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未必深思其理故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言當告於君而以

爾食饋之將汝私食是明君之無惠是欲暴陽人也而見己之德矣今汝與民私食則其君無恩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其力也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急於奉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惡者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爲親負米親歿之後不在南遊於楚楚遊官從車百乘衆也積粟萬鍾奉祿累綯而坐重席列鼎而食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居今日之富貴而思昔日之貧苦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生則能盡其力死則能盡其思○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形圓而色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取之以獻王恠之異其物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吉祥也唯伯者爲能獲焉方得此萍也王食之大美子西問曰人各夫子何以知其然因何得知曰吾嘗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如斗之赤也剖而食之剖而食之甘如蜜而

食之其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此乃楚王
是之以○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
夫子子由也治蒲之教誨子曰蒲其如何言蒲邑風
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路言蒲人皆壯
曰然吾語爾治道恭而敬可以攝勇則可以
勇也攝其寬而正可以懷強以懷柔其強暴可以
而怒可以容困容其困乏溫而斷可以抑奸
治政亦不難矣治之難使
三恕第九因山章句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恕者反有君不能奪有臣
而求其德非恕也為臣不能事君有臣而求其
反則可以謂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
非恕也為子不能孝親有子而求其
才謂之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為
恕焉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
不能敬兄有弟而求其順已亦非恕也必所求
乎第以事兄未能斷可謂之恕也苟徒責人而
忘自責者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三恕之本則知正其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

可不察也君子所思有三者故君子少思其長
則務學年少而思長老思其死則務教老
教人也思死故務有思其窮則務施富則思窮○孔
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
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此乃坐側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虛則中則正
則正水注至中滿則覆若內滿明君以為至誠明君
則正器為大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
焉試注水乃注之水於欹器中則正滿則覆
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
凡物豈有滿而不覆之理乎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言雖聰明睿智守之不可
天下守之以讓功德蓋天下當勇力振世守之
以怯勇力振世守之以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富有
之內當以謙守之也謙恭守之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子貢
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子貢從父命臣從
君命貞乎臣順從君命奚疑焉又何疑之孔子
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天子之國有爭臣七人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一

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卿大夫之國有爭
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五則能保其國
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事臣三人則能保其位
爭友不行不義則不有非義之事
奚詎為孝詎謂之孝
貞謂得為正
謂孝之謂貞矣審得其正孝之名矣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二

猷堂王廣謀景猷句解

鄉進士安福彭參校正

書林自新齋余氏刊行

好生第十

因哀公之問告以聖人之德故以名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言公所問不先於大道公曰其大何乎

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好惡皆此仁也其任授賢而不肖則不用之也

聖賢語

德若天地而靜虛德若天地也化若四時而變動

也化使民四時是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承其風教以萬物是

無他也好生故也德故能好生也○子路戎服

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子路初見夫子武裝也

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劍自衛其古人身以

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忠之君

護身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居於環堵

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則以忠道化之

則以仁固之有侵犯暴逆我則何待劍乎何劍
乎自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由
夫子言聖教夫子之言如劍受○楚禁王出遊亡
鳥皞之弓弓上出遊而失其左右請求之左右
求王曰已之勿求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
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言其大也不曰
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是也得之而已足矣
言又用其○虞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
年而相訟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周
往質之何不在入其境伯則耕者耕者
相讓行者讓路相讓而行入其朝國中士讓
大夫大夫讓于也虞芮之君曰嘻吾齊小
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
所爭之田為閑田矣皆以所爭田孔子曰以此
觀之文王之遠其不可加焉文王之道不令而
從不教而聽至矣哉言其不施教誨而民自聽可謂
矣○魯人有獨處室者魯國有男子隣之婦
亦獨處一室隣之寡婦夜暴風雨至發婦之室

壤雨所損趨而托焉婦人閉戶而
不納與寡婦入婆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
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
言男女不六十有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
也今汝尚小我亦少是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
惠然言汝何不學柳下惠之所為魯人曰柳下
惠則可則言柳下惠有德吾固不可在我實吾將
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為我將以我之不可
為觀此則見其所學非他人可望其婦之趨托而
聖賢○不容入乎然其有見於此其不汙類者亦
矣此非小事乃克已復禮之端自古賢才自遠
乎學者察焉可也孔子聞之曰欲學柳下惠者
未有似於此者有若魯之男子惠之人未期於至
善而不襲其為地不期造至善之可謂智乎謂明
哲之○孔子曰小辯害義言小人口小言破道
破碎大道聞雖興于鳥而君子美之鳥以
其詩美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
大之而君子亦大其詩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
鳥獸之名嫌之固不下不取其義固不

可與言詩矣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敬叔孟僖子也吾聞老聃博古

知今傳通古今則吾師也則吾師也吾聞老聃博古

敬叔與俱至周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問禮於老聃

訪樂於襄弘訪樂於襄弘問樂於襄弘問樂於襄弘

考明堂之則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察廟朝之度

於是喟然曰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

之所以興也我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

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仁者送人以言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

竊仁者之號我雖非富貴之人請送子以言乎

凡當今之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好譏議人者也愛譏議人之故博辨閑遠而危其身

好發人之惡者也揚人之過孔子曰敬受教自周

反魯道彌尊矣自周而歸魯遠方弟子之進蓋

三千焉遠方願為弟子者孔子觀乎明堂觀四

門墉夫子觀周明堂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

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

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

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堯舜為善則興桀紂為惡則廢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戡南面以

朝諸侯之圖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戡南面以

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

所以隆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察形者可以往古

所以知今往古之事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

安存人君不求蹈古人之迹而急急所以危亡而急急

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何異退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夫子觀周入

有金人焉廟中有二絨其口而銘其言

曰銘於金其言三緘其口而銘其言

戒無多言多言多敗多言多敗多言多敗

多事多惡多事多惡多事多惡

所行悔多事多惡多事多惡

無多事多惡多事多惡

聞神多事多惡多事多惡

何多事多惡多事多惡

何多事多惡多事多惡

何多事多惡多事多惡

何多事多惡多事多惡

賢子貢對以不知子貢以賢人所故不對文子曰請聞其
行文子又言願聞諸士子之行如何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言能早起夜臥而不倦諷誦崇禮讀誦而崇禮行不貳過貳再
知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不稱言不苟稱言不苟舉言有詩是顏回之
行也若逢有德之君出受顯命不失厥名明已遇
則顯再出而受顯尊爵不墜其美名在貧如客不以貧累忘使
其臣如借如借使之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
不遷怒於人不深怨於人不亦不計人已過之快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強
禦勇服於人不侮鰥寡哀斯人也其言循性循性
不誣材任治戎其才可以治軍旅是仲由之行也孔子
知之以文以文德和柔也強乎武哉文不勝其
資但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幼雖在
不忘也其義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勤於六藝
也其義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
則謂明哲故以不恤孤則惠謂之惠也恭則
明則不能勤學矣卹孤則惠謂之惠也恭則
近禮恭敬則近乎禮勤則有繼勤則常齊莊而能肅肅
欽敬而志通而好禮心通達損相兩君之事兩
嚴肅嚴肅是公西赤之行君
事也盟會之篤雅有節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

成其思慮及
 事至則用之
 故動則不妄
 不動是言偃之行也
 獨居思仁
 居於家也
 公言仁義
 義所言則以仁
 日三復白圭之玷
 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
 日三復則此宮綰之行也
 自見孔子未嘗越禮
 見夫子之後凡出
 足不履
 人未嘗越其禮也
 足不履
 人未嘗越其禮也
 不殺
 春分饋重啓戶
 方長不折
 春夏長養之執
 此時不復殺生
 方長不折
 春夏長養之執
 親之喪未嘗見齒
 居父母喪
 是高柴之行也
 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
 乃賜親
 吾子有命而
 訕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賢者不足知人之
 賢者不足知人之
 賢者不足知人之

子 6—90

下天下君子不登己天下之士○哀公問政於

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

也為政能使百姓財用充足省力役使民薄賦

歛取民則民富矣是也敦禮教遠罪戾

於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

吾國貧矣將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未有人子既富

也辨政第十四政事之不同故予貢辨其詳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

節財節其財用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論臣

告諭其臣下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

遠中國之民喜悅遠方之民三者之問一也問政

則而夫子應之不同各因其事然政在異端

乎豈為政之子曰各因其事也夫子言皆各

不齊君為國者乎臺榭淫乎苑囿後臺榭之

樂宴五官伎樂不懈於時無其便官政樂一旦而賜

人以千乘之家者三人千乘者大夫之家也故

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

此周以愚其君在內則結為黨外距諸侯之賓

以蔽其明客在外則距諸侯之賓故曰政在論臣

夫刑之地廣而都狹前狹而後廣故曰政在

有離心莫安其君百姓有離心者矣故曰政在

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故以此三者

同○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

諫其君也二曰諫諍諫諍無三曰降諫半降其

也四曰直諫而諫也五曰諷諫援而諫

主以行之意在審度其君吾從其諷諫手

害者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

子可謂至矣夫子之待二子敢問夫子所以

之者敢問夫子何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

謂德惠之民可於學為博物其於為學乃晏子

君為忠臣可謂忠直之臣而行為敬敏其有所

速故吾皆以兄事之我故以事兄齊有一足

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國有獨鳥

躍齊侯怪之齊君大以爲異使使聘魯問其

使使聘於魯問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子言
商羊鳥名何物子言
主有水災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其昔有小兒
兩有而且誼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歌曰天
故商羊出今齊有之臣應至矣童今齊國有此鳥
而鼓舞今齊有之臣應至矣童今齊國有此鳥
急告民趨治溝渠修其溝渠治其田
則修其溝渠治其田修其溝渠治其田
泛雨而果有大水為災諸國傷害人民
唯齊有備不敗故不為害也
言信而有徵矣齊景公言夫子聖人
信然有驗也○孔子謂
宓子賤曰子治單父樂悅而民喜政治單父
何施而得之也故何為而得
於不齊者五人答言單父之民有賢於
事之而稟度焉皆取稟之以為法度
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以輔佐之
者自福之宗也福之所宗
神明之主也神明之主
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可憐子賤
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
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

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民莫若平治民莫若平
莫如廉見財莫
莫如廉見財莫
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小人內不相訓而外
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他人有善
也言人之惡若己受之若己受之
君子無所不慎焉君子無所不慎焉
境曰善哉由也泰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
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
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
善其善可得聞乎其政之善
矣其境田疇盡易草萊其辟溝洫深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
其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故不偷之民
也至其庭庭甚清閑無事
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
盡其美乎雖三稱其美其善
六本第十五篇首言六本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六本
六本第十五篇首言六本

君子子之為人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善事父母
子立身之大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送終之禮
然其禮不足不若陣有列矣而勇為本行
哀有餘矣雖有哀為本戰
壯之威斯可以克敵
矣而農為本治國之政
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立國家之社
故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節然非力本無有
力為本盡
○孔子曰良樂苦口而利為病難苦
人而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人聽而利於
湯武以誦諤而昌周武由
唯而亡意唯故亡
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
若無人諫爭欲自少
其過失者未有也
故曰君失之臣得之臣有
諫父失之子得之父有
兄失之弟得之兄有
得以諫已失之友得之已
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
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六子讀周易
喟然而歎

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
必有益則有所益
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言如此則學子曰非道之謂也
者不可益也夫子曰非其道
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
以虛受人而容人
道成而必變於物復變於物也
久者未嘗有也久者未嘗有也
位猶允恭以持之持己
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彰
夏桀昆吾昆吾國與
而不節節意而不
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殺一匹夫
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愈千載而下
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夫子言我死後
日損有所損
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
已者處已之人相與
者相處不知其子視其父
不知其子視其父惟其父之可見

知其人所視其友不知其人之善惡惟不知其君
得其所使惟觀其所用之人不知其地視其草
木觀其地草木榮瘁如何故曰與善人居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久後不
氣與芝蘭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久後不知其臭丹之所
藏者赤必赤漆之所藏者黑必黑是以君
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故君子必謹其
辨物第十六此章多辨論於事
刻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
官何也少昊金天氏也少昊以對曰吾祖也我
知之我知其以鳥名官之故也昔黃帝以雲紀
官故為雲師而雲名其官長而為官名者也
帝以火神農以其工以水炎工伯九太昊以
龍龍包犧氏以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
我上祖少昊氏之鳳鳥適至適有鳳鳥是以紀
之於鳥故為鳥師而官名長而為官名也自顓
項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以民而配官則不能故也言不能孔子
聞之遂見刻子而學焉遂往見之乃就學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叔孫氏魯大夫車士
名也採薪於大野獲麟焉因採薪於大野之折
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
叔孫以爲不祥而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
麟也惟聖人能識之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再而
其傷也惟聖人能識之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其時故悲之至而
其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
爾夫子為道而悲門人不知其孔子曰麟之至
為明王也在上故為仁獸也明王出非其時而見
害吾是以傷焉此吾所以
哀公問政第十七義故名篇
哀公問政於孔子哀公魯君名問孔子對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子答言文王武王之政
其人存則其政舉文武在則事其人亡則其政
息文武既沒則天道敏生天道之速人道敏政
於行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清

之勉強行及其成功一也。合三行而言皆仁者之事而成功者男也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鬼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死而必歸於鬼氣歸于天此謂神上生于天

鬼土故謂之鬼。故謂之鬼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鬼神而

神也。故謂之鬼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教百姓使

不敢忘其所由生也。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

祭也事死如事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思

親則見如父母之名祀之忠也。祭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思惟父母也敬而致之又從而思

之。恭敬而致思者孝子之情也。此孝子文王為

能得之矣。能得其道

顏回第十八。魯定公問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

汝曾聞東野畢之善御乎

耶東野畢乃定公御者名對曰善則善矣。回答

其御馬固然其馬將必佚但所御之馬將恐不
可謂善矣然其馬將必佚
公曰何以知之公又問顏回言彼對曰以政知
之回言觀其昔者帝舜功於使民於古之虞舜善
造父巧於使馬善於御馬舜不窮其民力
不窮困於民造父不窮其民力
是以舜無佚民舜無佚民
今東野之御也今觀東野之
父步驟馳騁朝禮畢矣禮畢也
矣然力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
將必佚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大義願少進乎
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
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窮則佚
於下民而能無危亡之患○顏回問君子孔子
曰愛近仁則近仁也
重輕於己為己不輕
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辯而誇人之善
狡詐懷詐以為智狡詐其智幸人之有過

善之耻學而羞不能問之不學下小人也此之謂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力而得其死者
鮮矣終者少也
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
武叔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
意論之
非所以美已美身之道
已正身之道
君子不攻他人之過惡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二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三

猷堂王廣謀景猷句解

鄉進士安福彭參校正

書林自新齋余氏刊行

子路初見第十九

以首章之義名篇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子問仲由對曰

好長劍由答所愛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子言我

非謂此劍在長劍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

問之益也不可謂此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

益哉仲由言學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

之臣則或失其正道士而無教友則失聽朋友

失於所聞御狂馬不釋策得釋重策而不操弓

不反繫然後不可持木受繩則直則正也人

受諫則聖諫則至聖受學重問執不順哉毀

仁惡士必近於刑聖仁者懼也士君子不可

不學君子之入不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

子路又言南山之竹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伐而

可以貫於堅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學者也子曰

皮角之堅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學者也子曰

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夫子一箭未用其入之不

亦深乎則射入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

車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

子言人不能自達不勞無功不能勞勤不忠無親

力則不能自達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不恭失

禮不恭近於禮遠耻辱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

由請終身奉之言以此終孔子相魯齊人

患其將霸齊國有魯國欲敗其政欲敗其乃

選好女子八十人乃選美女衣以文飾而舞容

璦文飾之衣及文馬四十皆有文飾以遺

君於貢也陳女樂則又馬于魯城南高門外

桓子微服往觀之受焉樂文馬子路言於

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言於

方郊若致膳肉太分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

禮是常禮吾猶可止也夫者也桓子既受

女樂君臣淫荒不三日不聽國政至於三

事郊又不致膳俎如社又不致膳肉孔子遂行

禮於是去之○澹室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

禮於是去之○澹室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

勝其貌容貌而行事不稱焉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充其辨宰予言語雖文雅而其孔子曰語云俗語相馬以與相馬時也相士以居相士人當觀其則失之子羽取以谷貌取人則失矣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取人失矣○孔蔑問行已之道問身之知也行取予為失矣○孔蔑問行已之道問身之親而弗信莫如弗知弗知不為知不為知不為知方至樂而弗驕喜之方來不驕患之所至思而弗憂慮而弗孔蔑曰行已乎行已之道如子曰攻其所不能當治之備其所不足不足至之母以其所不能疑人而疑人之能母以其所能驕人勿以已能而終日言無遺已之憂口過故不終日行不遺已之患行無怨惡故不至有憂惟智者能之人能如此

在厄第二十故夫子死於陳蔡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禮焉昭王之禮命路出於陳蔡行路至於陳蔡大夫相與謀曰蔡

二國之臣謀而孔子聖賢其所刺譏言中諸侯之病其調諫言切若用於則陳蔡危矣若夫子得中諸侯失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乃其徒去路絕糧七日孔子不食外無所通道外無黎美不充施足於飢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誦歌不衰孔子益自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道非乎吾道之不行乃奚為至於此子路慍慍作色而對曰變色而對君子無所困人何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盡於仁乎人之弗吾信也人不意者夫子未智與又乃夫子之人之弗吾行也而窮困如此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人能作善則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以禍報之天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行之於矣居之窮也何若子曰由未之識也未如此理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必取信於人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則夷齊仁者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必見人乎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則比干不當汝以

忠者為必報也言忠臣必則關龍逢不見刑
則伍子胥不見殺則伍員不當見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
者眾矣世之賢者多矣獨丘哉不遇哉且芝
蘭生於幽林夫芝蘭之草生於幽林之中不以無人而不芳
為窮困而改節宜以一時之窮困為之者人也
在人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
生於會稽子重耳出奔於會稽王句踐之有伯
心生於會稽子重耳出奔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
則思不達在下位而無患難之虞處身而當逸者
則志不廣憂則志小庸知其終始乎
子路出召子貢告知子路告亦以
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
容是以天下夫子蓋少賤焉夫子何不自抑抑子曰賜
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農能稼不必能穡
亦然良工能巧不能順良工能巧不能順君子能修

其道綱而紀之有綱而有紀也不必其能容
其能容人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今乃不修其
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
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
至太顏回曰夫子之道
然夫子推而行之然使夫子行道世不我用
有國之醜也乃國家夫子何病焉
容然後見君子見世不能容乃孔子欣然數回有
是哉此也○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
乎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
子路曰有子曰無也夫子言君子之修行也
其未得也其志未得也則樂其意其情陶既得之
又樂其治其志未得也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
日之憂故君子常小人則不然反是其未得也
未得患弗得之唯恐既得之又恐失之懼
失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故小人常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曾子衣敝衣而耕
之而致邑焉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曾子堅
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受人常忌畏之與人

入官第二十一

譽爲其善譽者難也子張曰爲之如何又子問

子曰：「已。有善，勿專。」
有善，不專。教不

能勿怠勿怠民未能已過勿發所傷已有失無失言

勿倚人有所失言勿倚角之也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直遂行也行事

勿留當行之事不可留滯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

至而收旌矣。則身安於已譽得於人。且夫六歲

至山西征多而政令信從於下矣且夫怨怒
者試之所由生也忿怒不常則事多抑挫巨棟

者。患之所以生也。不聽人諫。則恩憂易立。體

利必有所塞
恒易者之

所以先也。則失其禮。急於求豐之。所以後也。勤於事則多。多則才二。所以不能節用。則

失其時。事之所不反也。財不足也。事之所不立也。自事而不任人。事之所不

重徭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則事不成也

入官階此六者則其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

南面臨官而公治之以公正之道精於智履衆善是則中矣是言利於民者

行之其要行之進長永而無是害行之害於

民者去之無求其報焉人求人情矣則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亂亂生則有月治必寬

宥以容其民明君之治民也慈愛優游之慈愛

則不迫而民自得矣而百姓治自君上者民之儀

也君爲民之法式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臣爲民之表也有司

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適臣爲便辟執紀在事之

故儀不正則民失君儀不正則百姓皆失表不端則百姓

亂臣表不直則邇臣便辟則群臣汙矣於邇臣便辟同

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聖賢垂鑑
明視弘道
下并之
恩
所以
其

絃絃充耳所以離聰也充耳持也水至清

貝無魚魚不居其中人至察則無徒則人不助

親往而直之使自得之使民自得其志優而予

之傷自才之而不感也
之度之使自索之度

民自索求之也。民有小罪，其罪小，必求其

事以赦其過以蔽宥之民有大罪其罪大

必原其故以仁輔化仁道輔助而化之也如

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得生則善矣是以上

下親而不離不離者也道化流而不蘊化

所處而無此治民之至道矣此乃治民至極之
入官之大統矣以居官之大統而無此治民至極之
斯言既聞夫子所退而記之此者矣子張既聞
。困誓第二十二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
行道而事君可乎
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息而事親焉可以息哉
孔子曰詩云孝子不
匱求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河間趙簡子殺竇雋鳴犢及舜華
賢大夫也乃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此命也
我之不得度此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
其郊則言人而不仁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
淵物則不盡也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色
與矣而後集此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
亦能知退避况於人乎如鳥獸乎遂遠

於鄒乃歸息於作槃琴以哀之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人焉夙興夜寐耕耘
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
自無孝之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未嘗孝其
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未嘗孝其
不順與不順乎色不悅與不悅乎今盡力事親
而無三者之闕以事其親何謂無孝之名乎
無孝之名也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
食弟子餒病飢困孔子弦歌而歌子路入
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曰禮者孔子不應曲
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
好樂為無懾也無驕以和人心故君子好之則
憚之子路悅言而喜援戚而舞三終而出
志三子成而明日免於厄次日免子貢執轡曰
後出也夫子御故二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弟
執其轡也夫子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
忘矣孔子曰善其言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
言陳蔡之厄乃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
有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忠烈之士
彰者也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知此

之野與神農氏之後三戰而後克之三戰方勝
始垂衣裳乃服上作為黼黻黼與黑謂之黼若
相背也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幽謂之
所以然之故而不失其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
百穀實味草木之味也仁厚及於鳥獸昆蟲推恩
不忍害之考日月星辰文考會天勞耳目勤心力
勤於心思用水火財物以生民用水火之利以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
才謀有疏通以智通達有養財以任地物生養
地獲時以象天法象天道依鬼神而制義神鬼
以義治氣性以教衆以教百姓潔誠以祭祀
祭祀神祇巡四海以寧民巡行四海北至幽
都南至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四方極動靜
之生小大之物鳥獸昆蟲動而生者也草木動靜
物之性則然也日月所照莫不底屬日月之明
不率從其化也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嚳
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情施厚利不於其身
利其已聰以知遠以知遠明以察微明視足仁

而威惠而信仁而有威順天地之義以順天地
知民所急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天下服
取地之財而節用焉利節而用之撫教萬民
而誨利之示以趨利之路歷日月之生朔而
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然其色也和顏色
其德也重重德日月所照風雨所至風雨所至
莫不從化從其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
陶唐其仁如天如天道廣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
樂伯夷典禮夔龍典流四凶而天下
服其言不忒不差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
至莫不夷悅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
友聞於四方德也陶漁事親孝也寬裕而溫良
敦敏而知時敦厚敏速畏天而愛民愛者萬民
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
之德為天下帝為天下命二十二臣詳見率堯
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
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乃死于蒼梧之

野而葬焉葬南征在外故死在宰宰六曰請問禹
 孔子曰夏禹敏給克齊整齊其德而能其德不
 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量疊穆
 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禹治天下既
 其惠為民父母仁及民如父母之於子左
 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海有四海任臯陶伯
 益以贊其治用之以輔佐其治興六師以征
 不庭不庭不來朝之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四極
 矣言此則其有德可見者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
 實其名傳五帝而問其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
 也聞諸老聃曰子之言天有五五行水火金木土
 分時化育以成萬物時以化生水火金木土分主四
 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之神古之王者易代而改
 號取法五行改古之人君更世五行更主終始相
 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主終始相生終始是以太
 皞配木太皞以木德王炎帝配火炎帝以火德王黃帝配土黃帝以土德王

德以土王少皞配金少皞以金德王顓頊配水顓頊以水德王禹
 曰太昊氏其始之木何如其初取木東方萬物孔子
 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五行之始木東方萬物
 之初皆出焉皆於東方而生是故王者則之而
 首以木德王天下此於東方而生其次則以
 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曰
 吾聞勾芒為水正勾芒為水正玄冥為木正玄冥為木正
 正正火神蓐收為金正蓐收為金正祝融為火
 神祝融為火神后土為土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置
 稱曰帝者何也此亦五行之主而不置孔子曰凡
 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
 帝而稱五帝此云也太昊之屬配焉亦云帝從
 其號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
 佶曰熈此四子使重為勾芒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該為蓐收
 佶為祝融佶為祝融熈為玄冥熈為玄冥共工氏之子曰句
 龍為后土后土亦此者官名以其所能業為官
 職職各以一行之官生為上公生為上公死為貴神

死則為尊 別稱五祀不得稱帝五祀上公之神

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

所以相愛者皆王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名從其

所王之德次焉所尚之色各從其所王之德

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次火則尚赤也

王色尚白水家所宜尚青而尚白周人以水德

王色尚赤水次火故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

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次土故

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次木故

執轡第二十五閔子事故

閔子寒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

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若人

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政于上執

其轡策而巳但執其策而古者天子以內史為

其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

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民力使

和安民心民心使故令不再而民順從故均平

聽從刑不用刑罰不用是以天地德之天地德

而兆民懷之千一姓歸古之御天下者治天下

以六官總治焉總其政冢宰之官以成道司

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

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

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

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治天下者

正則天下治矣治天下者子夏曰商聞山書曰

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故為積德川為

積刑義者刑是故堅土之人剛剛其土剛其土

土之人柔柔其土柔其土之人大大其土大其土

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

本命解第二十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

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

陽象刑而發謂之性

之死

之終也

公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

女子二十而有夫也

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

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

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後

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

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

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

是故

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兄年幼從父

死則從子

出閨門

之際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問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

吾語汝以禮子貢越位而對曰敢問如何

子曰敬而不中

而不中禮謂之逆

也

郊社之禮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亡國大夫及高

人後入後都不許其餘皆入其餘皆得蓋去者半蓋去者半

其入其入於此於此又使公問之喪序喪序點點揚揚解解而語曰

蓋一蓋一半人半人又使公問之喪序喪序點點揚揚解解而語曰

解酒解酒也也幼壯幼壯孝悌孝悌常行常行孝悌孝悌耆老耆老好禮好禮不從不從流俗流俗

自立自立不隨不隨修身修身以俟以俟死者死者修身修身至老至老在此在此位位

人皆人皆得與得與鄉鄉蓋去者半蓋去者半自去自去不敢不敢居居序序點點揚揚解解

而語曰而語曰好學好學不倦不倦好學好學不倦不倦好禮好禮不變不變好禮好禮不變不變

期期輔道輔道而不亂而不亂者者八十九八十九行行道道在此在此位位

得與得與鄉鄉蓋僅有存焉蓋僅有存焉射既射既闕闕已已子路進曰子路進曰

與二與二三子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者之為司馬何如使子路使子路問夫問夫

與二與二三子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者之為司馬何如使子路使子路問夫問夫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乃知王乃知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

皆若狂皆若狂酒也酒也賜未知其為樂也賜未知其為樂也以爲樂以爲樂孔子曰

百日之勞一日之樂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酒之樂酒之樂一日之澤一日之澤非爾所

知也知也一張一弛一張一弛並用並用文武之道也文武之道也此文武之

郊問第二十九郊問第二十九文公問夫子文公問夫子郊祀郊祀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

樂

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大子言萬物人

本乎祖。人則本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其

也。初故以配上帝配於天而垂象。聖人則之。

夫天垂日月星宿之象，所以明天道也。明上

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

迎長日之至也。周人改冬至日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大禮祭天神以日為故周之始郊其月

以日至其日用上辛。上旬一日至於啓蟄之月，

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

冬至大郊之事。無冬至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

同也。公降天子一等其祀公曰：其言郊何

也？孔子曰：北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

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盟

稷言其魚，后稷之牛，唯具。祭后稷之牛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所以分別事神牲用騂尚赤，

也用犢，貴神也。取其角者器用陶匏，以象天地

之性也。用瓦器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

乎？孔子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

樂

作龜于廟，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以黼

之。天子入祭時衣以黼衣象天故服素車

貴其質也。質朴也方有十二旂，龍章而設以

日月，所以法天也。車前有旂有日月服衮以臨

燔柴，戴冕藻十二有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

敢輕議於禮者也。所以君子之人不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四

猷堂王廣謀景猷句解

鄉進士安福彭參校正

書林自新齋余氏刊行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五刑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

乎此言信然有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

言聖人設防以刑法防之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

治也此五等之刑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

法妄行者不事生於不足貪生於不足生於無

度於上以禁其知民知所止則不犯民知所止則

故雖有姦邪賊盜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

民而設此等之刑獄不孝者生於不仁不孝者

知仁愛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禮所以教民

知有仁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教已知仁愛之

則知孝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

之獄而民弑上者生於不義如大義之外不朝

不陷其中弑上者生於不義如大義之外不朝

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設朝聘之禮者所以明

義必明則民不犯義既明則民知若上之當尊

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聞變者生於

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由民之相陵

相敬也其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

崇敬讓也故雖有變闕之獄而無犯刑之民言

皆有序而相敬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言其和

男女無別者淫亂者也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

分列也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夫婦失義則

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

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男女有別而無淫

也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名有源焉刑此五者

也其名不豫塞其源不先遏止而輒繩之以刑

法加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可為也三皇五

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

可乎雖有五等之刑法指○冉有問於孔子曰

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冉有問先王之制

大夫之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治

之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治

可以加刑不可加之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

可以加刑不可加之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

於禮乎實人行事不孔子曰不然言非此凡治
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
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古之
有因貪汙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
蠶蠶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
男女無別則曰帷幙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
犯欺君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惟言
臣不顯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
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盡有坐干國之
紀者千紀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
行事自便不請明於天子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
而爲之諱所以愧耻之而猶爲之隱諱者是故
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曰冠
釐纓也素冠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
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
人摔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自言
罪者也夫自紀其吾遇子有禮矣吾得汝亦以刑不上
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由君之

然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處其事而不
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是以不責庶人冉有足
席曰言位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記而
其言以爲法也
刑政第三十一仲弓問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刑無事
政至政無所用刑至政無事至刑無所用政至刑無事
紂之世然也紂之世然也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事
之世是也成康之世信乎信然如孔子曰聖
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聖人治世刑以
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之太上也其次以政
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雖有刑而用化之
弗變道之弗從至德之而俗不傷義以敗俗
傷失禮義傷失禮義於是乎用刑矣於是乎用刑矣
也敗壞風俗於是乎用刑矣於是乎用刑矣
也敗壞風俗於是乎用刑矣於是乎用刑矣
心焉於是乎用刑矣孔子曰大司寇正刑明
辟以察獄其刑明其罪公心意以察其情獄
必三訊焉群吏三訊有指無簡則不

聽也誠者不論其心照其付從輕赦從重附人
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於市與眾共之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與於蜡賓天子仕魯與事畢出遊於觀之
止行禮之畢喟然而嘆言偃借曰夫子何

嘆也夫子游侍側問曰孔子曰昔大道之行

也大者二帝三王時與三代之英禹湯文武吾未之

逮也帝王之盛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

下為公大道行則天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睦用

獨子其子皆幼其一人得子愛其子老其老其所終者

皆得有所用壯者皆得矜寡孤獨皆有所

盜竊亂賊不作亦盜賊作亂者故外戶而不閉

下為家今大道不閉各親其親各親其親

各子其子各子其子貨則為已貨則為已力則

為人力役則資城郭溝池以為固城郭自固

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奉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射冠婚朝聘通典射冠婚朝聘達於喪祭鄉

之則天下國家可得禮正矣聖人用禮以示

以正之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

子曰嗚呼哀哉言可我觀周道幽厲傷也

又何所往哉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天

祭宗廟言周公其已衰矣周公之子孫不行其禮

契之郊也禹之郊也周之郊也周之郊也

以祀二王之後天子以祀宋乃夏商周公攝

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故得與天子

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自天子及下

蝦蟆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其常行之法

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何謂人情喜怒哀

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

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

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

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何禮之外○人者五行

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布日星地秉陰載於山

川播五行於四時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

而四時之氣和是以三五而盈初一至十則三五

而缺十六至三十○夫禮本於太一氣混沌之

初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

為鬼神其降曰命自上而下○聖王修義之柄禮

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

以安之此所謂治

冠頌第三十三於天子故以各篇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

孔子使其大夫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

世子冠禮如冠於阼階以著代也以明其代父也

醜於客位加其有成以自醜於客三加彌尊道

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既冠而字之所

冠事必於祖廟祖廟之中以裸享之禮以將之

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金石之樂所以自卑而尊

先祖敬祖而尊示不敢擅以不懿子曰今

君之冠非禮也冠不合乎禮孔子曰諸侯

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

故今無譏其非天子冠者冠之禮武王崩周武

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

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玉幼志服袞職欽若

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求求無極此頌之

戒乎成王昭此周公懿子曰

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夏收一

三王其皮弁素紱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追

追夏后氏之道也皆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之制故以各篇

衛將軍文子名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

燕訪於孔子也姓高名燕字子羔子曰公廟設

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於私家之廟堂立

禮此吾不知者也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而

聞乎立廟之制度可得而知乎孔子曰天下有

王分地建國設祖宗天子言尊卑上下孔子曰天下有

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

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

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庶人不

正寢其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

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此祖宗之廟皆不遷毀

辨樂解第三十五子路故誤夫子知其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其瑟聲謂冉有曰其矣由

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也先王之樂奏中聲以為

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其樂流於南方不入北

也夫南者生育之鄉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

也

也

殺伐之國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

其存主不使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中體心溫和不

乃所謂治安之風此乃治安之風小人之音

則不然則小人之樂充麗木以象殺伐之氣

和之感不載於心中和之音溫和之動不存

于體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

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惛兮南風之時兮可以解吾民之財兮唯脩此

化故其興焉勃焉德如泉流之風也故修其教

之流行其甚速也至和之感人其至易也如此

紂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夫舜起布衣

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

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舜積德千歷山而能好

之德故重華協于帝三帝三舜積德千歷山而能好

德則易以亡所修不同皆其自致者也今也

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無心學先而習

亡國之音音言亂風也豈能保其六七尺之

也

也

也

哉安能保全其身乎

問玉第三十六賤賤以名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

珉美石之似玉者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非為

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少珉多夫昔者

君子比德於玉德古之君子其溫潤而澤仁也

溫潤光澤也縝密以栗智也縝密堅固也廉而不

比於仁也有廉隅而不割垂之如墜禮也佩玉如

叩之其聲清越而長擊之其音其終則詘焉樂

矣及其聲音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

不美者曰瑜玉之美惡字尹旁達臨也氣如白

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

下莫不貴者道也天下人莫不以玉詩云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秦風小故君子貴之也詩云言念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言入人之教其為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通貫達達廣博易良樂教

知遠書教也其為人通貫達達廣博易良樂教

也其人談博平易索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人辭比事者春

故詩之失愚則近於愚書之失誣則近於誣樂

失之奢則近於奢易失之賊則近於賊禮之

失煩春秋之失辭其為人也溫良恭儉而不愚

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

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

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

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四時

風雨霜露以生殺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

物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

在躬志氣如神聖人清氣之得在身有物將至

其兆必先至必有其兆是故天地之教

與聖人相參天地聖人相參合無間所謂建諸天地而

然故曰與天地合其德天

。屈節解第三十七子路問風節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

益於物而不利於物而處貧賤之中而不能

屈節以求伸居貧賤而不傲節則不足以論乎
 人之域矣不足論人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
 必達達也於已可以屈則可以伸則伸其身
 視時之何如則伸則屈故屈節者可以有待待人之求
 伸者所以及時欲伸其道者是以雖受屈而不
 毀其節雖屈已於人志大而不犯於義及其得
 乎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夫在衛
 常與兵備戰之事而憚鮑管大夫也田常
 二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又移運其兵
 也魯也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子會合衆
 也魯也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言魯乃父母之
 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今我欲屈已於二
 子誰為使衆弟子誰能子貢請使夫子許之貢
 願為使而遂如齊子貢乃說田常曰今子欲
 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言魯邦實難
 必克不若徙兵以田常不悅貢曰夫
 代吳國其功易成田常不悅貢曰夫
 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善其
 然甲兵已加魯矣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魯今

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請兵往吳國求魯
 也伐之田常許諾貢言子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
 私千乘之魯與吾爭疆其為王患之今者齊之
 甚為王憂之耳且夫救魯誅齊利莫大焉
 也吳王曰善然吳嘗困越王今苦身養士有
 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先伐越乃子貢曰越之
 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不齊之強王置齊而
 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王
 方以存亡之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
 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
 絕世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
 而朝歸吳也霸業盛矣伯者之臣請見越君貢
 王見越令出兵以從吳王悅王子貢之越貢
 越王郊迎曰此蠻夷之國大夫辱而臨之子貢
 曰今者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
 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
 者危矣不亦三者舉事之患也三者作今吳國

家疲弊百姓怨上時伍胥以
諫死伍子胥因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特也
今乃復王誠能發卒以佐之若能發士重寶以
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所
謂屈節求其違者也此聖人所謂屈於越王
謂言子貢返歸吳越王悉境內之兵以事吳越
其說子貢吳王乃受越王卒吳王遂自發兵
以伐齊乃自起兵敗之乃為齊越遂襲吳之國
而伐之也越滅焉乃滅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
使齊之亂吾之初願之若強晉以弊吳使吳
存而越霸者使吳之亡伯賜之說也乃子貢美
言傷信言雖善而慎言哉其言語
本姓解第三十九此篇論孔氏名篇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孔子之先相微子啓帝乙
之元子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微乃子爵微
也周公相成王命微子於殷後成王命微子與
國遷宋宋號微仲生宋公宋公世為宋卿世
卿之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後以孔為

氏焉此孔父五世以叔梁紇其妾生孟皮字伯尼
求婚顏氏禱尼丘山而生孔子十九娶于宋之
并官氏生伯魚夫千九歲娶并官魯昭公以
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
伯魚年三十先孔子卒伯魚三十歲齊太史子
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襄周先王典籍聖
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家
憲章文武憲章者近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
作春秋讀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
矣彰明德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
將與素王乎有德無位夫何其盛也不曰聖人
太史言若此者也齊
終記解第四十言夫子終事
孔子蚤作夫子負手曳杖逍遙於門門前也而
歌曰太山其頽兮梁木其壞兮喆人其萎兮既
歌而入子貢聞之其曰太山其頽則吾將
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棲哲人其萎吾將安放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王夾之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

即殷人言我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孰能宗余言

時年七十二矣葬於魯城北泗水上二三子三年喪畢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地曰孔里焉

正論解第四十一

此篇皆言止道故以正論名篇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齊侯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公使執之招之不肯來公欲執而殺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王之人對言昔先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齊侯乃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若守事君之道君子聽之官若守事君之道君子聽之○孔子覽晉志晉趙盾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宋弑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弑君

不討賊非子而誰出太史言有為晉之正卿逃不

何君盾曰嗚呼我之壞矣盾壞矣自詒伊戚

憂如此其我之謂乎其我之謂乎語而趙盾引之以自喻

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書法不隱書事不

也善惡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

校鄭國有鄉校之士鄉校之士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醜明欲毀

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擇其善

政之其不善者而若之何其毀也言不可我聞忠

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其怨防怨猶防水也

如小決使道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仁則我不信○子

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政事也唯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唯其德者其次莫如猛

其

其

威猛夫火烈民望而長之故鮮死焉水滯弱民
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
政不忍猛而寬不欲尚猛鄭國多掠盜太叔悔
之太叔悔曰吾早從夫子必不以比必不至孔
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猛則
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以民傷殘則以濟猛猛
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以政和子產之卒也
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此子產餘愛及人也○哀公問
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
天損之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若者棄之
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揀去賢人國之不祥老
者不教老成人不幼者不學幼年不俗之不祥
此風俗教訓子命聖人伏匿聖德之人愚者擅權愚昧之
天下不祥此天下不祥有五不祥之事東益
不與焉言東益無一於此也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子貢問曲禮
子貢問於孔子曰魯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
朝焉魯文公會諸侯召王且夫子作春秋云

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
訓其君言以臣而召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
已故書其率諸侯孔子在宋宋見桓魋自為
石槨三年而不成桓魋三年未成子曰然曰然
不不安若是其靡也奢修死不如速朽之愈死人之
也況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
也定公孔子僕曰禮凶事不備此何謂也禮
以朝朝夫子僕曰禮凶事不備此何謂也禮
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失位不子游問曰
敢問何謂速貧也若速貧之為上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
言富者多財而不好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
禮則災及其身也敬叔其有後患也
今又不敢叔聞之遂如孔氏敬叔其有後患也
禮施散焉乃依循禮法孔子在齊齊大
旱春飢齊國大旱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齊

屍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反有害於死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孝子則不可順私情以危君，其父母忠臣則不可奸盜以陷其君上，乃止。實玉○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蒯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覆醢。夫子乃令側其家之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大夫以罪去國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降大夫一等○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者，善矣；為偶人者，不仁。」為偶人，無益於喪也無德也，不殆於用人乎？何異於用生人乎○子路為季氏宰，家臣季氏祭，逮昏而奠，李氏祭紀及終日不足繼以燭，行禮

未畢又繼，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之，以獨照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雖強力行事，祇敬之心有司跛倚以臨之，其為不敬也大矣。大為不敬他日祭，子路與焉。他日祭，子路與焉事交于尸，室內執事之堂事當，皆堂上執事質明而始行，人於門中天明而徹，晏朝而徹而徹，而徹子聞之曰：「事而言，孰為由也，而不知禮。」知禮所以笑之也

聖賢語論通孔門之遺書，垂訓之法言。學者誠能潛心玩味，以窮其理而力行之，則能格致知，以要修齊治平之道，不致有外是耳。本堂請前邑陳先生校註，無訛。謹依官本大字錄梓，以便讀者。地閣可認余氏自新齋之記。辛酉年歲次，嘉靖癸巳仲夏之吉，謹識。

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卷之四 畢

聖賢語論二卷

浙江朱葵尊家
曝書亭藏本

元王廣謀編廣謀始末未詳其書以禮記家語史記諸書所載孔子言行始於相魯終於公西赤分四十四篇卷首有孔子像素王事實又載至元十年所定廟制及祭祀儀注樂章後有嘉靖癸巳書林余氏自新齋跋語蓋明人所重刊也卷端題曰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豈當時各路或以孔子遺語命題試士歟元史選舉志延祐條格所不載莫之詳矣其書體例龐雜註亦淺陋雖元人舊本殊不足錄何孟春註家語稱有元王廣謀本多所竄亂今未之見此書當卽一時所成也

聖學心法四卷

〔明〕成祖朱棣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明永樂七年內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心法

四卷》提要

聖學心法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不刊之字流傳
謄寫室藏經籍金石書畫記

朕惟古之帝王平治天下有至要之道詔訓子孫有不易之法載於經傳為可見矣夫創業垂統之君經歷艱難其慮事也周其制法也詳其立言也廣大惠備用之萬世而無弊有聰明睿哲之資遵而行之則大業永固而四海攸寧災害不生而五福攸萃若夫昏愚懦弱之主否塞正路昧廢鴻猷沉溺於富貴狃習於宴安心志日就於荒淫根本益見於頹靡禍亂由茲而起矣蓋創業實難而守成不易求之往迹昭如指掌朕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洪基仰惟肇造艱難

惕焉省懼。明昭有訓。是儀是式。夫作之於前。則必有以續述於後。不有以繼之。則無以承藉於悠久。雖然。聖帝明王之道。不可尚矣。朕夙夜孳孳。勉求其至。茅乏聰敏之資。密察之力。莫能領悟。突與繼觀前代。若唐文皇帝。倡義靖難。定天下于一躬。擐甲冑。以至履弘基而登璿極。其思慮也不可謂不周。其慮後也不可謂不遠。作帝範十二篇。以訓其子。曰。飭躬聞政之道。備在其中。詳其所言。雖未底于精一執中之蘊。要皆切實著明。使其子孫能守而行之。亦可以為治。終無閭門藩鎮。閹寺之禍。詩曰。殷鑒不遠。在

夏后氏之世。朕常欲立言以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聖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尚何言哉。故於幾務之隙。采古聖賢嘉言。編輯為書。名之曰聖學心法。以為上智則生而知之。其次則必學而後能學之。之至。則可以為聖人。學不至於聖人。則不足謂之學。然萬事必裨於一心。先明諸心。力求其至。使本體之明貫通透徹。無毫髮之蔽。裁制萬物。各得其宜。則體周而用備。以是為訓。或庶幾乎其可矣。分為四卷。以君道。父道。子道。臣道。而揭其綱。其下分而為目。有統言者焉。有專言者焉。統言之者。以其言之

廣大非一事之可名。專言之者。蓋可
以一事而名。如學問。以下是也。夫君
人者。尊居九重之上。而統臨萬物之
表。智周乎天下。然後能應天下之務。
不由學問。則聖功何成。是故積道于
躬。惟勤於數學。畜德于己。多識於前
言。必也尊師重傅。講貫以廣其見聞。

治心脩身。涵養以充其器量。大易以
學聚問。辨為脩德之首。中庸以學問
思辨為擇善之功。是皆經傳之名言。
聖賢之彛教。循至其極。則可以參天
地而贊化育。錫四海之純福。開萬世
之太平。何莫不本於斯。苟為不然。靜
無所養。動無所施。志為氣奪。心為物

誘。喪其賦予之重。失其稟受之良。眩
瞽而無所知。汙漫而無所得。天下之
治亂係焉。承帝王之緒者。可不加勉
於學問乎。蓋為治莫大於敬天。天者
至尊無對。觀其高高在上。若不吾見。
然無時而不監焉。蒼蒼不言。若不吾
與。然無時而不保焉。天之視聽相為

感通。人心之敬忽有間。則天命之去
留無常。吉凶晦否。匪降自天。實由於
人。永保天命者。其在於敬乎。若夫天
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聖人設教。
海宇寧而天下服。天道至誠無息。聖
人之道亦至誠無息。天道至公無私。
聖人之道亦至公無私。法天之行。履

天之德則上天眷顧四海乂安苟逆天之道所行差忒天命去之人心違之欲少假延於頃臾焉可得也天之主宰謂之帝陰陽不測謂之神海岳川瀆皆有攸司凡饗帝祀神尊祖配天所以報本反始也必端慤以盡其誠齋莊以致其敬專精其德以達明薦則鬼神享之祭必受福夫案盛王帛所以交神明也一有不誠神將吐之福其未萌禍且至矣祀神之義其可慢乎祖宗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繼世之君謹守祖法則世祚延長衰世之主敗其祖法則身已國削監于成憲商書之所

以致戒率由舊章周雅之所以示懲取法於先無有逸豫承序不昌未之有也君人者以一心而維持天下心之好惡不可以不慎也苟為不慎示其所好惡於人則讒諂邪佞喜利樂禍之徒得以投其隙矣而毀譽愛憎莫得而辨是故人君之所好與天下而同其好所惡與天下而同其惡群情之所好而已獨惡群情之所惡而已獨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徇夫人欲之私則所蔽者固而所溺者深雖欲勿殆其可得乎夫禍亂生於怠豫而治康本於自強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須臾暫息則非勤勵大禹勤勞功覆

天下文王勤止福被子孫德以服人
宜莫如勤能勤其力可以有功大要
在於勉強而已誠知荒寧懈惰之可
以為懼則於觀逸遊田之事自無矣
是故勤則不懈不懈則身脩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天下既平不可不思患
而豫防之蓋亂生於治何也非治之
能生亂也以其久安而不知戒故亂
生於所忽也是故天下雖有磐石之
安當常懷陞沉之懼守滿持盈居高
思危謹其始慮其終則可以保其位
而安其身也若既危而懼禍至而慮
不可及矣蓋事未有不由始微而終
著一火始熒終至燎原一滴不塞終

必滔天可不戒哉可不戒哉道德仁
義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而
為郭郭以仁義而為干櫓陶民於仁
義納民於道德不動聲色而天下化
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禦也雖
然上者下之表上以是帥之則下以
是應之故薦行躬踐漸磨人心以德
化之實也夫內外者男女之位也男
以治外女以治內陰陽之義備而夫
婦之道成明君之為政必先於正內
治內治脩則閨門和閨門和則倫理
正倫理正則紀綱不紊矣自古國家
衰亂皆由內外易位而尊卑倒置權
溺于中而言出于閭教化不明馴至

乎此是以威恒著夫婦之道。三南陳正家之始。男教女順。盛德之至也。自古聖君之為治。必先於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唐堯之德也。夫睦親者。人道之大者也。不違其所親。則宗族之義全。是故建邦樹屏。必於親戚者。重維翰之寄也。昔周道隆盛。詩有行葦之詠。書有展親之言。其祚之遠也。宜哉。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聖王之於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思其飢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則有以遂之。民情惡勞也。我則有以逸之。教之樹藝。而使之不

失其時。薄其稅歛。而用之必有其節。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勸而民心歸。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化民成俗。以學道為至。學不至。道則不足以成。才是故養士必有其素。求賢必得其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欲望秋穫。不雕鑿而欲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故輕重得宜。小大無失。是故聖君之用人。必取信於衆。論不偏聽於一人。一人之心。有好惡。衆人之議。合至公。人皆曰賢。用之可也。一人曰賢。察

之可也。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昵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適其宜而已。若夫航滄海者。必蔽山之舟。馭千里者。必繭雲之驥。佐治理者。必出衆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

十二

夫賢才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咸康。苟為不然。求之不精。而擇之不審。賢不肯混清。而事之成敗。國之治亂。於此而分。故用人之道。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日總萬幾。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

有容。以盡謇諤之諫。故藪澤之大者。以其能容也。君德之聖者。以其聽諫也。是故樂聞讜言。則忠直者進。樂聞巽言。則諛佞者入。忠鯁之言。雖若難聞。其猶藥石。可以愈病。巽順之言。雖若易聞。其猶蠱毒。終必害物。朝夕納誨。此賢君之盛德。詢于芻蕘。此先民

十三

之至言。况夫人君居至尊之位。苟不謙己和顏。以接羣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家之大福也。衆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志之所為。極其心之所

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偽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則處心公正表裏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險陂傾側當審其邪正慎其用舍果為君子則親而任之果為小人則斥而遠之是故去草萊所以長嘉苗除奸邪所以樹正直然自古忠邪難辨惟明君則能識之何也明君之心公以正君子之心有所合而偏邪之人然自而入譬鑑之公而衡之平物之妍媸輕重有不能隱矣惟昏主則不然以聚斂者為足以稱其欲

巧佞者為足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夫禮者治國之紀也樂者人情之統也是故先王制禮所以序上下也作樂所以和民俗也非禮則無以立也非樂則無以節也教民以教莫善於禮教民以和莫善於樂禮樂興則天地泰而君臣正刑罰中而長養遂故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治天下者必先於脩禮樂夫天地者尊卑之位也君臣者貴賤之等也尊卑之義明貴賤之等辨則天地定而陰陽和人倫序而名分正是故

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踰尊賤陵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各得其所而禮義立孔子論為政必先於正名春秋紀王法必嚴於謹令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則君臣父子親夫婦別長幼順上以統下大以維小卑以承尊賤以事貴則朝廷之

聖學心

十六

義明而禍亂之源塞矣人君之於臣下必遇之以禮待之以誠不如是不足以得賢者之心夫君不獨治必資於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謂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觀望者是故待下有禮則天下之士鼓舞而相從待下無禮則天下之士納履而遠去故叢茂

者鳥藏焉淵深者魚萃焉禮蕃者賢士歸焉賢士歸則百姓戴焉如是而治道不彰禮樂不備教化不成者未之有也人君以天地為心則賞罰必得其當人君不以賞而私於所愛則必以待有功不以罰而加於所惡則必以待有罪夫賞以旌善罰以懲惡

聖學心

十七

賞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服執此之柄而行慶威非至公至明者弗足以語是道苟吝惜而不賞則無以甄有功縱弛而不罰則無以懲有罪如是則紀綱頽矣號令隳矣雖有高爵重祿不足以縻賢者之心雖有嚴刑峻法不足以止頑暴之惡故賞罰者

明君之所慎重而不敢以忽也。刑者聖人制之以防奸慝也。使民見刑而遠罪。遷善而改過。是故刑雖主殺而實有生之道焉。何也。蓋禁奸革暴存乎至愛。本乎至仁。制之以禮而施之以義。始也明刑以弼教。終也刑期于無刑。先王之敬用五刑也。一則曰欽。

聖學心法

卷一

二則曰慎。以見用刑之不敢以輕。故天下無濫獄過殺。而民罔不協于中。所以久安極治也。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愛惻怛之意。死人之血漂流于市。受刑之徒比肩而立。此仁人君子之所以痛傷

也。故殺人愈多而奸愈作。獄愈煩而天下愈亂。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國滅。子孫無遺類。是皆可為明戒。用刑之際。其可不加詳審而敬慎之哉。經國家者。以財用為本。然生財必有其道。財有餘則用不乏。所謂生財者。非必取之於民也。愛養生息。使民之力有餘。品節制度。致物之用不竭。下有餘則上何患於不足。下不足則上何可以有餘。故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世有不知此者。用培克之吏。銖銖而取之。寸寸而歛之。剥民之膏。竭民之髓。以悅其上。謂之曰能增羨於財用者。是欺其

聖學心法

卷一

君也。善乎君子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蹙拔矣。理財用者可不鑒於斯人？君富有天下，必量入為出，守之以節儉，而戒慎於奢靡，是故茅茨土階，堯德之所以欽明也。惡衣菲食，禹功之所以無間也。

聖學心法

二十一

盛世之君，常存節儉，不浸淫於嗜欲，不驕盈於富貴，故天下靖安，四海蒙福。若夫衰世之主，極財用之費，窮耳目之好，腴民膏血，暴殄天物，民怨於下而不恤，天怒於上而不懼，欲國不亡，烏乎可得？馭夷狄有道，謹邊備是也。嚴關防守，要害脩封域，明斥堠，務

聖學心法

二十二

農講武，養威蓄銳，此之謂也。其來侵犯，則有以禦之；其來歸服，則有以處之。毋先事以起釁，毋貪利以徼功，起釁徼功，損財耗力，中國罷弊，職此之由。大抵夷狄之性無常，強則叛，弱則服。聖王馭之之道，不威以威，而惟懷以德，厚之以仁，而待之以信，不以其歸順也，而弛邊防，不以其衰微也，而忘講武，是以內治外安，四夷賓服。夫兵者，聖人制之以備不虞也，蓋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然除暴救亂，四征不服，奉行天討，以安百姓，必先用武。故黃帝有涿鹿之戰，夏后有甘肅之誓，武王有牧野之師。

及天下既平。戢戈橐矢。誕脩教化。以訖四海。必先用文。若大禹之敷文教。成湯之修人紀。有周之陳常道。是故不可以武而廢文教。亦不可以文而弛武備。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夫兵不可以黷黷。則玩玩則敗。苟不察國之虛實。不謀敵之強弱。而惟戰是務。則國危矣。聖王之治兵也。教之以禮義。使民知親其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致死而不畏危也。用以征伐。則勢出萬全。故曰。技擊不足以遇武卒。武卒不足以直銳士。銳士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敵仁義。五常之道。父子至親。父子者。人倫之至。

也是故為人父。止於慈。所以愛其子。必導之以禮樂。助之以敬義。養之以德行。夫芝蘭生於階庭。而馨香播於戶外者。培植之力至也。子弟成其德性。而孝敬達於遐迩者。訓迪之功至也。苟溺愛以為慈。姑息而不教。是敗其子矣。子之事親。以孝為本。孝者。順德之至也。以一身之孝。而率天下以孝。則不令而從。不嚴而治。故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苟不愛其身。以忘其親。則不謂之孝矣。惟能善繼。善述。不改先志。此孝。

道之實者也。夫君者元首也。臣者股肱也。君統乎臣。臣輔乎君。匡弼左右。務引君以當道。責難陳善。毋陷君於有過。克己奉公。以盡其職。正心脩德。必先愛人。勿矜其能。勿伐其功。毋以不肖而妬賢。毋以陰險而賊善。毋恃恩以要譽。毋弄權以作威。毋恤謫。

聖學心法序

二十四

以逞奸欺。毋驕恣以成怠傲。小心畏慎。恭儉和柔。不枉道以徇人。必正己以守道。致其君為堯舜之君。致其民為堯舜之民。如臯夔稷禹。為名世之臣。豈不曰盛哉。是故抗節守義。莫大於忠。受君之爵。食君之祿。當憂國如家。忘身徇國。不避艱險。不計利害。堅

其志操。確乎其不可以易者也。若夫勵勤以事上。廉潔以檢身。謙謹以守法。勤則不懈。廉則不汙。謹則免禍。歷觀人臣之取敗者。未有不由於懈怠。貪汙恣肆者也。故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吾臣者。尚慎旃哉。凡前諸事。吾既集聖賢之言。以為訓於正心脩身。

聖學心法序

二十五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大略已見。于是自昔聖帝明王。賢士君子。或生而知。或學而至。故其言之微妙。皆切於日用而不可離也。吾子孫誠能遵而行之。足以為治。吾揆功微德薄。智淺才疏。邁屯履難。危而後安。回慮却顧。寤寐戰兢。負荷鴻基。惟恐失墜。恒

思天下大器也。保之為最難。善保之則完。不善保之則壞。一有瑕璽。則敝裂隨之。是以早朝晚息。弗敢怠豫。以承天休。且富有四海。何欲不遂。何求不得。然欲不可縱。心不可侈。欲縱則易至於怠荒。心侈則必至於危亡。故以道制欲。以理制心。庶幾寡過。由是

仰思俯察。默識潛探。求古聖賢之道。以資己善。後自匪生知之質。復歎學知之功。徒云希聖望而未見。不能造詣其極。道無足以詒謀言。不足以為訓。姑述其近似者。以序于篇端。使吾子孫先觀吾言。然後觀是編。不觀吾言。則無以見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

則不能窺聖賢之閫奧。非欲其取法於吾言。實欲其取法於聖賢之言也。取法於聖賢。則萬世而無弊。此吾之所以惓惓致戒於子孫者也。於乎。吾以是而遺子孫者。蓋久安長治之道。後世能守吾之言。以不忘聖賢之懿訓。則國家鮮有失道之敗。蓋天命無

常。惟德是與。惟能脩德。以合天心。則天命眷顧。久而益隆。成周綿祀八百。以文武成康。世世脩德。宥密基命。毋敢或懈。故詩曰。世有哲王。又曰。世德作求。為吾子孫者。其可不思天命之無常。以脩厥德。保厥位。永宗社之慶。於悠久者乎。讀是編者。其敬之哉。其

懋之哉

永樂七年五月望日序



聖學心法序

二十八

聖學心法目錄

第一卷

君道

統言君道

第二卷

君道

學問

祀神

勤勵

敬天

法祖

戒謹

法天

謹好惡

第三卷

君道

德化

仁政

納諫

正名分

正內治

育材

辨邪正

睦親

用人

脩禮樂

第四卷

君道

禮臣下

理財

征伐

明賞罰

節儉

馭夷狄

慎刑

馭夷狄

父道

子道

臣道

統言臣道

廉

謹

忠

勤

聖學心法目錄

聖學心法目錄

二

聖學心法卷一

君道

統言君道

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則萬國咸寧其所成寧矣乾象傳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即天位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言之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言聖人時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聖學心法卷一

時天音訣○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故與之合也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也並乾文言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此至切註並物之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故為比親輔也親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觀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此象傳○問主事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陰陽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泰象傳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大勢左右為大體○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為泰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制其過補其不及成其施為之方遂其豐美之利也夫民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創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

右民相○大勢左右為大體○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為泰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制其過補其不及成其施為之方遂其豐美之利也夫民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創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

夫民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創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

夫民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創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

夫民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創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

夫民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創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

夫民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創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

其生養之樂。所謂聖君之者也。秦李傳曰。夫音扶樂音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哀滿侯切。

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以卑臨高。謙之象也。君子觀象。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哀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而不偏也。謙。卑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思去聲。

也。物之相臨。與含容。無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君子觀象。則教導之思。至誠無欺。容保民之心。廣大無疆也。

大觀在上。巽而中。正以觀天下。○觀去聲。○觀。觀於陽剛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言五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觀。象傳。○觀於所觀。並如字。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日月星辰。是也。觀此。則可以知四時之變遷矣。人文。三綱五常。是也。觀此。而以化成天下之禮俗。乃聖人用貴之道。象傳。

聖恩心法卷一

二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麗。附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皆麗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麗中正。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俗也。離。象傳。○離。上中。正。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而重兩。謂相繼離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親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而照臨于四方也。離。象傳。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麗。附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皆麗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麗中正。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俗也。離。象傳。○離。上中。正。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而重兩。謂相繼離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親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而照臨于四方也。離。象傳。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麗。附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皆麗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麗中正。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俗也。離。象傳。○離。上中。正。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而重兩。謂相繼離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親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而照臨于四方也。離。象傳。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麗。附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皆麗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麗中正。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俗也。離。象傳。○離。上中。正。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而重兩。謂相繼離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親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而照臨于四方也。離。象傳。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麗。附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皆麗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麗中正。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俗也。離。象傳。○離。上中。正。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而重兩。謂相繼離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親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而照臨于四方也。離。象傳。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麗。附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皆麗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麗中正。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俗也。離。象傳。○離。上中。正。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而重兩。謂相繼離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親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而照臨于四方也。離。象傳。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麗。附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皆麗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麗中正。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俗也。離。象傳。○離。上中。正。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而重兩。謂相繼離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親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而照臨于四方也。離。象傳。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地之氣。

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德。德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至誠感之也。成。聚也。伊。音切。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在其順天之時。陰陽之氣。耳。性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而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恒。象傳。

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說。音悅。○卦。之為益。以其損上之除也。損於上而益於下。則民說之無窮。極矣。益。象傳。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推日月星辰之運。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革。象傳。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胡五切。○澤。為節。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也。謂商度。求中節也。節。象傳。○中節之中。去聲。當。中。節。議。節。亦切。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今。本作。信。品。氏。從。

古。益。所謂非。衆。固。與。守。財。

聖恩心法卷一

三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並。繫。辭。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書克典曰曰若稽古帝堯曰敷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稽音基後並同放南兩切恩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

也此言堯之德業也欽恭敬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明用也文章也思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
而所謂性之者也克其德性之能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及之遠如此蓋放勳之所極也見形自切上舉行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

聖學心法卷一

族二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盡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明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民也民皆黑故曰黎民於數美辭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舜典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

允塞重平聲濬音峻塞悉則切○華光華也協合也

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況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

詢于四岳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也四岳官名

事者也開門也舜既告廟即傳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乘天下之賢俊有以見天下為一家之氣象焉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情也

食哉惟時柔遠能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惇都昆切難去聲任如林切○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遠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元能者覆而習之也厚也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也也此言堯之德業也言當厚有德信仁而拒盡惡也凡此五者虞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蓋虞書○中國順治

帝舜曰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

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舍音捨

其所當為則必有以廣延衆論志致羣賢而天下之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也好士愛民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為天下君都音都美之辭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

聖學心法卷一

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神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者顯奄盡也

禹曰於帝念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音烏○於音烏

帝當深念之也蓋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水火金木土穀六者既脩民生始遂然不可遂居而無教故為之傳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

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和矣九功合六也九者既已脩和民享其利莫不歌咏而樂其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故當有以激勸之其勤於是然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勸戒之

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

味之言協之律呂播之樂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得以久存而不壞也為去聲皆當之當

帝舜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治之大者也言謂從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以勿

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也蓋滿招損謙受益

皇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陶餘拾切言為君而信無不諧也

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慎厥身修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百我五禮有觀思焉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君若勉輔而國治矣

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俟志昭受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者心之所止也

惟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惟樂所以審其事之幾其絀絀糾糾之職內外交備無有不至若是惟無作則天下豈不重命而用先意而後我者以是

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邦寧之不作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相資

亂侯曰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以消變異也天戒日饒之類謹者恐懼備者

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績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

天命為智足以有謀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至於彼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慎切○通○近○

果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蓋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也懋茂也繁多之意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

以官人之德於功者則想之以實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湯謂之用人處已也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克能仁而孚信於天下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推通四切○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諸侯之所以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乃其昌矣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仲虺言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惟合德而中道立矣則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無諸後世者亦鮮乎有餘裕矣

后恒明登切○皇大衆中君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道合而得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性也

伊尹告太甲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鬼神之靈必先列於方其懋德之意日新而不可量也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言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樂廢棄之而湯始修德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如此是以德日以廣天命降之人心之戴之也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在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綏萬邦也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言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言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

民非后罔克胥臣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民非后罔克胥臣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罔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

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脩其身則無敗度敗禮之意惟明君為能然也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言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

仁者誠而復天籙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也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

誠無物誠必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謂之誠者不

人君居天之位。豈可易而為之哉。太甲下○易以致切

歸于德。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

命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

承式說音悅○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

也令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賚洛代切。商高宗言恭敬。

聖學心法卷一
十
默以思治道。夢帝審我賢輔其時代我言矣。蓋高宗

恭默思道之心糾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

說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說音悅○居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安於自然則

一矣。故政事
醇而不雜也。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時忱

忱信之不以爲難。信可合於成湯之成德矣。五商書

王曰：「惟天也，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置忽用，作元。」

后元作民父母。聖當早切。○聖。誠實無妄之謂。言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卷之四

與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

於天下而天下之病癘殘疾得其生。則元后者又所

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

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亞上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龍安四方。

相去聲。佑助寵愛也。天信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
之師。以教之。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也。

書卷上○長上
齊大古通去聲

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

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學心法卷一
十一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

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所甚重者博

德者尊之。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武王以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

治矣。同書○蚤
上聲復扶又切

范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十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饗

視聽思也。八政。食貨。一司空司徒司寇。實師也。五紀。

廟戶曰屋石厝也。享祠者之謂也。以神祠也。一德止。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所，秘密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

荒寧。建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大戊則謙抑。實莊重恭。

則鈐璽則祿俸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聖學心法卷一

十六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音梁養○萬紫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又
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之稱。猶備嘗知
之也。雍和○嘉美靖安也。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
知也。乃雍者。民之發于聲氣靖者。和之達于政。無怨
者。和之著于民也。萬宗無逸之實
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

之依然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

云不義怕王。保愛護也。惠利澤也。飢寒
非特保惠之。又加敬焉。並周書無逸

成王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者。情。

華之上達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泰纓之莖芬。是豈泰纓之馨哉。所以莖芬

者。實明德之聲也。

康王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圻與畿同。如圻之制。普國規。

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世平則易。時綽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周書畢命。塞先王。以故切。通者非切。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穆穆鮮（穆穆）深遠之意也
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

然文王之德不已其
敬如此。大雅文王篇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昭明。翼翼恭慎之貌。文王之德於四方來附之國也。

大雅
大雅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聖學心法卷一

十七

○追雖也。金曰。王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張之為網。理之為紀。追琢所以美其文。金玉所以美

其質此詠歌文王之德也大雅棫樸篇

雖在宮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音亦

至也。肅肅敬之。王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閔恤之內。則至其和。在宗廟之。則至

其敬雖居幽隱亦不巳蓋如是大中思齊焉

維此王季帝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度待洛切。貊莫伯切。長上聲。王

以豉切。度，能度物制義也。貌。一作莫。謂其莫然。清

不僭也。克君之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

升不墮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偏服也。比上下相親

也。比于。至于也。悔。適。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問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憾。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問。去聲。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長。二聲。○子。段。為。上。帝。之。自。稱。也。懷。也。則。法。也。言。上。帝。着。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猶。天。理。也。言。大。雅。皇。矣。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惡。去。聲。○抑。抑。盛。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矣。大。雅。假。樂。篇。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可。改。切。弟。去。聲。下。並。同。○君。子。指。成。王。也。豈。以。強。教。之。第。以。

○聖學心法卷一

十八

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顯。魚。容。切。聞。音。問。○顯。顯。中。心。尊。嚴。也。如。珪。如。璋。純。潔。也。令。聞。音。譽。也。今。望。威。儀。可。望。法。也。豈。弟。樂。易。也。言。人。君。能。如。此。則。四。方。以。為。綱。矣。大。雅。卷。阿。篇。○易。以。改。切。

敬慎威儀。為民之則。則。法。也。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辟爾為德。俾臧爾止。不愆于儀。辟。君。也。止。德。之。在。內。者。則。必。使。之。既。臧。既。嘉。而。無。愆。容。止。嚴。儀。之。在。外。者。則。必。使。之。既。淵。既。慎。而。無。過。則。為。人。所。法。矣。大。雅。卷。大。雅。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於。音。烏。○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天。無。間。也。周。頌。維。天。

之命篇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載。側。立。切。櫜。古。刀。切。○戢。聚。也。肆。陳。也。允。中。國。也。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周。頌。時。序。篇。○載。他。刀。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豈我忝民。莫匪尔極。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豈。也。德。之。至。也。貽。遺。也。豈。小。麥。年。大。麥。也。率。徧。通。也。豈。也。言。后。稷。貽。我。氏。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偏。養。下。民。者。是。以。無。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周。頌。思。文。篇。○豈。去。聲。種。上。聲。

○聖學心法卷一

十九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九。圍。式。法。也。九。圍。九。州。也。言。湯。之。生。也。遲。遲。久。也。祗。敬。也。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豈。須。長。發。去。聲。○應。

春秋左氏傳。魯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

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馨。昭其儉也。衮冕黻珽。

帶裳幅舄。衡紱紃紃。昭其度也。藻率鞞鞞。肇厲游纓。

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塞。悉。則。切。○應。音。治。融。

晉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聖學心法卷一 二十

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黨是以民服事其上而

下無觀觀分去聲親七刃切初充切觀音莫觀音

末小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志定故盡心事上而

曹侯孺曰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禮以行合宜

魯季文子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處上聲度待洛切食音嗣○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法則也合此法則為吉德違此法則為凶
德德之吉凶所以處事之是非事之是非所以量功
二成力之成否所以養民之厚薄也

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器車服名爵號不可輕以假借於人乃

信故曰出信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車服所以表

尊卑也故禮之所以成禮者義之所以行利者義之

所以生故利所以平民也六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政事不嚴民生慢

衛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

其國家令聞長世聞音問○為君盡君道臣則畏而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舍上聲行胡孟切樂音洛○言或施

事可為法則身為度而可象聲為律而可樂以至一

舉一動成文可觀一言一語成章可達以臨在下之

人所謂有威儀也

晉成鱣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

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

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

不愆作事無悔故嚴天孫子孫之切應施也

長上聲比毗至切○心能制合宜之義故曰克其德
端正民皆應之故曰莫與之謂也○無
隱不達故曰克明施而無私物得其所以故曰克類教
海不遠故曰克明施而無私物得其所以故曰克類教
也○經天緯地文之實也○此九德皆無愆過則其動無
悔者故能受天之福祿而子孫蒙其利
也○公一十八年○長上聲此方地字

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

有歸長上聲矜矜同分去聲○公猶共也與天下聖
賢共之也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為者和睦是聖
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幼
者各得其所因窮之民有以養之男則各有職分女

則各有
所歸也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

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西時本於天百貨產
成於師四者君以正用之謂正身修德裁成輔而
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乎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
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並推運○和去聲

大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五民不與焉一

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

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與去聲○且先
者言未進餘事

也民不與者未及治民也治親上治祖禰下治子孫
旁治昆弟也功功臣也君使臣以禮故功曰報行成
而後賢曰舉藝成而下故能曰使存愛也察之所治
所愛者一出於公矣睦調也五事得國家之所以治

也
大傳

樂記曰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

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
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刑以罰不虐此四者之
事雖殊而其致則一
也○中上聲率音律

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教

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長上

經解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

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

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好並去聲○民以君為
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
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
全亦以體傷○和去聲

大戴禮孔子曰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

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別必
列切

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

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

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知去
聲

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

上知去聲

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

危而天下之情與六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亦禮察

善見民訟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篇中

人愛百姓而憂之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

用兵篇

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事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承

也。竇老敵長以座一天下。則以有兄也。致宗廟恐辱及其先也。傳九章。長上聲。

曰道千乘之國。忠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
五者。亦務本之意也。學而繇○然乞通物、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錯並倉故切。

義則人心服為政篇

食足兵民信之全言倉廩實而並伸信然後孝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曰百姓君孰與不足官如不足君孰與足富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之月為歲首。蓋以寅為人正。孔子取其時之正與今善也。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蓋商輅朴素堅

等威已辨，誼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
軔上有覆，前後有旒，制度儀等，至周始備。雖華不

辨者取其誼善盡矣。衛靈公篇○渾上齊覆數

羅君妻去歲夢靈宮方之女于焉醒哉國經色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擢稱鉅也量斗斛也法

事也。先見
因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武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

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德即所謂

劫奪之教也。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
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傳十章

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

卷之十七

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

生者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能仁其身則有君

臣而政無不舉矣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經常也。體謂誠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

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

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女之由家以及朝廷故大臣體羣臣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

此見臣民之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

上聲朝音潮別必列切

伯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六曰貝二貝骨君目貝士之韋社重之庶民貝百姓

天下畏之暖莖切○此言九經之效也道云謂道

不眩謂不迷於事。敵大至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
間之故臨事而不惑也。衆百舌謂通工易事。衆末指

聖學心法表一
二十六

資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施者博而威之所制

者靡矣故曰天
下畏之問去聲

齊明盛月。非禮不動。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獲賢也尊尊所以重其福后其好惡所以獲

寺吏導以力也。曰省司。先稟。經所。

以勸百工也。送生迎來也。船善而吟不能所以慕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行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

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切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聲省悉并切既音氣稟彼錦切稱去聲朝音

朝○此言九經之事也。官威任使。謂官屬衆威足令也。蓋大臣不常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

信重祿謂行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執手者如此也。既讀曰餽餼稟捐食也。擗寧如周禮

棄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松節以送之來則豐其餼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

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聘。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今平聲。勑所教切。豪古老切。為云。着委去聲。積

形句切

用無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之實也。並二十章

不謬建諸地而不亨貨者鬼申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至天下者而言。道即議禮制

地者道也。思一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

皇品古鑑卷之二
二十一

言者也。王去聲。復扶又切。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

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兼重兼言行而言法並兼法則而言法並

十九 章 ○ 行 切 孟 切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發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切別

生知之質。昭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

十一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切○經者理

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惟聖人之德極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所缺之也。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着於物而後能哉。三十二章○此此至切夫音扶着直略切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

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

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

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勝音升數音促畝音古滂音烏

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香網也○滂下

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

市不得取○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夫飲食官室所以養生○祭

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此王

道之始也○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

在邑○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非帛不煖○未五十

者不得衣也○蓄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獵牲無

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

田○亦一夫所受○庠序皆學名○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頒與班同○老人頭半

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民既富而教以孝

悌則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仕以之負戴於路○

帛食肉位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黑髮之人○猶

素言黔首也○此章畫法制節○詳極裁成○輔相之

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此八句為切要○其

切相左右

仁者無敵仁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矣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

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

之當然也○自無合理故曰樂○天○小之事大皆理

包含編綴無不周備○保天下之公和象也○衛節謹度不

敢縱逸○保一國之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創造統緒也○君子造基業

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

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續而

行耳○此也○上○今手聲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

之至天下順之公孫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

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于況切○服

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

異而人之向背頗殊不可不審○非音冰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

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五品之倫也○察則有以盡

其理之詳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烹餗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通不忘遠惡

其類也民已安矣而視之儼若列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至則文王不自滿足之心也逝者人所易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

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

是性而已

告子篇

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

禮財不可勝用也易其田疇

也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

之為務知者之知去聲

仁者之仁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思無不洽而

家語子曰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

安民之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

而北民懷之治民之

治民之

而百

國語周劉康公曰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

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

周軍襄公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

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

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

夫者扶知去聲

敬者德之見乎外也忠者德之總名恭以下其別行也

知所以藏術文德也信者德之慈愛也義者德之裁制也

布德化也孝以事親故為之本慈愛也材

曹僖負羈曰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於窮禮之宗也

楚伍舉曰國君服寵以立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

致遠以為明樂音

荀子曰公生明偏生暗端蔽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

誕生惑此六者君子慎之不苟篇

公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

行其無法者以類舉之盡也

也

也

也

選賢良舉薦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

安政矣

君人者欲安則莫若正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

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勸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並王制篇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有樂也。樂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景影同

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人親愛於已。不可得也。

故知而不信。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

之寶也。並君道篇

三十二

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平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

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行胡孟切

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

大本也。並強國篇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

天情。以全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

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天養之養去聲。天君心也。天官耳目口鼻形之五官也。天養之養去聲。天君心也。天官耳目口鼻形之五官也。

謂飲食衣服是大使奉養之也。大政賞罰之政令也。天情好惡喜怒哀樂也。此言聖人能自修則可以任天地而役萬物矣。天論篇

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

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王丁况切。言物之至大則難詳。故非小知所能分別也。天下之人至衆。非至明者不能知其情偽而和輯之也。重大如此。非至人能王乎。並正論篇。勝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論禮篇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貴而民也。故古者列

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

詔而萬物成。為去聲。差前事級也。人謂賢良。事。謂職守。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大易篇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有坐篇

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肯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易切

說苑太公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

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政理篇。苛寒歌切。飲去聲。

成王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

武俱行。威德乃成。威德成。民相親以服。君道篇。天音扶。

孔子曰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

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指武篇

晉封向曰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刑辟而趨民時德

師曠曰人君之道清靜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

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

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去事寡易從法省易

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大德容下聖人寡

為而天下理矣並君通篇○夫音扶易以鼓切

劉向曰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疎則

必弛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

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峭七音切疎音煉

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云明防禁崇禮義之

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俗近理內政操機之

禮壹配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

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也極其口切惡去聲○政上

機之機者謹內外之別也並政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

言受事則不欺救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

矣

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

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並業

新序楚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

也

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拱揖指彈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

已形於外也並雜

揚子曰適堯舜文武為正道非堯舜文武者為他道君子

正而不他問道

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

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間去聲○至者事之極致

其分致大利者謂使萬物各得而不害也問神篇○分去聲

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淫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

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先如

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

天地之本在得斯民而生之斯民之衆在得一

人而治之一人之貴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

天下為人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

不亦通乎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

地之化。帝者之用。其事業也。並孝至篇。

文中子曰。古之為政。心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王道篇。

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

道者能之篇。周公。

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也。禮樂篇。

漢申公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董仲舒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

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朝孟切。知。

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教化民。以成性

聖學心法卷一

三十六

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

大本舉矣。別必列切。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

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

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

道終矣。朝音朝。奸音干。

公孫弘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

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此

和之至也。應。八聲。切。

因能任官。則人各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

用之器。則賦賦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

德。若進無德。有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群臣遂罪。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賞。則臣下勸。勸。並通鑑。

大上聲。然。去。奇。朝。

司馬遷曰。聖王治。古今存亡。在所任使。

臣衡曰。欽翼德。舉。嘉。天之。盛。也。溫。恭。敬。謙。承。親。之。禮。也。

正躬嚴恪。肅。眾。之。儀。也。嘉。惠。和。悅。養。下。之。顏。也。舉。一。

動作。物。遵。恭。儉。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西漢書本傳。

聖學心法卷一

三十七

治天下。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

由內及外。自之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

自知也。說如心。

王吉曰。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

不正。難以化法。朝音。

虞翻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翻。胡。翻。切。

李固曰。夫人君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

潦。不能為變。夫音扶。潦。

荀悅曰。為政之始。先屏四惡。乃崇五教。為亂俗私懷去

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

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改并

並去聲

崔寔曰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

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

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下是以藥石供

養也養去聲

蜀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並通鑑

魏王基曰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

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心服本傳

傳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

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傳

吳諸葛恪曰帝王之尊與天地同位是以家天下通鑑

晉孫盛曰帝王之寶惟道與義道義既失雖小可大宗書

劉頌曰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己委務

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通鑑綱目

後周蘇綽曰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本傳

唐太宗曰安天下者必須先正其身未正其身而影曲上

理而下亂也以要

夫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之體如山嶽焉高

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光庶之所瞻仰天

下之所歸徃寬大其志足以兼包正其心足以斷

制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化人撫九族以仁

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位思恭傾已勤勞以德行

義此乃君之體也夫音扶斷都玩切

夫君者儉以養性靜以修身儉則人不勞靜則下不

擾並帝範

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

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巨屋管攝既成勿數

改為苟易一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

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寔多數名一角切

魏徵曰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凌須

君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必在於誠信誠信

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悅並貞觀

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事則思知止處高

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佚樂則思搏節

子 6-157

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謬邪則思正己

行爵賞則思同喜而脩施刑罰則思同怨而濫兼是

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通鑑綱目曰

質切樂音洛博相本切壘尹錄切

張蘊古曰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

陸贄曰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

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

處安樂而憂及困窮重平聲處上聲樂音恪

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

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

天下之情

愚知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纘

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威而人畏

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

知去聲旒音流黻他十切黜苦謫切瑕音遐

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

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重

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為能

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格謫不大聲色以示威

胸吁句切眩受納切臆伊昔切度待洛切好惡並去聲

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

不責人於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呈

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人者謂之

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而各得其所古者謂之天

子

總天下之知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並奏

杜黃裳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

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在苟慎選賢

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分去聲

裴潯曰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

常享天下之福並唐書

韓愈曰聖人一視而同仁薦近而舉遠

聖君以奉天為心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

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並文集○
齊奏昔切

柳宗元曰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

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文集○斷

劉黃曰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

所近必正人本傳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古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

能蔽矣唐書

宋太宗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

民無所措手足言行錄

韓維曰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

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

四十二

便者蠲之則鬱塞之迎本傳○樂音洛去上聲○蠲主

張詠曰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

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其業

矣言行錄○樂音洛

歐陽脩曰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

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

此力行之果斷也文集○斷音切

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文集○斷音切

周子曰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切音再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

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明

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並通書○

書昌

豐稷曰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為則於四海之內一言

於細輶之上思以為法於千載之下則化行俗美中

四十二

國安遠人服矣言行錄

司馬光曰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輔弱

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

內莫不率從也褒博毛切

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

王者以大庇生民為仁安固基業為孝仁孝之道莫

大於此

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

人君之職也

人君之職也

人君之職也

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威照
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

人君之職謂何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
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

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
當用心度待洛切

善為國者不欺其民

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
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
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分去聲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
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逆
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並文集

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
治平不思則亂危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
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良慮然後知其
為至大之而收功之遠也扶音

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

蘇頌曰人主之視聽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
則為大患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

治矣言行錄○

蘇軾曰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
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處上聲

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
也所宜後者利也

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
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

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朋
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

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天理操平聲

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
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

而制其上當去聲處上聲分去聲

夫使聖人無機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
萬世之功並文集○

蘇轍曰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
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

欲

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

樂音洛

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

通文

邵子曰用天下之目為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

耳為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心其心無所不謀矣

學心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聖學心法卷一

四十六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

並文集
長上聲

治以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治以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

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

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並道書

張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

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正蒙

胡安國曰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

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

所不至矣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視之以作止其惡四鄰望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

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

並春秋傳
量平聲

范祖禹曰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

則不勞而萬物遂矣

朝廷者四方之社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

正無以止天下之邪

朝音潮

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

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

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

四十七

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謠無自而入矣一有所蔽鮮

不為惑也

語升琰切
鮮上聲

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已正而物莫不應矣

應去聲

為治者唯能省力役薄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

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

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

於治哉

欽去聲去上
聲養如字

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

並通鑑

張浚曰以公存心惻怛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

民之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責便倭之惑耳者

去之義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衣服飲食亦惟菲

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動吾心者而專以

宗社生靈為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言

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持之以堅

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

文集○恒當割切便平聲去上聲連去聲

胡寅曰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為去聲

聖學心法卷一

四十八

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

知君子小人之辨

人君既得賢才而用之則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

前史在左右謀計之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書以

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

之疾苦而無怠書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

辱慎而後出而無怠矣而又無淫逸遊畋有銘戒

箴規又有賁之淑女警戒相成時與不顯坐以待旦

此乃憂勤之至乃所以為德也誠音志行胡孟切

帝王之德莫加乎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

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

推之耳大音快朝音潮

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殖貨利而

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朝音潮賂音路塞悲則切

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

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

之治不越此矣非通鑑網目

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守成也

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防未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幾

而作並讀史管見○行胡孟切幾音機

聖學心法卷一

四十九

胡宏曰聖人執天之機博叙五典庸秩五禮順是者章

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

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

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善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

發者矣發音切

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愛敬

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

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應去聲

天下有三大本也大德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

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
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音幾

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誠者。天之道也。心涵造化之妙。則萬事畢應於彼。夫
懷之以恩。令之以義。憚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未矣。音應

音扶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
何如。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

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聖人周萬務而無為。故博施濟衆。不期應於物。而物
應。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施應並去聲

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
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音處

音處

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
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
明。然後紀綱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紀綱正。權衡

平。則萬事治。百姓服。四海同。

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天下安。音舍

聖人順萬物之性。博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賢

愚有別。親疎有倫。貴賤有序。高下有等。輕重有權。體
萬物而昭明之。各當其用。一物不遺。聖人之教。可謂

至矣。音胡。子知言。○博都昆。切。別必列。切。當去聲。

良心見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物。統攝億兆之本
也。音宋

陳邦彥曰。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大有為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一

之君。務其本而效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效至者也。

黃中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

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
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

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
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賍吏

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而陳方略者。選將帥
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音平。聲。○當去。聲。○切。

陳俊卿曰。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
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

人主以兼聽為美而存心必本於至公

虞允文曰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

李宗勉曰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

以一觀聰明賞罰

李侗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屬廉恥為先

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

朱子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

本而德又禮之本也

凝情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

惟是之從必使發沉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

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

新聖治日起而天下之應不得違戾孽之萌不得作

矣

天地之大無不生於日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

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

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

其全性之尤者是必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

之上以覆冒而子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

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

許六切

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

天下之事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

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

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

綱紀不能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

必親賢臣遠小人

後乃可得而正也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為

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意思

張敬夫曰德者所以為民極也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天叙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

志存乎典禮則孝悌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

上其強孰禦焉

善政立而後善教行所謂富而教之也

先王之治所以建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服中之誠

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

蔡沉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

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

劉珙曰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

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

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

朱子文集

廖剛曰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奸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錄行

真德秀曰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免於讒賊之害乎

說鈕

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讐於震霆雨露消於見明雖有善為讒

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魑魅音痴昧讐音現

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瘳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四

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

瘳痾音移章切

為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

樂音

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

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

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

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

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修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

之實者也

並大學衍義

湯漢曰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

傳本

趙景緯曰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迕言以亂舊

章

史宋

呂祖謙曰人主常與億萬蒼生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

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

語之間者矣

心學上聲

心學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聖賢以生民為心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五

吾心存養于中天德也擴充于外王道也天德貴乎

存養而莫先乎慎獨王道貴乎擴充而莫大乎絜矩

絜若郭切

君臣同心君民同心天下治矣同則治異則亂是故

大同之為貴

人君心有所主靜而寡欲動必循理則志氣清明慶

事無失

慶上聲

人君皆思所以平天下也然必心平而後政平政平

則事無不平而天下治平矣

雨露無心於潤物也而物無不潤雨露不自以為潤

也日月無心於照物也而物無不照日月不自以為明也人君臨照天下潤澤生民其心之妙用即造化之妙用矣

人君之心未有不以生民為心者也一有以蔽之則不能推此心于天下而不得以遂其生者衆矣

人主一心經綸天下一日萬幾無非天事也朝夕存

養威神流通榮衛然後澄心靜慮簡以御煩靜以制動寡以服衆則天事皆可從而理矣幾音機

人君無常心民憂亦憂民樂亦樂惟以民心為心而已樂音洛

人君上合天天下得人心有道乎曰有敬而已

人君之治天下也必本於理我理也者心之全體也義也者心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

上而三代下而秦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以至于隋唐五代宋遼金元其興起也未有存心乎理義其

敗亡也未有存心汨於利欲

帝王以仁義為心霸者專尚詐力心術先壞豈能正人

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知所以正其心則其身正矣法制禁令云乎哉

易之臨卦六五之爻辭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孔子於

小象獨以行中之謂釋大君之宜何哉為君不患其

不知也知而非中失之過則或苛察以為知失之不

及則或未有所知而自以為知皆非君道之當然也

舜之大知而曰用中湯之勇智而曰建中大君之宜

必如此然後稱也天下之大豈知力所能與於其間

哉秦隋之主徒以術數相牢籠以權謀詐力相雄長

亦自謂知矣而不知大君之體不如是也吾聖人之

所謂知臨非徒知術之恃惟行中之為貴此大君所

以不可不明心學也所知知大之知知字餘並去聲詩寒歌切稱與並去聲

君道

學問

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

而化行胡孟切邪似嗟切○常言亦信○常行亦謹○威

而化德之至也○閑邪存誠○閑邪則誠存矣○亦無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幾者機也○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善志所以居

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誠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

脩德也寬居仁行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以直

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

蒙以養正聖功也蒙以正乃作聖之功也○蒙養之蒙而

剛健萬寶輝光日新其德剛健萬寶輝光則體萬寶人之

充實而有輝光富之不已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

六切織音志打胡孟切○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
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比監育人之德畜由學
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以行考跡以觀其用容
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大畜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生地中長

之象君子觀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麗澤兌○兌從外切○兩澤相麗交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知去聲樂音洛○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

正之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

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

日新之謂盛德日新者久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其義

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乃所

書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

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

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

私而難於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於故微惟精以察

之而不離於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

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

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書大禹謨○應
去聲易以疏切

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白

用則小○應許倬切○好去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善
足人之有餘委心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商書仲虺之誥

伊尹曰若震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省息井切

○震震人也機弩牙也括大括也度法度射者之
準聖者也釋發也言若震人之射弩機張必往察
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
恭收斂止者心之所止此賢君之事學而知之者也
中書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也
謂辭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進德
脩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商書太甲

聖學心法卷二

三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無常者不
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得一者
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主主於善則無以得一
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
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
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如盤
除理之序也○商書咸有一德○什太序

傳說曰王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音悅○求多聞者資之
是惟立聖王之訓也○誦誦王而後之曰人求多聞者
是惟立聖王之訓也○誦誦王而後之曰人求多聞者
誦而能長治久安者非
說所聞世言無此理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聖學人終始與學厥德脩而學○又明教切○
惟聖學人終始與學厥德脩而學○又明教切○

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
敏於學如有所不及則其所信如泉始達源源乎其
來矣茲與也○萬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
計矣數教也言教人若學之半一愈終始常存
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矣○商書咸有一德○什太序

召公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萬山九仞功虧一簣○行胡
實求位切○矜矜持之矜八人曰仞細行猶言小節
也○小節所積甚大雖若為小一簣之虧是山未成也
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此成之日
此見純亦不已之旨○周書旅獒

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而罔念則為
狂矣愚而能念
則為聖矣○周書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磋七河切○切以刀錯琢以椎
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
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

聖學心法卷二

四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將進緝熙無明也言日
而明之以至於光
明也○周禮發之篇

思無邪○思無邪者誠也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
懲皆有其性情之正學者誠能深
求其言而審於念慮
之問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
天理之流行矣○晉書謝安傳

春秋左氏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君德之昭固也○謙○卑讓此君德之基也○文公元
年○為氏
之為去聲

召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中大中之理也凡民皆受天地大中之理以生

即上天所賦之命也則法也聖人因天理之自然而為之節文所以安定上天所賦之命而使之勿失也

鄭子駟曰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

誠信之道言語之符瑞為善之宗主也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敬者敬人之思思必儼然也安定辭者言語也三者既盡則可以安民矣

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備焉思焉遊焉

藏焉備焉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思焉遊焉則所養者博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易以成如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論能博

論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

難者易以切切長上聲○至學至於學也

難者易以切切長上聲○至學至於學也

難者易以切切長上聲○至學至於學也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

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有弗辟

弗辟易有弗從唯義所在

君子博學而居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

後人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

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

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也威嚴也固堅固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者天

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力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切○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

參乎君道以貫之曾子曰唯

而告之也

而告之也

而告之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己之謂忠恕己之謂恕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畔背也

約要也畔背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大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譬

其所欲亦猶是也喻也○方○術也○以己所欲譬之他人○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

者乎不齊○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者○心○之○所○之○謂

所當行者是也志○乎○此○則○無○他○岐○之○或○矣○據○者○執○守

之意德者得其道於心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

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

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存養之熱則皆天理之流行

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之

法皆至理所寓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

初所以興起其善惡之心者必於此而得之禮

以恭敬辭讓為本而有節文之數之詳可以固人肌

膚之會節體之束學者之中以能卓然自立者必

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

之音之節可以養人性情而消其邪穢消其渣

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

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易以成於外去聲

焉焉○上○去○聲○下○如○字○筋○音○片○散○音○附○更○平○聲○和○去○聲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其

者當如是也猶○恐○其○或○失○之○也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譬○如○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方○覆

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

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上其德皆在我而不在

人也子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

心之德也蓋○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

而本心之德也蓋○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

天下之人皆與之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

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見其機之在我而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者○已

者禁之也非○禮○者○已○者○禁○之○也

也禁○之○也

之有要視之則微矣微○者○其○中○則○還○割○之○於○外○以

手天性知誘於外而欲其止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

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罔言以宣

禁雖安而斯靜焉是○樞○機○與○或○出○好○言○山○榮○辱○惟

其所道欲其則則其動箴曰人心之動罔言以宣

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則危是以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之於成聖賢同歸中應去聲辭平聲則到

君可簡可同之類甚多

去

子達德而求以入德之實故好以非然然足以破
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非勇然足以起懦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中至去聲代上容切○誠者真實無妄天道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
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
勉而從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本至於聖而德不能
皆實故必擇善然後可以明焉○既業後
可以誠身此則所謂入之道也○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為

行所以周旋而為仁利而行也。五者廢其一，非學也。然君子之學不為利已為則必聖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固知勉行者也。勇之車也。愚必明者擇善之功。柔必強者固執之效也。第二十章。為知大德要平聲。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昭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地生明中善然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立於誠矣。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之性謂知之無不明。虞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
地合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第二十三章。成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

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言也凝聚也成也聞去聲

聖學心法卷二

十四

道中備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本情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之
於天之正理也溫時習也敦加厚也尊德性者所以存
而體子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
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
自燕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
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
差處事則不使其有過不及之弊理義則日知其未
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第二
十七、章方孔曰整饬之功處於學修齊加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音扶○志固心之所之而暴氣之憊帥氣則充滿於身而為
志之志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以此之志固當
發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將去聲
我知之矣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
所謂浩然之充者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
下之百計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

事無所懼所以當大

其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參于天地之

間塞則切○至大初無限至剛不可侵撓○孟天

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去聲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義

以配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是以無所

可掩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合義便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言○耳預

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其功○其成未定則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舍音捨樂音洛○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

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

人為吾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

之善益勤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不由哀哉舍音捨○仁者本心全體之德○有

常存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義者宜也○乃

天理一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空也○由行

也去聲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實也○不明乎善

善之所在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

者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

是以顯而充之則無所不周○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切○深造者進而不已之

其身之兩旁達值原本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

其通者欲其有所持循而自然得之於己也○自得於

已則虛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

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

不值其所資之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

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

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極其心之全體

而無不盡者必能窮大理而無不知也既知其

理則其所以從出者亦不外是矣應去聲去音扶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

達也操平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君子之於仁也如響之於聲也

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誠實也及其當然之理無
皆如惡惡之於人也實其然則仁矣有未誠者凡事
當勉強推己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有未誠者凡事
當勉強推己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有未誠者凡事

聲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

人之道大學之必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惡音烏○此言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

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

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性

不能盡其理也踐形之踐言踐言踐言踐言踐言踐言

踐形而仁也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化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

謂信人矣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

不可知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

測也其惡之惡如字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所不

心者此學者所當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水為之而寒於

水此喻學之不已則才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

則知明而行無過矣礪音麗省志并切知去聲行胡

身則所知者明而所行者無過矣

不登高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

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紀綱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

是之謂道德之極分去聲夫音扶○禮所以為典法

長者猶律條之比附也

說苑曰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

德也建本篇○

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

道德而福祿均焉賁德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千將雖利非人力不

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

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樂音洛

曾子曰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

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仁義則忿爭

暴亂之辭修文篇○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

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廣上聲

河間獻王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

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

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見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

德慧也並建本篇○夫音扶

揚子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柔矣舍五經而適乎道者末

矣吾子篇○舍音捨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

聖人乎問神篇○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

心之用也五百篇○

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

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蔑彌列切○見日月之大明

之道大則知衆說之心為非矣聖人之道

亦王者之事業其來亦已久矣學行篇

漢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強上聲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並通鑑

諸葛亮曰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

無以成學蜀志○

唐太宗曰弘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

質蘊吳竿非若羽不美性懷辯慧非積學不廣是以

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藝端拱而知天下

無為而監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惟學

乎並帝範○

宋司馬光曰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乎

治方寸之地而已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

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

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詞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

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自非

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夫音

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心則志平氣

順而日新矣並文集○

曾鞏曰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而不

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文集○

王巖叟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讀書錄

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

言行錄○造七到切累魯
狠切屏敗病切好去聲

范純仁曰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

言行錄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

行胡孟切
塞卷則切

誠無為樂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幾音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神誠幾

曰聖人

幾音機
應去聲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幾乎

天地間至真至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並通書○德行
之行胡孟切

邵子曰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也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強上聲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

去上聲

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

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

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

扶音

天下言讀書者不必能讀書者必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上心學○
樂音洛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氏遺書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

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

所謂知言是也並近思錄

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至剛則無所屈

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則塞卷切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

惡欲情既感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

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知明諸心知所往然

後力行以求至焉聲去

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通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

而化之則可與權

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

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萬行之本莫

不在是

行胡切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照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外而順應應去聲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並性理書

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通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應去聲

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行胡切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所謂者無適之謂且欲涵泳

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性靜者可以為學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

銘有戒動靜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聖義之養心

爾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後至

之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性理切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謂上道其要只在靜獨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

胖步丹切

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

心要在腔子裏

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並心學腔字切

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

聖學心法卷二

二十五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享天下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

性性惟能存神物物惟能過化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皆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性者萬物之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

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

為並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

乃不敝味而明白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

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為人之為

學者大不宜忘小氣輕忘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

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永學為已學

並心學切

呂大臨曰治心之要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

蔽於物而心常寧矣

大學

范祖禹曰人君當專精一意勉強學問日新德業無時

逸豫

聖學心法卷二

二十六

逸豫

聲

程瑤曰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

當考治忽之由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

言行

張浚曰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

天何事不濟所謂大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朱子文集

胡安國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立心為要

為學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

以敬為持養之道

明善錄

范浚心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性理
群書

胡寅曰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

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為而然哉誠以道無

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

歎苦

太甲辟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傳說所學者正心

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

並致堂管見○說音

悅

胡宏曰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

言知

呂居仁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

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

童蒙訓○穿去聲

聖學心法卷二

二十七

朱子曰學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

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瞭

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

夫音扶瞭盧較切應

去聲數

入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

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

必固我之私也

聖人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

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身

齊志推以及人內外一致並取諸此而無不備亦修

吾身而已矣

辭去聲

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存之之謂也此心

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制之之謂也誠便是說明於

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

事無一不合宜者

心猶鏡也但無塵埃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

並文

集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

省息井切

人須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吾之心即天

聖學心法卷二

二十八

地之心

真西山讀書記

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

之娛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

人欲

理群書○去上聲

唯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

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

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並近思錄

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主敬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

明善錄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中庸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

動靜弗違表裏交正

監切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其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

並十八

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

去上聲

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存是於是夫有以拔其本塞

二十九

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

理純則其胸中之所有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

而藹然若陽春之溫哉

夫音扶塞志則切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

所以中正而為聖人也

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言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

之實

天理大所以心亦大

只是合道理處便是天理

理便存心之中心包蓄不任隨事而發

天大無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人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渾上聲

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

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為物欲之所間隔則小

耳

間去聲

心若不存身便無主宰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則不費

力

省悉井切

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

所謂道心也

好惡當並去聲

三十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

欲肆而謂之人心

操平聲舍音捨

人心惟定則明無欲則虛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四者闕一不可

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

卑陋心不小則狂妄

行胡孟切譎居詐切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耳

心之虛靈無有際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
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應去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自可與入道况加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耶探平聲探吐南切易以致切

人心萬事之主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

當之別必列切

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炫不為

利祿汨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四音骨

記事當觀其理不當泥其事泥去聲

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務於高遠則有躐

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

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

莫能奪

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

也者所以化其偏而存其善也

學者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

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並心

張敬夫曰寡欲為養心之要蓋心有所向則為欲多欲

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存乎寡欲則思慮澹血

氣平其心虛以寧而不存者寡矣

敬則心之道存並心

呂祖謙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

心則不可與進乎達矣

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淫

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

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並心

陸子靜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

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言竹

真德秀曰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民草木亦得其

所

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

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

致中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省息

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修也

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主未見其有益也

並大段

萬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

讀書記樂音

心學曰敬者該貫動靜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事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此聖賢之學徹頭徹尾無非敬也

應去聲

無事則靜常省察有事則動亦省察人欲而知省察

必有以制之天理而知省察必有以存之

省息并切

心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心之用一本之所以萬殊

聖學心法卷三

三十三

一實萬分萬會于一知此然後可以論心學

心學者統性情制形氣厚尋倫明理義辨物我合天人通上下亘古今該動靜貫顯微始焉加明誠之功

終焉極神化之妙及其至也則動天地感鬼神矣

一心明萬理明一心正萬理正

為學當以一心應萬事不可以一事撓吾心心應乎

事者明事撓乎心者亂

應去聲

心本明學則有以明其明心本太學則有以大其大

昏而不明者非本昏也人自昏之也小而非大者非

本小也人自小之也

吾心既明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吾心吾心不明以理散見於天地萬物

天下無一定之事而人不可無一定之心定則明則公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聖賢之心萬古如一日聖賢之學萬人同一心

心不可以一體拘也能小能大小則不盈方寸大則參為三才也能靜能動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也能近能遠近則不外乎一身遠則達乎四海也能虛能實虛則理無不容實則邪不能入也

人君欲明正學必先知俗學異學之非心學實異學

虛心學大異學小

三十四

仁義禮智理也而心實主之視聽言動氣也而心實制之

無一理而非心明衆理者心之體以立無一事而非

心應萬事者心之用以行

應去聲

心學可以立事功事本乎心心統乎事也心學可以

明治道治本乎道道本乎心也

正大之心自內而發在我本有邪僻之心由外而入

在我本無

君子之心敬而已敬則心存小人之心妄而已妄則

心亡存斯存矣亡斯亡矣可不慎乎

心一而已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曰人道非二心

也人心循乎理即道心也人心徇乎欲則去道遠矣

心果有二乎

別必列切

人莫先於事心能事心則知所以事其親能事親則

知所以事其君

人心收之則近放之則遠格之則小克之則大反求

諸已而已

格古切

凡人初生與聖賢之心無不同也物交物引於是不

同矣然則將何以同其同曰一在其中純乎天理之

公

大哉心乎天地萬物備矣世儒言心而不知其大未

有見心之全體者也

理義明則厚人倫美教化風俗正矣理義者天以賦

之於人而人受之於天人人所同有也明則治不明

則亂豈可有一事之不合乎理義也哉

人須是識其真心方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惻隱怵

惕乃真心也惻隱之心時常發見則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亦有時發見而不可遏矣

惻人律切惕徒歷切見形旬切惡去聲

通天地一理順順之則言違之則凶統之者則此心

也

心之神明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無時不然無處

不有前無始而後無終前無古而後無今所謂無為

而無不為無在而無不在者也

人心之妙神而已神明者明神昏者昏神亡者亡神

存者存故養身莫先於養心養心莫先於養神

易有太極又曰心為太極心即易也易即心也易卦

元亨利貞即吾心之仁義禮智易者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

心法盡在其中

招切餘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心言也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亦以心言也

春秋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所以遏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聖人經世之書也

橫去聲

中庸心學之精微大學心學之次第論語則堯舜孔

顏之心法無不在焉孟子則千變萬化皆說從心上

來此聖賢傳授之正學皆不外乎心也

古者列聖相傳言雖非一而理則未嘗不同堯舜

禹之授受曰允執厥中曰惟精惟一此萬世帝王

之心法也。若湯之建中于民，武王之皇中于民，自極孔子之一以貫之。子思之言中，和孟子之言仁義，又豈外乎精一執中之旨哉？下逮濂洛關閩諸子，皆倡明道學，而究夫性命道德之原，探賾抉蘊，以續不傳之緒於千載之下，亦莫非明乎前聖之心法也。至若荀揚賈董韓歐諸儒，其析經辨理，立言著論，有裨於名教者，今悉取其要語類而集之。居君師之位者，當上承列聖之所傳，下取諸儒之論，以暢明之，研極其精微而融會于一理，首之於躬，行心得而本於修身，然後推之于家于國于天下。

則治平之效可以臻之於二帝三王之盛矣。

敬天

書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吳下老切。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月，陰精。星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日月會次之名。人時謂耕稼之候。此言聖人奉天時而勤民事，主於敬而不散忽也。度者，節也。言為節。

仲德之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欽，崇也。敬畏尊奉之也。能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

命矣。商書。

武王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天意也。周書泰誓中。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女，音汝。貳，疑也。人雅大明。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蹙，無然泄泄。

以世切。○憲，憲也。泄泄，猶水也。孟施緩之意也。泄泄，猶水也。

天之方虐，無然譁譁。天之方渝，無敢馳驅。

譁，譁也。渝，渝也。馳驅，喻用味切。

垂大雅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

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監臨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之也。

漢王嘉曰：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

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宋富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

無幾矣。

司馬光曰：天雖至高，視聽甚近，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

言逆凶，應若影響。

朱子曰：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

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聲無入

湯漢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

真德秀曰：人君為天所子，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

少有不憚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耶

天道昭明凡人君與入徒舉之頃優游曠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察又不待變異失常當知警也

帝王所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教

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

惟恐已之所為少拂天意垂大學衍義○瞭虛

心學曰人君之心莫重於敬天朝夕修省未嘗少間非遇災變始知警懼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聖學心法卷二

三十一

人君所有之境土即天所與之境土也非有敬天之

實未易保矣省息并切問去

人君存心以事天宜近求不宜遠求遠求者求之於外也近求者求之於內也

法天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天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

之不以人欲害其大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乾象傳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來六龍以御天始即元也終即

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也乾象傳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於易切○火

在天上所照者廣故為大有其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舉其類所以順天命而無惡故過絕我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成協德切○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而不差忒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始古豆切○風行天

者觀其周遍之象以施命令周誥四方也姤象傳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應去

聖學心法卷二

四十一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雷電皆至明震並行

者取其照察之象以照其情實取其威漸之象以威其惡也豐象傳○漸郭阮切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以政切○易簡乾坤之德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

人取法乎乾坤故亦致無為之治也並繫辭

書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說音悅○言天之聰明無

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

禮記孔子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言聖人作為典則

於事物之理皆可舉而行之也禮記

說苑劉向曰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漢董仲舒曰天者群物之祖故通覆包涵而無所

法天而五道亦溥愛而無私

唐陳子昂曰聖人法天亦助聖

宋胡寅曰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

好去

胡宏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

石子重曰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要公故人君之心

不可有一毫之私

心學曰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

天之心至正至大而無私者也人君奉行天道其心

一出於正大而無私上下無有不正而天下定矣

天者心之所從出心者人之所以為人心學既明則

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矣人君奉天以治人者也

不知心學可乎

人君之心與天然後能事天

祀神

易曰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貞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假更白切○萃聚也王假有廟言至者可以至乎

之精神則可以至廟而升於考也物既具則必見大

人然後可以得年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人牲

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

聖人亨以享上帝則聖人亨以享上帝貴識用

獲而已故曰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之象先王觀是象

以故渙散故享帝立廟也係人心

合離散之道無大於此渙象傳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一殺牛盛祭也禴祭也

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因○肆逐也類禋望皆祭名類于上帝其禮依郊祀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

舜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秩宗主祭也夙夜早也直也惟清也秩宗主祭也

益曰至誠感神

傳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

難

詩曰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祭羊豕切○吉言詳日擇土之善蠲言齋戒潔濯之

祭酒食也享祭也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禴秋曰

祭

祭

嘗冬三祭。公祭。祭後。祭以下。先。王。王以下也。小雅。天休。○。祭時。侯。切。

惠于宗公神國時然神國時悃悃音通。○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悃痛也。言文王順先公而思神歎之無怨悃也。大雅思齊篇。

春秋左氏傳周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戎有受脰神之大節也膳音煩。脰音時。切。○凡國家祭則有受脰之禮。此二祭者。交神之大節目也。成公。祭則有受脰之禮。此二祭者。交神之大節目也。成公。

禮記曲禮曰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此

不飲人不飲人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非其祭謂以妄祭神不享之也。

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禮

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禮音讀。○五祀。司命也。中霤也。數在其地者。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雷力故切。

禮器曰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

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祀地因名山分分

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先王重祭饗故必選澤有

祭成之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六歲。祭天。告成功也。吉土者。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

郊以四時所共祭。四郊者也。燔音煩。

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天音扶。皆切。同。捍。侯。皆切。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各切。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儼於肅切。見如字。還。句。切。肅。許。意。切。○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還出戶。謂薦如酌獻之時。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愾然。太息之音也。

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聖孝心法卷二

孝子之祭也盡其慈而慈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約切。○此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約。如親聽命。故曰。不過失焉。而進退之間。其敬心所存。如親所賣切。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胙物以修

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

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語焉而未之

然齊。側。皆切。誠。渠。勿。切。○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齊。側。皆切。誠。渠。勿。切。○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齊。側。皆切。誠。渠。勿。切。○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

蔡統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

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祭非律切

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故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者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

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

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

孝子之心也○誠信者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巳不求其為此禮者道乎此樂者安乎此時者參乎者無求福之心也

天子躬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

服○共居中切齊音私切服音時征切純音繇

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齊之致齊例皆切餘如字

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

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

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並例皆切齊之齊如字

孝經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郊圍土也明堂天子

布政之宮也上帝五帝也助祭者四廟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致發不敢忘其親也洋洋如在

並傳三章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謂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

篇為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此孔子

祭祀之意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與音預言當祭之時或有故不祭也並八音篇

中庸子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古器裳衣先祖之遺衣服時食四時之食也適音均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

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

天社祭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嘗秋祭也示與視同示諸掌言易見也並上九章

家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郊祭其本反其初故祭祖以合上天同祀上天無日月星辰之象聖人因而法之乃昭明上天之道也郊門篇

說苑內史過曰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

○辨物篇過音禾切

漢書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

祀○郊祀

○郊祀

○郊祀

○郊祀

○郊祀

○郊祀

流化也行明

宋歐陽脩曰嚴宗廟饗必及其時蓋其誠心祭則受其

福集

程子曰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
范祖禹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法祖

書伊尹告太甲曰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謂其訓洋洋大

孔甚也言其詳謨大明不可忽也商書伊訓

率乃祖攸行率循也率乃祖者所以致用蓋勉太甲盡心以法先王也

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湯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

聖學心法卷二

也情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言成湯勉敬其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乎此伊尹欲太甲與湯

之洽同道也並商書太甲○義音機

傳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永無愆說音悅○言

先王成法子孫之所當守也商書說命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言于華○言發語辭言欲

上天之載無聲文王萬邦作孚載事儀象

也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待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並大文王篇○度音島切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於音島切

昭茲承上文昭哉而言哉最古一用也後世也詩經其德則又荷天祿而不替矣大雅下○行○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禮樂刑政○大雅嘉樂篇

駿惠我文王曾孫萬之駿六惠也言曾孫後王之道後

王又當萬厚之而不愆也周頌維天之命篇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儀義刑皆法也言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

也周頌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於音島乎音呼○此成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也皇祖文王也言武王之孝思

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也皇王秉指文武也言我之所以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周頌閔予小子

音○朝

聖學心法卷二

宋司馬光曰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陳之以逸

欲敗之以讒譖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陳許親切

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其人府庫者祖宗之

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

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為無不成求

無不給至文

蘇軾曰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千八百年夫豈惟民

之不忘其功以至於如是蓋其子子孫孫得其祖宗之

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文集○

胡寅曰夫翔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

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通鑑綱目○大音按初楚漢切遺去聲

謹好惡

書召公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珎禽奇獸不育于國遊觀

一益奇乃為異物周書旅獒

禮記樂記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好惡並去聲別必列切

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

之則民從之好惡並去聲○德音之正○邪音之易以感人也○故君子不可不謹好惡也○易

聖學心法卷二 四九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濫而民作願刑

不試而民咸服好惡並去聲下惡如字○緇衣鄭國風美武公之詩小雅巷伯詩人刺幽

王之詩緇衣鄭大夫居和朝之服也○好賢如緇衣之

人也○惡惡如巷伯之詩則民知上之誠惡惡矣○爵不

濫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詩時吏切朝音潮長上聲

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

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好惡並去聲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

矣好惡並去聲○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濫則上下無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並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

好惡當於理所謂得其公正是也○里仁為○當去聲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衆好衆惡之而不察則或蔽

於私矣衛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

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驕樂宴樂之樂音洛餘並五教

而不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

小人三者損益相反也○君子之於好樂可不慎哉季氏篇○惡好並去聲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好惡並去聲○言能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好惡並去聲菑災同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至

傳十章○惡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滕文公篇○好去聲

說苑孔子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

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亦不能甚君道篇○惡惡上去聲下如字好去聲

荀王昶曰毀譽者愛憎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通鑑

唐陸贄對德宗曰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

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

有也奏議○惡去聲去上聲

宋富弼曰待群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人

文集

邵子曰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倭則民用邪皇極經世書○好去

司馬光曰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文集○好惡並去聲

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

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

道亦思過半矣易以鼓切惡去聲

范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

讒賊之所入也唐鑑○好去聲

蘇頌曰人主不宜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

矣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

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

則秦皇嬴之徒出而民困於括克矣好順從則張

禹孔光之徒出而民救於誇大矣言行錄○好欲並去聲劍伯各切指切

胡宏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

是而天理人欲可知胡子知言○好惡並去聲

朱子曰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矣文集○好惡並去聲

呂祖謙曰人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忌不

蔽不忌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

能之

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並博議

心學曰人君心無常喜亦無常怒喜其所當喜怒其所

當怒正矣常有之者非也喜怒在事已何與焉隨物

應之而已與音預應去聲

勤勵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乾惕然切惕他歷切厲力世切咎其

九切○三雖人已在下體之上舜之玄德升聞時

也日夕不懈而惕則雖履危地而無咎乾九五爻

辭○處上聲

書舜曰克勤于邦克勤於王家勤謂勤于王事也

伊尹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昧晦爽明也昧爽云

不天也顯亦明也言先王成湯於昧爽之時洗滌深

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待之也尚書太甲上○除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弗

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萬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

召公曰夙夜圖哉不勩或猶言萬一也或之一字最

即勤德工夫。

周公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之勤也。自朝至于日中。自中至于日之昃。食之頃。若不遑暇。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勞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然也。橫然去聲。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供音恭。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繼。通也。逸。遊田以萬民。惟正。供之供而已。是周書無違。

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起過遠也。言內自廷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洒掃庭內。常大而車馬戎兵之盛。處無不用。備無不飭也。大雅抑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用頌執競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祖維求定。

布時是也。繹。繹也。繹思。繹而思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也。用頌齊篇。

春秋左氏傳晉卻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勤有繼。卻乞逆切。言非德足以服人。則莫如勤以求之。非勤則何以求人。能勤力則有功。繼以。

晉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王羲之曰。多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暇給。

唐韓愈曰業精于勤荒于嬉。

宋蘇軾曰。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又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胡寅曰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

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如是少思而克之曰

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

胡宏曰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

蘇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墮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真德秀曰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謹而不慢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

戒謹

易曰初六履霜堅冰至。

易曰初六履霜堅冰至。陰爻之名。此爻陰居下。其端甚微。聖人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

子 6-193

之始變而為霜。霜則漸盛而至堅。水與霜。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坤文辭。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坤文言。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其行相反。訟之由也。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作事必謀其始。則訟端絕矣。訟象傳。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變而反陷。卑下者福。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美。人能謙。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

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迥。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應行並去。聲見音現。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失身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去上聲。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並繫。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君而不政。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政。易其為臣之職。夙夜兢兢。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惡。下民自然觀感速化。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應順也。違反道者也。惠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應於形聲也。應去聲。響去聲。

益曰。吁。戒哉。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遠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歲

樂音洛去上聲咈音非○先叮後戒欲使聽者
精省也虞度○勿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

之時法度易至於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於縱
恣戒成其遊惰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戒去邪不能
果斷謂之疑謔圖為也有所爲為之於理而未安
者則不復成就之也有志百慮也惟熙則方寸之違
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
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如是而朝夕戒懼無怠於
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惠之遠莫不歸往也度
度各切易以誡切問去聲語却玩切復扶又切

帝舜曰可憂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守邦欽哉。慎乃在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惟口出好興戎。
君好如字。口衆非君。則何以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可碩猶孟。

子所謂可欲也。凡可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收修其所以可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矣。好善也。戒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

卷之二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音

教謂上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疏。疏戒謹也。恭葉危懼也。幾微也。一日言其之至多是豈以一日而縱欲者乎。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哉

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
也。發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
無間。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哉。並廣
書。韋陶諫。○惡好並去。聲聞去聲。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康載歌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

情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幾音機熙叶許里切省息井切廢居

行切脍取果切情徒果切墮許規切蔡氏音情○庸

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言

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

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

而不可忽者也。賡續也。皋陶續帝歌。言君明則臣良。

而衆事皆安所以蔽之也衆臆煩碎也陸便托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

而曰汝等性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君臣之相責難

者如此有虞之治所以爲不可及也歟

樂音洛數所各切

子之故。見天下愚夫愚婦。一往而不可復反。

二之謂曰一社天一男夫是姓一育勝于一八三

然豈有日不昇是圖予賤以民凜乎羞和索之馬六

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勞我三失首言所

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

喻其危懼之可畏也。爲人上者柰何而不敬乎。背音

易以豉音切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翕荒甘酒嗜音峻字雕牆有

一於此未或不亡。甘如字又音酣。○訓禹之訓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佳田也。甘嗜皆

無厭也峻高大也字棟宇也雕繪飾言六者有其一
背足以取戒亡也並夏書○嬰罕義和昧都舍切歎

仲尼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謹其終之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

者未之有也

伊尹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不常者去

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為善之必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也。言善如加○應去聲。

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國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夏者周自君也。言夏之先王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不有終。有終其後夏終不能不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不有終。

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則亦自當有終。

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就事言之也。德就身言之也。速及之也。及罪惡。火也。速也。陳詩規切。

伊尹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者合致仁誠之綱也。則治無是德也。亂與亡之治者同道。見無不興。與亡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惟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明明之君為能然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而思其難

無安君位而思其危。故又欲其慎終于始。始而不謹而能慎其終者寡矣。世而書太甲三。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言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令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三則難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

惟吉凶不妄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今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問去聲。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白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則無貴賤之問。人君能令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

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至商書成有一德。則去聲。

傳說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衣裳在笥惟干戈省

廠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曰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求蒙心。謹於在笥。戒其有所輕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矣。子音與。

慮善以動勤惟廠時有其善

惟善以動。勤惟廠時。有其善。後廠善於其能。喪厥功。

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非。喪去聲。○善當乎理也。時。時惜之宜也。慮。固欲留。

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然矣。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思矣。然又無聞寵幸。以

納人其悔。無取過誤。而遂已之非也。

五商書既合。○當去聲。陳詩規切。

五商書既合。○當去聲。陳詩規切。

五商書既合。○當去聲。陳詩規切。

五商書既合。○當去聲。陳詩規切。

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民所惡者天必誅之入若當以民心而察天意也周書泰誓○

召公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為。則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即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也。周書洪範○

武王曰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棗數尾切○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其可忽哉。好惡去聲。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怨不怨。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孰若無怨。怨不在小也。在於能順人所不順。勉人所不勉。則大小之心俱無矣。遂周書康誥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聖學心法卷二

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相去聲。恭敷。見切○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竹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懈。所以成其德也。而不敢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不同。而皆能成就其德。故畏輔相。故當時御事大。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暇。況曰其敢崇飲乎。周書酒誥○見形句。如康上聲。

召公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懌嗚呼曷其柰言我周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非敬也。蓋深言不可以不敬也。周書召誥

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成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猷。謂大禹也。制治。謂治之也。保邦。謂保其國也。若昔大猷。謂大禹也。制治。謂治之也。保邦。謂保其國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保邦于未亂。謂大禹也。制治于未危。謂大禹也。若昔大猷。謂大禹也。制治。謂治之也。保邦。謂保其國也。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知所以恭。事是極。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若其拙矣。遂周書周官

穆王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春水畏其陷。言受危之甚也。遂時智切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惟難哉。思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寧。易以鼓切○祈大哉。亦自傷其生之難難也。難者。飢寒之艱也。厥惟難乃安也。易者。衣食之為難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易也。遂周書君牙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淵。居切○戰戰。恐及其禍之詞也。之。雅小呂篇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切○師。衆也。配。合也。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今天命之難保矣。大雅文王篇○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德也。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使不挾四方。易以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

使不挾四方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

也不易也。天信天子之德也。殷適於之通嗣也。扶有也。此周公成王之言。言下有明之德。則上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也。紂居天德為殷適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大雅大明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言天生衆民。其降命道自。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丁簪切。此衛武公自警之詩。謂當謹其言語。蓋王之玷。猶尚可磨。德侯手。言語一失。則不可救也。結良豫切。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易以鼓門。易。捫。持。逝。去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當執持不。

可放去也。為去聲。六十二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和去聲。射。射也。度。度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也。格。至也。矧。况也。射。也。言視爾獨居於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神。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昭。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與文王。既右享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乎。周頌我將篇。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監。視也。嚴。威也。僭。實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遲也。建厥福。視聽則。

下民亦有嚴矣。惟貴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也。商頌旅大。

春秋左氏傳鄭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斃也。意切。惡身不義。既多。必自斃。斃。斃也。意切。惡。

魯申繻曰。妖由人興也。人無譽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繻。繻也。妖。妖也。人。人。無譽。無譽。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繻。繻也。妖。妖也。人。人。無譽。無譽。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齊陳敬仲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飲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飲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過。過也。神。神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過。過也。神。神也。

號史嚚曰。國將亡。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號也。史。史也。嚚。嚚也。國。國也。將。將也。亡。亡也。聽。聽也。於。於也。民。民也。將。將也。亡。亡也。聽。聽也。於。於也。民。民也。

齊管敬仲曰。我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管。管也。敬。敬也。仲。仲也。我。我。狄。狄。豺。豺。狼。狼。不可。不可。厭。厭。也。諸。諸。夏。夏。親。親。暱。暱。不可。不可。棄。棄。也。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酖也。毒。毒也。不可。不可。懷。懷。也。宴。宴。安。安。酖。酖。毒。毒。不可。不可。懷。懷。也。

情不可得。其厭也。諸夏中國也。言中國有親近之情。不可得。其厭也。諸夏中國也。言中國有親近之情。不可得。其厭也。諸夏中國也。言中國有親近之情。

殺不可懷也。情。情。不可。不可。得。得。其。其。厭。厭。也。諸。諸。夏。夏。中。中。國。國。也。言。言。中。中。國。國。有。有。親。親。近。近。之。之。情。情。不可。不可。得。得。其。其。厭。厭。也。諸。諸。夏。夏。中。中。國。國。也。言。言。中。中。國。國。有。有。親。親。近。近。之。之。情。

廣言之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天神人鬼非實有德者依之也

信公五年

晉伯宗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

妖災生寒暑失節故反時為災羣物失性故反物為妖災生易也故民反德為禍亂則妖災並生矣

宣公十五年

魯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言禍福初無一定之門然為善則召福為惡則召禍

哀公二十三年

禮記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

人不倡游言言如絲言出細大也綸綸也如綍言無邪不定之言也為人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靡傳之風作矣可不慎乎

聖學心法卷二 六十五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

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行而行胡孟切餘如字

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下哉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其行行不敢高於言言行相應也並歸家○可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

焉見不善惟恐及已也曾子立事篇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

武王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盤之銘曰與其溺於

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壹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

忘於富貴牙之銘曰造牙造牙必間弗忍終身之羞

盤古緩切造音臣惡音烏忿音粉壹音志牙音謀○惡乎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杖危故以危戒也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因失道相忘乃嗜欲安樂之戒也重言造牙見造牙之不易也少間之不忍則為終身羞以君子於殺之中禮恕存焉並

孝經孔子曰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

兵傳五

論語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逆理則獲罪於天而禍及之矣

豈可禱而免乎八倫篇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之所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聖學心法卷二 六十六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少失照切○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德也

大學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以位言之道謂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也傳之十章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公孫丑篇

家語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靜迹於

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走而求

及前人也。鏡可以照形。往古可以驗今。人君不求諸事何異。退走而欲。追及前行之也。

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

兵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樂音洛。伺相吏切。○悔謂所悔之事不可復行也。莫言何傷。其患又將無窮。莫言無害。其禍又將成大。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窺伺人矣。並觀用篇。○君上聲。復扶又切。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儀

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大

持盈上天之道。既成於物。復變於物。凡持盈至於久者。未之有也。大本篇。

忿數者。獄之所以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

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

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數所各切。易以疏切。○忿怒不常。故獄訟生。不聽人諫。則思慮蔽。輕忽於事。則失禮教。不勤於事。則失其時。不能節用。則財必乏。自專。則事不成。就。入官篇。

國語越范蠡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荀子曰。國安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義之源也。不得道以持

之。則大危也。大累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而人君者。勢之能利者也。王伯篇。

天行言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

以亂則凶。為應。並去聲。○天自有常行之道。非愛堯而惡桀也。吉凶由人耳。惡去聲。

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論並天

說苑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道

枚乘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

劉向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

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並敬慎篇

夫智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

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權謀篇○扶夫音

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戒於未

成。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

耳目導心。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

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

類。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並樂談篇○百

竹之行
胡孟切

周公曰德行廣太而守以恭若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敦慎篇○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指武篇○

好去聲

新序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雜事篇○

揚子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

○重學心法卷二

李九

招搖行胡孟切好去聲○說威儀好好向也○修身篇

漢章帝曰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正為德以重為威四者

之或興則下有惡心惡去聲

袁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徼幸

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通鑑

鑑綱目○

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群枉之門說賊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說切都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多蔽

勇猛剛通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

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大音泰○斷都

谷永曰明於天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並通鑑綱目

班伯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

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號平聲譟荒胡切

丁鴻曰人道悖於下效驗目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

○重學心法卷二

七十一

韻遂曰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漸將應切

竇武曰瑞必生於嘉士福之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

為灾

譙周曰虞大無患者常多懷虞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

則生亂思善則生治並通鑑綱目○上廢上聲

蜀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通鑑綱目

魏張茂曰君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通鑑綱目

唐太宗曰人主好奇技淫聲鷙鳥猛獸遊幸無度由獵不

時如此則徭役煩徭役煩則人力竭人力竭則農桑廢焉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珠玉玩弄黻黼綵綵如此則賦歛重賦歛重則人才遺人才遺則飢寒之患生焉好去聲驚音志懷音還離才切切場竹角切錄即豆切難音南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

驕出於志不節則志傾慾生於心不遏則身喪喪去聲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喪去聲教令失度則政有乖違並帝範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禍則危亡隨之矣授音或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易以治平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並通鑑綱目極其驕奢恣其嗜慾人神憤怒戒子通錄唐書曰地廣者非久安之術也人勞者乃易亂之符也易以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音魏徵曰鑑形莫如止水鑑敗莫如亡國通鑑綱目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

珎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

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喪去聲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懣懣則思慎始而敦終並貞觀政要張蘊古曰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珎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政要陸贄曰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難去聲天之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並通鑑綱目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奏議宋富弼書座屏曰守口如餅防意如城明善錄

歐陽脩曰去患宜速防禍在微去聲

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

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並文集○應去聲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

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杜其漸也並通鑑綱目

司馬光曰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

其令聞永久無疆也開去聲

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

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并莫禮切

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已過有一民失

所以為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

豫防之復失又切

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

甚大

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

信不若不言之為愈也並文集

周子曰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惡邪也邪動辱也甚

焉害也故君子慎動通書

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

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文集○累卵

蘇軾曰天下之患非經營禍變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

可畏文集

蘇轍曰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文集○夫音扶

邵子曰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

于心

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也逆天

理者禍患必至並心學語上聲

程子曰敬勝百邪程氏遺書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

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

錄樂音洛晏許刀切孽魚列切

范祖禹曰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

有國家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

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

者亡之道也並通鑑綱目

王廙曰安危在修已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言行錄

胡安國曰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

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

求必矣。應去聲。

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應去聲。

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孟春秋傳

胡寅曰。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

天人之際。精稔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乎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稔子端切。見音現。

卑官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

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樂音洛。

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褻栗恐懼。思所以平格。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官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關土服遠。以為功。或號佛好仙。以為高。雖污潔不齊。欲有大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

無益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音通。

李邦憲曰。坐密室如道儒。馭寸心如六馬。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蓋。不自足者博聞。

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孟省心。雜言。

朱子曰。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傍。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省息井切。復扶又切。

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孟文。

張敬夫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集文。

勇有大小。血氣之勇。勇之小者也。義理之勇。勇之大者也。以血氣為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絀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絀也。近思別錄。絀曲勿切。

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義理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失於聲音而為言之過。繆迷其四體而為動之過。各

其改過遷善為己之當然豈不自誣固其心乎

使在內而無聞通耳之規在外每有窺窬之患則戒

懼之心存則國可為也

呂祖謙曰國人之善見己之惡國人之惡見己之善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恐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

之門也

禹親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不克

畏者不敢之心也殷先哲王持不敢之心畏天畏民

畏相故御事亦不敢暇逸不敢聚飲內服外服百姓

里居亦不敢酒於酒不敢之心發於先王方寸之間

而風化所及使天下皆由不敢之心以行

並心學○相去聲

陸子靜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

行

黃光大曰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思少不能忍事則譽寡

而毀衆

真德秀曰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

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為迷心之鴆毒

思所以却之知淫聲美色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

之

天道難諶理則安危相為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

怠荒之所自起音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

並大學何義○說時生切義音機

心學曰心不可躁躁則暴心不可虐虐則殘心不可偏

偏則徇心不可怠怠則弛心不可淫淫則荒心不可

貪貪則敗心不可刻刻則薄心不可固固則僻心不

可鄙鄙則陋心不可放放則流

人之處事心有不平上則欺天下則欺人矣然則天

也人也不可欺也徒自欺而已

心之七情惟怒最難制若心有所主不為血氣所使

則雖怒而不怒矣豈至妄發也哉

目欲乎色耳欲乎聲口欲乎味鼻欲乎臭四肢欲乎

安佚其所欲者各一而已惟心則衆欲攻之其為害

也多矣可不慎歟

聖學心法卷二

君道

德化

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其至善大吉不以問可知而天下之人亦無不愛戴

山上有不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山上有木其高有觀斯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民於風俗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漸象律

書大禹謨曰誕敷文德舞二南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誕敷文命德教也于兩階也舞舞者所執也而階也文之階也七旬七十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格也

苗格也廣書

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仲虺許仲切○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已也德

而無不懷有書

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長上

之親長也立愛發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觀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于國然而指之

天下矣商

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

食器用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

矣

成王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周書

康王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資富財也資富而能訓則不遠於非外之教修惟德義而後德者心之德義者事之正

穆王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罔中也惟爾之中也罔中者大而不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威下民祇若

萬邦咸休罔中者大而不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質日用也而巳群黎百姓徧為爾德其實也言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駿奔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駿奔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亦與教同○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德而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無射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人莫不曰德則力以有言而

春秋左氏傳鄭子產曰今名德之興也德之基也有基

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名義德以遠聞故謂之與更德植國家以評之基有

基則國家不崇有德則久居其伊而可守也集公二

禮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以始教民順

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畏而民貴用命上

祭統曰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

教之以孝於其親長上

孔子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之則民不

倍倍恭以信之則民有孫心孫音遜也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

必稽其所蔽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稽以一事於行

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終恐其行之不

至則為害也禁謹飭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

蔽慮其未濟之或偏也如是

大戴禮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

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惡上

惡貪則下耻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樂音洽施好

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並主

言備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列切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並哀公

孝經子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結心義而民

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行胡孟切好惡並云聲○君

列以教人興行敬讓則民化不爭禮樂以

其內外好惡以止之而下知禁矣傳之首二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法以施政

教亦不待教肅而成理也傳三章

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

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行思之行胡孟切下如

可傳道也容止容貌動止也言皆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親愛禮順

弟每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

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君

者也樂孝弟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父者無不敬其

父兄學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

敬其君

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坐盡其禮

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則民親戚而興起矣。其有不善者。有禮以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於舉之。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並為改篇。

君子為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上之人也。與起也。偷。薄也。泰伯篇。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則無訟矣。聽訟者治其未審其然也。正其本清其源。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也。五類。偃。仆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大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

各以其類應也。襁。負也。情。誠實也。敬。服。用。情。盡。以。約。小。兒。於。背。者。應。云。聲。

近者悅遠者來

風則來。垂子。路篇。

脩己以安百姓

憲問篇。

無為而治者其獨也

矣。不待其有所為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者如。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

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乘之既來之則安之。然後遠。

大學曰故君子不出家而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

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讓一國興讓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

信。長上聲。倍。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

子曰博博淵淵而時出之博博如天淵淵如淵見而民

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

乎中國施及蠻貊

親。見形句。切施。以。或。切。復。或。或。切。博。博。淵。淵。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有。氣。者。莫。不。尊。

地之所載日月所照

其。威。而。發。見。當。其。可。也。有。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第。三。十。一。章。一。當。去。聲。

是政君子不貴而民不怨而民威於鈇鉞

鈇。鉞。切。鈇。鉞。切。

說切○廣思也○錢瑩所刀也○錢瑩也○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不勝公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也

荀子曰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

誠則不能化萬民

說苑曰文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

篇

漢武帝曰勸學修禮崇化勵賢以風

董仲舒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

聖人誠能化萬民不為篇

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

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將廉切

東方朔曰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

然化之

匡衡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

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恭

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

化也

人君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

化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為化美俗

而不奪其情

李燮曰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

百姓寧

晉阮种曰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

士則野無貪冒之人

後周蘇綽曰能扇之以淳風浸之

之以朴素使百姓豐登日遷於

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

切聲無

唐太宗曰化民以躬帥下以德

君之化下如風偃草上不勤心則

己而禁人為非是惡火之焚添薪

濁撓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

言而化矣

劉資曰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

教人學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

宋周子曰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

而萬民化順

歐陽修曰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為

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為教化非誥誓而自聽

言為號令不鞭扑而自隨

司馬光曰為人上者洗濯其心一以待民是以令行禁

止而莫敢不從

范祖禹曰古者聖王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所以正未

有能正人者

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

正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先求諸己已正

而物莫不應矣

胡寅曰人君躬行於上卿大夫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

為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

真德秀曰人主以實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

人自化

心學曰心學之明在乎君德之明也

君德明則以此教于上凡布一詔行一令必先焉師

道立則以此教于下凡出一言行一事必先焉彼同

有是心者寧不觀感而興起乎

正內治

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各得其正則合人地陰陽之大義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

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之

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和

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於以

於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王假至也九五君位故以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至也九五君位故以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至也九五君位故以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至也九五君位故以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至也九五君位故以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至也九五君位故以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至也九五君位故以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至也九五君位故以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至也九五君位故以王

禮記曲禮曰外言不入於閭內言不出於閭閭苦本切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闢寺守之闢寺時更切○夫婦為

謹於夫婦也闢寺中門之禁令寺掌內人之禁令

子曰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

有禮故三族和也處長孟上聲○辨別也○三族父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好去聲

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

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別必

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以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下之可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六宮謂大寢小寢五也

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

之謂盛德除德謂主陰事陰令也

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

天子脩四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

漢臣衛曰配五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婚姻之禮正然

後品物以迄而天命全

室家之治則天下之理得

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

故所以紆人情而理陰氣也並適音姑長上聲先列

聲

班固曰易至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

大序

范曄曰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後漢書○曄疑輕切

魏志曰明后之制順天地之德

唐來濟曰王后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

庶以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並通鑑綱目○稱去聲

宋曾鞏曰先王之治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俗所以施之

家人者必為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

琚瑤之即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

君子奉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

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詩傳○姆莫補切南音

自南音自南音切

切諸

程子曰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

幼之序正倫理為恩義家人之道也長上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

並易傳集解
○易以設切

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入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

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詩傳○

張子曰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戒

胡安國曰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

于境中春秋

聖學心法卷三

十三

司馬光曰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

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

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戒子通錄○

呂祖謙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

取友婦人固無與於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

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於此而體群臣之志則不可

不同也心學○與
好並去聲

真德秀曰盛德之君惟薄嚴與書謁不忤于朝外言不

納諸相開睦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洲範懿行更為

內助大學衍義○朝音潮相苦
本切彤音同行胡孟切

睦親

書召公曰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州之國時庸展親昭示也
諸侯使益

同姓之諸侯使益
厚其親周書秋契

詩曰宜元宜弟令德壽豈豈開改切
言宜其兄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兄謂太伯也萬壽載則也太伯
李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

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
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

伯則益備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
倚白彰其知人之明下為後讓

耳大雅王季之兄
○長

聖學心法卷三

十四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體維葉泥泥戚戚兄

之時也行葦也勿或止之辭也
也泥泥葉泥戚戚戚戚也

同肆陳也言敦彼行葦而牛羊
而葉泥也言戚戚兄弟而莫遠

或授之几矣此言其開宴設席
厚之意焉然已見於言語之外

禮記大傳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人道莫大於親其
親是族等而上之

能敬宗守道既尊則族
自無離散故曰收也

子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睦因

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為燕會
因以致親睦之情也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施之作施魯公周公之子伯禽施遺棄也

微子

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長上聲言親親敬

長上聲言親親敬
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盡心篇

說苑魯公伯禽親親者先內外先仁後義王者之迹也也。政理篇

子貢曰富而人貧則宗族親之善說篇

漢梅福曰親親之道全之為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

信之道綱目錄

聖學心法卷三

十五

唐太宗曰封建親戚以為藩衛安危同力盛衰一心遠近

相持親疎兩用

敦睦九族放勳流美於前克諧蒸乂重華垂譽於後

無以奸破我無以疎間親察之以德則邦家俱泰骨

肉無虞良兩美矣孟帝範○放上聲重
平聲奸如字間去聲

宋歐陽脩曰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

于王家文集○
屏音丙

蘇軾曰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集文

胡宏曰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胡知言

楊時曰尊其俛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愛之欲其富也

同其好惡與之一體也中庸義○好
心並去聲

朱子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此親親尊賢並行不

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

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作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

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

保全之也中庸或問○屬
之六切勝平聲

仁政

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
順厚之象君子觀之以深

厚之德而容載
無物也坤文言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天地之道則養育
萬物聖人則養賢

聖學心法卷三

十六

才與之共天位俾施澤於天下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解音蟹○天地解散而
成雷雨故為解君子觀

象雷其發育則施恩信也
其解散則行寬解解象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音悅先
乃旦切○君子之道其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
心故以之先民則民心悅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

則民心悅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蓋人
君之道及人心悅服為本也名譽傳

書帝舜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廢書大

禹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伊尹
天下代虐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武王曰不敢侮鰥寡

而不敢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

畏也。即不虞無咎
之意。易以鼓切。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又若位者子才以保赤子之心
保善也故民安治。並周書康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

留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魚寡卑服猶禹所

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

意於安養斯民也。蓋皆夏史之言。之恭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於小民則懷保之。於經寡則忠解之。惠解云。者養。予周給之。使不生意也。周書無逸。儒如亂如足。將恐切責洛代切。予上聲。

成王曰爾無怠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

無念。疾人之所求。化無求。備人之所
不能。必有所忍。然後有所濟。然此猶

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
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一周書君陳

康王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

下。至平富者。博傳均也。不務咎者。不務

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厚。用昭明于天下也。周書康王

力之
驗語
功口
鈴

周禮天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樂。七曰背禮。

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

有二曰除盜賊金永隆上庚子年也除盜賊之政十有二品

敬利公食也薄輕振釋也升力也歸後也舍禁
 公無禁付也去義閑中不與也出禮授禮也殺害省
 凶禮也養用祭蓋而備也多昏不禮而除
 要多也害害求瘡祀而備也益賊急具形以除
 之地上落餘
 和切落切

大司徒以保息六著其目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

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少幼也養老也養幼也振窮救天民之窮者恤貧無財者稟貸之寬茲若今癰不可事不籌辛安富

平其畝後不專取也通地
官口少矢照切稟華錦切

禮記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

者謂之於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寡而

氣少生、無切矜與憐同

無告者也。皆有常餽。姑遇切。餽許意切。

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目見如共慈。多令則從。龜則

主言

子曰君子以二為尊天下之為富可為貴而二為富

也。天下之為貴可為貴則三為貴也。昔者舜王夫也。

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

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魯子制說富貴必勉於仁也

音○說

孝經子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君幽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傳之三章

論語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

任正尚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一而不然也

子曰曰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仁而愛仁又焉會君子無衆寡無

小人無敵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先曰

高初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

可運於掌上天地以生物為心而物各得是心以為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但衆人

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公孫丑篇○應

家語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歛

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賢君篇○斂力

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八

荀子曰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

二篇

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裕民費音古夫音扶

使民夏不宛暘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終不後時事成

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暘音調○民也宛讀為焉身

不使有傷害也並富國篇

漢晁錯曰明王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

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漢書晁錯傳○倉故

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

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並漢書

說苑同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萬姓之

聖學心法卷三

器寶愛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

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

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

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

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洒五湖而

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並書

孔子曰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

惻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

劉向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下恐其不至於

大也當從嘉○食相吏切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人以此壯為量事人以老

為程業談篇○食相吏切

太公曰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而之勿奪樂之

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

矣樂音

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

為之哀兄其勞苦為之悲並政理篇○為去聲

唐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

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意切切

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並貞觀政

要

天以寒暑有為德君以仁愛為心寒暑既調則時無疾

疫仁愛下施則人不凋弊範帝

去齋省實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衣食有餘則自

不為盜通鑑綱目○去上聲

憲宗曰國以人為本間有災當亟救之通鑑綱目○亟訖逆切

魏徵曰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居處臺榭

則欲以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

嬪御則欲人有室室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貞觀政要○虞

聲上

宋司馬光曰仁者非無恩始思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

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文集○姬依據切

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

以民力為重也性理學書○民之為去聲

蘇軾曰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

訴而無冤不謂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文集○朝音朝

重學心法卷三 二十一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振之或移粟以通

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飢或興工作以

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絕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

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

乾水溢民無菜色春秋傳○振之乃切衛之六切尊婢小切與路同舍上聲設所賣切

王政以甘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

大學

張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惴惴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類也

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博音

尊高年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范祖禹曰富而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胡寅曰君以食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失之故禹放龍

蛇周公驅虎豹犀象

胡宏曰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

朱子曰先王養民之政道守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

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

憐恤

真德秀曰仁望之君享王食而憂民之不能於菽藿對

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

庶幾乎

聖人之治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

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

心學曰人君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

育才

書帝舜曰夔典教

簡而無傲

寬者必不足於要欲其無庸者必至於傲

也

其無傲所

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以振作天下之人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之罪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毀譽髦斯士

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

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書禮樂者事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

先

禮大司徒以六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子曰六

子 6-217

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知夫射御胡益切則中負切任如林切○物聖通而先識義能射時宜也○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善於親族為睦親於外親任恤於交遊為睦五者之謂六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新都死切照之月切

師氏掌以教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

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以事師長敬莫切切美同行胡孟切長上聲○詔王告王以善道也○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孝在三德之下二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聖學心法卷三

三十五

漢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

之本源也通鑑綱目○緣杜應初

宋歐陽脩曰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利既難得而又難知

故當博采廣求而多畜之時雖二得於其間則傑然

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而優游養育以登成之

亦不失為佳士也文集○相去聲

曾鞏曰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

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文集

蘇軾曰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

重之以恩責之以措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

心文集

司馬光曰國之至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

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文集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矣通書○觀音湖

范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

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而後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

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材不可勝

用唐鑑○勝平聲

胡寅曰人君惟興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

材之具得人之方相去聲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為美觀也君子

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尊身之訓亦將

遠罪不犯於有司以教養之所以為急務也或後出聲

遠去聲

朱子曰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材能皆使進善則人

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大學

學校之政不思法制之不立而患禮義之不足以悅

其心

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業

並文

用人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功之成大君命賞有功也

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然小人易致驕盈雖有功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使以金帛可也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

書帝舜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天功四岳九官

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告之使各教其職以相天事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考黜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明而黜其幽明

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明

謂明信則人功於事功此所以

禹曰知人則哲

知人之明

皋陶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

祗敬六德亮采

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日僚師師百工

惟時九德之中有三有六也

也三德六德

有家大夫也有那諸侯也夫九德有其必日嚴而明也

充贊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必日嚴而明也

君惟能舍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成事

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

也大

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廢也言不使庶官曠廢也天工

可謂非才而

厥職也天工

禹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

萬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

庶以功卑服以庸

字之誤○禹言使帝德

地莫不昭灼則帝德

有帝臣之稱惟帝時舉

而用之耳敷納以言而觀其

伊尹告太甲曰敷求哲人

輔于爾後嗣

後嗣也

言旁求之非一方也

旁求俊彥登造後人也

言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

孫也並商

言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難其慎惟和惟一

也左右惟其材左右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也左右惟其材左右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也左右惟其材左右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也左右惟其材左右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也左右惟其材左右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也左右惟其材左右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也左右惟其材左右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也左右惟其材左右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也左右惟其材左右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請何玄以機
去聲要平聲

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行夫

人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

上能不窮於下並文集○

曾鞏曰廣聽博采不遺行賤危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

士也兼收並舉不遺偏才一曲之人者此所以無棄

才也言行錄○

為政之要莫如得人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稱去聲

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並文

范景仁曰集群議之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

聖學心法卷三

二十九

心以養和平之福文

蘇軾曰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

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通鑑目

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

歸之

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

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平賤方

技而賢則用之胥吏賤吏而賢則用之並文集○

范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總前

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于天下所

謂陟丕聲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仲常人

之佐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仲常人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

能就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宅實

俊雖思而不法之故能盡惟思法也湯於三宅三

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

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

易梅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易以此切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教

事上帝立民長伯長上聲○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

非謀面也三宅已就傳故心者即所謂逆知忱恂而

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承以是

立而長伯則體統立而長伯則體統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惟思終

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義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欺斯

成王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明王立政不惟其

已而官之多惟其得人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燮悉協切○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

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保者

也論道者講貫闡明山道立天下之大本推以經

邦使教化行政事舉民物成若和氣薰陶三光全寒

暑聖四時序所以燮理陰陽功而成調元贊化之功非

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不必求其備惟其人之稱則任之也稱去聲

思皇多士此王國王國克主維周之禎齊濟多士

退退而不能遠也退退並去聲傳十華

其朝矣

朝音潮。俊。才德之。與於衆者。公孫尹馬。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為去聲。○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仁也。勝大公。○無窮。所以。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人。虛言若無。然。虛心。

家語子曰御四馬者執六轡

御天下者正六官。六官冢宰。司徒。宗伯。

司馬。司寇。司空。治天下者。惟正六官而已。執轡者。

史記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

所短故杞梓合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

荀子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枝也不可

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

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

可夫是之謂國具君道篇。○和知應。去聲。夫音扶。

說堯伊尹曰王者得賢材以目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

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

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

尊其爵重其祿賢者往以顯融。罷者退而勞力。罷蒲。切。

寗戚曰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

而至矣並君道篇。○寗乃定切。

鵠夷子皮曰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臣術篇。

漢蕭何曰養其民以致賢人

陸賈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賈山曰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

董仲舒曰量才而授官錄德而任位則廉耻殊路賢不

肖異廢矣處上聲。

王褒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成就夫音扶。舍上聲。施去聲。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上必埃明主以顯其德

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山也故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易以。發切。

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龍興而致雲

王吉曰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所

以宣德

梅福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吉失士則凶

左雄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數所各切。

韋彪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並通鑑綱目。○行胡孟切。

郎顗曰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其得賢而不用猶久陰

而不雨也。說春里切

劉舟剡棹將欲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

並本傳○剡空胡切剡以舟切

黃者曰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

傳本

蜀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遠去聲

步騭曰：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

由也。並通鑑綱目○騭職日切

魏廷恕曰：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

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本傳○當去聲樂音洛

徐景山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音書鄭表

傳○應去聲

晉邵詵曰：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

本傳○邵乞陳切詵疎疎切

陸玩曰：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本傳

山簡曰：自古興替，寔在官人，苟得其才，無物不理。本傳

裴楷曰：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

宋裴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

族。並通鑑綱目○裴芳疎切

隋顏之推曰：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序取

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

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

事；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

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

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

也。家訓涉務篇○朝音潮斷却玩切屏補水切使式至切行胡孟切

唐太宗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

一小人，則小人競進。通鑑綱目○為去聲造七到切

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

為鑑，可以知得失。並真觀政要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夫音扶

明君旁求俊乂，博訪英賢，搜揚側陋，不以卑而不用，

不以辱而不尊。

今人智有短長，能有臣細，或蘊百而尚少，或統一而

為多。有輕材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功者，不可賴以

成職，委任責成，不勞而化。

舟航之絕海也，必假橈楫之功；鴻鵠之凌雲也，必因

羽翮之用。帝王之為國也，必藉匡輔之資。飛胡剛切胡得切

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輅，曲者以為

輪長者以為棟梁。短者以為拱楠。無曲直長短各有

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猶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

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

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並帝範○拱居昧切楠訖岳切怯乞協切

魏徵曰。人君雖聖。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

勇者竭其力。通鑑綱目

陸贄曰。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

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

之成功。

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才而授其職。所舉必試

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真實在

位矣。並奏議

蘇冕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

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通鑑綱目○易以政切

宋張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

則無不審矣。本傳

歐陽脩曰。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

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才能。朝廷之士。先

名節。朝音

善用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議者。竭其謀。故以

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

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

又於儒學之中。擇其長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

總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

治天下者。用人非一端。故取士非一路。若夫知錢

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

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我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

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

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

有識者竭其謀。扶音

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知畧之人。不必試以

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得其實賤。並文集如去聲

司馬光曰。用人者。無親疎新舊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

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用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

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

待素識而用之。所遺必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

而已。

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用人。聖賢之所難也。故求之

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

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亦一至於明而已矣。通鑑綱目○

三語雖若一意然一語深一語也。商書說命上

傳說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此尼稱切○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商書說命中。

高宗命傳說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鹽梅六切。鹽魚列切。○心之所謂之志。通。行也。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我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入輔導方能成德。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不用交修于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左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廣俊各列于衆職。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君非賢臣不與其治。賢非其君不與其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並為書說命下

召公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周書張契

周公曰古之人迪惟有真乃有室大競顧俊尊上帝迪

知忱忱于九德之行羊如切。忱音荀。行朝孟切。○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憂之。若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寶也。迪知者。踴躍知而非苟知也。忱忱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踴躍知誠信于九德之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

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欽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

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官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

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欽上八聲朝七日潮

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

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

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

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朝音

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

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

小人則人賤之矣並通鑑綱目

胡安國曰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

官當擇春秋

胡寅曰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致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為賢材難知恐其遺也取

之廣然後賢材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材在上則下受

其賜而亂無自起矣通鑑綱目

朱子曰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緣所係非輕蔡

真德秀曰明君在上既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

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為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

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紀綱張治道立矣此毗

惟人主之觀人也不以文卑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

以功實不以承迎己意為善而以相弼心過為忠胡什

明君在上必廣正大之路以招賢能開四達之塗以

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嗟孟大學

納諫諫郎才切

書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聖學心法卷三

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心而

高宗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從音怡○朝夕納諫者無

啓乃心沃朕心而無隱也○朕心者既我心而厭餒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眠見切眩焚銷切瘳丑鳩

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固聞王行○音悅

傳說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諫之決不可不

受也並商

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其責人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初切○先民占

說免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

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俊咸盡其心故萬舉而

無遺謬失策權謀

孔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善言進則不善無由而入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白圭曰人主之務在善聽而已矣

晏子曰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子好善民無諱言

漢主父偃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史記○

辛慶忌曰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前漢書○

谷永曰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

受也並商

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其責人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初切○先民占

說免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

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俊咸盡其心故萬舉而

無遺謬失策權謀

孔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善言進則不善無由而入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白圭曰人主之務在善聽而已矣

晏子曰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子好善民無諱言

漢主父偃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史記○

辛慶忌曰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前漢書○

谷永曰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

梅福曰言可采者利以寸之福則以一車之貨若此

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如謀日聞于上通鑑

憤發切

陳忠曰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寒謬之

節則不畏逆耳之言通鑑綱目○數辭后切

郎顗曰明王聖主好問其過惡九聲切謂逆各切言無隱情後漢書○

顗去聲

蔡邕曰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各切元民情當使

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數切

晉武帝曰忠諫之言唯患不聞諫多

聖心六卷三

四十三

後周子謹曰明主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唐太宗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

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

豈能獨全通鑑綱目○懷

王者高居深視聽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懼有闕而

莫補所以設輶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佇忠正

之說言之而是雖在僕隸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

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義可觀不責其辨其

理可用不責其文韜徒刀切

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說易從彼難受者藥石之苦

疾也此易從者鴆毒之甘口也明主納諫病就苦而

能消暗主從諛命因甘而致殆武帝紀○易以

魏徵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

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通鑑綱目○

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雍蔽而下情得以上通

也○並貞觀政要

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

人而廢聰納修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

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者不必智考之以

實慶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當去聲

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而急以能改其過為

善以得聞其過為明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

皆為盛德通鑑綱目○好

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

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

心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問唯恐是求豈但從諫弗

咈而已哉並奏議○

元稹曰聞直言廣視聽理之明也甘諂諛救近習亂之

象也。通鑑綱目○

宋務曰樂聞過者固不與拒諫者固不亂樂聞過則下

情通拒諫者則群議壅

唐書○

宋歐陽脩曰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

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

之言也

惡去解婉於阮切

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

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

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

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采天下公論擇其

聖學心法卷三

四十五

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

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

上無壅聰姦宄不作禍亂不生

並文集○取意腹切亢古案切

蔡襄曰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

明錄善

司馬光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

君夙夜求之懼弗得聞

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其言則佞化為忠

並通鑑綱目○

惡去聲樂音洛

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

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酌下情與衆

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

當去

一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又

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

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

惡去聲

明君之於納聽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

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

其所賤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

不可得而見矣

人主之尊下臨群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

群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况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

聖學心法卷三

四十六

嘉言何從而至哉

憚如亂切憚杜晏切

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

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

並文

集○當去聲

蘇軾曰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

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

以通上下之情也

文集○去上聲

范祖禹曰聖王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

而不聽斯為下矣

明善錄

明王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

通鑑

王巖叟曰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
靜言行錄○

江公望曰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而之不可不
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言

幸次膺曰願廣開言路凡事而為迂逆耳之言
無故言行錄○慎告

胡寅曰聽受忠鯁非止面從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
納諫之實也和顏受合意則喜之不令則置之或

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之者為納諫之虛文也
致堂管見○鯁

朱子曰樂聞警戒不喜道諫此聽言用人之要也
○文集

呂祖謙曰人主進德之驗他未即見惟於諫者之言先
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

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
劉居大切

劉靜春曰朝廷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
久而成亂政○

劉煥曰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
宋史○煥

劉珙曰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
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

林略曰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
宋史○煥

易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也○

天與大同人君子以類族辨
○

書周公曰國則罔省立政用儉人
○

世經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

家
○

成王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

穆王曰
○

子 6-220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令力正切便連切僻此亦切○便者順人之所欲解者避人之所惡則者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君子也言當擇其德之休休無用小人而惟用君子也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乎君德之輕重如此○周書○卷之五

秦並昌邦之抗隄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抗五忽切隄倪結切○抗如十一之動操隄如阜之圯圯抗隄不安也○僕安也言國之危殆係乎所任一人之是非周書○地音耳切

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智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出尺隊切舒嘉也○切處上聲○出之也者也故但出諸口而通以非其躬使世謂其不能言能言者也故巧其言如水之流而使其身處於安

聖學心法卷二 四十九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患為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聚古亮切婦處之切寺時吏切○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也○婦人言男子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之哲適以覆國故此懿美之哲婦反為特由此婦人而己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

禮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

人甘以壞接交也醴甜酒也水相得則合醴醴相得則此

禮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

人甘以壞接交也醴甜酒也水相得則合醴醴相得則此

人甘以壞接交也醴甜酒也水相得則合醴醴相得則此

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

廋哉焉於處切廋所留切○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也察則又加詳矣○所由所由也○所安所安也○所樂者言以深明之為文○何也廋廋也重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入卑譎辯給之人○殆危也○衛靈公篇

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

之使為國家留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傳十章○長上聲○留與與同

說苑李充曰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

視其所不為臣術

漢谷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

不曠

段恭曰夫以讒佞毀傷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

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夫音扶

左雄曰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歷世之患莫不

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幸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好惡並上

范滂曰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去上聲

魏董昭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忠樸之士疾虛偽之人以

其野亂治其傷化也

晉徐邈曰自古以來欲為左石耳目者無非小人先因小

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便讒

諂並進善惡俱可不誠哉並通鑑綱目

唐太宗曰砥躬礪行莫尚於忠言敗德敗正莫踰於讒佞

今人顏貌同於目際猶不自瞻况是非在於無形矣

能自親帝範○砥諸大切礪力清

魏徵曰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

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貞觀政要

去聲下如

宋富弼曰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

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

虞上聲樂音

趙抃曰朝廷當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

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誣謬當扶持保

惜以成就其德並蘇軾文集○朝音潮

歐陽脩曰朝廷進用臣下愚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

情偽文集○朝音潮

司馬光曰人君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資治

端通

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

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

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

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文集○識如字行

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

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以知善而

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武也通鑑綱目

呂公著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

利於國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不知其大不忠

也嘉其任然而不知其歸怨於上也近思錄○

五十二

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

邪說所亂言行錄○

范祖禹曰我以其正彼以其煩我以其直彼以其偽何

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乎惟能細以至誠則忠直

者進而憚邪無入矣通鑑綱目○頗

蘇軾曰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

定長上

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

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

能欺天下者哉文集○

胡安國曰善善而不能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

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春秋傳惡惡上去

范如圭曰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

胡宏曰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

鮮不為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在小人胡子知言

陳俊卿曰氣節之士雖有小過猶當容之佞邪之人雖

甚有才猶當察之庶幾有以作新人材興起類弊

文集

朱子曰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

可以有濟去上聲

聖賢心法卷三

五十三

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

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朱南齊收並蓄而

不相害者也並文集

呂祖謙曰觀人之術在隱而不在顯仁晦而不在明顯

與明人之所畏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也博

真德秀曰人君於觀其臣之邪正大略有二道焉謀議

徇國而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大孝

脩禮樂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雷奮發於地中通暢和豫故為豫先王觀其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廣樂也

之上帝而推誠之

春秋左氏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經理其國家安定其社稷教民尊卑長幼之序為後世無疆之利也

鄭子大辨曰禮上下之知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禮以綱紀上下天地以禮而成佐猶經緯而成文也民所資以生故先王

皆崇尚之也

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

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

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

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

敬持節退讓以明禮

孔子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別必列切儆必刃切

執此柄則國可治矣

曰儀制度如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仁主愛義主

新別而用之必當其宜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

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備而禮之藏也言信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

也

必內外兼備。本末具舉。而行之。則中其節矣。中夫時用

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

治定然後作樂故樂者武功之盛也節事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此治則禮樂序而和也亂則

禮樂惡而淫故觀禮樂之治
亂可知矣。淫音因。亂音治。

物得樂所以發陽通之舒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

切亦

聖學心法卷三

五十五

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惡不欲好惡之偏私也。好惡得安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

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喪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

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裏倉回切安樂之樂音洛冠古玩切筭堅溪切另
列切食相吏切○體樂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因其哀

死而喪斯無數故為兼府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
樂而不能和順故為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

有男女之欲故為昏姻寢非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
接之事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使之

無所遇乎其帶使之言無所處為之政以牽其怠升
以防其恣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懷逆之德則王
者治道備矣。對去聲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輔等貴賤利上下皆
所以行民之治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易以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存

著於外則情安意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金故文大
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樂至則人皆得其

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
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分去聲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

三三三

五十六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

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

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言各遂其

性也。禮主戒。樂主盈。鬼神亦止。是皆伸之。享禮樂。果
神一理而已。禮雖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教則一。祭

有王聲六律之文異而愛則一所以脩其四海之內
合敬同愛者皆禮樂之所感化也在明王雖有損益

而情之同者
莫不相因。

鐘鼓管磬羽籥于感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簠簋豆常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

周還易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譜

之文者能述選音旋揚思積切息入切○經

行位不連綴也。此位外之營也。情謂理趣之深奧者。知卷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行。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別必列。列必切。切必

和。和必順。順必化。化必生。天地之序。陰之靜

而成功者也。實。實而有秩。故群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

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禮以地制者。

法乎質之行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過制則陰陽

失序。故亂過。失文武之本意。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

王者功成作樂。樂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

者其禮具于感之舞。非備樂也。執事而紀。非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

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

大聖乎。孰與熱同。可與寒同。夫音。沃。干。戚。之舞。武

舞也。不。如。舞。之。畫。善。畫。美。故。云。非。備。樂。也。

孰。亦。性。體。而。為。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故。云。

非。達。禮。也。若。奏。樂。極。聲。音。之。娛。則。樂。極。悲。來。行。禮。粗

畧。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敦。厚

於。樂。而。無。悲。來。之。憂。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則。樂

之。樂。音。洛。天。高。地。下。萬。物。散。在。外。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

樂。義。近。於。禮。樂。者。和。和。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

天地官矣。長上。辨別。必列。勿應。去聲。高下。散殊者。

制行矣。周。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聖人

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故。近。於。樂。

秋。歛。冬。藏。天。地。成。物。之。義。故。近。於。禮。和。厚。其。氣。之

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

鬼。所。以。歛。其。氣。之。屈。伸。陽。而。從。天。陰。而。從。地。也。則

聖。人。禮。樂。之。精。微。既。明。目。備。矣。官。主。也。言。天。地。之。生

物。無。不。各。得。其。職。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

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之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樂也者。謂之樂。如。大。事。也。哀。之。事。也。大

非。言。禮。而。未。言。樂。也。言。樂。者。言。樂。之。樂。也。非。二。用。也。哀。樂。之。樂。者。

竇。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傾。天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左。上。聲。傾。旁。切。切。人。情。理。同

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也。人。情。理。微。而。欲。危。禮。以

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也。蓋。禮

樂。之。作。道。器。未。始。相。離。故。曰。樂。是。精。粗。之。體。也。

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

音。德。音。之。謂。樂。此。聖。人。在。父。子。君。臣。之。體。為。三。綱。六

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德。音。名。樂。也。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

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言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易以政切禮樂致樂也樂而中則可以治心言之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

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

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

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

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如字易以致切錯

倉波切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言誠云

之字不可少有則新也動於內則能治心動於外則

能治躬也如禮則無斯須之不和而順矣所以禮

人動物其如禮則無斯須之不和而順矣所以禮

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禮君子致極禮樂之

孔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

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不得於禮虛

繆靡切句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中其節則

和而不流君子無禮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

流也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不得於禮虛

之度不能達於樂謂之素也素者質樸也忠信之人

可以學禮薄於德者不能充於禮

也仲丘無居口中去聲從七客切

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

女之別也朝音潮長上聲別必列切○居侯之謂生

片下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諸侯之謂生

以長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於長幼昏姻之於男

女其義亦

周禮大宗伯以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

昏冠之禮親鄉里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

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

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冠古切時轉切膳音

有食宗族之禮也○嘉善也嘉禮有不人

成其性也射禮之謂賓射也○嘉善也嘉禮有不人

成其性也射禮之謂賓射也○嘉善也嘉禮有不人

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

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

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

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說音悅

孝經孔子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其仁則和睦矣傳音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

已矣

本也。傳七章。
○長上聲。

論語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李氏

禮云禮云玉帛云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云乎哉

以玉帛則為禮而鐘鼓則為樂也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謂之謂戰。謂戰。謂戰。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

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荀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

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

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

也比物之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

足以理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

說苑晏嬰曰禮者所以御民也樂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

能治國家嬰未之聞也

文中子曰行不相洽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

者可以作樂矣

唐太宗曰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

音大

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化

奏議○朝音
朝野去聲

宋韓琦曰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

歐陽脩曰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

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

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

成

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息長養涵澤此三代

之所以深於民者也

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

具也其文物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大防而已

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

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衷生民之多欲順導

其性大為之防為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為制羽毛

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為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

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

舒也

周子曰禮者理也樂者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

和故禮先而樂後

古者聖王制禮法順教化三綱九疇叙百姓大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方之風以平天下之情故

樂聲淡而不傷和不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

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並通書○長上聲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學

司馬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

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

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

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所樂樂和之樂音洛餘如字大音扶

禮之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

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

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

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並資治通鑑○行胡切

益切別必列切長上聲

胡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

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

廢焉者乎劉切

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

禮樂興然後貴賤中而庶民安矣並胡子如吉○中大聲

朱子曰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

違乎義理之正文集○大音扶

黃幹曰夫禮至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

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

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性理書○大音扶

正名分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

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

以辨上下之分定其民志若夫上下之分明然

後民志有定民志定則後可以言治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則家道正矣家

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家

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為天居尊地居卑則乾坤之位定矣凡物之位有卑高之不同則高者貴而卑者賤矣

春秋天工使宰嚭歸惠公仲子之貽仲子惠公之妾

爾以天王之尊下則貽之妾是如知於後人之妾

亂紀自王制始也春秋重嫡之分故特誌而書之以見宰之非宰矣應元元年○朝晉潮典音預分去聲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適子聖人以為諸侯之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字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廟內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揖讓之實辨矣通音

初獻六羽

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僭矣成王過為非禮其後魯公計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君卒廟而降用六羽言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通音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婦歸含且贈

含胡紺切○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

禮記子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記坊

冠義

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冠古切切朝音潮

大戴禮曰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

然後人知尊君親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朝事篇○別

論語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荀子曰知者為人之分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

同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忘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知者為之分界別切○無名則物雜亂故

說苑孫卿曰必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

劉向曰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

不可相倍

漢書曰入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

袁盎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並音

師丹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

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即傳

吳頤譚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

有差等級踰遜則骨肉之恩全觀觀之望絕矣大學

唐魏徵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

亂然後內外安寧

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

分

褚遂良曰聖人制禮示子雖不得踰適所以塞嫌絕

之漸除禍亂之源也

著疏當尊者卑則依

之姦乘機而動矣。唐鑑○過音

宋司馬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

之自天子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小大

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解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覬覦資治通鑑○夫音扶分

曾鞏曰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言行錄

蘇軾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文集○分去聲

胡安國曰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

辨尊卑分貴賤明威異物采所以杜絕陵僭也春秋

聖學心法卷三 六十七

楊時曰人君所以馭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

既正上下自定語錄○分去聲

范祖禹曰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

陵越通鑑綱目○少

張栻曰天下之分起於上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莫

知所從始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文

○分去聲

胡宏曰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

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分苦者矣胡子知言

真德秀曰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大學衍義

○分去聲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並后庶

不可以如嫡臣不可以儗君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大義也文集

聖學心法卷三

六十八

君道

禮臣下

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釐晝旦接晉為世盛之時大明

附故為康侯康侯出而顯親禮也錫馬蕃釐晝旦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親禮也晉承解

自上下其道大光道之大也

詩曰采芣苢之宮之君子采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

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衣及黼黼黻音甫○玄衣大也君子之衣也黼如斧形刺之

於蒙也言采芣苢則以言盛之君子采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錫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衣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由其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君子采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威沸檻泉言采芣苢威沸檻泉言采芣苢

不敬紆綬則為天子紆綬音中

汎汎揚舟緇維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

福祿之優哉游哉汎汎揚舟則必以緇維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

止禮頻尸切○緇維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

也五未最若○紳音律聲切○如度徒各勿

禮記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大臣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之表也

是民之道也大臣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之表也

之所從以為道者也大臣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之表也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散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之臣至卑者主而接之以禮况五等之諸侯乎

荀子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

諫諍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

尊原也臣道篇

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以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

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

是謂大順也臣術

人君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尊賢

子貢曰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善說

淮南子曰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漢賈誼曰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

也

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意許切

張猛曰聖王之於大臣進之以禮退之以義

晉武帝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並通鑑

宋歐陽脩曰能以非常之禮待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功

報國非

司馬光曰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更歷

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又集○傷珠欲切更古切

胡寅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

聖學心法卷四

三

施於牙介甲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異謙

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廢惰前魏切

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前魏切

朱子曰大臣不親細事以道事君得以自盡故官屬衆

咸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

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

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中庸或問○令

明賞罰

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噬市制切噬胡臘切○

也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而雷威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噬市制切噬胡臘切○

書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政事懲懲○陶餘招切戒○章服也五服五等之服

之人則五等之服以章○章服也五服五等之服

之刑以懲戒之蓋當賞則○章服也五服五等之服

康王曰旌別淑慝表厥宅○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

訓典殊厥并疆俾克畏慕○別必列切慝惕德切癉音

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而傳於後世所謂旌也○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為善之福所謂別也○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春秋左氏傳晉長魚矯曰不施○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不可謂刑○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蔡歸生曰善為國者賞不○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寧其利濫○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人刑罰濫則恐及善人○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而失於善人之用寧其○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旌○旌善惡癉癉病也表

順秋冬肅殺之時以行其刑刑行賞也存之致喜加於常勝加勝之道則酒食之餘賜其臣下無不厭飲即此意心可以知其樂於行賞也將行刑也為之致憂不舉威儀不舉之道則聲譽之類者不忍聞即此憂心可以知其畏於用刑也
二十六年○齊樂之樂如手餘者必

禮記王制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朝○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

國語魚臧文仲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許切

荀子曰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富國篇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正論篇○稱當並去聲

說苑宋司城子罕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君道篇○當比並去聲

太公曰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

孔子曰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

劉向曰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謬誅也謬則善惡亂矣
謬政理篇○謬靡切

漢賈誼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

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安賞非愛其財也賞安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

杜欽曰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通鑑綱目

爰延曰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後漢書○甄之人切

蜀漢張裔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通鑑綱目

晉羊祜曰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本傳○荷胡國切

陳壽曰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諸葛亮傳

唐太宗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貞觀政要○喪去聲

防其害源開其利本顯罰以威之明賞以化之威立則惡者懼化行則善者勸適已而妨於道不加祿焉

逆已而便於國不加刑焉故賞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罰者不怨上罪之所當也帝範○當去聲

魏徵曰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

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平刑措非所聞也

靡切

用得正人為善者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實當其

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

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

魏元忠曰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

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

張蘊古曰棄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

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

陳子昂曰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

重學心法卷四

楊相如曰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

陸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

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輕刑兼亂之漸信賞在功

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

而肆刑則刑重爵賞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禁萬目

皆弛

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

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

惟恐眾之不觀事之不彰

賞罰之馭眾也如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輕重

軌之所以行車也勸之所以服馬也

軌魚

柳宗元曰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

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

宋歐陽脩曰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脩紀綱號令所

行紀綱所振由八主有賞罰之柄也

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

不服

司馬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

聖學心法卷四

鑑通

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

下何得不治

恩雖至厚而人不改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

至重而人無所心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

蘇軾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

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

之又從而咏歌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

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

新

范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是非枉

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唐鑑

分並

胡寅曰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

害天下公義也教堂

鄭案曰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

則何以服無罪之人

徐宗仁曰賞罰軍國之紀綱賞罰不明紀綱不立並案

心學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凡人君之用人

而授以職倍無非天也有德天命有罪天討凡人君

聖學心法卷四

之賞罰而當其功罪亦無非天也若心學不明處事

失宜則賢否不分有功者不用有罪者不知賞非其

所當賞罰非其所當罰非所以順天道也天道順與

不順天下治亂之所關天命去留之所繫也可不懼

乎當其之當去聲

慎刑

易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山下有火賁

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其明庶之象以慎刑明其庶政成

文明之治而無果敢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

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

蓋內離明而外艮止故以用明為戒表傳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火之在高

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刑明不可勝於成於

慎謂之不留獄蓋獄乃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堂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澤上有風感于澤

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

而已於決之極於剛而已故誠意常永於緩獄寬也

又最大也中孚象傳

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

賣刑賣與肆赦也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又扑賣下切賈神罰切皆所禁切○象如天之垂象

以示人而典者常也亦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

辟五刑之正也宥寬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

也鞭未盡重官刑之刑也外復鞭二物學校之刑

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與金賈其罪也詩經也

書謂流罪謂不待流者金賈其罪也書謂流罪謂不待流者金賈其罪也

之也賈與也賈謂有持終謂再犯若此者雖當宥當

賈亦不待其宥不聽其賈而必刑之也聖人立法制

刑之本未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

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

不行乎其間也刑以當切刑以未切刑以未切

亦如具其罪大者故金賈其罪小者故金賈其罪

舜命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治刑

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皋陶為士師之官者能

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

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協

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若
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
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
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
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則失於輕縱。二者皆非
聖人之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尤聖人之所不忍。
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不辜。而自受失刑之責。
此仁愛忠厚之至。所謂好生之德也。孟賁書大禹謨

武王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明德務崇之
之謂謹罰務

去之之謂
去上聲

嗚呼封豕乃罰人有小罪非責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貴

災禍一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式用通偶也。人皆所景切。辜音孤。

E. wrightii, n. sp.

十

有心罪非過誤。乃其故為亂常之事。同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赦。人有大罪。非其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於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此蓋武王誥所無。所以較罰之意也。

周公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

文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

也。周書
立政

穆王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

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

又于民槩彛

敬之容也。明明者清白之容也。灼于不

方者。穆穆明明。光輝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

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

精華也。陶餘。謂切辟此亦切。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升以成三德一人有德

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

之德則君慶于上民臻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

替身

非倭折獄惟良折獄固非在中也倭

乃定切○
非口才辨給之

可以折獄。惟溫良者。視民如傷。
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長仁聲。

聖學心法卷四

士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者厚之至也。言有德及於民也。

者惟此刑耳。孟周書呂刑。○嘗觀夏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萬方百姓。被其凶害。天乃命成湯伐之。商紂

無道。作威殺戮。至為炮烙之刑。以毒病四海。武王
恭行天罰。以滅之。夫桀紂之所以亡。湯武之所以興。

亦曰仁與不仁而已。今穆土以耄荒之年。而於呂刑一書。哀矜惻怛之意。反覆詳盡。湯武忠厚之遺風。僅

可想見也。後之用刑者。宜鑒於此。蛇潘茅如。修。歷。李。如。夫。皆。扶。耄。負。報。如。側。初。力。切。惜。當。按。切。覆。如。字。

春秋左氏傳晉狐突曰刑之不濫君之

明也。突吐訥勿。刑罰貴乎得。

中也。若用刑罰不至於
濫。此君德之明也。

偃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朕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其

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周書序言

大。明。其。罰。則。民。服。今。不。明。於。德。而。致。我。無。罪。
次。不。亦。難。以。安。靖。國。家。乎。民。不。被。其。仁。愛。

刑罰之過也。後教又切。新知切。

天下悅而歸之。○蘇軾曰。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
元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

及隋方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分或透以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

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此曰國人殺

之也張子曰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蓋有不可已者也同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

家語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

治也設刑法以防閭閻於民貴其不犯也民不犯所以為極治也

荀子曰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富國

說苑曰刑者非聖王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

司

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

史記曰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

大理為務聽音秋中聲屬之六切大理理獄之職也凡用刑不可輕必使大理以詳察之然後刑罰得中所以其職為要務也

漢文帝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

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

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行切五

同夫音扶○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嬰

榮上書曰妾父為吏嘗中皆攝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其

道無繇願依○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乃詔除

由刑是時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功

景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

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

令治獄者務先寬讞語寔切

章帝詔曰往者以來掠者多酷鉗錯之屬快苦無極念

其痛皆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其為禁並通鑑綱目

張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

重民安所措手足釋之為廷尉時文帝出行中涓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罪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

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

無道乃盜先帝器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

所以奉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而族之假令愚

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之○

時曰釋之之論犯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使誅

誅之則已矣是開人主安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

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

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與去聲

賈山曰節用愛民車獄緩刑天下莫不說說音

賈誼曰秦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割人

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

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殺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鄒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刑以知切射音石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

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

絕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効大驗邪人之言曰

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

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

周秦事以觀之也樂音獲切

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

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

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也長上

路溫舒曰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初孝

世微發頻數百姓貧耗民多犯法於是使張湯趙禹

之屬條定法令其後嚴密巧法轉相比況禁固寢密

律令煩苛宣帝在閭閻聞知其苦此金廷尉史路溫

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太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新者不可復

下相賊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

之吏皆欲人死非情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獄之吏

威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人平之下冷元以此

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世楚之下何求而不

指道以明之上奏恩則則銀輝而周內之蓋奏當之

成雖卑陶曉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

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身為刻刻殘賊而止極於

一切不顧國恩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

識不入刻木為吏則不罰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

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害道莫甚

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存也惟陛下除誹謗以

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上秦之失尊文

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天下

幸甚宣帝善其言詔置廷尉平四人每季秋後請讞

時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須臾之

數所各切夫者扶復數又切比切至切樂音修勝平

聲銀都死切內納同亡柱之亡無同輸倫

同塞悉則切廷尉平之平去聲讞語塞切

劉向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

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並通鑑

陳寵曰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惡姦惡既平必宜濟之

以寬劉向切切

劉愷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人於善也

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

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懷柔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

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當之而非私誅之

而不怒天下其有不服者乎

王肅曰人命至重難生也王重之易以切切

以聖王重之。情陛下察臣之言。務從寬恕。使刑罰當罪。無過於慘虐。則天下幸甚。故納其言。數于西。切散。

後趙游于遠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惟多殺。並通鑑綱目

唐太宗曰。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復數又切。太宗嘗謂侍臣曰。

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孰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新。欲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而不取。連法其間。豈能盡。然。行刑之日。皆。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者甚衆。太宗又嘗與侍臣論獄。觀微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記。罪者二十餘人。悉令斬之。不取執奏。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長孫無忌曰。懲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微繆。而存乎。

聖學心法卷四 十元

博愛長上聲。微音。博音。墨。微。博。皆索名。三。股曰。微。兩股曰。繩。國家制刑。懲一而戒百。使之畏於。未犯之先。而不幸而麗於法。則寬乎其微。經。而心則主於神愛之仁也。唐律疏議。

戴胄曰。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太宗嘗以還人多。詐冒資資。故令不。

育者。死。不。有。事。與。者。欲。殺。之。天。理。少。卿。戴。胄。奏。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忽。選。人。之。多。詐。而。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遂。從。網。目。退。去。解。小。平。聲。首。去。聲。戴。胄。者。又。切。新。都。記。切。

宋歐陽脩曰。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

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獄無罹氏之不遠。無縱誅以。

快怒。使愚民知所避。赦更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

自平大音扶。如。語。語。切。

刑者聖人之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

本乎至仁。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執法必平。並文。

周子曰。主刑者民之司命。任用可不慎乎。通。

司馬光曰。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集文。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將何。必。

於未赦之前。察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

可諱之罪。被赦者無可憐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上。

刑別必。

聖學心法卷四 二十

蘇軾曰。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實刑。

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文。

集。大音。扶。中。去。聲。

朱子曰。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慘怛之愛。忠利之教。

所以不免入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又集。切。怛。當。割。

切。好。惡。

張敬夫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更與利。

為市。因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

姦惡。上則視大官之趨。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

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惑昧之。不原。

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定而不得其平者多矣可不

慎哉心學知去聲應惕然切休人律切

心學曰人君制刑所以奉天討也輕重取舍各有攸當乃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每行乎其間無非體天地好生之德也五刑之用豈濫虐以逞哉刑期無刑而已舍音捨當好並去聲

嘗觀三代以下用法之苛酷者莫如秦隋秦用李斯趙高之謀以塗炭其生民凡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隋文帝晚節用法益峻大臣勳舊莫能自全凡監

一錢一瓜者皆死於天下

二十一

愁怨民不保生故秦之二世隋之煬帝皆不旋踵而身亡國滅誠由刑殺大過而致天人之所共怒也漢高寬仁大度孝文繼以清靜恭儉而幾致刑措唐太宗明刑慎罰死囚必至三覆宋太祖崇忠厚之治子育元元逮及子孫卒無刻薄之風是數明君者世祚延永治道可稱於後世以其一本於仁厚寬平而致然也嗚呼刑者期于無刑而已非欲藉是而逞威也逞威則不免於濫濫矣有天下者可不崇前聖欽恤之意而以秦隋為鑒乎幾音機

理財

書禹貢曰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孔大也言六府皆大脩治也土者財之所自生謂之庶土則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至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洲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發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夏書○唐書○力切

禮記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自舉以饗菜色食以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之

周禮天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貸于受貳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賄呼罪切○凡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國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

二十五

之拱手聲好去聲會古外切○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充足也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者蓋玩好非急務不可費府庫之財惟此九式有餘乃可以供玩好也會計也餘財足供玩好則邦之賦用莫不取具焉故一歲之終則以其出入之數而計之矣五天會

大司徒領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

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蘇氏云：耕種謂二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

有草木作竹師厚微作山澤之材卑薄謂數牧養蓄鳥獸餼材謂百工錫化八材通材謂商賈牟通貨賄

化材謂婦治絲麻飲食謂臣妾醫德疏則生財謂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

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也
官○設蘇石以資官上實加衆想至切

大學曰生財有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

者舒則財恒足矣。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倖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

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此言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傳十章，一曰：「朝者，潮

荀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足於藏其餘裕優饒也言富國之術在用不

過度則人得優饒也。善藏甘六餘。雖有餘不耗損而藏之也。

聖學心法卷四
七

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
和則貨財渾渾如泉源。

防防如河海暴暴如丘山

絕也。汭，汭水之多也。暴，暴起之貌。言得天時地利，物多委積，高大如山也。並富同篇。○卒倉波切。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

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

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餘材也。汙汪胡切。蠶必列切。長上聲。○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資易也。山無草。

五

負宜曰致民而歸之農皆無務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

收存食之民博而緣南成則蓄積多而人樂其所美

谷永曰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

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也通鑑

唐太宗曰。勸穡務農。則飢寒之患。寒過奢禁。麗則豐厚之。

利興則寒切

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為害也甚於秋螟莫若禁絕

浮華勸課耕織使人還其本俗反其真則競懷仁義

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孟帝範曰

陸贄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民心苟不失人何憂之用

通鑑綱目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

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則枝幹周庠而根抵盤旋矣並奏議○庠泰醇切

宋陳堯佐曰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

歐陽脩曰古之為政者上下相多以齊下之用力者

甚勸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費力國不過費上愛其

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

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爲出歲之末三分之

以合公止。一以合民食。一以備凶荒。重文

司馬光曰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夫農工商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文集○夫皆扶

古音

曾鞏曰天下之膏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由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則歲有餘財矣文集○費者廢

范祖禹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墜墜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所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以益己通鑑綱目○夫音扶墜委身切遺施並去聲

節儉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天地有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節也若非節以制度則必至於傷財害民矣

書舜曰克儉于家克儉謂薄於私養也

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謹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德也

春秋左氏傳魯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與恭同○此

言儉者上之共行之德奢侈莫大之惡也

論語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音遜○奢之害入述而篇

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入述而篇

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

聲非音匪黻音弗洫音域切○間解隙也謂其解隙而非議之也詳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

常服黻黻膝也草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解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

美之泰和篇○詳五篇切音音光

說苑太公曰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不嫖慝下不陰害不

幸宮室以費財不多游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

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虞國無飢饉之民此賢君之

治國也說理篇○蠹音同應陽德切罷疲同剛丁卯切鏤即豆切蠹都切切

孫夏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禮文質

劉向曰無以所好害民無以嗜慾妨生無以奢侈為名

無以富貴驕盈漢書○好去聲

漢賈誼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

者有時而用之者無度則物力必屈通鑑

司馬遷曰治國之道當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

馬融曰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

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

則終者掩藏矣通鑑

郎顗曰救奢必以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後漢書郎顗之等切

蜀楊阜曰克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

其業通鑑綱目樂音洛

魏王朗曰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他國魏志王朗去聲

衛覬曰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衣不用錦繡茵褥

不緣飾器物無用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通鑑綱目並去聲

聲

晉傅咸曰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畜由於節也今土廣人

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宗儉當詰其奢奢不

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通鑑綱目並去聲

二十七

唐太宗曰夫聖世之君在乎節儉貴廣大守之以約奉

智聰明守之以愚不驕人不以德厚而矜

物茅茨不剪采通鑑綱目不即衣服無文土階不

崇大羹不和非謂樂器惡味乃廢薄而行儉故風淳

俗朴比屋可封通鑑綱目大音扶移重圓切

宣宗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通鑑綱目

柳宗元曰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濫文集柳宗元

後唐李琪曰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四發兵故雖有水旱

之災而無匱乏之憂通鑑綱目

宋韓琦曰自古勤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

費莫如自宮掖始言行錄費音來

范純仁曰唯儉可以助廉明善錄

歐陽脩曰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集

司馬光曰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

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雖茅茨土階惡衣非

食不耻其陋通鑑綱目樂音洛

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

凡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

於貴者近者則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樽祖切

一孟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

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

矣孟文

曾鞏曰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

蘇軾曰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

張燾曰躬行節儉民自富足言行錄

胡寅曰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通鑑綱目

真德秀曰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則心大而為謀者

疎大學

馭夷狄

蘇軾曰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並文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文集○朝音潮

真德秀曰古者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大學

征伐

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至矣王于况切○能以衆正則王者

之師矣

師出以律否臧凶否者鄙○律法也否臧不善也出師之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

始而守法也師文辭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謂以柔居尊謙而得衆猶有未服則利以征之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謂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並謙文象

書禹誓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

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

克有勳濟子禮切○蠢然無知之貌○濟和聲衆威之貌

不教也言苗民昏迷不教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

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

予惟恭行天之罰勦子少切○威暴殄之也○侮輕忽

厥言亂常也有扈氏果殄天物輕忽不敬虐下背土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代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夏書○外

胤侯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

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

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胤年進切○殲將廉切○脅虛業切○汙汙切○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

故承天子之威命也崑出玉山名○崑崙山脊也○過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崙不辨玉石之良惡而焚之焉為天

吏而有過速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俗之人亦

皆赦而新之夏書胤侯○外音機

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然南征

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予后

后来其蘇也○許偉切○餉或亮切○後戶禮切○葛國名

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饗盛也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猗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

也。歸同。微并其田也。疾。病棘急也。極。中之極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五。江漢篇

胡孟切○古者諸侯有海
之所以正之也○馮猶乘
王命大司馮○其以征伐

人告之使入其境鳴鉦鼓以聲其謂也暴內則上云
賊賢害民是也陵外作馮弱其家也內外之惡求
有殺壞之寵讀如同鄰之誼謂置之於死地
立其次賢者無也田不治門不閉之正
倚險恃國之非王事大國也以因之變之正
名殺其忠臣用充重皮餒也放政法殘殺也殘
其爲害甚矣今者道命也伐政法不循也殘
之者亡國不得與對國交進若人倫外內難
異於禽獸不可親百計則誅滅而去之也夏世○
切去上聲言義舉亦則

論語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三曰善人孝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省禁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花也或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必有其亡之禍。是謂象其民藏。

路世
崔子

聖學心法卷四

三二五

上伐下也。

刑所以正人也。請往有
 罪則天子司而王之。

通言正統

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虞以之民為今虎所害皆

荀子曰凡

南兵致書本莊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

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

湯武不能以勝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

要在乎附民而已。

中六聲

六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

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說

仁義之兵行於天下

兵不血刃遶道來服德成於此施及四鄰○義兵篇
施音異

說苑曰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功凡武之興為不

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並指武爲去聲

晉文公曰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

漢沮授曰天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時衆憑強謂之驕兵義

者無敵驕者先滅

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其謀而賤戰

馮奉世曰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

西元味丞決暴步

三卜六

蜀諸葛亮曰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

魏賈誼曰用兵之道先勝後舉並商賈將故舉無遺策兩

什銀
 去銀
 等目

陳琳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隋書曰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于戈蓋非獲

已
紀本

唐太宗曰夫兵甲者國之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

邦國雖安戰則人殆帝範夫音扶好亟並去聲

宋祁曰用兵者不幸敵之亂而欲已之不可亂不畏彼

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也名所經

歐陽脩曰外料敵之謀內察國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

敵此朝廷之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朝音

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

將去

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後也畏故能動而

有成功也並文集。大音扶。

蘇洵曰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文集

蘇軾曰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

易成易以致切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未戰養其氣既

戰養其心聖賢心法卷四

戰養其心

聖人之兵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

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離其敵使之知

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

而甘其死並文集。為去聲樂音洛。

龐籍曰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

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名臣錄。時去聲。

史浩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史

趙順孫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孟子

父道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

一家之小無尊嚴則孝教廢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君而復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家人不尊。則法度廢。有嚴

禮記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

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諸母衆妾也。於諸母之中擇其有是

德者使為子師而教以善道。父母養子之禮莫先於此。

文王世子曰知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盡孝於已。必能慈以撫衆。故

可為人父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

外也。禮樂文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

而溫文立大傳少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

也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

大傳之德行而審喻之犬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

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懌。美也。切。大音泰。少音去聲。行胡孟切。

○教世子莫大於禮樂也。樂以消其邪惡而達于外。禮以陶成其肅恭而達于中。是以內外交錯有諸

中。必形諸外。其成也懌。懌。而有恭敬之實德。溫文之氣象。夫。恭。敬。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實德。故立大傳

少傳之官。以教喻之。而成其德也。示之者。謂為之行其禮。審喻者。謂為之說其義。在學時。則有大傳少傳

以導之。燕居時。則有師保以輔之。故教喻而德成矣。○漢賈誼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

肅端冕。見之南。刻。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身惡行天下之惡士有
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正事聞正言行
道左者前報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
正猶生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與如自然習與習與習與習與習與習與習與
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
其道也○宋真德秀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
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
之人心和心生則戚心消矣其所以感化人心
莫妙於此者然樂雖備而由內以達外禮雖備而
外而入中二者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
其悅懌而已若敬溫文而已見其禮夫音教長久之長
乎至哉日切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
切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

春秋左氏傳衛石碭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碭七卷

以方外教以方外之義使勿入於邪此愛子之道也

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

說苑曰賢父之於子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通鑑綱目

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缺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言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朱舟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所以謂教誨之者矣

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

漸之以善使之早化孟建本篇○為少聲漸將康切

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業談

唐進曰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奉使

隋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行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

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通錄

宋程子曰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

乃至長而性美程氏遺書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

之幼也知思有所未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

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父自安習若固有

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近思錄

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

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性理

張敬夫曰為人父者當脩身以率其子弟身脩則將有

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近思錄

胡宏曰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胡子

家順曰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樂音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繩之以禮

則長無不肖之悔長上聲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

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

之孟成子

孝子大目為父 而不能盡為父之道則家無忠孝之子

子道

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拊我長上聲○切音詩六切

氣也○拘○音養也○拘○音養也○有覆育也○顧○視也○復○

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

報之德而無窮之大○天○無窮○言父母之恩如此欲

為報也○小○報○義○屬○○覆○報○又○加○下○女○子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無辱於父母○夙興夜寐○各求

惟親與祥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古者至孝

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始食器具用者也○瞻者

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也○言棄其父母所植○瞻耳

必加恭敬○以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

仰也○小○報○義○屬○○覆○報○又○加○下○女○子

成王之子下主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式則言法

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

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 昭哉○應去聲○

人謂武王應如不應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

皆受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

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

事也○大○報○義○屬○○覆○報○又○加○下○女○子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匱具位

子生人之嗣子也○匱○音類○善也○此父兄各行其詩

而述尸告之○言祭祀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

以崇奠孝子之孝誠不竭則宜

言禮昆為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昆為人子者

○定○其本姓也○者○問其安否何如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業恒言不稱老 夫音扶告古得切○告面同耳○反言

必有常習必有業者○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遊

錫親之意欲知之也

孝子不厭聞不登危懼辱親也 聞音暗○服事也○聞

從事為勞○有非常且嫌失

樂正子春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

情 猶於何也○惡乎

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王鷄初鳴而

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

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

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燠

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朝音潮豎仁庾切莫與慕同應去聲○內豎內庭之

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

居飲食之常時也食上進膳也○在察也○食下食畢而

撤也○問所膳問所食多寡○猶勿也○原○再也○謂所

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朝夕之朝○太字作朝○孟切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

一飯飯亦再飯 說音脫養去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者不入起敬

起孝子事父母有隱無犯是謂起孝也

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養去聲樂音洛處上聲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況於人乎並內則

孔子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怠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

王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

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

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唯上聲瘠才詣切唯謹言應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瘠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而已

祭義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

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慈乞約切夫音扶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慈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三者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婉音連切

曾子曰孝有三太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

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

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夫音扶塞傍午切放音附切置音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

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

不匱矣匱具位切施去聲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亦能養之事

小孝也諸侯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弗辱之事中孝也博施

謂德教加於百姓則於四海備物謂四時之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天子大孝尊親之事也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惡去聲

孔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

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並祭義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辨別也則必列切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

父母在饋養不怠

大戴禮孔子曰身也者親之反也敬不敢與不能敬其身

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問於

孔子篇

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徼幸

曾子本孝篇○易以效切行初孟初微堅亮切

樂正子春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

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

母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

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

馬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大孝

單居問於曾子曰父母之行若申道則從若不申道則

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

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中主聲○

已且備從所行而思諫道也○不敢

爭辨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樂音洛

孝經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夫音扶○人之情德

焉○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身音其○大髮膚

之○以大有孝立身行道自顯揚名于後世光顯其親矣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

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去

解○慈於人○人亦慈之○則厚時及親君行博愛

廣教之德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為

四美所法則也○五經一章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治天下是以其教不

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夫音扶○行胡孟切○經○常也

之以為行耳○明者推原其孝之出於人心而得於天

者蓋法天明以為常固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教不

待嚴肅而成理也○傳音

幸○行義之行如字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行胡孟切○人為萬物之靈○孝者

也○傳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

順故上下治○長上聲○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故事

則知所以

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順長切○以

心則鬼神敬而兆民服其

德矣○五傳九章○本義

論語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學而

子曰父母惟其天之愛○言父母愛子惟恐其有疾病

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遠則去親遠而為日久方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父母之年則喜其壽又懼其老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父欲子有賢德而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

纘祖皆切大音泰纘繼也太王王季之子也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一戎衣言一着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

夫音扶達通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事此達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也也此達也

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而薄於吾親也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

孰不為重事親事之本也

事親者則忠可移於君順治而天下平

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可也

養去聲順父母之志是以事親者當如曾子之養志然人子所能為者皆所當為故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承順以得其心順則有以論之於道為人盡其言也為子則愈密矣此雖要然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而慕則其終身可知矣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為天子之父則當尊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尊親養親之至也

家語子曰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

說苑孔子曰賢子之事親發言諫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

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

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

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

父母怒

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並通本篇。見形向切。

揚子曰。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形。象。地。載。形。象。父。受。

氣。母。化。成。也。也。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

表之懽心。寧。安。也。寧。神。者。尊。祖。奉。宗。廟。也。

孝子愛日。言。養。親。之。心。惟。日。不。足。也。也。也。

唐韓愈曰。大孝莫高乎孟。子經。集。文。

高郢曰。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謹德教

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唐。書。

宋歐陽脩曰。守成念夫。子難孝者。先乎善繼。天。音。扶。

凡子之事其親者。蓋其心焉耳。心貴正。正則不敢私

其所私者。大孝之謂也。並。文。

司馬光曰。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

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養。去。聲。

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

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

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為學所宜先也。

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並。傳。家。集。

胡寅曰。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致。堂。集。見。上。聲。

胡宏曰。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胡。子。知。言。

朱子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

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而後能之。理。性。

一。屏。書。口。養。去。聲。

呂祖謙曰。愛其親者。事親之序。博。議。

真德秀曰。為人君。以光祖宗。還後嗣。為孝。大。學。衍。義。

臣道

統言臣道

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尚于中行。馮。音。憑。○。朱。子。云。包。荒。用。馮。河。不。遐。遺。不。遺。遐。遠。而。不。失。朋。比。也。

系。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得。中。道。者。也。故。能。包。荒。用。馮。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失。朋。比。

則。合。乎。此。文。中。行。之。道。矣。泰。九。一。交。辭。○。五。十。

書舜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此。舜。美。禹。之。辭。也。汝。指。禹。而。言。禹。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自。有。不。可。掩。者。

虞。書。大。禹。謨。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則。當。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反。覆。數。永。以。見。臣。職。之。重。而。不。可。忽。也。虞。書。益。稷。○。分。去。聲。

成王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凡。我。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反。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信。服。服。則。美。

者。今。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也。言。教。成。所。主。之。職。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信。服。服。則。美。

令。行。而。民。莫。不。信。服。服。則。美。

令。行。而。民。莫。不。信。服。服。則。美。

令。行。而。民。莫。不。信。服。服。則。美。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學古學刑代之法也

度待洛切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經乃商後

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不能果斷則志與勤為庸用而終蹈後矣

無依執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

○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而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

康王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慎厥事

而畏之惟當盡其心無謂民少而忽之惟當敬其事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子相賓客也此宴饗通用之樂所以序賓之意此章專美其德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孫以萬邦聞之

申伯宣王之元舅周之大臣也孫也尹吉甫作詩誦申伯之德如此言能脩己以治國家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一是著明

恭敬貌古訓先王之

濟濟多士兄廣德心

春秋十有二月祭助通助

來不與其朝也人目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趨境所以然者杜明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

左氏傳晉范文子曰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

以行之事雖大必濟應事接物以仁為信不可易忠無所偏敏無不達有此四德

必能成大事矣成公九年○應去聲

晉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

不作亂知主聲○人主於天地間有說信者不忍叛君者不敢害民有武勇者不敢作亂

成公十八年

衛北宮文子曰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

其官職保族宜家盡臣道故有臣之威儀為其下者畏其威而愛之故能保守官職全

宗族利家室矣

宣公二十一年

齊晏平仲曰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曹公不務工商不

變士不濫官不治大夫不收公利施去聲治他力切在禮在先王之

禮也謂大夫之家所施恩澤不得及於國人四民不得還其業農主稼穡工治器用賈主懋遷士不失其職官不濫慢大夫不敢作福以收人心也

禮記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君

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

郊特牲曰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私親是

祭統曰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

不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度夫人心即大

學黎經之道如明而後能盡其道也。度徒務切黎黎者切。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底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仁之厚也是故恭儉以求後仁信讓以求後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謹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

以聽天命
庇覆也。役之為言為也。求以事君者。欲求其君之名。言不易道以微利。祿也。數求。

致切微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聲。亂切。速去不別也。別。

事君慎始而敬終性父易絕君子所恥也。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胡

孟切。類謂比式或善或否也。類。

孝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

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長。工。上。能。忠。順。以。事。

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矣。此。一。章。

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故上下能相親也於。君。則。思。盡。忠。有。過。則。思。補。益。增。助。也。有。美。則。順。而。成。之。故。止。也。有。

惡。則。正。而。救。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傳。十。三。章。

論語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忘其使民也子。產。卿。大。夫。公。孫。伯。也。敬。謹。恪。也。忘。愛。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利。也。使。民。義。如。都。有。事。上。下。不。邪。有。討。無。虛。片。有。伍。之。類。公。孫。伯。也。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之

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言。使。去。聲。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子。產。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有。言。責。者。其。志。皆。所。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衛。靈。公。篇。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

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信。謂。誠。意。也。但。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蓋。事。上。使。下。皆。以。誠。意。交。乎。而。後。可。以。有。為。子。夏。篇。

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公。孫。伯。篇。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明。其。天。爵。以。

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

必亡而已矣要。平。聲。脩。天。爵。而。人。爵。從。之。蓋。不。求。而。自。至。也。要。求。也。有。天。爵。以。要。人。爵。心。終。必。非。其。所。得。人。爵。而。棄。之。也。

古之人得志洋洋加於二。見。於。世。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之。類。者。也。謂。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仁。援。臣。者。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有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阿衡以爲容達也

之事也。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養春而不忠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壽天理。故謂之天民。必道可而行之。不小用。以徇人也。大

家語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也。廉清也。廉平之守。固守之不可改也。辨正篇

國語晉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

也舉以其私黨也

比毗至切。夫音扶。

晉其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

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善有業

荀子曰君子寬而不慢廉而不剌

剌姑樹切。○廉移也。剌利傷也。○有廉隅。不至

於利傷也。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景

景與影同。

○形。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不違越也。臣道篇。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

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

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

至公篇。

虞丘子曰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軌可謂公平

武指。

篇。○龍於說切。

趙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即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

真西讀。

書記。○難去聲。行胡五切。

漢賈山曰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以稱大體

與行稱並去聲。

賈誼曰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

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

並通鑑綱目。行胡五切。

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

之不起

通鑑綱目。

吳陸抗曰人臣之節匪躬是徇

吳志。

唐韓愈曰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

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

並文集。

相去聲。

柳宗元曰執忠與敬臣道畢矣

集文。

柳玭曰涖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

戒子通錄。

宗張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

言已能

錄言行。

范仲淹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樂音。

洛。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並文集。

上聲。

歐陽脩曰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

心悅豫朝政肅清朝音

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虛上聲處之無愧然後得以為榮

並文集○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其君之邪心唯恐其

君或陷于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大學○

司馬光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

此三者非人臣也集文

蘇軾曰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謂大臣矣

蘇轍曰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集文

聖學心法卷四

五十一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濟

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並近思錄

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

心從已危疑之道也真西山讀書記

胡安國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以忠信為本

賈昌朝曰仕宦之法清廉為最聽訟務在詳審用法必

求寬恕並戒子通錄朝音

呂居仁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

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

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矣黃家訓○遠去聲獲音完

胡寅曰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

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

道以紆緩並通鑑綱目○格補與切欲胡八切

胡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胡子知言

張浚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明善錄

黃龜年曰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

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言行錄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

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

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

君心則當自身始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使

其民為堯舜之民

守官只要儘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

並文集

張敬夫曰後世清學不明通及於人才政

爭而已孰知其本在於

格君之本乃在格君之本乃在

吾身乎學

呂祖謙曰進諫之道使人言者之言不若使人君信

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樂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

大抵議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

當言邪學難曉當思正學未明

陸子靜曰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

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言行錄

真德秀曰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

貴大學

劉靜春曰人臣事君股肱心腹無有二事故居中則格

其非心用賢人行善政在外則安邊陲固基本選士

而進之用心一也心學

心學曰人臣之心出於君一然後能事君

人臣心明則定心昏則亂心定則事無不定心亂則

事無不亂內外大小之臣同心同德共理機務可不

勞而天下治矣

人臣事君如事天人臣無一日不在上天覆燾之中

亦無一日不在人君臨御之下此心凜然惕然不敢

有一時之不敬也齊數教切

忠

易曰納約自牖納通明也人心中自有明處而當就其明處而求之求信則

易也以文辭

王臣寔寔匪之故素順中正上應乎五志在平國

君故也寔久辭

論語子夏曰事君如致其身致其身也安致其身也

子曰臣事君以忠忠者心之誠也

家語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謫諫二曰讒諫三曰

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謫居月切

度達各切謫諫正其事以諫其君諷諫無文飾也

降諫卑降其體以諫之也直諫以直道而諫諷諫借

他事引接而諫也度主以行之惟在

忠臣不作燕以陷君忠臣不開姦盜之端以陷

荀子曰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

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

說苑蘇從曰慶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

君則非忠臣也慶上

枚乘曰忠臣不敢迴避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

後世也並正

楚申鳴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並正

新序王子比干曰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並正

莊子曰事君者由其祿而外其身義勇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

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問易篇○

諸切徒

賈賈堅曰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

王濟曰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

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並通鑑綱目

唐陸贄曰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議奏

柳宗元曰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集文

宗歐陽脩曰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

不避雷霆之威不異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

聖學心法卷四

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並文集

司馬光曰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

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于家非忠臣

也相去聲

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

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止補其

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進並通鑑綱目○易以鼓切

若忠於國家而死之榮也

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

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集文

程子曰有剪桐葉之戲則時事歲規違養生之戒則即

時諫止程氏遺書

蘇軾曰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

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與去聲○

岳飛曰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

不朽言行錄○荷去聲

胡銓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知無不言於君有隱則於父

亦有隱也非忠孝也言行錄

呂祖謙曰忘其身者事君之心博議

胡寅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諫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

之安危通鑑綱目

陳公輔曰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耳不計一

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

言行錄○難去聲

陳俊卿曰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集文

真德秀曰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

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密切○

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並大學義

心學曰君臣之間情意相通每事得盡誠言之然必俟

善出于上已無與焉則為至與去聲

勤

書武王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迺于酒不惟不敢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

服宗工國中百姓與未里居者亦皆不暇既迺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而

使之以助成王德顯而使之助尹人祗辟而

使之以助成王德顯而使之助尹人祗辟而

成王命君陳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周書君陳

詩曰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式無祖晉切

○亶亶地強之貌。績。楚也。使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廣也。謝。在今鄧州。式。使諸侯以為之法也。大雅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明。謂明於茶

茶事。保身順理。以守身也。懈。怠也。一人。天子也。大雅。卷八。篇

春秋左氏傳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乃心其始而成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田其過鮮矣

鮮。上聲。○政之治民如農之治田。日以繼夜。欲興利而除害。思始而成。終。朝夕勤以行之也。行。無越思。不

敢過於思也。為政次序如農之有田。其過鮮矣。鮮。除。可以寡過矣。襄公二十五年

廉

廉

書穆王命伯冏曰非人其言惟貨其言若時穆。切

○言不惟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財為言。則非人其言也。周書。卷四。命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先言可以。後言可以。無

者深察而何疑之辭也。離婁篇

新序子罕曰我不貪為寶

介子推曰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五篇。主篇

文中子曰廉者常樂而無求王道篇。樂音洛

蜀王宗升曰廉者足而不憂通鑑。主篇

唐蘇瓌曰清身檢下無使邪隙微開貨流於下矣戒子通。主篇

乞通

宋歐陽脩曰有所不足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耻文。主篇

真德秀曰儉者廉之本廉者行之先行。明。主篇。五切

心學曰為官以潔己奉公為先不可有一毫利己之心

守得定無私欲心下自然舒泰

謹

書成王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威。則。思。危。不。可。當。無。所。不。致。

其。祗。畏。而。不。知。祖。畏。則。人。於。可。畏。之。中。矣。周。書。卷。八。篇

禮記子曰君子慎以避禍君子。戒。謹。萬。事。非。有。為。而。為。之。也。是。言。亦。曉。人。知。避。因。辱。之。道。耳。卷。八。篇。有。為。之。為。去。聲。下。如。字。

春秋左氏傳晉周子曰共而從君神之所治也共。與。恭。同。君。而。從。其。命。鬼。神。之。所。治。也。成。公。十。八。年。

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去。聲。○。懼。謂。敬。其。事。成。謂。成。事。

其註述

荀子曰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

所立即所

謂學也

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

傳與同

卑退也謙與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仲尼篇

謹慎利也聞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聞

怒是以百舉不過也

道篇

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想不官而衡至者君

子慎之

衡音橫去聲流者無根源之謂謂諸也。不官謂無主首者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

致仕

說堯曾子曰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

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正諫

宋蘇軾曰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

文集

心學曰凡事不可以易視之事雖小亦要用心關防處

置凡事要敬不可有忽心亦不可有怠心處事要合

人心順天道

易以敬切處去聲

聖學心法卷四

聖學心法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成祖文皇帝撰前有永樂七年御製序謂以君道父道子道臣道揭其綱其下分而為目有統言者焉有專言者焉今按前三卷及第四卷之前半皆言君道自統言以外分子目二十有五第四卷之後半卷則以父道子道臣道附之父道子道有綱無目臣道亦首為統言而分列四子目所採皆經史子集之文每條後各有附註考實錄載永樂七年二月甲戌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朕因閒暇採錄聖賢之言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不善更為朕言廣等觀覽畢奏曰帝王之要備載此書請刊印以賜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行上親為之序則此書實成祖所自編不由詞臣擬進其序以唐文皇作帝範十二篇自比案成祖稱兵篡位悖亂綱常雖幸而成事傳國子孫而高煦宸濠真鐸之類接踵稱戈咸思犯上實身教有以致之乃依附聖賢後談名教欲附於逆取順守自序委曲繁重至五千餘言抑亦言之不忤矣至於殺戮諸忠蔓延十族淫刑酷暴桀紂

之所不爲者夷然爲之可謂無復人理而其事乃
曰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
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厚惻怛之意死人
之血漂流於市受刑之徒比肩而立此仁人君子
所以痛傷也云云天下萬世豈受此欺乎

曹月川先生夜行燭一卷

〔明〕曹端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夜行燭無卷數》提要

夜行燭序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古人有見善必伏惟我嚴九
歲失其怙恃自恨歟於讀書然天性仁厚聰敏
見善勇於必行知過勇於必改嘗曰祖宗積德以遺
我使我子孫既衆且賢矣享此團圓之福我受其榮
豈忍積惡於身上玷祖宗之德下遺子孫之禍哉苦
為流俗所移于是以崇奉鬼神尊事佛老為善洎端
讀書於邑庠幸聞師友之談頗知聖賢之道乃告家
嚴曰易云受茲介福惟以中正詩云思無邪思乃斯
但是則福在正道不在邪術况聖門之敬敬鬼神而
遠之彼佛老以清淨而廢天地生生之理致令絕祀
覆宗禍且不免福何有焉家嚴悔恨因執端手而謂
之曰我不讀書為流俗所惑昏迷至此可勝痛哉今
而後由汝引我上去我便隨着汝行端拜曰古之孝
子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端既奉命敢不拜教于是
取聖經賢傳之格言扶正抑邪之確論朝夕諷誦左
右又將文公家禮及鄭氏家規勸而行之既而家嚴
喜曰我昔愚冥如夜行然自端開明之後雖未到高
明遠見地步然若有明燭照引于前者端因述前
言往行之經告於家嚴者纂集成書命名曰夜行燭

藏之篋笥以備觀覽而已固不敢為讀書知己者設也然是燭也照之於上下則上下無不明照之於前後則前後無不明照之於左右則左右無不明以之而引導于父母則父母之正道得而治家垂訓之理明以之而引導于兄弟則兄弟之正道得而成家立計之義明以之而引導于子姪則子姪之正道得而繼志述事之孝明用之則家道安和舍之則家道廢墜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所從哉永樂戊子春三月甲寅曹端謹序

曹月川先生夜行燭

明孝保身第一



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步不敢忘孝焉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曲禮曰孝子不服闇不登高懼辱親也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孟子稱舜之至孝其畧曰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貴人

之所欲也。責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楊子曰：「事親，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明孝曰：「夫孝，冬溫夏凊，晨省昏定，飲食供奉，潔淨節之，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幸於禮法，則哀告再三，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遲塞家業，未成則當竭力以為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居處，端莊莊官，以敬我陣，勇敢不犯國法，不損肌膚，閑中不致人罵，晉朝出則告往，某方暮歸，則告事已成，或未成。」

愚謂此燭六條，照引其孝道者。

明禮保身第二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守之則為聖，賢棄之則為禽獸。修之則永福，廢敗之則取禍。殃所以古之君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親族疏數之交也。君子此之謂尊敬。」然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

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不道，死。」劉原公曰：「吾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離禽獸之心。乎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也。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脩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但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胡氏曰：「夫自終身以至子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禮以恭敬辭讓為本，而有節父度，教之詳，可以同合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范氏曰：「經禮

三百曲禮三十一言以蔽之曰母不敬

愚謂此燭八條照引其明禮而行者

明禮正家第三

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大經禮之尤重者也若或男女無別則與禽獸無異所以古之君子必嚴內外之分以謹男女之別故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如此

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枷不同中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櫛內言不出于櫛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勿與同席而坐勿與同器而食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內外不共井不共湔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共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司馬溫公家儀曰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同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其面男僕非有膳羞及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如不可避亦必袖遮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人語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厨義門鄭氏家規曰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獻酬庶幾有別

愚謂此燭九條照引男女有別之道

昔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娶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孔子聞而善之又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閤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有志于男女之別者法之

明禮却俗第四

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雖卑幼者可使漸知

禮義所以古人正家以四禮曰冠昏喪祭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而者之行于人其禮可不重歟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々自幼至長愚騷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義門鄭氏家規曰子弟當冠須延有德之賓庶可責以成人之道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文公家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歲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以上明冠禮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

禮記曰天地合而萬物興焉夫婦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帶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

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改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孔子曰男子者順天地而生萬物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飲食之間而已無間之非儀也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昏因之始也王吉曰夫嬪人倫之大綱夫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文公家禮曰男子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乃可成婚自以為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膝要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嬪廢人之職也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司馬溫公曰夫昏因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立契

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駙儈婢鬻奴之汰豈可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殘虐其婦以據其怨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粧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貧鄙之人不可盈厭資粧既竭則安用汝女哉于是質其女以賈貨于女氏貨有盡而貧無窮故婚姻之家終為仇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固有反于財者勿與為昏因可也 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果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果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改富挾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 世好于祿祿童幼之時輕許為婚尔有指腹為婚者反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官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逮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俟其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終身無此悔所當法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嬪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女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或問孀婦于理似不可娶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張子曰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尔有不再配者夫婦之道是以夫止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較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缺也故有再娶之理雖再娶止謂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死不可也 義門鄭氏家規曰婚姻乃人道之本親迎醮聘奠雁授綏之禮人多違之今一却時俗之習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以上明此禮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 孔子曰孀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豆

而哀戚之擗踊哭泣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脩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齋衰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者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醜然無媿人亦怕不以為恆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歛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則以樂導輓車而號泣隨之亦有未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病暫須飲食疾止亦當復初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苫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為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食禭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

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縹馬布裏鞍轡世俗信浮圖誑誘始死者及上七七日期年再期并錄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弭大罪惡必生天堂受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生含血氣知痛痒或剪爪剃髮焚燒歃之已不知苦況于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散不知所之惜使剉燒舂磨豈能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以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也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禱而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孰若早買田營墓而塋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下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或

問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初不足信然世間人為
惡死者無地獄以治何所懲乎朱子曰且說堯舜三
代世無浮屠乃此屋可封天下太平反其有浮屠氏
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
人立君又為用哉真西山先生曰釋老追存之說
誠為誑世然僧死則不用道之死則不用僧今儒家
者讀孔之書死乃用釋老之荐豈非惑歟文公
家禮曰不作佛事義門鄭氏家規曰喪禮久廢多
惑于佛老之說今皆絕之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子
孫臨喪當務盡禮不得惑于陰陽非禮拘忌以乖大
義

義經曰喪禮聖人所制百姓俗人所說今乃舍
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

以上明喪禮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

愚謂儒家之禮原出于天地而制或于聖人故自
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自孔子而下明之者亦
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老聃
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梁武宋徽妄為齋醮之說
故武赫臺城而蔽流落金虜將求冥福俱遭顯禍
誠而世之明鑒也奈何人不知戒踵謬成俗流至
于今可勝痛哉然起凡出俗何代無人宋程伊川

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必有一二人掌化之
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聖制不用浮
老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為公而以此二先生為法也
曰我下愚也豈敢儼大賢之所為哉孟子曰人子
可以為堯舜況程許乎墓家詩曰墓家風水何由
舉世滴苦信求我道汝依風水說陰陽高下微
王族

聖祖勅曰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
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先祖及里
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禮記曰非其所
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上蔡謝氏曰祖考
之精神即我之精神故子孫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則
己之精神便聚而祖考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今人于
祖宗却都爾奔只管外面祭他鬼神與己無相干涉
雖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若是淫
邪竊食而已並無降福之理文公家禮曰君子將
營宮室先立祠堂所居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
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獻以時
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

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 凡祭主于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為之則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中庸曰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祭儀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其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義門鄭氏家規曰起祠堂三間繚以週垣以奉先世神主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以上明祭祀之當行而流俗之當却也

愚初詣家嚴除淫祀祭祖先時臘日之牛吠雲之犬所在成群愚問之曰或有一人將父母不養以致流落在外尋覓過日其子在家殺羊造酒吹彈歌舞請宴外來賓客醉飽連日其父母悲泣而歸探牆而望不得其門而入又復悲泣而去此子何如衆曰自家父母不養却養外人正孔子所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也豈非悖德悖禮悖逆不孝之甚者乎端曰今人祀祖宗父母都不祭祀却將外神他鬼面影圖形在家祭獻又去外面享

賽某廟某神與此人何異衆人皆慚服自是不復非議

明倫保家第五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人之大倫明之則為聖賢昏之則入禽獸所以天降生民則必作之君作之師使之治而教之以明其倫

堯命舜曰慎徽五典 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 伊尹稱湯曰先王肇脩人紀 史臣稱武王曰重民五教 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夫婦也朋友也 孟子曰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朱子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得之而為性其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太祖高皇帝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俛慮臣民之愚乃大誥以告教之尤丁寧于五常之教首編婚姻章曰自朕統一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務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民不知報章曰君之養民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興者未之有也所以五

教育民之安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既興無有不安者也民有不循斯教者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無別長幼不序朋友不信強必凌弱衆必暴寡鰥寡孤獨爲廢殘疾何有之有爲既不能有其有命何存爲凡有此者五刑以加焉五刑既示姦頑歛訟鰥寡孤獨爲廢殘疾力弱富豪安其安有其有無有敢犯者養民之道斯盡矣 續編申明五常章曰臣民之家務必父子有親率土之濱要知君臣有義務要夫婦有別隣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衆尊有德不拘年之壯幼而序長幼之分此古人之大禮也

愚謂此燭六條照引五常之道斯道也其原出于天而體具于人品節裁或於聖人乎正明白乃人之所易知易行者也若虛無寂滅之教幽深恍惚艱難阻絕感世誣民充塞仁義斯人之種絕人之類者此也萬物之靈何憐而不爲哉

明哲保身第六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孔子觀周八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言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不滅矣：若何消：不墮終爲江河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止也改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改後之溫恭順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孔子曰言人之惡非以美己言人之枉非以正己 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古之君子忠以爲賢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太公曰人非賢不交物非義不取忿非善不舉事非是莫說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慎 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 劍雖快不斬無罪之人非灾橫禍不入慎家之門 禮記曰君子姦黷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惰慢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近思錄曰循天理則

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景行錄云：誠無悔怒，無怨和，無讐忌，無辱大。夫當容人無為人所容。宋神宗皇帝御製曰：遠非道之財，戒適度之酒，居必擇隣，交必擇友，嫉妬勿起，於心諱言，勿宣于口，骨肉貧者莫疏，他人富者莫厚，克己以勤儉為先，愛衆以謙和為首，常思已往之非，每念將來之咎，若依朕之斯言，治國家而可久。程子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于為，順理則裕，從欲則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愚謂此燭十三條，照引保身之道。孟子曰：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如堯舜之親之業，成湯之慄之危，懼文王之無射，亦保曾子之戰，親之親，是乃明哲保身之寔也歟。

保身全家第七

不思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諫諍，四者皆足以速禍敗。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所以古之君子切以此戒焉。

子張欲行辭于夫子，曰：願賜一言以為終身之美。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為上。子張曰：何為忍之？夫子曰：

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兄弟忍之，家富貴；夫妻忍之，終其世；朋友忍之，名不廢；自身忍之，無禍患。子張曰：不忍何如？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兄弟不忍，各分居；夫妻不忍，令子孫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患不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忍非人不忍，忍非人。論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景行錄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戒不戒，小事成大，能忍之心，實不忍身之殃。古柔常在口齒折，只為剛忍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會做快活人，忍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沒事。吳氏曰：今之人有父子異居，兄弟別籍，習以成風，恬不為怪，原其所始，皆因小嫌，寢成大憾，往往相視如讐，曾不知忍之道也。凡人所居，尚能大書忍字，榜于堂上，身幼所為，或有違于上意，欲罪之，則觀忍字，含忍而不治，尊長所為，或有不協于下情，欲告之，則觀忍字，隱忍而不言。夫如是，上知忍而不肯凌，下知忍而不敢犯，上改乘爭之忿，息和悅之情，生是維累世綿遠，聚族甚大。

則百年如一日千口如一身

愚謂此燭七條照引愚之道也謹按古人張公藝九世同居比齊隋唐皆強表其門隣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公藝問其所以睦族之道公藝取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條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上善之賜之謙帛吾家倘欲以雍睦傳世上為祖宗出色下為子孫垂訓當以忍字銘心當以張氏為法母曰我忍也豈敢做好人哉

武王曰古人有言曰北難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奔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遠王父母弟不迪列女傳曰紂好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太公曰治國不用佞臣治家不用佞婦好臣是一國之寶好婦是一家之珍諺曰亂國始婦亂家賢婦和六親佞婦破六親家有賢妻夫不遭橫禍藏人畏婦賢女敬夫賢女令人貴惡女令人賤義門鄭氏女訓曰家之和與不和皆係婦人之賢否何謂賢事舅姑以家順奉

丈夫以恭敬待婦妣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已何謂不賢淫狎妒忌恃強凌弱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已母聽婦言之誠曰毋用婦言以間和氣莊婦類多無識之人宗能翻鬪是非若非高明鮮有不遭聲響切不可縱其來往

愚謂此燭十二條照引婦言之禍所當避也夫婦言之禍破人之親斷人之義敗人之家絕人之嗣是故榮感妹喜之言而亡夏紂用妲己之言而亡商幽信褒姒之言而亡周今人亦有聽婦人之言而上亡其父母之恩而下亡其兄弟之誼內失宗族之睦外失隣里之和所以父子異居兄弟別財宗族相視如路人隣里相視如仇敵原其所以皆因婦言所致欲立身成家者當以聽婦言之禍為深戒哉

古有醴酪為時儀狄作酒為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文王詰庶民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乳喪德亦因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因非酒是辜文王詰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酒惟祀德將無醉武王詰康叔曰辟飲汝勿佚盡

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 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
我用沉酗于酒 箕子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沉酗于
酒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賓之初筵之詩以自咎
其第三章曰賓之初筵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
反曰既醉止威儀慍其生遠屢舞僇其未醉
止威儀抑曰既醉止威儀怙曰既醉不知其
秩 第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
僇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僇曰既醉
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
令儀 第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
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
由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
敢多又 小宛之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
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樂記曰豢豕為
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
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脩酒禍也 晉陶侃曰大禹
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
坐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 班固曰淫亂
之原皆在于酒 義門鄭氏家規曰子孫年未三十

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沉酗杯酌喧
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箠之若奉延賓客惟務誠懇
不必強人以酒 諸婦不許共飲酒年過五十者不
拘

愚謂此燭十四條明酒禍之當避也夫酒乃亂性
之物速禍之萌也所以聖人深以惡之而切以為
戒焉是故商以惡旨酒而興夏四百年之祀而桀
以荒耽于酒而亡之湯以不崇飲而興商六百年
之祀而紂以荒耽于酒而亡之其餘以酒而傾敗
者歷歷皆可紀而難以紙筆盡也君子聞之可不
寒心哉端嘗自言曰養性母貪昏性水成家切戒
破家湯伯君不信觀前古桀紂將敗夏商又曰
余觀酒誥與賓筵更上泰之大禹言均見酒中藏
大禍臨杯克戒庶能全因記于此以儆不忘云

大禹求諫乃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
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
以勞天下之民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國之
將興實在諫臣家之將榮人有爭子 良藥苦口利
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湯武以諤而昌桀紂以

唯：而七君無諫臣，父無諫子，兄無諫弟，士無諫友，無其道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為，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周子曰：仲由善聞過，令名無窮。為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不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于氣稟之偏，則由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于本然之善。不知改，則其道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于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

愚謂此燭八條明受諫之道，有消惡長善之功。乃出禍入福之門也。夫君有爭臣，君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勿咈，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若夏桀無道，龍逢諫而死，而夏亡；商紂無道，比干諫而死，而商亡；吳不聽伍子胥之諫，而為越所滅，可勝痛哉！

保親全家第八

俗語云：家有一爭子，勝有萬年糧。能諫爭于親，本孝道之事。今以能保親于無過之地，則能全家于無禍之樂，所以摘于明孝之篇，而續于受諫之下，庶使脈絡貫通，而上下兩便。于觀覽云。

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改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烏得為孝乎？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之臣從君，令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子從父，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曾子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曲

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義門鄭氏家規曰家長專以至公無私為本不得徇偏如其有失舉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毋傷和氣。

愚謂此燭七條明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以進諫為心也且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者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和色柔聲諫父母于善者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香稻虞舜曰父頑母嚚象微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兄弟至親第九

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兄弟本一氣而分形乃同胞共乳是則舉世之人豈有如兄弟之至親哉今人多昵妻子之愛而忘兄弟之親小則閹牆鬪狠大則分門割戶側目相視如讐如敵切齒相恨如狼如虎傷一氣之和為衆人之耻故端畧述古人明兄弟之親破流俗之惑者以為垂訓之助云。

周公燕兄弟之詩其一章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三章曰眷令在原兄弟憂難四章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五章言飲酒之樂則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六章言妻子之樂則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行葦之燕兄弟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芻蕘刺平王棄其九族其一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杖杜刺晉昭公不能親其九族其一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周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公為政矣其為政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西山真先生曰昆弟至親出于天性豈有所為而為之乎。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親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耶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後拊食則同寒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

子雖有萬厚之人不能不少棄也婦似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旁人之所移者兄弟柳開仲望曰皇考治家著且嚴旦望弟婦等拜于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蓋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開偏愛私藏以至皆戾男_子女剛腸者後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喘喘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程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于己之體也至于犬馬亦然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于父母之子却輕于己之子甚若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張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宜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疊山謝氏曰兄弟不相好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

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寧安也昔民有沈仲仁沈仲義兄弟二人爭財產相訟判官其官見二人頗通書史乃作文以諭之曰鸚鵡呼雛慈烏反哺謂之仁蟻得糧而聚衆鹿得草而呼群謂之義蜂有君臣雁有次序謂之禮鵲居巢而知風蟻居穴而知雨謂之智雖非曉而不鳴雁非時而不至謂之信昆蟲州介尚能如此何況于人乎沈仲仁而不仁沈仲義而不義兄通萬卷全無教弟之才弟誦六科豈有傷兄之理為錐刀之小利傷手足之大偏若不休和有司來日理問詩曰共乳圖肥一氣生祖宗財產不須爭一面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為弟兄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爾心如何曰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流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吏思分業十年遂還同居愚謂此燭十六條明兄弟至親之道端常于兄弟聚會之時伏察言曰兄弟天合者也夫妻人合者也今人有兄弟分居未聞有夫妻分居者焉是則疎天合而親人合者也豈非惑之甚哉然其妻果

有貞靜專一之德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猶與兄弟有輕重親疎之不同況無禮無義不貞不節之婦夫死而又違他人不惟失己之身又且辱夫之行有識君子何若與兄弟親相愛以爲吾天合之好生則同樂于一門之中死則同樂于一墳之中豈不美乎況人之死生離合朝不慮夕古人言人活一世七十稀且以七十爲期除幼小無知及疾病遠離外兄弟齊會同歡不能以十年況未及七十而死者乎且家嚴兄弟四人今止有一人在咱兄弟人明年今日未知誰在因作詩以諷之曰白頭兄弟古今稀奉勸同胞共乳知反愛相親須及早白頭兄弟古今稀又曰堪嘆今人這樣惡親兄弟各分居隔鄰畜犬猶知義何乃爲人反不如又曰曰妻曰妾他人女惟弟惟兄父母見輕重親疎天地判爲人何不自尋思又曰世上多因疎間親妯娌分破弟兄們有人恭透親疎理寧可休妻永不分又曰舉世誰親兄弟親原從一氣上分身今人各自私妻予不認同胞共乳人此惡拳奉勸之言也辭雖鄙野心則真誠念之哉

睦族和鄉第十



內睦宗族外和鄉里其道要哉
之篇今又略述古人之言以明之



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顏氏家訓曰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親焉故于人倫爲重也書稱克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臯陶陳謨于舜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范文正公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愚謂世人不愛兄弟者是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也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于兄弟自不容于不愛矣不睦宗族者是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也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則于宗族自不容于不恤矣噫傳祖宗父母之體皆祖宗父母之心誠天地之罪人耳禍可逃乎

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佑相助無情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于則為禮義之俗矣 藍田呂氏鄉約曰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衆集事能解開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治家濟物如禮樂射御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過失相規犯義之過六曰誣博聞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造太甚不修之過五曰交非其人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非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詳見小學外篇 禮俗相交謂昏同喪葬祭祀之禮往還書問平慶之節 患難相恤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詳見小學外篇

愚謂此燭七條明睦族和鄉之道也且夫人于患難之中則內而宗族外而鄉里皆來憂恤及事平之後則各私其私各利其利而忘宗族鄉里之情或頭畜相侵或財物相虧輒生暴怒或相毆罵或相告訐或相屠戮原其所以皆由不知宗族之情鄉里之誼苟或知之則相親相愛惟恐無日奚暇爭競哉且螻蟻微物也一穴之食與衆居之一拳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聚之一蟲之殫與衆共之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不如蟻子之知義乎

訓戒子孫第十一

成家之計莫先于教子孫為善

馬援兄子嚴、光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時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安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

成尚類鶯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
画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
以惡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為之。柳玭嘗著書戒
其子弟曰：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若五宜
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于己，不恤人
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惜前經而不恥論當世
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
者悅之，惟樂戲謔，靡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
惡，揚之。浸漬頹僻，銷刻德義，譬猶徒在廝養，何殊其
四，崇尚優游，耽肆麴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
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于名宦，匿近權要，一
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
族，莫不由祖宗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
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
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景
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
先孝弟。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復親：造次
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
優，則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
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

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
尚清談。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
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
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
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達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
金蘭契。忽忽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々
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々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
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遽除，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
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陷囚繫，所以為援。書殷勤
誠諾，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々
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
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々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
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歛跡，縮首
避名勢，位難久居，卑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
還有替。速成不堅牢，急走多顛隕。灼々園中花，早發
還先萎。遲々澗畔松，鬱々含晚翠。賦命有疾徐，肯雲
難力救。寄語謝諸郎，踰進徒為耳。康節邵先生誠
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
品之人教而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
賢而何？教而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

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覩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教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仇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唯日不足汝等欲為善人乎欲為凶人乎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畝

愚謂此燭六條明教訓子孫為善之道也

禍福因由第十二

禍福本善惡之應也世人不知為善以致福改惡以避禍而專務諂神佞佛以為可以滅罪資福殊不知諂佞獲罪于天不唯不能資福又將速于禍焉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義者凶大禹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

罔大陸厥宗咸有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孔子曰為善者天必降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必報之以禍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太公曰讚嘆福生作念禍生仁慈者壽凶暴者亡懦必壽勇必夭亡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仁則榮不仁則辱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唐太宗曰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十字文曰禍因惡積福緣善慶

愚謂此燭十七條明福在善而禍在淫也蓋善天理也行善則為順天而天必眷之惡物歛也行惡則為逆天而天必絕之天眷之則無往而非福天絕之則無往而非禍人情莫不懼禍而喜福或但知善之富為而不知惡之不當為而為之所以速禍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可哀也已

陰德保後第十三

惟德動天善不可不修于身惟天眷德善不

可不傳于後今人雖有愛子孫之心而不知
愛子孫之道但惟以私利愛之而已而不知
私利之愛乃趨火赴淵之膏肓宗絕嗣之計
也

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
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
為子孫長久之計此先賢之格言乃後人之規鑑
義門鄭氏家規曰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善不愛子孫
者遺之以惡 景行錄曰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
術遺子孫者亡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子
孫作方便計者其後受惠 宋高宗皇帝曰苟貪妬
損人終無十載安康積善存仁必有榮華後裔 宗
真宗皇帝曰施恩布德乃世代之榮昌懷妬抱克與
子孫之為患損人利己終非顯達之門害累成家豈
有久長富貴 王翁儒漢武朝為繡衣御史嘆曰吾
聞活千人者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祝二翁居鄉里人有病疾者家人悉避之雖至親莫
一闕其門二翁每日清晨輒携粥藥偏飲食之然後
反日以為常鄉人賢其行子孫承之世以資力好善
聞于州郡其邸肆生業後有邸之半時稱為祝丰州

孫叔敖為兒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
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智若吾見之
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
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女
不死矣及長為楚國令尹 范陽竇禹鈞為人素長
者家有僕盜房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
三寫券繫于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遂遠
逃去禹鈞見女甚哀憐之即焚券留女育之及長
以二百千擇良匹配嫁之僕聞之歸泣訴前罪禹鈞
不問僕父子圖禹鈞生像日夕供養歲與禮待公嘗
夜拾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清晨詣政廳候
失物者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其故乃告曰父犯
刑至大辟遍懇諸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刑昨暮
以一相知置酒：昏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得
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
宗及外端之貧苦者公為出金貲二十七喪嫁二十
八女故舊相知及但有一面之識者遇其窘困則必
擇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給本俾之興販後由公活
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
歲量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雖素儉于

宅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教千卷禮諸父行之儒
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間識與不識有志于
學者聽其自至貧無供須者公咸出之所以四方之
人由公門而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有來拜謁必請公
坐受其禮及公亡蒙恩澤深厚者有心喪三年以報
其遺德公壽八十二生五子長儀次儼侃僖僖儀至
禮部尚書儼至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諫議
大夫僖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及八孫皆貴顯于朝廷
出資氏劉朝京兆人官建州因家焉居官廉明為政
慈惠或收寇或決獄或賑貧或拯難活人無數事義
心仁公所至人則曰活我劉公至此其後孫頌收峒
寇有功謚忠簡孫純收郡寇賜謚忠烈從孫黼謚
忠顯子羽謚忠定子羽子玟謚忠肅世號五忠劉氏
愚謂此燭十條明積陰德保後人之道也前七條
明其理後三條實其事尤當體之于心行之于身
訓之于後永、而不忘因取家嚴訓教之言續成
一絕以告于後曰修身豈止一身体要為兒孫後
代留但有活人心地在何須更問鬼神求

善惡分辯第十四

善惡之分猶黑白之異也猶香臭之殊也人

孰不知我但拘于氣稟蔽于物欲而昏其本
明之德昧其易明之理故往、以善為惡以
惡為善且釋老之流本無君無父而世人咸
以為善門之人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
則以臭肉凡胎目之噫視我周公以上列聖
之所行孔子以下列聖之所明者為何物哉
朱子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善者天命所賦之
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
者為小人 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坦蕩、小人長戚、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是 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家
語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
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
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
自定視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欲如流而不知所執

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脩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而自強不息此則君子也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財施則天下無病貧此則賢人也所謂聖人者德合于天地變通無方窮萬物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 曾子論止于至善之道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 或問明道先生曰佛之道亦欲引人為善夫子何闢之深先生曰善惡猶黑白之異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 宋仁宗皇帝曰乾坤廣大日月照臨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姦黨使心用悖果報只在今生善布淺求獲福休延後世千般

巧計不如本分為人萬種強圖爭以隨緣節儉心行慈善何須努力者經意欲損人空讀如來一藏 古語云看經未為善作福未為顯莫若當權時與人方便 義門鄭氏家規曰人家之盛衰皆係乎積善與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則仁恕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強尅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

愚謂此燭十九條明善之當行而惡之當去也蓋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者天必絕之

明道息邪第十五

吳瑞滅而世道明卯說息而人心正士君子生于斯世但當扶世道人心明禮義厚風俗生有益于時死有聞于後豈可曲學苟合以隨流俗哉朱子曰邪說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政端畧述先王之成法以明聖人之正道使邪說之害不得入吾家焉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言不熄孔子之道

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法辯
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
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誣行放淫辭以
承三聖者政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使也 漢武
帝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極之論董仲舒對曰春
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道誼也今師異道
人異論百姓諸方指意不同也是以上無以持一統
法制教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為諸方不在六經之科
非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聞之說滅息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帝力求
神仙終無碩功乃因大鴻臚田千秋之言而遂罷諸
方士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曰向時惑惑為
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人盡妖妄耳 成帝末年
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曰臣
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諸皆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格言而盛
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反言世有

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或衆扶左道懷詐偽
以欺罔世至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望
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
而不語唯陛下距絕此類母令姦人得此窺朝廷上
善其言 光武信識多以決定嫌疑議即桓譚上疏
曰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
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
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貧民誣
誤人主為可不抑遠之哉宜重明聽發聖意屏群小
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 初明帝聞西域有神其
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
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
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
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誘愚俗精
於其道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象而
王公貴人獨樊王英宗先好之而英尋以罪誅不聞
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于宮中魏晉以後其法
浸盛而五明之君若石勒之于佛圖澄苻堅之沙門
道安姚興之鳩摩羅什住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
為賢王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至梁武而極其盛矣

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
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
掛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傷起三途謬張六
道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功其為害政良可悲夫
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
秉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誨若子百官戎服以聽朕
所好者惟竟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
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佛骨表曰佛者夷狄之一
派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
在位百年二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四年二百五
十歲顓頊在位七十八年二百歲帝嚳在位七十九年
年九十五歲堯在位百年二百一十八歲舜在五十
年二百一十歲禹湯年皆百歲是時未有佛法天下
此戶可封百姓安樂壽考非因事物而致然也湯孫
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
其年壽所種推其年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九十
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是時佛法亦未
入中國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終十八年耳其
後乳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
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舍

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于菜果其
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則
佛不足信可知矣 原道篇曰古之所謂正心而誠
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
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
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
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夫婦昆弟其服
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
其為教易行也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
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
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
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
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竟以是傳之舜以
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之死不傳其傳
焉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
知今之害深而難辨者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
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為無不周偏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滿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閑塞聞之而後可以入道 楊葵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胡氏曰唯其殄滅藝倫戕敗天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穴處猶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游惰于此則聖常明王之所必除 朱子謂學者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而已是極大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學者有以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以得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莫非因其所固有而云其所本無皆其所難至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流難辨曲折皆非所以為教矣 陳氏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屏棄人事 真西山先生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誠孟子

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辨而自明矣

愚謂此燭十八條明正道之當行而邪說之當却也或曰佛老之道清淨如此固非凡俗之所及今子不惡凡俗而惡佛老何也端應之曰易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佛老以不夫婦為清淨則天地亦不佛老之清淨矣然使天地如佛老之清淨則陽自陽陰自陰上下肅然常如隆冬之時矣萬物何自而生哉萬物不生則吾族固無矣彼佛老之徒亦能自有乎且萬物生于天地而各具一天地生生之理故有胎者為鳥有卵者為魚有卵者為甲者為原其所以莫非陰陽造化之道也是故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之而不窮此所謂泰夫婦則十五世之傳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年之祀得乎神農皆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八代之傳五百二十年之祀得乎黃帝皆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五帝夏后氏二十三王之傳九百二十三年之祀得乎成湯也文武也皆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六百二十九年之商八百六十九

年之周自誰傳耶高祖也太宗也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四百二十五年之漢三百八十九年之唐自誰興耶又如自今而後男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室女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耶無耶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而佛老只是一個不夫婦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矣區區慈悲不救清淨不獲夫何補哉

夜行燭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曹端撰端有太極圖說述解已著錄明初理學

以端為冠而其父崇事佛老端因採經傳格言切

於日用者輯為此書名夜行燭以進其父其書分

類編輯為目十有五大抵取淺顯易解之語

月川語錄一卷

〔明〕曹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刻月川先生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月川語錄一卷》提要

曹月川先生語錄

真

人性本善而感動則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節者爲善其不中節者爲惡

大抵一理散爲萬物萬物合爲一理造化以此而化人以此而已子思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予一以貫之天地聖人豈有二道哉

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有不盡純語錄

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

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得分明方始有益一毫相雜則學非其學而德非其德矣

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言非禮之色不得接吾耳目則無以侵撓於內而天理寧矣

學者自強氣亦從之不至怠惰如將帥統士卒有紀律有號令士卒放惰不得苟心志不立未免血氣所使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蓋志強氣亦強志惰氣亦惰如將勇則士勇將惰則士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

必以立志爲先

異端非聖人之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在乃與人物不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

語錄

然具備其中感而遂通則範圍之不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宗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真空此等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朱子謂門弟子曰佛老不待深辨只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他不消說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善之長亨利貞

皆是那裏面來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來

人之言躁妄最害事躁屬氣妄屬欲發言之際能禁制之不爲氣所動故心寧靜不爲欲所分故心專一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守之爲聖賢棄之爲禽獸修之致福廢敗之取禍殃所以古之君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聖人自父子之親以至仁民愛物則有以盡其仁之性自君臣之分以至敬長尊賢則有以盡其義之性有

語錄

恭敬辭讓之節文則能盡其禮之性有是非邪正之分別則能盡其智之性自一而萬自始而終自生而死無所不實無所不盡

爲學必先尊師重友以求聖賢之道切不可有自足之心

爲學須將聖經賢傳字字句句於心上理會務要體之於身見之於行不可只做一場話說

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暴自棄蓋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

聖賢之事自孟子言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於己發
施仁聖王之事及於民自大學言明德新民止至善
自中庸言則盡性贊化育參天地自論語言一人功
用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彼霸者非惟無益於是實
有害於是

活潑潑地只是不滯於一隅大較不要人去昏默窳冥
中求道理平平正正處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上不怨天蓋人責望於天而天不副所望則必怨天聖
人無責望天之心夫何怨下不尤人尤罪之也有求

語錄

四

取人之心而人不我應必歸罪於人聖人本無求人
之意何尤之有此處聖人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真如
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如此

鬼神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晝夜
雨風露雷此是明白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囑於梁
鰲吾躬此則不正邪暗的鬼神或有或無或去或來
或聚或散者又有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謂鬼神
同一理也世間萬事一理但精粗大小不同

莊子言喜怒在事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氣血則不遷

如舜誅四凶可怒在彼己何與焉且如顏子地位豈
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
便更不萌作是則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故曰不貳

過

聖門重厚簡默如仲弓忠信明決如子路多才能如冉
有明禮節如子華夫子皆曰不知其仁也聰明穎悟
如子貢夫子有非爾所及之抑執德信道如子張曾
子有難與爲仁之譏克伐怨欲不行如原憲而夫子
亦曰仁則吾不知也此皆日月至焉者

語錄

五

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孔
子以自然之仁而有自然之樂顏子以持守之仁而
有持守之樂非曰樂仁仁之中自有樂也故曰仁者
不憂不憂樂也尋孔顏樂處者舍仁何適矣

適中庸之道天理人倫之至人所當行者時人知由戶
而出不知由道而行故聖人怪嘆之曰何莫由斯道
也今觀春秋之世聖學不明王綱不振處士橫議暴
行交作索隱行怪之徒蜂起天理滅而人道息聖人
任道之宗怪嘆時人深矣

本心一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心得其養而擴充焉即致中和之謂也則天地位而萬物育者不言可知

天地之間人物之眾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天下之大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

問伊尹之志堯舜其君民顏子之學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不知伊尹之學顏子之志如何曰伊

語錄

六

尹之志固在行道道非學不明何以行耶伊尹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處畎畝時不敢必其大用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若志於行道自無本領如何便舉而措之天下若顏子之學固在明道未嘗不欲道之行也觀問爲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放鄭聲遠佞人其意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二則曰願得明王聖主

輔相之數其五典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然則顏子之志豈非堯舜君民公天下之心

按太極自孔子外多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所謂一所謂太極皆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不知一卽道道卽太極以通行言曰道以極致言曰太極以不雜言曰一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函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洞見

語錄

七

道蘊而開示深切明著孰知太極爲理又無物不存無時不然耶

來學問先儒謂天極大地則小何以喻之曰地在中天譬諸明倫堂中一方輒耳未達令取一小珠懸堂中北假作北極星令自輒之中視之正北也自輒之東西兩邊視之皆正北也進自輒之北邊視之不近退自輒之南邊視之不遠復令訪四極外來者問視北極星與此間有偏正遠近殊乎僉曰同來學方信復問夫子不錄張子地在中四游升降之說只取天

北高南下地平著中之言以何物定其去取曰孔子之教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來學思之良久曰其亦北極星定之矣乎曰然

朱子曰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又曰風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邊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亦可見按二說不合邵子曰火爲風註云風者火氣所化程子謂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蓋風自是天地造化發育之具實五行

語錄

九

之火之氣之流行也其大小疾徐動則由其屈伸消長之理耳亦猶水之潮汐有大小緩急進退易曰風以散之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樂記云八風從律而不姦疏曰八風八方之風律十二月之律距冬至夜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者寒也陰氣化也四十五日闕闔風至闕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

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

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氣上蒸爲霞縹不然而蓋日在東西至遠也清明之氣自近而起結作花雲日光外映雲彩形明是謂之霞如白紙糊窗日外照之內視爲紅余軒下樹一油節松板朝日東照板西視之油節紅如鮮血而明夕日西照東視亦然因呼二三子視之方喻平日說霞之意

語錄

九

雲漢似雲非雲似水非水蓋積氣成象者世說黃河之氣上浮於天及天河與黃河流行於天地之說皆不敢信

太極理之別名天道之立實理所爲理學之原實天所出河出圖天之所以授羲也洛出書天之所以錫禹也羲則圖而作易八卦畫焉禹則書而明範九疇敘焉聖心一天理也聖作一天爲也義易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之圖曰先天者以太極爲本而生出運用無窮雖欲紹天明前民用實理學之一初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其義明備命曰周易孔子作十

翼發明義盡周經之旨天明悉備而理學之傳有宗
周子陰陽之生由太極動靜朱子之解極明語錄却說
太極不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遂謂理之乘氣猶人
之乘馬馬一出一入人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一動
一靜理與之一動一靜若然人爲死人不足爲萬物
之靈理爲死理不足爲萬化之原理何足尙人何足
貴今使活人乘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由人馭之何
如活理亦然

使天下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

語錄

十

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
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矣非誠矣

夫婦之倫最宜著力處朱子曰夫婦之間居室隱微之
際尤見道不可離處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宜無
不至易首乾坤重咸恒詩首關雎戒淫佚書紀釐降
禮謹大昏皆此意

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按周
禮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
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

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
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
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絕服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
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而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
服旁親尊同亦不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爲父爲母
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由庶人而上達天子也
父在爲母及妻服期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
也故與齊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必三年而後

語錄

十一

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三年
之喪二則包后亦爲三年也父母之喪上下同之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子於父母服必三年
天子庶人一也三年之喪不止父母言父母者舉重
而言

日生於東沒於西月生於西沒於東星者五緯列宿之
總名辰者左傳日月所會是謂辰北極謂之北辰大
火謂之大辰日月斗爲三辰此皆繫天而度數可攷
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云明哲只是曉天下事

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所謂明哲保身者也世間邪人讀詩謂明哲是見機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遠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被他這幾句誤了明哲保身亦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按論語孔子曰吾從周中庸孔子曰吾從周其旨亦有異乎及答顏子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又不純從周者何蓋論語從周以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從之也中庸從周以時王之

語錄

主

制從之也至答顏子之言所謂垂百王之大法立萬世之常經也故曰孔子時中

黃氏曰儒行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無實用故功利之說易售於人不知功利者空言而儒術實用也爲功利說者則曰兵可強國可富也挾區區之小數不知爲國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不惟敵國之病而吾國之民固以不得安其生豈非空言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然後教以孝弟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天下之人

引領望之其爲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於子有以養之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斲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官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空言無實用必待管商之術而後可乎

語錄

主

道得於己見於事者以時措之得宜小則如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大則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又如孔子之用舍行藏隨其時仕止久速當其可

狂簡之人只是自立高了都不理會世事所以易入異端大率異端是遷世高尙索隱行怪之人其流爲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志意高遠非聖人裁正之一向狂去更無收煞便全不濟事了大凡平心順理應物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不得爲直如孔子不直乞醯應人便知所以爲直又如左邱明恥之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之類無非欲人立心行事以直

人之生也稟天命之性受帝降之衷故曰直在人順其性而不違如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遭有不齊莫非生道

孔子相夾谷之會以禮責齊威懾三軍使齊人心服來歸郛諸龜陰之田是變齊至魯一機又如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三月魯國大治是變魯至道之兆也惜齊魯不能用徒托諸空言耳

語錄

古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涉如手足不仁氣己不貫皆不屬己蓋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閒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閒之故與心不相貫身與手足之閒醫必有方我與天地萬物之閒聖人亦必有方能近取譬聖人示學者去閒之方也

先儒云聖人臨喪自有食不下咽之意弔哭一日之內自不能歌蓋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遠寒煖也須漸漸過去故哭之日自不能遽忘其哀而驟歌之學者法而勉之足養忠厚之心

聖人疏食水飲肱枕而樂視不義富貴如浮雲有無漠然無所動其中正如箇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乘矣蓋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間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

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閒皆道所呈露無形

語錄

圭

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所謂與道爲體而無所隱於人也羣弟子由南有知覺而不察故聖人曰二子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厥後羣弟子用意以觀聖人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

犯而不校校計校也顏子之心不見物我之有閒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所以不與計較

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忍其愛匹夫不忍其忿是戒之也宣王不忍一牛穀穢

宜若小然孟子言是心足王獎勸而成之何耶小不忍念發於私小常人所不能禁故戒之若不忍之念出於正大君子所當擴充者故成之彼戒之者君子不謂之義此成之者君子謂之仁彼便是霸者之心此便是王者之心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居仁由義理無不明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爲家則家齊爲國則國治爲天下則天下平夫言則仁義行則仁義居之貴行之利擴之

語錄

朱

配天地三王所以爲有道之長者仁義而已

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孟子述梁惠王事所謂不當報者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懣者所爲忿懣所爲其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大敗極壞不已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其於親也必知親之於民也必知仁之於物也必知愛之然或蔽於物欲之私失本心之正故其發有不盡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終不亡也故閒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若齊王與兵結怨急戰伐

之功其蔽爲不淺矣然不忍一牛之死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仁覆天下亦卽是心推之豈自外至哉

王霸如董子美玉砥礪之論荀子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固多未若孟子

釋氏本忘父母他如說父母經如墨者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楊氏不拔一毛却說天下非一毛所利若人人不拔一毛天下自利便說得回互走作去

君子於禮樂講明則存之熟依據則守之正存之熟則

語錄

朱

內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善其威儀節奏之文

朱子云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凡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治之所及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所以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故曰修己以安百姓

克己復禮爲仁先儒之說備矣克勝也如孤軍猝遇強敵相殺定要克勝他只合盡力舍死向前便是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手段身之私欲其目有三氣

質之偏一也耳目鼻口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復反也反猶歸也如行者歸家相似禮者天理節文天理無形影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有規矩可憑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他莫不然節者限制等級之名文者儀章服理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不能不壞於人欲天理人欲猶水火相勝然此全則彼息彼盛則此滅必勝私欲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大抵克得一分人欲去則復得一分天理來克得十分人欲去

語錄

太

則復得十分天理來能克己則禮自復能復禮則自爲仁譬如垢去鏡自明礫掃室自清也

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滿腔子都是天地生物之心而日月之間莫非此心發見之實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說文勿字似旗脚工夫在勿字上蓋心爲一身之主即將爲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私勝則動容

周旋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所以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自是而反爲天理自是而流爲人欲自是克念爲聖自是罔念爲狂

明哲之人只思慮閒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思動之微思於內不可不誠故曰誠之於思

曾哲言志是箇無事無爲的道理做有事有爲的功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物賦形無所不可與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之志同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

語錄

五

者人之大倫明之爲聖賢昏之入禽獸所以天降生民必作之師使之治而教之以明其倫

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如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慄慄危懼文王無射亦保曾子戰戰兢兢是皆明哲保身之實

國有國法家有家法治國無法不能治國治家無法不能治家譬爲方圓者不可無規矩爲平直者不可無準繩是故善治國家者必先立法以垂其後

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行孝

孝之至則推之無不準感人無不通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而聖帝明王所以中天地而立人極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無他孝而已

皇帝王相承所以參天地立人極者其大目則曰三綱曰五常其大要曰中而已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儒而相孔子儒而師儒家者所以相天地繼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世之心道公天下萬世之道豈老釋同日而語

事死如事生如每日清晨侍者設盥櫛之具既而朝奠

語錄

子

食時上食晚而夕奠明日於朝奠設饌有新物則薦之一如生時奉養也事亡如事存如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一如存時奉養也朱子云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曰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

自下而上士不可侵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侵三公之職三公不可侵天子之政天子不可過於天道自上而下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爲士之事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同寮亦有分等不可踰涉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之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大經禮尤重者男女無別與禽獸何異古之君子必嚴內外之分謹男女之別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

語錄

子

如此程子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所以古人正名正家四禮爲重

儒家之禮原於天地制成於聖人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孔子而下明之者非一人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老聃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梁武宋徽妄爲齋醮之說武餓死臺城徽流落金虜將求冥福俱遭顯禍萬世明鑑也

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許魯齋居鄉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士大夫因以爲俗四方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禮却其俗當以二先生爲法

不忍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諫諍四者皆足速禍小則損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君子切以爲戒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其門麟德中高宗幸其宅問睦族之道公藝取紙筆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不均卑幼禮節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識

語錄

三

之

婦言之禍破人之親斷人之義敗人之家絕人之嗣榮惑妹喜之言亡夏紂用姐己之言亡商幽信褒姒之言亡周今有聽婦人之言上亡父母下亡兄弟內失宗族外失隣里而以至父子異居兄弟別財宗族隣里相視如路人讐敵然故立身成家者當以聽婦言爲戒

夫酒亂性之物速過之萌禹惡旨酒興夏桀以荒湛於酒亡之湯不崇飲興商紂以荒腆於酒亡之其餘以

酒敗者歷歷可紀詩曰養性毋貪昏性水成家切戒破家湯怕君不信觀前古桀紂會因敗夏商

受諫之道消惡長善之功出禍入福之門君有爭臣君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從諫弗拂子路聞過則喜故成聖賢之德龍逢諫而死比干諫而死伍子胥諫而死桀紂夫差皆爲人擒滅茲永監哉

諺語家有爭子勝萬年糧苟能保親於無過之地則能全家於無過之樂

語錄

三

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進諫爲心先意承志論親於道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怡色柔聲諫父母於善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不惟孝子當行實慈父母當察

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一氣分形同胞共乳人多昵妻子之愛忘兄弟之親小則鬩牆鬪狠大則分門割戶視如讎敵傷一氣之和爲眾人之恥君子所深惡也今有兄弟分居者未聞有夫妻分居者疏天

合而親人合非惑乎且妻貞靜專一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猶與兄弟輕重不同况無禮無義之婦夫死便適他人既失己之身又辱夫之行

世人不愛兄弟者是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也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於兄弟自不容於不愛矣不睦宗族者是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也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則於宗族自不容於不恤矣

人當患難中內而宗族外而鄉里皆來憂恤及事平則各私其私各利其利忘宗族鄉里之情或頭裔相侵

語錄

語

或財物相虧輒生暴怒或相毆詈或相告訐或相屠戮原其所以皆由不知宗族之情鄉里之義苟知之則親愛無日矣今夫螻蟻微物也一穴之宮與眾居之一牽之臺與眾臨之一粒之食與眾聚之一蟲之羶與眾共之可以人而不如蟻子乎

成家之計莫先於教子孫爲善

善惡之分猶黑白香臭然人拘於氣稟蔽於物欲皆本明之德往往以惡爲善釋老之流本無父無君世人指爲善門中人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彼方臭肉

凡胎視之視我周公以上列聖人所行孔子以下列聖人所明者爲何物

異端滅而世道明邪說息而人心正士君子當扶世道正人心明禮義厚風俗生益於時死聞於後豈可曲學苟合以隨流俗朱子曰邪說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猶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

使天地如佛老清淨則陽自陽陰自陰上下肅然常冬萬物何自而生萬物不生則吾族無有矣彼佛老之

語錄

語

徒能自自乎且萬物生於天地各具天地生生之理有胎者有卵者有勾者有甲者莫非出於自然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不窮昔伏羲若爲佛老清淨不夫婦則十五世之傳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年之祀得乎神農清淨不夫婦則八代之傳五百二十年之祀得乎黃帝一於清淨則五帝夏后氏三千年三主之傳九百二十三年之祀得乎成湯文武若爲佛老之清淨則六百二十九年之商八百六十九年之周誰傳耶高祖太宗清淨而不夫婦則四百

二十五年之漢二百八十九年之唐抑誰與耶又如男佛老而不室女佛老而不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邪無邪

鄭氏子第未冠學業未成不得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資勤苦抑欲識葷鹽之味

童子箴曰敦威儀慎行止正心術保身體孝父母友兄弟睦宗族和鄉里遠小人親君子事誠明一終始饗天心受地祇案年譜童子箴先生爲子路作也未三句饗天心受地祇年譜作不他求事於此

語錄

美

史記梁惠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蓋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戰國時士鮮守禮孟子獨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異國不得越境必禮先之然後往答其禮

聖賢之心公天下之心也堯舜禪受非要名也成治道也湯武放伐非求利也成治道也孔孟辨王霸非私毀譽也明治道也達而成治道窮而明治道無非公天下之心夫義禮之辨治亂之關

夫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民之樂失其心則易喪

而亡君之亡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順理徇欲樂亡之原也

天生不特爲天見生物之心也必得此心然後可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此萬世人牧龜鑑也如成湯伐唐以寬而兆民允懷自彼氏羌莫不來享來王文王親民如傷而二老來歸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武王勝殷遺剗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論

美

欲則違私以虐民宣王不慕湯武之道而慕桓文之事是心不足王矣但不忍一牛廢廢卽先王不忍人之心也孟子因而開導之曰是心足以王矣所謂納諸白馬也惜乎乍明復暗明彼暗此幸不歸於王道忠臣之心惜忍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忍君之無欲先王以民爲體雖數尺寸之膚不義然於心腹磨理易傷猶慮尤愛護之此又體仁之至而王政之本後世不知學者所爲淺暗拘滯徒激其君而使之距吾說耳若孟子將君事亦勉強不得須學到孟子地位

能如此知言養氣後自然有這等功用

凡學者必堯舜湯武之道隨其所遇而施之亦必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方可

昔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是高宗之心同乎天地傳諭之德通乎神明君臣際會切劘治道講明帝學施之政事自得其宜天地之間無往不敬賞罰之行無一不謹邦畿定千里之制四海同來格之誠非特殷邦嘉靖而赫赫之聲濯濯之靈保厥後於無窮

或曰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分五行於

語錄

天

五方是土有定位矣殊不然蓋中可指外爲方外不可指中爲方方之爲幾可四言不可五言方之形體必端正而後可分如方田方里而并方千里方百里皆是若五分之則參差不正不可言方矣故自中央而視四外則東一方也西一方也南一方也北一方也方向既定界而別之非東則西非南則北雖中央四方之交亦惟其方之所近而各有屬無不東無不西處也自四外面視中央東之所極卽屬於西南之所極卽屬於北中特四方交會之極不能自有所分

而與四方並立一方也然則中央之五亦四方之中

位乎東西南北之交無一定之位何可五方言哉

舜禹之心精一執中而已體天地之體無一理不具用

天地之用無一事不周雖天下了不相關只是無心

富貴豈無心斯民觀舜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禹視天

下之溺猶己溺而竭力勞萬民豈如老佛離倫絕類

自爲高耶

朱子云爵齒德三者不相值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相

值則通視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

語錄

五

以恐案以恐疑聖者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

以齒德加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

稽首於伊周之前矣蓋施於朝廷者不及鄉黨施於

鄉黨者不及朝廷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

鄉黨達於朝廷曾子吾仁吾義之論子思事之友之

之云孟子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意見之相合

如此

陳臻辭受之問只就事上較量却不論義了孟子一以

義爲斷制自然當可

輔氏曰孟子不與驩言以常情論不爲惡之不欲言則爲易之不足與言夫惡不欲言則隘易不與言則隘隘與忽孟子無是也但言有司辦事而不與言則亦順理之事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大抵君子待小人有正己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亦不爲已甚之行

月本無光受日之光則光曰食不在晦則在朔以其交池月食在望蓋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則日月之對同度同道月

語錄

三

上地中日居地下地影既隔日光不照而月食其隔或多或寡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食既矣歷家又謂月食爲暗虛所射言對日之衡其大如日日光不照月則失明故云暗非有象景強立其名故云虛或問朱子曰夷子學墨必推其說求合於儒何曰天下之理其初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天下之勢正而順常重無待於人邪而逆常輕不得不資諸人胡不自近世佛學觀之吾儒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

求附吾儒不如是則尤反側無以自安矣其理之悖說之窮此亦可見

西安顧太守舉環而攻之爲問曰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按周禮春官筮人九曰巫環巫筮音也以筮知吉凶也環而攻之筮而行之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得天時之吉則必勝可也然而不勝者雖筮得天時之吉而不能克之非天時不如地利之善乎

語錄

三

孔子曰畏大人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當正義以告之時不當爲勢位所動若尊敬之分未嘗不存孔孟之言各有攸指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爲學不能辨益友損友可乎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至民之析因夷隲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毼毛各以時而得其所遂其生聖人能盡萬物之性仁心流布和氣充塞可贊助天地造化發育之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受以生之理斯理也斂之
不盈方寸充之則塞宇宙養之不間俄頃達之則貫
幽明所以爲一心之全德萬善之總名包羅天地揅
敘萬物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曾子平日三省
一貫致力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一理或遺
宏也敬手敬足戰兢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毅也
此所以卒任傳道

黃氏曰暴虐很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

語錄

筆

嗜利寡廉鮮恥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侈傲狠
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
復是非之心矣雖具人形以生何異禽獸

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纔觸卽動而應物無蹤跡
可尋捉處

當時遊聖人之門學聖人之道者三千速肖者七十二
人顏子得入故仰鑽瞻忽以至如有所立卓爾曾子
得人故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人故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七十子之徒能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

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便入得會不得
便入不得孔子教眾人與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
人自入不得

周禮疏曰六尺年十五孟子曰公侯皆地百里其才可
以輔幼君如伊尹輔太甲樹公輔成王是也寄國政
如孔子攝行相事是也其節死生之際不可奪如龍
逢比干及周公欲代武王之死皆是蓋才者德之用
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
人之心而未足托恐不免爲他人所欺雖無竊人之

語錄

筆

心而未足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爲人欺竊徒死無
益苟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
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並言而節爲之本先
儒胡氏之說善矣

克己復禮爲仁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孔傳
會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傳不一旨歟蓋
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全是
一夫何不一之有

所謂己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

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爲仁舜所謂執中也千聖相傳蓋不出乎此矣

南容免於刑戮只是不輕言妄動取禍常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面折廷爭爲不謹言豈聖門忠孝之教

黃幹云門人欲厚葬顏子尊賢之情也子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非爲道

語錄

語

朱子云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良是

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禮樂一家有一家禮樂一邑有一邑禮樂推之天下有天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用焉不必功大名顯而後施之

按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孔子不見不狃召欲往其用心必有異乎蓋弗擾名爲畔臣勢不得來見故欲見而召不害爲嚮慕之誠虎不來見又歟亡歸之豚其意謫矣且二人皆欲去三桓者不狃意張

公室特不知非家臣宜舉爾虎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制大夫爲利而已觀異日吳欲伐魯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則可見夫子不見欲往殆謂是歟

輔漢卿曰聖人道大德宏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照臨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何至於挽若昏頑之至不可常理化者聖人又有以處之在上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豈泥聖人

語錄

語

行於法中

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篇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何蓋仁卽中也以心之德言卽未發之大本以愛之理言卽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中之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也論語一書之仁兼中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體以達用卽用以明體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孟子之仁義胥一中也易之時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春秋之正名分又何往非中乎孔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

語錄

美

月川語錄一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明曹端撰端講學之書有理學要覽一卷性理論一卷又有儒家宗統譜存疑錄亡其卷數並載千頃堂書目今皆未見是編乃真寧趙邦清輯其講學之語爲一卷非端之全書亦非端所自著不足以盡其底蘊然千頃堂書目載月川語錄作一卷則所見亦卽此本矣

明良交泰錄十八卷

〔明〕尹直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良交泰錄十

八卷》提要

明良交泰錄卷之一

詩小雅嘒嘒鹿鳴食野之苹我賓嘉賓鼓瑟吹笙吹

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嘒嘒鹿鳴

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挑君子是

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嘒嘒鹿鳴食野

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

樂嘉賓之心

臣直謹按此人君燕饗群臣嘉賓之詩而三章

皆以鹿鳴起興首章言鹿食苹嘒嘒相呼而和

樂興君臣賓主相燕而和樂蓋饗之以飲食樂

之以瑟笙將之以幣帛禮意之厚如此嘉賓

有愛我之心而示我以大道也次章言嘉賓之

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君子所當做法

之則不待言語之間而所以示我之意深矣卒

章言安樂嘉賓之心則非止養其口體為親睦

之美實欲其示我以道德而無已也夫君臣之

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

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

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

要在示我以大道而不徒媚悅於其臣臣既受

宜無不達庶可以副君上之意而盡使臣之職
遣使之時而歌此詩固以寓夫戒勉之意而其
詞婉而不迫又可以見忠厚之情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此成周之盛治所由致也君以禮
臣以忠明良交泰當復盛於

今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醜酒有藇既有
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祭酒埽陳

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醜醜酒有衍蓬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有酒酹我無酒酹我坎坎鼓我蹲蹲
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清矣

臣直謹按此燕故舊朋友之樂歌也蓋在朝則
曰君臣於燕則曰朋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者故鹿鳴之詩以群臣為嘉賓
此伐木之詩又以群臣為朋友以臣為賓敬已
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木非獨力可伐故其
相應之聲丁丁然鳥非獨鳴而和故其相求之

聲嚶嚶然伐木小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相應
之友乎黃鳥微物且猶相求人其可無相應之
友乎人能為夫朋友之好則雖鬼神亦必聽之
相之而錫以和平之福矣朋友之相須其重如
此君臣之相須非朋友乎是以先王樂道忘勢
惟篤夫朋友相須之義而略夫君臣相臨之分
故燕樂之歌皆言篤厚之意二章曰既有肥羜
以速諸父諸父者同姓之尊者也曰既有肥牡
以速諸舅諸舅者異姓之尊者也三章曰蓬豆
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

天子萬乘之貴下友群臣之賢尊之曰父曰舅
親之曰弟曰兄非其尊德樂道而忘己之勢乎
然則臣之上友於天子亦必尊德樂道而忘人
之勢矣君臣相交此其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
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
以莫不瘼天保定爾俾爾戢穀整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饌
是用孝享綸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

疆神之予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偏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臣直謹按此人臣受君之賜而歌以答其君之詩言天之安定我君亦既堅固使我君無不極其學厚其於禍祉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矣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皆人臣頌祝其君之意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故以山阜

國陵喻其福之興成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以日月松栢喻其福之方進而衆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然其詞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抑又考之鹿鳴以下三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燕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爲同此一詩耳蓋九臣子之祝衆其君俾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不惟祝君之福而又祝君之德於歸美之中有責難之意若但言福而不

言德則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有周盛時君臣相與如此豈非後世君臣之龜鑑歟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子猶馳而至馬公曰俾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一同也馬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和而無爭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設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不忍如是

臣直謹按宋儒真德秀曰古者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焉曰都曰俞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俾其可否相濟所以爲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爲是而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此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惡人異已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

吾事何沮之有惟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
羹然期於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為同而
其忤也適以為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
味也哉臣謂德秀之言深得晏子之意故備著
之以示後之為君者之鑒

襄王時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且來獻俘命尹氏及王
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
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鉾弓矢千秬鬯一卣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
逖王慝晉侯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

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臣直謹按周襄王既立十七年晉侯始以敗楚
來獻俘襄王嘉之策命為侯伯晉侯自是始為
伯主而與齊桓並矣故世稱之曰齊桓晉文云
齊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自擊之其相晏
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
而殺之公曰諾嬰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
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
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

先言歸者致死不赦其臣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
海上六月不歸彼當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也
景公援戟將斫之燭趨進撫衣侍之曰君奚不斫
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
二王也臣之才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叅此
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

臣直謹按人臣莫難於進諫人君尤莫善於從
諫若齊景公從晏之諷諫而釋圉人之罪從燭
之苦諫而樂歸于國可謂難矣書曰惟后從諫
則聖景公固非聖矣不謂之賢可乎而謂嬰燭

為賢臣亦宜矣然則齊之君臣其亦春秋時明

良之相際也歟

齊有彗星齊侯使懷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懷之且天之有彗也以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懷焉若德之穢懷之何損
公說乃止

齊景公時樊噲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
常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
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流吾誰與
為君子常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樊噲宜

有動於是使之果徒三度

臣直謹按齊侯即景公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之變異由人之感召未有無因而適然也古昔先王敬天之渝惟在脩德勤政惠綏人民而已民心和則天氣和而災異弭矣後世惑於神怪之說遂有齋醮禱禳之事徒費民財失民之心天意何自而回乎晏子謂禳之無益可謂知天人感應之妙矣他日景公有三言之善星遂有三度之徒天人感應不疾而速其妙固若是也然則人君克謹天戒豈可

卷之十

十

不力脩於人事而從事於禱禳哉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一問之君於卿大夫比筭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臣直謹按先王之世君之視臣如手足故於其疾也憂之或數臨問或一臨問其死也恤之或不食肉或不舉樂親於孔子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衛獻公聞太史柳莊死釋祭而弔之則君臨喪之禮也迨後漢唐宋之主皆有問疾弔祠望哭之禮如唐太宗之於杜如晦疾篤既自臨視薨後每得佳味輒遣賜其家

久之語及必流涕房玄齡有疾特賜肩輿上殿相對流涕疾篤復持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自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而於張公謹之沒雖辰日不為之輟哭可謂慙悌尤極始終之義盡矣伏惟我

祖宗列聖凡遇大臣有疾遣醫賜藥中使存問相屬于道既薨之後素服輟朝贈官賜謚賻塋祭卹恩優渥視古君臣始終之遇何以加諸為人臣者固宜委身致命盡犬馬之力於生前効蛇雀之報於身後斯其無負矣夫

卷之十

十

禮記作篇武王踐阼王曰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漿於楮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劔矛為銘焉

臣直謹按武王克商之初既訪洪範於箕子即

位之始又問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訪道矣然太公望之所告不過敬與義以爲勉息與欲以爲戒蓋敬則戒謹抑畏無時而或忽義則隨事制宜無適而不當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動罔不吉可以永世矣息則逸樂慢遊無事而不廢欲則聲色貨利無一而不好所謂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而動罔不凶馴致於廢滅矣武王聞之惕然恐懼而銘之於器物以致警焉蓋恭敬義之心頃刻而或忘則怠欲之私乘間而必至

凶廢之所由召也觀於堯之欽明允恭帝德廣運舜之溫恭允塞無怠無荒湯之聖敬日濟以義制事禹之敬脩可願克勤于邦文王之心翼翼緝熙敬止武王之克慎明德風夜罔或不勤蓋自黃帝至武王同一敬義之心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之人君可不玩味丹書之言而致戒勉之意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

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大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臣直謹按昏媾之禮人道之始皆人所當知不可以不謹也而人君之昏禮尤爲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禍祚所係風化所先誠不可以不重重之當如何亦爲味孔子之言以致慎重之意而

已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直謹按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交當各盡其道故曰敬大臣曰事君當致其身是也君能以禮使臣則臣必能以忠事君故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亦理勢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使臣之禮或有未盡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爲而發者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直謹按定公嘗君也孔子相魯之時因定公之問而告以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蓋邦之興喪未必由於一言而興喪之源實基於此故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而無一事之敢忽邦其有不興乎如言不善而亦莫予違則忠言不至於耳諂諂面諛之人至邦其有不喪乎前乎大禹之告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伊尹之訓大甲曰厥惟艱哉又曰毋輕民事惟難母安厥位惟危皆爲君難之意也後乎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此所謂唯子言而莫予違也聖賢之言先後一揆邦之興喪於是可

微當時定公之問可謂有意於治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已之人爲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予違之類所以用夫子而不克終焉後之人君聽言用人可不以是爲鑒戒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

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就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臣直謹按戰國之世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於利欲故孟子初見惠王之時惠王即有利國之問孟子將欲陳失仁義必先攻其私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天理之公也利人心欲之私也徇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心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如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交相求利非盡攘其上之所有不能足其心之所欲國以之而危篡奪以之而興其禍有不可勝計者此徇利之害也人君豈可以利爲心而不以仁義爲心哉夫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未有仁而遺其親義主於宜宜莫急於尊君故未有義而後其君此仁義之利也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者職此故耳昔者曾子傳大學末論天下之平亦曰國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與此孟子之言先後一揆其

所以回利欲之濶杜爭奪之禍何其明且切歟後之爲人君者其審而行之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偕

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臣直謹按孟子因惠王之問蓋欲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邪心故首告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二語者一章之大旨而下引詩以釋之又所以申言此二語蓋大雅之詩言文王雖用民力以爲臺沼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引此而釋之所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也商書湯誓言夏桀暴虐其民民怨其虐因桀自言而目之曰

此日何時亡乎蓋欲其亡之甚故桀雖獨樂於上而卒不能保其樂引此而釋之又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孟子之對時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引君以當道而已豈徒就事論事而已哉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惜乎惠王不足以及此而孟子亦終於不遇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

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鮀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金泰錄卷二 十八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侵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

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金泰錄卷二 十九

禦之

臣直謹按五霸之業莫威於桓文仲尼之徒莫尊於王道故孟子因宣王之問沮其羨伯之心而將進以王道之說既告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而又美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蓋王道不外於保民保民不外乎仁心宣王見牛不忍殺者仁心之所發也不能加恩於民不善推此心者也譬以秋毫與薪以見仁民之易示以老老幼幼以見推仁之序而發政施仁以下則又示以保民之實得民之效所謂王道不外乎是矣豈

甚高難行者哉惜乎宣王徒悅孟子之知其心而猶不悟其心之所以然王道卒不能行孟子託諸空言而徒爲萬世興王之鑒也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直謹按君處於上而欲有宮室之樂民處於下亦欲得所處之安民不得其所而歸怨於上

孟子卷上

三

固非理矣君獨樂其樂而不思所以安乎民則失爲君之道矣故君不以天下之樂爲己樂而以天下之憂爲己憂則能同乎民之憂樂而民又豈不同乎君之憂樂哉上下既同乎憂樂而民不歸戴於上者無是理也爲人臣者可不憂民之憂而樂民之樂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

不孝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孟子卷上

三

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求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臣直謹按王者之興必先於得民得民之心必先於仁政仁政之施必先於窮民此文王之所以治岐而孟子舉以告宣王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以好貨好色之累不能行夫孟子之言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事告之以爲王者未嘗無倉廩之富亦未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皆有倉廩皆有室家而已夫公劉豈好貨者哉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耳當時

之民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餒之愁斯其與民同欲可見矣大王亦豈好色者哉不過同姜女以來相慶耳當時之民亦皆有室家而無怨曠之咨斯其與民同欲又可見矣公劉大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而民無宿春修六宮之奉而民無匹配專欲病民如此民心何由而歸往苟能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則民心歸往自有不能禦矣惜乎宣王徒善孟子之言而不能推王者之心所以止一戰國之伯主耳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微侯諸將毋敢隱朕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

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群臣伏服臣直謹按自古帝王之興主致治未有本於得人觀於漢高與項籍可見矣漢高量寬大而性明達知人善任好謀能聽至於三傑則曰吾不如蓋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此其所以興也籍則反是其亡宜矣向使籍聽范增之謀未知鹿死誰手宋儒楊氏乃謂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蓋過論也漢高之言良是帝西都關中以妻敬爲郎中賜姓劉氏齊人妻敬戎

隴西通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
比陸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
稷積德衆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
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
以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
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唯德
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
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
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

我漢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未秦地據山帶河四
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公
關不據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
之故地此亦據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
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郡洛
陽東有殽山西有鞏澗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
上問張敖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亦不過數里
田池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穀函右
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
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清

乾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
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臣直謹按自古興王建都必先審其地利以固
其根本故漢高始都洛陽一聞婁敬言而決諸
張良即日西都及後光武中興則舍關中而都
洛陽蓋時勢異也然關中雖天府之國而漕運
艱遠洛陽固天下之中而四面受敵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南方之
都會莫勝焉

太宗文皇帝徙都燕京山河雄壯關隘險固控制胡
虜應援便利所謂據其亢而拊其背河渭海運
咸可以足國用其長治久安之慮高出於漢唐
宋之表遠哉傳曰在德不在險又曰地利不如
人和則修德愛民又萬萬年

聖子聖孫所宜留意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
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
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頗反居臣等上
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

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關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親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肯本矣乃賞無知

臣直謹按漢高論功譬諸獵而警服乎群臣蓋智謀為上勇力次之故陳平張良皆以秘謀奇

計錫封爵亦何之功人也至賞親無知其進賢受上賞乎而平之不忘所自亦辱之道也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樓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

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直謹按史稱漢高祖寬仁大度而留侯乃謂帝所封皆親愛所誅皆故仇怨似未必然也蓋誅賞必因其功罪而後行非必盡出於愛憎之私也如封布斬丁皆斷以大義而不計恩讎況庶亦宿憾者既不及誅而聞留侯言又急封之則其寬仁大度信矣設使誅賞皆出於私意其何以成帝業而為興王之主哉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彭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虜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

臣直謹按蕭曹功能優劣素定高祖嘗論之矣

而千秋之言特承高祖之意故喜而併封之千秋亦幸而中耳豈素真知灼見者哉

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頭采衣（傳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所事者且卜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

無汗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

臣直謹按魯兩生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是矣然禮樂不可一日無必待百年而後興則何以昭別名分禁防僭踰而天下不幾於亂乎此通所以汲汲起朝儀也惜其所與多襲秦故以諧俗取寵而先王之禮樂隳廢不復也至笑兩生真鄙儒而謂儒者難與進取則又不自

一知其鄙矣哉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自操陽徙都之

臣直謹按史稱鄴侯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今治宮室乃壯麗過度高祖怒而責之黷矣而鄴侯不自悔文過飾非遂使高祖悅而安馬向使高祖不聽其言急爲撤毀示子孫以儉德則創業垂統之道善矣後世子孫豈有窮極土木罷弊天下如武帝者哉宋儒司馬光謂由鄴侯啓之要亦高祖不事詩書之過而樂於遜志之言也歟

拜陸賈爲大中大夫賈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遂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慚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

述存亡之微尤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觀其書曰新語

臣直謹按陸賈之對漢高詞意剴切可謂善於說辭者矣至於湯武順天應人取天下而謂之逆取則非矣

孝惠皇帝二年秋七月相國蕭何卒初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水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

全宋書卷三

九

日夜飲醇酒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醉飲必醉酒莫得聞說見人有細過專掩覆履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惟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懷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善

臣直謹按秦法煩苛民苦荼毒漢興反秦之政

與民休息蕭何制律寬厚簡易參師蓋公治貴清淨及繼何相遵守勿失故曰蕭規曹隨民以寧一漢稱賢相蕭曹為冠宜哉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周勃為右丞相罷趙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即中索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益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

全宋書卷三

九

蓋莊丞相益畏

臣直謹按漢高祖嘗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蓋高祖於勃迪知忱恂誅呂安劉屬望有素而益乃謂丞相適會其成功非社稷臣其然哉夫功必乘機際會而後成若不俟時而先發於呂后擅權之日則家族夷滅流禍宗社雖曰主亡而亡於國何益故勃之重厚文帝之禮貌兩盡其道宜矣而益以為失禮弗取毋乃習見亡秦尊君抑臣故俗耳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益固未知之也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
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
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
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
不知其繁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
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
附百姓使卿大夫子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

立自謹按相固以變理為任而變理必以政
右為終則獄錢穀非政務之大者乎刑獄有未

當錢穀有橫責則政事平外民心怨憤而陰陽
之氣不和其何以變理為平謂各有主者而獨
任夫變理然當時災變荐臻平曾不自省乎蓋
持為大言以塞責耳而世方以為知體臣固未
之信焉

二年冬十一月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
衣盡騎並車覽轡上曰將軍怯邪盡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聘六
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
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

同席坐及幸江林布席蓋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
上亦怒蓋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
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
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臣直謹按甚矣漢家法之不正也豈有妾主同
坐不自戒飭而又怒近臣之卻諫乎雖勉賜益
金然未聞訂定禮儀以為一代之制此三代之
禮所以不復舉於漢也

張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索益薦之為謁者朝
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

之乃言秦漢間得案正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
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畜夫從
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能觀其口對警慮無窮者帝
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
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良何如人也上曰長者
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畜夫喋喋
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訶筆之吏爭逐疾苛察相
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通陵遲至於土崩
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
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失下之化上疾於景警舉

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項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勅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群臣曰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是歲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轔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置之獄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臣直謹按文帝始以驚乘輿馬盜宗廟器爲大罪故甚怒皆欲重坐之及釋之固爭如律論又卒從之臣守法君從諫豈不俱美乎至謂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足亦釋之偶失辭也宋儒楊氏謂啓人主妄殺之端夫豈誣哉四年冬十二月上召河東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過深也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卿耳臣直謹按季布之言趣矣然御史大夫固非使酒者可任文帝若直諭之則布之過彰雖河東之守不宜苟容故寧受以爲過而婉辭遣之其君人之量弘矣哉十四年冬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

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
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
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
內者寡人制之聞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
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
租自用犂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
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
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人尚擊
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其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
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臣直謹按唐因論李齊以及頗牧而後白尚之
功過可謂善於諷諫者也故文帝樂從即日赦
尚復守雲中易曰納約自牖唐有之矣

後元二年秋八月丞相張倉免帝以後弟廣國賢有
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

屠嘉爲人廉直遂以爲丞相

臣直謹按后戚預政諸呂可鑒故文帝不相廣
國懲前杜後深有意焉向使以廣國之賢而相
之雖未害於政而後世外戚擅權鼎移新室不
歸咎於文帝之啓其端乎宋儒楊氏謂文帝不
以至公屢已而以私意自嫌非確論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法垂訓后戚不許干政歷世遵守無
違天順間會昌侯孫繼宗獨蒙

悅

英宗睿皇帝嘉其馴謹兼有迎復之勞進爵總戎用

母后之意蓋一時孝治之宜而非後世可藉口也伏

冀

皇上恪遵

祖訓遠法漢文保全貴戚國家幸甚

嘉嘗入內大中大夫鄧通居上旁急便嘉奏事畢

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

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

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

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

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令行

斬之通頻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臣直謹按嘉不憚忤旨而必申朝廷之法文帝不匿倭幸而必赴丞相之召法不撓私恩不掩義美才獨惜嘉不遽施刑責俾通得僥倖用法固未究也文帝不即斥逐而容貸如舊不爲英明之累乎書曰北頑童後之人主可不戒歟

世宗孝武皇帝元朔二年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

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

臣直謹按武帝一言頓折衛青之欺罔卒徙郭解於茂陵可謂明睿而剛斷矣使推而廣之則用舍當賞罰公何疵政之足議乎惜僅見於斯耳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

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與誰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

臣直謹按士苟有可用之才孰不欲效一官以見用於世惟上之人用不當其才或不究其用固非其才之罪也武帝乃以有才不肯盡用爲可殺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殺一匹夫尚

不可況賢而有才者乎此黯所以不心服也至謂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則漢武自謂矣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臣直謹按黯剛正嫉惡嘗面折丞相公孫弘之姦及言御史大夫張湯之過於李息故二人深

忌之先是徙右內史至是又徙淮陽武帝徒謂得君重卧而治之不知道墮二人計矣嗚呼知賢而不能用其武帝之謂夫

武帝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怨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願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曰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

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直謹按人主不患於有過而貴於改過漢武雄材大畧窮奢極欲至於晚年海內虛耗天下幾亂乃追悔往失悉從罷斥蓋知過而能悔悔而能改此後嗣所以得遵其洪業而廟號世宗宜哉

孝昭皇帝元鳳元年八月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益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

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使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臣直謹按主少國疑賴命大臣鮮克保全故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不能不感於流言而非風雷之變則周公終於東矣若漢昭帝明曆風成灼知光忠洞燭奸謀始不肯下毀書終則欲坐毀者俾光克綏寵祿措安宗社可謂至明之主矣不其邁於成王乎唐李德裕曰成康不足侔矣信然

孝宣皇帝本始四年夏四月上以地震釋夏侯勝為

諫大夫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亮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愆前事復爲長信少府運太子太傳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

臣直謹按先是勝議武帝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坐劾下獄至是得釋復用故宣帝諭以無愆前事蓋欲其以正言之也而太后則以嘗

授經於勝故制服以報恩尤世所僅見

地節二年夏五月以蕭望之爲左馮翊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望之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臣直謹按孝宣素知望之材堪宰相嘗任謁者凡所屬白奏請輒可行之固宜相矣乃既試之平原而又試以輔郡何耶母乃君子難合而小

人易親故也後之爲人上者尚其鑒之

地節三年夏六月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臣直謹按自古豫教儲副必擇宿碩端方之士以爲之傳俾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庶足以成儲副之令德而固天下之根本未聞以外親監護於其家者此廣所以對宣帝不宜示陋於天下宣帝由是器重之宜也然世方以知止知足爲疏傳之高致而不知其賢固在此不在彼也

四年九月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

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移書勅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至是徵至上問治狀遂對曰皆陛下之威德非臣之力也上說其有讓笑曰卿安得長者之言遂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王生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臣直謹按漢宣興於閭閻具悉民艱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其所言以質其行如於遂始終見問是已漢世良吏於是為威號稱中興良有以哉

五鳳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臣直謹按史稱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親有聲今觀吉所舉皆克稱職號稱知人謂之賢相不亦宜哉

甘露三年春正月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臣直謹按孝宣中興政事文學咸有可稱但所講論不過章句之末於帝王身心踐履之學槩乎未聞所以治化不臻於三代之盛時也

孝成皇帝河平元年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

為時勢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也今家吏不曉一受詔如此且使妄搖手不得唯陛下察焉上於是永谷永等言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且財幣之著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臣直謹按元帝以向欽永等之言裁抑后宮之費不免矯枉過直許后輒有怨疏此所以卒召

飛燕之譜而有昭臺之慶孔光之節所由賜也
其從來尚矣然當時恭顯擅政擯斥忠賢言者
曾無一語及之何放飯流歎而問無虛決也歟

明良交泰錄卷之二

明良交泰錄卷之三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更始元年爲大司馬至河北所
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因徒除王莽苛
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
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爲
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
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今山
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
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帛爭用威
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
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
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
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
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况明公素
有威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
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
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
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訪問於
禹皆當其才

臣直謹按王業之興固有天命而應天順人必先於得士如光武之得鄧禹是已禹之規畫籌策出人意表深契光武之心故能光復舊物卒

離其言殆天生賢豪以爲佐命之元勛也歟

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弇上谷太守况子也初况遣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遂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爲降虜耳聞大司馬秀將南歸弇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

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冀中乎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蒞亭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無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浮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渡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衆驚還即詭曰水堅可度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寵

燎衣馮異提進麥飯至下傳城西傳威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張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邯鄲聞秀至大害皆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任光乃發傍縣

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及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誥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遼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爲夫人進擊元氏防子皆下擊斬王郎將李暉

臣直謹按光武中興天意有在觀其河水旋合

白衣指迷蓋有神相之非人力可及其豪傑
歸從郡縣響應雖德望所致亦豈非天意之有
在哉

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
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
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亂人思明君猶赤
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臣直謹按光武指地圖以問禹禹以在德厚薄
不在大小爲對比即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之意良不誣也

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及廣阿城秀自登城
問之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
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
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
耳乃以景丹等皆爲偏將軍加况寵大將軍封列
侯郎遣將倪宏救鉅鹿秀戰不利丹等縱突騎擊
之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
言耶耿純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
銳進攻邯鄲四月進軍連戰破之郎使杜威請降
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

可得況詐子興者乎威求萬戶侯笑曰願得全身
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
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
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臣直謹按新室喪敗豪傑競起勝負從違各有
所向其交關毀謗勢固使然若即歸降而復讎
校則人懷疑畏何時而已今以所得毀謗數千
章悉付之火則疑畏反側之心自潛消而默化
矣此光武所由興也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罷兵蕭王居邯鄲宮晝卧溫
明殷耿弇入請問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
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
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
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軍數十百萬
人所向無前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啓坐曰卿
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辱弇如父子故敢披赤
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
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
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
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

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

臣直謹按光武初詰奔用兵何為若無意於取天下及聞奔言決意不就徵而王業以成時奔年纔二十餘畫計定策不在鄧禹下亦奇矣哉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復固請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龍麟附鳳翼以成其所志

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懇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鄧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復奏乃即位於鄴南

臣直謹按光武崇執謙退不急正位固却群情及感純異二人之言而又決於待讖乃即尊位其不以天下為可樂而以為可憂度越尋常遠

矣

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托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臣直謹按光武折丁恭之議從陰識之辭可謂仁明而英斷所以厭服群情而莫敢後言也然則識亦賢矣哉

以宋弘為大司空弘為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召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頻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為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臣直謹按議郎本以繩違弼直為職而非鼓琴之伶此譚所以為弘讓也夫琴以禁人之邪心君子所宜御而弘以為鄭聲過矣光武乃改容謝之所謂君聖臣直於斯乎見焉

明良交泰錄卷之四

帝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全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臣直謹按光武簡易見援而目為說客信乎開心見誠淵達多大節卒克警服乎群雄而收混

一之功也宜哉

以郭伋為并州牧郭伋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之

臣直謹按南陽光武興王之所其虎風龍雲之際會多矣而郭伋能言之光武能聽之此其所

以恢復前烈身致太平良有以也

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熹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

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竟上追思良乃賞出子春還熹為平原太守

臣直謹按二孫殺人由子春之失教收繫固宜然二孫既自殺則子春亦可賞矣而熹不從貴戚之請光武亦却趙良臨絕之言久而追思乃賞子春而還熹可謂處制兩得其宜也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後帝欲以興為大司徒興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可苟冒帝遂聽之以沛國桓榮為

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佐中郎將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功邪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臣直謹按陰興之辭職鍾興之讓爵皆出於誠故光武從之蓋一時簡任辭讓藹然虞廷之盛美後之為君臣者固宜欽仰而效法之也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

頻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臣直謹按南頻父老丐復十年光武僅增為二歲父老所謂惜之是也至自謂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則兢兢業業憂勤惕勵之心於是乎見豈徒謙云乎哉

二十四年秋七月遣新息侯馬援征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

援援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孺兒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明年夏援卒于軍中詔收其印綬

臣直謹按宋儒胡氏有曰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泣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援請營壘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乞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亡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知有所因邪由是言之援不保令終固非明哲之士而光武之信讒亦為

君德之累甚矣

二十七年春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臣直謹按古者太子職專視膳問安而不預政事避嫌故也今廷議北虜和親不決而決於太子之言光武即從之蓋惟明帝之孝友素孚於光武斯可矣其他則未免於疑間後之為太子

者可不慎哉

二十八年秋八月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轎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臣直謹按陰識嘗辭增封爵邑可謂賢者至是見推於群臣焉知其不辭乎張佚沮之固難矣而自受太傅不辭則沮人之進實所以自取也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是又動心於富貴亦淺之爲丈夫也輔導德業不古若也從可知矣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對帝大悅明日復特

金華錄卷四

五

召入與語至夕以倫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臣直謹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况微賤如京兆掾醫工長乎其勢懸隔甚矣光武不以其卑賤而特召賜對因知其才而超遷之卒有惠於民其他庸昏之主高拱深居雖輔相近臣亦莫得而見遂使耳目蔽塞下情不聞馴致禍亂而不知後之爲君者可不鑒戒哉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服都紵大

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鯁在前祝鱣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

金華錄卷四

六

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傅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上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送塋賜冢塋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況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帝以郁為侍中

臣直謹按宋儒胡寅有曰觀顯宗事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儔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矣信哉後世人主尊師重傳當以漢明為法

十年秋八月晦日食既詔群司極言俊以示百官詔群臣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

各言得失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臣直謹按顯宗先是六年春上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至是日蝕既則詔群司極言過失以示百官深自引咎蓋得瑞不喜遇災輒懼此其所以克回天意方內綏和夷狄嚮化廟號孝明宜哉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

平王廢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則是要腹矣

臣直謹按明帝天性孝友而東平尤賢故尊禮懷恩情見乎辭蓋非蒼不足以當明帝之敬非帝不足以知東平之賢古今所僅見也

十四年春窮治楚王英獄其辭語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乃上言曲成侯劉建等無姦專為頑忠王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

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利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搯之左右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梁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伏反為罪人訟寃固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下一覺寤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畏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辭詔達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

臣直謹按楚獄窮治至累年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尚數千人時上怒甚吏皆惶恐及聞朗言即自臨幸審錄洗宥無辜民情歡慰即日雨注經曰天監孔邇惟德動天為人君者尚鑒於斯

夏五月百官上壽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

金華錄卷四

九

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臣直謹按明帝不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自任而方且歸德於祖宗頒惠於臣民此聖不自聖之美所以為漢七制之主也歟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

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臣直謹按明帝抑遠戚晚慎惜名器急達民情非明曆剛斷不足以及此所以當時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光武中興之功烈其克丕承有以哉

孝章皇帝建初四年夏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金華錄卷四

十

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勵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臣直謹按建初二年夏大旱言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止之至是有司復請封諸舅太后不樂帝乃許受爵而辭位夫以章帝之賢願聽有司之佞而違太后之志卒致廖防有罪免官太后萬年長恨之語驗矣史稱章帝素知人盡心孝道豈知人之明養志之大尚亦有未至歟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

臣直謹按五經同異固所當議然諸儒之議奏章帝之臨決未必能得聖賢之心學五經之奧旨則亦徒事觀美而已蓋聖賢之道本諸心載諸經惟明經而反求諸心身體而力行之則帝

王之治成矣章帝固未能也

元和二年春二月帝東巡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及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俸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臣直謹按尊師重傳明君賢主高致威美然也惜乎酺之講授亦專事章句而已章帝之治功卒弗古若無足怪也

春三月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

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臣直謹按章帝方以祠會為孔氏榮而僖乃以增輝聖德為對可謂明切有理不忝於聖師之後此章帝所以拜僖郎中不亦宜哉

三年春正月帝北巡耕于懷初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

輟解輟解之

臣直謹按古者巡狩一正朔同制度補助民所不足後世則不然而章帝元和元年南巡二年東巡至是又北巡其勞民費財甚矣而區區於禁殺伐盡亦卧輟之為愈乎當時廷臣不能因此致諫惜哉後之為人主者尚宜戒之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

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施行

臣直謹按叔孫通之漢儀已非先王之制而褒又雜以識記之文愈非禮也厥後褒奏所撰帝納之而不行宜矣孝和時又行之何哉繆亦甚矣

孝和永元四年秋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為司空初議立北單于惟方睦同袁安議及竇氏敗帝思前議故策免由而用方睦馬臣直謹按初竇憲請立北匈奴於除韃為單于事下公卿議憲負勢驕訐眾莫敢異獨袁安更

卷四

五

相折難而方睦議與安同情帝竟從憲策不數月憲以謀逆伏誅帝悔前過乃用方睦可謂不吝於改過也時帝年纔十四太后在上而能密謀誅憲其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

十五年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時大尉張禹留守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陳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

臣直謹按和帝在位嘗一幸長安至是如章陵方欲南巡而聞禹諫輒回鑾可謂從諫弗拂帝

王之美莫大焉後之為人君者尚鑒茲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四

卷四

五

明良交泰錄卷之五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二年秋八月以李綱為太子少保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漸昵近小人忌秦王世民功高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耻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惡疎骨肉太子不懌

交泰錄卷五

綱固稱老病辭職乃辭尚書仍為少保唐主嘗考第群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款伏加誠直余人皆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

臣直謹按綱慷慨尚風節先嘗為周將軍事隋為太子勇洗馬歸唐歷事高祖太宗輔儲執政與伏伽皆以綱直聞品稱第一固也惜以亡國之臣為興王之佐大節失矣第一之稱不亦愧

子

四年冬十月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特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閭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交泰錄卷五

臣直謹按太宗開館招延文學之士世號登瀛之選可謂榮矣獨惜推擇未精至佞奸回倭險若許敬宗者亦廁其列太宗知人之明不亦謬乎

九年秋八月太子即位是謂太宗皇帝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顏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威稱二可汗將兵百萬入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

疆威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憚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之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驕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捲甲輜戈喻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墮驕然後養威俟衆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

臣直謹按突厥入寇太宗輕騎遽出虜驚下拜請盟而退可謂雄偉不常矣蓋亦出虜不意幸而免耳其幾於宋人所謂孤注乎况虜深入直至便橋則唐之僞禦亦踈矣後之人主當謹備禦以却虜輕出非所宜也

上面定勲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

覆沒劉黑闥再合余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還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今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臣直謹按太宗之論功不私於親遂使諸臣帖服蓋知臣莫若君所謂居堂上乃能辨堂下曲直良有以也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

富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為國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臣直謹按東漢大臣嘗勸光武不宜專用南陽人而唐之大臣乃曰秦府舊人未遷官又曰秦府舊兵入宿衛何識量廣狹之不侔也太宗所諭誠得用人之公王者之度弘矣宜其百官稱

職四海又寧貞觀之治盛哉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臣直謹按太宗為天策上將時既開館招文學之士講論經籍茲方即位又開館選文學之士講論商確可謂屬精之主蓋言及稼穡艱難則務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息征徭不徒託之空

言而必見之行事此三代以下所僅見而貞觀之治所由盛也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四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官於今亦恐貽譏於後

臣直謹按太宗英明聰辨矜已凌人蓋素性也穎達因問而對足箴其失至若正倫失言貽譏之戒則又深得記注之體使太宗從而釋之能知義理之無窮深懼後世之譏議而益進其所未進則聖不自聖德業之盛豈下於三代之賢主哉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

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
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
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
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臣直謹按太宗因傳奕之對而悟異端之教所
宜絕監梁武晉元之禍而知堯舜禹湯之當法
可謂去取明矣然劫父臣屬弑兄殺弟而室弟
婦堯舜之孝悌禹之舜倫攸叙湯之肇修人紀
果若是耶語曰耻躬之不逮太宗有愧焉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

全唐書卷五

七

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華亦當恪勤職
業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
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
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
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
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
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
雖善朕不取也

臣直謹按舜聖譎說殄行孔惡利口覆邦良以
譎佞之人媚賢害治家國所由傾故孔子他日

又曰遠佞人不徒惡之必務遠而絕之也然佞
言似忠譎言似信人君深居九重日御萬幾焉
能一一辨而遠之要在一誠而已蓋能誠以宅
心使方寸間虛明洞徹如鑑之空如水之清事
至物來舉無遁情所謂至誠如神誠則明矣何
患邪之難察佞之難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上
旣以詐御下而欲下以誠應上不猶濁源而冀
流清歌表而求影正無是理矣此唐太宗所以
斥臣下陽怒之言而不取有非昏庸之主所可
及何其明哉

全唐書卷五

八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
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
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
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臣直謹按法以禁盜而不能使民無盜法愈重
而盜愈多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已正而
物無不正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故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正已止欲之道也太宗
行之數年海內富實幾致刑措孰謂聖言難行
而重法爲足恃乎後之爲人君者不可不勉

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嘗由身出蓋欲威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嘗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般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

臣直謹按人君之德莫先於節儉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不作露臺唐太宗欲營一殿鑒秦而止蓋英君諠辟同一節儉史稱漢文之時天下富庶貞觀之日公私富給良不誣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

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群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直謹按宋儒司馬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倭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倭君樂聞直言則倭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然則臣之忠倭孰謂不由於君之明昏哉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為王上問群臣

偏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以為今封爵大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唯有功者數人不降

臣直謹按封建宗室崇樹藩維固古今令典也然作亂日蕃分封愈密民困供給非國家利而唐乃又推及於疎遠不但本支而已太宗僅從省降亦義不勝恩故也後世宋之宗室多許入

仕賢才由之而用供億由之而省良法美意公私兩利豈非後世所宜鑒哉

上謂僕射蕭瑀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怒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耶

臣直謹按史稱蕭瑀論議明幹但素貴而中狹或偏駁不通信如太宗所品論然好浮圖法捨家爲桑門則所謂守道耿介果何道耶太宗之

全唐書卷五

十一

許母乃以武德季年嘗有回護之言歟

上屬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多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

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勅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恠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

臣直謹按誠信者實理之謂天地聖人一實理耳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尚不可無信况人君乎太宗謂吾以誠信御天下而徵乃規其數失信蓋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使太宗果能真踐實履如

全唐書卷五

十二

所言則其治政不遠于三代之盛矣乎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多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祖時徵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臣直謹按太宗炫曜聰明下侵庶職玄素所知故對以隋主自任之失足歲其病太宗善其言而擢用之非賢明之主其能然乎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

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朕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臣直謹按自古武以戡禍亂文以致太平文武並用長久之道封德彝乃謂文不及武太宗折之是矣若破陳樂非盡善盡美之雅音而以爲功業所由不敢忘亦陋哉無足取也

以戴胄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

太子集卷五

十三

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擬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覬覦爭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上曰波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臣直謹按太宗於選人詐冒之輕罪則欲殺之得胄諫而免及聞順德貪冒而反賜絹以愧之何偏頗若是豈以順德元勳外戚而破法欺然順德自是折節後刺澤州以嚴明稱其亦有懲於受絹之辱乎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

太子集卷五

十四

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臣直謹按書云木從繩則正今弓工乃謂木心不正制弓非良豈以繩不足以正木之心哉母乃假弓以致規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而齊治平之效蔑矣太宗一聞弓工之言即悟格物之未精聞見之未廣延見京官旁達下情其得明目達聰之意於弓工之言表哉後之爲人君者尚以正心爲本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

所長古人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懃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同檢校上以問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臣直謹按德彝本不能知人而誣世之奇才過矣至沮杜淹之奏請則誠得大體宜為淹所心服方之虞廷都俞吁咈亦何愧哉太宗所以喜

也

以蕭瑀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臣直謹按宋儒范祖禹有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之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其

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則無時而可矣斯言有旨哉

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為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兩目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臣直謹按淹仕隋鄭不諫不去宜為太宗之誚

讓至於太宗求諫而許以盡死竟不復聞有所

獻替史稱淹典二職而無清白名豈誣也哉

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臣直謹按太宗以上聖之資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而鑒隋懷諫孜孜於求言此其所以幾

致刑措禮讓興行厥有旨哉

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

臣直謹按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今以輕罪而抵極刑則法搖而罰頗則人何所措手足乎此乾祐所以諫也太宗喜而從之宜哉

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無忌自

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為之請上乃許之

臣直謹按無忌本非將相才遭際風雲隨時就功名耳若太宗初以后請不置諸相及是許罷復不屬以顧命則可以保厥終矣而太宗不然使無忌卒貽黔州之禍也惜哉

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臣直謹按鵲巢如腰鼓妖祥不可知左右輒以為賀諂矣太宗鑒隋之失而以得賢為瑞即毀

其巢與古所謂不為諂子嗤者何先後哉

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鷄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輟耳

臣直謹按太宗以英武取天下田獵游豫其素所樂蓋人情所難克者故後世雖賢如程子見獵不能不動心而太宗匿鷄罷裝畏憚諫官其能克人所難克者哉此其所以為興王主也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

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群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國家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頻首謝

臣直謹按君以從諫為聖臣以進諫為忠君若自聖而懷諫臣務雷同以罔上則聰明日蔽政務日隳禍亂所必至如隋之君臣是已此唐太宗所以舉為群臣之鑒戒而勅責中書門下互相檢察毋事雷同詔勅不便皆應執論毋得苟徇蓋以聞過為喜不以無過為美其求言願治之誠至矣群臣雖欲不諫得乎貞觀盛治良有以哉

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

文苑英華卷五

十九

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臣直謹按天地間之才不在於官則在於民貧則君不能以獨富故易以損上益下為益以損下益上為損亡國之主多恃儲積致亂亡而反以資盜糧若隋是已此太宗所以鑒其失而曰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豈其然也

上嘗問王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

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問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

臣直謹按古云上行下效謂之風眾心安足謂之俗風俗厚薄係乎上之治教何如耳唐治雖夷風俗不古若可知矣況太宗知納瑗姬之非

文苑英華卷五

二十

而躬自蹈之風俗何由而厚乎珪不以躬行為對而以重文輕武為言其亦不知治化之本者矣

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謂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臣直謹按太宗始命孝孫定雅樂至是俾教官人失矣及聞珪與彥博之諫又怒責之失益甚焉然太宗始違而終悔視飾非文過者霄壤不侔臣善諫君納諫此唐所以興也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臣直謹按宰相之職上佐天子下統百官燮理陰陽旁招俊乂俾各効其職耳若簿書期會錢

殺獄訟自有司存苟親釐庶務則失相體此唐太宗所以勅責房杜誠得任相之要其致盛治宜哉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庭爭身誅國亡所謂忠

臣上悅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晦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臣直謹按忠良同一理而徵分為二殊不知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臨難豈有伏節死義之士特所遇之時不同耳故使此五六人易地則皆

然太宗既疑其異而又喜其對蓋其君臣之學皆駁而不純故其功業止於此而不能進於三代之盛也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人自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臣直謹按自古亡國之主未有不自重斂始斂之重則民窮財盡率去為盜賊顧有所積乃為賊之資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皆為武王之大賚

蓋厚歛者亡散財者王太宗之言有試矣後之君人者可不鑒哉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臣直謹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書曰撫我則后懼我則讎此言天民皆可畏也而太宗能知而畏之其有合於詩書之旨矣後之為人君者豈可忽天監之孔邇而不顧畏民之岩險哉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臣直謹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人固難知爲君而能知之明用之當俾各効其職則百工惟時庶績咸熙如天運於上四時寒暑各司其序而歲功以成唐之太宗然也苟不爲官擇賢徒弊精神下侵庶職則賢者不得究其用不才者乃得以苟容庶事由之以隳若隋文是已宋范祖禹謂隋文不明而務察故勞而無功太宗知人而善任故逸而有成信然後之爲人君者尚法太宗之明於知人而善於任人其有不治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五

明良交泰錄卷之六

唐太宗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餓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薄則至于今日當恣化為鬼魅矣人主

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上勅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斛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

馬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直謹按仁義致治之本刑罰輔治之具自古帝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國祚靈長後世如秦如隋專任刑罰苛殘酷烈國隨以亡仁義刑罰其效較然此唐太宗所以斥封德彝之非而卒從魏徵之言遂致太平仁義之效何其速也後之人主體仁義而省刑罰則世躋唐虞豈但如貞觀之治而已哉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憚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

喜也此虜久服遠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憚也房玄齡奏閔府庫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缺然場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臣直謹按太宗二喜一憚即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古帝王之立心也至以百姓又安為甲兵則又地利不如人和之意此其所以異也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場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

其狀唯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乎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不自能受諫安能諫人

臣直謹按不以喜怒行賞罰則至公矣而賞罰或出於喜怒太宗固不能無至謂不能受人諫安能諫人太宗蓋亦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能焉然其所言實萬世君臣所當鑒也

文系錄卷六

三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僕還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

臣直謹按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慎終于始曰終始惟一曰圖惟厥終蓋英君令主憂勤惕厲之心未始頃刻忘自古然也太宗以上聖之資成興王之業不以天下已平爲喜而以慎終爲念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而非後世

所可及也歟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君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

文系錄卷六

四

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臣直謹按徵珪盡心所事固非仇人而徵尤獨直敢言豈嫵媚者哉無忌以故仇行間太宗以嫵媚輕臣胥失之矣獨太宗樂受盡言當爲後世人主之法

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胥耻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

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

臣直謹按太宗知人善任一時大臣各效才美咸稱厥職信如珪所品論而揆以王佐之才則皆有間焉微雖耻君不及堯舜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太宗之孝弟深有愧矣微蓋隨事箴規而格心之學則槩乎其未聞也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

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直謹按人主一心衆邪所窺一有偏好則奸佞殘賊乘機而入人主不自覺而誤信其言則禍害隨之故必制之於未然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衆邪無自入矣後之人主可不慎所好而防衆邪之所窺哉

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臣直謹按叔達端良之士其武德中之言乃為

社稷計非為後福計太宗既知其賢自宜擢處大位何必以武德中讜言為名不自示其私乎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群臣上言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死諫者佛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群

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失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直謹按太宗鑒隋之猜忌求群臣之忠諫而謂君子小人各以類進當謹於擇用即書所謂其難其慎之意皆王者之言也而魏徵才行之對不亦繆乎夫所貴乎士者以才德兼備也或德優於才或才優於德皆不失為君子斯可器使矣若有才無行則小人之歸無時而可用豈可先用於喪亂之際而後求才德兼備之君子用於治平之日乎何其言之易也宋儒范祖禹謂徵學駁而不純不能致主於三王之治信哉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

全宋錄卷六

七

士人陸奧遷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侍郎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奧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群臣或容希合奧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難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耶

臣直謹按太宗先嘗納媛之姬以珪諫而出今聘鄭氏之女又以徵諫而止蓋皆勉從其諫耳而其欲心固未始絕良以徵等無格心之學故異日武才人復納于宮遂貽禍于宗社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徵等

有愧焉為人君者所宜深鑒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德參為中丞丞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語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官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全宋錄卷六

八

臣直謹按太宗初年嘗謂秦營宮室而民怨叛今修洛陽宮而反怒德參之諫雖從魏徵言重加陞賞然亦勉強含容不若往時之豁然其晚年氣驕志墮之所致歟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頻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頻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

遇親王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輕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

臣直謹按太宗之讓大臣徵珪之對太宗有以見當時大臣之遇諸王蓋無定制太宗徒謂以私愛忘公義而悔發言之容易亦未始因是而定議也伏惟我

皇明宗室蕃衍禮節嚴明至稱將軍中尉為殿下與親王等則亦因循之誤耳正名定制禮官可不留之意哉

卷六

九

帝幸洛陽宮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被遣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為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餽居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直謹按太宗起布衣賢為天子富有四海而猶以供頤不備責所司蓋欲大無窮而忘其始之賤貧然能聞諫而省悔此所謂不遠復也太宗所由以興而貴於恥過遂非者遠哉後之為人君者尚宜鑒之

冬十月上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前及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臣直謹按昔漢王吉諫王賀以田獵驅馳之害

卷六

十

不若學問優游之適而無性命之虞可謂切至唐儉之諫太宗不能及此而謂逞雄心於一獸則亦足歲其失矣太宗雖悅而罷獵安得終不然哉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臣直謹按太宗好獵而恪以獵免官且并欲罪

其長史範宜以上有奸者下有甚者為諷乃直峻斥其過此太宗所以怒也至聞君明臣直之對則釋然喜矣彼吐過遂非者可同日道哉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年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道使言中間悅而從

文苑英華卷六

十一

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以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憲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臣直謹按君以從諫為聖臣以進諫為忠善諫者固難而從諫者尤難故禹聞善言則拜湯改

過不吝蓋惟聖者能之三代而下若魏徵之善諫太宗之從諫皆為世所首稱觀於此尤信後之為臣者當志伊尹之志為君者當以堯舜為法伏惟

聖明留意

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觀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文苑英華卷六

十二

臣直謹按太宗以五絕稱世南可謂知臣莫若

君矣而世南之論聖德正以將順其美而太宗遂有意於慎終如始亦有感激於世南之論也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

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臣直謹按太宗與徵齡論創業守成之難而太宗之言尤切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太宗有得於此其為三代以後之明主不亦宜哉

高宗嘗為飛帛賜侍臣於賜戴至德曰汎洪源賜丹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整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臣直謹按高宗初政嘗問御下所宜於大臣蓋欲究民情至是又賜飛帛於群臣則欲資輔導

故永徽之初有貞觀之風奈何一惑於尊后遂反天剛撓陽明至不保其躬貽禍於宗社可勝慨哉後之人君尚宜鑒之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

李林甫

十三

李林甫

十四

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一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慶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竇懷貞等無佗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

臣直謹按唐多女禍其來已久蓋始不能繫羸不於金柅終乃殪虎兕於禁廷豈非陽明之弗振乎若睿宗以六居五太平以陰疑陽玄宗至是剥床以膚不先發制人則赤箭之粉復行禍亂何時已耶玄宗英明於是亦可見矣以姚元之同三品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

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張說之意汝何得而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群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

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文苑英華卷六

十五

臣直謹按元之有才望玄宗所簡知既決意相之又推心委任之可謂知善而能用明矣獨惜既燭張說之奸謀不納彥昭之妄詆又得姜皎之首服宜黜三人以為欺君媚賢之戒乃姑貸而兩存之豈知惡而不能去邪蓋以說嘗有佩刀之遺監國之請其忠謀亦有可取故也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

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臣直謹按崇吏事明敏顧對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為說所忌及譖不行營救於王乃為崇所發最後得復相又為奸人排擠幾不免反爾之報不誣矣然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功過足相補也

魏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

文苑英華卷六

十六

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卯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笑乃許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臣直謹按知古發崇子之請托似公論也然薄於所厚者則無所不薄崇自述二子之不謹似

勉強也然既不溺於愛而又不欺乎君此玄宗所以薄知古而喜崇也知子莫若父崇固有之而浸潤之譜不行玄宗實有焉

九月置侍讀官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童羸老爲造晉與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侍以師傅之禮

臣直謹按帝王之治本諸道本諸心載諸書讀書所以求帝王之治道也玄宗讀書而置侍

全唐錄卷六

十七

讀以質疑優老尊賢禮丈倫矣惜以羸老倫選而亦未聞有裨於聖學故玄宗雖以英明之資致中興之治而功烈卒不及於三代之盛也奚足異哉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曰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

臣直謹按同寅協恭書有是訓而所以不同不協者才有能否不類也才者任事而不才者孰肯袖手旁觀以取伴食之誚哉必強出黑白以分其權揆拾短長以掩其能狼懷忌媚以毀其功何寅恭之有若乾曜則不然崇有所議而奉行不違君有所詰而直受不諉且請遷崇於近地以便咨訪量何弘也秦誓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乾曜之謂歟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遷爾行幸恐未契

全唐錄卷六

十八

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嘉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

臣直謹按唐因隋故居爲宗廟祖宗既失於前不以時葺至於壞子孫又失於後而壞與行會天意示警切矣豈可以爲偶然哉玄宗素服避

殿亦知所警而以行止咨決於群臣乃不納宋
蘇褚三人之忠諫而獨樂從姚崇媚順之一語
遂冒喪制事將幸忽天戒輕宗廟而為君德之
累也多矣崇罷相纔踰月遂復與聞國政其可
謂善於逢迎者哉

上過峭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頻使官宋璟
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
其弊上遂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
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
從之

宋書卷六

十九

臣直謹按賞罰人君之大柄宰相得參之而可
以擅之乎故璟欲恩出於上誠得相之體也况
璟之所諫為民計耳豈獨釋二官之罪哉夫事
游幸而以道不除免二官後來者必以是為之
懲糜費財力侈飾供張其為民害也可勝言哉
此璟所慮也遠矣

從宋王憲為寧王憲成器改名也上嘗從樓道中見
衛士食畢而棄其餘於簣怒欲殺之憲諫曰陛下
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
食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

本乎上大悟遽釋之是日宴飲極歡上自解紅玉
帶以賜之

臣直謹按民以食為天棄飲食者誠可怒欲殺
則過矣寧王之開釋仁者之言也玄宗樂聞而
厚賜之宜哉

上以王仁璟藩邸故吏墨敕與五品官宋璟曰仁璟
勳祿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
部檢勘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
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
同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

宋書卷六

二十

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勅從之

臣直謹按慎惜名器賢相首務宋璟賢相也諫
止墨勅一歸選法於吏部可謂慎惜名器矣而
稍優微假之言則又公義私情兩盡其美玄宗
所以不得不從之也然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
之未幾罷相一斥不復君子持正守法之難合
也固如是夫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初嘉貞為天兵軍使入
朝有告其奢僭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
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

上達其人遂得減死上以嘉貞為忠用之

臣直謹按嘉貞請釋告者之罪玄宗以為忠用之固也然嘉貞雖吏事強敏而引用四俊招權納賂則此告者未必誣矣罷璟頌而相嘉貞舉措如此不其累於英明乎

八年十一月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昏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臣直謹按虛已坐交結岐王範流之宜矣待範

李泰錄卷六

二十一

如故可謂友愛之至而離虛已昏不亦傷公主之心乎蓋亦量移近地聽其從徙則仁之至義之盡矣惜乎當時群臣未有言之者也

十一年春二月張嘉貞以弟嘉祐賊發罷為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張說白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尋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臣直謹按姜皎以秘書監坐杖而流蓋由嘉貞

希旨構成之士大夫之辱甚矣至是議仙先罪又請杖之故說謂不宜復蹈前失蓋說此言非為仙先實為天下士君子也宜乎玄宗深然之而嘉貞則有愧焉其卒罷也奚足恤哉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臣直謹按玄宗先嘗置麗正書院取文學之士

李泰錄卷六

二十二

或侍講或修書至是燕喜下制改為集賢殿書院是皆尊尚經術帝王之盛美也說以文學知院事不亦美乎獨惜封禪游幸皆說所逢迎若宋璟守正則無是矣此玄宗所以漸不克終由說啓之固不待林甫之入相也

明良交泰錄卷之六

明良交泰錄卷之七

唐玄宗皇帝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上封泰山還至宋州宴從官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佗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及告成朕常寘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冠此曰此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許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

定州刺史

後泰錄卷七

臣直謹按玄宗此諭可謂知所取與矣知人之明益民之仁於是乎見此所以為賢明之主也宜哉

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進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使起舞盡歡而去

臣直謹按開元之時玄宗精明政治脩舉禮文彬彬歲屢有年公私給足四夷來王可謂熙盛之日上下樂豫勢所必至然古昔帝王則不然書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兢兢業業蓋當四方

無虞之時上下不忘規諫之益今玄宗在位浸久驕盈佚怠故有此舉而當時群臣無所箴諫厥後玄宗不克有終其昉於此歟

二十一年春正月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

後泰錄卷七

二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頓首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休儒黃畝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鄙達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掖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臣直謹按甚矣玄宗之英明也左右譖休雖聞聖體而不聽京兆奏變豎雖小罪而輒殺之蓋知休之忠正不借譽於左右也知宦豎之怙寵

防微而杜漸也向使玄宗推此措彼則何用舍賞罰之不當耶奈何休相未暮而即罷良以違拂益甚而譏間卒得行矣英明之累殊可慨焉二十四年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臣直謹按八月五日玄宗生辰也先是源乾曜張說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告天下咸令宴樂諂矣至是玄宗享國既久驕侈日甚群臣皆獻

寶鏡九齡獨獻千秋錄不以頌而以規忠愛之至也玄宗雖賜書褒美然心實厭之故未幾罷相專用李林甫矣厥後崔群以玄宗治亂之分基於九齡林甫之進退其信然哉

肅宗皇帝至德元載秋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

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勅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

志泌乃受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晚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泌與泌掌之

臣直謹按泌於肅宗舊為布衣交至是扈從行師凡所謀議獻替皆出於忠誠止乎禮義故動見寤合建寧王倓亦心服其言肅宗克復兩京

泌之力蓋居多云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

五

五

欲勅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於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勅必以為用帝妃之故萬一威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臣直謹按肅宗乘危襲位猶可諉諸臣下之勸進而欲急建良娣為中宮則何辭以解至追憾

李林甫之危已而欲焚骨揚灰職量若不弘也泌之諫沮良娣是矣而於林甫盡亦發其蒙蔽專擅胎禍養亂之罪按誅王敦故事剖棺戮尸以為奸臣之戒以申天下之憤可也乃獨以拂忤上皇為言豈未之思歟

冬十月以房琯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技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為御史大夫琯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

六

六

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分統大權其言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之琯請自將兵復南京上許之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賊順風鼓譟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省之待琯如初

臣直謹按瑄浮虛躁競無將相才既被讒見疎
自宜退避而猶請兵以討賊爲已任卒致敗績
肅宗宜正軍法以爲浮虛躁競者之戒乃以李
泌營救待之如初始既失許其請終又失正其
罪則自後敗軍之將何所憚乎肅宗之命討如
此雖克復兩京而禍亂繼作亦其宜哉

二載秋九月遣使請上皇還京師捷書至鳳翔上即
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
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
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

金鑑卷之

七

上驚問故泌曰今請更爲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
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慈晨昏請送還京
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
奉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
矣復爲閹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
今方同樂奈何遂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
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
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
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
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

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
朕而辨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
其既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
可也陛下擢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
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
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
所欺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
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
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
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添憾臣而

金鑑卷之

八

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
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已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
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
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
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
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谷黃臺下瓜熟子
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
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
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
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

言及之泌復固辭歸山上曰侯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昔卿力也

臣直謹按甚矣泌之決於去也何哉肅宗方在播越之中已感於妖腐讒殺賢子泌不敢言矣况當晏安之際良娣輔國相結讒惑事有不可敢復言乎既不敢言又不能為國除害則雖捨相奉身而退冀上或思其言而頓悟也惜乎肅宗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於是固請而決去泌可

謂得進退出處之義矣

上皇至咸陽上脩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着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舍元殿尉撫百官乃詣

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臣直謹按父子天性也肅宗雖立不由父命然克清大慈迎還上皇功過足相補矣觀其尊奉道迎累辭就儲上皇慰諭乃涕泣拜受慈孝藹然威儀榮觀曠代所罕見也

乾元元年夏五月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張后生興王侶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

如何揆再拜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臣直謹按肅宗既知成王長且有功儲位出乎天定何必更詢廷臣蓋感於張后之所出者侶也且肅宗昔在東宮厄於李林甫危困亦有年矣豈不知父之惑於宦女而致然耶幸而李揆忠正一言贊決若當日或值奸邪如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則動搖之禍不可勝言然則成王之得立亦幸矣及後侶卒儲位遂安天意固有在也

二年春二月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臣直謹按月太陰后之象也時張后與宦官李輔國表裏擅權久之有隙至肅宗上賓時后爲輔國所弑并及其二子越王係究王憫此月食所以著其兆也宋儒范氏曰肅宗寵任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

金華縣志

十一

人之禍也吁後之人主能不痛心疾首而重有感於斯言乎

代宗皇帝廣德二年秋七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千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

臣直謹按子儀以虜深入利在速戰堅壁以待夜乃出陣於乾陵虜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

退果如子儀之料易曰師征丈人吉子儀之謂哉

大曆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聞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金華縣志

十二

臣直謹按子儀忠誠功烈著聞天下故曖失言

天子不疑君臣相得何其盛哉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恭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臣直謹按盜發子儀先塋實出權閹所族方欲激子儀之變而子儀歸之於天猜忌之謀自爾消沮然則子儀豈忘乎親哉蓋果於索盜則朝廷驚駭意外之變或生忠順之誠或虧非所以

為孝矣此子儀所以能權輕重而全忠孝保功名非人之所能及也偉哉

十三年冬十二月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則去之舍容太過故致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

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臣直謹按代宗籍元載家得嗣恭遺載徑尺琉璃盤則知嗣恭為賄託奔競之徒矣既以泌言釋之而不罪則宜棄之而不用乃從而擢為大司馬不已過乎泌方以舍容太過規代宗而反勅代宗過容於墨吏前後詞意自相背違君臣俱失之矣

十四年閏五月德宗貶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

同平章事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曷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罔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員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知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臣直謹按德宗初即位無常而相祐甫至詰祐甫以用人之私可謂明矣然用入之法非一端人苟賢矣而以親故矯黜之非公也苟非賢矣而以親故私用之亦非公也若必以疎遠不識而不用必以親故相知而後用則賢有遺而官有曠矣必也取之以衆舉之以公而私意不行於其間則百職得人而相業成矣祐甫之對尚未及此後之柄用人者可不勉哉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願忠為祥瑞

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舐闕鷄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直謹按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若珍奇怪異皆無益於用者也德宗禁斥之而不貴可謂無愧於先王之所行初政之清

明何如也中外慰悅叛逆化服宜矣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所法哉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夏五月涇州諸將殺劉文喜以降朱泚等圖文喜於涇州久不拔發銳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必為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以告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

城中將士賜予如故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李正已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已益懼

臣直謹按德宗初政清明振厲有為躬節儉減服用禁祥瑞却貢獻故投兵相顧者有之治望太平者有之至是務除微孽以令天下親減御膳以給軍士涇州既降平盧益懼國威丕振何其盛哉

建中三年夏四月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

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

勅上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直謹按甚矣盧杞之奸險也既忌張鎰之忠直計出之以鎮鳳翔未幾復忌李揆之才望又遣之以使吐蕃忠正者出循默者留蓋由德宗猜忌杞計得行故不再募而京城內潰車駕蒙塵杞之罪惡不可勝誅而德宗不悟惜哉

四年冬十月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免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

金華集卷一

十七

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充卒鼓行白晝犯關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倫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群臣之罪豈徒言歟

臣直謹按陸贄所言何其明辨而則切也其追論群臣致亂之罪首及股肱耳目之職蓋指盧杞言也曾不踰月懷光表至贄言益可信乃不得已而逐杞惜乎德宗不早聽贄言而使威柄下移再暉播越誠可為保養奸回者戒

興元元年春正月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朝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舊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多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僉謂

金華集卷一

十八

宜然今乃反復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復如何人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上亦竟不復辨也

臣直謹按宦寺縱橫盧杞奸回舊志須變更皆當時之切務人臣所難言者復能言之可謂忠矣德宗乃不悅竟疎斥之及眾論交留而又疑復之悔行贄具為別白而竟不復辨何德宗易

於疑君子而難於疑小人此所以保養奸邪重
暈播越幸而光復舊物亦賴聚賢之規諫天未
厭唐之所致與

秋七月車駕還長安潭城韓遊瓌戴頤以其衆扈從
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
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
之晚伏路右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令左右
扶上馬至官每間日輒宴勲臣李晟爲之首潭城
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臣直謹按是時李晟等收復京城奉迎回鑾搞

文獻集卷三

十九

休燕喜固理所宜然希烈懷光尚皆稽諸民物
凋敝瘡痍未復德宗正當悔過懲艾變更曆志
策厲精明圖惟有終徒聞還宮間日享燕在上
無追悔之思群臣亦無規諫之益視漢馮異謂
光武願陛下無忘河北之難臣不忘中車之恩
蓋有間矣

秋七月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
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必曰安西北
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
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

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
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深怨中國他日
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
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
遂不與之

臣直謹按唐嘗假助吐蕃而常爲吐蕃所輕况
屢違約引兵歸國及聞泚誅乃來邀賞地不可
與衆議所同豈特泌一人之言哉德宗從之宜
矣

冬十一月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聚兵脩城

文獻集卷七

二十

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貞
敲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扈之
備耳此乃人臣忠薦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
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
議洵洵卿不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爲郎不
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百口保
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爲朝
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
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
朝衆之惑面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

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皋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聞中乏糧宜速致之皋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皋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游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車度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臣直謹按泌之所言切中事宜保滉無他抗章

釋德宗雖猜忌及聞泌言從如轉丸卒使上下無間內外咸安泌爲良相德宗爲賢主於是可見

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爲澧州別駕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至鑿與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

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巨奸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奸黨皆嚙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頤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爲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臣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此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克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臣直謹按杞之罪惡不可勝誅天下所切齒獨德宗不悟罷斥已久猶欲叙進幸賴群賢犯顏力爭杞竟卒於澧州雖天譴所必至然此德宗從諫之美亦不可掩也李泌將順以爲克舜不若則過矣若曰可以爲克舜不其庶乎

三年春正月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卒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

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侍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謹按古者一相擇賢專任上佐天子總百官理萬事政出于一而天下治後世置相不一權任既分賢者不得行其志不賢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任非人而政無所統也泌之言深知相之職業矣德宗感悟而自咎詞之失也宜哉秋七月募戍卒屯田京西上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

陛下誠用臣言可以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彩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撥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圍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

故不肯言既而戊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臣直謹按府兵之法太宗創業善矣廢罷已久復舊惟艱必雖有此策而卒不及行至所言屯田之法亦未為不善而願耕屯田者纔十五六則亦終歸於不行良由德宗猜疑過多而弗克果從其言也

明良交泰錄卷之七

文泰錄卷七

十五

明良交泰錄卷之八

唐德宗皇帝貞元三年秋八月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適蕭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一子猶疑有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更其若夫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甚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恩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事先帝常懷危懼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

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諸

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聶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

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聞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

臣且謹按陛下家事一語許敬宗與李林甫皆宦官之而貽禍國家流毒四海奸邪之言類皆

如此今泌言天子以四海為家而宰相實任其責一物失所罪有所歸可謂知相之職矣故所奏對忠誠懇切用當感悟德宗而全其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語曰一言興邦泌之謂歟

秋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遣將告之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賊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

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必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必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及復論之上終不許必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必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

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遇為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况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數日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上謂李晟馬遂曰朕素怨回紇今聞必

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誠如必言必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為可怨耳上曰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求不過三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馨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

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嘉謂必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疆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以公主妻之

臣直謹按必之辭辨理直足見回紇無罪上怒以辭遂致回紇聽命吐蕃畏威諸夷慕義可謂柔遠得宜矣然與之和親則自漢以來皆然中

國之耻甚矣惟我

皇明安攘有道戎虜稱臣中國尊安一洗漢唐宋之耻不尤盛哉

冬十二月大稔詔和糴粟麥上畋於新店人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優其家

聖學錄卷八

六

臣直謹按德宗聞光奇之言即優其家可謂得民之情矣然四方之遠億兆之衆安能人人言

於前而戶戶復其徭乎盡亦追究當時有司廢格詔令殘民增賦者坐以罪罰於吾左右日稱民間豐樂諛諛蒙蔽者加以疎絕於是一新政令詎咨民隱賑恤困窮辨別忠邪選任良牧則太平可致矣奈何君既不悟群臣亦慮不及此上下相蒙其不臻於盛治何足怪哉

以董晉實參同平章事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

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獨介人言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頌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邪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

聖學錄卷八

七

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得於卿也臣直謹按先正有言天下之治亂責宰相德宗初年勵精圖治用相得人故能貢獻罷梨園罷榷酤縱馴象出宮女政令一新四方望治自相盧杞專務逢迎排擠忠賢暴兵橫斂天變人怨重罹播遷及杞既貶而後克復舊物豈非治亂

由於宰相之所致乎德宗方歸于命何其始明而終晦也向使德宗覺犯之奸早為斥逐慎終如始禍亂自弭豈不為有唐賢明之主哉

十六年夏五月以李藩為秘書郎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蕪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求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蕪錯愕徑歸及是蕪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諭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

邪即除秘書郎

臣直謹按李藩初被仇諧德宗遷欲行殺非得杜佑營救藩必無辜冤殞然德宗一見其安雅之儀即知非為惡之人何其明也夫儀度安雅如陸贄輩未必不藩若朝夕左右親任既久而貶斥不惜亦何邪蓋藩初自外進未有違忤故喜而擢用贄等則違拂詎救積忤貶怒故貶斥不恤使德宗虛心平意如日方中照臨百官豈復有好惡喜怒之可議哉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

崇文將兵討劉闢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慝書生

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

九

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黃裳指授征蜀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謂之曰君無功當以雍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棠曰卿之功也

臣直謹按唐之強藩叛鎮姑息久矣憲宗即位赫然奮發而黃裳吉甫力贊之遂皆平服良由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群議遂建中興之烈宜也然則天下之治亂孰謂不由於君相哉

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議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宋書卷之六

十

臣直謹按無爲之治必自有爲始無爲者固非深居拱默之謂而有爲者亦豈程石傳履之謂哉蓋必勤聖學明黜陟公賞罰摠攬其權綱使百官各任其職而時考其公能然後身心不勞庶事自理天下自治所謂無逸乃逸是也黃裳之論明白切至憲宗深然之宜矣

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械送京師群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觀兵部郎中蔣

又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浩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上御興安門引錡而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言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

宋書卷之六

十一

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臣直謹按憲宗之自咎與詰責之詞皆王者之言也至聽又坦之諫而刑不濫及用垍絳之請而財不自私尤見其能用忠謀矣中興之烈其有以哉

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議勅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如此戚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

薛曰摺紳之論以網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能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之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則暮減此得一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

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臣直謹按甚矣李絳之為賢相也其心虛明其識宏遠故凡應對動中事情上回主意下釋臣誣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是時憲宗之心方虛而畏德之不美志方銳而懼治之不成故從善如轉丸明良相逢於是乎見

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勅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

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敕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敕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臣直謹按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柳閻二人蓋已窺見憲宗之利心故敢違令進奉以從其所好也使憲宗果不好則嚴加斥責以示大信於天下乃僅歸其物於有司則是欲利之心猶在其為中興之累也良可慨焉

上以裴垍同平章事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臣直謹按裴垍正心之對美矣蓋心者一身之主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由此出然欲正其心必先格物以致其知誠意以實其所發然後能得其正惜乎垍引其端而憲宗不復問其詳遂使帝王致治之本不復見效於當時惜哉人君有意于正心當自大學究之

起俊盧從史爲金吾大將軍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韋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勦成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爲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優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

宋書卷八
十四

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遣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臣直謹按宋儒范祖禹有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之不可將哉而必將承瓘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小

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大已爲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者哉後之爲人君者尚宜鑒之

毀安國寺碑樓吐突承瓘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酌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瓘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宋書卷八
十五

臣直謹按甚矣憲宗之惑於浮屠也寺以安國名謂佛之法能安國碑以聖德名謂寺之修爲聖德承瓘之所爲寧非憲宗意乎李絳却萬緡而不爲撰文且以堯舜禹湯秦皇爲鑒戒其論甚正宜乎憲宗急命撤毀不容緩也惜乎絳未及言異端之害以杜憲宗之惑遂致他日復迎佛骨而爲聖德之累也多矣

秋九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

忘其憂疑恣望復為隣道搆扇萬一旅拒倍難處
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
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
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
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
何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
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
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
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
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耳河北則不

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
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
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
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而
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
下審處之且今吳少誠病必不起津西四旁皆國
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
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
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
師復以財力不贍而敵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

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
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
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
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
季安使為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
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
曰武使還先宿裴垵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
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
日遽為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
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

初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
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詞莫肯盡誠具
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況垵武久處朝廷諳練事
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
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臣且謹按憲宗銳志削平叛逆征勝輕武欲事
所難李絳知其意顧對盡言進陳策畫周悉萬
全致上聽言無信讒害賢之失與師無輕舉欲
速之悔此憲宗之賢明李絳之忠謀皆非昏庸
邪佞之可及其成中興之治宜哉

罷吐突承璫為軍器使裴瑄言於上曰承璫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璫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璫中尉中外相賀

臣直謹按朝廷征伐當責成將帥而以中使監軍不惟部伍耻受其指揮亦且取輕於敵人欲有成功難矣若承璫是也承璫既屢敗當以軍法從事乃僅罷為軍器使蓋既失於初而又失

於後誠為憲宗英明之素惜夫

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踴躍為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臣直謹按當時宦官莫專橫於承璫絳嘗言之而憲宗以為言之過至是極狀宦官傾險之態

憲宗又曰此屬安敢不惟不察亦且不信絳盡直舉太宗故事與夫中宗明皇所以隳壞先烈而甚於德祖將有弑逆之禍者告之安知憲宗不頓悟而預禁防之乎乃僅曰備載方冊遂使憲宗忽而不悟惜哉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臣直謹按憲宗剛明果斷銳意太平懲先朝之姑息憾方鎮之背叛不免嚴刑振威德與窺知

帝意故大拜之初即以秦亡漢興為對其規諷之意有在矣

以王鐔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鐔既無忠勲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遷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鐔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鐔平章事李絳諫曰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臣直謹按君猶盤盂臣猶水盪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憲宗嘗以杜黃裳受人覬謝而黜之矣

今乃自受錮之家財欲加以宰相之名豈責人則明恕已則昏欺抑已不正而能正人難矣然能從藩絳之諫而止其亦不遠復者歟惜乎藩絳未能以格心之學告也

以李絳為中書舍人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

卷之二

二十

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臣直謹按學士中舍皆文學侍從之臣所以職

論思備顧問對不但應奉文字而已是以絳等惓惓獻替期不負職沮遏游田指斥嬖宦可謂忠於進諫憲宗始雖怒見于言面而旋加褒擢非能納諫而何視太宗之於魏徵何先後哉此憲宗所以為明主而絳為名相宜矣

四年春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卷之二

二十

臣直謹按李藩之論甚正而憲宗之意不回蓋無以塞其長生之望耳當時藩若舉用儒學之士與之日講帝王之學使知無逸之所以得壽則其學仙之心戢乎少弭而不至於服金丹以速戕逆矣惜乎藩不及此後之人君可不知所

深戒哉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

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卿以其驅使之
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臣直謹按甚矣吐突承璉之難去也憲宗初以
承璉為招討屢置使舉朝夕諫而李絳白居易
之言尤切既不聽矣及其軍敗裴垍與絳請正
軍法又不從至是納賄事露乃獨誅希光而承
璉尚得監軍於淮南憲宗方以為重罰而曰去
之如一毛之輕誣也蓋此出之姑以謝希光耳
何其言之易哉

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上御延英吉甫言天

李絳奏

二十一

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革無刃
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
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
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
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
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
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
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
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
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

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
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
遽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
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
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
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
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
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
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
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

李絳奏

二十二

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頓
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頓大是姦臣勸
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
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叩首不言笑竟日

臣直謹按吉甫善逢迎絳獨忠鯁數爭論於上
前上多直絳而抑吉甫蓋已五六矣吉甫忍耻
不知退固患失之鄙夫而憲宗英明之主何知
惡而不能去邪毋乃樂其媚順耳後之人君可
不明好惡而公予奪哉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

尖承璫李吉甫欲托於承璫璫方以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故出臣鄺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果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於情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僞位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臣直謹按義方媚結閭宦可耻矣而吉甫又舉義方以媚之鄙益甚焉宜爲絳所惡而出之也

義方乃潛愬於上前憲宗燭其奸而善絳之對何其英明哉此所以致中興也

夏五月詔蠲淮浙租賦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灾耶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灾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透御服宰相

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臣直謹按宋儒程頤有曰人主一日之間處宮女寺人之時多接見士大夫之時少今觀憲宗則不然延英接對至於日昃汗流而不倦可謂勵精之主矣但以御史欺隱水旱而不出主名以示懲究似姑息也豈惑於宦侍之媚順而託名耳目官故不竟乎然能用絳言而急蠲租賦以寬淮浙之水旱則又非英明之主其能然哉

秋八月魏傳節度使田季安卒上與宰相議魏傳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傳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入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爲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恐怒必起然則曷日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

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
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
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勅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
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變
爵祿以賞其才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
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
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
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田懷諫幼弱軍政
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
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

李絳傳

二十六

環拜請為留後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
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
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
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
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
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
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
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張
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
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

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
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
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
鼓舞

臣直謹按李絳之對憲宗其料度事情懸斷逆
順若嘗與其僚吏軍民朝夕游處而深窺密察
其機微何所言奇中而神妙也憲宗英明剛果
聽用不惑所以處置得宜削平僭叛光振祖烈
其盛矣哉

冬十一月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化一旦來

李絳傳

二十七

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
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
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
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
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求機事一失不可復
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
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
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
為乃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
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

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
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
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
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郭蔡恒遣遊客
間說百方與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
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
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私曰我不知利
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
州師道懼不敢動

臣直謹按李絳之為相要告嘉猷可謂心於謀

二八

國憲宗之無疑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矣臣
善謀君善斷屢置得宜所以克成中興之盛烈
也宜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八

明良交泰錄卷之九

唐憲宗皇帝元和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
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
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
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
朝野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
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以爲
宗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
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謹口子言
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
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
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
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絳屢以疾辭位至
是遂罷

臣直謹按先是李吉甫請徙受降城於天德軍
之故城李絳與盧坦皆言不可而城使周懷義
所陳利害亦與絳坦合憲宗疑其有黨吉甫似
孤持故忍從吉甫策矣至是又以惜官勿私親
故為戒朋黨太甚為問此絳所以屢以疾辭而

見罷也憲宗於是功垂成而心驕急厭忠直而樂媚順故罷絳而用吉甫終其身何始明而終晦哉良由聖學有未講中心無定主也

春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初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子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昭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焉

錫得改連州

全唐書元

二

臣直謹按宗元禹錫皆以文學名當時一此匪人終身有玷憲宗從度言而不欲傷其親之心豈亦憐其才歟士君子之立朝行已可不慎哉以裴度無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窘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

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臣直謹按度之才識卓矣始罷逢吉之黨與則

全唐書元

三

軍事無異議次去中使之監軍則諸將無掣肘而身往督戰則諸將必合力以進攻此其所以擒元濟而淮西盡平河北效順有以也

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臣直謹按君子小人各以類應惟人君能辨之則何黨之能爲蓋惟憲宗不能辨其邪正而疑臣下好立朋黨不知由己之不明此度所謂在

聖主辨其所為邪正是也憲宗不悟惜哉

冬十月五坊使楊朝汶伏誅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倪劾之裴度崔群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轍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臣直謹按憲宗之誅朝汶何其決也使能推是以及其餘而歸其掃洒之役不假之以恩私則吐突承璀必不任而陳弘志之弒逆必可免惜

乎決於此而不決於彼者多矣

十四年夏四月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鏐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鏐專以剗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鏐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鏐乃不敢言冬十月崔群罷為湖南觀察使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

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杜稷無疆之福皇甫鏐深恨之

臣直謹按憲宗初用皇甫鏐度與群極諫其不可度至辭位耻與同列群又嘗言明皇先理後亂由罷張九齡專用李林甫鏐皆深恨之故二人相繼罷此憲宗所以疑忠賢為朋黨而不知自陷於小人之鄙也史稱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振變生近習身陷弒逆由任相非其人信矣後之人君可不深戒哉

文宗皇帝太和二年秋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加羅巾上謂曰朕暴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中服聽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臣直謹按文宗以清素儉約自尚而以華靡中服戒駙馬禁宦官可謂正己以正人矣使左右輔弼皆得伊傳周召之輩則聖學有傳不但娛意書史而已顧當時宰相若李宗閔等何足以語此宋儒胡寅謂文宗有太甲成王之質而懷

周報漢獻之憤由聖學之不傳也然則明君可不勤於聖學哉

六年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悲怛謀以快屬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充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兵自注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為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國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臣直謹按先是李德裕鎮蜀具奏吐蕃將悉怛

六

謀以維州來降廷議如德裕策獨僧孺以私隙沮至是文宗聞踐言之說尤僧孺失策而僧孺又以太平無象止文宗求治之意不惟以私害公亦且逢迎容悅鄙陋甚矣其罷也奚足惜哉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明黨事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臣直謹按君子同德小人同惡各以類從而俱謂之朋黨蓋名同而實異人君惟當明其為君子而信用之明其為小人而斥逐之若兩用而並處必交惡而相攻小人必勝君子必不勝然後小人得行其志善類絕迹政紊而國危矣文宗能知虞卿汝士之邪而惡之而不知宗閔為黨之魁乃使與德裕夫豈宜哉

夏六月以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般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

七

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臣直謹按政出於中書而斷於天子公也政專出於天子寧無獨斷偏聽之私而專出於中書亦豈無作福作威之愆必上下相可否一於公而無私斯為善政若曰安用中書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皆非也然宗閔纖人而忌鄭覃豈宜宅宰物之地哉覃既進而宗閔復罷宜矣

開成元年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固言薦崔球
為起居舍人同平章事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
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
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
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所作之以刺美時政
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
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薦於
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
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為人勿問親疎朕

聞寶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
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臣直謹按史稱文宗之質甚美觀此所論表奏
華而不典宰相不宜避嫌棄才皆至言也非質
美而何當時宰相若覃等有能敷求儒彥日侍
講論以帝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則義理
明德慧增必能別忠邪辨是非不為小人之所
誤矣惜乎覃以經學稱智不及此徒以詩不足
學為對惜哉

魏謩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

無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
史上曰朕每嘗觀之對曰此卿日史官之罪也若
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
上乃止又嘗命謩殿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
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臣直謹按謩先為補闕時嘗諫文宗收市女子
既見褒諭至是所對尤明切得史臣體可謂有
爭臣風不忝厥祖矣

冬十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
益判度支而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按之曰臣

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
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
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
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臣直謹按人才固難得而亦不易知石以益善
理財舉之初豈知其無所守連坐舉主石安能
免而文宗乃喜石不掩護為公且曰知人則用
有過則懲人易得益不責備之意王者之言
也石為相而不知人能無愧乎

二年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上對中書舍人

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求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命

臣直謹按君德莫先於節儉儉則節用而愛人雍熙之治所由致也文宗屢富貴之極地而清約儉素始終不變其服澣濯之衣未可謂爲求節公權直欲因此以納諫與向日心正筆正之

對同一意也文宗復屈爲諫議大夫豈非有悅諫之美哉

三年冬十月以郭昉爲邠寧節度使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昉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上曰昉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昉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昉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昉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悉矣上即日從之

臣直謹按郭昉以外戚有勲勞固宜擢方鎮而以二女啓外議公權能言之文宗能出之可謂美矣惜乎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所以行事不能一一盡其善也

夏五月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傳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皆

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

臣直謹按四人爭於上前覃與夷行之詞切直珣與嗣復之言私憤宜珣與嗣復退也而文宗乃罷覃與夷行何哉毋得感於嗣復上累聖德之一語也史稱覃清儉夷行耿介故爲嗣復等所疾公論蓋有在矣

五年春正月武宗即位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

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

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直謹按德裕嘗憾牛僧孺對策侵詆其父遂啓朋黨之隙故初入相首以是爲言其詞意明且切矣然亦自取之也世謂德裕之鄙多君子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自陷於鄙君子果若是乎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三月上以仇士良譖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珪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郾陳夷

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珪李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

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擢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遠州刺史

臣直謹按天子之位天意有定雖出於父兄之建擇或出於大臣之推戴不可以經營而得蓋有天意存焉武宗越次而立乃獨德裕於閹宦而逞憾於宰相何其識量之不弘哉非德裕等之力殺則妄殺之失終爲君德之累先儒謂功未及成年不克壽子弗克立以爲溶與成美之報

蓋不誣矣

夏六月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臣直謹按公事則公言之古有是訓夫以臣下言事輒乞留中非佞則讒德裕謂文宗末年始有留中之疏蓋惑於訓注小人之所教也武宗

詔禁止可謂至公至正之道矣

二年冬十一月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上嘗謁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遽遷以賞之

臣直謹按武宗頗好畋獵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諫官有言多不聽及聞太后之誨即自省

節至是聞諫不惟改容謝之且又遽遷賞之可謂從諫弗弗改過不吝矣惜乎不能推類以盡其餘而不克保其終也

四年夏六月以杜棕同平章事上聞楊州倡女善為酒令勅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棕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勅棕同選上曰勅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棕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棕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臣直謹按人主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降於驕心

而道心則未嘗泯焉武宗英斷削平僭亂其功

甫就即選善令之女子驕欲之心形矣方其私敕監軍蓋恐外廷知及聞杜棕不從遽勅勿選而召棕入相且以魏徵期之非道心之不泯乎使得伊傅周召為之輔而進以帝王格心之學其功烈奚啻爾哉後之明君賢相固宜從事於格心之學也

秋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於

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衆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如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路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遂殺稹戚其族誼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賈稹以

金華縣志

卷九

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斬之加李德裕大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車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

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臣直謹按唐之藩鎮盤結莫能制馭久矣及是武宗英斷於上德裕連籌於下料度事宜屢報機急懸斷動中離三鎮之黨與革軍中之三弊讐以文告申以戒勅由是元逵弘敬如連臂使指誅稹取弁如摧枯拉朽蓋由德裕才氣謀畧迥出輩流加秩賞爵宜矣吁使武宗多歷年所

金華縣志

卷九

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宣宗皇帝大中二年春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獨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藉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真於案上

臣直謹按用賢則治用不肖則亂古今皆然惟君能辨賢不肖而用舍之則可以致治而弭亂

太宗興王致治貞觀為盛觀於金鏡政要二書
可見矣宣宗讀金鏡而以用賢退不肖為首務
揭政要於屏風而正色拱手讀之可謂有致太
平之志矣惜罷李德裕而用白敏中令狐綯則
知人之鑒不少繆乎

冬十一月以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以文雅著
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上之舊例以銀裝車上曰
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
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度之法戒以毋
得輕失族類時事顥弟顥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

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
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召公
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
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臣直謹按易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蓋
尚德不貴飾也唐室閨闈固多漸德若宣宗之
於萬壽以儉約教戒嚴切周至可謂有正家之
法得易象之意故自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
之族不其偉歟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

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常丹

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釋歌思如丹尚存詔

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擇其子宙為御史

臣直謹按宣宗務致太平留意民牧一聞常丹
有遺愛於江西即命杜牧紀其遺愛刻于石而

又擇其子宙為御史故史稱當時百吏奉法海
內安靖良由激勸之有道也

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貴

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

馬都尉常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

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

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

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臣直謹按周墀之論可謂法語之言矣宣宗能

無從乎至諫開邊忤旨而罷及聞鄭顥之言始

加僕射宋儒范祖禹謂宣宗聽納規諫而性實

猜刻於是可見

四年春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置制使上

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

撫乃以白敏中為置制使初上令敏中為萬壽公

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昏盧時甚街之由是數毀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

臣直謹按語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鄭顥之怨敏中非一日所譖非一語宣宗訖於不行豈非明乎向使宣宗出顥所譖之書廷議于法投畀有北以懲警百僚不亦尤明且遠乎惜

宣宗忍受而姑貸之也

六年春三月敕先賜大將軍鄭光鄂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勅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臣直謹按宣宗謹事太后優遇元舅至賜莊免稅雖從廷議而罷尋擇羽林統軍則始卒共守之言不克復矣蓋自以為孝母之所推也然不知天子之孝在於安社稷保宗廟傳子孫乃為

孝之大豈徒區區順承於生母而已哉

八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臣直謹按多設諫官所以廣耳目耳目廣而職弗克舉是下負上職舉而言不見聽是上負下君宣宗謂諫官要在舉職而於牛叢輩日聞所

未聞則上下豈有負乎至賜牛叢以緋而惜紫則其慎惜官賞益可嘉也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觀察使有勅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勅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常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其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

謀盡誅宦官絢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臣直謹按內侍擅政宣宗急欲裁制之而謀於近臣若常澳令狐絢之策未為不善而竟不能用且上不密而使之窺見其奏章故宜南北司相惡如水火也唐祚之亡蓋基於此後之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疆

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臣直謹按宣宗詢及蒯萇而知李行言之為政可謂能達下情矣然謂行言性執索盜盡殺似一酷吏未聞他異政而遽超遷之則知人之明用人之當果若是乎宣宗以察為明人多僥倖於是尤信

九年春二月以李君真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

縣令李君真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真上聰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清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常澳募次州縣境上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屢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屢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自屢分語中事也

臣直謹按書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蓋上下之情通也宣宗患愛民物擢任牧守屢

分中情雖扶掖幽隱炫燿聰明頗失大體然大中之政民思詠之豈非賢明之主能然哉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益鐵轉運使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勅益鐵補塲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要務銅益何以課其殿最且塲官賤品非特勅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臣直謹按宣宗賞仲郢之言而止劉集之進可謂聽納規諫慎惜爵賞矣他日醫工治疾有效

止給月錢而不與官豈非有感於仲郢之言歟
十三年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延陵入辭上
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
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
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
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
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
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
綯嘗徒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
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

今本集卷九

二四

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
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
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
習未嘗見其有隋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
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
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
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
再得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
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臣直謹按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得賢則

信任之體貌之不賢則去之若既任之復防閑
之使臣下疑畏顧忌又何暇展布四體以任職
乎宣宗務察而多疑故於大臣體貌甚恭防閑
尤密雖有賢者不得行其志不賢者亦得以苟
容故令狐綯等每聞勅戒輒汗沾衣惟事持祿
保寵不復有所設施蓋由宣宗不能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故也

冬十二月以蔣仲同平章事仲從容言於上曰近日
官頗易得人思徽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
則未亂但徽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異

今本集卷九

三

不復得獨對卿矣仲不論尋拜相

臣直謹按宣宗雖慎惜爵賞而人多僥倖故仲
言及之宣宗驚以爲亂仲復對以亂亦非難不
過於激乎蓋宣宗春秋漸高內則腐夫握兵權
政外則強藩逐帥易守皆莫能制不止於僥倖
而已故一再傳遂致亂亡仲言不誣矣然大中
之政後世思詠之號爲小太宗若宣宗者豈不
足爲賢君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九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

宋太祖建隆元年冬十二月以賓儀爲翰林學士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履之范質等對曰賓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即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體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下冠帶

臣直謹按中庸曰敬大臣也尊賢也禮曰君子式黃髮下卿位皆所以致尊敬之禮而不卑其臣也迨後世衰俗漓君徒知以爵祿奔走士大夫固不知樂道而忘勢臣徒知聞命奔走以徇利亦不知樂道而忘人之勢漢高踞洗見酈生而生以爲讓至此宋主又以跣足召學士而儀不肯進二臣可謂能自重矣遂使漢世自是待宰相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宋主自是接對群臣未嘗不冠帶豈非有感於二臣之言歟然則後之爲君者固宜體貌其臣而爲臣者又可不以

禮進而義退哉

二年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爲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

欲爲守信等頌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

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
皆出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
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
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
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臣直謹按自昔佐命功臣鮮克令終蓋恃功過
寵勇悍故態觸事而發干紀忤主有不自覺而
創業之主亦多起自行伍分非素定禮節簡畧
致相猜忌馴致誅戮亦不得已如是而欲盡終
始之義厥惟艱哉若宋藝祖釋將權於杯酒柱

三

三

嫌疑於片言君臣始終恩義兼盡前代所未有
也真可為萬世保全功臣之令典歟

以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
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
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
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
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
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
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
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為也不

足於用何不以此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
吏民愛之

臣直謹按漢超強娶民女不償民錢皆武將故
態不自知戾於法而為民所訟也太祖喻以漢
超之勲賞亦足以警服訟者之心矣而猶賞漢
超之罪但令改過還所娶償所貸不亦仁之至
義之盡歟此所以得漢超之感激而益修於政
理也

三年春正月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
按圖修之以韓重贊董其役管膳既畢宋主坐寢

四

四

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
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臣直謹按天下主於一人一人君主於一心公平
中正高明廣大心之本體也惟蔽於聲色貨利
或誘於土木甲兵或蔽於遊田逸樂或蔽於神
仙禱祠出入起居必不欽發號施令必不臧天
下何由而治太祖洞開諸門指示臣下曰此如
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此其所以為興王之
主而垂三百年之祚何莫非一心公平正大之
所致歟

春二月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按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臣直謹按藩鎮擅生殺自唐季已然太祖深懲其弊漸收其權此令大辟錄按奏聞蓋其一也自是以來方鎮帖服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于太平有以哉

冬十以趙普為樞密使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

其道何如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臣直謹按宋儒朱熹有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臣謂熹所言固普之功然非太祖之英明果斷則普之謀雖善未必見用此蓋明良相遇宋業所由興也歟

乾德元年春二月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太祖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

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臣直謹按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強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雖太祖知幾善御亦普之深謀遠慮故以彥卿姻舊太祖欲使典兵而普累諫不已卒寢厥命創業君臣相與防閑固如是夫然彥卿有勇畧善戰聲振殊俗兩女皆后累朝襲寵而能與時進退其亦名將中之賢者歟

二年春正月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為已

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聞叩門聲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

可代水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
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
宋主大怒裂帛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
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悟卒用其人
又有群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
請宋主怒曰朕司不為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
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
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其剛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特所不足
者為言宋主曰若藥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

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臣直謹按普以太祖潛邸舊臣定策佐命傾竭
自効剛毅果斷時未有比太原幽燕之役終以
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可謂賢相矣然性深沉
有岸谷多忌刻廷美多遜之獄普有力焉蓋學
問之力有限患失之心猶存君子固所惜也

冬十一月竇儀卒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
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官人入內宋主見其
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鐫者召儀問之對曰此必蜀
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

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
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臣直謹按竇儀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才不但博
洽古今而已太祖既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欲用
為相宜矣而為趙普陶穀所沮及卒乃諭左右
曰何天奪我儀之速耶不責忌者而責之天亦
可哂也

開寶二年冬十月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
朝宋主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
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

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
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
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
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閱閔及歷履艱苦宋
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臣直謹按太祖興自戎帥長慮却顧深懲方鎮
之擅欲一天下之勢既以杯酒之間釋諸勳臣
之兵至是又因後苑之宴解諸藩鎮之任而行
德等情弗知幾猶競功闕卒皆罷鎮獨彥超諭
意先請退良可嘉也

二年春正月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酸棗人年學行年已七十餘宋主召見便殿問以治世養民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凡

臣直謹按自昔處士高蹈遠引朝廷多表異之以敦浮抑競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焉然微隱自名以詭祿仕至魏終南高少仕途捷又豈高尚之士哉若昭素被召至京卒辭不仕誠可重矣况所對二語不惟可以壽國本亦且可以壽君身太祖所以愛其言而書于屏凡

也宜哉

五年秋九月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藩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臣直謹按唐末以來藩鎮酷虐民生塗炭太祖深懲厥弊既罷藩鎮又以文臣分治大藩於是權歸於上民生咸遂仁厚之澤傳及祚胤良有以也

太祖神德皇帝開寶九年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滿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臣直謹按慎惜爵賞固王者美意然有功不賞亦非所宜彬有大功裂地封侯未為過况一使

相乎况既許而復食言乎徒中彬之億美之笑矣彬廉且仁至謂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豈以利為心哉不過為此言以自解未可以短之也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夏四月以竇偁郭贇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偁曰賈卿之叱賈琰也

臣直謹按孔子曰遠佞人又曰焉用佞蓋巧言令色誠可惡此竇偁所以叱賈琰也當時太宗

不能無忤然竟擢用之以旌其直非賢明之君
然乎史稱備有操尚可嘉也信夫

年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
澤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
王徇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
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
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
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
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
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
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遂
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
園召坦慰諭之

臣直謹按姚坦可謂端人正士血山之喻不惟
有警於益王而且有感於太宗惟小人不樂檢
束故託王疾以間之非太宗之明鑑其能免乎
然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太宗兼之矣

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
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塋
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

朕昔與普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
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
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
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
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臣直謹按普歷輔兩朝勲業隆極而預開顧命
有德於太宗尤盛其始終全美恩禮優厚固宜
無比但嘗以盧多遜之毀退休鬱鬱一旦乘機
自陳再登元輔遂甘心於多遜反爾之報則然
矣而涪陵何辜乃為太宗威德之累惜夫

冬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
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昉初與盧
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
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
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
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
耳凡士未達見當時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
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
亦當食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
使人不敢言也

臣謹按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若此數君
一時進用咸能勵翼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各
其道者矣若宋琪為程羽賈琰所抑而不充
其材為多遜所毀而不授蒙正為張紳所污而
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皆人所難能而
李穆則文學孝行稱于時李至剛嚴簡重王沔
臨事精察亦人所不及而况皆能以禮進退藹
然承平多士之風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以人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帝勤于學書自
已至中然民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

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
皆以筆法

臣直謹按自昔人君當熙洽之時未有不留意
於聲色田游土木禱祠之事惟明主則不然若
太宗聽政之暇每以觀書為樂銳意字學洞臻
精妙遂置侍讀侍書之員而以文仲著充選更
直御書院史稱文仲器教淹雅著善於規益可
謂克稱其職太宗知人之明不亦美哉
雍熙元年春正月李穆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

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尔淪沒非穆之
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臣直謹按古者賢君視臣如手足有疾則臨問
既薨則臨喪如唐太宗之於玄齡如晦魏徵
悼尤極與此太宗憫念李穆無異蓋君明臣忠
始終之義固若是也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
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
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
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

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
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
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
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
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
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臣直謹按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
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
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世其來遠矣
堯之巢由漢之嚴光唐之孫思邈宋之陳圖南

皆高蹈之首稱者也。國南善前知嘗達聞太祖
公極一笑。陸疆曰：天下自此太平矣。當太祖之
時，屢招不至。及此，自言天下太平，乃來朝覲。所
對太宗皆致理興化之言，而不及導養還丹之
說。可謂高尚其事矣。太宗所以褒賜優厚，聽其
還山以遂其養高之志也歟。

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
帝聞之，惡其惑衆，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
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
大抵誑惑閭閻，蔽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

存無得建置。

臣直謹按：自昔異端惑世，誣民昏庸之主，鮮不
崇尚清明之朝，禁戢惟嚴。太宗惡其惑衆蔽奸，
配流禁革，嚴行詔示，可謂有道仁聖之主矣。伏

惟我

孝宗皇帝嗣極之初，首罷永昌之役，繼允大臣建白，
毀新創之寺觀，汰額外之童行，有司奉行間有
未周，而崇正黜邪意向已端。蠹耗漸除，俗習歸

正惟

陛下克篤祗承，益加汰斥，豈不賢於宋太宗哉。

夏四月，宴群臣于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
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
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
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
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群臣賦詩。
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臣直謹按：明良喜起之歌，鹿鳴伐木之詠，皆虞
周盛時君臣燕樂之詞也。於頌美之中，有責難
之意，萬馬豈後世宴安耽樂之可比哉。若宋太
宗撫時錫宴，賞花釣魚，良惟世臻熙皞，樂以天

下，飭詠倡酬，寧無頌不忘規，然視虞周之作，則

有間矣。惟我

太祖高皇帝君臣同游載諸大誥。

列聖重光，嗣序天葩，層藻儷美，虞周臣下頌揚，追配
風雅，視宋室徘徊雷複之議，不軼駕而絕塵哉。
如臣寡陋，亦嘗叨逢其盛，何其幸歟。

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
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
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
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

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直謹按人主一心衆欲所矜嗜好一形奸佞乘之太宗自謂無他好惟好讀書則奸佞無自而入矣然豈徒從事章句而已哉蓋每見古今敗輒務從善改惡可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也此其所以身致太平功業然而爲後世所稱歟後之爲人君者尚宜監之

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利用以幻術得

宋書

十七

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死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借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濤而陪及出濤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臣直謹按古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蓋天討有罪非人君所得而私也若利用有十罪而爲趙普所按太宗雖欲庇之而終不能得至磔于市聞者快之則人心所同

惡天討所必加也然則趙普亦何容心之有哉淳化元年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

仲舒冠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準皆侮法受賄吉職少乃伏誅準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

宋書

十六

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頑首謝於是切責汚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臣直謹按準誠剛直守正嫉邪太宗器重之謂可大任宜也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乏包荒之量故楊徽之嘗言仲舒冠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趨競禮俗浸薄觀此可信

五月上修正殿頗施綵繪右正言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

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直謹按太宗綵繪正殿未為過侈一聞謝泌之諫輒代以赭堊且遷賞之可謂從諫如流矣蓋太宗勵精勤儉好納諫諍有過知悔此其所以克致升平功業炳炳卒為宋之太宗宜哉十一月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殿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

四字今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駁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臣直謹按自昔翰林學士號為天子私人蓋以文學侍從職論思備顧問預其選者比之邈玉清凌紫霄不啻登瀛洲而已職清且要非學行兼優者莫克稱焉故范杲之躁競張洎之傾險太宗皆不之任而獨有取於士安固其宜哉四年夏五月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來拖紫足以為

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臣直謹按太宗謂恨不得為學士所以甚言學士之職貴重無比異居其職者竭誠以報國耳若水所對乃志於道德者之言而功名富貴非其志焉此若水所以為賢臣而太宗亦深然其言也

五年秋九月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

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如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臣直謹按豫建儲貳帝王首務太宗多歷年所儲位久虛至是乃咨決於寇準亦已晚矣然準之所言足為萬世建儲之龜鑑也惜準於真宗

末年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之邪謀坐
南荒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詎不信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帝以上元御乾
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
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
則火光上則孳孳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
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
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興所在士
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

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
變色不言蒙正依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臣直謹按太宗革五代之苛政拯民生於塗炭
四海乂寧天脫昭答觀燈賜宴君臣同樂固其
宜也而蒙正因此進諫欲君視近及遠思艱圖
易可謂事君以道矣太宗雖色爲之變而心豈
無所感歟後之爲大臣者當以蒙正爲法

夏四月呂蒙正榮禹錫蘇易簡龍帝嘗欲遣人使朔
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
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

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
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可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
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至是罷相判河南

臣直謹按昔者趙普嘗進擬一人太祖裂其奏
普優級輯進之卒用其人後果稱職與此蒙正
所舉之人必用乃已無異焉可謂不阿徇以爲
容矣若君非賢明如太祖太宗則不以爲擅且
以爲私而疑問百端其能免乎惟其明良相逢
所以克濟于理也歟

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
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
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
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準所
建明一日內禮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
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

臣直謹按端有器量寬厚多恕爲相持重識大
體以清簡爲務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觀此所
載可信不誣故景德咸平以來天下乂安由相

臣協和之所致也若有人問於中則和而雷
岡上矣是又為人君者所宜擇焉

秋八月立元僞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
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
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
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寇準謂曰人心遽
為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廢帝喜復出延準飲極
醉而罷以李至李沆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傳
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

辭謝帝不許

臣直謹按太子國本所以係天下之人心人心
為於太子即社稷之福太宗何為而不憚及聞
準言遂悟而樂飲且以李至李沆並兼賓客可
謂儲輔得人待以師傳之禮宜也傳曰為天下
得人難太宗得之矣

至道三年六月錢若水請罷許之初太宗以劉昌言
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
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
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

遠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
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
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
也

臣直謹按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苟以仕為通
溺而不止而患得患失焉則人人得而鄙之豈
獨取輕於上之人哉若水所以秉高邁之節全
進退之道正欲上弭輕士之心下激恬退之志
故於真宗初政即以母老辭其有裨於士風大
矣若水早遇異人許曰神清可學道又曰急流

中勇退人也至是異人之言乃驗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一

宋真宗皇帝咸平元年冬十月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為帝言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直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以

宋真宗

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若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諂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臣直謹按宋至真宗之世輔相多賢如齊賢慷慨有大略沆光明正大世稱聖相敏中廉潔自持喜愠不形楊礪棄官待母不伐科名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一時並命咸稱厥職而沆為最優咸平景德之間號稱盛治之時良由相得

其人故也

三年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礪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礪不如瑋

宋真宗

臣直謹按彬以器識受知太祖膺柄用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所舉二子礪則仁敬和厚有父風瑋則不如父寬然自以

一家皆官至節度使而瑋之軍功居多礪不瑋彬言良然

秋七月以呂文仲等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侯嶠及文仲為侍讀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臣直謹按古云典詞命者以詞章典雅為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聞為貴自惜固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儒術每以觀書為樂真宗

曾置講讀學士相與講論咨詢治理訂定經史
了謂克紹先志矣然其所選者皆詞學該博之
而未究性命道德之源豈有格心輔德之益
他日真宗崇奉天書之矯誣成於杜鎬神道設
教之誤對君子惜之

四年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帝以趙
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遼齊賢言
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
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
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

詔群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
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
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
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
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
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
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
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臣直謹按靈州必爭之地棄之固不可守之亦
未易惟早募土兵大興屯田預遣援兵庶幾先

伐敵人之謀守斯可矣奈何棄守之宜方議未
決而齊賢且欲募戍兵於江南尤非便利宜真
宗之不從也曾未數月孤城被圍餉乏援絕遂
陷于胥真宗聞報悔不用沆言亦奚益於事哉
書曰有備無患茲非無備之所致乎有天下者
可不戒哉

六年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
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要詔趣之
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
是以下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

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聰卿去恕為準馬準至三
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
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
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

臣直謹按恕善理財賦而準能從善蕭規曹隨
咸可嘉也其謂君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尤為
名言歟後真宗矜功侈德倚祠土木之費甚大
恕言不其驗乎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
失每指斥將相儲位無所蒔諫封疏凡五十二奏

悉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貴直邪
及中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
在田惠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臣直謹按語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田表聖骨鯁
寒謬壽為名臣身沒之後持降褒命以貴直操
所通之時然也惟駢辭自信道不諧偶故未完
於用云

景德二年秋八月以單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
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密院事初士安既
拜後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

五

以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
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
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沐休德涵
食安佚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
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
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辨帝始不疑

臣直謹按宰相不足定大事畢士安既
為寇準又為之辨誣且曰北虜為患正宜用準
未幾契丹大舉入寇二人合辭請幸澶淵竟成
茂烈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天下又

安非二相協和之所致歟

冬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陷德清
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遣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
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
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
之令候駕起帝雖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
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
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
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
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

六

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
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
跡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
社稷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
可復保耶帝意乃決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
帝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
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
數步則萬眾瓦解解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
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
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

臣下不以臣言為然蓋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
是事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
右郭求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
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驛寇準固請
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
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
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
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帥麾衛士進
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
曰賊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

宋史紀事本末

七

曰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
數十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
準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
以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呼帝喜曰準如是吾
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
以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
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
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
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百年無事不然
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

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
曾有諧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使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
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慳謂曰雖有勅旨汝
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
謂利用曰晉界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
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
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
吾人高正始還前曰我引衆以求國復故地若止
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

宋史紀事本末

八

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
猶觀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
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
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閭門
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臣直謹按寇準奇才大略力沮群議勸帝親征
不然天下其中分矣乎所幸者宋運方隆雖懶
先登於流矢虜勢挫矣所以不戰而請平也帝
方臨事而懼感於間言亟許虜平自此兵休民
息天下又安厥功茂哉惜未盡用準謀聽虜自

不復邀遇遂貽慶曆之悔馴致靖康之禍識者慨焉近世儒臣劉定之著宋論反取欽若孤注之喻為非譜何其迂哉

祥符三年春二月贖呂端第賜其家端諸子多同受舊第以質於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取舊第長子蕃言入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為掌餽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言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五謹按昔唐太宗嘗贖魏徵故第還其子孫

九

此真宗又贖呂端舊第還其子孫而經紀尤為委曲仁明之主所為無異而二人之功業亦宜施及於後人書曰賞延于世二君有焉

內侍江守恩有罪誅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平士獄成抵法大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卿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害政害物朕亦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禍也

臣直謹按權閹之禍莫盛於唐宋懲唐弊每加

裁抑而獻卿乃猶論救守恩何險詖若是邪是謂獻卿立朝微卓犖大節信矣真宗貶獻卿而誅守恩英斷偉哉

辛酉四月寇準罷準以三司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知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

十

蓋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

臣直謹按準剛正疾惡小人怨誹固宜而真宗亦惡之何邪蓋是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陳彭年劉承規蒐講墜典大修宮觀而林特佐以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盡感帝心斥逐忠正此準所由罷也真宗不終厭德其此輩之罪歟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先是旻為軍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是則自今帥臣何以御

朕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擇旻使解兵柄反側者常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臣直謹按旦為首相事至不膠若西夏告飢契丹借幣皆以一言折之不特處此一事而已信哉真宰相也

七月王旦罷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威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凌策李及

十一

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臣直謹按旦當國最久知人善薦有謗不校如於寇準不惟不校其謗而且力薦其賢卒後歲餘準竟復相雖由乾祐天書之上而亦思旦自代之薦旦可謂賢相矣惟受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能無愧於聖相之言乎

天禧元年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迪乃受命

臣直謹按迪有公輔才既居相位正色危言可謂社稷之臣而丁謂性險狡拯務迎合一時並進賢否混淆真宗晚年惑於符瑞進用非人雖迪入相亦不逾時去矣先儒胡一桂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時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耳信哉

十二

仁興元年夏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允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林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取違即敗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

使亦無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以水泉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泰待命謂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履祀曾遂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國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

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運

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禪託雖有罪請加律議功曾曰謂不以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

臣直謹按真宗時遼境又謚文治治和崇奉天書說言符瑞造端於欽若傳會於丁謂以此固寵擅權而謂尤檢校排斥異已交通宦侍至是

庇護允恭擅易陵地得罪貶逐雖出於王曾之獨對然人心快愜咸以為宜史稱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信哉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為僥倖帝嘗問曾曰此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

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

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嘗直蓋思念之也

臣直謹按仁宗初政進用相臣多思先帝遺言如宗道夷簡是已惟演則太后嫺家尋亦罷去獨曾正色危言能使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章嚴亦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者歟

中初御經筵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

臣經進或左右膳賜及容體不正與即拱立不講
帝然改聽

直謹按自商高宗與傳說之論學而歷代英
君明辟之經進所由設也講讀經史以求古今
治亂得失之迹啓心沃心以盡格致誠正修齊
之本蓋輔德莫先於講學講學莫要於格心豈
徒爲觀聽之美哉此仁宗即位之初遂御經進
爲是故也伏惟我

仁宗列聖選用儒碩崇重

經進講帝王傳心之學致躬行實踐之功是以德

業光大治化隆盛有由然也臣昔備員勸講獲
親

恩宗皇帝緝熙時敏邁古帝王洎復恭侍

文宗皇帝於青宮每見講讀經史專視諦聽至講

文華大訓則肅容拱立視宋仁宗左右膳賜容體

不正度越遠矣始終典學日新又新臣今又有

望於

陛下幸留意焉

仁宗皇帝天聖三年冬十月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
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

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爲五
鬼姦邪儉偽誠如聖諭

臣直謹按欽若傾巧矯誕黨邪配正仁宗初年
以太后召再登政府然亦不能大用事如前日
矣仁宗素燭其奸至是諭諸輔臣王曾具實以
對仁宗之明曾之賢於斯見之

十年夏六月王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丁未夜
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
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
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道

臣等對其

十六

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
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
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王
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議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
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
天之告戒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戒守
衛者罪而下詔不復繕修

臣直謹按真宗興建此宮以奉玉皇聖祖諸像
天書符瑞諸圖誠出於矯誣宜爲天所警戒如
群臣之所論也此豈王曾之過而獨見罷何哉

太后儀禮每執不可近戚請謁多見裁
而太后因是罷之士論固不難也

道二年春三月帝始親政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
太后初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
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
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
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
聞此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
事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
命帝親視柩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
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冰銀故
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豈可信哉侍
劉氏加尊

臣直謹按宸妃李氏實生仁宗劉太后既取為
己子李氏默然屢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
太后無敢言者以是帝亦不知為李氏出也及
明道元年春二月李氏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
妃薨呂夷簡面奏太后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
帝起少頃獨立簾下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
夷簡對曰陛下尚念劉氏則禮宜從厚后悟乃

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諭內侍羅崇熙
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
簡不曾道來崇熙馳告太后乃許之至是仁宗
追悼啟視玉色如生乃不信間言待劉氏益厚
夷簡之力也史謂夷簡深謀遠慮有大臣之度
於是可信

二年冬十一月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
必由中書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
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
官非中書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臣直謹按臺諫以糾劾為職取人以孤介為先
彼呈身識面賢者所不為而旁溪曲徑奸佞所
不耻故出於中書者未必皆正士而舉由宰相
者未必皆私人祖宗之法雖不可壞賢相之舉
亦不必疑若必舉於中丞知察而後授則中丞
知雜果皆賢於宰相乎故惟視舉者與所舉者
之賢否何如斯得其人矣

景祐二年春正月作通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
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馬無逸篇于
閣屏

直謹按無逸一書周公作以告成王首舉商宗次舉周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法末舉商王俾成王知所以戒法其恭勤憂畏則可以得壽戒其沉湎耽樂不至於夭遏蓋人情莫不好逸而所好有甚於逸者生也人情莫不惡勞而所惡有甚於勞者死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以其所甚惡而釋其所惡則知無逸者必壽而身國長久繼逸者必夭而喪身亡國此周公所以為成王作無逸書也孫奭所以為仁宗獻無逸圖也仁宗既揭于講讀閣又命蔡襄書于

十一

閣之屏其有得於無逸之旨而欲常目在之以致其法戒之意歟後之為人君者可不於其無逸哉

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臣直謹按中庸有曰重祿勸士又曰餼廩稱事蓋祿廩仕者之俸也仕而受奉必思效職以圖報政曰士之報禮重也苟食若食息若事不樂

於素餐乎在職而素餐尚不可况致仕而給祿乎夫朝廷給致仕之祿非特養廉優老亦所以尊賢而報功也受其祿者蓋亦思吾果嘗有功於國乎果可以當賢者乎若果賢而有功猶宜思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曷為而徒食辭之可也世乃有得自陳請而安享以為榮者焉仁宗詔優給致仕官俸可謂過厚此上之恩意固宜然矣而臣下可安受之乎且故以為致其仕者宜辭不宜受也

元元年春三月以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為翰林

二十

學士時章得象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

臣直謹按唐玄宗嘗遣內侍召宋璟璟不交一言玄宗器重璟至是得象正色待內侍而仁宗又器之明主之取人類如此世有邪佞之徒專媚內侍以進取而人主亦多聽之蓋佞昏相濟其亦異夫明良之相逢者矣

二年夏六月詔省浮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

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
務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
欲減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
搖人心宜中諭之

臣直謹按是時西夏犯順調費頗廣裁抑浮費
以佐軍需固理所宜而兵吏祿則非所宜節
此詔旨所以快人心也古云德音不其然乎
聖定元年二月除越職言事之禁時禁越職言事富
勳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
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臣直謹按先是呂夷簡以范仲淹等言事熱之
遂禁百官越職言事至是踰四年乃因富弼之
言而除之言路以開下情以達夷簡有愧於弼
多矣仁宗之明亦可謂不遠復也歟

慶曆三年春三月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買昌
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召夏
竦為樞密使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
右正言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杜衍
為樞密使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
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

薪膏膳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
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
堅改授資政殿學士增置諫官以修等為之襄呂
賢路開而愿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用
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
不利心造為禦之之說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
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
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愿善人必不勝數為
帝分別言之初召竦修與襄等交章論竦姦邪傾
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

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
三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
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
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
命即燕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
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上即日詔竦
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
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
號以為歡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
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

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恠革壞事也

臣直謹按仁宗在位既久銳意圖治至是更用大臣增置諫官諮詢政理一時忠賢並進佞邪疎斥慨然革竇弊修法度勸農桑興學校西師

雖未解嚴而政令爲之一新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君臣之際何其盛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徽濟群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駕車間持命素色從目其穢埃氛翳空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邪

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素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臣直謹按仁宗從素之規諫冒暑出禱而得雨可謂誠足以動天矣至以素言出二女其亦有感於素之忠諫歟君以誠格天臣以誠格君傳曰未有誠而不動者信哉

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

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遣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陳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促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還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候

綱緝樞密院班乃坐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時之務十餘條安邊十三策

臣五謹按書曰率作興事曰明作有功皆君臣相資難也仁宗勵精圖治責成輔相數加延問至賜手詔開天章閣給筆札使各條對於是群臣將順不暇咸務傾竭振弛懲玩興建釐革纖息靡遺或奉詔旨畫一頒下誠有如書所云矣然求治太速責效太甚銳於始而不究其終小人不便者亦多所謂救大成裕訂謨定命之意亦鮮矣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一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二

宋仁宗皇帝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氏言帝王治經與品類異不獨玩空文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下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殿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歲暮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臣五謹按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念終始終于學詩曰於緝熙單厥心皆大臣勸君勤學之言也學豈可暫作而暫輟哉仁宗以兵革輟講至是從趙師氏之言而復御經筵且諭曾公亮等以聽講不倦蓋有意日新又新於聖學矣此其所以爲仁明之主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學哉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校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數名實有司求以弊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

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主著而
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進行則學者修飭矣
先求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則程武則閑博
者得以馳聘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
帝從之

臣直謹按宋初太祖視學詔增辟祠宇塑繪聖
賢像蓋以興學爲首務矣然僅及京畿耳于該
八十四年仁宗乃頒興學之詔而適立於鄆邑
定貢舉之議而將卜於行實歟陽修所謂盛美
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隆其此謂也

夏六月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
何罪罹此點禱上帝願歸咎躬躬余靖等言災異
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
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
權魏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臣直謹按旱蝗爲災固由政事闕失君能修省
自然感動天地歷觀古昔帝王桑林之禱雲漢
之詩皆省躬修德應天以實故天意回而災異
弭也若仁宗既發谷已之詞余靖後進實踐之
言君臣克謹天戒益修政事此其所以致慶曆

之治也歟

九月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
陳瓘中丞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宰竅格
不行瓘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
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
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
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賞勅
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
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臣直謹按衍清約勁正裁抑僥倖可謂賢相故
上下交稱之若執中寡學少文希世用事衆論
排之宜矣然門無私謁演要三篇建儲一言適
契真宗之意亦足稱焉此仁宗所以排衆議而
決意相之具有自哉

八年夏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爲樞密使龐
籍參知政事何郊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
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
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
乃出知河南

臣直謹按天子之職惟在辟正邪公黜陟而已
若疎之奸邪藉之通曉法令之明練故實皆
仁宗素知之至是因災異罷疎而用庠籍可謂
邪正辨黜陟公得乾之剛離之明矣然以天變
由疎所召豈一人之咎哉固宜上下交修惟時
惟幾可也

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為貴妃初衛氏之變帝以美人
有邑驪功夏疎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聲因言
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與勳搖中宮陰為美
人地上以問御史何瑛瑛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

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臣直謹按漢馮婕妤身當猛獸未聞有所尊異
今張美人因邑驪之功遂進貴妃之位蓋由夏
疎首倡褒賞之議王聲迎台附和陰為美人之
地邪佞之相濟固然也非何瑛之別白仁宗之
覺悟中宮不幾於動搖乎若瑛可謂良御史而
仁宗亦明矣

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貌
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
集主必親視饗殽之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

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導
的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
十人苦夫喪哀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
華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此用
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咸泣帝
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
賞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
主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臣直謹按自關雎麟趾之化哀而閨門懿淵之
行鮮克帝姬主而獨肯者乎若魏國大長公主
孝敬賢明循理守義誠可重矣仁宗禮遇優渥

臨視慈悼雖孝敬之所非實重其賢矣
冬十月以張充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
行曹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充佐復除宣徽使
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
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
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綠閣侍通官掖以
得執政令願用充佐益自回結請罷之而相富弼
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
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

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
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宜應得預而乃為弼時
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
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此介使下殿修
起居注蔡襄趙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
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
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惡介或道死有
殺直臣名命而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
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辨

臣直謹按堯佐為宜微實出彥博之除擬斯過

六

矣介發彥博之交通失蓋蓋不飾之意亦訐矣
然廷辱宰相而不責臺官則禮貌大臣之道缺
斥責臺官而姑貸大臣則聽言納諫之美違故
罷彥博而斥介使俱無忌焉殿後二人相繼進
用皆為名臣則出於仁宗之善處可謂仁且明
矣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為法

至和二年夏四月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
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
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

吳充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
修賈黯從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
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
等悉得召還

臣直謹按抃糾劾不避權貴鐵面之目宜矣然
一時正人君子皆願以安可謂得體韓琦嘗稱
之曰閔道真世人標表信然

六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
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
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

七

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
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韓
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
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頌首賀

臣直謹按至和以來進用老成朝野倚重如弼
再使契丹南北生民得以休息彥博公忠直諒
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書曰番番良士膂力
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哉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
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

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臣直謹按語曰德不孤必有鄰然君子多介特不群小人則朋比附麗若昇為人清忠諒直仁宗謂之孤立信矣而昇乃因以諷諫帝為感動豈非忠且直哉

嘉祐三年夏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時群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

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口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御史中丞包拯又言東宮厯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

臣直謹按琦等論建儲或皆誠意懇切蓋為社稷大計也仁宗依違久之誠不遽忍於自絕而猶有所俟焉況明道二年已育英宗於宮中蓋亦有所主而未正名耳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故久而後定歟

秋七月放宮人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閤而司氏黃氏在十閤中尤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臣直謹按宋以母后多賢世稱家法之正然文彥博由妃嬪致宰相張堯佐由貴妃授口使而殿托黃綠干丐恩澤每貽人言至此十閤中又有通請謁者二人則家法尚有未正者焉雖然仁宗因月食修陰教放宮人而聞韓絳之言遂併二人出之亦可謂明且決矣若絳附麗王安石既為傳法沙門獨此敢言亦不可以人廢也皇祐元年夏五月帝幸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臣直謹按無逸之書七月之詩皆周公作以告成王良以稼穡之艱難農事之勤勞人主所當知也仁宗作賢岐殿不植花卉而以種麥蓋得夫詩書之意深仁厚澤培塿國基於是益可見矣

夏六月以買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帝以昌朝舊學持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通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臣直謹按當時孫奭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景祐中特置崇政殿說書以授之帝多所質問昌朝請紀錄以進賜名通英延義記注蓋舊學之臣也故其寵遇始終隆渥仁宗可謂賢明之主矣昌朝之遭際何其幸哉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

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臣直謹按光忠誠正直遇事敢言選宗室以建儲副屏左右以防漏泄皆人所難言者而言之無顧慮仁宗悉嘉納之豈非由其忠誠之足以感之歟

閏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甫蘇軾蘇轍皆在衆中輒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

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此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遯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毋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侵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披上旨以遺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臣直謹按安石時知制誥謂轍對策右宰相固

為過疑而論爭舍人院除改文字則未為不公
固不可以其後來相業之非而禁少之也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
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前
理朝廷循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
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臣直謹按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又曰惟豐乃
僚罔不同心蓋相臣和不足以定大事必和
以相濟也若琦素稱柱段臣公亮之靜重鎮浮
修之文章道德皆一時名賢故能共定大事輔

十二

成治理仁宗用相得人可謂明矣惜後公亮疾
琦專任力薦王安石以間之卒為士論所少云

嘉祐六年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群臣以儲位
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與知江
州呂誨相繼上疏言之韓琦以光誨二疏進讀帝
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
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其
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
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
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呂誨王洙乃起復知宗

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
中一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
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
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
也願因起之帝曰然七年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
賜名瞻九月進封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
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
名中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
比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
詔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

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
室司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微福以避禍也孟
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
得燕安無恙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
辭不贊之富至于旬日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貴之宜必入帝
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
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臣直謹按仁宗末年儲嗣未定内外大臣文章

論列至是琦以光誨二疏進讀帝大感動遂起英宗知宗正寺明年秋正位東宮又明年夏嗣極傳禪之際內外晏然雖宗社之福仁宗之德亦諸臣惓惓納忠之所致也不然擇立未定變故以與其禍可勝言哉後之有天下者國本不可不早定也

嘉祐八年夏四月朔英宗踐阼尋得暴疾詔請太后權同聽政帝疾甚遇宦者少恩左右不悅共為譏間兩宮成隙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薰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心不然子

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鮮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受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指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

母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夫乃為可謂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臣直謹按小人讒間兩宮成隙中外惴惴琦修二臣共力調和至對太后或婉詞導以慈愛或危言激以利害至勸英宗則以舜遭人倫之變乃見舜孝之大卒致母子感悟慈孝無間人情安慰繫二相調和之力也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

十餘事累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屬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臣直謹按母后垂簾非國美事當時琦欲太后還政難於明言乃自求退以為諷太后方微有退辭而意尚未決琦即屬聲命撤簾太后自是不復出矣時留卿在樞府恨不與聞琦謂此事當如出太后意豈可顯言于衆哉歐陽修謂琦臨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觀此先信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先是以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自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傳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諂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任請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

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道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

臣直謹按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故自昔論教皇子必得端人正士與之俱處幾進德修業如光之所云也然當時以陶為伴讀亦未為得人陶始受知於韓琦驟加獎拔及為中丞攻之如仇敵時見陶於晏愚厚加照恤及既富貴視之遂然故神宗終薄其為人不復用則當日伴讀之患益可知矣惟光之言實預教皇子之要規宜為英宗所嘉納也後之王承子者可不

論於光之言哉

二年七月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楚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用承與軍遂召為樞密使

臣直謹按先是仁宗遣豫富弼與彥博同請建儲仁宗許而未果至是英宗歸功於彥博彥博推遠而不居誠為得體詩曰無德不酬書曰不

終不伐英宗彥博信有之焉

詔宰相舉館職帝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佳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佳時大臣為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遺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宜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

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
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甕不為監

臣五諫按是時水潦為災英宗詔舉館職脩言
進賢路使遂命相臣舉士蓋人君當求賢以為
事天之寶人臣當求賢以為事君之寶書曰顯
俊尊上帝又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英宗
與脩等其有之矣

冬十二月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
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
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太

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頊王也頊聖躬更親書之帝
又批于後曰頊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
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
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法然下淚文
帝傳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
不能不動也

臣直謹按神宗時封頊王英宗之嫡長子也正
位東宮素定無疑琦方受命請帝親書名及學
士草制又請親書名蓋慎重其事欲出於宸斷
耳為時英宗即位僅四年既以疾弗克大有所

為而遷至憑几之日能不有感於中乎戚然之
容自不能無

四年春三月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
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
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
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感堯之聰明聖人以天
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
耳帝然之

臣五諫按內陽外陰泰道由亨近君子遠小人
朝廷所由治也今奎言君子宜常居要近而小

人未有顯過亦宜包容則又見君子常有不盡
絕小人之心存德之言也史稱奎君子人也信
哉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中丞王陶謀易置大
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為疏
色琦閉門待罪具奎以陶為過言詔陶與光兩易
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群小斥陸贄而
以裴延齡等為腹心天下至今稱為至闇之主今
陶排抑端良不熟無以責大臣後布陶遂言奎附
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

罷知青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
丞不可復為請侯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
望素重於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
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
還中書

臣直謹按陶欲自規重位乃排抑端良此儉狡
傾險黜之宜矣若奎清名雅望素重於陶豈可
因陶妄訖而與之並黜哉此神宗所以從光之
言而還奎於政府也去留允當神宗初政清明
何其盛哉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
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故事至多不
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琦
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
嚴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
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
稱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
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為少邪
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臣直謹按神宗勵精圖治革弊立威而以理財

御用為務不患不為患在為之大過觀其所言
可見矣他日王安石進對適契帝采蓋兆於此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
宗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
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
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
而不難但求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
帝曰卿可謂貴難於君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
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
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

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
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
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
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
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
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
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惡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
其祿以終身乎

臣直謹按安石議論高奇果於自用他日入相
之所設施即今日之所進對神宗懲前代之因

循方果於有為一聞安石之論議深契其衷所以決意相之向使安石不相而止於侍從則其文學節行高一世誰得而議之是則非朝廷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二年春二月以雷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有與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遼事弼對曰陛下臨

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正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咸禧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

合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佞得志又今中外之行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猶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臣直謹按弼所進言已窺知神宗果於有為安石立異變更之機而卒不能回帝意天下自此多事矣然究其歸豈安石之本意哉程顥有曰吾黨激成之豈可獨罪安石也未意亦嘗論安

石以文章卿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
任惜以財利兵革為首務引用凶邪排擯忠良
卒之群奸群佞流毒四海此天下之公言也而
世方詆訐不已至如三不足之說蓋亦究觀其
下語乎臣觀安石所立法如保甲保馬役法經
義我

朝頗米用之頗奉行者何如耳傳曰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欲知安石者當觀程未之言
秋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
使召還帝問陝西成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成郭

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
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
願陛下且無留意遙功若遙臣觀望將貽他日意
外之患遂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
寧書曰慈豈在明不見是闕願陛下圖不見之慈
帝曰何謂不見之慈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取
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
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
臣直謹按純仁首以安靜歲神宗之更張次以

民怨示安石之措克至進尚書解則又勉以充
舜禹湯文武之事可謂有充舜其君之志矣神
宗不悟惜哉

以程顥監察御史稟行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
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至
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
曰顥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
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
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
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

附躬曰當為卿戒之

臣直謹按顥和粹之氣盡於面背而又矜以誠
意感悟人主故神宗樂於咨訪至弗遑食惜乎
神宗悅而不釋顥卒以言不行而罷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二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三

仲宗皇帝元豐元年秋九月以呂公著辭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又言唐太宗能用魏徵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耳帝善其言

臣直謹按釋老之教唐虞之世固無此名堯舜之聖亦曷嘗知而神宗乃曰堯舜豈不知公著亦曰堯舜雖知此皆誣也公著蓋言釋老惑世

誣民非所以治天下不足口

宜知者堯舜

知人安民而已知人則哲

安民則惠黎

民陳之能哲而惠何憂乎堯何遷乎有苗何

畏乎巧言令色孔丘其效之大如此釋老何足言哉不此之告而曰堯舜雖知此意固而語滯

矣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道中使遺詩祖道當時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

臣直謹按古謂仁者贈人以言如崧高燕民尹

吉甫以贈仲山甫皇華四牡天子以遣使臣皆

贈行之詩也神宗禮遇老臣故於彥博還鎮之

日錫燕賜詩恩意優渥當時鮮儷不亦榮矣哉

七年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

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

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

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

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邠劉恕

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

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哀病乞閒乃差判西

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

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扶摘幽隱較

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略

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群書

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

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

詔獎諭

臣直謹按通鑑一書羽翼六經惟光殫精力積歲年幸得成編永子綱目因之以成蓋實有資

於治道有惠於後學神宗賜名製序寵賚優渥不亦宜哉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春閏二月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暇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國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爲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親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遽人開之較其遽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遽隙

臣直謹按光居洛既久若將終身馬一旦起而執政毅然以天下自任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革罷民喜更生如出塗炭時謂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懸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而靖康之變可少緩奈何哲人云已邦國殄瘁惜哉

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然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憂爲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

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聖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政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物講讀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黜貶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臣直謹按頤每進講色甚莊嚴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盟而避蟻問有是乎曰有恐傷之耳頤曰惟是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使頤久侍經筵則啓沃涵養君德有成奈何不悅者多未幾罷去黨議遂啓惜哉

秋九月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遷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

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為乎曰亦非也純
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進進曰此先帝意也先
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求及進用卿
耳賦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
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賦在翰林頗
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單仲游憂其及禍
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賦非御史而好非是人
危身觸諱以進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賦不能
從

臣在謹按賦以文學忠義稱于時而餉朔久矣

至是太后思先帝奇才之嘆歲中三遷清要每
請經筵多所啓沃哲宗雖恭默不言而常為之
首肯寵遇優渥宜也惜與程頤文惡而又積以
論事忤當軸遂弗克綏收位友生仲游規戒之
辭信有驗哉

冬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
元呂誨也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
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
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

其人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
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臣直謹按大防重學嘗論宋家法八事非溢美
學骨鯁正邪之辨甚嚴而此論人才高下尤為
確論二人同相於哲宗聽政之初而能使元祐
之法比隆嘉祐其功豈偶哉惜終以直道並
死於起士論寃之

八年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汝心屯引用王觀並汝
賜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

終不敢保位嚴賢陛下加察十二月范純仁乞罷
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呂純仁曰卿父仲淹可
謂忠臣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
實准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
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詔呂大防曰純仁有
特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
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
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
臣直謹按仲淹當朝不久未究其所欲為然論
呂臣每為首輔純仁位重其父而幾有父風蓋

其學本於忠恕如爲宣仁辨謗論救蘇轍呂大防等皆忠恕之所推而救蔡確一事尤爲遠慮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禍不若是烈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純仁有焉

欽宗皇帝靖康二年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元年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即王宜更加

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親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江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廢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濟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動則見善則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陛下以英之爲臣則臣之爲臣亦宜也

法六月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頗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同并出范宗尹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

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舊法五曰議僞命六曰議職七曰議守八曰議本政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既受命拜謝有言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遠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

臣直謹按呂中有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

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
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
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
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
招撫河北王陵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
關陝南荊楚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
之計斯言當矣向使高宗枕戈嘗膽信任李綱
始終無撓恢復之勢將不大振矣乎

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者

九

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
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
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
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

臣直謹按自古國家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
人主豈不喜安而惡危哉惟君子難合而小人
易親故君子多見疎棄而小人則任專且久也
若高宗之於李綱黃潛善可見矣綱忠誠義氣
凜然動人天下安危係其用舍論諫愷切帝初
無不容納一感於潛善之間則諫不見用相僅

而卒晦哉母乃偷安之志勝而和議之策誤也
高宗皇帝紹興二年八月秦檜免擄其罪于朝堂先
是起居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
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附居正疾其詭言于帝
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啗飯共圖中
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
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
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
不報遂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初檜專主

十

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
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
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
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
宣學士院蔡審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密禮卿
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臣直謹按檜倡和誤國挾虜要君罪惡滔天不
可勝誅高宗至是乃燭其奸罷之晚矣不復用
宜矣曾不數年再擢相位包藏禍心忘嫌數倫
一時忠臣良將誅鉅畧盡指縱為犬誣陷善類

朕年殘忍老其不肯缺鉞幸終正寢天何惜惜若足邪

四年秋九月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遼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稱慶鼎勸帝親征從之喻誘謂鼎曰張浚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金齊之兵日迫群臣勸帝他幸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帝曰朕

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對曰昔出聖斷臣何力之有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五年拜鼎尚書左僕射張浚右僕射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請因盛夏往討揚公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著行其勞群臣就招撫成朕下殺之仁卿之功也

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號四十一篇帝嘉嘆置之坐隅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別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癰當靜以養之若復攻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臣直謹按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以立功者有畜威持重以俟時者二者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紹興之初浚以英謀卓識據郤劬敵招降群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向如志可謂能立功矣然其後南北之勢已成恢復之國宜審故鼎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此鼎之心也高宗兼用二人宜矣而恢復之勢迄不大振豈非剛明之德有未至歟

九年春二月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為焞自代帝慘然曰楊

時初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
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
說書至是改命煥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

臣直謹按煥早學于程願質體力行累辭微辟
久之以薦起入侍經筵即乞休致高宗謂煥未
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但班列得老成人
亦是朝廷氣象朱震舉煥代已乃除少奉常仍
兼說書至是上疏力諫和議忤秦檜遂得丐去
願嘗以魯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
也信矣

二十九年秋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
射並同平章事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
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
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值黨臣
所不敢

臣直謹按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而思退
傾邪巧詐非其儔也高宗用以並相固非所宜
而謂康伯真宰相何明於康伯而晦於思退歟
三十二年秋七月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
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

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
者一之公理而已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
貴爵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冰然
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尋以
為無密使部背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為陳俊卿
為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拭赴行在浚
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
為吳璘聲援帝見浚卿問浚動靜飲食類貌曰朕
以魏公如長城下客浮言播奪浚開府江淮參佐
皆一時之選拭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

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
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艱壯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
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
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
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臣直謹按孝宗初受禪即召浚入朝浚見帝英
武力陳和議之非銳意恢復之舉遂將分兵所
向克捷恢復之勢中外聳望孝宗之英武魏公
之忠銳於斯乎見尋以小人沮撓師潰符離惜
哉

孝宗皇帝乾道七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

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

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

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讎未復日

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為之朕未嘗敢增蓋

上皇到官徘徊周覽為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臣直謹按追尊之禮肇於周太王上之號於於漢

歷唐而盛行至宋而再見孝宗乃自謂非常之

慶漢唐所無斯言不已侈乎夫子有天下尊歸

於父漢高尚矣而置酒誇功識者哂焉奉觴上

壽頌刊起舞唐太宗有之而胡越一家尤為威

矣可謂漢唐之所無乎若乃從容傳稱於又寧

之時焉然慈孝於承繼之際始終無間尊禮有

加則莫威於孝宗唐斯愧矣是又為嗣君者所

宜監也

帝作教天國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

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國朝

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國虞允文對云惟陛

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効大皇帝深然

之

臣直謹按人君為天之子所當尊者莫如天所

當從事者莫如敬敬生於畏詩曰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天道甚明不

可欺也天命靡常未易保也非畏非敬何以奉

天明而保天命乎此敬天之要在於勤民勸民

之實本於躬行允文之對可謂切矣明君良臣

不外乎敬為人君者可不敬哉

淳熙二年夏四月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

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

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厭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

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雖朕常笑

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

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

趨事赴功者為衆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駁

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

卿等宜書諸紳

臣直謹按漢唐黨禍馴致亡國孝宗知之明言

之切且欲百官書紳以致警可謂賢矣然靖康

之禍起於紹聖之黨論而乃不言及之豈以祖

宗之失而諱之歟

淳熙五年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觐王并
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
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
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
去國十年見都城殺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
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競之門十才一
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
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三人壞朝
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
感其言

臣直謹按朝有俊幸中材之主所不免也而剛
明之君亦有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俊幸乘之
而入不自覺矣故以孝宗未可謂非剛明之君
也然觀以文州刺史權知閣門并兼樞密都承
旨與入內押班甘昇三人相結恃恩專恣非俊
幸者乎及是聞俊卿言寢覺其奸繼以趙汝愚
之言遂疎斥之凡前因論三人得罪者皆錄贈
超遷有差此孝宗所以終不失為剛明之君也
詩曰衆職有缺仲山甫補之俊卿汝愚之謂歟
淳熙七年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

樞密院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
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
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
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
當國執政不敢指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人心
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
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臣直謹按官有長貳人有賢否長賢而政理佐
不可強出黑白以挽權長非賢而致平佐亦豈
可附離附離以苟容乎然國家政柄多為奸邪

所擅而端人正士鮮為奸邪所容如秦檜當國
排去異已遂使庸儒伴食不敢措一詞也至是
孝宗諭必大當和而不同必大遂有互相可否
之對蓋不可否則和而同矣傳曰忠臣有不和
之節和則雷同罔上若必大其可謂之忠臣者
矣

帝嘗謂右文殿修撰張拭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拭
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
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拭
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當不求辦事之臣若但求

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臣直謹按拭頰悟風成爲人表裏洞然勇於爲義以古聖賢自期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隨順觀此所對明白愷切益可見矣宜爲孝宗所禮遇也

八年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測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元

臣直謹按唐以內侍監軍典兵卒致亂亡之禍宋胡不懲猶屬以兵至是以汝愚論駁乃禁罷之且曰永爲定制此豈獨爲宋之定制哉當爲萬世之定制也後之君天下者可不監哉

十三年夏五月宴講臣手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不可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而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

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臣直謹按唐德宗樞密稍忌播遷之中信任陸贄言聽計從卒克恢復尋致疎斥宜孝宗以之爲戒至論傳旨不如面對尤切治體而贄之奏議則累代所疎傳蘇軾云但使議論之相契何必臣主之同時有肯哉

十五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未幾左補闕薛叔以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官尚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

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臣直謹按詩曰衆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此補闕拾遺之職所由名也官以補君之闕拾遺君之遺爲名而乃專事糾劾百僚豈設官之本意哉孝宗以是警叔似其知體矣

紹熙五年秋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侍制無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循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願乎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請曾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

不可制常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
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
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且請增置講讀官以
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
筵官開陳經旨教正缺夫脫講官賜坐以講

直謹按寧宗初政汝愚為相重啓經筵增置
講讀官首召熹等為之蓋寧宗在潛邸已聞熹
說講於龜年汝愚首薦熹矣端本澄源係此一
舉曾未數月而為韓侂胄所逐惜哉

理宗皇帝寶慶三年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熹

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
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願
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贈月熹子工
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師中庸
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臣直謹按道學之禁久矣自帝繼統尊信表章
而熹首被褒贈後世以理學優古帝王之治者
帝為首稱廟號理宗其殆庶乎

紹定六年十一月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
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

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
乞召用舊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王
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
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擢歸人主政出中書以
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索郛仇視善類誦
附史彌遠詔奪郛同祿又論趙善湘鄧損陳賅納
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
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殺免賅損皆落職
臣直謹按理宗政柄久為史彌遠所擅至是彌
遠卒始親政即擢咨夔遂為臺察用其言召用

并斥奸儉二人亦可謂鳳鳴朝陽者矣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三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四

國朝戊戌歲十二月庚辰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純天大孝高皇帝自宣至徽召故老者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建者來見

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募城百姓悉否對曰頗悉

上曰募城以衛民何悉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夫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之迹

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君者

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為當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歲庚子

上遣使召章溢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旁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乎矣亡何溢有疾一日

上詢於中書左司都事張瑄瑄曰章溢日來康強否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贊贊成疾耳

上即命溢歸省

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以溢僉司事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

浙西諸群皆平章溢入見

上嘉獎甚至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拜謝不敢當

明日

上召溢問征闕諸將何如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

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關
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
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詔從之

癸卯正月

上御端門論及三畧且口釋之宋漁進曰尚書二典

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具載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

時務所先耳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掠牛於其民無牛者

給之勿取租丞相退

上顧漁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立獨貧

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

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

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

為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

乎

上深然之

陳友諒入寇嚴計者不一劉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問曰先主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

若領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

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乘東風發伏擊斬獲凡若干萬

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

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勇耳陳

友諒若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

張士誠如囊中物耳會陳氏進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於彭蠡湖勝負未決基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悉從之

上一日方欲刑人劉基曰何為

上以所夢語基基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主傳之得

主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三日後

海軍以城降焚咸守心群臣皆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基語諭群臣衆心始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遂在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

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總

禮官議有未盡

陸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覓

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詔章溢子存道以所部鄉兵萬五千從海道北征
溢曰不可鄉兵農人爾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
今復調之是與信也

上不憚而罷溢繼論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
叛者宜藉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濶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
成茲事者溢受

詔遂行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拜之劉基為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

此基叩頭曰如是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
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駕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

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樞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
庸何如基曰此小獍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
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
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縷金牀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

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
亡耶命設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

取敗

上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

雖富貴豈能保乎屢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

戒嗜欲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
幸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履車之轍

不可蹈也

丙午五月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

侍臣唐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

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弗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八月壬子

上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因諭之曰天道微妙而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兩陽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長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其子以

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戒戒今宜體此下小人

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下者亦

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刻漏備極機巧中

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為侍臣曰廢為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

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咸亡命

左右碎之

上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出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可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大齊儉不同治亂懸判兩等當記吾言以存儉戒

上謂諸卿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

顏淵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何念孝

文為漢令上正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遂

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之作貴不違時三代之王

蓋有其時而能為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者也

國朝吳元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大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營之願

然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爲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民少甦民力省臣傳獻對曰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常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等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

等處租賦一年

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爲可以佐之

其餘或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如君

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唐同曰注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命懿文太子及諸王仕服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

九月癸卯新城內殿成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門

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儆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受真江西行省參政上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闕越卿即輸誠

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
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
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
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
天命

上曰夫能不賈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
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是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
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

尚懇修厥德以輔我國家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
請

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
察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
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一
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眾
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傳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車
國重務皆令啓開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
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東宮官取廷
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備人動有典則若新進
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
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
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
燕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府
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

必留

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
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
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
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
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
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
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
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

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
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
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啓同等頓首
對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虧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
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
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秋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
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多有所資惟

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八元主適歸沙漠兵不

驍武跨越千古

上諭之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

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

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

孫無承藉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致於此他日

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杜絕之禍也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

不遑寧暇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

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
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繼等對曰古人有言天
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
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寶鑒之顧臣

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容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

以進不遑

三年夏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群臣于

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諭廷臣曰昔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

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

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

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

道群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上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泰廢之而

運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願施
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
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
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
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慈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
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

五年擢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暇觀之
六年春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宋濂講析俾在
坐者聽之濂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
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
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
禍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

自逸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樂乎若
朽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宋濂歷言
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多後世
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
言調護之

宋濂嘗侍

上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濂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念民生之良苦實威德也

上欲俾濂參大政濂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
今幸侍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

濂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
言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

上嘗與瀛飲解

上強之至三觴而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

賜仍

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若此也復以瀛艱於行步特

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

詔群臣咸作之以寵羣馬

廷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殿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誡謗罪當誅

上苦之而罷怒未解召瀛問瀛曰彼庶

詔上疏其心忠耳烏可深罪乎已而

上覽其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方怒時若

等不能諫乃敢誣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

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

上嘗廷譽瀛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

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

之過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

君子人乎匪止君子亦可謂之賢者矣

八年春正月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

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

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

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

徒常自厭主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

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普濟

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

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朕之初志於代

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

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十年春二月宋濂致仕蒙

賜楮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

卿今年幾何矣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

上曰卿去期已迫宜日從朕游

上步自午門瀟待行

上曰此地卿行有數矣卿歸後還能來見朕否瀟對曰臣身未就木則一歲一來朝

上俊囑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俾子慎護至家即拜表遣慎詣

闕稱謝是年秋九月瀟入朝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藥詢咨脩至侍食

便殿日晏始退

上歎曰純臣哉爾瀟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

全唐書

十五

瀟避謝不敢當歲莫辭還俊數日

上諭瀟子璿曰朕嘗昔之後夢見爾父笑談如乘時

爾父雖辭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璿叩頭謝

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洪武十八年

上授進士寒溶中書舍人因問曰得非寒叔之後乎

溶叩首不敢對

上嘉其篤實更名曰義卿書義字賜之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四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五

洪武十九年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真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

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

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真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

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

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

寒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樂以老而棄

全唐書

十一

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

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

按察司用之

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

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至是

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

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

谷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

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為朕每為惕然遂疏

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陸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
二十一年

上授進士解縉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開
暇數召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縉曰爾試舉今施
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

陸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
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龍外戚寺人藩
鎮之患消融底定皆履之有法矣不遵聲色不殖
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
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

察烏明又言

陸下慊慊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畏民者畏
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
則民疑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
既奏

上嘉其識正愿縉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
蓋以繁劇王成之也

上又愿縉少誦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
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學
上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

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縉遂侍父歸
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瑄引奏潮州府學
生陳質言其父戌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
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卒業以圖報

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
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
生學未成改若選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國家於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
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則有穫若刈不待熟則無
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

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繁費不重乎
霍丘訓導周是修

陸辭
上問曰汝年幾何頌首對曰年四十曰家居何事曰
導人為善而已

上喜之擢為周府奉祠正
二十五年正月右都御史索泰奏監察御史胡昌
齡等四十一人鹹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聞
并不稱職當罪之
上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為難昌齡輩安知其終

不言于若闕并下稱職者罷之泰優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謫詐不肯言耳

上謂泰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謫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誅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臣直蔡惟我

太祖高皇帝生而神明與天合德奮自布衣除暴救民得國之正尤勝漢高祖掃腥羶肇復人紀即位以來早朝晏退延接群僚虛心清問從善如流將受成算所向無敵明見萬里幽隱罪達雖

定奉錄卷五

四

在干戈之中每遇清燕即對儒臣講論經典取

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寢殿廡出入省觀并修靡絕游幸却球玩敦行儉朴率先天下務農興學慎罰薄歛治定功成制作禮樂酌定訓條垂則

久遠寺人

后戚一無干政前代禍亂之源杜革殆盡卒致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化比隆於三代之上而俯視漢唐宋於下風矣規模宏遠何可及哉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即位改元永樂元年初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于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但祭於本廟

上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自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廟祭之於義可也著為令

衡府紀善周是修以靖難兵入城自經死後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五

上曰彼食其祿各盡其心一無所問

臣直謹按自古帝王之興未有不重節義之士如周武王封比干墓宋藝祖贈韓通是已肆俾我

太宗文皇帝於是修之死曰彼食其祿各盡其心則實以節義為重也顧一時屑敏祿將駿奔擁戴者皆王親陶范之徒故未即旌其死者恐為生者累耳今百餘年天下已定人心不泯死者名

節日以漸白倘

天啓宸衷追念願懷推廣

文皇之心咸加哀恤之典俾世知君臣之大義主在與在立亡與亡庶有裨於世救不小而又推念國可滅史不可滅改正舊史追復年號則於帝王一代之治體備矣豈非繼述之大孝哉伏惟

聖明留意

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上顧為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棄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螟饑饉相仍守令又解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

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無依捕之徒益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二年夏五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感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皈依奉佛可以福利先親嘿然不答既而諭之曰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

之所保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取凌弱眾不敢暴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優出侍臣有

聖德者

上慨然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若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六月一日大學士楊士奇進呈文華殿大學講義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克己復明俊德一章一部

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于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廢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一日學士進呈

勅遼將葉上曰武臣遼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廢不誤事他日編入寶錄却用文

上嘗與大學士解縉論群臣

御筆書塞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縉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責尊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島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薄書之才陋僧之心既奏

上以授

皇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大學士胡廣丁母憂還京

上問百姓安否曰安但郡縣窮治奸惡外親為民屬遽詔罷之

五年冬廣東布政使徐奇進香至

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單目以進者

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持召楊士奇還令赴西角門樓遣中官齎奇單目示之

金華王

九

已而復召至榻前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為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名者蓋奇初赴廣東眾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

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嘗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已意而為之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目中土物不過藤枕藤簟蘇合香丸之類皆微物非重貨必無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官令毀之一無所問
上復諭士奇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士奇
叩首曰謹遵

聖訓

一日胡廣獨於

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善再三既從容問曰揚士奇文學難得而
黃淮數不容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章
勝蓋因辭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淮有憾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為所惑廣叩首既

退與士奇言

上恩如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

臣直謹按

文廟初簡翰林儒臣解縉等七人處於內閣參預機

密七人者之學行皆迪知而忱恂矣故廣與士

奇雖為淮所譖而竟不為之感益加信任得則

他日因事煩繁因滯十年迨後得釋歷事

宣廟而短駁同列如舊一日楊榮因對言津病察察

能染人由是見躉卒以病退反爾之報固然也

二聖之明於知人用舍允當雖舜之聖說能官人

不是過矣廣與士奇之遭際何其幸歟

六年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

先時福以刑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

官

命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

上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近有過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

王隍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

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

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

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

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任之上能

推誠人樂盡力若或畜疑則人苟國免責誰肯盡

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

十二月己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

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僉事嘗奏

按察使陳瑛受潛邸賞賜者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公用

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九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

右順門退特召楊士奇還

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曰孝教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

宗廟甚虔凡遠豆之類皆親閱朕一日當時享偶頭

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泣祭左右有言可遣人代者

殿下曰

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乎及期遂親泣祭祭畢還未至

宮適體汗不衆而愈每尚膳進

御用物請行在皆一一問過然後識遣行不輟

信任下人自

車駕北征常切懷憂不遑寧告日及始食又

勅使至始釋然寬慰

上曰此亦子道之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

者

上曰聞輔臣中爾能持直道不見廷否對曰臣性慙

慙

殿下恒見容納然

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

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來

宗廟社稷之寄尤不負

陛下付託

上甚喜命尚膳賜酒饌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大學士楊士奇獨於

武英門進呈

勅葉畢

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東宮官胡廣

今兼何職對曰左春坊大學士

上曰好又曰吾聞諸留守官內汝與黃淮遇事有言

然聞東宮有從有不從對曰

殿下推誠待下遇臣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

無不聽納如未當理必不曲從

上曰如此甚好

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

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前後不相妨

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免賀爲常

上預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楊榮金

幼孜皆未有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
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
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
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
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
官節鈔

上於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循人言大率類此
十四年冬十一月

上周周王橐楚王損來朝謁

孝陵命

皇太孫及諸

皇孫陪謁問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楊士奇對曰二

王尊屬當列稍前兩旁

東宮稍後居中

皇太孫列于

東宮之後亦居中諸

皇孫與

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旁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指所
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
士奇命足之

臣直恭惟我

太宗文皇帝雄才大略外嚴內仁知人善任推誠待
下不以讒間疎正人不以私愛蔽大德矜宥過
誤聽納諫言臨機剛果表裏洞達裁處大事數
語而決首靖內難復遵成憲遷都北平據險占
勝駕頻北狩翦薶胡孽勒功祈連飲馬瀚海用
貽

子孫萬萬年長治久安之計蓋自唐虞三代以來
若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宋之藝祖其寬仁
大度聰明武文閑遠之規範剛之用背兼而有
之猗歟盛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五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六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即位改明年為洪熙元年楊士奇新政華蓋殿大學士謝

恩畢入對

上望見士奇笑謂尚書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

詔下裁兩日今聞折薪司傳

旨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斤為宮禁香炭之用得無

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斤

上在潛邸時嘗因

太宗皇帝授以大學士解縉所疏蹇義等十人才品遂問建文所用諸人縉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佳事不足論已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至即位後出縉所疏十人才品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

狂士縉非狂士前所論皆定見也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問諭大學士楊士奇曰歐陽文忠修之文華容醇厚氣象近三代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數舉以勵群臣遂命士奇及黃善陳濟校讐歐文釐為一百五十三卷刻以傳之廷臣三四人知文者各賜一部恒諭士奇曰為文而不本正道斯無用之文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無忝矣廬陵有君子士奇勉之士奇頓首謝

上在潛邸嘗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

貳為說講畢

上召問楊士奇經指於此必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宋儒胡瑗之說

上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又亦舉此說乎對曰此間最好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例該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屬悉與改正乃呈御覽允當然後以講內閣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

金幼孜閱春秋臣士奇閱易蓋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上喜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解胡等四人相與辯折暢而後已遂作數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章以脩常閱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著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法皆不用嘗

命楊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士奇曰周易周為卜筮作然文

王周孔象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輯以進用脩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奇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至是

上諭士奇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脩觀覽蓋

上素好學如此

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釋衰易吉服大學士楊士奇言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吏部尚書蹇義請兼取二說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退朝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

上賜卿傳之臣蹇義等銀章各一其文曰絕惡糾繆論之曰朕有過舉卿等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

義等以直所不逮也

上復夏原吉戶部尚書原吉以母喪未終辭

上曰國家不幸有事正朕與卿等協力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原吉乃不敢復言

上因覽文章正宗論大學士楊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大有益於學者及

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

上即召翰林典藉取閱既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且諭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楊士奇一部

上一日顏楊士奇曰自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為君之志最為尚矣後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賦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勦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監戒也玩經之餘如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簡古亦有可裨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

上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注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

聖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皆可緩

上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名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上初嗣位欽恤刑獄而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於是改左副都御史虞謙為大理寺卿先是都察院論誣騙罪准洪武榜例梟首謙言此奉詔書自今律斷罪誣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

詔書意

上曰虞謙言是

前御史李祥舒仲成永樂中嘗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官僚王汝玉與馬

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後犯者皆苟

免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大學士楊士奇聞之進

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省之今又追理前事耶

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避之

上覽之喜即有

旨罷治仲成而降

勅獎諭士奇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從何憂

上命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太師兼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請令致仕

上召楊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舉義車需糧餉皆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其得其力今吾嗣大位乃遂棄之吾誠不忍士

奇對曰故舊無大故不可棄此

皇上聖仁

上問資為人果何如士奇對曰資強毅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

恩澤不流于下

上問其故士奇對曰

詔勅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督辦如故

然耿介守廉非衆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不從二人言無幾寒夏又數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為所格

上強進之命致仕璽書褒諭賜銀鈔綵幣資歸月

上念之不置諭士奇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終其謂我何吾欲遣人視之少加賜資士奇對曰世貴有時而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仕給全俸者今方舍廉少儲貳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即命戶部給資半俸

洪熙元年四月有

旨鄭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言於

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

宗廟等

上曰吾過失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今賴爾正此夫對曰先儒有言周公之功固大皆臣子之分所當為何況濟等

上曰然遷召禮部政春秋祭蓋

上未嘗有固必心徒義遷善速於轉圜云

臣直謹按古者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祀必有

大功未有微勞而可祀也若茲三人者叨事

仁廟潛邸雖嘗效勞然皆臣職所當為况濟以道術

聞汝玉以詞翰稱而善述學行舉無過人贈官

賜謚足矣而建祠祀之不太過乎三人冥靈果

有知亦必不敢安而享之矣母乃

仁廟惜其早世未及共享後福遺簪跼後不忘諸懷

固

聖仁厚德之所致也當時士奇既知三人無可祀之

功

仁皇無固必之心何不盡言期以必止

上未必不從乃僅減二祭而與開國元勳社稷孔子

等矣豈亦欲為後日自己之地歟據禮正誼宜

胥革之廢社文武勳舊不均之議後來人臣僥

觀之私而益昭

聖朝報功之公斯避矣

臣直恭惟我

仁宗昭皇帝聰哲純明恭儉仁厚孝友之行出於天

性正位東儲二十餘年居留監國裁決庶務青

合人心之公深明人君之道洎續丕緒勵志圖

治推誠任人劭農興學咨詢聽納衆取人善弘

施沛澤悲罷科買已逋責褒舊勳舉墜典優飭

法司崇寬厚戒苛刻惟以恤人爲務嘗曰爲人

君止於仁而已

廟號曰仁允矣宜哉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六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七

宣宗憲天宗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

嫡孫萬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

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謫不可從當益

發兵誅此賊耳輔退召蹇義夏原吉示之且諭二

人曰何以處之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

下二人退召楊榮楊士奇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

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賞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因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

曰榮言當從十數年求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漢棄

珠崖前史以為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明旦朝罷出萬表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

何恤人言其從之

臣直謹按交趾本漢唐郡縣我

朝永樂初復取而郡縣之人民貢賦一視內地後

以鎮守守令綏撫非方黎孽復叛初尚各自為

群及後廷議遣黎事往以招撫交人得故主

遂合為一并力堅拒至是遂棄而與之夫偃兵
息民固為國計而視職方故地淪於夷狄亦非
祖宗創業一統之意況以

宣廟大有為之君當國富兵彊之日正名討罪益發

天兵水陸並進何有不克乃藉漢棄珠崖以自

畫他日類泛西洋遠征麓川是時大臣曾不以

息民為言胡可已而不已當為而不為也二楊

所對頗獨異於三人之意豈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哉

二十七日

上欲赦交趾命群臣舉奉使者尚書蹇義舉伏伯安

上顧問尚書夏原吉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

眾所及大學士楊士奇對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

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因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之人蹇何為

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當理雖蠻

夷之邦不能行且恣其所為必為蠻夷所鄙

上曰蹇義固非眾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蓋

亦重其能言

上曰蹇不尤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易和厚無人已心

況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朕已知爾心繼令但一

志爲國母憚違衆士奇叩首謝曰謹遵

聖諭

三年六月中

上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賜光祿膳既

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

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中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請托賄賂

公行無忌此事已徹

九重但未舉發

仁宗嘗爲臣言初到北京

太宗問南京臣僚有能守廉否對曰無敢不守

太宗曰扈從來此者賍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

郎師遠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賍貪方實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曰莫甚於都御史劉觀

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

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

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

上又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顏佐廉公有

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

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顏佐乃能如此越數日命觀巡視河道陞佐

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察不肖御史洗滌積弊佐

奏黜不肖者二十餘人

十月劉觀有罪下獄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賍狼藉

并其子輻脅制諸道聘私戚公

上大怒追觀父子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

觀重法以輻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楊榮楊士奇示以奏且曰觀負

朝廷嚴重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

四朝願屈法全其生榮亦乞貸之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遣吏榮曰辱之過甚

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俱貸乎榮曰子發戍遠而令觀隨住恩

與法兩盡矣遂發戍遼東

四年十月一日朝罷楊士奇侍

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曰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

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瀾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璠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

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

上數日有旨調璠南京禮部山專教內監俱罷內閣

上

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疏不復近宸前矣

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吏有違咎者摺佐之

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庶乎對曰所訴之

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

菊成資於皂隸不得不遺半歸耕使僑所用皂亦

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自永樂以

來皆然臣亦然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數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

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

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汝皂隸耕使給薪菊

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

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

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

上大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

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

戶戒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爲狀救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五年春三月清明節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於行殿賜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楊士奇

楊榮金幼孜楊溥數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遂賜酒饌及白金綵幣皆叩首退既還京因士奇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中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

事皆有識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塞重辱小心

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迂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

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臣直恭惟我

宣宗章皇帝明睿聰哲英武剛果早位太孫日侍

文祖而聞見益廣志略宏遠及嗣

寶位舉大義而平管蔡竭孝誠而奉

聖慈總攬權綱勵精政務親禮儒臣欽恤刑罰久任

守令敦厚民風海內富庶邊徼肅清四夷慕義

琛貢駢臻可謂豐亨豫大之時太平咸福之

主矣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宋之真仁豈足侔哉

天順元年春正月十七日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曆皇

帝出自南宮復登

寶位親諭廷臣曰而今

皇帝不安慈文武百官請我出來統御天下都照舊

辦事共享太平百官皆叩首呼萬歲者三

上退御文華殿宣翰林院官大學士陳循高穀王文

商賂入見首呼輅曰汝是我取的状态元輅叩首謝

又問佳時與汝一對講書的姓甚名今何在穀對

曰是侍講陳文臣已保陞雲南右布政使循請

降勅慰諭群臣

上從之遂命循視草

上以景泰既薨欲以汪妃徇葬學士李賢言汪妃雖

立為后即遭幽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况幼女可

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不宜居內初不

計其母子之命遂遣出居舊府

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被石彪奏逮

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

弊

上曰此必石彪私耳李賢因請遣給事中郎中往勘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總得實彼必以為四
護既勘果無實富當致仕

上思建康人輩久幽掖庭謂學士李賢曰親親之義
賢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遂遣於
鳳陽居住聽婚娶自便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乃宣諭群臣

臣直謹按建康人兄弟自幼禁錮五十餘年世

間事物多不能識所識者天上飛禽地下猶龍
雞犬耳我

英宗皇帝仁厚明恕垂念及之斷自

宸衷放遣從便俾之重親天日得遂餘生不終於

通絕此好生之德再造之恩雖堯舜之聖

天地之量蔑以加矣

聖祖在天之靈其必欣慰無任將茂介釐報於

聖子聖孫綿延國祚歷億萬斯年之久不益可必乎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問學士李賢曰何如人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

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之盛舉也

上乃命行人賁勅帛聘之既至賢先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官僚

上問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次日見

上廷命為左春坊左諭德且召入文華殿顧問之與

弼三辭不就賢叩其故與弼以

臣直謹按石亨薦與弼蓋其門客謝昭做宋張

勅書太重聘以伊傳之禮却以此職見授賢謂如

此則固執若處士當大任不能行人皆失其矣於

是

允其辭仍遣行人送之歸

臣直謹按石亨薦與弼蓋其門客謝昭做宋張

賢教蔡京招龜山故事以師過要譽耳而與弼

學識固陋實不副名視龜山不逮遠甚乃拜

重位誠不知量既歸矜倨無復故態與弟相猶

至於速訟竟為士論所短云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學士李賢言及人賢謂人君

之權不可下移能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碍何事不順吾更二鼓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

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

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

奸邪不忠如此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

然願

陛下持此不喪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將免雖曾效勞其實亂亂小人朕

初優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東宮

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速絕

之李賢對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

最是

禮部請

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問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心

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為

得不佳賢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

讀諸字亦不必求佳但照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召李賢從容問政治得火賢因極言錦衣官校差

出捉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左右貴近諸賢多妄言

上遂疎賢復密察之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

召其指摺戒之而待賢如初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校文顛倒宜

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李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

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

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

不能答題意具奏其狂妄遂扣于部前示衆群議

方息

五年四月

上諭學士李賢曰軍官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賢

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如人只

生不死無廢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

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爵豈有累犯

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卑

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臣直謹按國家貢賦之制有定而武職世祿之費無窮經畫裁抑上下所宜究意幸茲

英宗皇帝軫念及此見諸宣諭賢宜急圖將順請勅文武群臣師虞僉議開陳條畫取自

聖裁務使公私咸足上下允服庶爲國家久遠之利賢乃徒曰不可不慮而不竟其說遂致因循無復機會可乘殊可惜也經國定制蓋有待於今日伏惟

聖明少垂意焉

臣直恭惟我

英宗睿皇帝剛明果斷雄毅英武妙齡踐阼端拱淵

默歷年滋久志務廓清率師北狩運厄陽九虜衆尊奉殆逾天神累進胡姬堅却不受虜乃效

順擁送還京脫徙富貴順神南宮一旦

天命有歸俊登

寶位乾剛獨斷宵旰勵精削奪權奸信任儒臣親理制獄詢察民隱黜陟公明刑賞允當微聘隱逸以激恬退追尊

嫡后以摠孝忱解禁錮以廣仁恩來遠人以振

國威前後二十餘年寶重熙累洽之時信古所謂大有爲之君也臣何幸身逢其盛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七

明良交泰錄卷之十八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成化四年五月御史謝文祥言已故大學士陳文不當與謚有

旨切責鴻臚寺因文祥謝

恩宣讀切責之

旨臣直時侍朝竊頌

聖上明如日月洞燭文祥之奸回切責

綸音允愜衆論適後班一官低聲言這御史慣打死蛇這條死蛇却打不着臣聞之不覺啓齒

上適顏見遠大監許安奉奏等宣臣至左

門問所

笑何事臣即實對如前大監乃諭

禹歲爺爺說別衙門官有這等過失便要

問念汝不必報

名謝

恩臣叩首退伏念既蒙

饒罪又免謝

恩誨育如天罔極莫報非重

經進蜀克致此自是受知六月二十五日

命臣往司禮監書堂教內史書七月初七日又

命主考應天府鄉試往辭回見旨賜酒試官

賜酒飯自臣始及後

以侍郎丁父起復

陞見旨賜酒飯寔異數也

六月二十六日

慈懿太后崩

詔大臣議葬所大學士彭時曰

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附

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優具疏言之

上重違

聖慈仁壽皇太后意未允時乃與在廷文武群臣伏

文華殿泣請至再

上為之感動曰朕亦謂然但

母后之意難違非朕所得已也然辛當從禮制

臣直謹按

慈懿太后母儀天下數十年

附陵附廟固是定禮但裕陵之右止有一墳既

慈懿梓宮則

聖慈仁壽皇太后萬歲之後何所於附此

聖母所以不得不介于意

上所以咨議於群臣也當時群臣止言他日嗣有天

者皆

聖母之聖子神孫萬歲之後亦定祔陵誰敢異議而

未及明言孰左孰右故

上未即允最後廷議

慈懿太后序當祔左別作新墳原空右墳終歸

聖母語聞

上乃欣然從之曰此國體也時亦廁議列故脩著

之以見

聖孝兼盡而周至也

九月堊見言官有詆劾大學士商輅者輅求退

上召輅慰勉之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輅叩首謝

上復詰責言者謂唐太宗用王魏

欲加譴調輅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已荷

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

上持允所言

成化五年春正月臣直署辭外院事具題請修續

通鑑綱目及大明會典

上從之而未果行時大監黃鼎好為異論謂朱子法

孔子脩綱目今誰有朱子之學行而欲修綱目邪

臣乃與之辨曰通鑑綱目係朱子立定書法凡

例授諸門人各分脩纂其中綴誤頗多若得儒臣

校正乃為成書今雖無朱子之學行而有朱子之

書法則續綱目未必不可修高乃稱善一日

上覽通鑑綱目高進曰尹直嘗言此書有綴誤必須

校正方好

上遂命翰林儒臣校正盡削其贅發明考異正誤諸

說別為一帙附于末進呈

上喜命段諸梓賜諸大臣各一部臣直亦與焉越明年

年

上又詔儒臣脩續通鑑綱目臣亦廁纂修之列

七年冬十一月末旬堊見

上御便殿召大學士彭時商輅禹安見時言天變可

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準御史建言

減京官皂隸俸祿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恣望宜急

傳

肯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送賜酒飯而退

臣五謹按先是御史建言及此既蒙

允從不意武職家用不給洵洵憤怨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戶兵二部遂請裁廢俱如舊不減人情始安言者亦相慶

君臣相接有益於政事如此孰謂上下交而德業有不成者乎

憲宗純皇帝成化八年夏四月

上諭內閣堪任學士的擬三四員來看彭時商輅萬安等擬諭德兼修撰王獻學士侍讀彭華沈馬

上

江朝宗侍讀學士沈馬楊守陳侍讀尹直侍講學士又云尹直人物備偉學問優長素負政事之才堪任部堂之亞今禮部缺侍郎合無用補之

上諭尹直有學問既有學士做却着他一箇出去不好看都依前擬

十一年冬十一月各部缺侍郎吏部每缺擬二員請點而擬徐溥彭華禮部

上諭內閣禮部侍郎要引四夷人須得人物長大的此二人皆短小宜別用大學士商輅等請各再推相應一員通寫來看吏部擬右副都御史張瑄

於禮部輅言張瑄人物亦短小萬安言他學士與兩京祭酒中皆有長大人物可用

上曰學士中那長子豈不好於是遂陞臣五為禮部右侍郎臣五以修緝通鑑綱目方完未及進呈為辭

上不允

十五年七月臣五丁父憂服闋起復到京

陞見蒙賜酒飯

上退朝諭大監覃昌曰尹直來了那裏好安頓他昌知兵部有缺不敢對越數日吏部具題請

上

旨大監李榮銜直在禮部日會官陳言發其趙例多派供用庫白糧米數萬石至是報復言直出自翰林不諳兵政請改南京

上曰宜留在此榮又言聞直考滿在邇來時又可留上道內臣問萬安等直何時考滿安等對以不知榮乃請改南京吏部曰南京亦要好人

上勉從之

十七年七月直以三年考滿到京

陞見又蒙賜酒飯遂命覃昌諭意吏部留直在京尚書尹旻銜直剛亢嘗詆其子龍無學問對以無缺

俟有缺去取後直進表考滿兩次到京皆蒙

諭是留直是輒對如前

二十年十二月科道以災異劾兩京大臣尹是劉
珮恐直進用因獄中臣

上覽疏論內閣萬安等曰當說的不說尹直素無過
失又不曾管有錢衙門事如何也說他這名不動
餘從議擬於是安等擬三四老病者以請

上怒曰退這數人着他每補缺中了他每計都不退
留著辦事一時聞者駭愕言官以次外遷安等具
以見諭臣即謝辭

上不允因伏竊念愚冗孤立群姦共排獨

聖上乾剛離明不惑於讒聞俾君子得以保其名小
人不得逞其奸因臣而益見激切圖報敢惜微軀
故不自嫌備著於此以昭

聖德剛明洞鑑忠佞雖古之英君詎辟皆古所不逮
云

二十二年三月兵部缺左侍郎吏部推擬數人
上皆不允最後擬應天府尹于冕

上諭內閣于冕出身不同先任千戶後改員外郎不
宜補此可別推擬萬安等乃擬臣直以進奉

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尹直取來兵部管事

六月十一日臣直到京

陛見賜酒飯異數也且既到任安等見語

聖意念爾惓惓不置只為尹是忌沮我輩從公將順
遂契

衷故得召來臣聞之失心圖報益加感激

九月二十三日內閣彭華以病諭三月請如例休
俸

上命不必住俸遂諭內閣擬勅以直入閣

二十五日

初改直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具

本辭奉

旨卿久在翰林才識老成特茲聞命不允所辭臣謝
恩入閣安等語直曰去冬

上欲以汝與彭華同入惜諸大臣不曾明言乃至今
日臣即心口自誓勉圖報稱益

上之所以用臣臣之所以進用是千載一時之遇雖
古之明良相逢何啻過之徒惜庸猥敢忘匪躬

冬十月戶部侍郎李嗣以巡撫副都御史召至失
儀

上命調外臣直言凡任大臣當取大節不可以小失退

上從之着任

上以吏部尚書耿裕先佐尹不能規正故多忤

旨至是回話認罪諭調南臣直言是既罷去不

宜累及其鄉故况裕微誤恕言至再三

上從之乃罰俸一月

二十六日

上諭萬安劉吉曰尹直入閣曾陞官今加他太子

少保康好與先生每立站一人以彭華同陞為請

明日大監覃昌章寧蕭敬來

上旨以直同彭華萬安劉吉與一班諸總兵皆進一

官覃謂奉

旨時我奏且待四先生進官以明年

大祀時進諸總兵未為遲

上曰朕在位多年皆文武大臣輔佐所致今

聖節將臨大家一喜歡豈不好何必待來年於是擬

手勅以進各進一官

冬十二月初四日大雪

上喜甚命大監章芳賁香茶宴前諸菓梨柑醃糟魚

醋燒猪燂羊鷄鵝黃封酒二十瓶來諭

上曰與先生每賞雪臣等叩頭受訖優具題謝

十七日

上諭臣等擬旨考核朝覲官須比先年加嚴尹旻選

授多私驟陞者皆黜退且不拿問連米不可如往

時虛應故事人不知警臣言

聖上銳意治正欲有司得人但往時連米中間有

艱難者至欲求死今只宜嚴加考核尹旻所選授

雖未盡公然驟陞者亦有才堪不次難以驟黜遂

蒙

俞允降勅考核既而拿跪半日旋省還官

聖德一張一弛即所謂文武之道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初八日

上御南郊齋宮遣大監梁方賜甜食一合梁方復命

上問見三先生有何言方曰萬安言今年臘前見三

白今日又風止雲開夜中好行禮蓋由更任數大

臣得人如內閣得此尹先生來同心供事外得李

冢宰考核公嚴以此

天意漸回年必豐登皆

上位勵精明斷之所致

上喜曰尹直不待說李裕實做得起梁方遣人來諭
上旨臣直北望叩首謝矢心圖報

初十日

皇貴妃萬氏薨

上命臣等查永樂間

諭貴妃例欲加贈后葬以后禮且移

東宮婚期於八月臣言嫡妾秩然后不可贈婚期

一定決不可移蓋喪母無服且至婚期已二十七

日矣只宜作急出殯況吉凶不測焉知八月又無

所妨遂錄喪儀以進既而後遣大監蕭教來言婚

期

準不改但不贈后

上意甚怒臣言往年

慈懿太后陵寢一事滿朝進諫卒歸于正况欲贈妃

為后尤為非禮誰不能言倘啓群議追悔無及

寧忤

旨得罪於今日不宜貽悔受譴於後日蕭教具以

臣言覆奏遂蒙

嘉納竟不贈后葬以妃禮此

聖上敦禮正倫恩不掩義視古昔人君溺情廢禮者

萬萬不侔

十七日禮部來議占城王子占米因殺死安南所

立偽王提婆台而為安南所迫集國掣家來求援

只宜命廣東送他還國臣言送還而為安南所

殺如何尚書周洪謨曰送至彼國中殺死於我無

預臣曰中國為四夷主乃棄之耶臣乃進言宜選

一大臣往廣東面詢古來從宜處置庶不失遠人

之望

上從之遂命臣五視草勅遣都御史屠濬以往且勅

貴安南國王救睦隣好既而安南即自輸張古米

亦得受封還國此

上之統御四夷威加德懷興滅繼絕一舉而兩得矣

二十日科道劾兩京堂上年老有疾者及四五巡

撫官凡十七人

上諭皆黜之臣直言其中固有可去者然須俟其自

陳乃可棄全大體

上不允曰照朝覲官例年老致仕奔競無清譽者

冠帶閑住臣曰此中如李衍杜謙李岳皆有勞于

國一舉冠帶閑住似過于薄必欲退須以此三人

添在致仕內而宋是難得代者王桂初陞未久皆

留

上悉從之

二十六日吏部進擬兩京堂上及諸巡撫官以李敏陞戶部余子俊俊為兵部俱尚書劉璋戶部侍郎

上曰劉璋近告病不宜取臣直擬取南京吏部侍郎王俱代之

上問與是往年在東宮講書者似有病不宜此職臣直對曰與清癯似病誠如

聖諭但實非病若彼時有病安能延至今日

上允之

二月初一日錦衣衛問得

韓府在逃內史李毅等五人奏

王過失請差官往勘臣言毅等不安於

王府詐傳令肯開城門逃匿京中欲求進用此固

可罪況所奏

王止是同妃出飲於典膳邢宣家邢宣原係

王親飲於其家別無奸惡乃王微過凡許王微過

者罪死今若差官往勘不免拘繫官人文致成獄

則是因數內史而輕宗室矣

上悟遂命押發毅等還

王自治而復其奏不行

四月十七日恭上

聖慈仁壽皇太后尊號先是

上密諭臣等朕為皇帝多年皆是

皇太后擁佑啓迪所致宜上一尊號以申酬報之孝

忱其議擬以聞三月二十三日

上具本躬詣

清寧宮奏請

太后允之二十五日勅禮部具儀擇日以聞至是日

文武百官皆導從綵輿冊寶至

宮門外行禮歡聲和氣震動京師曠世罕見禮竣

上賞臣等綵幣四表裏白金五十兩至晚

皇太后亦賞臣等金幣數如前時臣等已退還邸

右奏請遣人

上諭之曰朕之賞賜可送去

太后娘娘賞賜豈可送上門還宣三先生來門上拜

受是禮於是臣等如

詔叩首乃復具題謝

二十一日臣直進言天久旱請

命禮部行禱如例分官行香

上喜曰即擬旨傳出二十三日得小雨二十五日為

始齋戒三日二十八日夜

上具袞冕露告于奉天殿丹陛上對越甚謹雲霧瀾

興

五月初二日臣直進言天旱災赫人多渴死

皇貴妃墳并永昌寺工役不休人皆怨咨益雨屬

水而土木工興則掩水此旱之由今工卒堆挽木

石多賜死於車下乞將前役暫罷俟秋涼或分兩

班更休

上欣然傳旨暫停

十五日

上諭早甚宜卹刑寬証出示左道所進一揭帖欲取

傳奉官及赦死罪因且諭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

毋遂小人之計臣叩頭頌曰

聖上只此一言可回

天意蓋傳奉官負尚允宜沃豈宜復取死罪因犯近

經審錄多從輕貸再無可赦只宜上下交修如法

王佛子供給宜戒齋醮宜省宮女宜放伏蒙

諭旨准行而勅百官修省放出宮女三百其佛子法

王自行傳旨戒省不宜載于勅中免示鄙濫於遠

人十六日

上復諭遣官祭告天下山川等神臣直言

聖意及此甚好即周宣王靡神不舉之意但今南方

雨多且路遠不宜遣祭只祭北方近處於是

上諭朕宮中自出香帛費每慶白金十兩若待太常

寺開給展轉文移不免遲誤所遣官員即時啓行

免候

陸辭十八日淫雨十九日大雨連三日

上喜甚賜臣等官扇人一握扇面畫唐魏徵像并

御製良臣賦臣等拜稽受之此

聖上恤民憂旱之心與成湯六事自責宣王靡神不

舉同一意所以天威而雨注也

二十日

上諭陞通政使李致省工部尚書臣直首言謝一慶

繞卒遽補其缺則君臣始終之義蔑然必待一慶

堊祭命下吏部從公推舉方可

上不從臣又言致省每日答應道家青詞若陞過工

部政務重繁無暇及此不如莫陞仍舊為便

上悟從之竟不陞授未幾又

諭工部右侍郎陳政督修

萬貴妃墳完有勞宜陞本部尚書臣直言督工造

墳其職當然况左侍郎賈俊年深宜陞尚書陳政

只宜轉左加俸一級從之此

聖上進用大臣必從公論不私嬖幸即書所謂任官

惟賢官不及私昵實有之

南京兵部右侍郎萬翼大學士安之子也丁母憂

服闋家居待次吏部擬取補工部之缺安如擬進

呈

上不允改陞南京禮部左侍郎進內侍傳諭安曰大

臣多因兒子在京張事如尹旻為其子龍計敗令

改陞翼南京蓋以保全先生故耳安叩首謝臣等

竊頌

聖上仁明之思何其渥也

巡鹽御史吳琬為問發私鹽徒誣計該刑部郎中

洪鍾勘報坐那移當使職錦衣衛鎮撫司再問加

受鄉賈士宜罷為民事下內閣臣直言原奏勘報

皆無贓私今何憑而坐若此似為私鹽徒報仇請

命錦衣衛大理寺刑部堂上官會同再問必拘出

職人來對審有無乃可定擬

上從之既而諸官仍依原擬覆奏臣言此泥成案終

不明允乞

聖斷會琬陳情乞辨

上遂命吏部調外任乃除永新縣知縣此

聖上之仁明與舜之欽恤文武之慎罰何先後哉

六月初七日

上以五皇子冠禮既畢遣大監覃昌賞賞來諭臣等

萬歲爺爺說三位先生辦事勤勞與外官不同今加

賞三位各紅綠紗一對白金十兩

上又說二位先生皆賜有玉帶這條玉帶賞尹先生

臣等拜稽受之此

上欲賞臣直言玉帶而以金鈔均及同列俾無愠忌之

意

上蓋洞知群情過臣之禮周

恩施之曲當於此可見

是歲遣官查盤遼儲奏報有一雲川草場廬出五

十餘萬計例責本倉官吏追陪臣直言泡爛已不

謹况廬出許多豈獨官攢之罪在上必有通同之

弊請

命御史究治

上從之由是監收部屬及分巡分守官俱從降調繼者知警

甘肅遣報者至師出屢劾哈密都督罕慎乘間要賞請襲忠順王爵臣直言邊戍失利由東寧伯之昏黷請易一名將振作士氣遂擬南京協同守備伏羌伯毛銳以進

上問毛銳是往年在西班牙中常穿青棉布負領瘦長如一秀才官者乎左右對曰然

上曰銳今在南京路遠如何便到得甘肅宜從近覈

更易臣等乃易以寧夏總兵周玉邊果寧此

上之御將張鳳廟等何其美且明也

安南土官舍人刁祝侵擾雲南邊境鎮巡官請調京兵征勦廷議將從之臣直言此非其國王之意

宜

勅鎮守等官嚴飭兵備遣譯詰責且令雲南布政司移咨其國王責拘刁祝追所掠不煩京兵使將

自適

上從之既而勅下刁祝果懼急還所掠人財稟所饒大門燭寨而遁

七月初四日

上出示

傲府承奉李祐所奏一本

諭臣等詔勅臣直言李祐驕慢

勅書不服

王拘喚王乃奏其過失今祐顧敢誣奏抵免

王無可責倘憤氣發病悔下可及于今只宜罪祐

於是擬祐發南海子充軍

上於充軍下御筆添批永不錄用四字而以書諭

王知

臣直謹按先是發韓府內史還王自屬而獲其奏不行至是又重責李祐而以書諭王此

上之屢宗室如充才九族既睦舜之傳叙九族固無

異矣而屢

母弟之恩愛視漢明之屢東海唐明之屢寧岐諸

王尤為盡情蓋免舜之孝弟也

二十日戶部尚書李敏誤塗抹精微批檢與罪

上怒諭臣等調敏南京臣直力言大臣不可輕劾

若屋然大臣即棟梁今日換一棟明日換一梁豈

不傾壞且敏事體方熟今若調之則諸大臣皆無

國志

上怒解止罰俸一月

登聞鼓下有人自刎

上怒直鼓給事中陳壽命擬旨與官校俱下獄臣五

言給事中直鼓止為繳進鼓下狀詞非坐守鼓下

者況人自刎之時適壽侍朝之際壽不宜罪

上悟止命還錦衣官校壽得免

京營缺總兵官

上諭用都督王璽周玉臣五言璽王皆有名遠將

聖鑑甚明但恐代非其人不利於邊且璽王正欲樹

勲之際若取回京勲何由立今宜補以平江遂安

二伯

上諭遂安近有過幸功平江有疾不便鞍馬俱不宜

用臣五乃請調襄城伯李璉於五軍營提督十二

營其三千營已有保國公朱永神機營已有新寧

伯譚佑可暫缺明日

諭以襄城如擬都督范瑾臣五總三千營神機且缺

璽王不動益

上於武臣功過勇怯皆素洞臣五至是選任尤加慎重

必從衆論故寧缺不補即臣五官不必備惟其人之

國也

臣五恭惟我

憲宗純皇帝龍資日表協德臣五華聰哲英明恭儉仁

孝早宅儲位而聖學緝臣五繼續鴻圖而

乾綱總攬甘露降于

親郊聖師祠於便殿纂綱目之續編足為龜鑑集

文華之大訓式昭燕貽率遵成憲而烏紗負領不

輕改於真人慎惜名器而學士侍郎不妄授於

雜流追優

京泰之僭稱恭上

聖慈之尊現出師討叛而荆襄土達之存臣五遠官錄

因而疑獄肯災之必宥多歷年所晚益臣五精更

用忠賢屏斥邪佞蓋自尹是駐敗之後愈悟臣五臣

下之欺蔽凡有進稱人之善者輒斥之曰汝嘗

說尹是好今何如以是無人敢進一言臣五致細

務悉諭內閣定擬萬安劉吉猶襲故態臣五係連

璽臣五初被

擢任感激國報而素性又疎惡臣五尤不知顧忌遇

事輒盡言無隱同列皆私戒約毋致忤

旨臣五心私謂忠臣事君有犯無隱豈敢自欺以有

愧於古人有孤於委任益期報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分甘誅斥敢冀

嘉納伏蒙

洞鑒愚衷信任不疑或始違而終從或頓悟而樂

聽賢明英武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宋之真仁皆不足侔今此所錄特臣所親奉行者耳其他

大臣所奏對者臣則未能詳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初在潛邸時臣叨任內閣寶訓

官僚之首日侍講讀伏觀

上聰明英睿出於天性每

御講庭端冕肅容諦視經史專聽講讀至講

文華大訓輒起拱立恍如

帝父之在前臣因竊謂此與武王齋戒端冕以受冊

書之戒於尚父無以異而祝宋仁宗左右瞻視

致令孫奭拱立不講則迥不侔他日恭已以正

內而為恭而天下平可於此卜矣

上於隆寒威暑之時雖暫停

講而進學不倦日有課對出示臣等臣不量僭易

見對中有一二字未甚親切輒請更易使時同

列恐致違忤不無疑沮臣謂此將順美意之小事可以顧忌而自涉於微隱乃蒙

上不以為忤而以為喜遂遣伴讀李璋傳

論今後對有未當毋吝改正臣即舉手加額嘆頌

聖德與舜之舍己從人湯之改過不吝先後一揆他

日之樂受盡言從諫弗弗可於是占矣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上初宅憂次日臣等擬定喪禮儀注每日

几筵三奠恐

聖體過於勞瘁請止行朝奠其二奠則

母后母妃以次代行伏蒙

聖諭三奠皆朕當親致豈可恤勞臣等嘆頌

聖孝之自致雖唐太宗執饌謁陵具有加焉

上在亮陰中日御素膳踰月猶然左右或言宜御葷

味以資調攝輒叱不聽臣因循省庶官生畏於

藜藿之中尚不能甘淡薄而

聖上安富尊榮玉食固有乃茲茹素飲淡久而不肯

復常自非孝心純至何克臻此視周成王之嫫

嫫在疚勝世子啜粥面深墨不啻過之所謂以

孝治天下於此見矣

九月初六日

上嗣登大寶臣先期請以嗣位大事祭告

皇妣陵寢蒙

即命臣視草撰祝文至期遣官祭告如禮踰月恭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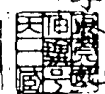
皇妣尊親遷附茂陵而祀

神主於奉慈殿此

聖孝篤於所生情文備盡雖舜帝之大孝武王之達

孝不是過也若求真宗之於李

李宸妃則彼有未逮焉



三五

明良交泰錄十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尹直撰直有名臣贊已著錄是編為其致仕以後所作成於宏治十七年而表上於正德六年書中皆援引經史附以論斷一卷易三篇書十二篇二卷詩五篇春秋傳五篇禮二篇孔子二篇孟子五篇三卷以下則備述歷代君臣問答之語治忽興衰之故始自漢高迄明孝宗而明事當古事二之一蓋亦范祖禹帝學多述宋代祖宗之意惟末卷自錄其獻納之詞連篇累牘雖序中引夏侯勝魏徵韓琦司馬光歐陽修楊士奇李賢為例然勝未嘗著書徵事為王方慶所集琦特自編奏議修與光與士奇與賢皆自為記載非自附諸古名臣後表進於朝也明史直本傳載孝宗薄其為人令致仕宏治九年表賀萬壽併以太子當出閣上承華箴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帝却之此書或亦是意歟

案直之進退未合儒者之道然其言則儒家之言列之儒家從其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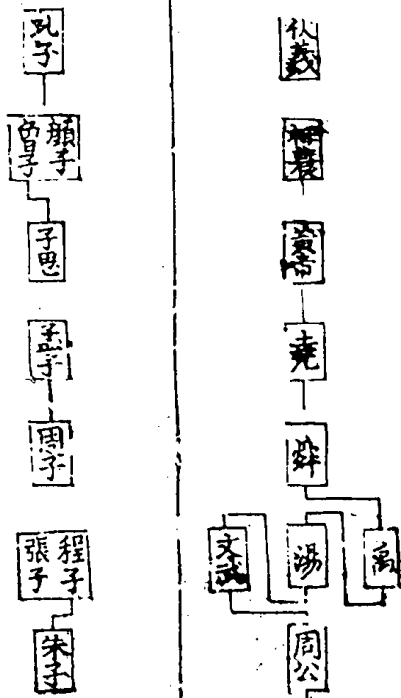
學的二卷

〔明〕邱濬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學的二卷》提要

道統相傳之圖



朱子小影

全體大用
之學繼往
開來之儒
折之極其
精而不亂
合之盡其
大而無餘



周東遷而孔子出

學自周
而南渡而文公生

學的上

上海輯

下學第一 總論為學之道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

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終以千里○朱子曰聖人教人為學非使人綴緘語言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爾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

是正當學問○朱子曰學之一字實無致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道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

翼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涵養合下在先○林擇之問且涵養去又之自明曰亦須窮理○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理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朱子曰既

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

大學

三

先致其知然後致其所施則未知其如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問大學首云明明德却不曾說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無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朱子曰古人教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而不致忽然後可以銷磨其

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降心之助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住立定脚跟做去裁做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用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

大學

四

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斂隨時體究隨事討論○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又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

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超直入之理。亦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辛未從漸做來。○學貴時習。湏是心心念念在。又白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

學聖上

五

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真。朱子曰。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達。程子曰。學

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湏是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始是儒者之學。○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爲士。則知所

學聖上

六

以爲聖人矣。○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以上

七

持敬第二

朱子曰。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語。敬字工夫。

乃聖門第一義○自古聖子自能以來
便說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是緊
要處○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不足以涵養
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
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
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
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教焉

學的上 七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
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自友以來無
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童叟
卿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無適
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看衣時只
着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此一件又
作一件○或問敬常何訓曰是下節而訓

也惟畏庶幾近之○問敬何以用○朱子
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下手工
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問要作又
云似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只此便
是下手用功處○程夫子教人持敬不過
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持敬之說不必
多言但熱味整齊嚴肅威儀儼然動容貌
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

學的上 八

工夫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
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九容九
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坐如尸立如
齊頭容直自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
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儼然端莊執事恭
恪時此心如何○急情類靡渙然不收時此
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
而所謂在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猶
肯是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
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一念之萌
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
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
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
滯○朱子曰人之心中惟敬則常存不敬則
不存○身在此則其心在此而無一息之

學前上

九

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
○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言
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明道先生
言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
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應
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
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敬之一字萬
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皆由此而進

從此出方有據依○聖賢之學徹頭徹尾
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
者以敬而行之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
已知則敬以守之○問未應事接物時如
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
已○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
都用處教人做工夫○舊見李先生常
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

學前上

十

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
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
時而不存○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
可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
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朱子曰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
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天理
常明自然心欲懲窒清治○人常恭敬則

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白雲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伊洛拈出敬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肯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脩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

學而上

士

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同敢或馬，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

爲學問政或轉不來，以西不南，以乳當事而存，磨他其適，勿成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散，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以上分十節

窮理第三

進學則在致知

學而上

士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人入德處全在格物致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

○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裁之知亦
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裁之知愈廣。
其實只是一理。縱明彼即曉此。○因其所
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謝上蔡說格
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
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格物十事格得
九事通透即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
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湏窮到十分

事也

十三

處○朱子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至於一草
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關
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湏着逐一件
與他理會過。○道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
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
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
理會。○程夫子云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
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遇着一件事
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謂陳安
卿曰凡看道理湏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
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
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與敬。○
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
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問

要領上

西

伊川說今日格一件事明日格一件事工夫如
何朱子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
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
習多後自然貫通。○昔聞延平先生之教
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
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
以究其理待此一事既釋脫然後循序
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自

中自富有洒然處○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之亦要窮盡○朱子曰吾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其依此法去做真是不同○朱子曰萬

學問上

主

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轉合來見得是一理○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較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他又曰允須熟讀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朱子曰端莊正坐如對聖

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刻苦音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通毋達○朱子曰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惟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先

學問上

一六

須讀得正不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有相穿縫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進退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讀有沉潛反復

之功方得。○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朱子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
見第一義。○讀書須教細看心粗性急終
不濟事。○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
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朱子曰學者
之於經未百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
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讀書

學即上

七

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先立已見
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
說雖不肯理然非經文本意。○凡讀書須
看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又曰須
看他文勢語脉。○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
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
之言有所不廢如其不可雖或傳以爲聖

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看文字不可先
懷揣斷於胸中。○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
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朱
子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
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漸漸釋
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無
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朱子
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

學即上

七

切掃去放教會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
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
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朱子曰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真是鏖
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真是捱勘到底決不
恕他。○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
見得真味。○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
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必讀深思令其意味

決治當稍見功耳○昔陳烈先生著無記
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
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朱子曰聖賢心
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又云須反來
就自家身上推究○讀一句書須體察這
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這道理須是見

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
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皆透徹
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
始得○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
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朱
子曰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
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在於

居敬而持志○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
或考之事為之善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
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
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
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
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
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
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

學上

下

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
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有以極其心
之本體而無不盡矣以上分十八節

精蘊第四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
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
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也○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

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而讀天下之事論天下之事哉○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論孟工夫得效多六經

王

工夫多得效少○子所推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此○今人便先為玄妙之說○朱子曰大學是為學綱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此理○做三節看○致知誠意是

學者兩關致知乃覺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又云誠意是人鬼關○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意○將或問來參章句又曰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了○讀大學豈在他言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

學問上

三

臭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問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猛勇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顏子不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或問與點一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

之做工夫處○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此可見○朱子曰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熟讀又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孟子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

學的上

孟子

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集註至于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便了○朱子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太○或問以言誠爲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字是理而無妄○言雖多而其樞紐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讀中庸者每跋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得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之宇以誠其實庶乎優游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學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以雅以大其規

事的上

孟子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指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韻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
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或讀關
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曰若如此讀詩只消此八字
更添思無邪十一言後便無話可說三百
五篇皆成查滓矣○讀詩必如三復白圭
方是有味○朱子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
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

學聖

三

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求聖人之心如堯
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
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
見湯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
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
外是矣○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
言學字○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
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是經禮記是

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
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儀禮載其事禮記
明其理○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
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
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
中小節有三千條○朱子曰樂記文章頗
粹○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

學聖

三

本流傳得此箇文字○朱子曰周禮一書
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朱子曰易
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有兩義
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
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
者深○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
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伏羲畫卦止有

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
周公作爻辭亦止爲卜筮說到孔子方說
從義理去○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
學綱領開卷第一義○易有精有蘊如師
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
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
其蘊也○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象

學上

主

解○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
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
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
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
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昔嘗有人問程
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爲太子者程子笑
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
十四件事此說極是○程傳義理精字

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
其解易只作卜筮之書○沈元用問尹和
靖伊川易傳何處是最切要處尹云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
說固好湏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都有下落處方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會
子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誤他子聞之悚
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

學中

三

書益加詳密云○朱子謂甘叔懷曰曾看
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
意自得動○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
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範○或問
先天數曰大傳詳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
祖也河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原
也又曰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
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只

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
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史書掌於史
官想人不見得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
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
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其微詞與義
使人曉不得是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
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
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

事類上

元

耳○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
內中國外夷務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
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春秋是明道正誼
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及成謀利
大義都晦了○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
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
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却精往往
不曾見國史○朱子曰春秋只前面一段

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
而成○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
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
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以上分十六節

須看第五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
究得着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朱子
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

事類上

三

詳之○小學書是做入底樣子○小學是
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之類太
學是發明此理○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
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窮
鄉晚進有志於學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
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
矣○朱子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精微
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易通與太極圖

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漢道義文辭利錄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通書近世道學之原也○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則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朱

學曲上

三十一

子曰定性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程子四箴宜子細玩味○四箴舊見只見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朱子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愾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西

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西銘一篇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件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

學曲上

三十一

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正蒙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子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朱子曰易之爲書最不易讀其作啓蒙正謂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湯中所說

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理會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問爲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或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看

學中一

三

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次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朱子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朱子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各守其分

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天即理也又云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也○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

學中上

三

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張子云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道猶路也又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即理也以人所

其言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又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氣即體之充也○心者身之

學問

三

所主也○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

物而動者也○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云才者德之用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極者至極

學問

三

之義標準之名四方之所取正者也○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又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又云義者人心之裁制○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云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或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則者傷

學的上

三

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耻己之不善也惡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又云恭者敬之容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慈事之母爲孝慈事父爲弟又云善其弟曰友○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致○有心恃理謂之義無

心失理謂之過○悔自凶而趨吉者自吉而向凶○直者心無私曲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謂○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典常也謨謀也○道之顯者謂之文○德合天地稱帝○聖通明也又云聖人神明不測之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神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

學的上

三

華義好而言則謂之文○君子成德之名○賢者才德過人之稱○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按猶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愚者知不足厚有餘○術謂法之巧者○先生父兄也又云學士長者之稱○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真以理言
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一
者純一而不雜也又云純不雜也粹無疵
也○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
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
○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也綸者比其類而
合之也○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

學物二

三九

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張
之爲綱理之爲紀○異端者非聖人之道
而別爲一端也○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
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
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
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朱子
曰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
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

蓋有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合或離或異或
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朱子曰
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以當然者
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
故行不繆

鞭策第六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
不自鞭策○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

學節二

四

實君子蓋深耻之○學者讀書須要將聖
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體
看我實能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否件件
如此方有益○朱子曰呂與叔云君子所
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
易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
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

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剛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某年十五六時見此段辭得痛讀之未嘗不潸然

聖曲二

聖

警 人若有向學之心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朱子曰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心上用工○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此則心既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心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聖賢千言萬語

只教人不失其本心○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欲使在腔子裏○朱子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無辨之又不可不早讀橫渠每說豫字○學者動之微是欲動之間便有善惡使須就這裏理會善惡發出處使志生處何得○一念起處

聖曲二

聖

善惡之源尤更緊切○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善惡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善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永南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善惡之○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儘長進在○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轉下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中心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反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欲○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懸念室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

學帥上

聖

方動之時審之○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朱子曰李先生說入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在陳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只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又純然自然無此等思慮矣○或苦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

主張故為私意所勝○孟子曰古人之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宰始得○持其志則氣自清明○朱子曰所謂羽放心非是剔去未歸心來存養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自去點檢一日間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

學的士

聖

力○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問心要在腔子裏

應物時心常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
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
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
固是要如此○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則
萬理畢見○朱子曰心有所用則心有所
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
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
有不入於邪僻者○心纔繫於物便爲所

學的上

四

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
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
或正應事時竟有偏重○朱子曰范氏云
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
○人最怕陷溺其心○朱子曰湏是教義
理心重於物欲○理義之心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讀此句湏知義理可以悅我心
不果如芻豢悅我口否方是得○朱子曰

學者常用操醒此心使如印之方印邪
自息○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
內外相養之道也○朱子曰人不自知其
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爲學
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人之氣稟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
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剛柔
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湏

學的上

四

是克治氣稟偏處○克已固是學者急務
亦湏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
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
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
克將去○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
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遇
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却爲人欲
引去做了却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已工夫

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方止故遇明
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問曰子地位有
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
湏用淨盡截斷了○問已私有三氣贊之
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
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
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
欲為多○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

學苗上

聖一

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亦有不失其本
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然則欲寡而理
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
可學矣以上分十四節

進德第七

問進德之方朱子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
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
如何曰且知性善心不在無下手處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內
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
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
以勝其私内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為脩
身之要也○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
善改過此脩身之要也○朱子曰人湏是
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一
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

學苗上

聖一

也○克伐怨欲湏從根上除治○懲忿如
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
如防盜○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
制者唯怒為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此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朱
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
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為親切
真當佩服○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有

由亦不可得。○損者三樂性宴樂最可畏
所謂宴安鴆毒也。○朱子曰今人身上大
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容貌辭色之
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又嘗訓其
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
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嫖輕以害德
性。○朱子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
身之切務。○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

學前上

男

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
飲食。○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
之端。○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
豈可出於口哉。○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
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
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朱子曰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
盡耳不當欲其不可行當及求盡其道理

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
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
地過則又不可。○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
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
也。○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
親從兄接物處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
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此
常事做將去。○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

學前上

子

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
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問
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
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
上自有箇道理。○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
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熊夢兆
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知所以處
心持已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朱子曰：湏是慈祥和平爲本。如常以
是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朱子曰：嚴
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朱
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
至於苟賤不廉。○朱子曰：人湏有廉耻，有
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
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牢，不知廉耻，則亦
何所不至。○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

學曲上

五

不如人矣。○人湏知耻，方能過而改。○朱
子曰：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
字上着力。凡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
自此而積。今人只是憚難過日子。○事
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湏子
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苟欲聞過
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
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

必辨是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問：莫
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
改過字重。遷善者，但見人做得一事，強似
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湏是大
段勇猛始得。○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
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改
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常相湏，然後真
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朱

學單上

五

子曰：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
足以自贖。○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
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
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
哉。○朱子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
透，更無話可說也。○朱子曰：儉德極好，凡
事儉則鮮有失也。○謝氏所謂食前方丈，
則對客泰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戶，

其致早凡在求能與步下矣
朱子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
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
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
分後心後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不
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
戒哉○總極其小使害其大○窮源是忍
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朱子曰學

學上

三

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
差子也○或言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
賤果不可避曰此是就命上理會莫湏就
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
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
得者非是小事適者學者何足道能言真
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學者須從此處立
等一丈然後博學之之功有在焉耳○

朱子曰為學之要須持已然後分別義
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義利二
字乃儒者第一義○學者做切已工夫要
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
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
義利之間只得着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
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正義未
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

學上

五

心耳○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
字一生用之不窮○敬義只是一事如兩
脚必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地是
義便是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
外透徹○朱子曰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
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
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朱子
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

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已也。以爲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輿車獻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已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上分二節

道在第八

學約上

五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質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之性，而不可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性，而不可以一日離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金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

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主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或言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

學約上

五

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繼嗣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嘗云

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者已則必至而無失○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或問其其道謂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

學堂上

孝

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慕硬要關截○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養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久矣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問人不率處繼母

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我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學堂上

孝

○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引趙子之言或問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戮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問絲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以絲爲有罪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

如今人其父擊碎人之器物其子買而償之豈是顯父之惡○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察○叔慶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又嘗訓其子曰

學的上

五元

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及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兄弟設

不幸鬪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蒸蒸又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朱子曰大宗法既立

學的中

李

不得亦當立小宗法○處鄉黨宗族見有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中○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丈夫從裏面做出以

之事父也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

聖曲二

奎

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問妻有七出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

子曰然○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必擇勝已爲友則勝已者必以我不如已不吾友矣曰我求勝已者爲友不如已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學曲二

奎

也○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尊矣○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耳○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等入爲惡者損友

也○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踈但踈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或問原壤母死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曰若無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夫道雖

學的上

卷三

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其位置各就自是以相感而相持○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仕所以行君臣之義雖不察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學的中

卷四

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柳子厚有言食君之祿畏不厚者憚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者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患此幾見識○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近臣以寒謫爲體遠臣以直道爲體○誠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則當自持憂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將身

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其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朱子曰君道貴

學的上

奎

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蓋

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朱子曰三綱五常大倫大

學的上

奎

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

九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

化之極品彙之極抵也故曰無極而太
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云者
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
中而蘊於三才之內者也正以其究竟無
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
之極無以加此云耳○以其無器與形而
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
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

學的上

奎

曰太極本無極○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
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
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推之於前而
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
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
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非是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
有性外之物哉○朱子曰陽而健者成男
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
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
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
無窮矣○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
一太極○論語而論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

學的上

奎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
見其全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
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則其心大之分親疎之事至於千百千
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全其
異而反其同哉○朱子曰眾人具動靜之
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
本之於靜○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

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振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外益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上卷

卷一

○朱子曰。元亨利貞。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中者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

○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橫渠先生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各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各義甚密。不易之至論也。○朱子曰。邵堯夫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邪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朱子曰。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

上卷

卷一

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

不同。○或問曰：朱子曰：「程子言性不論氣不傳論氣不論性。」不惟張子言性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

學的上

七

氣言之，則不能無偏。○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實主於仁，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這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四端，則曰：「目四股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四端，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

學的上

七

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衆民所秉之彛。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浩氣之形體，盡是。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

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之主也。○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者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者也。

章句上

章

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情中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守不失則極

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識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朱子曰。儒者

章句上

章

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朱子曰。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抑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真希元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吾道一以貫之。

以上分二十節

章齋第十

韋齋師豫章羅從於與子原中爲同門友
開揚中立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
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乎華以
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
知誠意之地朱子學問淵源有自來矣第一節
○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
上曰若不如是便不成人○間從群兒嬉
遊獨以沙列八卦點視之○嘗指日問韋

學堂一

圭

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曰天何所附
韋齋奇之○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
不忘○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
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耨老之學亦
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第二節○韋齋疾亟
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
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
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

朱子既歿則率以告三君子而南學焉
○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山先生察一日
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
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
字符也汝尚勉之○朱子歸自同安不遠
數百里徒步至延平從學李愿中○師事
延平久益不懈嘗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
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張南

學堂上

美

軒呂東萊道同志合同時樂與之友至或
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第二節
○其色粹其言厲其言舒而恭其坐端而
直○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
常樂其心和而氣平○其閒居也未明而
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宗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
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

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
次顛沛未嘗有變更節第四○羹食行列
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衣取蔽體食
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
處之裕如也節第五○奉親極其孝撫下極
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
如也節第六○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

學節上

主

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
油然而喜節第七○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
食衰絰各稱其情○居喪盡禮既葬日居
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朱子母夫人忌
日着黻墨布衫其中亦然問今日服色何
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朱子長
子年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朱子以子
喪不與子歲終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

終喪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朱子曰宗
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
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節八○賓客往來
無不延過稱家有無常盡其權○於親故
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
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周卹問遺恩無所
闕節九○嘗因呂氏鄉約四條及取他書
附以己意稍增損之俾通于今又創為月

學節上

主

旦集會讀約之禮○朱子所居之鄉每歲
春夏之交豪戶閑糶居民發廩強奮動相
賊終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穀立社節十
○在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苟利
於民雖勞無憚○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
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
治人之道○在南康懇惻愛民如已隱憂
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撓

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復建白鹿書
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
者爲說以勉之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爲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脩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
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誣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己

學中

朱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漳州習俗未知禮乃採古喪葬嫁娶之儀
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男女
聚僧廬爲傳經會及女不嫁而私爲菴舍
以居者悉爲之禁俗大變第十一節○將趨君
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爲今日三綱不立
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感人皆
趨利不顧義而主執孫朱子首用其說以

封○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
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直
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
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
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
蓋所望於君父愈深故其言愈切○有要
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
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

學中

朱

可回互而欺吾君乎○朱子嘗進說於其
君載呂大臨解中庸果能此道章而終以
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舊屬感
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
美敢以爲獻○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
倖之戒雖擢用卿至不敢就出處之際凜
然不可易者○周子充薦先生爲江西提
刑入奏事時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甘井尚

在先生力論之孝宗曰昇有才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之眷愈厚而嫉之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第十○丁內蘇被召以未終喪辭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退○趙丞相既退朝權

學節上

全

悉歸韓侂胄朱子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不聽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第十○朱子平居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

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第十○朱子自同安歸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第十○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暇○諸經傳詳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闢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賸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

學節上

全

亦必沉潛反覆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第十○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決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示之以精微開之以博太廣之以聞見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之惟恐其不立○講論經史商略古今率

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
裕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
急於小成○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
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
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
其微剛足以任其量弘足以致其廣毅足
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
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

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以上分
變哉十九節

子 6—548

下

丘濬輯

上卷第十一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
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太極立
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
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
天者也○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
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
無不管於是焉○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
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問一陰一
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
道便是太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
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
對也○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
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天地變化不
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
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
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
屬乎陰似窺見此意○朱子曰金木水火
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
行之理不可不知○五行之序未為之始
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先
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
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朱子曰盈天地之
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
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
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
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
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曰

前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
靜善炎之宿也用之牀水之滴也決之長
其理然也○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
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
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
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
意便是復○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
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男
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其下化生萬物乃
為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
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
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
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
嘗不同○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
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

在焉○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
所不存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
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
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
而聖人之所不能者亦此也○這道
體浩浩無窮○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
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朱子曰鬼神者

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
其歸也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
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
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
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
為鬼呼為神吸為鬼○鬼神二事古人誠
實於此真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
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

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着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朱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太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入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習中流出不假他求○易言繼善是指未

學南

五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情有善惡性則全善○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無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性之而後為惡非性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朱子曰性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

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

學印下

六

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渾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朱子曰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

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問仁義體用
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
各有體用各有動靜○禮者仁之著智者
義之藏○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
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
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
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
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

學曲下

七

不然者○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倖無成各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
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
則寄旺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惻隱
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
不可勝用者才也○才出於氣氣清則才
亦清氣濁則才亦濁○問意志朱子曰
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

而意私志陽而意陰○問浩然之氣與血
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
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
氣○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
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
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
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
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

學曲下

八

本心也○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
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
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
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人心可以無否
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
道心區處方可○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
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
惟聖罔念作狂○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
用始終真安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
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闕處可安頓
之○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
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
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
然○敬之問天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
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

學曲

九

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問舜而言
秉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
移奪若秉執然○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
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得來恰好所
謂中也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
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
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庸是依
本分不為恠異之事○孔子所為只是

庸夷齊都不是庸子○或問伊川云中無
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
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
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朱子曰
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
這箇○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
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
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

學曲下

十

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
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
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朱子曰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
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思信只是一事
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問忠恕之別朱
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

本著不其想也○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着毫髮意見來離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亦是究竟處也○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

理而下

十一

貫○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

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教小兒只說箇大緊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撻足毋踰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叶韻處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

學而下

十二

句曰將入門問所存○教女子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朱子曰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固將

有以觀之○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
自成人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
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躍以養其血氣故
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古士由養之
至也○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不
讀書不可一日近小○此言極有味○昔
李延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

學下

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
言每為士友誦之○朱子曰科舉之習前
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
恬愉自無悵迫之累○非是科舉累人自
是人累科舉讀理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
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
應舉亦不累人○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
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反之其身

見於日用則安矣○朱子曰人有與身便
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
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
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
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為而無容心
焉○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
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
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

學下

由

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
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
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
此不熟之故也○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
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
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
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

自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妄動在義理上少在閑事上多於義理却坐於閑事却熟○學湏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己及第則爲雜文

學而下

五

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者○朱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移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爲學湏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人氣湏是剛方做得事○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朱子曰爲學湏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無事則專一嚴整

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道不會不肯問人○朱子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底事○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

學而下

五

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病也○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實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朱子曰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

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功體認則又何益○程允夫問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

學問下

七

耳○朱子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程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尊尊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朱子曰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關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矜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歆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問自覺賦性褊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朱子曰但以義理優將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銷磨轉成急迫矣○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

學問下

六

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化氣質最難○朱子曰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實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下緝熙字○人心惟定則明○朱子曰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

中欠却工夫然欲舍靜求動又無此理○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王近思問曰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感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恠可畏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朱子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

學節下

元

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童輩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

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頭是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朱子曰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朱子曰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滿不得處方有餘味○天着心實不可因一說相礙○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

學節下

子

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撓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朱子曰解紐但可畧釋

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
之令人悚然汗下○經書有不可解處只
得闢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緣處○解
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
自明意自足○某之解經只是順聖賢語
意看其血脉貫通處爲之辭○不敢自以
己意說道理○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

學解下

主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遷改之以
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朱
子曰學者軒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
聖雖學作書所貴者資便嫻較屬考去道
遠而○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
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
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
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又不爲人所信則

寧退而自求耳○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
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朱子曰伊川先
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
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朱子曰觀人不
於其所必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
安之實也○朱子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
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
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說固皆內德

學解下

主

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
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
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朱子曰道
理在天地間原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
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
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或問所謂格物
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異以

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要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譬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爲不可不察也

此學第十三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學的下

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盖有未及省察而縲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義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問明德是

學的下

五

自己事可以做得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未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發得一家中和便

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
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理便有此理如一
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
也○朱子曰天入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
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
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
循循有序不陵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
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問天

學節下

主

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者何也曰
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
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
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一本一理若理會得
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先天不
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
理如是率而行之○朱子曰天下之事有
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二

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
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
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
衆人之所可及也○經有不可行處而至
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經是已定之
權權是未定之經○問權便是義否曰權
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
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以秤權是將這秤去

學節下

主

秤量中是物得其平處○朱子曰士居平
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
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
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己也○世間事患之
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
我心○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
有失○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
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拯其末者雖若切至

而實難爲功○朱子曰古今聖賢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

學的下

主

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玉道便是他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朱子曰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是隨處不得○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朱子曰六抵人若不透得此頭一關則萬事俱低○人須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腎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既未免出處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字○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寓而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麝即行如獐即止此言有味○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問漆雕開亦

學的下

主

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朱子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而妄存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朱子曰僞卑者人責不加焉

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
位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
道爲佳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
○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
亦有所急而不暇焉○朱子曰未嘗行之
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
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
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真

學前下

三

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
○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
平然後出來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
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
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
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湏見
幾而作○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
得施於時而猶在是與時猶可以有爲也

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
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名義不正則事
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問由之死
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
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誤處不在致
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朱子曰前世
固有草茅布衣之士獻言者無皆有所因
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而言者縱

學前下

三

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朱子曰出處
語體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通
於義而已○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
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
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風
俗不好直道而便有空疎然在吾人分
上只論得一箇是非不是此外利害得喪
有所不足言也○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

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
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也
無可平之理。○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
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
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
定時下湏是存我者無愧仰不愧俯不忤
別人道好道惡管他。○朱子曰以聖賢之
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

學而下的

主

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今人遇小
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
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人着着此利害
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
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
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
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

此後未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
所動乃見學力。○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
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
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
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
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
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

學而下的

主

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為此者其殆
有以樂乎此。○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
之常情而欲惡有其於生死者乃秉彝義
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
有所不避也。○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
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恐就彼
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

安而已○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荆軻
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
道○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
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朱
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
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
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

學節下

三

不能以變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仁禮第十四

程珙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
答問說着便是何也朱子曰列聖相傳
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朱子曰仁義
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
之長也○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

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
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天地以生
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
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
已矣○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
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克

學節下

三

己復禮是也○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
仁者而已矣○或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
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
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聖門之
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
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
言令色爲甚○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爲
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

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是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

聖學下

三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熟底是仁生底是恕○然底是仁勉然底是恕○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疎逮親○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

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朱子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祭饗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

聖學下

三

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為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

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水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不絕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其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別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

學下

主

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朱子曰祭祀湏用宗子法○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於私室○古人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若不

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但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

學下

主

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不以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着力處也○問而今士庶亦有婚葬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祖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子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

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黻素之服可也○朱子嘗書戒其子執曰吾不孝為先公奔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班矣今思之常以為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密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

學問下

子

等坊宜謹戒凡祭時鬻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藝慢以重吾不孝○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方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或問士人欲行壽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宛轉

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經人何苦不行○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大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

學問下

子

喪祭而奠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朱子曰哭於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述述事之事○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之後便除者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乎○大戴禮諸

候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以方遷于廟矣○遷主禮經所說不一竊意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朱子曰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

學節下

里

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以子為喪主未安○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陰

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耳之但小祥之後天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為子而祭也○問妻喪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源如吊喪及忌日之服可也○實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

學節下

里

何所曰若適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祔室○問夫存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朱子曰為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

祭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西時大祭既竣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酢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祫不受酢也。○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學節下

聖三

是此禮意猶存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魯擇之間二年喪而復有耕耨者，當服甚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中有論凡是

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祫合祭。○朱子曰：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為子孫者，只令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吊服而如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闕，親戚之喪者，但當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

學節下

四四

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問：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塋。塋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朱子曰：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

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感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層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悔

為治第十五

朱子曰為學者為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有○朱子曰士之

學節下

聖

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二者而能有為於世者也○朱子曰凡事須是斂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或問論治便要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訢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大體事都不管所為皆是細碎之事○朱

子曰任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守官只是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

學節下

聖

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勤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平易近民為治之本○或問為政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居上克實蓋有政教法度而行

之以寬非廢施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其謂壞了這寬。○為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移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大於此者乎。○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開然成擾卒未已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

學節下

聖

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入丁推割產稅而已。○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害。○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中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

餘之勢力以因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予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棄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

學節下

聖

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還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朱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寡苦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宜要主張這等人○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朱子知

學的下

聖

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小子咸知脩其孝弟忠信之行必以事其父兄必以事其長上必以事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其美風俗之美不愧古人問鄉學如何

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朱子曰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愚其博而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

學的下

五

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訟財賦也○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掛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朱子曰凡有獄訟必先

歸其華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
直之辭。○今人做事只管管理會要從厚
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
惡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
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不問其是
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
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大
不平也。○朱子曰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

學曲下

五二

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天
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
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朱子曰屯田
實邊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里不定
因陋就簡則誕欺皆易以為好而隱憂者
難於信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
古法意為立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
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豈為一法便

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
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
軍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
可漸為復古之緒。○朱子曰先王之世使
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
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饑此可謂
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
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兩

學曲下

五二

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只有儲
蓄之計若待他饑饉時理會更有何策。○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
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朱子曰財
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
不得其所有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
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大學篇末言當害
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饉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學的下

辛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職吏除暴斂均力役。○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內。曰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訪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上不取。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市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為不足其成事功。○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說誠服。○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時。○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

學的下

辛

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掖導誘。以就其器業。○或曰。未嘗其學。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朱子曰。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學之。皆下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

之類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短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文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

學節下

五

不至矣○朱子曰集眾思者易為力事已智者難為功○問若經世一事尚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時問令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論其難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此二事一補前古之不足言

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

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紀綱有所繫而善者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遂判矣○情德之實本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

學節下

五

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存抵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眾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古不狃於近刻而昧於遠猷○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恣於刑

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
可倖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
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
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適
者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
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
入於其間矣○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
師傳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

學節下

五七

先後變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
或失其正而已○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
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
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
有意以固我之私也○朱子曰治道無
說性○主恭儉○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心必求諸非道○道遠如
何會不
治遠則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性○直是

如此○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
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
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
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
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
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男子正位乎
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

學節下

五八

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則適足以覆
國而已○婦人與宦人常相倚而為奸不
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
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
戒哉○朱子曰賈誼作保傳其言有曰天
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
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
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

易之定論也○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具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學節下

卷九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朱子曰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制不易之計○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朱子曰湏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

為王莽矣○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法變不正則人怨不寧人極不亡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文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及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

學節下

卷十

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念○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朱子曰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宜為一體防範賊否不宜異同○朱子

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來其
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朱子曰天下之
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
人所能獨任者○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
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古之君子有志
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朱
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
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

學節下

六十一

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
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
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朱子曰人主以
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又云苟當論
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
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
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
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

術則宰相失其職矣○朱子曰信讒邪則
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奸賢不篤賣捐之所
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
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
矣○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
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
宰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
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

學節下

六十二

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
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
則其禍固有不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
夫所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
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害尤有
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君子小人迷
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
人至理勢然也○朱子曰伏節死義之士

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拆奸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擠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

學節下

卷三

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仁人能愛人能

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

學節下

卷三

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朱子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間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

神聖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朱
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人
君當黜伯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朱子
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
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
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
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

學論下

李五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
根柢慶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
以佐入主之欲入主不惜以為有利於國
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
大不忠也嘉其任能而不知其怨歸於上
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百姓是君
孰與不足百不足是君孰與足此乾乾履
天之心聖賢親功之訓○蓋有人斯有土

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歛亦
不濟事○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
厭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
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
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
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
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

學論下

李六

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
定志而無他慕○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
無不惰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
不足以悅其心○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
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達於理以
千天誡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
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

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
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中而涵育
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父子罪
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
惡短○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
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
勝其好生之德○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
六卿六達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帥之兵

學南

卷一

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兵法以能分合為
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
○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
凶○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
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
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
在乎紀綱○朱子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
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

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氣
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
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
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
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
妻婦棄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則
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
非常之變矣○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

學南

卷一

正事故能變災為祥○朱子曰先甲三日
辛也後甲三日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
可自新以為後事是端而不使至於大壞
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
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
之深戒也○朱子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
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
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

仁之所被者廣矣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
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湯執中只是
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禹入聖域
而不僂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
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自這處
進○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

聖人下

堯

皇上帝降衷于民若南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石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時見古聖
賢朝名只地那非和服節朱子曰其三
為武王作樂首言五行次便及人事蓋

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問洪範
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
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
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入政而已○問
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
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
間與所以處商均而權馬以人臣言之伊
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

聖人下

堯

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封之有庠
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
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
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漢
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
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
皆兩失之○朱子曰文丑之事紂惟知以
臣事君而心都不見其體其所以為至

傳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
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
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
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
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朱子曰太伯之
事正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權也權而不
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問魯之郊
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

聖學

主

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時王之命如何敢
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
之否曰是○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
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
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
掃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
功邪○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
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

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漢高祖私
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
私○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
儉之士○朱子曰武帝病痼固然天資
高志向大堤以有為惜乎無真儒輔佐不
能勝其私欲之多○朱子曰今人只是不
善推其所為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目
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朱子

聖學

主

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太氣
象○朱子曰天下為一諸侯朝覲訟皆
歸便是正統○朱子曰一治一亂氣純盛
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朱子
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
不能言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
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朱子曰六經
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朱子曰

惠高似伊尹伊尹天似夷惠○問夷齊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者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若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

學的下

圭

勝其德○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又曰屈原之忠愚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朱子曰曹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

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予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朱子曰太史公書踈爽班固書密塞○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

學的下

圭

同乃至於此○朱子曰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諸所以他被這幾句誤○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才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

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時方得。又曰。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密管關略。而能有成者。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

學節下

十五

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朱子曰。司馬之死。胡安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政評矣。○朱子曰。義利之大命。武僕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

處。豈非學有未足故邪。○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以舍摘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朱子曰。南軒論諸葛將權無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其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此論甚精。愚所不及。○朱子曰。陶元亮自以

學節下

十六

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舉見而其高情逸想。抽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朱子曰。文中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承唐焉。○王道也有好處。只

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
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
得○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
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問原性
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
但以其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
品退之所論却少一氣字○原性人多忽

重節下

七

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可以為性者五曰
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朱子曰楊雄用
而大臣損青紫職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養素自重邪○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真鄉
原也○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
作士大夫之功為多○范文正公自做秀
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
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朱子

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
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宰相歐陽永
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下治出於一而
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
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朱子
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
其大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

重節下

七

正○溫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
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
恐有所未盡耳○朱子曰王介甫雖清
介而氣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充近○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之
可謂非其罪○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
則所言豈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

學節下

朱

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問荆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荆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伏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聖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為多○胡致堂議論英

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黃直卿言五峯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

學節下

朱

可誣者○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着白衣衫繫麻鞋赴匄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出○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又曰李綱入宋方成朝

廷○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
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朱
子曰辛丈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
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
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朱子曰子靜
之學看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
之雜○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

學的下

全

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
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
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
哉近歲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
此又深可畏云○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
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好惡雖
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
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與

前輩第十八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
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
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朱子曰孟子
後荀揚陵不濟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
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
止於至善也曰也是○漢儒惟董仲舒純
粹其學其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

學的下

全

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
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麓○
武彥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
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
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
難而子房技間抵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
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
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文中子論

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與似仲舒而絕不及○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却有病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諳察多學更純粹○問陸宣公比諸葛

學節下

全

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天網是○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麗溫公差細密又小○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王近思曰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焉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褻屍之禍乃口過之所

欲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采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學節下

全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有典有則方是文章○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辭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理之至當不容有一毫以必自己出而不
踴前人為高則私意而已○朱子曰仲舒
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揚雄之太玄
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
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文力量
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韓退之
議論正規模太柳子厚較精密○問韓柳
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

學曲下

全五下

正○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六一文一唱三
嘆今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讀南豐先
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以為
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東
坡之言曰吾之為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
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
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文士巧於語言為

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
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僅
有之為可貴也○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
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却是邊頭
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文章到
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
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

學曲下

全六

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
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
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
士氣之一事也○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
曰畧用體式而際括以至理○朱子曰當
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
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
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

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誤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淫於老莊道而身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士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若不讀之為愈也○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

學節下

全七

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脩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朱子曰若予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實為治雖曰我無為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老子說失道而後德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苦離了仁義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老莊之學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間以為全身避禍之計○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韓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莊子說子之於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

通節下

全八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却似逃不得不奈何湏着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齊為一體處○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揚朱孟子闢揚朱便是闢莊老子○周謨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莊○列子言精滑入其門骨髓反其根哉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出也他若此類甚衆○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楊墨直是硬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釋氏以事

學的下

全

理為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為吾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必無是理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為罪○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

之公者云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耶然矣○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意此語剖析極精○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朱子曰不盡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而使之心服也○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

學中下

全

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寧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傭奴嬰兒婦孺見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

不假漸脩走上達而下學也其
聖學亦不同矣○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
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
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
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
近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
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
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

學節下

全

可槩見○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
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
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朱子
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
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
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
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
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不

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兇逆之黨也不距楊
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
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出邪則入正
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
知道而能距楊墨者是心術向正之人所
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
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其

學節下

全

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
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
道之尊也○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
於其未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
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
至義之盡也○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
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向來見人陷於

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愚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為有見論辯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淨居勝果實則儒者是

學節下

李

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懸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直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為此二三邪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程子曰欲不學佛是見得他小

自然不學真知言哉○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闕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殺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學節下

李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看做天律○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

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皆得性之所近此說甚好○問孔子當周
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
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為之事有不可為之
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
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
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
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見周公與吾已

學曲下

卷五

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春秋之時
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
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
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戴少
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鳳不至圖不
出聖人察之天理不意周公聖人驗之吾
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
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是孔子
渾是天理○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
不要高子聖人越說得越有意思○問
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
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問顏子之
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朱
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朱
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曾子

學曲下

卷五

三省有未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孔門自顏子以下顏悟莫若子貢自曾子
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朱子曰子路仕衛
之失却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為也
○朱子曰曾點開闢漆雕開源德○曾點
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學者須是
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
偏○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

若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
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
甚麼樣剛毅○朱子曰孟子做義上工夫
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孟子說滕文公
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
善必力去惡必勇○朱子曰孟子教人多
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
人○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
飲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朱子曰明道
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或
問顏子之微有跡處曰如顏無伐善無施
勞皆是○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
則變矣未化也○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
相似○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
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
用力處○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跡

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三子越縻後
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朱子曰
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要領○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
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
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黃庭堅言
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
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
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
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
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達灑
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實懇精
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
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
不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

其時○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
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
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
到○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
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伊洛拈
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
字有力○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

學曲下

堯

及且學伊川橫渠○伊川謂性即理也一
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
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朱子曰橫渠做正
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
做得○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
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氣質之說始於
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
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

減矣○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
嘗不可止而止也○朱子曰康節心地虛
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康節學於
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此說極好學者當然湏是自理會出來便
好○長孺問先生湏得邵堯夫先知之術
朱子欠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
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學曲下

一百

安能知耶○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
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
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
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
成○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
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
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之

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是認欲為理也○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或問呂游揚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

學節下

一頁

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

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溶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李先

學節下

一頁

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議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

之必反復問益為多○呂伯恭舊時性極
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有省遂如此好○呂伯恭嘗言道理無
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
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又與
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
得十分可指儼有所望於賢者不輕○朱

學節下

一百三

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
之志不可窮之辨○造化微妙惟深於理
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人讀
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季通學行之餘
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
古之謬曠然一新而邇其源流皆有成法
○朱子曰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朱子問周舜弼游屏山曰園雖佳而人

之志則荒矣○再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
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
大爾雅也○吳伯豐相從累年明敏過人
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
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其不易得今乃不
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又云自其云亡
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
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為遊好之

學節下

一百四

私情也○予合純篤庸仲疎敏○漢卿身
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
衆人之所不味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
者○季敬予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
未甚明微細密耳○伯崇精進之意反不
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朱子
與仲默帖曰書說未有分付處議定綱類
便與下手為律○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

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
前輩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寬以居之子張
謂執德不弘正為救此病耳○至之少精
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朱子因諸
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而不相講貫
如何得長進○嘗誨學者曰聖賢教人無
非下學工夫○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半
平正正自此處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

聖由下

一章

要人做得徹○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
事盡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不是過外○苟
能復其本有之性為聖為賢不負天地生
成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
有自來矣○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
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

有暗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
及也○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
者何事則未易言也○朱子曰由堯舜至
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
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

聖由下

一章

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
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朱子
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
神會而心得之者○周子贊曰道喪千載
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碧○程伯子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
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

斯普○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贊曰蚤脫孫
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
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朱子
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
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闡然而日脩

學節下

頁

或庶幾乎斯譜○朱子因論道理曰某自
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
愛了○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
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朱子曰蓋嘗讀
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
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
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
而必以戒謹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

誠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
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
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
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
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
一者○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
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存致知者兩言雖約其

學節下

頁

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朱子曰平生自
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
小補於天地之間○朱子曰繙動冊子便
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
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朱子曰某一生
只看得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
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
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

君子必有取焉。○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剗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朱子曰：不用甚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

勝似前年。○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漂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難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黃東發曰：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為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熊去非曰：公之脩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

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黃
發曰敬齋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
為至○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
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
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又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
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

學曲下

重一

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一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剥
條書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
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
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
析而不沒其所短○至於星曆地志博藝
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

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
李彥中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
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
體認切至○蔡伯靜曰先生晚年閒居於
本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
際者○蔡茲為考官得朱子所試策嘆曰
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
人○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

學曲下

重一

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所謂猛虎
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
○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
欲進德脩業追迹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
一等人公光宗問為誰對曰朱某也○張敬
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
友也○黃東發曰乾淳之盛晦菴南軒東
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最高講學最久門

人最多○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
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為德行舉而措之
家國天下則為事業又曰公之身雖詘於
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胡炳
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
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
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
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黃直卿曰

學篇下

一百三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
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真希
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
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
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
之所能為也哉天也○劉夢吉曰邵至大
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

精而貫之以正也○李正叔曰先生之
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
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
極其至者先生一又而已○黃直卿曰公
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
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

學篇下

一百四

生之學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熊去非曰周東
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李正叔
曰夫子之經得生一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
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
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借擬論語
得罪聖門為效之王通有書意已擬孔

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指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魯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借哉一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一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學節下

五五

一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亦無意焉一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步下學何書為初學者作也一論語篇次無論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辨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一所謂

第者何始以首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大學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為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潛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皆進心與理昭顯中外本末隱顯

學節下

五五

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盡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次三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

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一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

車馬下

五十五

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教皆自內而之外。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貪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

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

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一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一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

學曲下

五十六

邵馬其意蓋未諸此非愚敢妄為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丘濬謹識



朱子學的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邱濬編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是編上卷分下學持敬窮理精蘊須看鞭策進德道在天德韋齋等十篇下卷分上達古者此學仁禮爲治紀綱聖人前輩斯文道統等十篇蔡衍錕序曰上編自下學以至天德由事而達理而終之以韋齋所以紀朱子之生平言行猶論語之有鄉黨也下編自上達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終之以道統所以紀濂洛關閩之學之所由來猶論語之有堯曰也然濬闡朱子之言以示學者卽仿朱子編近思錄小學之體足矣何必摹擬論語使之貌似聖人況揚雄王通之僭經朱子膏深譏之濬之是編豈朱子所樂受乎

道一編五卷

〔明〕程敏政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一編六卷》
提要

道一編序

道也者性也命也君子盡性至命而以窮理爲要窮理也者窮極此心之理以盡其本然之量而非徒以研究考索爲也蓋人心之靈萬理咸具以言乎體謂之中以言乎用謂之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所不備夫苟無氣質之偏私欲之蔽知識聞見之雜則本體昭明天機活潑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一以貫之耳若夫典章載籍禮樂名物則皆古人已行之迹固爲吾心之左券而斟酌從違錯綜變化應用之妙存乎此心而已是故庖羲氏之前無易唐虞之前無書三代之前無詩禮春秋堯舜未作禪讓未聞也湯武不興放伐未見也周公未生制度文爲未必備也然而

言道德者必以數聖人爲至而唐虞三代之治
亘古莫及是果由於博考乎古人之成法抑以
盡其天命之性大本立而達道行乎故精一之
學惟嚴於人心道心之辨博約之訓惟審於視
聽言動之間脩齊治平始於慎獨參贊位育原
於戒懼則古人之成已成物繼往開來無非盡
其本然之性而曰古訓之式好古而求前言往
行之多識要亦以求此心爲主而非以長聞見
廣知識執其一定之迹以爲制事之則也象山
先生以立大本求放心爲學此正盡性之傳二
帝三王之家法也惟以其嘗牴牾於朱子後世
遂以禪學斥之嗚呼禪之爲道棄人倫遺物理
守空寂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象山之言行
今皆可考也其於人倫物理何如而可以謂之

禪乎顧世儒以朱子大賢不宜有過故雖知其
言之未盡亦必文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而
不知人非至聖不能無過伯夷之清未必以柳
下惠之和爲是伊尹之任未必不以伯夷之清
爲非子貢多學而識無言一貫之教終不能悟
至論顏子之愈已猶以聞一知十當之則夫早
年未定之見又奚足爲朱子病哉況其晚年造
詣粹然大中至正之歸支離之悔屢見乎詞甚
至有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之說則徂於言
教之未定而忘其身教之大成豈所謂善學朱
子者乎望墩程氏以二先生之學始異終同於
是卽二家之言哀集成帙以嘉惠來學其亦良
工之苦心矣但舉世好等瑟則徒工雙江聶氏
剛刻於養正書院而板復湮晦所謂惡其籍而

去之也非歟中丞汪春谷氏掇拾遺篇謀以復梓是蓋憫迷於利祿之習借朱子以自文棄其性命之學誣象山以自便者誦讀是編果能反觀內省默識二先生用心之實則朱陸之學不辯自明而吾之所爲朱耶陸耶亦可以自審矣如其汨於聞見滯於有我惟騰口說不事心求吾固於象山無損其於朱子之教不爲操戈入

道一編序

四

清

室者哉

嘉靖壬子仲穗月朔旦宛陵沈寵序

重刻道一編序

學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共焉者也非朱陸之所能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學以尊德性至矣豈朱陸之所能異哉異之則離性離性則害道害道則別爲一端如楊朱佛老之類是也是故非朱陸之所能異也朱子以豪傑之才自弱

道一編序

五

冠著述六經下及子史百家莫不究心而惓惓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後世尊而信之若蒼龜神明其相緣也久矣惟陸子之學非惟不之信之也羣起而攻之者若楊朱佛老然夫學求放心以立其大居處執事忠信恭敬以求乎仁謂其過於尊信孔孟則有之矣其於楊朱佛老何有哉而後世攻之久而益堅殆不知其所以也二

家早年之見異同出入明若觀火反而求諸是非之本心五尺童子可辨也而老師宿儒往往自附於文公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豈非徇於故習而於二家之言曾未考諸已乎文公晚年反身求約之學蓋已深契陸氏而不復向來支離之嘆文公之所以爲大也後世不測其大而顧欲以已意小之則已負文公多矣其於陸子何所與哉篁墩先生當天下羣咻聚訟之時乃獨能參攷二家之學曲爲折衷著有此編非惟有功於象山其有功於考亭不淺矣是編也寂焉弗傳刻板亦不知其何在予巡八閩暇用校正重刻之俟君子考焉前節去無極七書者蓋以皆二公早年氣盛之語其於尊德性之學亦不切云

嘉靖戊子孟冬朔日後學永豐聶豹謹書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攷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于門人記錄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邪以今攷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有見于支離之弊而盛稱其爲已之功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致意俾學者往資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

道一編序

不能測識者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鵠湖三詩鈔爲二卷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釐爲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氷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兼收陸子之學誠不在南軒東萊之下顧不攷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予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

說以爲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真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錄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而藏之弘治二年歲己酉冬日長至新安程敏政書



道一編序

三

清

道一編目錄

卷一

復齋陸氏詩并陸子和韻

朱子和韻

附建昌包氏序象山年譜畧

卷二

朱子荅呂子約書

附陸子與邵叔義書

附陸子與胡季隨書

朱子荅呂子約書

附陸子與陳君舉書

朱子荅蔡季通書

附陸子荅朱子書

附陸子荅王順伯書

附陸子與曹立之書

附陸子贈劉季蒙說

朱子與黃直卿書

朱子與程正思書

道一編目錄



一

余頁

朱子與邵叔義書

朱子與趙子欽書

附陸子與陶贊仲書

附陸子與朱子書

附陸子與鄭溥之書

朱子荅劉季章書

附陸子與曾宅之書

附陸子荅曹挺之書

朱子荅陸子書

朱子與黃直卿書

附陸子與李省幹書

附陸子與張輔之書

朱子荅劉公度書

附陸子記荆國王文公祠畧

朱子與胡季隨書

朱子荅項平父書

朱子與王子合書

朱子荅曹立之書

道一編目錄



二

余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朱子與吳茂實書 | 附陸子論學古入官 | 附陸子論學說 | 附陸子荅劉深甫書 |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 附陸子荅包敏道書 | 卷三 | 朱子荅張敬夫書 | 附陸子論則以學文 | 道子編目錄 | 三 | 朱子荅呂伯恭書 | 附陸子與包詳道書 | 朱子與孫敬甫書 | 附陸子與趙然道書 | 朱子與劉子澄書 | 朱子荅呂伯恭書 | 附陸子與呂伯恭書 | 朱子與呂伯恭書 | 朱子與林擇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陸子與胡達材書 | 附陸子荅劉淳叟書 | 附陸子與吳仲詩書 | 朱子與呂伯恭書 |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 附南軒張氏荅陸子書 | 朱子荅呂伯恭書 | 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 | 附陸子白鹿洞書堂講義 | 道子編目錄 | 四 |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 | 附陸子祭呂伯恭文 | 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 附陸子荅詹子南書 | 附陸子與符舜功書 | 朱子荅劉晦伯書 | 附陸子與朱子書 | 朱子與諸葛誠之書 | 朱子荅諸葛誠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朱子荅李好古書 | 附陸子與唐司法書 | 卷四 | 朱子荅項平父書 | 附陸子與趙詠道書 | 朱子荅陳膚仲書 | 附陸子荅包詳道書 | 朱子與呂子約書 | 附陸子論學問求放心 | 附陸子與舒元賓書 | 朱子荅陸子書 | 附陸子與傅子淵書 | 朱子荅呂子約書 | 朱子荅何叔京書 | 附陸子與陳正己書 | 附陸子荅潘文叔書 | 朱子荅吳伯豐書 | 朱子與周叔謹書 |
| <div>道一編目錄</div> <div>五</div> <div>范一</di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陸子與邵中孚書 | 朱子荅呂子約書 | 附陸子雜說 | 附陸子與胥必先書 | 朱子荅呂子約書 | 朱子荅滕德章書 | 朱子荅符復仲書 | 朱子荅滕德粹書 | 朱子荅林退思書 | 朱子荅詹帥書 | 附西山真氏跋傅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 卷五 |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 | 貞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畧 | 師山鄭氏送葛子熙序畧 | 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畧 | 東山趙氏贊象山陸先生像 | 宇宙之間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於天其 |
| <div>道一編目錄</div> <div>六</div> <div>范一</div> | | | | | | | | | | | | | | | | | |

在人則爲性而具于心豈有二哉惟其蔽于形氣之私而後有性非其性者故孔門之教在於復性復性之本則不過收其放心焉爾顏之四勿曾之三省與子思之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言鑿乎如出一口誠以心不在焉則無以爲窮理之地而何望其盡性以至於命哉中古以來去聖益遠老佛興而以守玄悟空爲高訓詁行而以分章析義爲賢辭華勝而以譁世取寵爲得由是心學晦焉不明尼焉不行雖以董韓大儒尚歎于此而亦何覩其他哉子周子生千載之下始闡心性之微旨推體用之極功以上續孟氏之正傳而程子實親承之故言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其言之切要意之誠懇所望於後學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統者於

是朱陸兩先生出于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于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異于早年而卒同于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爲本豈若後之分章析義者畢力于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爲輔豈若後之守玄悟空者悉心于塊坐走誠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于世而學者徂於道之不一也考見其故詳著于篇

道一編卷一

此卷凡三詩蓋二先生論所學者其不合與論無極同

復齋陸氏鵝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子今

陸子和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朱子和韻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按東萊呂氏訪朱子于寒泉而歸朱子送至廣信鵝湖寺二陸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皆不合而罷此三詩則倡酬之作也蓋二

陸詩有支離之說疑朱子爲訓詁朱子詩有無言之說疑二陸爲禪會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言以相訾分朋以求勝而宗考亭者尤不能平恚其以支離見斥也然朱子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弊凡七見于友朋書札間開示後進警切備至而陸子亦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與東萊之文以是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雖大賢近聖之資亦必盈科而後進者如此或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考亭有服善之誠篤志于爲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附建昌包氏序象山年譜畧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

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以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極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苟或升而未入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僅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學者或止涓流拳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致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加議而莫有能破其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云

按包氏此論發明陸子詩中積至崇成四字深有警於學者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所謂始焉若氷炭之相反者附見陸子之說二十條

朱子荅呂子約書

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辯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

按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脫畧文字直趨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辯而

後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處今考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爲務而獨切切以空言爲戒疑所謂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爲空言者哉其說可謂大不審矣此所以來議者之紛紛乎陸子之說畧附一二以見其早年所以爲不同者之甚焉

附陸子與邵叔義書

天之所以予我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

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迷於此矣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王

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着意見增

道編卷三

十

清

疵益贊助勝崇私重其徇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

委之倫顛萌葉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附陸子與胡季隨書

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撤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

朱子答呂子約書

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

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嘆而已

按朱子以祖習禪學誤後生者爲憂嘆陸子以假先訓自附益者爲悼懼其苦於不同如此陸書附左

附陸子與陳君舉書

世習靡蔽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求思及此益切悼懼

朱子荅蔡季通書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邪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嘆也

按以上二書朱子始謂陸子全是禪學且嘆其深誤後生之好資質者今考象山之

書往往以異端爲憂其於儒釋之辨亦嚴蓋朱子直以其主尊德性之說太過而疑其爲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則又譏其爲葛藤末說不知縈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殆其言皆出于早年氣盛語健之時學者未可執以爲定論也陸書今摘于左

附陸子荅朱子書

尊兄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徃徃秘此而多說文義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縈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母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

附陸子荅王順伯書

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

附陸子與曹立之書

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
士大夫鮮不溺焉

附陸子贈劉季蒙說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
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
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朱子與黃直卿書

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

遺編卷一

卷一

水

范

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
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
遠也

按此書則二先生論無極在不曾面會之
前今文公年譜以論無極事置鵝湖已會
之後失其次矣

朱子與程正思書

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
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

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

朱子與邵叔義書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閑匿不敢橫以示人不謂
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
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
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
其常態亦不足深訝吾人所學却要自家識見分明
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朱子與趙子欽書

遺編卷二

卷二

七

范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
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
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
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
夫者又安在哉

按以上四書皆爲辯無極而發說見第一
卷附見陸子三書以備參考

附陸子與陶贊仲書

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

未通處其說固以已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
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
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
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爲聖
賢亦不過克此而已

附陸子與朱子書

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
訟大底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
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
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

附陸子與鄭溥之書

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
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
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
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
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非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
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敘教士大夫學問之
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

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
而不可致吾友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
捨者

按朱子有言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今以陸
子此三書觀之其意未始不與朱子同而
其稱朱子一則曰高明一則曰英特真有
古者君子和而不同之義豈若後世操上
人之心執一已之見至於交惡而不可解
者哉宜其德盛仁熟而驩然合并于晚歲

也

朱子答劉季章書

來喻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
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着實依文
句玩味意趣自深是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
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
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序平
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
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

此逐些理會湏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物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自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着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湏是實有用

道編卷三

十

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肯綮蓋陸子方以學者口耳爲憂欲其以尊德性爲先以收放心爲要朱子乃欲學者依文句玩味意思趣自深又欲其趁此光陰排比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朱子晚歲乃兼有取于陸子之說今摘附于後餘見第

五卷

附陸子與曾宅之書

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之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卽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克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懼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

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矣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

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

附陸子荅曹挺之書

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辨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

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觀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循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朱子荅陸子書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

且欲其着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儒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按此書有妄生內外精粗之別及聖賢之言不必盡信等語疑爲陸子荅曾宅之而發然陸子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朱子亦謂樸實無許多勞攘是雖二先生早歲語然中間皆有獨見不可以爲徒異而不求

真是之歸也

朱子與黃直卿書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恠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嘆可嘆

按陸子之書最尊顏子曾子以爲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外此不可以言道絕不見有推尊琴張曾皙牧皮之說是豈門人

流言朱子一時聽之而以爲實然者邪陸子之說摘附于左

附陸子與李省幹書

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

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况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

附陸子與張輔之書

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遽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邪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已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

道一編卷三

七

余

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

按陸子前與胡季隨曾宅之及此四書皆亟稱夫子之沒其傳在曾子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且深有憾于空言多識務外徇人之弊今考朱子注曾子三省章用尹謝二氏之說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

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然則守約固疑於捷徑專用心於內固疑於近禪而象山之學不能免於世之疑矣

朱子荅劉公度書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道一編卷三

七

余

按朱子此書深斥荆公祠記之非而陸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也今考其記所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相出入

而又率本諸司馬溫公及明道先生之言
今摘其大畧附注諸說以見其語意所從
來亦後學考求探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
讀兩陳奏議遺墨其詞峻陸子乃荆公鄉
人其詞婉殆各有攸當而朱子拔本塞原
之論尤不可少也

附陸子記荆國王文公祠畧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
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

道編卷三

卷

太

范

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
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
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朱子曰安石行
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皇帝唐太
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
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
諸儒所未聞者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用逢其時
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
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譚行之未幾
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
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

屏伏檢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朱子曰祖宗之
法因時制宜行之
之既久不能無弊則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
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躁率任意而不能
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
不以為便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舉起而力爭之
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
於安石規模之下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不復可
望其罷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典禮爵刑莫非天
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

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
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

道編卷三

卷

九

范

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
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朱子曰三代
之政布在方
冊時有先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
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
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恃則其遺法
雖若渺茫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安石所謂同體乃
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眾耳若真有
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
凡古所當先而急者局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
刑為汲汲邪又曰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唯
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嘗無用於
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世之
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
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

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
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
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
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司馬溫公謂劉
元城曰介甫變
法之初天下之人羣起攻之而介甫不可動者蓋此
八字吾友宜記之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
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
點泥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
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不可以
死生禍福恐之則已介甫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
此法所以必行也又曰人言安石姦熙寧排公者大
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

通鑑卷三

手

范

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
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
明道先生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
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按文公語錄門人吳琮問萬世之下王臨

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
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姿亦有
拘強處觀此語則又與荅劉公度書不同
語錄雖未足盡據然亦不應牴牾若是學
者詳之

朱子與胡季隨書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欵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
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
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
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
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頗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
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荅項平父書

通鑑卷三

王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
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
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
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
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
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
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
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
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攖掣聖賢之教恐無

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畧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朱子答王子合書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靜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

朱子答曹立之書

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未參識不欲劇論

朱子與吳茂實書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又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

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所短參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

按以上五書前二書始拈出敬字及持守

之要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皆若

指陸學而言後三書稱其講論有益及謂

陸子欲隨時立教且方要理會講學之事

然又疑其欲速好徑而流於恠異蓋朱子

至是亦微有去短集長之心而猶有未釋

然者焉陸氏之說附見

附陸子論學古入官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

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盡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

附陸子論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辯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辯皆須卽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自私智而能進學者

附陸子答劉深甫書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爲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爲深甫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甫之身之心非徒無益

道編卷三

合

三

道編卷三

合

五

五

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有不知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爲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詰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無明時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脩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氷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

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開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

按朱子稱陸子近方理會講學者如此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其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其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

附陸子答包敏道書

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倘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示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按朱子所謂恠異所謂欲速好徑如彼陸子所謂奇怪所謂好進欲速如此學者皆當奉以爲戒而內自省也

道一編卷二

道一編卷三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所謂中焉覺其信之相半者附見陸子之說十四條南軒張氏之說一條

朱子答張敬夫書

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將流于異學然朱子他日又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其與論象山之失同至於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豈別有見邪抑大賢之造詣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非後學小子所得驟而窺邪

又按陸子有論明理踐行一條朱子晚年蓋嘗有取焉者今附于左

附陸子論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閭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以廢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治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

朱子答呂伯恭書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只是定本意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

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
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
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
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
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
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
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來喻子靜之病恐未
必是有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
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
此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

道編卷三



三

按意見議論之說朱陸二先生蓋嘗面加
究詰宜有定論矣然陸子雖以涵養講究
爲本分事終以閑議論非就已向實工夫
其所答門人書今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詳道書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
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
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

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
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
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
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
接事聞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
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
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某但與
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着實做工
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已亦豈解
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
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道編卷三



四

朱子與孫敬甫書

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
然非其疇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其身能治其家以
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捨
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
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
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誠之

域也

按朱子謂陸子本禪學欲以欺人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陷于不誠之域陸子亦有書云苟爲大言以蓋繆習器以自勝豈惟不足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自欺其心殆指朱子也其言過矣今附于左學者得以考觀焉

附陸子與趙然道書

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

道二編卷三

五

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養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

朱子與劉子澄書

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繆習偷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詭譎惕玩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

道二編卷三

六

按陸子輪對五割首言版圖未復雖恥未雪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次言漢唐之治因陋就簡願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幸天下次言人主莫難于知人之明不宜信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

臧否人物次言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
可以馴致者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願爲
之以漸而不可驟次言人主不宜親細事
致叢勝之失皆不見所謂禪者然析理之
精擇言之審百代之下孰有加於紫陽夫
子者哉殆必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
學者諦玩而自得之可也

又按以上三書朱子之於陸子一稱其好
處可敬服一稱其卓然非其疇匹一稱其
對語圓轉渾浩無凝滯然皆擬之爲禪學
所謂疑信之相半者如此

朱子答呂伯恭書

塾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
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
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
人讀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
訓子帖畧云到婺州即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初見
便稟其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下禮合恭
拜又云大人再令拜稟恨以地遠不得瞻拜即中公
兄迄今有香一炷令其拜獻次日去如引入即詣靈

楚前拜訖進說大人致問昨聞即中丈大奄稟明時
恨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令其拜稟切望
以時節哀
爲道自愛

按東萊先生居父之喪文公遣子從學而
象山有書與東萊甚言居憂講授之非禮
此亦二先生相異之一

附陸子與呂伯恭書

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
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踈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
知爲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
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
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
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
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
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
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
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
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
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

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朱子與呂伯恭書

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猶似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其氣

遺二編卷三

合

九

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朱子與林擇之書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說只如此講漸

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按朱子此書云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又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蓋朱子自是有取于象山日加一日矣陸子之言有契于朱子者謹附于左

遺二編卷三

合

十

附陸子與胡達材書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廡庫廩庖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

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騫於外也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已明分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附陸子荅劉淳叟書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入讓竈讓席其及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飭人以不言飭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顯更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

言之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附陸子與吳仲詩書

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朱子與呂伯恭書

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陸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

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

按南軒之亡朱子極爲之痛悼象山亦有
吾道失助之悲且以未及通書論道而爲
之抱恨皆公言也謹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
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爲學之大
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稱朱子卓然特
立真金石之友殆聞其平日各主尊德性
道問學之說而爲之中處邪今錄以相次
庶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劘講肄學者得
有所觀感而爲之法守也

附南軒張氏荅陸子書

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于中
第惜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貺講
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

有躡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
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
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
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
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
而後爲行乎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
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
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
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
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躡等之失
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
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
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
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
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竟之而盛
意之辱欣幸至予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
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
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

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

朱子答呂伯恭書

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迹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按以上五書朱子始稱陸子有讀書窮理之益與鵝湖議論不同而又惜子壽之亡蓋深致意于斯文之不幸焉

道編卷三

五

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踴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附陸子白鹿洞書堂講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役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

道編卷三

六

范

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曾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

道編卷三

七

七

卷六

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胃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綮或慰滿乎予衷弱者乃聞兄

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徃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叅倚可覺情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按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復會于南康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于白

道編卷三

六

六

卷六

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爲文以奠復齋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後五月而東萊計至象山奠之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奠文附左

附陸子祭呂伯恭文

王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繫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禪

麟經是嗣計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
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州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
公又棄世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
既而值公將命考試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
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奇矣甲午之夏公尚居里
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
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文教之以身抑又有此
惟其不肖往往失墜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
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硃劑
先兄復齋比十二歲兩獲從疑言符心契再疾頽天
吾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喬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
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
觀省加細追惟曩昔宛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
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
有懷未既計音東來心裂神碎矯首蒼茫涕零如需
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
壽及弟子靜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爲

予道餘于曹立之之爲人後予守南康立之果來自
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已之學而信子壽昆
弟之不予欺也及予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
行如章郡守錢侯子言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以
立之告子言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踵立之之門以請
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
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
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盛年相繼淪謝而今又失吾
立之然則子靜與予相弔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
立之名建幼穎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
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慨
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
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占行高
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
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
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
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
是真可與其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

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嘆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弃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邪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

道編卷三

三

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

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爲學有非文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弃百事以趨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廢窮理之功其敎學者惓惓以本末先後爲說其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躐等陵節之弊可相有而不可

相無也陸子之書今摘附左已見前卷者不復出

附陸子答詹子南書

爲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耳口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嘗與人辯論是非辯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

附陸子與符舜功書

善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

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

朱子答劉晦伯書

立之墓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直書耳

按陸子有與朱子書亦嘗稱其文字且敘述起居極其親厚蓋溫然友朋相與之情無病已不平之說豈亦因門人有所騰口而然與

道編卷三

三

附陸子與朱子書

立之墓表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敘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款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元英諸公間號爲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曾造函丈曾記憶否今似伯仲令塔直卿爲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

道編卷三

五

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

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粗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朱子荅李好古書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來也

道編卷三

五

五

五

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按此三書朱子覺其門人輩訾陸太過故其言曰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未能盡同正當虛心熟講以歸於是又曰不容更似世俗纔有異同便成嫌隙皆至論也然陸子亦有與門人書其言正與朱子合今

附于左

附陸子與唐司法書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

道一編卷三

道編卷三

五

五

道一編卷四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五條所謂終焉若輔車之相倚者附見陸子之說十條

朱子荅項平父書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予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按此書則知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褊心自用務強辯以下人者於是可以惕然而懼幡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枘鑿之嫌書附于左

附陸子與趙詠道書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按草廬吳氏爲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當時議者以草廬爲陸學而見擯焉然以朱子此書觀之則草廬之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

朱子答陳膚仲書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按朱子書在前兩卷者曰子靜全是禪學至此始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且勸學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卽是觀之則道問學固必以尊德性爲本而

陸學之非禪也明矣陸子之言有與朱子相發者謹附著之

附陸子答包詳道書

垂論新功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裕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

朱子與呂子約書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按此正陸子之學平日諄復以教人者也附陸子論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

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焰豈不甚可嘆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藐者

附陸子與舒元賓書

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克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沈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朱子荅陸子書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

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礮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數日來病軀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衰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按朱子此書謂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蓋支離二字始見於此其謂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蓋指傳子淵子淵嘗學於朱陸之門者故又曰亦嘗痛與砭礮否考象山與子淵書有云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者正朱子之意今附于左或疑朱子書尾尚持異同之說以二書味之朱子旣自以支離為病陸子亦復

以過高為憂則二先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矣

又按朱子他日答人有不計平日異同之說疑於陸子終有未釋然者然其言曰足下何其慮之不審而為此傲睨之詞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虚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此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味其詞意蓋因其人所通書語狂僭而發

遺編卷四

七

非有憾于陸氏也

附陸子與傅子淵書

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躡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基

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中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症候不同然其志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遺編卷四

八

按此書謂方始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症候不同蓋指陸子而言謂或以支離而失之或以過高而失之其所病異而失則一也

朱子答何叔京書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

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意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按朱子此二書謂學者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伎倆謂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而陸子與人書曰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前言往行所當博識顧其心苟病則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事如房琯荆公可勝既乎又曰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苟動靜不能如一未得平穩也蓋兩先生之言不約而同者如此謹附著之

附陸子與陳正己書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螳螂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附陸子答潘文叔書

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朱子答吳伯豐書

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

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愎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朱子與周叔謹書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

道編卷四

合

十一

及爲幸也蓋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及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按朱子此書勸學者且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其餘文字未須着力考察蓋與陸子爲一家之言而陸子之言已見前卷者不復重出間附一書以備參

考

附陸子與邵中孚書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畧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塞則波流當日益克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大抵讀書詰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克日明後日本源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

道編卷四

合

十二

朱

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
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日懈覺得此心操存捨亡
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
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
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
學乎

通鑑卷四

合

圭

右

按朱子謂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
之間又謂豈可汨沒於故紙堆中使精神
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念慮之
正不正不在頃刻之間又謂非明實理有實
行之人往往乾沒于文義間為蛆蟲識見
以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道合志同者於
是益驗陸書附左

附陸子雜說

念慮之正不正不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正

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
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附陸子與胥必先書

讀書最以精熟為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為佳德
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
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
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
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
足為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
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
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安
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朱子答呂子約書

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
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
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為
賢者謀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
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

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按以上七書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却始知此未免支離曰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曰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蓋朱子深有見于後學支離之弊不可不拯故於書札之間屢援以語人鞭策淬礪極其警惻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知有義理之公而無彼我之間百世之下所當刻骨而師之者也

朱子答滕德章書

陸丈教人於收拾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上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

朱子答符復仲書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謂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

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朱子答滕德粹書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說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蓋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煥到彼皆可從遊也

朱子答林退思書

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便幸畧道意

朱子答詹帥書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已必能開導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

按此三書皆致禮于陸氏門人者蓋朱子晚年不獨尊其師而又兼重其高第弟子如此

附西山直氏跋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邪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論篤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爲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爲者也是四者旣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惟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

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按慈湖先生象山高第當時攻陸學者必以慈湖爲首然西山先生論其所得乃如此可謂理到之言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爲朱子之世適也與

道一編卷四

道一編卷四

大

道一編卷五

此卷凡六條皆後賢論二先生者後賢之論

二先生多矣然獨有取於是焉以其究事精

審觀理平正而無偏黨適莫之弊也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道園名集
臨川人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効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紛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

特達於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

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按朱子荅葉公謹後復姓周
更名叔謹

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

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

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

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已求

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發正與書

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心身頗相收管似有

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益其所謂

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

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已求仁之說令學者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

平日問辯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

切是以於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愛夫詞說之泛

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

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牆壁以爲功

者朱子嘗嘆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

也

按朱子此書與陸子有病中絕學捐書覺

得心身頗相收管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

之語然不見于大全集中殆門人去之也

明道嘗爲新法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

畧之歐陽公記呂范解仇事而忠宣公於

碑文剛之況學識之下先正者宜其不能

釋然於此也

貞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畧先生名時家淳
安慈湖門人貞

白名于

予既爲朱子立祠學宮復表融堂先生之墓所以息

黨同伐異之論而爲至當精一之歸夫陸氏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若異端之別爲一端緒也特所見出於高明而或謂智者過之耳今之學者發言盈庭宗朱之說慨行毀陸之議肆起豈善學前輩者哉且朱子之言無極天下之公言也象山之議無極亦天下之公言也偶其所見有不同故終身有不苟合者後之黨朱而伐陸者又豈天下之公言哉

按此表實用朱子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之言

道編卷五

合

三

余

師山鄭氏送葛子熙序畧

師山名玉歙人

方朱陸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已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

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萎靡而無以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

道編卷五

合

四

余

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畧

東山名沔休寧人

陸先生之學與朱子不同蓋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之學學乎顏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爲師至朱子之告張敬夫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闊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於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爲師且謂勿聞伊川之言若傷我者觀其尚論古人者不同如是則

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弊率由氣稟之偏孟子舜跖雞鳴之分周子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子請其一言以警後學先生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於二者之辨聽者爲之動心流汗朱子請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油然而生誠不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之說親授於程子而朱子釋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關百聖而不惑者也陸先生兄弟謂太極上不當更加無極字移書爭之往復數四累千萬言而不能相一何歟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太極所當得名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知論太極者之不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妙也然觀朱子嘗謂子靜不知有氣稟之性則其於周子之書庸有未深考者矣鵝湖之論終以不合

而罷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墓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卽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介然之頃抑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而悟其未發之心則其要歸亦有不合於不同者乎然而簡易支離之說邃密深沉之說終有未合於是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目闊節之多矣石稱丈量者又以銖銖寸寸爲必差則其所甚異者殆無過於斯矣執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矣至哉言也其深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所容喙無亦徵之於二先生所自言者可乎子朱子之荅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意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德之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伯恭也其言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觀乎斯言則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如此豈鵝湖之論至

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併於莫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子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爲如何也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緒之明則顏曾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徵也其工夫之密則自灑掃應對進退而達乎脩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哉獨陸氏之學則知者鮮顧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異乎人之致知先生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他日朱子嘗曰子靜是爲已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夙出千古者豈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在擴克持守爲可畧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雖學知利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況於小子後生之至

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曰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乎奈何前脩日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察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傳會繳繞而終不知本心之何在致力持守者師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爲深憂而過計者蓋有在也

按此篇曲盡二先生道德之詳獨謂朱子

去短集長之說在陸子沒世之後則恐未

然蓋朱子劾唐仲友在淳熙九年陸子有

書亟稱之而虞道園考朱子與陸子書所

謂病中絕學捐書覺得心身頗相收管及

周叔謹胡季隨二書皆在一時則兩先生

殊途同歸之好當不出此數歲間而謂陸

子去世不及與朱子合併者殆未之深考

也

東山趙氏贊象山陸先生像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按此亦因朱子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一句而發然歷考先正之論象山者博而費不若東山此贊之約而該也

道一編卷五

道一編卷五

九

道一編後序

斯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而亡也惟其託於人者有絕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夫自洙泗言微而孟氏繼其統濂溪默契而二程衍其傳晦菴朱子象山陸子則又繼濂溪二程而作者也晦菴之學則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折衷群儒之論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象山之學則立大本求放心嚴義利之辨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功均之有益于道也但晦菴早年未定之見與象山牴牾而象山靜坐之說晦菴且疑之遂致二家生徒各持其說以象山爲一於尊德性而失之空踈晦菴爲一於道問學而失之支離自今觀之象山之書未嘗不教其徒以讀書窮理而

晚年尤諄切於萬物皆備于我之訓晦菴之學則主敬以立其本而晚年尤惓惓於涵養本原未嘗不以德性爲先也是故同宗孔孟同繼周程其道一也其心一也岐而二之可乎竊嘗譬之山之尊者莫如泰山其崔巍峻極之勢或卑以陟之或崇以臨之其至于山則一也水之廣者莫如滄海其浩蕩闊闊之

神或乘風千里或遡源而趨其至于海則一也道之大者莫如孔門顏子以如愚得之曾子以魯得之雖所造不同有得于道則一也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奪其然乎歷世旣遠晦菴之道學者童而習之昭如日星固已章明於天下象山乃蒙無實之誣人皆以禪學目之四百餘年莫之辨白此篁墩先

生當群嘒衆咻之餘而有道一之編也繼是而得陽明先生獨契正傳而良知之論明言直指遠紹孟氏之心法亦是編有以啓之也故其論朱陸曰當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陽明之言出而朱陸之論定矣

少司馬雙江聶公昔巡八閩刺是編以淑多士茲已散失無存昔嘗受其學者以重刺請侍御古林沈公乃手自校訂屬宗元鉅梓以廣其傳

古林公私淑陽明先生而傳其學者按閩之暇昭示良知之旨以開俗學之迷一時諸生

感奮興起又以是編嘉惠其期待後學之心
至矣諸生志聖賢之學得之言意之表求之
性命之源見諸踐履之實則存之爲實德措
之爲事業於

聖明之治化必有所補豈但敦行善俗爲八閩
之光哉宗元不敏庸申末簡爲諸士告

嘉靖三十一年仲秋月朔旦崇陽汪宗元謹序

道一編六卷

浙江汪汝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編朱陸二家往還之書而各爲之
論斷見其始異而終同考陳建學部通辨曰程篁
墩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
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
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
朱子晚年定論之錄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
和云云然則此書乃程敏政作也敏政有宋遺民
錄已著錄

艾菴密箴一卷河洛私見一
卷太極圖說一卷

〔明〕蔡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蔡
廷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虛齋三書
無卷數》提要

虛齋先生密箴序

余束髮而談掌故竊竊焉
斬不詭於先民蓋嘗步趨
槐市憑几據梧則憮然而
思偃倮辟雍陪儒紳論議

蘇序一

則悚然而戢縛絀豆籩唯
諾詔介則屯然而歛前席
衿帶自羞型範則愁然而
憂然至卧廬清燕四顧聞
寂時而焦火時而凝冰彷彿

徑傳邇之間距駟唐肆之
迹方寸遽廬若棧山航江
矣夫人一身惟是精神榮
衛脈絡相環龍淵燕息就
病於坐馳蒙茸陸梁必傷

蘇序二

於物化如腑臟內虛而欲
集風寒之外至豈可得耶
蓋觀古之聖詰几杖著銘
工虞仲歲目頌哀惟良非
虛境因取吾鄉虛齋蔡先

生密箴揭之座右仰而眈
俛而惟顙然若有得也我
朝程朱之學爲世赤幟河
東之薛有讀書錄餘千之
胡有居業錄并先生之箴
而三矣因梓之以示同志
清源後學蘓濬謨

蘇序三



艾庵密箴

宗裔延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密箴五十條十年二十四日
當時類用片紙書置丁時處外人足跡不到之地
今年四十八矣朋遊間尚無一人得見其一者
故謂之密也密之者踐言實難虛名易動無益於
已徒誑於人而亦以自累也舊稿零星在敝笥病
中見之不欲棄滅也因令子弟輩錄之未及次第
亦以貽吾子弟爾蓋予自三十三以後亦自厭

艾庵密箴

作箴矣未有多言而不妄者此固箴中語也光祿
楊方震先生辱與進我甚厚然當悉予所病且相
別在邇故特出此以道予愧尚望爲不肖密之也
弘治庚申歲十一月十七日虛齋茶清書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風文麟趾其威
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試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而萃爲一編清心正容
展誦何其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咄咄汝清以汝
輕薄資今日正須學子與與子騫
曾子與魯中之流也閔子騫無爲之有爲也吁君子

不謹謹

點君莫若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
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
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字校童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
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禍鬼凶荒札沴皆在乎此咄
咄爾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復乎斯語
聖賢雖無心古便宜終則溫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
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
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

艾庵密箴

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拔其素所著者危矣噫
毋譏譏多言毋譏譏多言早人子曰德盛者言自傳
然而繼之曰文盛者言亦傳則愚竊以爲未然是又
將待我以柳宗元
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陳矣哉是皆不勞
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
於人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
皆詳考竟不得其微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不皆部

使亦嘆服之嚴哉嚴哉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人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
但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
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也而雅
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母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
身母徒嚶嚶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即此目前
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有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只驗夫喜
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
養庵密箴

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口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声久之自閒適蕩蕩復平乎
元城於不妄一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
一年方只去得個字而明道少年之氣心猶不覺
其躍然於十一年之後也故曰古之月先生行其口
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
賄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計
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作聖後學者意良在是

爾其亦知之乎凡知之又自言之言不能與之然則
爾其亦知之乎

宇宙之間一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而忘
之乎爾今年幾何矣

朱子曰程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
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
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憾惜不幸蹉跎死
生以之噫豈不堂堂然真大丈夫哉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
般樣看則有甚妨碍大哉言乎此卽西銘之見也欲
養庵密箴

四

爲人者斯其實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身直慮及天下千
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

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聖賢雷破山
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
有以屹屹於中流

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
身言下不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言言

敬爾心術慎行而和厚爾詞氣檢點之功
之未至將不迷於明者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瞻
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不易欺

器量安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有病自避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存聖之據程朱之敬

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存聖吾計始定

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寶一靜虛動直

清不清負爾名介不介義安在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

艾庵密箴

五

吁嗟人心分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茲

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

今而蓄三年之艾分十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戒爾重其古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

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分率然隻語三人聲垂之後世

而爲經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善言皆自前善應者自定言不見鍾不相則不鳴水

不止則不空

善言皆自前善應者自定言不見鍾不相則不鳴水

其幾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

於目前是以能重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

師與夫先聖先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

必不多言惟見大細人狂人爲人多言爾夫木有

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聖無毫髮之或慳天

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吾無毫髮之或漏細

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或曰信若此言孔顏不當厄

艾庵密箴

六

蹠跖不當言矣曰天道之定亦既昭昭於子之言表

矣爾猶未之察耶

澄其心於淵堂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

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使

中其機曾此古之人也

師道閉門處老瞞獨睡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

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無

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閒事

俗云一刻直千金學者用心當如此易曰天行健

是見得真實切已

爲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於乎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先民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汝清壽決不能百年甫及壯而氣體已若老矣不早爲自愛計將復何所待耶

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愛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豈爾危哉

艾庵密箴

七

欲爲一世經綸手止須編纂要書枝葉繁根幹饒空勞皓首作卑儒當官更有本經在博古能今始不迂

格天之功與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聖哲之卧要亦有思不在身心則在天下

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須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噴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以楊勉仁之勳而論文故以李原德之望而爲文達吁敬乎達乎其公論之不可以乎誤矣二公今莫可爲也已矣

有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匡吾過惡而輔吾所不及者也

艾庵密箴終

艾庵密箴

八

密箴序跋

虛齋先生學問蓋已造於精微矣其反身自證之功又嚴切如此密箴凡五十條岳最愛勸君莫用半點私若用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一條往年守舍浦嘗大書於後堂屏風出入觀者夫君子之不敢用私用術非恐人之知識而後不為也若小人則直謂可以欺人而無所畏爾先生此箴正所以深探小人心術隱微之病使之知其無益而或改也二者之病私尚易見而術之為禍尤烈自古執以人至用以欺天下後世機

密箴序跋

械翕張居之不疑久則習風人亦莫之怪矣洪水猛獸之災何以異此讀先生之箴者所當深察而豫防也故刻之以廣其傳嘉靖丁未夏四月吉後學惠安張岳識

曾自年十四五時即深愧質不如人竊杜撰箴語或粘於牖或書於笈其詞率乳臭甚私心常畏人知以爲行之不逮言之反作惟嘿取性理中濂溪明道晦庵南軒諸先生贊仰屋思之庶幾見其人顧若德高語邃第尚口吻閒與耳食無異反躬謂何則又取方正學雜箴雜銘如坐立行寢之類及所著冠帶衣履

密箴序跋

聖觀紙等里也者而遇事微焉久其志之六二昔而馳矣獨吾鄉虛齋先生密箴僅數條絲焉一紙常帶袖中期出入不悖今叨官逾一年所猶自言行事與箴言無當也況孔孟四書之言能庶幾乎友人問而笑曰吾與子生同虛齋之里學步虛齋明虛齋矣何子每苦心如是也會曰質不相同心同異致子不見夫易與易乎易之性甘俟日至之時本有不甘者也拘性酸必奪其酸而許多甜劑之始能可口與易同甘曾今猶然酸者友人曾言而勸傳之梓使同志者或諒會好規之其而日以過規曾也萬曆乙

密箴序跋

未夏四月吉後學晉江林晉曾識
歸里期月掩屏獨坐家君既授先儒遺言亟所讀之一一將身子對照方覺針砭入骨及繆先生又小蔡文莊公密箴藏木罽日習然益知君子慎獨工夫如是語云爲善無近名又三心爲嚴師此文莊作箴意也夫人心喜溺晏安則引之檢攝而不樂就好古今大則節于浮偽而不自知入莊當理然一室時乃原

爲之防嚴爲之責危其惡警其闕兢兢不聖賢爲焉又恐流于汙下顧名思義不世銘之于心而由之之手書焉呼何且而也蓋墮于獨而猶有出入于外者

不有獨之不慎而外能其節者暗室屋漏不見不聞
思慮憧憧潛滋暗長浸假而爲鷄鳴之起且晝之特
昏夜之求夫誠防之不豫也責之不服也通書曰君
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信哉以文莊之理學名節爭光史冊抑知其不以昭
昭而忽冥冥者哉是箴也雖其取義也近稱名也顯
然密者靜幾也靜中觀未發氣象非彼虛寧寂之謂
正在于體認天理無有間斷耳之莊莊洗心退藏于
密者哉定也志學不早悔且日深願以有年之自得
從繆先生後質諸先民自勵愚蒙請奉是箴以作之

密箴序跋

三

鑑云康熙辛酉孟秋後學彭定求謹識于思過居
昔有問程先生云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
時如何存養得熟先生答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
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凡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
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語養意久則
自熟此先生慎獨之功也今讀蔡文莊公密箴五十
條何一非先生戒慎恐懼之遺意乎當其靜處一室
外人足跡所不至每自呼其名又自責曰某不肖又
曰爾誰欺負爾名忽曰爾今年幾何矣提撕警覺皆
於人所不見之地反躬自責刻刻有不自安之心刻

有不白滿之意如在上如在左右上帝臨汝見
暇汝十手十目悅然在心嗚呼亦可畏哉文莊公學
問精微其著述見于經解圖說爲後學津梁而其用
功嚴切又在此五十條中所以秘不示人者也先王
父大參西垣公筮仕閩中得此書于公之曾孫如川
君雖經鐫刻流傳甚少久爲吾家秘本一日與予同
門雲客彭翁讀之擊節稱服謂予曰子旣刻劉念臺
先生證人約以勗同志當刻此書以自勗也後學繆
彤撰

管子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
爲工商是故肯苗肯播則有先人之耒耜在鳩工庀

密箴序跋

四

材則有先人之尋尺在變化藏縮則有先人積蓄之
法在至于脩行誼誥世故則有先人之箴規在此良
有所傳非苟而已也先大父虛齋公明經潔行爲世
莊重而密箴五十條尤其喫緊此吾家之木枲尋尺
積蓄也名卿張淨岑公其愛其書付之梓而序其首
今舊本就圯矣如川不肖旣不克闡揚世業又懼不
克守先人之遺書以至泯泯也因重新之以識不忘
萬曆丙子春孟孫如川謹跋

於天地爲完人便於記爲肖子先文莊公箴中所念

也箴行自四十餘年海內諸名公多爲序引無慮數十家矣神廟丙子春先光祿祖伯重新之題數語爲跋伯雖登仕踵武宦跡多奇行猶未敢任完人肖子云況邦駒顛頓序中祖先遺書多不能讀唯詳而守敢曰是吾祖父語我以作令志者完人肖了方法乎箴之末條有云有數大恩不可忘詳書十後聊誌祖德崇禎庚辰中秋孫邦駒謹書

密箴序跋

五

河洛私見

宗裔延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看河圖洛書私見

看河圖須按據太極圖而指畫之則自然理路分明不然但見支離而不圓活渾成有若涉牽強焉者蓋通河圖是一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動而生陽者言之陽起於太極之子位是爲天一水生於天而成於地一得五而爲六於是地六居其外矣陽進於太極之卯位是爲天三三生木三得五而爲八於是地八居其外矣自其靜而生陰者言之陰起於太極之午位是爲地二生於地者成於天二得五而爲七於是天七居其外矣陰進於太極之酉位是爲地四生金四得五而爲九於是天九居其外矣陽極於午而陰生陰極於子而陽生此又陰陽之相根而循環者也是河圖渾然太極也噫子周子實再闡吾道之太極者也然周子得中所得之趣無窮而其圖於指下者則技亦窮矣何者謂不足以盡其得中所得之趣也今學者但知○之爲太極耳而不知此箇圈子周子意本欲其團圓旋轉百千萬周而不已

乃是以形容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妙也但畫之筆下則無可奈何僅得如此而已况太極雖一氣循環而實界分陰陽今此箇圈子終是不見得陰陽動靜之別至是則周子之技又窮矣於是再為陰靜陽動圖而以左白者為陽右黑者為陰白中之有黑為陽之根於陰黑中之有白為陰之根於陽而中復結之以小圈子以為太極蓋此箇圈子元非小也與上面大圈子只是一箇而陰靜陽動實皆其中所元有之物事也但筆畫之際外此再無餘法耳豈三才之理真能使其活潑潑於此也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河洛私見

二

或能徒誦之數四而已耳豈能盡知其所以不盡之故哉蓋學必洞其微妙而後能從容自在做箇人庶不汨於聲利盡於近小也

河圖配八卦說

清謂欲知河圖之配八卦先須定却水火木金方位然後將數與卦分貼則庶幾明白如水太陰居北火太陽居南木少陰居東金少陽居西於是以數配之蓋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一六皆在北為太陰也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二七皆在南為太陽也三八木則在東為少陰四九金則在西為少陽明明白白

無可疑但四九以老陽之數而居少陽之位二七以少陽之數而居老陽之位為不盡合然此就可以明陽之道主動而通變與陰之守靜者不同是亦造化自然之理矣是於河圖之中又自有陰靜陽動之妙豈人為哉亦豈人為所能到哉

按啓蒙圖式艮震俱可說在北巽離俱可說在南今却只以艮連坤為北而以震連離為東只以兌連乾為南而以巽連坎為西者此天道左旋之運也而又以見天下無有無根之物焉何者坎西金也金則生水水雖旺在北而根已發於西北之艮矣坤北水也

河洛私見

三

水則生木木雖旺在東而根已發於東北之震矣離東木也木則生火火雖旺在南而根已發於東南之兌矣乾南火也火則生中央之上而從中土以生金金雖旺在西而根已發於西南之巽矣是亦非人力所為要皆天然之妙也管見如此尚恐牽強穿鑿而無俾於正義姑且私記於此

先天八卦之合於洛書則又全不假一毫安排天道之妙甚不可測其所以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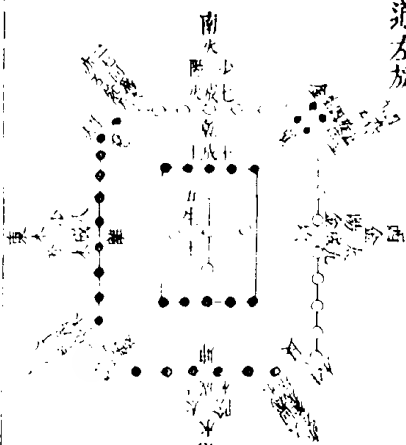
易分明是天地所造也天之生物借地以形天之作易借聖人以呈

洛書之數其四連九為老陽二連七為少陽者以左旋也陽之從其方也其三連八為少陰一連六為太陰者以右旋也陰之從其方也蓋亦未嘗無說焉洛書之為九疇象不得如河圖之為八卦者之詳密矣蓋以是恰好當得箇九字耳其取象本意只如此固簡徑而則易不事求太深密也故邵子又曰方者地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且畫州井地只是取九數而已又豈必拘拘於戴九履一右七左四哉故先儒嘗病人讀書有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河洛私見

四

卦氣之運
大道左旋



準橫圖乾兌當為太陽巽坎當為少陽今却反之者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方知是圖又有陰靜陽動之象焉

右啓蒙圖式或伏或則河圖以作易圖

此所謂橫圖者卦畫之成也其太陰之一六少陽之二七少陰之三八太陽之四九者本河圖之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之數也橫圖圓圖之所以合者即在此若泥於數目次第則似一六當為太陽二七當為少陰三八當為少陽四九當為太陰而非本圖自然之造化矣故惟以五行生出之次觀之則自明白一七為少陽四九為

河洛私見

五

太陽者蓋陽主進二七少而四九老也三八為少陰一六為太陰者蓋陰主退三八少而一六老也大抵不出此理分而言之十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今併論之者蓋有是位則有是數數與位元自相依也何以謂陽數九為老七為少陰數六為老八為少蓋陽之純則三三為九而進之極矣若兩一二三則為七是陽方進而本純斯少者也陰之純則三三偶為六而退之極矣若兩一二則為八是陰方退而未純斯亦少者也此陰陽老少之所以名也

七九皆奇故為陽數六八皆偶故為陰數
而極陰退至六而極蓋四象之數只是河圖外白之
六七八九而已易數雖有千萬億無不起於此其內
尚之一三四又自為四象之位也

啓蒙圖式元註云橫圖者卦畫之成

此謂伏羲畫易一每生二至有乾兌離震巽坎艮
坤之八卦也

圓圖者卦氣之運

此謂自艮坤水而震離木而兌乾火而中央土而
巽坎金五氣順布也土於四行無不在

河洛私見

六

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
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
橫圖離震為少陰之三八艮坤為太陽之一六同圖
亦然同也橫圖乾兌居太陽之四九巽坎為少陽之
二七及同圖乾兌乃居於少陽之二七巽坎乃居太
陽之四九異也同者象陰之靜而守常也異者象陽
之動而通變也陽不異無以見其動陽不動無以顯
陰之靜陽無動陰無靜無以盡造化之妙用此是陽
陰陽同異之閒所以為不可缺之義也

人禹
則洛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書以
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
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行曰水火木金土

二五事曰貌言視聽思

三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

四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

五皇極

河洛私見

七

六德曰正直剛克柔克

七稽疑曰雨霽蒙騁克曰貞悔

八庶徵曰雨暘燠寒風時

九福極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曰內

短折疾憂貧惡弱

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大
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人五紀者天之所以
示乎人皇極者古之所以建極也德者治之所以
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證
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又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壽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

又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

又曰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河洛私見

八

二七四九以左旋

先天八卦
合洛書數之圖



一六三八以右旋
河圖艮坤為太陰水洛書亦艮坤為水河圖震離為少陰木洛書亦震離為木但河圖艮居一而坤居六此則艮居六而坤居一河圖震居三而離居八此則

震居八而離居三雖然其共為水為木則一也此所謂二而一也至於乾兌之為火巽坎之為金則又二七四九之各易其位固足以見陽之主動而通其變抑又為老少之各當其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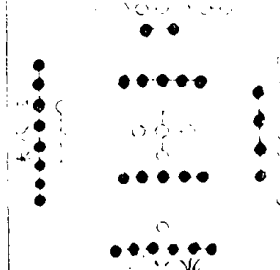
原註云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末下同謂以下諸圖亦詳見原卦畫篇也

河洛私見

九

原註云後天八卦坎一六水

後天八卦
合河圖數之圖



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為經緯而先天後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也嗟乎蔡氏之言曰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圖書往往有合也

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

通釋原註云嘗因節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則六十

四卦分配節氣二至二分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爲六十四卦也 詳見原卦畫篇

二十四氣分屬十二月十二支

十一月大雪冬至子 十二月小寒大寒丑

正月立春雨水寅 二月驚蟄春分卯

三月清明穀雨辰 四月立夏小滿巳

五月芒種夏至午 六月小暑大暑未

七月立秋處暑申 八月白露秋分酉

九月寒露霜降戌 十月立冬小雪亥

河洛私見

十

氣有節有中節云者蓋其初過月限也中云者月已及半也每月之節氣猶四時之立也每月之中氣猶二分二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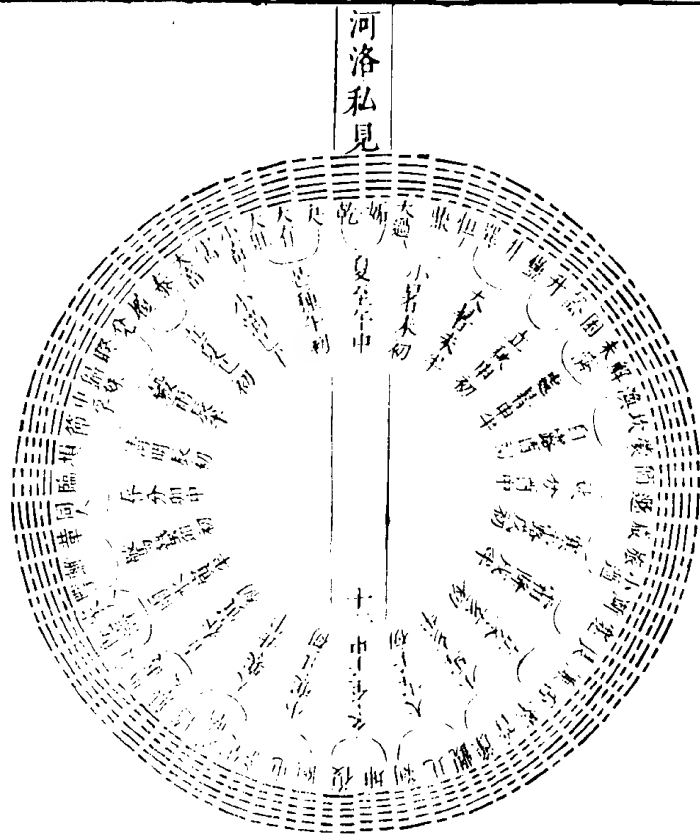
圖中有每一卦各生八卦其四立并二分二至則在彼此八卦之交界處其餘十六氣皆在諸卦腹裏也腹裏六卦分作二氣其交界處首尾各一卦此卦之首交上卦之尾此卦之尾交下卦之首各二卦爲一氣勢亦自著不得三卦也亦似妙哉

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每氣皆三卦而惟四立及二分二至各二卦却似不恰好而涉牽強者然以

其十六氣各三卦皆在八卦所生諸卦之腹裏每氣三卦爲一氣之始中終也其二至二分四立正二卦而皆在上下八卦之交界處彼此之交有中焉則亦前一卦爲氣之始後一卦爲終其交界之中即中也此義似隱而顯豈不亦自恰好哉此所謂交界之中亦猶節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

河洛私見

啓蒙通釋曰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



愚謂圓圖既可虛中以象太極則亦自兩儀分四象又分而爲八卦以至重爲六十四卦必矣但圓圖是周已畫之卦改現而圓耳故當初不復當知

一倍法爲圖非蔽其妙也

| | | | | | | | |
|----|----|---|----|----|----|----|----|
| 圖 | 方 | 卦 | 四 | 十 | 六 | 義 | 伏 |
| 坤 | 剝 | 比 | 觀 | 豫 | 晉 | 泰 | 否 |
| 謙 | 艮 | 需 | 漸 | 小過 | 旅 | 咸 | 遯 |
| 師 | 蒙 | 坎 | 渙 | 解 | 未濟 | 困 | 訟 |
| 升 | 蠱 | 井 | 賁 | 噬 | 鼎 | 大過 | 頤 |
| 復 | 睽 | 屯 | 益 | 巽 | 漸 | 恒 | 歸 |
| 明夷 | 賁 | 旅 | 家人 | 睽 | 蹇 | 節 | 同人 |
| 臨 | 損 | 節 | 中孚 | 歸 | 睽 | 屯 | 履 |
| 泰 | 大畜 | 需 | 小畜 | 大壯 | 大有 | 夬 | 乾 |

河洛私見

十五

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此八卦
乾起於西北以次而兌而離而震皆斜向上東南坤
盡於東南其次爲坎爲艮爲巽皆斜接下之西北
泰否咸損旣濟未濟恆益卽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之
交不交也

泰者乾坤之交否者乾坤之不交交者謂乾下坤上之交通不交者謂乾上坤下之各居其所也感者艮兌之交男下女也損者艮兌之不交由在上澤在下亦各居其所也既濟者坎離之交水火相爲用也未濟者坎離之不交水火二物各居其所

也坎上離下所以爲交者火木炎上之物今居下
以上熟乎水水本就下之物今居上而受火之熟
烹任之象也
恆者震巽之不交剛上而柔下所以爲理之常也
益者震巽之交柔上而剛下爲交相益也

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

本註云內乾八卦居北外乾八卦居西此恐未然
蓋緣圓圖乾居南之乾只是一箇乾既只是一箇
乾則亦只是一箇乾轉今却分爲西與北則與轉
字爲非本旨且轉字下亦當添字矣若圓圖之有

河洛私見

十四

八乾則七乾乃一乾之子卦也在方圖亦當以此
例觀之不當分西與北爲二也况如此說又與下
文所謂乾起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者自背戾矣
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

本註云內坤八卦居南外坤八卦居東此亦未然
其辨如上

而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

圓圖兌居東南艮居西北今則兌居西北艮居東
南圓圖離東坎西今則坎東上離西下圓圖震東
北巽西南今則巽東而近南震西而近北是此六

卦又皆易位也

十以見方圖不特有一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
有一定之位謂不似圓圖卦氣之運也有變動交
易之義謂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之類其變
動也既變動則彼往此來而爲交易矣此交易承
變動而言與一定之位義相反對不必謂是對待
之定體也

啓蒙通釋本義曰此圖同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
離盡卯中坎盡酉中

此舉四正之位就該得四隅而統十二支矣乾盡

河洛私見

十五

午中者起自泰之巳也過乾則一陰之巽生而爲
姤矣坤盡子中者起自謙之亥也過坤則一陽之
震生而爲復矣離盡卯中者起自明夷之寅而盡
於同人之卯也坎盡酉中者起自訟之申而盡於
師之酉也蓋四正之卦四時之正位也謂之此圖
圓布者對方圖而言蓋方圖圖元是以圓含方面
共爲一圖今則折而改之也

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

此文以二儀之分運而言而卽以見一氣流行之
妙動靜相生之機也

其陽在南其陰在北

一氣之運其實陽達於南陰歸於北以十二律管驗之可見氣運之生於子盡於亥也

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

於乾曰始於坤曰盡此亦有義蓋地氣之行實自西北來以古今王氣觀之可見地形亦然故曰天下如常山蛇勢西北為首中原為腹東南為尾也

蓋方圖象地
其陽在北其陰在南

其陽在北故北方風氣剛勁其陰在南故南方風

河洛私見

夫

氣柔弱

據圖則陽在南陰在北據方圖則陽在北陰在南何如此之相背耶曰南方體陰而用則陽北方體陽而用則陰體者其靜用者其動也夫同而動地方而靜也故今南方雖風木柔弱然受陽氣之流注故山川之生物窮冬不絕也北方雖風木剛勁然陰氣盡歸於此陽氣方散於此故值寒而少產後榮而先枯也

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也

二者謂方圓二圖也不謂陰陽二氣也陰陽二字

則常以活套看隨在而取配也如圓於外者為陽

方於中者為陰則以方圓相對取陰陽也其實所

謂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

則圓圖元自有陰陽也又如所謂乾始於西北坤

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則方圖亦自有陰

陽也

動而為天者未嘗無靜靜而為地者未嘗無動此

亦就二圖相對而云以見其各以陰陽相耦所謂

無無對之物也此處實以方圓二圖為對耦

河洛私見

七

邵子
天地
四象
之圖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太

陽為乾太陰為兌少陽

為離少陰為震此四卦

自陽儀中來故為天四

象少剛為賁少柔為坎

太剛為艮太柔為坤此

四卦自陰儀中來故為

地四象詳見原卦書篇

愚謂先天後天圖不分天地者渾天儀也舉天而該地也意亦謂地對天不過也蓋造化之柄亦歸於一

故乾無所不統也邵子分天地各有四象者陰陽配
合之氣也其實陰陽無定名分合無常勢苟於義有
取則證之其所見皆非鑿也抑足以相發明也

朱子釋邵子說以乾兌艮坤
生於二太故為天四象離震
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四象
但以太陽為陽太陰為陰少
陽為剛少陰為柔不復就八
卦上分陰陽剛柔與邵子本
意不同自為說也

河洛私見

六

上文元註云云似不可曉蓋以二太為天四象二少
為地四象則太陰亦當為天少陽亦當為地而又謂
但以太陽為陽太陰為陰何也實未可曉當記以問
若夫與邵子本意不同愚意則謂朱子一時記憶或
偶有誤不然則記錄者之謬耳不深求其義不錄亦
可

河洛私見終

掛過樸總圖

老陽初
掛一不計圖左
初有左掛三
右掛一者其
掛一不計圖
如下

河洛私見

九

少陰初
掛一不計圖左
初有左掛三
右掛一者其
掛一不計圖
如下

按掛十六之圖亦當改置
初有左掛
二右掛二
者去掛一
不計

虛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
閩諸君子之所論列校之天
祿播在學宮幾與六籍並傳
矣吾鄉文莊蔡先生沉浸理

蘇序一

學諸所著述一以宋儒為標
如密箴數語足追訂頑蒙引
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
掌故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
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之超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

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櫛之
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
究心象外若揖羲皇於夢寐
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

蘇序二

考亭之間而未易為口耳糟
粕者道也未學卑卑雕鏤為
工考索為拙此固無足齒者
乃踰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
棄象數甚且舉宋儒而迂之

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
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
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則德
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
而疇不必九即天苞地符安

蘇序三

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
而易一經又何稱禮樂詩書
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
也即數明理君子也忽君子
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

議是長禪定之標而樹甚閒
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濂洛
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
因表是編而出之以示多士
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

蘇序四

哉 清源後學蘓濬誤



蕭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論列發
之天祿播在學官幾與六籍並傳矣吾鄉虛齋蔡先
生沉浸理學諸所著述實迥宋儒而上之如審歲數
諸足追訂頑蒙引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掌故
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之趨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太極左圖右書字宇而
櫛之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究心象外若捐義
皇於夢寐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考亭之間而
未易為口耳糟粕者道也未學甲早雕縵為工考索

太極圖說

為拙此固無足齒者乃號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棄
象數且舉宋儒而迂之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
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
則德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而時不必九仰天
苞地符安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而易一經又
何稱禮樂詩書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也即
明理君子也忽君子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議
是長禪定之標而樹猗闢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
洛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因表是編而出之以
示多士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哉清源蔡清

太極圖說



陽動

陰靜

宗裔廷魁經五枝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生 化 物 萬

○今強讀曰虛圈子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朱子說

太極圖說

曰無極言初無兩極也曰而太極言實則為二大之
數也

極字所從來本謂虛極故極字從本今以理之至
極而借此以名之喻退本是道路之義今亦以此理
為人之所當行而借名之耳

太字是大字加一撇大之有加焉者也既曰大
而又加以太蓋以此理至廣至大至精至微至中
正一極字附本足以盡之故加太字於極之上焉
矣盡矣不可復加矣易贊乾曰剛健中正純粹
亦此意故則其詞約也

又易曰至哉坤元至即極之義曰大哉乾元大亦太之意但陽雖得兼陰然對陰靜而言猶只是陰動之一偏而非其全體之妙故乾只言大而不兼言至亦未至於太也

自孔子以後只言太極未嘗言無極世之昧者蓋有以陰陽五行之例而求太極於有形象者故周子復添一無極二字明其只貫乎陰陽五行之中而實超乎陰陽五行之表也朱子釋此句之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義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圖說

太極云者只是理之尊號也蓋貫萬理而一之也所謂道之大原也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二而字輕無次序也

或曰因此而字故生陸氏議論

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朱子謂本體也即所謂理也以愚管見論之盡六合皆氣

也理則只是此氣之理耳先儒必先有理而後有氣及理生氣之說愚實有所未解

此只是易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其曰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正易本義所謂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非道陰陽所以迭運之理則道也非他也

朱子曰今人說陰陽上別有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今強讀曰實圈子

太極圖說

此◎改讀曰之動而陽靜而陰也陰中○極一太者其本體也說朱子

陰靜陽動之中有太極焉此即所謂陰陽一太極也所謂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者也其實○與◎也對而觀之○其不離乎陰陽者雖◎其不離乎陰陽者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愚非不知其不離亦不離不離亦不離而為是分岐之說以取議於人者以必如是觀之乃得二者之辨而其一致之意亦自可識也動生於靜靜生於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此蓋太極之本體也是豈離於一

一陽乎抑豈離於一陰一陽乎所謂道之體用不外

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者陽之動也○者陰之靜也○者陽之體所以立也○者陰之體所以立也

以此觀之則本體之為全體亦可見矣謂兼有體用

也蓋泥於器而不離於器乃所謂道也形而下者謂

之器器者各適其用形而上者謂之道道者實妙其

全

之陽者○動之根也○之陰者○靜之根也

太極圖說

陰根陽陽根陰者如此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

天地際而其事同男女際而其志通向非其一本之

故則何以異形異勢而相求相合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哉又五行亦其宗也故能相生而相冠以相成也

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其與周子陰根陽陽根

陰之說若合符節張子未必見太極圖與通書也而

其起然獨見有如此以此益信周子之太極圖不必

自種穆而來也種穆豈足以與於此哉

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變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變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變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變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變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變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變也

之合也

陽變而之陰生水及金陰合而之陽生火及木上則

於一變一合之中故兩得之而居中焉下文曰上冲

氣也以此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

所以言變合

朱子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

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

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一

愚謂陽變而生陰之水陰合而生陽之火然水太陰

太極圖說

也則又交於陽而生少陽之木火太陽也則又交於

陰而穿乎土以生少陰之金此皆以質而語其生之

序然也其水金在右火木在左則以陰陽方位而定

也詳在下文

○陰盛故居右

右陰所居之方

○陽盛故居左

左陽所居之方

也天地人物皆然

何謂天地人物皆然帝出乎震說言乎是生氣在東

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脉以左為

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脉以左為

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脉以左為

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脉以左為

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脉以左為

主女子六脉以右爲主是人物亦左陽而右陰也

(木)陽稱故次火

朱子說

少陽次于太陽之下也

(金)陰稱故次水

朱子說

少陰次于太陰之下也

此皆特以陰陽方位而分固非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亦非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然自左陽而右水陽生陰也自右水而左木陰生陽也自右陰而左火陰生陽也自左火而右金陽生陰也方位雖若局定而其相交之勢則固與相生之序及推行之序不相悖也太極圖說

六

(土)冲氣故居中

朱子說

冲氣卽所謂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以其無定位也故獨位之於中以見其於四行無所不在無所不該也以流行者言前乎爲木爲火者於此而成其終後乎爲金爲水者於此而成其始

太極圖本旨言陰陽生五行正當主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而是五者之氣上行於天則自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故言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於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下

而水火之

(一)變

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

右水陰也却自左陽動而來左火陽也却自右陰動而來蓋陰陰也其根則陽陽陽也其根則陰二者互藏其宅也誠以太極之全體無閉可破特自其體之全而別其分之殊豈可謂是二者判然不相關者哉今以水火二物觀之火能照物外明也而內體則實暗非以明於陰乎水外暗不能照物也而中却虛明能照升以根於陽乎又朱子曰水質陰而性陽火質陽而性陰

愚謂水內則陰中有陽也分明是圖之陰靜一邊火內暗陽中有陰也分明是圖之陽動一邊所以然者

太極圖說

七

非以陰根陽陽根陰而何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

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朱子說

自水陰盛故居右以下至陽根陰也皆按圖中五行

定位言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自水而木而火

以下至四時行也乃兼圖中五行數條牽系而言

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

木氣布爲春萬物以生火氣布爲夏萬物以長金氣

布爲秋萬物以收水氣布爲冬萬物以藏土氣則

於四序之間萬物之生長收藏者以成此所以

之以下二圖

朱子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
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
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
故能生秋金也

又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
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木金土而水木陽
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

太極圖說

八

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
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
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
哉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
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朱子曰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即其運
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
陰曰此以時序而言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所謂土之一字當折作四分看水火木金各有土意
故象止有四而四時有土氣

是齋黃氏曰五行有生數有行數不知何故初生是
一樣流行是一樣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簡
之義恐不如是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之本
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便
是大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木火金
土為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之數多寡耳非
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
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一

太極圖說

九

極為三以一運之圓而生二故一為三也地得耦而
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二極
為四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為四也水者初生之
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
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為次
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偶一
初一盛則當曰水木火金土非謂大序如此也今以
為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為次
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木火金土分
其奇耦初盛而為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無兩樣

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
初非以次序而言猶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
名也果以次序而言之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
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
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
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

蓋五行本渾融無閒而立言之序自有別耳勉齋之
說獨精明是補朱子之所不足也

勉齋又曰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為卦也 陽居中天
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成七之成

本極圖說

十

火也猶離之為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
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為陰以其在
內為生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理矣
勉齋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
偶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
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勉齋又曰本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 動 靜
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不
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之所以為陰陽者
亦不出於二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未流無往而

不二哉然也各有本末各有始終故二分而
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為水火一陰分而為金水
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
各有終始未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二者各有
終始則二分為四矣知二之無不四也則知其所以
為是四者亦道之本體也非其本體之四何以使物
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
見道體之本然也豈為太極不可名狀此亦可以見
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要當以是觀之寒天
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

太極圖說

上

愚謂此五行自造化言故以水木火土金為序易大
傳天一地二章之五行是自造化之生成萬物言故
以水火木金土為序其以水木火土金為序者分明
是自流行之用而言也其以水火金木土對而土居
中者分明是據對待之定位而言也論造化之生
則當以流行者為主論陰陽之生五 五行之分
陰陽則惟以對待之定位觀之為明白也
○虛 實 陰 陽 五 行 五 珠 二 實 五 者 之 殊 一 二 者 之 實 也 所 以 申 解 五
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一陰陽之義也

無餘欠也人五行既具是一陰陽則安容有餘欠乎
其用字之義亦甚精矣

精粗本末無彼此者此所以申解陰陽一太極之義
蓋分理與氣則理為精氣為粗所謂形而上形而下
也太極者一氣之本體一氣者太極之支分是太極
為本一氣為末也所以無彼此者蓋精而本者實包
舉乎粗而末者其粗而末者實皆精而本者之所在
耳故曰無彼此也明陰陽一太極也然五行一陰陽
處卽便是陰陽一太極處今於彼曰五殊二實無餘
太極圖說

上

欠而於此乃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何與二五均氣太
極對陰陽則有理氣之分也

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朱子

所以別太極於陰陽五行也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也
夫太極惟本是無故能博其有也蓋天下之有不能
以自有而所謂無者實有其有也此所謂性立天下
之有而天下無性外之物亦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無假
也朱子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此五行各一其性也但書洪範之五行主質具

者言太極圖之五行主氣行於天者言此為小則今
據先儒亦引此為說蓋以影出各一其性之意云耳
氣殊質異五行各有氣有質也或謂水火為氣木金
為質者恐非也

各一其○者譬如日月之光輝一也或在水或在地
或在屋同一日月之光也或以水得之而為水之光
戶得之而為庭戶之光屋得之而為屋內之光要
之則初無二光也同受一日月之光也

各無欠缺故各無假借也

太極圖說

上

朱子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質雖異各一其極○言行雖
有五其性則一氣殊質異其極則同蓋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也曰太極者猶言性也曰五行者猶言
仁義禮智信也其實仁義禮智信五者一性也一性
之分則五常之德也

○水火金木之有性此無極二五之所以妙合而無
開也朱子

所謂無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蓋於是遂有乾

成男坤成女之功矣

也。曰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

也。○第四太極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

此男女是天地開闢之初氣化融結而成無

種在天地也如身土初生之氣了是也亦無

各一其性者男健女順也其實道健順之所在

極之所在也故曰男女一太極也

男女一太極言男與女各一太極也

太極圖說

十四

萬物一太極亦言物物各一太極也非謂萬物統一

太極也

○第五太極萬物化生以形化言也各一其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

非以男女為人萬物為物也男女兼人與物言

亦兼人與物言乾坤者男女之父母男女者萬

父母凡男女所生先皆謂之萬物其實萬物不

男一女也在獸之化壯亦男女也在鳥之雌雄亦

女也朱子曰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

雄之類

或曰竹與麻之外安得一一辨其男女曰若如此

求其盡則不特植物雖鳥獸之屬亦有盡為男者亦

有盡為女者不能一男一女其所以為物也如更全

無牡蜂全無雄蝶亦不能生有蓋亦無雄也或曰

偏雄偏雌則何以能生有曰偏雄偏雌則其物之

身自具夫陰陽之氣其氣常其時候則自相交感故

亦能生育故生生之理全也兩化雖不分一神自不

缺此又可見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也翰墨全書所

載外國有男不婦女不夫而生育者則不但物為然

人亦有然者大抵皆是得氣之支末者也

太極圖說

十五

人物之初是氣化者既成人物則以形相禪是為形

化而氣化載於其中矣易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

生者也然至今亦有氣化之物氣化可以兼形化

形化不能外氣化如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滅矣但

人不及察耳

此以上引說解糾圓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

朱子

曰惟人也則知上文所謂男女萬物者兼人與物而

言也

得其秀者氣質之秀也最靈者心也心之靈者太

之所在也故曰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邵子曰

心為太極為其全也物則偏矣

大學或問曰得其正而且通者為人得其偏而且塞

者為物正即秀也通即靈也

朱子曰且如人頭同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受

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開有

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

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

太極圖說

其

與物異者此耳

又曰以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為

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

中查滓者愚不肖

然形靜之為也神陽之發也朱子

形曰為者坤作成物重濁也神曰發者其氣發揚上

上為昭明輕清也

愚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此人之所同也所謂難上

知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

正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亦據理而論之要亦有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之理所謂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也似不可遽指為實惡者言若下文小人悖之內乃

是指實惡者言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五性常

完矣純粹至善而無少有邪惡之雜矣萬化自我而

行人極自我而立天地自我而參矣下文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正是

說聖人與天地參處此又是一條五箇圖子也

上文惟人也至萬事出矣是一條五箇圖子又上文無

太極圖說

七

極之真至而變化無窮焉亦是一條五箇圖子

五性水①②之德也朱子

木之德為仁火之德為禮金之德為義水之德為智

土之德為信一無極之真也此依朱子五常之說但

終是可疑蓋五性既是仁義禮智信則是純粹至善

者也自此而感動則是自性之發而為情之正終始

本末一無極之真矣果何以兼善惡愚意周子本旨

或是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耶其未發則

性也

善惡男女之分也朱子

性也

善惡男女之分也

性也

性也

性也

性也

性也

男與女相對善與惡亦兩相對此以陰陽而分而言也非謂凡男皆善凡女皆惡也類分之辭耳朱子曰天地之閒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大傳繼善成性也太極圖說俱皆謂在人者無不善及在人乃有不善有來只是直後之意其實在天便亦有不純乎善者故陰濁之氣必有所泄泄於人則為愚不肖泄之於物則為豺狼蛇蝎之類亦天所賦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朱子說

太極圖說

大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猶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者也善惡分萬事出者蓋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人心雖非不善之心然降自上智而下則不能主之於靜未免一善惡交戰相勝於是紛紛雜揉人事始多端矣所謂天下之至顯者也則善惡為男女之分萬事為萬物之象為可見矣故經之曰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朱子說

言內悔吝亦有相循之理

吉凶

此以上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朱子說

精則不雜而理欲之界限明所以生而知之不思而得也一則不惑而天理之宰制定所以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精一二字實以尚書之惟精惟一義類有同者但書本以工大言此借以言人資

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

太極圖說

九

然不動之中朱子說

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者蓋靜亦靜動亦靜也無極之真常完也極者至善之謂也

如此則天下之動常貞于一矣可以成位乎其中矣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神幾曰聖人也

益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極於是

乎立而太極圖說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所不能違矣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其子論乾坤動靜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又曰聖人子人極一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中正即禮智中正五觀口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又曰中則無非禮之禮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所謂貞固足以幹事其

既曰太極陰陽五行而又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天

太極圖說

地日月四時鬼神豈有外於太極陰陽五行之外哉愚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太極陰陽之所定者也

本易文言成語耳

圖說中正仁義而註明言仁義中正方面言之以此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說定曰孰為先孰為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右曰言言

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乃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收斂於秋冬發王是用收斂是發自十月

乾坤陽氣既盡似乎生氣已息不知收斂者乃所

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彫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須冬閉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上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愚謂無欲故靜動而無欲則雖動而不失其靜矣

太極圖說

王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

獨言戒謹恐懼不兼謹獨者蓋主靜之意多體立而後用行也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吉者自與吉會也敬勝怠者吉

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君子修之以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

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放僻邪侈更無靜時

天地人之道各一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

也物之始也

蓋元亨者誠之通萬物之出機也人之仁一理也

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也物之終也說

蓋利貞者誠之復萬物之入機也人之義亦然也

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說

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成象一極也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而剛柔成質一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而仁義成德一極也

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說

夫易有太極乃不出乎之謂也此可見太極之本無

極而只在平陰靜陽動之閒也此可見周子之為太

極圖直所以明易蓋易卦具有三極之道其義至隱

太極圖說

三

至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說然後其義始彰然

又不若此圖之統體分明條貫詳備一圖立而三極

之旨著此吾儒周子之學所以為至中至正至精至

妙盡善盡美為吾道重開一古初大有功於伏羲大

有功於孔子大有功於來學也

愚謂太極圖與中庸同貫蓋有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焉有聖人修道之教焉有君子由教入道之功焉有

天地位萬物育之能事焉又有小人反中庸之戒焉

而太極之無所不在又以見君子之道費而隱也萬

古一理千聖一心其妙豈容以言說盡哉

周子於篇末云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釋之云云此天地之閒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

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旨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

說

霍州學正曹堯因太極圖說中有氣化形化死生之

說乃述其意而作詩以自喻

氣化

太乙分兮作兩儀陰陽變合化工施生上物都無

太極圖說

三

種此是乾坤氣化時

形化

乾坤氣化已成形男女雌雄化壯名自異生生有形

化其中氣化自流行

死生

陰陽二氣聚時生到底陰陽散時死生之陰陽聚散

為古今造化只如此

輪回

釋家不解死生由妄說輪回亂大猷不有大民先覺

老漢開我後端前修

朱子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另往
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
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
之秘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
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
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
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
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
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

太極圖說

三

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分明則
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物物上
皆有此箇道理三無虧欠也

又曰太極圖果若不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
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又曰周子
太極圖經許多人不同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
索出得他如此精密

太極圖說終

虛齋三書

無卷數 浙江
趙應祥進本

明蔡清撰是編卽以看太極圖說改名太極圖說
以看河圖洛書說改名河洛私見而增以艾庵密
箴五十條故曰三書乾隆壬戌其裔孫蔡廷魁所
刊其名亦非清所自題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十六卷

(一)

〔明〕余祐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河南

按察司刻本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序

天下國家之治莫盛於古昔帝王而帝王之治必本於聖賢之學秦漢以降治不古若非帝王之治不可復於後世實聖賢之學不復傳於後世也宋既南渡文公朱先生出於其間以聖賢之學近接周程之傳遠紹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統窮理極其精深而於天下之大用已備修身極其純正而於天下之大本已立其於帝王盛治特舉而措之耳嘗考先生年譜則幾弱冠已登仕籍自是歷官未嘗通顯然隨權力所及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則無一毫不竭於心而欲盡見於施措之間雖多沮撓不容自己若其上告人君下語鄉相及諭戒門弟子之從仕者則又據極忠蓋剖析幾微使致治本末如指諸掌當時君相果能用先生而惟其言是從帝王之治端可復見而宋不卒於宋矣然而先生

道大難容進未尺寸而退已尋丈甚至不徒不
用其言而擯棄其身禁絕其學放逐其徒帝王
之治固不能使之顯設於上聖賢之學又不欲
其退講於下嗚呼先生果何人哉當時君相昏
暴不仁一至於此尚復何言而宋之民物不被
先生之澤先生之學不獲施及一世豈不深可
惜哉祐不敏蓋嘗竊讀其書妄窺其道雖未有
得而已見其廣博宏深精切平實用之大者則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用之小者雖一事一物之
微亦莫不各得其所顧恐學者未嘗盡讀其書
雖或讀之徒為口耳之資而無體驗擴充之實
則亦豈能真知先生之學體用具備本末兼該
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耶又嘗慮先生之書
如文集語類卷帙浩繁學者粹難檢閱而二書
之中雜論治道可以類相從者自宋迄今未見
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况先生之道雖不用於當

時而遺書幸存實後世有天下國家者所當誦
習師法用臻至理庶幾斯世斯民蒙被先生之
澤此經世大訓所以編也

正德甲戌夏四月戊申後學鄱陽余祐序

序終

嘉靖元年河
南按察司刊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目錄

卷一

人主心術第一 六條

人主學術第二 七條

儲君第三 二條 宗室附 三條

卷二

擇相第四 四條 用人附 三十條

大臣第五 二十九條

卷三

諫奏第六 三十條

監司守令第七 二十一條 衆職馭吏附 十二條

卷四

學校第八 四十條

史館第九 十三條

卷五

科舉第十 五十四條

薦舉第十一 十六條

卷六

紀綱風俗第十二 十六條

官制第十三 三十一條



法制第十四 十九條

卷七

禮制上第十五 四十三條

卷八

禮制下第十六 四十八條

樂制第十七 四十五條

曆數第十八 十二條

卷九

農田第十九 十七條

經界第二十 十三條

卷十

賦稅第二十一 三十三條

卷十一

財用第二十二 十六條 儲積附 二條

工作第二十三 七條

徭役第二十四 五條

卷十二

按劾第二十五 十二條

辭免第二十六 三十一條

卷十三

刑罰第二十七 三十三條

獄訟第二十八 七條

選舉第二十九 十三條

兵制第三十 二十八條 屯田附 三條

卷十四

荒政第三十一 三十九條

卷十五

盜賊第三十二 十一條

夷狄第三十三 八條

灾異第三十四 九條

異端淫祠第三十五 八條

卷十六

雜類第三十六 九十九條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目錄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凡例

一經世大訓主於文公一人之言故雖二程子道德隆盛其論治之意又與文公不殊但其條目簡畧合之文公詳畧大不相倫今皆不復編入非有取舍於其間也

一治道大綱大目文公之論詳盡無遺其或一政一事節目之小有所未備文公論未之及此書無從編入

一足書編集專取文集語類二書他如四書集註等書雖載文公論治之言學者時常誦習不復收入

一足書編集其間事目各分門類故於文公封事奏狀書劄序記等項全篇之中不免采摛一節一段依類編載非故

破碎支離全文之旨

一足書欲便初學及衆人檢覓故皆摘取文集語類要切之語若夫博雅君子固當求之文公全書通篇玩誦尤見語意圓融指趣明盡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凡例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一

人主心術第一 六條

後學茶枯編集

戊申封事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聰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所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或安成精微而難見耳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或安成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雖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其本心之正而不雜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欲不得間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虞矣又按論語顏淵問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木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為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

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後於權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任人也日克之不已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九子之言而臣輒妄論其所以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威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隙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舉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頃刻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大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

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憂。憂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遠。而懷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駁。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兄其形而視其影。不視其內而占其外。則魯嘗之鑑。皆賂之流。閭巷竊言。又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扑之使勢熾。熾之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畧。况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敬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于夷狄。傳于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棄置一舉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

顧乃變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執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無不以此事為言者。既皆不蒙聽納。甚者至或誣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者。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乖謬。以致所言之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次耳。不唯如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為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為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人雖不以為異。然此豈有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說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陛下之事。雖幸未蒙諫斥。而亦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疎遠之言。而逐其平日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為後聖法也。伏惟陛下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莽既廢。手蓋非與此人專為諸將交通。內恃納賂。賈官得其指。意風希軍中。等第論薦。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僧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郭帥劾劉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援。遂致罪人。既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為之不平。既而又有諸名。提按暴其過。應者力救。失配此。不惟行遣大偏。足為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權重。兵或在同廬。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竊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下。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

軍士者。乃未嘗得一。臨。其者。採薪織屨。操於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粉澤。倚市門。以求食也。然。其。謗。聲。逆。絕。理。至。有。不。可。問。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伏。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其。欲。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道。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履。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今。付。所。履。使。其。無。有。私。而。不。公。

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收。精。大。內。既。成。躬。御。正。殿。開。重。門。顧。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間。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為。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後。下。易。而。上。難。其。口。實。而。心。不。暗。合。乎。先。王。之。道。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面。使。內。之。所。出。者。口。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緩。險。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

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來面奏。割手內一節云。伏願陛下為天理。即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必以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聖賢果人欲也。則必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不謹。而推而至於行。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用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貴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知其為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為。無不知之。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具奏。伏乞聖照。

延和奏劉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姿。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豈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豈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藏之。故嘗反復而思之。無乃燕閒嬖濫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

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大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嘗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嘗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萌。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寵祿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終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譏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為恨也。問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大理之純。而人欲之盡也。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

則系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辯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倣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多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厲綱紐。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神明淑政之文。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又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意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類。皆由此而講之。六經之成。為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未終。孔子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塞乎人欲之盡者。可謂無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忘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自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游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閑。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縱橫。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

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已西擬上封事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

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朱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汲汲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

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正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一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與魏元履書今日正慎狐鼠之妖蠹極君心此為本根之禍不夫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者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

八主學術第二

壬午封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

賓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明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有。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

學。與學焉而不王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鮮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

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宗政殿說書順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門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據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兼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後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此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癸未垂拱奏劄。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跡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

之耳。此之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焉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期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頓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閑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

當爲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濶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行宮便殿奏劄。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逮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闕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權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失以其氣稟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誦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

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遠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者有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繁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自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

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又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審克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嘆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

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登寤晨興。無忘於心。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

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強。育擊扶曳。跛躄以汚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哉。

乞進德劄子。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實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

金經世大訓卷之四十九

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育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大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雖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心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

金經世大訓卷之四十九

偽容有未盡。國家憲度。容有未盡。至於學道修其身。立志。樸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盡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劇治道。俾陳今日果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曰。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靡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効。緣它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孝宗小年極純。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

云看小兒子讀書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為憂某入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必被責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

儲君第三 二條 宗室附三條

戊申封事夫天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諭然臣嘗竊惟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是亦以是為當然

卷之六 宗室附三條

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傳良之後宮寮之選號為得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流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

省故以詹事府子領之其選甚重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府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暗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善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游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府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

卷之六 宗室附三條

此而後通焉又置善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且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傳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事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己有效與其勉焉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臣伏見比者子參大族務此見聖廟之深特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為使之習事不若勉其情德况今皇太子有德譽官職三十年其於天下之事無不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脩身之事未至而於操觚之秘未允

有所據則難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
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
已伏乞
聖照

已酉擬上封事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
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
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
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
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筆幸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替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
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忘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

三公之議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冠有珥有承上之必得周公
太公召公史佚之師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傳聞有
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
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曾見一惡行
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
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孝昭之詔則猶知
誦誼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
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
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
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眾屬具見而無保傅

之嚴謹讀備禮而無威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
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天以帝
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
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託而所以輔養之
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
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芾武王豈不仕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
嫡子世襲庶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元武皆
是起於民間也

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
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為貧窮全無生
活計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書庫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一
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頗添許多俸給錢無以支
吾朝廷不慮又遠宗室日益為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
州郡倒了緣宗室請受活論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
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
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眾分之多也
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

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爲官者。及行憑要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倚者。及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何。然有不公處。如宗室下襲。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窮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一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二

擇相第四
用人附三十條

戊申封事。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撥其私邪之蔽。而蔽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而善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累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謩之比。顧常友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雜議。奉行文

書以求不失其寔坐資級如止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輩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試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

已酉擬上封事臣聞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爵使政體日

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之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壬午封事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

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本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爲
先務則其惠可不日而自舉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
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
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
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
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
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
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通必
用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
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
無不歸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
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
而無怠慢之虞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
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
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
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
紜業勝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
補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後備賑贖
有濟而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
如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

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
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作之上突
而中之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
此之謂也夫知之聰明達理直誠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
爲者乎若隨其器能而用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
而邦本而左右私彙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
賞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
易也若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
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變於其間則
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
職之成功一或及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交側黜開
猜嫌固曰擾擾乎方寸之間而爲僞譴謫叢勝眩惑又將有
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常選
正臺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荒
頑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戾而陛下之心又本有
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較熟易制
和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彙使令之賤始得以
奉清閒備驛役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
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任其無所適
意者將以除察此輩之召犯而無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

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命張橫鉞之禍。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効。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狎。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猾僧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陛下下和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彀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好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賔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克塞。貨賄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蓋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群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

遮天埋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惟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脩聖政。則夫左右私襲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群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唯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

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卑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是小小無狀。盡

亦不敢發出。豈必勸戒之乎。

其者來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深淺施用。

戴少望云。洪景廬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其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戴曰。信而後議。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為也。

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擠。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還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時。所謂忠臣義士。若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曰。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廢。正中。中原多故之上。却是好好送他。

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借取他出來。為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經揚時。奮人兵矢。在曾削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閻宰方叔珪。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於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為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劉晦伯云。有人說。赤剝內君子。外小人。為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入道流。乃是變為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入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小人變為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諸君子。須加以朋黨。叛他。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事。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建策一人。至紹聖則獨甚酷。以此觀君子之於小人。未能及甚毫毛。而小人之於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曹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涵養。

許多小人漸漸被其得志。時諸君子皆為其所隱要之要
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
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
時。自家只得去了。如何舍舍胡胡。我也做他。他也做我。都不
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人之未有不為其所勝。若與說得
是非。通達了他。也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
人。這須旋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
他。他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
術已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
須與明辨是非。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
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

雅君子乃能獲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
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
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
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
可用也。

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
也未得當其際。根固着時。便要丟他。適為所害。這裏便難對
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深始得。

立之問。君子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

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
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
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
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二
人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
心脩身為先。其言之辨。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
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
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
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德捷出。無所不至。若
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為君子之為。亦必知所趨向。治世
之。亦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
不敢為非耳。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惡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
雅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徒退黜。陟
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
害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在高位。所謂一
正君而國定也。

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記之樂於傅。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
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

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
其常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
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自家便
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
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
奈何歎息久之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絀人但是
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台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

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况乎聖賢是
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鏤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

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脩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

天下人不咸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奸者
庶有可以為天下之理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
來擔當得事與小廉曲謹底不同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
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
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

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
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
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今日人才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
將來截長補短使

今日人才之衰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身實見
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
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
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
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和

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說這人圖熱
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腸跟底人定立不住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
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
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此狂
狷方可望

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
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
底人做重始得

近世士大夫學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有感情慷慨者惟於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協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至為創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于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如此

李伯紀丞相為宣撫使時暮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

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愛特顧諸將每有果議正紛爭辨說之際諸公必屬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者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真箇窮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如此也

大臣第五 一十九條

趙尚書書今日之事第二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開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

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致患害者不得不因

事採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不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畧與脩繕則其前畧鼠尾四五條者最為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而論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脩整和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教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

為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議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奉養者當為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燕息朝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為前所謂時進陳美開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石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書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傳述天下之賢人智士如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漸得其所以區處重輕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用心一如海內默

職俟其間。既有其事。無其位。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

與趙尚書書。天下之事。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識足以有為。而未嘗不懷冰人。才以印綬。益方其未用。而收其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夥。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為不火。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唯肝膈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脩事舉為眾所稱。以為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蘊蓄。真有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眾。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艱。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為明公慮之。

賀陳丞相書。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身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板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取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平其位。則一日業。平其官。一日不得平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而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為今日之怏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後君以德。公行實。罷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邊備未設。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情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陳公別紙。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蓋已屢續鈎聽。然似頗未蒙深察。微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

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况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竊聞鈞節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群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又曰。喜前幅之尾。所票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

所繫不淺。豈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顛瀾。伏惟相公念之。

答梁丞相書。喜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意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悠然自閑。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己缺。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

與周丞相劄子。伏惟深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漸。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順指。以爲固位之術。牢籠

媚嫉以爲植黨之計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
非矣無所待於愚言然喜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
蹈其轍也

與劉共甫書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
處被群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
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
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
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墮墮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
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親近詔但
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
爲何如耳願與陳公謀之甚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
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
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
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演爲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
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
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以未當出
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爲不
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爲晚某許多年過下
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
極陳胷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大甚處恐却誤兩公

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獨爲身亦以爲親
爲二公爲國計也千萬幸聲

與陳侍郎書喜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雖若迂緩
而實易爲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
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
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鐵
鏹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
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
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
懸獨斷之言進而主憲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
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
蔽則亦無自而入此書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
夫格君心之非者有鑒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
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
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
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
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意
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
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
弗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

進目前宵肝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諱和之說也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意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毫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國有冢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廢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諱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諱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

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惡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群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喜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鳴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強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主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

於危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事，亂亡之機，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盡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適，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魯社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己，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也。

與留丞相書 景又蒙垂論，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

通病。誠上之人所當察也。然魯論謂朋黨之禍，止於綏紳

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喜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真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無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子奪者，未能有以服天

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蓋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三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

與留丞相書 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揆隙抵隙，已足為患。况居

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位而潛植私黨。布網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均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逆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群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織人。亦或為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跬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刀。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群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

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班列便無人。董閔便無異論乎。胡不親於鄭尚書王著。孫司業之。去而不留。表溫州之已除而中復。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學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展動朝野。善類相慶。而喜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善類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比。是以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唯善類之幸。實亦社生靈之幸。

與史太保書。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為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

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莫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巨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喜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諫多聞之士。由加訪問。俾盡其說。無繆條跡。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群情。追配前脩。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

與留丞相書。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宰相只是一个進賢退不肖者。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纔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爲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爲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曉。或住半年。或住一年。

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爲宰相之顧我。學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爲當然。有一人焉。略欲分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關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

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湏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公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公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它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海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湏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他做諫議大夫之類。

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湏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爲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湏常常都記掛在自家心下始得。

周禮天官。冢宰。卿。掌三春之政。以辨九職之別。辨九職之別。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是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生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勅之語若有一卷猶使大臣畧憑箇細認

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問文帝問陳平錢谷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谷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

今世大制卷三

三十一

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谷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耳蓋知音而不知人則替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何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外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个道理者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行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已意則不可也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處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

今世大制卷三

三十一

公皆不及只可惜太倉耳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其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按擢英雄智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來果如此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補苴能有此心否因給舍繳駁事而大臣無所可否云昔梁叔子將為執政時嘗語劉樞云某若當地頭有文字從中出不當者如何也須說教住了始得後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初不聞有甚執奏劉樞深恠其事後見錢某因事說及丞相然有力中出文

予曰日有之丞相每每袖回丁而後已自今觀之又不見此
題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

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拉香歸來回班亦見宰
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鳴相公尊重用屏風欄阻也
是首事欄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其舊見陳魏公湯進之
為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也
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為宰相者每日只了
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泰會
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

金瓶梅大訓卷三

三十五

宰相答人書刻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
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為例其有不然者使群起非之矣
溫公作相曰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親朝政
闕處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其得與同僚
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籠絡終無所益若光
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先得內
自省記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違理雪罪名凡干身計
並請一面進狀先得與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裏面訪
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

王通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

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
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爾等爾者乃胡語之
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遠下此亦須若杜姚宋之施方能
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
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

金瓶梅大訓卷三

三十五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二

成賊可死功可超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高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

答趙尚書書。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自奉延訪。忠言至論。贊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嘆。但以嚮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群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肯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芥纖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群。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

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若無足爲者。及居高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與魏元履書。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鵠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與魏元履書。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咎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又曰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之祿。畏不厚乎。憚得位之不昌。退自取以默然乎。曰。吾言之不

行今人多見此般見識也

答鄭自明書前日文字固爲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群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爲迂濶而不足言也兼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效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授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居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效今既雜治他證而所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爲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衰陋不足以此猥蒙

今世大訓卷三

五

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垂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逃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修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

與江東陳帥書茲承鈞意遠賜手書竊審嘗欲有所論建有以文不逮意而罷喜於是竊爲門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諫說主於忠誠不尚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揀火迫亡人也况以相公之慈義其以文不足爲病而急於

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直以心之所欲言明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爲明主言之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而聽從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失今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機而在於我者不無昧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尚未遠也况今所授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爲可耻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熹踈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副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耳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熹猶且容之而况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後咎餘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今世大訓卷三

六

答史太保別紙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

與劉子澄書奏對得以伸吐所懷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

不失深淺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議而匆匆畧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以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痛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爲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爲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

與劉共甫書近時郎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爲忠言自是上大夫顧望舊縮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亡言之後寂然無復繼者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益可寒心計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况望

今經世大訓卷三

七

實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幸甚答張敬夫書垂喻曲析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與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爲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

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有否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嘯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析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俟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盡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爲號令則雖瘡痍跛蹙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耻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上論此意請罷析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焉愚謂以誠實爲存心訓以明義理爲之輔凡延臣之僚僚達迎敵戰和者以義夫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削之事爲寵者一切廢并而政令之假託以素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

次第亦當一子細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如此。必至於取禍。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

答張敬夫書。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為則已。如欲有為。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

小傳本朝卷三

九

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庸人有說。不拒吾語。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為囂。追還而顯絕之。乃為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為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為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為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糜廩祿。逡巡閔默。以誤國計。而惜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為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綸又

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曉。則更須力為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盡也。喜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說。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

卷三

十

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說。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答張敬夫書。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猶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慰勉。既以待

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入
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聖合之
熟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
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功
其充盈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
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意之私計愚竊不勝十
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
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
而夫帝王之學雖與常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
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
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悟焉則學之根本於是
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惠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
信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求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
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
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
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
識其所以不讓者為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
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
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
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

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
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
之以上之聰明英廣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
所投而悅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
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
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括克之臣朝廷不恤
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
民間之苦樂蓋不惟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
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
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排愚意莫若
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瘵而
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
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州縣一歲所收
金谷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開運項有餘者歸之何許
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
會考覈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富而不
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
極於詳備似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
可求用也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
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

未觀其效而任事者曰彼進權不知果能無欺誣否今日財賦歲入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誣者易以爲姦而隱憂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畧以古法畫爲立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離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臬舉但政本未清幸門未塞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

小經世大訓卷三

十三

暇日爲上一二精言之至于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

答手誠父書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爲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濶之常談道學之邪氣者鮮矣尊兄既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所惡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爲一事而當出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聯屬而真不免乎迂濶之譏矣切望勿

忘此言每見必須拈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又又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己况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與劉共父書脩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脩德然而上而天心未降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爲多不響應疑於脩德之實有未至焉蓋脩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扭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怠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汗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陛下自省於是教者

小經世大訓卷三

十四

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而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馳乎。一有不合乎此。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今天下事。只疑簡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然而已。伊川解過主于恭。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善。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皆之所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藥。衣必用暑。脾胃壯者。喫得多。弱。有喫得少。然不可不與那藥。也。人君質性。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然不脩其性。百不講學。

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質性。做得出。來自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欽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

近諸孫將族塾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先生問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嘆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王。如何却倒了。

先生被孝宗旨於後殿請對。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克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

高宗朝有朝士後為尚書。建炎嘗請駕遷福建。以為福建有天險。又上言。邵武南劍人多鑿紙錢廢農業。乞降旨禁之。或人家忌日之類。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幡。二紙好笑。如此粘罕長槍大劍。如此而使若輩人謀國。邵武有文集。又有趙鼎者。清獻之孫。此時亦上言。聖節殺雞太多。只令殺猪羊大姓。適傳有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為懼。胡侍郎云。不足慮。

此有雞鵠御史足以當之

前世固有草茅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其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緩權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並修着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宵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此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越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孫達言從之熱好初除

便上一文字盡將今所諍思如正

心誠意許多說話一齊盡說出來這是在合著說底話只如今人那箇口道是那箇不多方去回過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臣退而思之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如橋梁道路并軍國圖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定常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太嚴毅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今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米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百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

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載死。上曰。以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多聞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置將之權。旁出閣。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抹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况此曹奸偽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論謂為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為惡。

監司守令第七 二十一條 衆職駁吏附 十二條

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這裏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緣得及民。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翻子上面。

如何整頓

先生問人。傑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它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繼却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數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

監司每路只留一人。揀其無風力者。且與一郡而漸去之。辛幼安為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簡。待士以禮。馭吏以嚴。茶市耳。為潭帥。律已愈謹。馭吏愈嚴。某謂如此方是一。

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

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

監司薦人。後犯贓犯罪。須與屬三五實。正印。則降為負。負即則降為承議。即以下若已為侍從。或無職名。可備。則勸其俸。或一郊不與奏薦。如此則方始得它痛楚地也。須怕而今都不損他一事。

因論郡縣政治之平。曰。民雖衆。畢竟是一箇心。甚易感也。

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

權大。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個因舉祖宗官制。公

集。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

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其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群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金帛賂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機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今附于下介甫只是刮剝大甚凡州郡禁兵關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陳文云生說教提刑掌之歸朝廷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其守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某到時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供給本軍每年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千石僅能贍得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別筆書措置如斛面加量之屬又盡則預於民間借之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米來納亦謂之利米俟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數此猶贍不給書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人

之類其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討糧食處又行下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額自米不曾及數蓋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來處何以贍給之然上供外所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求只教椿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里又年年侵使了每監司使是處之使去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得贍軍然亦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得來其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其報去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奈歲用支使何今來上司不若為之蠲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為胥吏輩賄賂之地又况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不能如約束何似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休舊行下約束却被某不能管得只認支使了若以為罪則前後之為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其勢不奈何只得如此處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發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務農桑未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和去賊吏除暴斂

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普賢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庶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
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
時豈可使有毫髮不盡。

州縣官職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承
蓋以一人之智不能遍周衆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總攝。然
事有統紀。雖繁而不亂。今觀本州官屬。雖具而從來分職未
得。文書散漫。殊無條理。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參佐以下官
受其成。詳考舊案。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處。大綱一紊。衆目空
懸。若不更張。積成深弊。今來須至另行措置。如前所陳。又仰

經世大訓卷三 三

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押。方得行
遣文字。並須先經職官次請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行
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
日文書。謂應行竊詳立法之意。蓋欲一縣之官同管一縣之
事。庶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留滯。民無冤枉。而比年以
來。此法不舉。所謂過廳者。不過茶湯相揖而退。其於縣之財
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亦不請於知縣。大率一出
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已。設使知縣才術過人。力能
獨任。亦非爲治之體。而况爲知縣者有不得人。或見事有不
明處。事有不公。則賄賂囑託。變亂是非。淹延因循。違法害民。

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逐日聚廳
議事。應受接詞。訴理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發押
圓備。然後施行。庶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舊弊。都吏具
檢牒通判廳。通下簽廳。及諸曹官。自五月一日爲始。依此施
行。更有未盡事理。委自逐官。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
仍貼諸縣請各關牒佐司同共遵守。

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
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令縣官逐人輪番押和。當日留
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鵲突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
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

經世大訓卷三 三

何。一又於某時某耳理某官如何。一某今看詳此事理
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
王詹事手。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
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日黃堂一盃酒
使君端爲庶民斟。七邑宰皆爲之感動。其爲政甚嚴。而能以
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
不計其數。公亦爲之垂淚。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
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剽
掠。公私苦之。有陳無恥者。以才畧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在
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

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鍾邑人聞之如其宿戒
以此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
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又胡文定公之趨召命也汎
舟而下無玷走吏致書戒其吏云計程到江黃間有官船自
下而上者可扣之當是本官吏至彼果有舟上者一問得之
其善料事如此蓋渠以事占之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
前軍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
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轉得繁劇則多粗率不予
細豈不害事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則謂之曰
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如此迂闊某以為名言

三山黃明陟登是黃傳正之父楊錄云張登福庚人留錄云張敬中父登從周錄云宋福世張
又其人朴實公介為甚處事諸云初上任凡邑人未見者都
請諸錄云土夫但一指楊錄云坐處亦問諸公能打對否人
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
凡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
是云下一切人都被這地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
只見得利害便不問義理諸錄云人只知以利須知道利乃
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爭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
要更刻刻以後在任果有政績此事雖近於迂闊然却甚

好今不可多見矣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象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
先生曰庭象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
有一鄉人作縣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脩學先請何書沈
答曰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此說亂道居官豈
無閑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
廢居官之事耳

馬將甫問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官
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官某書為同安簿許
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金押以免吏人作弊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進稅必先期
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貼云本廳取幾日點
追甚鄉分稅仰入戶鄉司主人頭知悉只如此到限日近時
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
所以人怕
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稅
豈可直接放去所以宗祖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事須是公
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
不肯放過

如今做字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人在前。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字令。有可以白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落。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字一日。詞訴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訴某却罷了。此日詞訴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句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開更。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計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細紀綱。紀既立。都印無事。如諸縣發簿。歷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看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羅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妙。後來一向埋沒了。其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遲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胥事此

是大綱紀。如某爲字。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有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胥吏之手。都皮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或有關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合有鑄印。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官部弓兵司理主邵刑。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形又申云。又依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節。如某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保明說。未委今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依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三助米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貢。如何。你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區耐不巨耐。他事事敢如此邀求。中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三場人。如何敢恁地說。某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他。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闊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片著取。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

得道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
得委任之又云如園茶一般兩人初着那箇不要勝誰肯去
就死地自做活計這只是見不高無奈何

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
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被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理頭又
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
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檢點一兩行有此得不實即須
痛治以防其弊

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口如子字面
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爲知縣者自要錢矣飾節
言之爲之吁歎

魯伯恭書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
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喜加檢點無不坐此二病者
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又曰此
已是恤他不可說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底
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四

後學余祐編集

學校第八 四十條

經進講議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
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
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
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移以蔽之
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
是以古之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
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
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
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
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
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
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害雖有存者皆不過
爲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
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斷喪爲君者不
知君之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
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
不講之故也

蓋江有學絕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

度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彜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効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信州鉛山縣學記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忠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以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

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眾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棄之嗚呼吾道之亡特民之秉彜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耶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

補試榜諭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

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載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

諭諸生。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升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林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

金經世大訓卷四

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黜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升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焉。至推其本。則義理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耶。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又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脩講學之法。蓋古者遺義。養心之

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足強諸君者。苟其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嘉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異。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知。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金經世大訓卷四

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

瓊州學記。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其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

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使之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送李伯諫序。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

合經世大訓卷四

十一

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謂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論諸職事。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力。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渾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蕭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

三則彼亦何所趣而興於行哉。故今雖脩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磨之。無牽於羣。而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講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合經世大訓卷四

十一

策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崖遠處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行之官矣。後世士不肯棄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循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誰責而可哉。建昌軍進士題名記。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以說取之。以反覆燈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於世者。其意爲如何哉。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而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哉。謂其

在我而敏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教。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清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下。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盛。而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與萬國器。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改爲陸黜。使學者肩肩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鶩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脩學制。獨有意乎深章其略。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今乃大覺其害。亦有一

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答薛士龍書。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煙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

滄州精舍論學者。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若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

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子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力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常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卷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接合。不曾記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已私意敷演立說。與

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心。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為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如。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証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異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論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竟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進遞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今經世大訓卷四

十

語課會說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間疑焉。則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立學校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言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

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

漳州委教授措置。欲置書院。勸本州學之。外復置義塾。書院本為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無所棲泊。以為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公。特置書院。復創新館。延請故左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未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感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為重。願依庸。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因簿書。未能一往謁。致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能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

今經世大訓卷中

上

黎君貢主文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稽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為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干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并帖錢糧官於本州膳學料欠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頂至行遣。

漳州延郡士入學。勝與勸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尊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適

陶涵夜以發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敏之吝何以自文今親新
汀州知錄黃從事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和
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州學正錄之任兼同主
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前州學施學
正正石學正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
所嚴憚林貢士易簡李進士唐咨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
察其志行久益可觀貢士陳淳太學生楊士訓齒雖尚少學
已知方永嘉學生徐寓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
所知者悉招延異其禮制則凡學之子弟藏脩遊息無適而
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教
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閭里推尊經
明行修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聞達者更當廣行咨訪
續議延請

招舉人入白鹿客曰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
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
則士之所以講學脩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
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
場紛發題者行補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識者蓋稱之
而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爲學待
月之意有如前所詔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

各以散歸山林閑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
都養給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
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辯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辯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實
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蓋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
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
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

人之法。其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楮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今經世大綱卷四 十五

同安縣諭學者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兢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

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喜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喜所企而望也。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大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選。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專向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

今經世大綱卷四 十五

大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大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同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母以利為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喚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太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

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

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得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

問先生到此再詣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何如。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卿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淺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鬚髮。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

今經世大訓卷四

十六

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袁煥章乞作教官。教官人之師。未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是陳乞。然不陳乞。朝廷又不為檢舉。朝廷為檢舉。方是亦可以養士。大廉恥。今皆不然。都要陳乞。

漳州郡中元自山公牒延郡士黃知錄。熊允壽。石洪慶。李唐。

谷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求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佐。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此。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風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教。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七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如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諸君耻之。

今經世大訓卷四

十七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可罷。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欲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真是可嘆。

某嘗及見老成人說劉君云。縣學嘗得一番分肉。肉有內舍外舍多寡之差。偶齋下錯了一分。學生便以界方打齋。僕高聲大怒云。我是內舍。如何却只得外舍生肉。如此等無廉耻事。無限。

答呂伯恭書。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為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為有補。若課試未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造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流瀆。重為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幸也。

與余景思書。彼中學校如何。似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啓以趨時干祿之技也。

請學質申縣劉子契勸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利茂。操履堅懇。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廚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請學官以例請書歸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

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他古人道德意思。都不曾見。

先生至獄觀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

明德不是外面。將來安在。身上。自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做工。大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警策人處。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民何異。

某嘗說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

史館第九 十三條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奏爭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妻黃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黃亮為監察御史。其後

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
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
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
進其所集昭陵諸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母疑其言尤
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尊皇子進封建
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歷本末詳備燾等竊惟
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
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錫又聞故將
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他臣亦
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
搜訪稍加擢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東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其范如圭有子念德兄
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
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
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脩纂
今之史官全無相統攝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頭在
第一年未稍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認分年去做及至把
來全闕索不着其在朝時建議說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
天下大事無出吏禮兵刑工戶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
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從建炎元年逐一編排至紹興三十

二年他皆放此却各將來編年逐月類入衆人不從其又云
若要逐年做須是實置三簿一簿閱報上下年事首末首當
附前年某月未當附後年某月一簿承受所閱報本年合入
事件一簿考異向後各人收拾得也存得箇本又別置一簿
列具合立傳者若干人某人傳當行下某處收索行狀墓誌
等文字專牒轉運司疾速報應已到者勾銷簿未到者據數
再催庶幾易集後來去國聞此說又不行

近時作高宗實錄却是教人管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頭
在去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
文字如爲臣下作傳某將來看時說得詳底只是寫行狀其

略底又恰如春秋辭更無本末可攷又有差除去了底這一
截又只依了如何地稽考據某看來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
謂如刑事便去關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
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俟編一年成了却合做來
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一月內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
立傳他那日曆上盡平皆有年月在這便當印板行下諸州
索行實墓誌之屬却令運司專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
運司有未到底又刷下去催來便恁地便好得成箇好文字
而今實錄他門也是將日曆做骨然却不曾實用心有時攷
不得後將一牒下州縣去討那州郡不應也不管恁地如何

解理會得

近世脩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他官。遂空三四月日而不復脩者。有立其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畧。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日錄爲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史。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月日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付送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六房書亦各行之以備漏落。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若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

○經世大訓卷四 二十一

○經世大訓卷四 二十一

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此是無統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湏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其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

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久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其

王其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少帝者又非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弑逆之名耳既云後宮美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元子耳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氏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六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曰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堂官有日曆

史館著作處參攷入實錄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初章惇爲相蔡卞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純夫黃魯直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樂者逐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令去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四終

經世大訓卷四 二十五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五

科舉第十 五十四條

後學余祐編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本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曾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

器遠問今士人習爲時文應舉如此須富有箇轉處否曰其舊時者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著如此學在上者也著如此學在上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爲教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如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誥宰相只須要教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勅之文上諛其下也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目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若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

等人他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擄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

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

近日負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

向來人讀書爲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汚濁卑下之徒曾大氣之不若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上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

項曰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其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次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器遠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科舉是法。輒大抵立法。只是立箇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足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

經世大訓卷五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此時文。下稍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頹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諳着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刺求舉薦。無所不至。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事。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事。事。

吾或人曰。公今赴科舉幾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

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卻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頹。若將這箇自在一邊。湏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特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輪却這邊工夫了。

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着意。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答詹帥書。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養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

經世大訓卷五

今人材舉業浸纖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山荒中。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

今時文曰趨於弱。曰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和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麼壯常時亦自然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和那時士人所

做文字極難。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字。只看如今。秤斤注兩。作兩句破頭。如此是。多少衰氣。

向來做時文。只處踈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但是有氣。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

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求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者。

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扶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下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其說道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

問。今科舉習春秋學。只將作者事業。纏在心口。則春秋先儒謂。

尊王之書。其然耶。曰。公莫道這箇物事。是取士弊如此。免不得應之。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猶自可。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為仙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為尤甚。天下大抵皆為公鄉里一變矣。

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復讎。專要說和戎。却不至如此穿鑿。其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

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曰。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

或謂科舉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轉。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如遇試。則入去據已見寫了出來。在漳州日。詞訟記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來從學。居泉州父母。責望舉業。乃厭彼要從學。其以其非父母命令。且。

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

蜚卿曰某欲謀於先生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公自看如何須是度自家可以仰事俯育作文字比之他人有可得之理否亦須自思之如人飢飽寒煖須自知之他人如何說得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奈何一以門戶一以父兄在上責望科舉却有了時詩文之類看無出時節

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藏子做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邊極易孟子云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

公經世大訓卷五

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曾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大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

然豈能累孔子邪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隱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迂遠時好回避忌諱意思便好

場屋之文固知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後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

或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做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

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為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會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剽切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真箇做時文底也

公經世大訓卷五

須深養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之為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求合那亂道的試官為苟簡滅裂底工夫他亦不曾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某記少年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者做賦者是怎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麼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入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做做專為苟簡滅裂底工夫嘆息者久之

如今科舉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以其能只是寫得盈紙便

可得而推行之如除羅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得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

今日科舉考試也無法不通者或曰解額當均否曰固是當均或曰看來不必立為定額但以幾名終場卷子取一名足矣曰不得少間便長詭名納卷之弊依舊與他立定額只是從今起照前三舉內終場人數計之就這數內立定額數三舉之後又將來均一番如此則多少不至相懸絕矣

因言今日所在解額太不均先生曰只將諸州終場人數與合發解人數定便了又不是天造地設有定數何故不敢改動也是好笑

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事自有箇恰好處只是不會思量不得其法只如舊時科舉無定日少間人來這州試了又過那州試州裏試了又去漕司試無理會處不知誰恁聰明會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積年之弊一朝而革這箇方喚做處置事聖人所以做事動中幾會便是如此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卷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書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

下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一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曰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最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曉目字亦非歐詩其取厭薄如此王荊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都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

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筆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說既無可得說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此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

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

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又過了此一厄。又去。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亦是一厄。便是打得破。方得。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他不得。然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

某嘗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爲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

今經世大訓卷五

十一

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爲一類。三禮爲一類。春秋三傳爲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爲題。賀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

與汪尚書書。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端路。不省所謂。海內有

識之士。蓋莫不謂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扭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直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爲言熱而

今經世大訓卷五

十二

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實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爲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况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議。深誡王氏之失。我者聽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

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喜惠無知。辱知獎甚厚。注者亦嘗闡說及此。而今畧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為憾。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為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疑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

學校貢舉私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而教

今經世大訓卷五

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晝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地。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流。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教者。

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其所趨。空言者。又皆悖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惴惴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公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難。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生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卷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去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盡革之。則有定法。而無弊。

今經世大訓卷五

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免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濶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泥補之說者。多是溫福廢藝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抹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選諸州理為人數通此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若干以為新額。如以十分為率而取其人焉。額更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其見在學人分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教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

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教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利蓋法行之初。恐其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寬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其半。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自

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史加考訂增損如劉敞等說恐亦不可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閎鉅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獄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即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勅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放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

駁其繆仍經本州司陳說將命題人重作行卷其諸州中到題目亦令禮部四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謬誤則主司不敢妄出性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畧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革其弊當更芻蕘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說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有費辭說日力亦何

餘。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于史
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昔當有以正之。使治經
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
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崇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
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
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薦
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
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
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
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
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
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
舉之文。而嘗得傳於場屋者。且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
求於舉。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
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
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
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
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
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裁解額之濫。
以還諸州。罷其舍選之法。而使爲之。若考選所解等。

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
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
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
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
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數分。特赴省試。則其舍
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漕計附試之
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
德行人克。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禮義之教。
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
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
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
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誚詆誇大之詞。而就於駢儷刻雕之巧。
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
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
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
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
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
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
論。補其遺逸。俾之誦習。而立其利焉。則庶乎大小之材。各得
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則以教明於上。

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
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
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
記其說以為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薦舉第十一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
惟思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為布宣德意固為守郡之職然
苟為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
今佐之賢否其肯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
施行其滋有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然而不以上聞乎

龍溪縣志卷五

五

臣伏見朝奉即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材氣老成不為
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惻隱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
三察其施為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
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親畫條印委
曲難問必盡因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囚卒無
異辭皆以縣之所鞠為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
意也漳之四邑龍溪為大理許之勝日百餘紙巧偽詆調姦
詐百出德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
歸案之人是能使百姓無屈抑不申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為
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千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

取足德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
而無抑配科歛之患也攷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
謂若使凡為縣者皆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而田
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為同郡人其
孝友稱於宗族行義信於鄉閭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
年察其所以施於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為嫌已
照薦舉格令舉充陞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
得旨便當解罷而德廣去替亦已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
之賢未能若臣之詳偶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
臣愚欲望唐虞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
以為官吏勸事愛民之勸

龍溪縣志卷五

五

同監司薦潘翥韓繼蔡咸方銓狀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
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
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
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繇此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
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既不敢以已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
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
翥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為務崇
尚學校脩建先賢祠守民有屬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敏於
決讞由是庭訟日簡郡國晏安湖止併寇侵犯邊境而肅處

置得宜民安堵至於移屯置縣爲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
至其他設施一切不爲臣熹所與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
名薦聞矣朝請即權知全州郭勛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
以來凡三作邑皆有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爲郡又
費校核而適適能檢稅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斛
面廢費商稅寬減苛細前政財賦不辦遞至未幾即不欠清
計且足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威有高祖秉精明之風
自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疆賊應副錢糧
賞稱賢又因水滂賑濟中書籍記姓名此者邵有俗人之優
咸詣山前督捕暴露經時多設方略鈎致蠻獠之情卒能使
之恐懼納款其他佐理郡政不疏不隨經總制錢不待催督
每歲監額總所亦已保奏委之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實惠奉
議即提刑司幹辦公事方鈐器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安
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寬簡不擾急吏緩民所薦之詞如出
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
言澹若無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
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
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擢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如
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罪

限滿奏自代狀右臣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

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已有廉靜之節其
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柯翰狀照對縣學見關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
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爲務行年五十豐豐不倦置之學
校必能率勵生徒與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
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陳丞相書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
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盡道
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以將廣其見聞之所不及
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

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
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
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憂極乎
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
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
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
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
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
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
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

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耻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喜竊以為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義。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

與劉其父書。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預。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

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父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謏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昧。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事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繆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備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

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如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

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與劉共甫書。舊甌寧率劉元升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紫鵲曉事。再為甌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率新甌。無故為程泰之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授者。果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辦浦城。率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

公經世大訓卷五

二十九

學。非俗吏。他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畧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為守侯所。渠來始安。跡建陽科歛煩擾。首効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大歲前得書。為政之意甚美。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為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為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與林子方書。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不曹南升為請。如熊左使諸長者。皆以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為最久。知其人為最深。蓋其學問不為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

屋而安常務。實不為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猶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君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時列上。使得稍被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為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與於薦遜。誠非小補。東臺王夫亦知其人。語次扣之。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先生熟聞知錄。趙師處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川。

有為其兄求薦書。先生曰。其兩為太守。嘗備員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懷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懷其。自謂平日修行得

這此力

公經世大訓卷五

三十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人况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薦舉他甚麼。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并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舉。但不犯賊罪。便得。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

或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否只消用一箇好人作
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
乞張錄高登狀臣猥以庸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拔之
意思竭篤鉅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
今幸踰年目前人戶此小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
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措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若則在
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
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大學值靖康
之禍嘗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
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為
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
秦檜當國師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
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
訖無罪狀可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
畏策聞浙水沚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附趙鼎則官徙容
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為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
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為言之者至
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
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亦亦
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

在籍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
以此為悔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尤竊
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
上聞則雖萬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
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
聞至論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殫其罪
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
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但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
非小補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
上日大赦內一項節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
係省錢修葺竊見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
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
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其官趙事
之巷戰罵賊不克而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
前未有廟貌無可修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牒
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譙王本傳并象
其像謀數人立侍左右各二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
方行考究未及營表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加不
至甚多本州除已起造了畢欲以重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

仍下本州照應施行。庶以慰答忠魂。為天下萬世臣子之勸。
與王樞使劉子真。昨在任。因華表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勘晉
譙閔王。及近世孟趙二龍圖。劉大夫趙將軍。皆以忠義死於
國事。合立廟像。歲時奉祠。以勵臣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
檢到晉志。譙王衣冠制度外。及申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
冠製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型到孟龍圖等小
樣兩身。責付承局表趙。齋回校納。伏望勅旨。檢會元案。特賜
處分。喜又嘗支錢令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服冠
冕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五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五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六

後學余祐編集

紀綱風俗第十二 十六條

與子封事。天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開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傳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一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地。欲報雪讎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

利之卑訕不樂仕士之謹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權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二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二二人者陰執其

卷之六

柄蓋其所壅非獨壅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壅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求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儲耶又何時而可雪耶

戊申封事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汚廉耻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

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密充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蕕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深究切之且如項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贓污不法聞者矣鞠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

卷之六

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

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總遠師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杌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驚書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鄉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令容曲直是非罔一事實臣於此篇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乃得平者必細其物之大小高下而待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得仲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先奔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亮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

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垂聖意從班之中賢否尤難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聰者顧亦隨群逐隊排連僨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熒反抗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敷政哲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謹懼為身害乃敢陰為譏毀公肆切持遂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

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漸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

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金萬兩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無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迺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

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事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慮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捐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傾軔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果鄉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責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

已酉擬上封事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人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率執秉持而

不敢失其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率執甚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

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教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經筵面陳劄子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廷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

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無意畫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隨其訖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獎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

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求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復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父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聖照

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滅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粹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聚議言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來來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

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處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來來去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趨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理會政事漸漸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

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假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本傳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

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危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微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一向委靡濟其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約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為之不

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率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問鄉前在鴈門食鴈羹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率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辭君臣廣歌襲瀆之語不以為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即故遂牽纏至唐及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牽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牽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但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

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此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也。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其間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此門人愛去做。死後便已。嘗言劉晏善治水。後來果然。晏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水所只與水利劉晏治水利。就知失熱處。其又聞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為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起極崇儒重道。經術後世以為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却云。它中和嘗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使它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却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徵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徵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籠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其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

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大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懼。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今日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後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超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
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只當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凡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扭扭須要著些權變機軸。方喚做做事。又况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扭扭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光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

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
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
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
得正心脩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已上事業便
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
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
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
如可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
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
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
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
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
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
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
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
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
益不知暇目以後又作麼生可畏可歎

漸間只是權講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

一五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
後來必驗

浙中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
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
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

其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為詞章
者又不足以拔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
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
盖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

為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
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以求
富貴耶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
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
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
而今秀才便有此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
都無精神做事不成

今世上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換去為事換得過時且過上下相
欺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
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折却悔其大慳慳

了。一切利方為國且係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
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洽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
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
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予決民亦
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
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

官制第十三 二十一條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
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或錄云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

伏生口授二十五年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

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為三公

而置之愚按漢高后元年初置少傅平元始元年又置太

東漢稱其上公後世易為三公皆意也使西漢明見周官

有所據依必不若是舛矣又按漢書百官表中部曰太師太

傅太保是為三公又曰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

是為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貼

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抑但習聞其

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

帛書始行于世東晉之前如揚雄以酒誥為虛說趙岐以

三鄉為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

方為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

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

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上數語後

世官職益繁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為階官貼職之類不復

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官之有勲德重

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

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

承襲不復釐正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須建節或錄云

公若又須加節度使朝廷又極惜節度使蓋節度使每月請

朱千餘緡所以不輕授人本朝如韓富文杜諸公欲加三公

知不足意不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

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岳諸

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抹過檢校徑開除府

至三孤三公矣或錄云或和開府抹過加三公三少者有之

樞密直學士者蓋子反得武官如富鄭公家子弟有為武官

者是也五代以武臣為樞密使武臣或不知字故置樞密直

學士令文臣輔之故奏子皆得武官本朝因而不廢文臣自

金紫轉特進開府然後加三公三少如富韓諸公是此本

杜諸公有兼司徒司空又有守司空者皆不可曉神宗贈韓

魏公尚書令今後世不得更加侍中中書令著為定制其禮

極隆本朝惟韓公為然統錄云蓋已前贈者皆是以中書令

更後來蔡京改官制遂奏云昔太宗皇帝嘗為尚書令今後

更不除尚書令殊不知為尚書令者乃唐太宗也故唐不除

尚書令惟郭子儀功高特除子儀堅不敢受曰昔太宗皇帝

嘗爲此言。非人臣敢居朝廷。遂加尚父之號。蔡宗名爲紹述熙豐故事。却愆意紛更。不知訛舛。舉朝莫不笑之。而不敢指其非。又奏徽宗云。嘗面奉神宗聖旨。令改造尚書省。尚書省者。神宗所造。規模極雅備。國朝以來。官府所未有。詔工神宗幸之。見壯麗如此。出令云。今後輒敢少有更易者。以違制論。自後宰相居之。輒不利。王珪病死。章子厚。韓忠彥。蔡確。皆相繼斥去。京惡之。是時屬中有一士人。姓名。迎合其意。獻唐尚書省圖云。唐尚書省。正廳在前。六曹諸司房在後。今皆反是。又主地堂在正廳之前。今却在後。所以宰相數不利。京信其說。遂毀拆重造。比前苟簡逼仄之甚。無忌憚如此。又曰。本朝

太宗嘗以中書令爲開封尹由開封尹入禪大統故後來不
除中書令尹開府者亦不敢正除必加權字蔡京改官制遂
除中書令當除底不除謂尚書令不當除底却除又尹開封者更
不帶權字其悖亂無知皆此類也又京以三公爲宰相令人
以公相呼已而不得呼相公後來秦檜亦如此蓋倣此也或
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
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卽周官大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
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訛輒失其真遂以爲
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
之多是侍衛人主或云或執扇蓋虎子之屬行華則從其物猶臣僚行則參錯於宦

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爲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掌書
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尚書是掌群臣
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
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祿居中用事
所以權日重按秦時少府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中書因漢武帝
游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或錄云
尚書以官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弘
恭爲令石顯爲僕射管權傾內外按蕭望之云中書收本宜用士人蓋自武帝始用宦
官出入奏事非舊制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錄云臺即尚書閣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或錄作中尚書
見後漢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尚書猶今言殿下陛下之
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或錄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所以漢世宦者并權用事故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重九卿
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卿
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者蓋當時綱六尚書臺猶今言尚書省也
操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建官或錄云置中書但置秘書令
篡漢之後始改爲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遷
尚書監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或錄云蓋尚書之居中用事親密也問侍中是時爲何官曰黃門監又不如中
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

尚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舊謂之禁避漢元后父諱。遂改爲省。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部樞密戶部兵部刑部工部樞密可罷。

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屬。今銓曹注

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

仍只用一監司人。係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爲豈有爲臺閣長

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可擇千百具。然曰此說極

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

官之衆。皆總于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

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聚衆地。鶴笑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

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由

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只祠祭差官

其人不適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

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

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回。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立

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

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

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爲後痛更革之者。

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爲之君。自要做時方

可。書曰。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

意求之。方能立天下之事。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

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

管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

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攷察。朝

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候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

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

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

兼了。因論尹繼不著。官中不好時。却尚解理會事。當時多併

了。官司後來又復了。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省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

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

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

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

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

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做。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

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四依舊分

類。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時

中書省自中書省不與他省不相聞知。中書省自中書省中如有除授。則

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下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堂。高舉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僉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僉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直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今樞密院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計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官。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口飲食言語是如

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如何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頗有平濶度大之意。始得。

古者人主左右。執提執賤。後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敏。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絕。人主極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廷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盂。雖儀衿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問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人臣大重。則國危。小臣大親。則身危。當時於大臣已為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其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慰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尤武憊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謂之三臺。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或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都沒理會。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

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替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讀數員而已。如替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略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其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略宜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並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可二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其後遂去郡而為州。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之職。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姻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

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胎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為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轉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使持節某州軍州事。此屬州軍所解其屬官則云某州軍州判官某州軍州推官。今尚如此。若節度使屬官則云節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錄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掌倉庫。然司理歸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署衙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為淆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危。三司衙以其職專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駁見一二。舊嘗疑州院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知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為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職。

一、余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罰則
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當職官以下
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
頗得舊職為不淆亂渡江以來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
史何官曰六朝時長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君
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遇頌止大帥其群臣
出為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韓文董若至唐中葉
而長史司馬別駕皆為貶官不事蓋節度使既得自辟置
官屬如節度觀察此既重則彼皆輕矣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
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朝廷設教官一件大未是後生為教官便做大了只歷一兩任
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須是不拘科甲到五十方可為之不然
亦須四十五

璘注鄂渚教官闕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可以
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說方是
開熱

官制不若目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
神宗所改官制舊制凡通判太守出外皆帶吏部員外郎吏部
郎中其見居職者則加以判流內銓流外銓豈有吏部官而

可帶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為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
大夫朝散大夫之類所以朝散以下謂之員郎蓋本員外郎
之資叙朝奉大夫方謂之正郎蓋吏部郎中資叙也朝散郎
朝奉大夫之類有二十四階分為三等每等八階以別異雜
流有出身無出身人故有前行中行後行又問知縣通判知
州資叙曰在法做兩任知縣有關陞狀方得做通判兩任通
判有關陞狀方得為知州兩任知州有關陞狀方得為提刑
提刑又有一節方得為轉運今巧宦者欲免州縣之勞皆經
營六院蓋既為六院便可經營手監簿為手監簿亦出來
便可得小郡又不肯作郡便欲經營為郎官郎官非作郡不
得除故又經營權郎却自權郎徑除卿監長貳則已在正郎
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縣不得作郡故不作縣者必經營
為臨安倅蓋既為臨安倅則必得郡更不復問先曾為縣否
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間許多曲折宰相雖知又且苟簡
可以應副親舊若是人君知得都與除了這般軀例苟不作
縣雖為臨安倅亦不免使權鄉監苟不作郡定不得除郎
為卿監者亦須以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手監丞簿等官權
之則人無倖倖之心矣只緣當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
這般掩頭藏倖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嘗記歐公說舊制觀
文殿大學士壓資政殿大學士政殿大學士虎觀文殿學

一士觀文殿學士。歷資政殿學士。後來改觀文兩學士。都歷資政兩學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為改動。歐公以為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亦何須如此勞擾。將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已。又不曾偏當。時疑慮顧忌已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畧欲觸動一事。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少商量。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中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開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祖宗置資格。自立僥倖之門。如武臣橫行。最為超捷。繞除橫行。便可越過諸使。許多等級。皆不須歷。一向上去。然今人又不用除橫行。橫行猶用守。這數級。只落階官。則無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資格。謹重名器。而不知自置許多僥倖之路。令人脫過。是甚意思。除是執法者。大段把得定。不輕放過。一箇半箇。無一毫私方。執得住。不然便不可禁遏矣。不知當初立法。何故如此。今獸底人便只守此為不可易之。才觸動着。便說是變動祖宗法制也。須臾是始得。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官某觀公事者。皆六官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官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塢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豈可以得之矣。

法制第十四 十九條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立一箇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不致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言不可易之至論也。

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

伯恭言秦變法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使伯恭為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聖賢者出如何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唐祖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祖庸調故隋唐因之

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荆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

之及見荆公做得紛紛擾擾遂不復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

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

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究豈可更略畧則姦究愈滋矣

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

今日之法君子欲為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

今日乃是要做好事則以礙法不容施行及至做不好事即便

越法不顧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荆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

法初立時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作忌曰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耻者本無忌曰乃設為忌曰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

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開然成紛擾卒未已也

問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是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

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嘆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去行法且如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提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親舊應副權勢如何得心變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六

經世大訓卷六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七

後學余紉編集

禮制上第十五

天子之禮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謂若如此即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

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

見升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

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

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在與有族賁之規族賁勇士掌執戈捕火車而趨位宁有官

師之典門辟之間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居寢有

替御之職替也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

於市以時所賣物百工獻藝獻其技藝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御替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不幸

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抹之蓋所以

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

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又祝之明足以作聳聽之

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

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石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世傳
惟以亂民武王所謂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
謂皇建其有極厥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特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
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
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
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旺之月居中右之六
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

公羊傳卷七

王宮之外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

路門又曰虎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其朝在雉門之外

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外朝之

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為石與棘

石而朝諸侯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

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贊相漢人朝焉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

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如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

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

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

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小宗治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路門之外事門之內與

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
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
朝何謂貨賄曰有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
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稻之賦
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
賦以待宗祀山澤之賦以待衣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
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
共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
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公羊傳卷七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

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

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

是路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今天下有一件極大底事恁地循環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

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

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

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嘗南郊祭天矣未及次年祭地

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為

證劉元城遂伴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二祭而合言之東

披只是謂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褻其說甚無道理
問今之郊祀何故有許多帝曰而今煞添差天帝共成十箇
帝了且如漢時祀太乙便是帝此本云問今郊祀也郊而
今又別祀太乙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周禮中
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
天之象

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
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稀裕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
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
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其制皆在中門

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
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

百世不遷亦口世室亦曰世室亦曰世室亦曰世室亦曰世室
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先公之遷主藏

於太祖右穆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
昭於武明堂位有又世室武世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

上親盡則毀而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
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一新入廟者附于昭之二而高祖及祖

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

其管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於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於廟於
主祭者為太祖也主祭者後則附于二之近廟而遷其於廟於

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
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

為昭穆昭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昭穆十三世至王季復
為昭穆十四世至文王又為昭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穆十六世

昭穆也昭穆之稱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昭穆之稱也昭穆
昭穆也昭穆之稱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昭穆之稱也昭穆

聞焉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敎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
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

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
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

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
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志志又云其後自是以來

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居經守禮之
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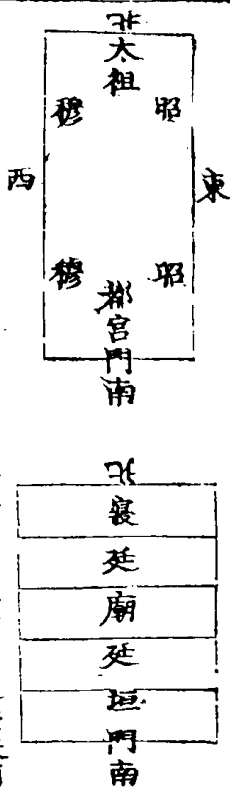
辟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
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

極止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

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如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速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泰嘗之祀而爲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帝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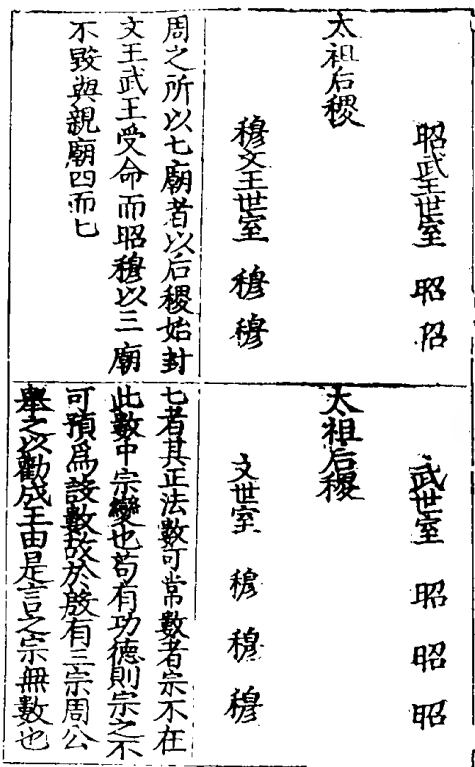
廟制圖



上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廟之主歲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穆復爲昭古之正禮也

帝元成等周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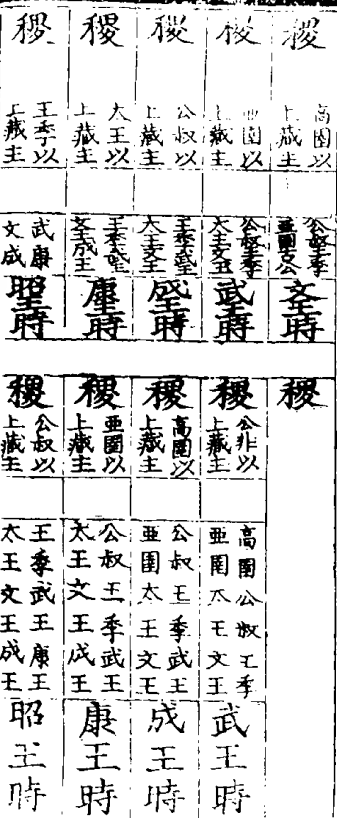
劉歆宗無數圖



周世數圖

周七廟圖

周九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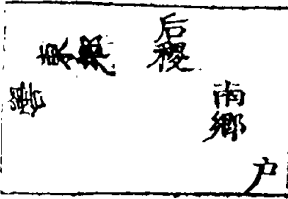


以齋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祖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禘之位乎

時禘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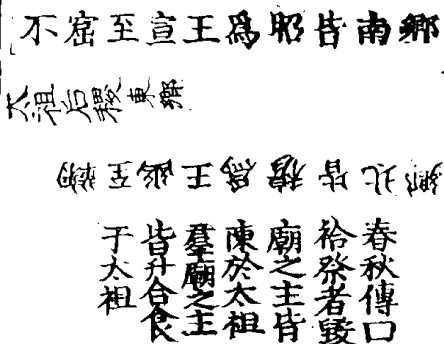
今經世大綱卷七

周大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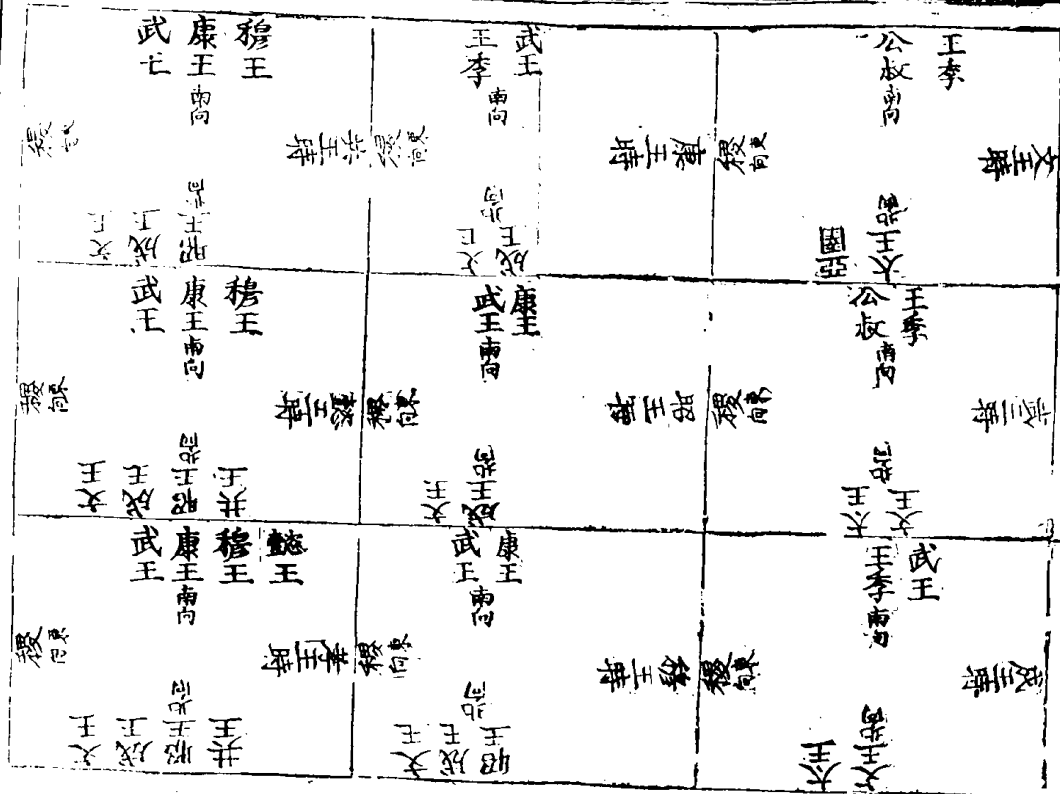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禋圖



周時禘圖



本朝太廟制從後看起

東來室

第十一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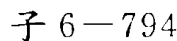
第十室

第十室

第九卷

第五

| | | | | |
|-----------|-------------------|-------------------|-------------------|---|
| <p>後廡</p> | <p>欽此廟</p> | <p>廢此廟</p> | <p>欽此廟</p> | <p>自後漢明帝以來公 私廟制皆同室基堂 歷世因之未有能改 故堂之上殿柱並華 其棟不專昭穆但有 南北之辨而無左右 之別</p> |
| <p>高宗</p> | <p>欲遷高宗於第十室而</p> | <p>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p> | <p>欲遷高宗於第六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穆宗</p> | <p>穆宗於此為穆廟</p> | <p>廢此廟</p> | <p>欲遷欽宗於第八室而</p> | <p>兄卒哭之後雖僅古 法計于祖父而遷至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欽宗於第九室而奉</p> | <p>欲遷欽宗於第八室而奉</p> | <p>欲遷欽宗於第七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八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七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六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七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六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五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五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四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三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三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二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二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 父之室祿無廢義 之辭乃從今制而全</p> |
| <p>昭宗</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p>欲遷徽宗於第一室而奉</p> | | |



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禮于儀物亦必不能如大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群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損傍徨踟躕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

金瓶世大廟卷七

十七

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桃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

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郤而不窺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群廟則亦不特東向於桮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桃主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桃主亦且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附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而於禮爲

金瓶世大廟卷七

十七

順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遷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拾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申義誡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誡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誡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拾則所誡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蓋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熹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不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

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爲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祔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爲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遷析太祖太宗各爲一世既與舊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大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爲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祖析一爲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爲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熹既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祖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祔順以下桃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桃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獨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倍之儒熹竊詳願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倍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負有爭較強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

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弊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非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

別定廟議圖記見前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

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桃主奉安之所時喜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黜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為僖祖實為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當桃毀合仍舊居太廟第一

金世宗大訓卷七

于

室四時常享則是東鄉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宜毀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為世室其宣祖真宗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祫享則序昭穆於堂上而時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時享祫享於儀異時迭毀則三昭三穆以次而遷唯高宗受命中興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為世室百世不遷蓋雖通為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穆外其始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而兄弟相繼各為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并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且謂它日

恢復中原還舊京則又當別考古制世為一廟而華去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蓋不獨為今日議也而廟堂持之下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為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毀撤僖祖宣祖廟室蓋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喜赴內殿奏事蓋將問之以此也喜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為然且諭喜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喜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中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喜說為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喜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喜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為說易致混亂而嘗及疑前日之誤故今特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與趙丞相書向說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

便將太廟毀折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得
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以喜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
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棲
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絀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
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八世喜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
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
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喜本欲於免奏自劾前議不明致
此踈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姑從刑削
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祔不
知是否夫以十世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廢廟此不論而
知其得失也相公何忍爲之耶歸來因閱所編奏議乃知平
日已不主荆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精之失今乃必遂其
非而不肯改其誤益甚矣喜愚暗不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
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丞相之大不知而平日相與之
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
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
容一一回納故且乞收還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
請則熹不得已將出下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矣然
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劾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
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

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
生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

答汪尚書論家廟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
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
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
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
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
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
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
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
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
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
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
者其禮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
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
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
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
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
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
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

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雖侍從官以下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則鎮之幕職官而已爾雅鎮之幕職官而溫公云官此諸侯之大夫則曰實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為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嘆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子拾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曰可見矣

金經世大訓卷七

二十四

但干祫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改神宗嘗欲更張今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

金經世大訓卷七

二十五

問本朝廟制韓維請遷僖祖孫因欲為僖祖立別廟王安石欲以僖祖東向其議如何曰韓說固未是孫欲立別廟如姜嫄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介甫之說却好僖祖雖無功德乃是太祖嘗以為高祖今居東向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近者孝宗拊廟趙丞相主其事因挑宣祖乃併僖祖祧之令人駁拆僖祖之廟當時集議某不曾預只入文字又於上前說此事末云臣亦不敢自以為是更乞下禮官與群臣集議趙丞相遂不付出當時曾無玷陳君舉之徒全然不曉但謝子肅章茂獻却頗主某說又孫從之云僖祖無功德某云且如秀才起家貴顯是自能力學致位何預祖宗而朝廷贈

官必及三代如公之說則不必贈三代矣舊制有廟則其下
子孫常祧者置於東西夾室於理為順若以太祖為尊而自
僖祖至宣祖反置於其側則太祖之心安乎又問趙丞相平
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後來到家檢渠所編本朝諸臣奏
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王安石之說於其下此惡
王氏之僻也

今景靈宮乃叔孫通所謂原廟是也叔孫通言原廟則是衣冠
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坐今則一一有之又
只似太廟了恐非叔孫通所謂原廟之意今景靈宮謂之朝
獻太廟謂之大享

因言五禮云今諸后位數多至尊拜跪勞古人一帝只以一后
配其餘自別立廟庶幾不亂嫡妾之分今皆配不是唐人有
言人家夫婦却不同蓋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故次后與正
后有名分若人家則再娶亦妻也故可同祭伊川祭儀祭繼
室於別廟恐未穩

三后並配自本朝貢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演後既
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
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
其子別制廟以祀之

而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

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處或共一室各為位也
曰古廟制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
時高帝廟文帝廟成之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
至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附於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
唐太廟及群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為上也至櫛處謂之東
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

官師諸有司官師之長也一廟止及櫛却於櫛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
祭祖祭櫛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
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
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谷社壇說所論社壇別紙奉報此是見行禮制更可計會法司
檢淳熙間所頒冊子為佳此事在州郡為至重今人皆不以
為意太守乃能及此深可為法又能擇賢者而屬之尤見其
不苟也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陸績壇如社壇之制社壇以石為主其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寸刻其上階其下半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隨方色
蓋以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陸方深取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頒行
州縣法司必有之可更檢看又公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
相並坐南向北社壇石主在北壇外空地須令稍寬

祭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

南向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

四步令一六分之二

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

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

後以壇內二十五步其說亦然

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為一級也

四出陛

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旁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為陛級外為壇級可也

合經世大訓卷七

社主

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

壇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為十五丈也四角無土為壇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得見壇上不用瓦蓋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走水尤為堅固四門

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闢一天餘庶幾行禮執事

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

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

此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得損害不作亦得請

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眼中間以紙剪作兩壇貼之便

見四面壇脚取壇丈數但壇而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

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壇節

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

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合南方土疎不砌恐易壞

亦土飾之又恐借於郊壇不可用也

合經世大訓卷七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瘞坎在壇之北

壬地即是合在北壇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日隔取壬

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濶三四尺許其南作路道

上下開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

即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路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主

樂實依條差人乎視

燎壇

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來喻所云燎壇為風師雨

師雷師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

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雷於東南

大畧如此

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不謂建寧大邦乃
無風雨雷神之壇而寓於社稷之壇也新儀所云在神壇
之左而高於神壇者不謂此社壇左故燎壇而高於社稷
壇也

植木

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宜木
植之

尺

壇壝等亦是禮制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光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

今經世大訓卷七

三十一

主其嘗辨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神
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杙粉榆社之
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
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
物便是神也

夫子象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
乃陳簋簠豆於地是甚義理其幾番說要塑宣聖坐于地
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
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康欲於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
後說與交代云宣聖本不當設象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

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

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

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越

一位次序都亂了

此言漳州未
知他處如何

又云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

無一箇合禮序

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

孟子配嘗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諸先生後

不曾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

文字理會事但封於劉淳叟以其為學官可以言之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以應事未備就講堂行禮宣

今經世大訓卷七

三十一

聖像居中交國公顏氏卿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

西向配北上

並總
牌子

濂溪周先生一明道程先生一伊川程先

生二東節邵先生

西
二司

馬溫國文正公三橫渠張先生三延

平李先生

東
四從祀
牌子

並設於地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照對本軍昨因脩葺軍學照得從祀

神位名號差舛曾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特降到見行

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私畫題寫奉安訖恭觀崇

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

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

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為周

南宮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舉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聖聖詔褒崇之意

於州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源衣衣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燭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

一盞今用漆盤右一豆今用漆盤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加勺幕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祭位之前設洗

二於東階之東聖先在東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爵西設

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面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禮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閣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雖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洗手悅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者舉爵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

跪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豆豆之間俛伏興少立祝品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酌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薦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分奠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 祝

掌儀者 司尊

若張欽夫書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密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饔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為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為無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饗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

不惟徒竅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無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加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槩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金鑑大訓卷五

三十四

乞討論喪服劄子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教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爲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整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牽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憶康豫不能躬

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咨頒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

金鑑大訓卷七

三十五

天下萬世之幸

書奏嘉後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其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証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如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

經之文誠有缺略不無待於後人而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幘頭著布衫邊行古禮可謂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以此喻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君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

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率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月服謂凶服計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內

今經世大訓卷七

三十六

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為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為其君三年之服蓋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為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為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為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也故禮曰百姓為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為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畿之內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如何服當檢者

開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又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臣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為天子三年之制前軍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既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問士庶亦不可又庶人為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亦止小功總衰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用今所制服四脚幘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好器之間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是要行這是其次第可惜無好宰相將順成此一大事若能因舉行盛典及於天下一整數千百年之陋垂數千百年之成憲是其次第時相自用紫衫皂帶入席用白衫待退歸便不着某前日在上前說及三年之喪亦自感動次口即付與禮官集議意甚好不知後來如何忽又住了却對宰相說也似咤異不知壽皇既已行了又有甚咤異只是亦無人助成此事因檢儀禮注疏說嫡孫承重甚詳君之喪服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設位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眾欲入衙來哭某初不知外何

棧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發出榜告示亦有來哭者
既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爲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爲天子大夫爲
諸侯乃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
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
耳

君臣服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遺詔至州縣有
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棄之服哀臨既畢及被
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衫衫麻經而已此符
當與遺詔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虔惑悞四方已如此
而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衫下注云上領不

今世大制卷七

三十八

盤則雖間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
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
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
頂四垂因以前邊林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
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
爲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
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
所製者耶抑將以紙爲胎使之剛強植立亦若今之漆紗所
爲者耶至於直領布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
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抵

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爲之說者曰
雖爲上領而不懸綴斜帛奏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
布直縫使足以遮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
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
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
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象見於三
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欄者今禮也今之公
服上衣下欄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
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有曰布欄衫者其服直領布衫則燕
服布衫而加冠於首其服布欄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
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爲失也今既不察其
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欄遂解直領爲上領不盤而
增欄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實之悞
反至於廢古以徇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管屨而
符乃無又承用之者遂履屨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
者於禮爲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
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
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
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又豈不薄哉又後數日

乃得邸吏所報朝廷服制度則云白帶初喪服白羅袍黑
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
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欄衫白綾襯衫祝事日去杖
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欄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
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爲三等上等
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欄衫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
中等布頭冠幘頭大袖欄衫袴腰經其下等則布幘頭欄衫
腰經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白直領則是古之喪服
當自爲一襲者又有四脚有欄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爲
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
則衫直領而下不裙率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
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復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
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有服獨冠爲古制斜巾乃民間
物衰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之
古者冕之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脚之說
已見於前蓋字文以廢古冠而爲之若燕存而互用猶不相
始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爲燕服與正服之用亦
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衣冕
通天幘頭帽子雖皆可服如直領上領古裙今欄亦四物不
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
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
小祥
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爲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更只服四脚
布四脚不勝練冠非練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
幘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名說亦見前燕禮
官亦云四脚條
幘頭則知二若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其曰銀帶絲鞋白綾
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廣說不知何謂

制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辯而知其非矣大抵
其失在於蕪蓋古今以爲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
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
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
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
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揜布欄衫布裙麻腰經
麻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
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過天冠二十四梁當
準之而去其半以爲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
以爲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
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
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
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難以
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
不能復行若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
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
之有期而不欲以是等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
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爲臣民
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休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
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此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

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車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於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

八經世大綱卷七 四十三

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入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禋祫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尚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

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民開元禮序下篇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爲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八經世大綱卷七 四十三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爲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爲之親臨罷樂者古禮君於大夫小歛往焉大歛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不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力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開元禮有刺史卑吏民之禮略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刪去此條

答陸子壽書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中

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論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革變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猶未敢聞命據禮小飲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未有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桡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告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鄭邠為文之昭邠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附廟

而可變哉但昭主附廟則二昭並遷穆主附廟則二穆並遷爾此非今者所論之急但據古之說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附于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附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議關中學禮者有後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意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却得再娶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一申嚴昏禮狀竊惟禮律之文婚姻為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為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為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禮典潰亂國章而已至於如媚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

約束施行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七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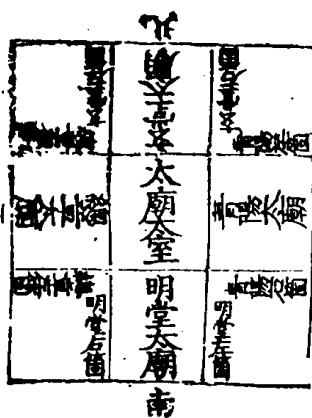
四十六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八

禮制下第十六

後學金和編

明堂說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真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陽右箇東之北為青陽左箇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為明堂左箇南之西即西為明堂右箇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為總章左箇西之北即北為總章右箇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為玄堂右箇北之西即西為玄堂左箇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章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乃玄堂之左箇玄堂之右箇乃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唐制猶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鬐髯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園便是宮殿前園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前朝後中國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為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園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倣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分守曰蒜門開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啓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塔邊都無閑雜賣買行穢雜操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古之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天下路中有車軌道古人屋黃作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

同陳庭秀臨安曰今大禮命從官一人立玉輅側以帛維之

名何官曰名備顧問官又曰執綏官先生笑曰然徧檢古今郊禮安有所謂備顧問官執綏官者蓋此本太僕卿即執御之職古者君將升車則御者先升執轡中立以綏度左肩而雙番之錄如君以兩手援綏而升立車之左以左為尊魏公品以駕左方以迎候生昇也行大禮不取坐車行數步止中書令宣詔命千牛將軍千牛將軍武執長刀立車之右以防非常所謂駟乘也既升車復行望郊壇數步復少駐千牛將軍乃降立道左車復行則執長刀前導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禮脫千牛升車一節而但有降車立道左之文初未嘗登何降之有所謂太僕卿執御之職遂訛曰執綏官備顧問官然又不執綏却立于輅側恐其傾跌以物維之雖今之典禮官亦但曰執綏官備顧問官也今為太常少卿者便接數日工夫將禮書細閱一過亦須略曉而直為此鹵莽也周洪道嘗記渠作執綏官事自云考訂精博某問周何謂執綏官渠亦莫曉又綏本人君升車之所執御者但授與君則御者亦不可謂之執綏官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乘車者爾又曰金玉輅太重轉動極難兼雕刻既多及不堅牢不知何用許多金玉裝飾為也所以聖人欲乘殷之輅取其堅質而輕便耳仁宗神宗兩造玉輅皆以重大致壓壞本朝尚存唐一玉輅聞小而輕捷而穩諸輅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後則應作輦既有此輅乘

此足矣何以受為聞後來此轅亦入屬中

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効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轡衣由右上升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

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梁為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品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天子以十二品以九隆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紗帛纓髻如今道人這自有此意思

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朝旦則服玄冕

無祿之

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朝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

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前玄後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色之酒灌

神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

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

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

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

之類而不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

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黃鶴云所什之人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素積白布為裙

古人朝服必加紉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著白衫一般從來人主常朝君臣皆公服孝宗簡便平時著常朝引見臣下只是凉衫今遂以為常如講進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凉衫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二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然

今之朝服乃戎服

自唐人朝服猶著履服幘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選士之冠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為白凉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凉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

爵弁亦少黑多如今深紫色繹以皮為之如今水檐相似蓋古

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

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為之耳繹中間有頸

兩頭有肩有以革帶穿之革帶今有膀子古人却是環子釘

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鉸串子樣繹之類結放上面

今之膀子便是做他形像古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今人

帶在做得恁地重

復世禮服固未能倖復先生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別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群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下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幘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嘗見前輩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

針匠計料匠云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其不敢為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襠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入閣門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官者公服幘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幘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彥輔塵史猶略言之甚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幘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

士大夫欲為幘頭則曰為我所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識其先幘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者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憲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有人酬價僧曰略伯下寶者莊宗以手展幘頭兩脚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舊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陽張二士大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幘頭猶是藤織垢子唐製

又舊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

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辦得華夷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皆戎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時着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則無時不服唐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中年漸寬末年又寬但看人家畫唐時可見唐初頭上裹四脚軟巾至魚朝恩以桐木為冠如安於其上上方裹巾後人漸學他至本朝漸變為幘頭方

得橫臣下不敢用後藩鎮之徒竊用今則朝廷一例如此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其言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略加
整頓猶愈於不為如小衫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
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
餘皆放此庶有辨別也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望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
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
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
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傾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
貴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縮
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板王地制神之帶間今人笏却是用
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

古之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
而不光

因論朝禮云如周禮所說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謂皇
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了然所謂朝不坐
又也有坐底

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臣皆立故史
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

一門閭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必設位於廷中故
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每日常朝王但立於殿門外與群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
群臣就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主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揖同姓之類各有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
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
後從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賓者云
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安鄉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略為之僂首便
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
首至地之入也蓋其尊師傅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
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不知如
何

看來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
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與為下贊
若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
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入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
他去某問有入朝否從人則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

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物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顏真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

皇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餘官不然又曰獨宰相為正拜者蓋餘官謝恩在殿下拜侍從以上雖拜殿上亦只偏拜獨宰相正拜故云

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彊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源浹洽

而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說不宰相貴

妃皆用冊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是揚告王廷令百官皆聽聞以其人可用與否則稱道之文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未乃云王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冊拜之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冊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便當冊文不復宣麻于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誥命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

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沿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群臣上尊號司馬溫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若不自見得雖溫公也

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

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義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恣為百出若只為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年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實在元祐幾年乙家實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換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

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今之表啓是下諛其上今之制誥是君諛其臣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禮絕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此等舊禮亦好却有等殺令著令從事郎以下庭參不拜則以上者不庭參可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

子晦將赴蒲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例塔堦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相尚如此以此

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爲官長者安受而不疑更是怪坐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而屬邑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却旨揮不要此般禮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將或云今人見宰相欲有所言未及出口已爲客將按住云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無奈何須叱之可也

民臣禮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即更數十人太常寺置鄉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按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

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飾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揔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禮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戾朝廷又無以督察絕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斟酌存於今者以爲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甬氏三禮制度醜陋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揉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踈略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

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
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略
殿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一通於學一遺於名山寺觀
皆積藏之守祝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
鑿之板正歲則舉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求久
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
者講誦其說習其頌禮州縣各為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
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
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
黃從祀所用祭物為多當酌
此數為定一州一縣必具之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

一以為華式付之州郡積藏於太學屬事使以其制為之以
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造不能齊同即賦錢於其器
州縣各為若干施行在所屬製造其器
物用者自為一庫別置主典與所積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
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服正
用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
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
無者補之使皆為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土人
餘祭用人吏當殊其制製造頒
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皆考古義備
之失更加
詳考而止之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圖
與書通班之牛禮如
書法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
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

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
難也故述斯議以為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周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攷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
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
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
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
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
足矣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禮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咸
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
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
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
上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履
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
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
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
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

而難行耳曰然

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

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箇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不曉他周公當時之意是如何孔子嘗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想亦是厭其繁

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甚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盡如今盡用紫羅紙盡內用黃紅事

事都如此如何合殺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公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謬誤不堪着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禮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修開寶禮

而難行耳曰然

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

樂制第十七 四十五條

若衆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變教

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盡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

則太族為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

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一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字豈不是倒了却是求依聲也古人是以前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與起得人

詩有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况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

詩之法度也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季通音識小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

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

牛鳴盆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

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

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

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

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

因論樂律云只以三分為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

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竹都通得

去人樂錄云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其制作通典亦略備

史記律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

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踈溫公又在下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以

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實相為用儘書

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

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說

周禮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以十二

聲為之劑量蓋磨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低故復以

十二聲劑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節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

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先生偶言及律呂謂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聲最

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時舉云黃鍾本為宮然周禮祭天神

人鬼地示之時則其樂或以黃鍾為宮或以林鍾為宮未知

如何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

用四聲迭相為宮未知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大抵古樂

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四清聲雖於正

聲之間樂都可聽今古樂不可見矣長沙南嶽廟每祭必用

樂其節奏甚喜祭者久立不勝其勞據圖經云是古樂然其

樂器又亦用伏鼓之類如此則亦非古矣時舉因云金聲五
振是樂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用之還中間亦用耶曰樂有
特鍾特磬有編鍾編磬編鍾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鍾特磬是
首尾用者時舉云所謂玉振者只是石耶還真用玉曰只是
石耳但大樂亦有玉磬所謂天球者是也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
大陰陽黃鍾為陽太呂為陰大族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
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
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
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
鍾其餘皆然

旋相為宮若到應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
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
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却有四清聲方響十六箇十二箇是
律呂四片是四清聲古來十二律却都有半聲所謂半聲者
如蕤賓之管當用六寸却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却只是大
呂但愈重濁耳又問聲氣之元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
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戊巳上律中黃鍾之宮唐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
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可說話某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此元
亨利貞黃鍾畧畧似箇乾字宮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
側隱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
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挂起應
十二月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制變宮變徵二聲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太族為商姑洗為
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若以大呂
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

為蕤賓黃鍾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
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黃鍾下生
林鍾林鍾上生太族太族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

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
中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

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
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後故虛其正而不復
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在主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
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
與變徵皆足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

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
二者是樂之和去聲相連接處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常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倍之
以故不知其制如何曰常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
分曉更着他不得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
便用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
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
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
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
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縣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
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
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
此古來人解書最有一箇章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
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
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千色甚事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
太輕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聲只有五并二聲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
律呂有十二用時只使七箇自黃鍾下生至七若更掉一聲便

快活子

黃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
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
畏商調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切疑聖人恐
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音見樂家
言是有放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
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
無徵音切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

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
亦無之然只是大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
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
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
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
說無徵便是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
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然
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
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旦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
音底方理會得只是這箇別是一項未消得理會

大司樂言圖鍾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樂熱錄云大抵天人不問如云聖人是此理以和底言如荀子云云此迴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

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至韓云人人誦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鞋却無腳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同馬溫公舊與范蜀公軍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曉得

伶官非也感其執者便是先王之意

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忘耳

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去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實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他亦是一家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算法頗難纂李通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

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為皆是亂說某與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個其他却又商量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辯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時有幾鍾名為亞鍾不曾曉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

亞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整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漢禮樂志劉歆說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意搖則搖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為余言其祖父嘗為之收得譜子因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幘頭列坐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招搖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送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為瓦誼漢卿云張滋約齊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大晚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一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恣地美人聽他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其調章尾即以其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着作無射聲應之篇章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着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蠲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

士大夫習之之後必有精通者出

問溫公論本朝樂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按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其傳又失徵宗今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今俗樂亦只有宮商羽三調而已

問李通律書難曉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問空圓九分便是徑三分曰古者只說空圓九分不說徑三分蓋不啻三分猶有奇也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如太簇四寸惟用半聲方和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與否耳節五聲須是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

見得

李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舊時所作律逐節吹得却和怕如今未必如此這箇若促些子聲便焦殺若長些子便慢蕩

古樂亦難還復且於今樂中去其焦殺促數之音并改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乎

陳言琴只可彈黃鐘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猶可至謂

今律說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徵三分去一得
五十四以爲徵爲九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爲商爲十三分
去一得四十八以爲羽爲八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爲角爲十

子 6—825

今經世大訓卷八

亦不需用未詳其說

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

得四聲宮與徵

角與少宮微與少商爲四○角聲有九十間四之一少濁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少商
少宮與徵羽與角微與商角與宮爲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一少清少商
五聲宮商角徵羽與徵角與羽徵與少宮羽與角聲在十一徽少濁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角徵羽與角聲在十一徽少濁十三徽之左比絃宮爲四○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濁羽與角與徵與羽
相應而得六聲羽與少宮少商少角與少商比六

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然唯九徽爲得其相生之序十徽則雖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說以隔二者爲下生隔一者爲上生蓋九徽之宮隔二者生散徵而散徵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魚九徽之角隔一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徽之徵九徽之徵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也如此則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按上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比又不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爲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一律而自相醅酢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全律之有七徽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寬平最爲諧韻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爲用有所不周若八徽之三聲十三徽之六聲則爲律雖同而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強相然諾外

雖和悅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肯誠和協則惟九徽十徽與十一徽之三絃爲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己意強爲之說以爲九徽者林鍾之位十徽者中呂之位林鍾爲黃鍾之所生而中呂又爲能反生黃鍾者所以得爲調絃之地而非他徽之可及此其爲說亦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曷爲不直於黃鍾焉調之而必爲此依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惟古之爲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鍾爲宮則姑洗之爲角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呂爲黃鍾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雅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昔人亦有爲之說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爲民以民爲貴故於此馬上之者其穿鑿而迂踈固已甚矣又以爲姑洗爲正角中呂爲慢角者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爲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爲疑乃爲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二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

乃爲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闕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唯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闕惟徵角之間既爲闕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已午二位特爲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徵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絃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祇間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爲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通五均數爲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

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爲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聚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荊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清爲宮此便不可蓋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爲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爲角或爲羽或爲商或爲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爲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爲他律

所用然就存中續筆談說六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

孟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官為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鄭子蓋是我不知底須是去問人始得

曆數第十八

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

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

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李通

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既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適在此日當如何分

曆法李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極

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

見天度加損歷度之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李通曆法未是曰這都未理會得而今頂是也會而事也

一理得他子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其目不曾

理會得如何說得他是與不是這也是康節說他若錯時也是康節錯了只是覺得自古以來無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去考司馬遷班固劉向父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是

曆數微駁如今下漏一船漏管稍滿則必後天稍濶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趣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鈎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

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

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李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

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

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李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

造曆者其為數罕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六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

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

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中氣只在本月若趙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為日只如子正四刻

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與做今日如此

亦便差一日。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

箇兩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着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來

云有能說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儀不知可否或云似傘
據如此則四旁須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為儀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八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八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九

後學金枯編集

農田第十九 十七條

井田類說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

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

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

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

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

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

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

封也買賣田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

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

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

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

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

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

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

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

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畧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

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

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廩舍出入相交作志望相
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百畝歲耘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謨別田之高下善惡
歲一畝下田三畝一畝肥饒不得獨樂
坑壟不得獨苦三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聚男為餘夫亦
以口受田如此比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
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
志顏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
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後凡官府庫賜予之費稅給
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克實以下
並班志文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
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
有畦瓜瓠果疏殖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
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為族五族為黨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左比長
位下土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
鄉有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
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
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
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要出後時者不得
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
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

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
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和後
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
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
班志文十五
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
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
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
秀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
之以射射於鄉學以下以何
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將散
射日增損條定
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
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
天子之民聞求詩於鄉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
辨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
九年辨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
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
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並
班志條定書
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
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
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班志並
作終字
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
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千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

坑塹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
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
第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
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
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狝合以苗秋治兵
以獮冬大閱以狝於農隙以講事馬五國為屬屬有十國
為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
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與徒此
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
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
宜脩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
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
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
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血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
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
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逐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
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血
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

則澮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
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
遂澮血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
然遂廣二尺溝四尺血八尺澮二尋則夫有六尺矣徑容牛
馬吟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夫矣此
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
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
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
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
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

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憂而
阡陌之地切又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
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
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
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
憂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
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二時之善
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載傳皆
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夫裂阡陌以盡生
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割削之意

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盡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証之其理可見而察澤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子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者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脩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洫之類大既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

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亦難如此移攷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欺人說話蓋田地一方溝洫廣舍成之亦難自五十里而改為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為百里便都著那趙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田制乃三秦之制矣。

直卿問古以百步為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仲亨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陌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邊邊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這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只則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還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自是合掌說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寬鄉為井田狹鄉為阡陌家乘論井田引蔡澤傳兩句然又却多萬回互說從那開創阡陌之意上却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

人想亦似此樣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縱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襲。其職悉畢。盡古人直是悠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卿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下註入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

勳農文當職。又處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

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肉養疲弱。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脉疎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不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畝。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犁耙。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畝。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剉取土面。草根。照曝燒。及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內。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種。莫令遲緩。過却時節。一禾苗既長。稗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仔細辨認。逐一拔出。路在泥裏。以培禾根。其膝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剉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饑餓。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濶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措置。

即仰經軍校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紵。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樹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饒蚕有力。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後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急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閭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諸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

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收必。以奉父母。母。博奕。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和。平。并。濟仁壽。

勸農文。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治夫農之為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硠塉。土肉厚處。不及三五畝。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主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時。既不及時。耘耨培耨。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

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目覩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饑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蚕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督責。

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省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勸農文。契勘民生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澤也。當職幸此承攝。敢隆彝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通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饑餓。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出力興修。取令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眾。即時聞官。糾率人功。借貸錢本日下修築。不官誤事。

一。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餵飼。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勸科夾脊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貫文。個身監納的無輕恕。仍仰人戶。通相告戒。毋致違犯。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

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為無補今仰人戶更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當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屈多用糞壤成行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其麻等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計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一併填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

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濟方能存立今仰人戶逐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割穀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填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為監納以警頑悞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俵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俵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

除災害民樂耕種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永為已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為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勾欄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為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經界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縣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誣不煩如此計較生事但挽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擾擾科數仰配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茶等為名糾罰人戶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節次印給榜文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意今恐人戶未能遍知別具簡略連粘在前請諸父老常為解說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庶幾是舍邪變

惜體屬。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遣上學讀書。學道備身。與起門戶。

右今出榜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閭。教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

辛丑勸農文。當職昨為本軍民間農事。咸裂累曾出榜。反覆勸諭。自從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深耕疾耘之務。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侵迫陰陽。招致旱虐。使吾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永思厥咎。愧負何言。尚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力。不為輕去墳墓之計。而又賴天之

經世大訓卷九

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潤泉通。麥既可期。稻又可種。嗣歲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亦幸免於罪戾。且將受代而歸矣。今以仲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以告將別。父兄其強食自愛。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卹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為飲博遊惰爭鬪論訟。一切非理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其前年舊榜。及星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今亦再行給散。

并此勸諭。各宜體悉。

與曾左司劄子。本軍昨來奉行增種二麥。指揮逐年所申。漸次增廣。至淳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百餘頃。內星子縣最為窄狹。已占三百餘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所種。已是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敢循習舊例。供申虛數。竊昨在田里。素聞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妄亂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及行下兩縣。亦不得循習舊弊。欺罔朝廷。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大段虧少。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行根究。竊恐其他州軍官吏。有任其答者在。竊私義亦所未安。欲乞

經世大訓卷九

一言。容贊廟堂。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處。立限許令陳首改正。遠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罪。使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為幸甚。然所有增種指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損於責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畫圖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直行寢罷。尤為簡靜。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便軍契勘先印給文榜。發下三縣。曉諭鄉民。將田土趁時犁翻。多種二麥。今詢問得除種麥。由地外。尚有未犁田地。去處稍多。及已耕翻田鄉民。又不趁時確事。兼相去交春日。逼切農事。失時。委自知縣。躬親下鄉。勸諭鄉民。遍行翻犁田土。以備來春佈種。如

使軍不測差官前去點檢得再有未翻犁去處必定勾追有違約束之人重行斷罪

勸農民耘草糞田榜雨水調均田苗茂盛仰人戶及時耘苗拔去草根多用土糞如法培加已帖知佐月半以後不測下鄉點檢將田中有草無糞之人量行夾罰的無輕恕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秋來久早晚田失收茲幸得雨可種二麥今勸人戶趁此天時多耕闢種接濟口食其有無地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少者仰自踏逐空閑官地具出字號四至畝角經縣陳請布種當與判狀執照免科權給一年其有情願永遠請佃之人亦仰分明聲說即與給據管業特免五年稅科即不得因而侵占他人見耕田地及廣行包占狀外官地項如有違犯許人陳告當以狀內所請地及見種子利充賞本人仍別科罪除已行下三縣照應施行外須至曉諭約束者

經界第二十三條

修奏經界狀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哀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再以前經靜惟僥倖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計論之列其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泉漳兩郡之

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詣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惟汀州之民不得其所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得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二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候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是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

下詢。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輒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路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即已差入於鄰近州縣。已行

經界大訓卷九

魯經奉行諸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米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撥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併。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接連。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八戶。七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

少。苟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額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宰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疆理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算。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嘗為胥史之僇。賄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賄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筆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時。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六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為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經界大訓卷九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橫算之擾。而不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為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為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

今經世大綱卷九

三

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向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元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為姦。實佃者或申逃關。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備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宇。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很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為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縣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上州縣處與米只二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

分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常平。

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

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午午卯酉年應辦大

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

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

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

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

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

佐通行。收掌入戶。遇有交易。即將執書及兩家砵基。照鄉

縣簿對行批鑒。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

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

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

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候

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

為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

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

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

富貴。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

人其入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不足民懷亦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經界申諸司狀伏覩本州準轉運衙及准提刑提舉衙牒備準省制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閩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遷行然因其鄉俗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訂種子或斗或升每斗種大率繫可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本戶產錢均配其田自為一簿一輸之官一為戶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

今經界本州卷九

十一

首總計本戶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甘沒于官許人告首請佃間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他郡數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為率而折之則山田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畫圖為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開奏牒請契勘本州曾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來條作如何施行目今見行傳中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熹切自念父

處田間嘗試縣吏非於此事有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為請今親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畧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于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一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輪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父也詐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年間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為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為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為隣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且固嘗置策以請於縣一時均計雖亦頗多然本原本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為久遠之利况自彼時至今又已三四十十年茲者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詰曉民事者無不以此為言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得經

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閩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措置。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為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遂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畧。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況今吏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措置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費已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者之言。即是憑單手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蕩浮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入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倫安度日。都不作為之為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

人所創見。莫不震悚。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況於今日。以此苟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薄正而稅平。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覈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盡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則亦不過三四十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次其昏膠疲軟。力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悉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為濟。而於其不能。

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必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為數百千保。小者分為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切慮今日民力困斃。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若令後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幹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自言知仙遊縣。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

佐吏史丞請施行。因切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重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宵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合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為拘。不以歇役新舊為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為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講書。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為說其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悉其請。悉以已意詳為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為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切記其言。以為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按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

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并乞

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書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加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喜為說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為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法例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為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沈師美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為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稅無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久遠之業以為族戚無餘之計也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今朝廷之尊臺甫之重其去田里有稅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偽險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意所以雖獨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為慮也伏乞台察

右謹件於前臺之愚意又竊以請此事今在諸司詳為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為先次以擇人為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為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臺臺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又曰此狀所陳乃喜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到任稍為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正稅數目浩濶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敷責罰以救

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為虐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限有不客已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耻拱手竊歎而已若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比於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照

并申諸司狀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喜到官之初即被上件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供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溪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準泉州關報亦已條具中聞竊意事之利病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

定論使司排日移文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之重之不為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晝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即雕印行下令遂州縣前勘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兩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紛不惟無益而適所以漏泄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為厲已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私役稍均民到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喜切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為利害不在乎他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為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知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

任其責則其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舉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為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况本州今年早稻稍熟民力稍寬可為之時似不可先須至申聞者

田中轉運司狀右準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經界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牘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算法鑲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他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後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便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

煥管下田土總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耜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父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為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為扇動播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素所建白然而節次條陳利害則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具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略做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他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之歲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艱難筆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申

轉運使衙伏乞台旨備奏施行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契勘本縣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遽行住罷後來一向不復舉行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民田而不受產則其產虛構在無業之家冒占官地而經捏其租稅寄於不佃之戶姦胥猾吏寅緣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民下戶枉被追呼監繫籌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此失陷則又巧為名色以取於民雖有慈惠之長明察之官欲革舊弊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手如是者蓋已有年矣乃若聖明灼知其弊深加憐憫特詔守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遵紹興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困之疲民務使田稅均平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戶困於無井豪猾之手雖知應役之人不無少擾然欲革百年深錮之弊為斯民久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本州謹以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訖竊恐旦夕或蒙下行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過有疑慮合行曉諭及有預行撥置事件亦須先次遍行告報曉示下項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諸路州縣並皆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橫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重輕條理繁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

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
戶不至備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
為利而不以為害只是本州推行未畢遽行罷住所以民
間但知其害而未及其利之如此姦民猾吏又皆知其
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已往往互相驚恐妄說事端欲使聖
朝仁政實惠不得下流而千里之內貧弱之民依前受
無有窮極實可憐憫今仰人戶詳此事理仰體聖朝寬
之意莫聽浮言妄有驚擾

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
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本州諸縣從來本都不曾分

大保無以得見都分開伏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
縣仰各告報見後保正副等先約逐都四至之內圍徑幾
里東至西幾里南至北幾里約計田園大縣頃由大縣約度末具狀申
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攢
造並委甲頭管轄其見後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
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一打量紐纂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
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于式樣見已詳曉見得次第且
當行鑒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
曉免至臨時在縣他人重有所誤

右今榜先次曉諭本州人戶各仰知悉如將來所奏事理得
蒙聖恩即賜開允即當別行措置子細曉諭務要不擾而
辦以副朝廷綏靖遠方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穩
便亦仰及早前來陳說切待別行講究改正施行

與張定叟書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為窮僻後來監司巡歷多不
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敷刻剝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拋
荒田土其良田則為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
鄰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
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為王土實
未嘗得少霑惠澤殆與化外羈縻州軍無異甚可痛也近因

戶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舞相慶
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技狀復業然
此一事素家大姓不以為便縣吏鄉司不以為便官員之無
見識樂苟簡者不以為便往往皆能造為浮語扇惑上下獨
有貧民下戶欲行此事有同磯渴而其冤苦之情無路上通
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昔之鼓舞者今變而
為谷嗟昔之技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
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所幸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
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嚴實大倫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
功可以倚辨夫今不為竊恐向後難得似此機會欲里檢舉

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申述取旨只委本縣查勘及本州守備趙此震陳疾史推行庶幾未為一方久遠之利

與留丞相劄子乞乞一併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歲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權輿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郵憲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倚寄之困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人則遂多方筆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費墮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嘉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諭意謂必可行嘉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嘉區區疆頽扶病亦不虛為此來矣

與留丞相劄子經界已被潛移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施行千里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早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其合預

行措置事作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今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嘉等輩尚得以奔走塵塗之中上為國家均愛赤子而微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可支吾亦當別以微罪自効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矣

答陳潛書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稟伏想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惕今準使攜便令差官嘉前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近聞朝論大以為不然此亦小事不欲固爭勢須別行踏出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集事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使不須差人龍巖山多田少只一劃尉求嘉士人嘗從王亞夫游頗知經界利病是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使只有一尉統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有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申但既未即施行即且小候詳細差撥庶得其人乃為有補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與向伯元書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久不决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為正當少候秋成又未知賦跡能復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為幸耳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啟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甲以為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操兩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其創子末極好如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

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泉與泉州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何謂某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略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奈經界故做到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為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閩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嚇嚇以為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為不

可其者因循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一端耳况某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心索契則無限爭訟過矣今之為縣直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步事不順他便稱頌為賢守

因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須擾人曰若處之有法何擾之有而今只是人人不曉所以被人瞞說難行間有一兩箇曉得底終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算教他法量他便使

瞞不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算量極易自紹興間秦丞相舉行一番以至今看來是蘇緯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今又多弊了看來須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入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者貧者富少問病敗便多產產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棄其弊少而易為加入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姦矣要之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得大綱好其間寧無少弊處只如秦丞相紹興間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覺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

之以為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却百貫千貫。却不管。及被人少却百錢千錢。便反倒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不可說著甚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去誰能閑理會得閑事。閑討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去。則豪家上戶。群起遮攔。恐法行則奪其利。盡用納稅。惟此二者為梗而已。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九

今經世大訓卷九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

賦稅第二十一

後學金鑑編集

庚子封事。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為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居。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為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免。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若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為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排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

濟而剝膚推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
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
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
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

延和奏劄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一補報萬
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
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四錢二千九百餘
貫伏蒙聖恩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
臣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具奏冀卒
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

亦有不能自己者謹以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為陛下
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窮石茂林其間
雖有步小田畝類皆磽确寒令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趣經
稅錢數目浩繁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若因
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
朝而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
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徑白
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
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潛臣按臨人戶陳
訴潛司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

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
勤懇惓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民率情妄
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除之
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
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
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為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
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
則是使臣又為端輔之所為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
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為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
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
矜憫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賜蠲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
敢便乞施行悉其蠲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
俟其奏報別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
之說其言各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已愛民聽
言革弊之美意而明奏顯言頒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
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并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
有以蠲除為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
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為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
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

深留聖意則彼妄庸淺俗之言自將漸滅遠屏不敢以陳
陛下之前矣

奏推廣御筆指揮事伏以伏讀聖詔有曰勤恤民隱臣謹已遵
冀施行然臣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
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抵蹶拔矣推此言
之則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
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本軍
星子縣稅賦備重嘗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到三縣夏
料木炭錢料經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司其木炭錢近
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恩蠲減二千貫詎獨星子減稅

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漕司漕司委官覈實近日
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有司之法必是多方沮難未容
便得蠲減所願聖恩深賜矜恤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
之民庶幾復得樂生安土永為聖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
縣積欠官物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
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望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虛
額逃閤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石四兩
其他六郡抑又可知其間所欠雖復着色多難然而皆是賦
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惟仰虧帝里夫信而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蓋若勒令州縣實非則州縣無從辦出矣

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
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填納而監繫在官無復解脫之期
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豐財而適足以傷和致冷為害不
輕臣愚欲望聖慈特推廣蕩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于欠
負官物不問是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
蠲除如有違詔輒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具奏委自三省
看詳將施行官司重作行違其被苦人戶亦許徑赴登聞鼓
院進狀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逮民情上通可以感格
和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真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

人戶夏稅錢內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
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在內因納炭稽違追
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
十文省解發赴監自行置場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
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
絹一疋官交價錢六貫文省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
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三貫六百五
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絹價錢七貫
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絕况都昌民戶逐
年長春園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文止若比做折

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逮督迫。幾不聊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為便利。民戶所陳大畧如此。所有曲折具于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蘇。實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

南康任滿奏事狀。臣誤蒙聖恩。竊罪偏愚。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為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繁。人戶

今據世大訓卷十

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萍。無有根蒂。愁歎無聊。深可憐憫。是以到任之初。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責。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饑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為計者。是以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終更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聊之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

嬰鉄鉞。而一言之。大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允那以紓其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聰。正為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檢會臣舊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直賜蠲放。蓋其所損。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疋。錢貳千九百餘貫。此於大農之經費。不足以當九牛之一毛。而可以少寬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濫懇。

今據世大訓卷十

皇恐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蠲減漳州上供錢物狀。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及四萬餘貫。一萬七千餘貫。買銀三千兩。解發。又有大禮年分銀一千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解發數內。外一項折茶錢七千貫。一項罷科龍眼荔枝乾錢四千貫。係逐年尚書戶部。準崇寧大觀上供錢物。格符下椿版。又一項名為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其數亦一萬六千貫。雖無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帶省司帳狀。不可分文違欠。三色總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原來歷之可考。亦無戶眼窠名之可催。從前只是本州多亦那兒。一歲僅能贖得一萬二

千貫錢起發而其餘一萬一千四十貫則以敷下諸縣措置
解補向來州郡費出有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椿版以故移
東補西未覺缺闕近年以來州郡增添寄居待闕宗子孤道
養老歸正等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廣以此州郡窘
匱而縣道急迫日以益甚無復贏餘可以補起雖於紹興乾
道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色上供錢盡數撥下本州應
副左翼軍口食馬料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走發然
皆是逐月指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緩而縣道所解往往
愆期至乾道五年漳浦一縣起辦不行州郡不免將其所認
錢數減下三千九百七十六貫州郡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
版之數遂成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數猶各不
減二千餘貫合三縣共為七千六十四貫縣道既無贏餘可
積又無窠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因
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言而脅取之州郡聞知
稍行禁約則諸縣便以藉口不肯留心起辦州郡不免又將
別色官錢那兌補足為州郡者憚其如此則逐一聽其所
為不復河問不唯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
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前後守臣不知其幾
目擊此弊能不動心顧以數目浩大別無計策可以幹旋朝
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不敢遽然有請今幸議臣建白聖明

開納許為蠲減而臣獨幸得遭此時其敢不以實聞而力請
之乎然上供錢內所有二萬餘貫買銀之數臣固不敢輕議
其三色錢內本州椿辦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
未敢有請故前所奏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數七
千六十四貫特賜除罷却於本州合發別項朝廷錢內照數
截撥添湊應副前項在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粗有
以恤縣縣粗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惻獨鯨寡亦可以少披
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又曰臣契勘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蓋其
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
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
者又况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窠名可以椿辦其多少不
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
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
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
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
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此本州經制之額
所以至於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十三年
之數為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
以紹興二十八年之數為準也然此其所以為準者又非當

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來督責追補之虛額。而一時朝廷次意施行。官吏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趣。不上常虧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此逐年為額。為歲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速收竹木之稅。又於買納上供銀寶。收回出剩價錢。多方督迫。趨得四千七百五十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四貫。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為。則亦允那科罰。如前項所以趣辦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倖。皆有磨勘之賞。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改其督責無算。冒昧不顧。又非別色官錢之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狼狽。而不知所以為策。亦有年矣。今幸外廷之議。偶及於此。得與諸州例蒙蠲減。而本州不幸獨以逾年發足之故。所減不及百分之一。此蓋任事者未知逾年所以不曾施欠。正以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為登足於後也。且其所收之數。若彼其多。所減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縣。至有僅得五十千者。是曾不足以當其平日所罰中人一家之數。而論者遽欲責其盡除。日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見蠲減名色。若干之實。其亦難矣。故臣前所奏欲乞聖慈。且將近年通判趙

不敵所增四千七百五十四貫者。將賜蠲減。庶幾州縣稍稍有以相恤。百姓不至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之本。則臣昨因賜對。嘗獲面陳。伏蒙至尊壽皇聖帝。深加獎納。然臣於是時尋即去國。以故不聞有所施行。今亦未敢出位犯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采群議。更加詳酌。按本塞源。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延和奏劄。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以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指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為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美矣。而一時乃有儉倭措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誣明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趣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簿籍。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

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呵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遇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滯通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焦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賜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闕由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

今經世大訓卷十

十二

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額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與確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額書比來同安踰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緡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為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議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為職除日泥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不足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蒞事數月矣四

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執事下蓋喜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籍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踣蹙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喜愚竊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媮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

今經世大訓卷十

十三

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又如合衆就整全是經總制額今年二稅放免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誑誤朝廷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說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

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將來逮吏繫治捷繫以必
得為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
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
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添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
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
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
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有藝而
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
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
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
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
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
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弊為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
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
賈叩詐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跡遠之跡
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
事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
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
答張敬夫書熹竊謂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為王
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望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

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
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累如今日之
數似亦不為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
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
審專意以為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算賦者有取之
無藝至於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為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
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為盡善至如華兄前
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歛之臣誠可憎
疾為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
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
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
其本而唯末之齊斥校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
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為此紛紛也
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之外非泛誅取且如州郡倍獎一項錢
此是何名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本
是朝廷去賴取百姓底州郡又去聯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
然不如此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
室歸正添差使臣也曰然歸正人今却漸少宗室則日盛可
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有那班裏換受底大使臣這箇最可
畏每人一月自用四五百千結果也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宣貫計之事伯為隨軍使朝廷以其權人重為經制使忠道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信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數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引年得江西憲時陸對曰亦嘗為孝宗言之蓋此正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奏鹽酒課利害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既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必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和利謀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鹽累月之間不收

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靡費吏卒播擄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課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殫考大畧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今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攷立為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

又曰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換三曰拍戶抱額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它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撥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換之害在買人有折扣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挾托抑勒捕促欺凌之擾如禁防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禁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

成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挹托播揚。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縣均敷。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因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封境。觀其氣象。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它州之比。未可遽議。然它州課額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虛名。徒掛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為定額。然後以此科數。俾為萬戶。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

各陳漕論鹽法書。其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為適今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略有所省。無不以為便者。問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疆弱均敷。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省陪

費。又凡種種弊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說。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川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川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况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乏絕。不繼。停留網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三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三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埕戶。搭於網船。漏於

步機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斂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彙之以為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剝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為賤以謀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額每斤止費一十文亦得三十萬貫恐不止此數更不費之又使埕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憚而久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米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埕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埕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埕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沿海運鹽專委今委或海尉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埕戶售鹽一斤買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為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興販則此錢固已在所斂矣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埕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真聞見愚慮所及但識者見使司自王侍郎

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二項立法之中以退幾錢尤為久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盡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荒分狂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

答詹帥書州縣賣鹽不能無弊閩中今亦有病此之處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官買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為之過慮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為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為寬弛以劇曼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設錄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千籠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款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

答詹帥書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只今百姓隨二稅約產鹽錢而受鹽於官

以食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
半如前所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
不以為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為
錢幾何鈔鹽一斤為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
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
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急於辦課力於搜捕細民冒法
陷刑不勝其繁嘗欲為討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
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

與漕司制子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
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汴流
運綱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並價不得不高每斤
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
非科抑錐鉢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得
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來始為出賣客草私
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
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
願買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擾故行之未
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折還
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辦而官吏免得罪法
實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官坊貴鹽以致申舉追呼之擾此

之袁宰之術是為從便上下方以為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內
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派流
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
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自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
以為循環之本前不至為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
逐網撰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
而為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
鹽至於移貴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善
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
然實計每斤以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
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滲欠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謀陰許
管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起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
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喫貴鹽而漕司
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其
明

漳州甯鹽最為毒民之橫賦屢經旨罷而後屢起先生至石大
屢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罷甯海十一鋪其餘諸鋪
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
皆乞塞先生曰某而今方得見鹽錢底裏與縣中歲計無預
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

又曰熹又竊評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為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則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為便。故熹所申亦不敢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便宜處人自

平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話。古人禁人聚斂。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斂。如此却何以責人廉遜。

論督責稅賦。狀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
早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
恤為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
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
須管日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
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喜恭惟國家張官置吏。本
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
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詿誤

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暵，檢放衙門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闕之數，亦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真雖陋委，實不敢奉行。

與王運使劄子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為當放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為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之遺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撰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為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

今準使牒奉行詔書

三

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臺素心，則為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為州郡措畫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臺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戴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具逐戶產錢出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付人戶，以憑核納。近年諸

縣間有都不印給由子，致人戶無憑送納，或有所納過多，既成虛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約束，依例及時印給。

一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擾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錢，即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點對，勘斷監鈔山谷，民被害尤甚。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納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脫賺人戶。

今準使牒奉行詔書

三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底，已關過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將已納人決捷監繫追督，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千數者甚。又遣送獄禁繫勘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入戶執到戶鈔，即仰畫時疎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勘辦。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簡約其詞，令人戶通知。

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徑赴使府陳訴將官吏重作行違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遞年所納人戶秋苗並係起發上供之數緣是上戶攬子等人把持縣道曉收在已與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納窺伺縣道署乘全無措即將下等私米以應副預借為名動欲減饒合數唯是循良細民各縣却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將收到水脚錢等侵移使用緣此起發綱運大段遲滯且又欠折不足事繁利害今照淳熙六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預行措置定致上供轉見拖壓細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

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耗磨費之類令人戶自行打盪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戶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行下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將米斛預借縣道本單將來並不理為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請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然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向是無名額外盛湏一切役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

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湏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圖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集以拱上之君又有上不至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

今上下匱乏勢湏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此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今之賦輕處更不可重只重處減似那輕處可矣

福建賦稅猶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橫歛無數民甚不聊生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官中名字以危稅向見辛幼安說糞船亦掃德壽宮旗子某初不信後提舉浙東親見如此嘗有人危保正來論某當催秋稅某人當催夏稅某初以為催稅只一般何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稅苗產有定色易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為重苦蓋始者一匹官支得六百錢後來變得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得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令納價錢錢數又重催不到若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

福建浙西又不如浙東江東又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
浩曰江浙稅重昨日來路問村人見得此間只成十一之稅曰
普見前輩說閩中真是樂國某初只在山間不知外處事及
到浙東然後知吾鄉果是樂地今只汀州全做不得彼處屢
經寇竊逃亡者多遺下產業好者上戶占去不好者勒隣至
耕佃隣至無力又逃亡所有田業或拋荒或隱沒都無歸着
又官科鹽於民歲歲增添此外有名目科歛不一官難於催
科民苦於重斂更無措手足處守倅只利俸厚得俸便了更
不恤大體須是得監司與理會亦近說與應倉了不知如何
浩云要好得監司去地頭置局與理會一番直是見底方可
住先生擊節曰此是至切之論某之見正是如此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
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
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
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嚮
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
一定其價安得不弊

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使人俵由子分為幾限令百姓依限
當廳來納甚無擾及過隔與見帥司令諸邑俵由子催稅而
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饑饉民甚苦之志為吏人

為或所少止七五而限以十日每限台用百錢與吏或欲作
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越限之錢
則已踰千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非通四方之風俗情
偽如何了得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道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其
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為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
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
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

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

已西擬上封事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以熙寧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湊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貢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官禁下至胥徒無名不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義矣

延和奏劄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剝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缺州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損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缺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置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炎冷之氣一路幸甚

或問繁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畢竟人為這個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個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繁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權監便教人不得賣監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為怪其實理不如此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但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斂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斂稍急又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此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

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

因論漢初財散於天下且如而今要散在那縣得也不得上面又不儲蓄財賦開在那裏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逐時換展將去將漢初來者要散之郡縣得否這只得開說第一項最是養許多坐食之兵其費最廣州郡白是州郡底如許多大軍是如何區處無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無之兵如州郡兵還養在何用若留心太守又會去教他養此弓射此弩教他做許多模樣也只是不忍將許多錢糧白與他到有那殺時你道他與你去那裏否只是徒然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人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于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枷枷枷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歌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淨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止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藏

今之戶部但逐時了得些以支撥都下軍馬之類如無又借出

內藏錢以充之凡天下財賦到即分幾多入內庫幾多入何處幾多入戶部王宣子爲戶部時曾去理會度并甫不無罷黜之

致道說國家財用耗屈某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及內侍等五六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臨陳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會欲罷之

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心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

古者只是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關方錢將來添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爲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之又多端私鑄銅器者動整四五緡壞壞了只其鄉間舊有此想見別處更多又有海舶之泄海船甚大多以貨物覆其上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那會檢點得此

其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又其一則淮上透漏監官點閱物但得多納幾錢也不復問。銅錢過彼極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絹一疋若更不禁那箇不要帶去又聞入川中用若放入川蜀其透漏之路更多。

與向伯元書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欺隱自濫則可以供歲費而罷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兩為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為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

十千或五千後者又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此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為自家私恩於是立為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

諸小官如庫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碩漳州亦六七萬碩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稅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

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

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拘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杜倉事目宣教郎直松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具杜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杜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杜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二

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知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義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及支貸印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據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錢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計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說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遣後送示人產錢六百文以上及有各依日限具批狀內開

小兒結保人同保均係保人一人以下不保不支正
 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
 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正等
 人不保而掌其目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
 主保明者曉其目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
 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
 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及官
 斗每桶受米五省半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
 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提拿人戶
 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
 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貧深山窮各耕田之民
 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入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
 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尉前來公供受納兩平交量舊
 例每石收糶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愿倉敷折閱
 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尉等人飯米
 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詣即一面出榜排定分都分都先強後迄
 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通札給率造一色

乾硬糶米具狀同無其為一狀不屬不列交納如係內有人逃亡不問保均係納足赴倉交
 納監官鄉官吏尉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即及
 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知首尾次年夏支貸
 日不可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即日具總數申府
 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差
 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裝足
 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
 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裝足米六斗共計四十二斗縣
 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日十
 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
 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藥薦修補倉穀約
 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
 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尸
 明號幾幾若干或白煙排田間店買賣土著外來
 係某年移來
 餘間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口數在首即無漏者

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其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杜首姓名

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大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迺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比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杜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杜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杜首依公差補如闕杜首即申尉司定奪
一簿書續給知官公共分掌其項監官簽押其

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宅

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此小損壞逐時

修整大段改造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工作第二十三 七條

論都昌創寨劄子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

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為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

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

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

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

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為要害則凡州縣少不

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防護不必

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

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里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處

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

為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類皆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屋子建昌兩縣之間即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火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起即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踏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内都無一兵乞創此縣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計算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為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擾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庶幾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而便設矣

今無世大制卷十一

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不請不無觀山之意雖到地頭

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為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豈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木粮耗費種種利害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同若以弓手為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若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効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討之際其軍兵反告寨官申稱前來置寨只為防護縣廩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任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教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管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為此舉卒教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喜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書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

與趙帥書去冬見議開湖事其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淤田

若下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為之後來但見勿勿與後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為疑浮說為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眾思者易為加專已智者難為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審計之其蘇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開閑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手利病之實也

脩築石隄劄子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以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確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覆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

合縣世本訓卷十一

十一

被回運空網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歲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為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官司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之錢無所從出又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本軍早傷至重細民關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亦如所募之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類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躬親詣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

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達使衙取撥募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穀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闕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糧起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修不唯官司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闕食須至申稟者

合縣世本訓卷十一

十一

與曾左司劄子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缺甲一年以三百日為期兩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中乞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槍收竊緣卜件鐵甲計用皮鉄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多繫遠鄉農民追呼擾擾離家失業不無愁嘆錢除給降到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抑又兌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但令本處槍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已為非策又況槍收日久皮綿爛斷孔片鏽滋不堪使用亦有深可惜若設若遂為歲例則其為害無有窮已尤為不便欲望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發赴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校閱日夕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

不打造則州縣民閒不勝幸甚或慮關於武備即乞行下
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造缺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
不應無故損失須管獎勵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虛實如有
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募役兵勤次打作庶無關事
汪端明訖朝廷鑒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
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
促又却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某定吏尚書云京城每郊用木十五萬縹縹幕屋事已撤去皆
諸瑞得之其費出於臨安渠知府曰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
屋庶免逐郊費用不從

某人作縣臨行請教於某人先生言其其某人曰張直柔在被
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台令諸縣造戰船召匠計之
所費甚鉅因憶臨行請教之語亟訪策於張張曰此事甚易
可作一小者計其夫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
遂如其語為之比成推算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四其後
諸縣皆重有科敷獨是邑不擾而辦後其人知紹興府太后
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萬結磚為墻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
後園依樣造之會其直比拋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
興自認磚墻正中官者欺弊遂急沮其請只令紹興府應副
錢不得干預磚墻事

徭役第二十四 五條

奏議役利害狀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
權所請結立義役此是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
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
盡善者如令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
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
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
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
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
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
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
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
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
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
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自下詞訴紛然何况其間更有隱微曲
折未可猝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
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義役之
名重為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
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
正戶長各有數畝其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

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計但其割田未廣去歲未免尚仍舊弊若更置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闊疎然却簡直易明無它弊病又且不煩衡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其印本粘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倣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

論差役利害狀稿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為究心理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望獲解今輒開具下項項至中開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取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里族師間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稅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耆長者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為不刊之典然而州

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稅於是承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備之苦破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知其弊故所以為之闕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按其澤喜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戶長錢以充經總制案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雇耆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搔擾反為民害素竊以為莫若將罷支耆戶長雇錢一項並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耆長戶

長雇錢一項並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耆長戶此計之諸路所入錢數不多不足觀情則凡此衆弊不革自去所以闕防措置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咸得以安居樂業為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上項後雇耆戶長最為良法若以吝惜小費未能遽行而欲少上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蓋論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一人為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內物力最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為保正者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輕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

陪備其費不啻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百端避先趨後含重取輕顛倒錯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為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力最高合充保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為催頭此皆足以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衝改成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支耆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雇人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然冰消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條今人戶畏避催稅兼戶長之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催稅只願只是抑勒無差難有從二年斷罪之法何嘗施用只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併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尤高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即不同已未見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人近亦不理為保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

戶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伏觀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成法也何法行既久人偽滋起於是有徙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富者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二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已巧生計較預圖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繞及數千之產亦使之充役逮夫着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創本司從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申憲切詳通鄉差募則鄉分潤嚴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處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戶無故不得移居出都保外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疎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狹民貧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

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窮鄉細民亦可粗免差役煩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即乞敷奏修立逐項條貫頒降遵守施行

約東科差夫役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為名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造船扛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官喚夫力荷轎檐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為害尤甚除已行下約東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問差役雇役執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

今經世大訓卷十一

三

稅人然聚浮浪無根着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既教他作衙前火間庫廚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便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者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新新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潤狹其鄉多富家其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昇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理遠近

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稅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長少間却計會情願做保正某甚嘉之以為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為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為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為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為保正如此則無爭

今經世大訓卷十一

二十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一 終

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臣昨蒙賜對輒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開納即降睿旨臣詢訪不實最多去歲按効施行臣恭稟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散郎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官聞及轉運司訪聞差官驗問既得其實反為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為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幸所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為李嶧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既遭旱暵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開食未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風旨旱田之旱例不為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分而嶧乃只作一分六釐減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痕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蔴根以充飢腸羸瘦委黃非復人貌歲前雨寒死亡已多而李嶧恬然略不加恤對臣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所蒙聖恩撥賜水斛共六萬石不為不多而至今日久並不科撥下縣亦不曉諭民間諸

縣官吏尚有初不

何緣得知聖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

實荒政不修而已也

詢訪見得一件事理不敢

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効以聞伏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

不實令臣詢訪最多處按効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

不實而衢州為甚衢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為尤

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贍軍酒庫成

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差龍遊縣丞從政郎孫孜覈實逐

官自當從實檢視減放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

為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輒敢欺罔滅裂將七八分以

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是致被災人戶困於輪

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溢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

前寒雨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救恤災患之意逐人

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並

行重賜黜責以為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唐仲友第二狀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

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畧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

陳訴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餘疋錢三萬六千餘貫緣

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餘疋錢二萬

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嗔怪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與號泣攔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絹二千五百疋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約索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車差人吏在縣催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子等人絡繹在道乞覓擾擾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溫及州吏在縣催督去年殘米下戶丁稅百端接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聞張伯溫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羣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溫知之僅得走免臣竊惟台州頻年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儒臣幸得蒙恩典郡專以布宣德澤庶撫疲瘵為職而乃舞智徇私動乖仁恕在法夏稅省限至八月三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到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移督迫屬縣煩辱良吏苦飢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歎息無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又况方此機惟人心易搖搖一果然生事不知何以彈壓臣雖疎賤誤蒙任使職在刺舉不敢不言欲望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面審實以聞

按唐仲友第五狀臣猥以疎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也今者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有血誠敢勤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民多流移即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實再以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污淫害蓄養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霆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贓應死亦甚皇恐此數日來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譁張又遣客將傳語通判趙善俊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竊詳上件事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指揮合是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受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施行觀此氣象若非有人陰為主張謠語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唯臣竊惑之而此州闔境千里前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人懷疑懼懷乎如虎兇之將復出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妻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令仲友近日又為吏部尚書侍御史所薦而其去黨共為貪害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况仲友為人陰險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託何所不為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多曲為掩蔽使臣孤忠無路上達有以仰累日月之明兼衡

發明州災傷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急臣欲自此通走諸
州計度揀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罷恐其一旦覆出
為惡邀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往本州恭
俟奏報竊慮遠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飢民之望仰貽
陛下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聞見事遲晚既不能及早
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阿徇權豪共為欺蔽有此二罪難以
復居官次願以本路飢民貼於溝壑未敢自効謹復具此曲
折昧死奏聞欲乞牌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
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賞典憲以
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

乞罷黜狀臣

今無世大訓卷十三 五
今無世大訓卷十三 五

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不合搜促輜櫓驚怖弟
婦王氏心疾甚危詩事又據檢正左右司申擬欲從朝廷送
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一員依條前去體究詰實聞奏其台
州守臣唐仲友既已改除江西提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
彌正星夜疾速前去之任仍且起發月日申尚書省小貼子
稱今來若此所擬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契勘浙東州
郡旱傷去
委提舉官躬親巡歷相度若不先期措
置竊慮失時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相視八月
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施行劄付

乞罷黜狀臣

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近於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
兩次具奏伏想已徹聖覽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來
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贓私作過官吏常程行遣臣
即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弟婦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持
以為姦者臣初不曾令人驚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問藥
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違憾報復殘害吏民欲
候新知本州史彌正到來交割即行今彌正已到候其一兩
日間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
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
按巨姦賊汚戾害衆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準常法略賜行
下至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拖延旬月等候
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拖延從輕收敘如此則是不唯臣
無復顏面可以號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政而自是以往
郡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
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遣如臣愚聞實有疑焉然以
臣之私計而言則唯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
克全素守而臣謹已昧死上奏乞賜罷免必蒙開允以保餘
齡顧獨惟念方今連歲旱災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上君臣
相戒修明實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欺紀綱頹
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冒缺缺效其狂愚伏惟

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為小而忽之則臣雖被戮無所復恨

按黃炎狀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人逐年截撥漳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近寨置倉專委縣官就彼交納應副支遣土軍月糧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結局回縣去年係委縣官從事即黃炎不知有何私幹到寨未及十日即便回縣既不恤人戶搬米且令仍舊搬米前來倉所等候其黃炎又不前去地頭續為交納遂至五月以後大軍關食赴州陳訴本州累行催促其黃炎頑然略下介意本州為見大軍節次奔走號訴殊可矜憐遂將別色官錢量行兌支仍截下人戶未納州米別行委官前去監督本縣催促支散至今日又未能按月支遣蓋緣黃炎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為念不為及時交納致得一寨土軍一百餘人飢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炎及與龍巖縣主簿迪功郎陸槐對移及具狀申尚書省吏部并諸監司照會訖並皆未蒙果決回降指揮今來伏覲符下六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施行朝請即王銖論奏乞行約束州軍弓手土軍雇錢衣糧須管按月支發毋使侵擾細民上聖旨依本州竊詳上項申請指揮正與本州按發黃炎事

之意所有黃炎罪狀不敢隱默欲望聖斷特將黃炎重賜施行以為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

劾將官陸景任狀照得臣誤蒙聖恩委副閫寄於今月初四日到漳州交割職事有本州駐紮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前來公參見得本官病患危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泛使入國用入流減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不曾經兵官職事而今來所任係管漳州禁軍八指揮并有據中軍兵幾及千人全藉有精力不衰諸曉軍務兵官訓練教閱又本州管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溪洞亦賴兵官聲勢彈壓目今邵州見被湖北僭賊侵犯已調發本州駐紮東南第八副將黃俊部兵往山前把截其漳州將官豈是僥倖庸流尸祿養病晏然端坐之地燕臣到任之初方欲督責兵官練習軍旅以為銷伏姦宄彈壓盜賊之計其陸景任實難倚仗欲望聖慈特降旨將陸景任與官觀差遣別選村武曾歷管軍職事之人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須至奏聞者

論減否所部守臣狀承尚書省劄子勅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減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奉劄付本司所準出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

臧否奏聞事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
諸川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
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
照會免行考察

乞許令在自陳嶽廟狀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
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切慮其間
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
問則為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
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
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

卷十三

九

人權攝許於得替待缺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
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
狀云云浙東久缺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
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
民為飢所迫已有拿糧之意以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
不預行措置切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舉開糴
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
知縣宣教而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
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畫策務要

卷十三

十

科罰錢物後來一役氣大作入者輒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
罰取錢等事熹以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
無顯然贓私罪狀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熹近又聞衢州
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上戶閉糴絕少米斛出糴
數內江山一縣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
一戶未糴米斛接續出糴如有貧病無錢收糴之人即行賑
濟及糴存養其知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
據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縣
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糴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
是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乃於六月
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件臣
寮所奏本縣飢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王執中
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
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
先將本官對移開慢職事須至供申者

自幼不合致人戶逃移狀右熹昨蒙聖恩昇以郡紱懇辭不獲
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劄
子申乞改差官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熹誠愚昧
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篤以酬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
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

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蠶起雖已遣官慰諭尚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爲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以爲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

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爲計而後敢說且不盡是甚模樣

辭免第二十六 三十一條

辭免改官官觀狀右嘉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蕭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速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既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

官即昇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永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平實切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撤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爲幸甚

辭免改官官觀第三狀右嘉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資別與撤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勅劄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令吏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昨以憂衰推毀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累具辭免乃蒙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寵風動四方況熹身被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情廢棄志行不修無德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便有懇辭不意愚誠不能感動

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事豈敢固執違方輕冒恩網然
切詳考元降指揮止為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喜
所被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敢復披
誠再干洪造所冀愚悃得徹聖聰庶幾微賤小臣幸終免於
通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况屏絕
浮虛抑止貪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
喜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為而已下情無任瞻望折扣之切伏
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悃早賜開陳則熹不勝幸甚

由建寧府狀右喜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齎送到意
元寄納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令

熹祇受者照對喜近準尚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
恩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副喜照會熹切詳上項指揮
本意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為辭免妨廢職事即與熹今來
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庫及
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
字委實難以祇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
叨獎拔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省狀中不取
縷細陳述是致愚悃未能自通今敢述其一二乞賜備中庶
幾微誠或蒙矜察切緣熹本以諸生應舉于祿於紹興十七
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黽繙末第後來參部銓試

定授泉州同安縣主簿熹自到任以來夙夜匪懈以親老食貧
不能待次遂乞養歸里熹自任事以來蒙恩賜對除武學博士
又以急於祿養復乞養歸里熹自任事以來蒙恩賜對除武學博士
編脩官每以丁憂不及供職蒙恩賜對除武學博士
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會准使府則憂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
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
分敢不自安今乃誤蒙褒嘉特改京秩昇以祠祿寵數過厚
內省庸虛實為非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間
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群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
開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作內

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矯富貴而輕
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喜愚
昧尚有以自知不稱况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食繼恩榮
不知引避彊顏忍耻覲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
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不得
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祇受謹已即時當
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為申送使府休
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
延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
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差徽廟一次俾

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為厚幸不勝祈懇激切之至

許免知南康軍狀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張玠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熹疎繆之姿不堪從宦病卧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昇祠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為過優人者忽有前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郡之寄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擇以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淺之流

卷一百一十五

得以因緣冒處為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乎接人事民情吏職儻不通曉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級而備數祠官初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卧習成惰惰一旦使之彈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踧踖而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為熹之賤微屏處窮僻而朝廷記憶恩旨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佚固為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恭之罪是竊以為不然蓋熹本以無

能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獎借寵以燕退之名勵以堅高

之標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為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兄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彈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為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祗拜恩命續伸技闕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即便復舊朝職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察庶免煩瀆之罪所有迺到劄子勅牒不敢祗受除已申達憲守府軍資庫寄

卷一百一十五

納外謹具狀中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以保特為敷奏寢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官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辭免直秘閣狀右奉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弊可除直秘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况闕閤租稅蠲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貺施非當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

勸諭富民發廩糴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頒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儆始肯竭其困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損米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象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實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着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惻特為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為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副身今本軍日下賞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子兄弟戚黨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

使其它富民知所激勵易為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不任懇切恐懼之至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辭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甘退藏雖蒙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玩思遺經賴天之靈偶窺管窾因切妄意討論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郎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悼而悔其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納勝錢鑄稅無請不從自惟孤愚遭遇如此則又幡然思竭駑鈍以稱所委唯懼縱姦賊民棄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見陛下至於觸忤權貴撓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有所不暇計也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屢護非惟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為名而去臣竊不自知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

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庸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喻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職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況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僅蒙重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釐畢志舊聞內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祇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

辭免江東提刑第三狀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忘其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以候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鄙情以承厚獎即於當日進重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威命之已行亦擬即日拜授晝時起發而臣至愚又復思慮

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觸天威瞻顧傍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効職吏黨與衆多恭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騁經營於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迷惑召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爲與其它日拘攣戚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況陛下至仁至明且既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意仰首呼天而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未爲千古之恨今若以寬原隔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

歲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於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第二狀喜衰悴餘生養病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思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既不得請即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四旬辛而調治稍安且有從行之命即遂扶策前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懇

荷開納於喜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喜兵部郎官則痛楚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喜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喜交割喜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管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喜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喜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今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衆所共知中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僣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喜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伏蒙聖慈曲賜全護

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磨勘在喜恩分優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喜姦妄過有邀求自爲創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迺遽西行浸迫所部竊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有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喜亦何面目可見吏民垂慕所患足疾日困本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又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喜衰病嫻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喜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盡罪狀實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喜不勝幸願祈懇之至

辭免江西提刑第三狀喜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偽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喜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喜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群下之誠僞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靡覆不問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懷惜之寵則又有非疎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祇

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踰熱度頗足疾又頗發動委莫不任起發前去又兄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閱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宮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甚

辭免秘閣修撰第三狀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弓

桐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誤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此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兄熹本以賤貧應舉干祿豈敢輟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閭東浙救苗之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需恩合得恩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飾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失無可受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屢觸雷霆之威備未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

意方賜開陳特與追發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養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愚自取戾滅則熹不勝千萬幸傾之至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

辭免江東運使第二狀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愚敢忘斯義又况平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重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依受豈敢獨於聖

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為遜避上千違命之誅下逮近名之謗實以乘病支離不容勉彊且於衆疾之中目昏為甚今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道路百十為群若但草草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便見踈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今熹仍舊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

辭免湖南運使第二狀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

副使恩命近奉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
揮疾速之任恩已於當日卑謝恩訖仰戴皇慈宏覆之深
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為辭使
欲起發前去祗服職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
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熹相度聞
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方行遽罷貧民產去稅
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以益長蕪井之勢後來朝廷
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待至于今苦樂不
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一日無有窮已
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

今經界大綱卷上

三十五

已條具申奏伏蒙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而鄉
官士豪已慘然不樂怨謗竊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罷靜惟
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遭誅夷已為幸免更
叨寵擢益添疊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
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効以聞伏望公朝
特賜教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
戒

辭免知靜江府第二狀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
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
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頓越無地竊伏思念

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

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
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誤朝聽雖
幸曲蒙寬貸獲免譴訶然而內自省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
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况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
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
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
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
區區所言非止自為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
臣區區鎮壓而熹年暮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
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悴蚤衰
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
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閱再為開陳收回誤恩
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

今經界大綱卷上

三十六

乞放歸田里狀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
顧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
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
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
逞其志而為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置諸數千百
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

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燕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遑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還明牧以濟多虞則不唯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遠謫藩屏之意慕不勝幸甚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第一狀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疎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所不知所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七

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不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寧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疎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躡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有昧之議有累維新之政加以有曠跋蹇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悃惓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

其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今到信州仍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愚衷已竭聰聰未回須至敷陳再干旋奏蓋念臣迂濶無能分并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釐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伏蒙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為過分所有見帶祕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祇受至今僅及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既不足以汗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自育聰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樞出入禁闥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七

即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綱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傳師言臣以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析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官觀繼準省劄又蒙聖恩除臣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受即具辭免又準省劄恭奉聖旨不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實儲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邁恩旨之重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陋疎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闥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問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祗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屈已下賢之意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下使適幸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整竭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凡所關啓多蒙開納而臣慙愚迫切便欲致若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累咎已深不容前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

權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目有耳聾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到今復有此誤思揣分量材次難祗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疎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忘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君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未御丕圖為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干試雷霆總軒輊無任皇恐激切之至又曰臣伏觀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西京國子監順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臣今實以待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既罷待講即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順所陳事理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幸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第三狀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闕遙謝聖恩詎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次難冒居敢復控陳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既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

講論之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之責
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之間也臣之凡愚
素號山野入侍經帷僅及四旬意凡踴躍言辭鄙拙固已自
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
一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
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
自不當遽至于再三即以所進議狀并刷子並行降出竊意
已蒙嘉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偕省益
愧心頗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
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
懇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
任析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殯陵事奏第五狀右
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伏蒙聖
慈特降睿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即
已望闕拜命恭謝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睿知陳力無堪輒
求閑退更蒙寵渥申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至之請
顧臣何者可稱衰疾感激之深無言以論所乞致仕謹已恭
稟聖訓未敢再瀾宸聽所辭職名亦已仰體睿慈不敢再祈
避免然伏自念去歲叨冒獲廁周行會因集議永阜殯宮妄

意輒陳管見欲乞以寬遠日改卜神皋庶安威靈以延遺軀
後雖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
報前日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任妄
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掩其罪尤不可赦似以所入文字不
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
祇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須褫奪顧微臣進退之事
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為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
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
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析天俟
罪輒蹈屏營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第六狀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
舊職今者伏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
除依已降指揮者煩瀆天威久須嚴誅復蒙寬宥感激涕零
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實近列使侍講進即以迂疎寡
陋資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
所帶職名大為超躐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須回納
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數奉令臣且以元官舊職改充
說書其所陳說極為詳備尋以宸翰下臨不吝固避然而口
與心誓所有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為入從之階具時若罷
講官此職火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

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也蒙矜憫重賜親筆除臣官觀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且奏辭免雖幸追復後命而猶未滿舊職自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為已罷職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他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惟聖明洞察誠惻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千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金鑑卷之十二

三十三

又曰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錫服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轉一官皆為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偽之嫌臣味其言極為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與留丞相書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捨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

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昇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咸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詭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庶幾得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朱違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劄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

金鑑卷之十二

三十四

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主為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上如此已為盛矣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為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湏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

與陳丞相書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聞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為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已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得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遐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速變化其狂獷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

謀所以清化原華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謹兢兢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罵罵然處獻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為明公出死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

答汪尚書書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慙慙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頽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遽為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白為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梅劬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踴躍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為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則明公愛其之深而所以為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難乎冥冥之尸而未知所決則姑為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日塞已昭然矣尚何待於熹哉然復有所不

安耶古之君子量山後入不入而後量本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况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喜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為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遠朝命而不一行但老母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為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土人處教官必公事處縣令人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聞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行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為便也

答汪尚書書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舉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執以為欲行其道則真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為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素嚴倅雖行未能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為

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為長生之計今明公還朝基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為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逮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為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教辟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為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說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

答汪尚書書重蒙戒諭今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以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重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闕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訖訖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致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一言遂其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

為去就意固已。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諍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遣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求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為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為然乎。

金華世大訓卷十三

手九

答韓尚書書。熹狃介之性。矯擢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以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授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

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狃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肩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群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某所以申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敵縱諛。使至此極也。即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避。安坐而必致之者。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諛。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自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

金華世大訓卷十三

甲

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者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

與鄭參政劄子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倚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特節勞擾至今若使鄙意止爲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寔以從初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毫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爲開陳若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悶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有顏面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爲期却望參政力賜主張協參諸公同爲敷奏謂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撰熹亦不敢固辭矣况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責降而可以保庇

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舛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爲乎如更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畧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訾毀而謗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敢以告於門下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

與鄭參政劄子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小有豪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莫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竟死無路亟欲草疏白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末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己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匭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

垂絕之言無復倫次惟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龔參政書意自幼愚時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如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摺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郡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龔等輩也使之疆顏局祿以肥妻子耶則憂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憂之所懷將不敢隱於

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貴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隄越

與袁寺丞書意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爲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而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爲尤甚此當一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踈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所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

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爲此睚眦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閔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爲父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能虛爲

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事勢湏閑自己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同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爲鄰禹一湫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段編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爲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

俱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
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
似煩專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
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答呂伯恭書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
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
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
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
却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
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二

必欲彊之大是遠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
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
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
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
心性雖欲免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
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畧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
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
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
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
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

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
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以扶接導養之功
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爲煩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二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二

舜典象刑說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私意
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
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
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
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妍醜無所遁其形
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
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
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
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數秦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察天
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
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
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
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
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
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賞苟已曉然而無疑則
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
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
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刑

官人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
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虐于五刑者也其
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朴之刑
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
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
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憫夫死者之
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獲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
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
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濇出入取
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貸然
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不當有如是之酷矣
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
其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
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
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按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
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
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
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

將得以達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朴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鞭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二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唯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朴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贖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魯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

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千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才廣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遠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難力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誅命雖若可誅而蚩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魯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辱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延和奏劄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

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毒殺夫或以致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弊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

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獄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救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延和奏劄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死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縣乎竊謂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繁難令錄其廉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進納廢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皆緣疾病之人皆得而為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吏亦得而為之彼以薦舉關

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吏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榮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吏之入官者又或徇於故習與吏為徒販鬻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令守倅銓量如委系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入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放上若守倅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吏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

又曰臣冀勘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鞠一或不得其人則折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承處即用土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獲弊天下幸甚

奏推廣御筆指揮事狀臣伏讀聖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稟施行訖然臣竊聞之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聖

人觀象立教為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狹勘結圓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添得古人明慎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劫賊倪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勅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為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呂專管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熈熙對本軍阿梁之獄即次審詞互有同異須至依條再行推鞠然以愚見本人審詞雖非實情然且只據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推鞠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

殺之雖使阿渠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況以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呼或密投鄰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呼以求救只此一節其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賞極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今阿渠所犯窮凶極惡天理之所不容據其審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本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鞠然意欲望使司詳此情節別具奏聞乞降廢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群聽使眾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焉以人微職賤不敢頗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馬辛欲情劄子喜美勘本軍軍院昨準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勘凌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縣勘到招狀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喜美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遣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木遂致爭鬧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望察行下稍從寬與不勝幸甚

答鄭景道書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與刑

者象如天之書象以示人而與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畫創則宮大辟五刑之正所以待夫元惡大惡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寬宥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變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者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五刑後世始有人謂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責災肆赦者責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係專為輕刑設春秋秋肆大青則誤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過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太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朴以下官府學校處事施行不類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

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如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必曰堯舜
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
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
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
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持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
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
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
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
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
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
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
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
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
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
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摠括猶
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為
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
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
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足者亦折其手足傷人目

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
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
方不與民齒如玉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
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
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
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擯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
明槌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只許用
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
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
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
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毫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
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
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
者贖鞭朴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
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
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
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

幸無錢便造贖法五刑皆有贖盡百錢則惟倍刑倍差宮
六百錢大辟千錢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
好語不輕於用刑底意

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宥但
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讀想見穆王胡做
亂做到晚年無錢使撰出這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
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
不知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人
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

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於恤之恤耳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
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

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
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
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

問今三代之法或可見於律中否曰律自秦漢以來歷代修改
皆不可得而見矣如漢律文簡與後代修改今亦不可見矣
安知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
理會了但是如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

如宋高公所謂律應從而遠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
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教大獄引
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引其罪引其法為斷本朝便多是用
唐法義剛曰漢法較重於唐當時多以語辭獲罪自只是他
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却不曾甚地

律是歷代相傳勅是太祖時修律輕而勅重如勅中刺面編配
律中無之只是流若干里即今之白面編管是也勅中上刑
重而下刑輕如律中杖一百實有一百勅中則折之為二十
五折今世斷獄只是勅勅中無方用律

因言律極好律即後來勅令格式罪皆大重不如律寬道淳熙

新書更是雜亂一時法官不識制法本意不合於理者甚多
又或有是計囑妄立條例者如母已出嫁欲賣產業必須出
母者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囑而創此條也孝宗
不喜此書嘗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

宋高公曰應從而遠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
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
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
朝上有編勅後來乃命群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
定勅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遂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

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修書

事當知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此書

已切錄時出示學者周記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直是分

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攝

所謂設於此而遂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

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効之之謂也

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

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係條斷違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

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

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

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

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

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

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

八分書

其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其功得幾等賞其罪得幾等罰這

謂之格凡事有箇樣子如今蒙保狀式之類這謂之式其事

當如何斷其事當如何行這謂之勅今人呼為勅令格式據

其看合呼為令格式勅勅是令格式所不行處故斷之以勅

其在漳州曾編得戶婚兩門法

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近厚曰何以見得義剛曰如

不甚輕殺人之類曰也是但律較輕勅較重便是古來底勅

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勅之所無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

古時流罪不剝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樣至唐五代方是黥面

決脊如折杖却是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寬

敬之問淳熙事類本朝累聖刪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否曰

正緣是刪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許分

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折用盡了到親

亡却據法負類違着人許私分又某往在臨漳置憲送一項

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為美豈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

計嫁其嫂而又以已子添立併其產業後妻鄭丞看驗項

剖折子細乃知其情

公族有罪無官刑不罰其類也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

他亦不服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錯殺了

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獄訟而前分曉事易看其因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

繫人性命處須要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因訊鞠勘錄問結證而

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十旬時不赦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余之士大夫耻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及水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賢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吳英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也

今人說輕刑者以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知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效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

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索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首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挂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為此入曾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此字

今之法家感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今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感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於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

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前董檢驗皆有書當官者不可不知

獄訟第二十八

漳州曉諭詞訟榜勸本州近准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即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繫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遽革者亦已廣行諮詢別行措置訖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此少錢米田宅以至互相誣賴結成仇讎遂失鄰里之驩且

本縣世大勳

虧廉耻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如此已足傷嗟間有自稱進士學生官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免此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枉後惠文為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又况所論或人數眾多或地里遙遠或事排干已而出於挾持告訐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為詭名匿迹之計前此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勝言慮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刷出所承判狀委官置籍先索案祖逐旋看詳然後逐人引問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情予奪之間不至差誤若有姦偽先將詞人重行務以上

奉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區區深憂焉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訖各給斷由回申照會然後逐件勾銷元籍如未允當即仰人戶自從次第官司翻論今恐詞人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有疑感復生詞訴除已具申提刑司外須至曉諭者

右今榜州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惟所訴事理或涉虛偽或無大段利害可以平和即仰早生悔悟降心相從兩下商量出官對定庶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之俗並比年頑戾偷薄之風少安病守惻惻漸懼之心仰副明使有循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指揮僅觸憲章決

無輕恕

約束榜

一契勘諸縣民訟人戶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條限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滯引惹訟詞兼又有人不候本縣照限追會圖備手決便即先行經州索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為始應諸縣有人戶已訴未獲盜賊限一月闔毆拆傷連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類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遵從外如尚有似此民訟亦照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遠期不行結絕方許人戶赴州陳訴切符先追承行人勘斷再限驅催其

縣道又不了結致人六再有詞訴定並押錄科斷外今仰
民戶經由書鋪依式書狀仍於狀內分明說說的於其年
月日經縣陳許已經幾日本縣不結絕以憑行遣如不
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妄稱已過所立日限陳述致違
承行人到州見得元經月日未及其人戶連書鋪並行收
坐仍毀劈書鋪名印若經本州一月未滿狀詞亦不許再
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謂訴已事無以次人聽自陳聽親書狀自餘民戶
並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不寫本情或非理邀阻許
堂聽執覆一本云或非理邀阻及當聽執覆不同所詞先行根究書鋪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二
百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真謹書寫如有干照
契據并未盡因依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已事寫狀書鋪與民戶一等科罪

一民戶詞訴不應為狀首人自不當出名其應為狀首人並
要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書說因依年月若干
有無疾陰婦人有無產陰娘孕於前從實開具或有罪應
科央臨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或與人戶寫狀不用印子便令
經陳索煩官司除科罪並追毀所給印子

一人戶陳狀本州給印子而付今人謂雖並經茶食人保
識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并書鋪
茶食人一併科罪

一契勘人戶多有不同事前緊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行
攔轎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東攔轎狀詞並不受接并所
投白紙止是理訴婚田債負即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貧
窶鰥寡孤獨無告之人願無忌憚索煩官府自今後除貧
窶老病幼小寡婦或被劫盜并聞毆殺傷事干人命初詞
許於放詞狀日投白紙外自餘理訴婚田債負或一時互
爭等事人戶須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理

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日分預批曆請台判輪委職官一員或兩員就
大聽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硃批事因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故狀並各令案吏貼擇
出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詞月日作如何施行其處
已未結絕事因請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州官下馬牌
西面係人戶詞訟牌蒙安撫到任後西畔詞訟牌於東自
新開雕屈牌一面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員監當并
置曆一道付監管官如有投牌之人抄上姓名押赴使府

出頭取候台旨施行其牌墨漆雕字員說有實屬屬意
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跪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
切待施行如敢將閑慢事件不候引狀日分妄作緊急坐
牌定行勘斷

一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開排時刻責
鋪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侵剋役使殺人行劫殺略
姦盜聚眾鬪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民田
業姦污婦女鬪打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
上當使廳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折訴債負鬪打不見血差

役被塘已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蒙安撫到任以
隻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陰合為狀首
堪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訴某事合經潭州一即不是代

名虛妄無理越訴或隱匿前狀如違并伏斷罪號令右某
人等明在年月指涉某
人某事盡實限二百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安撫修

撰特賜台旨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入除程兩日五
人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案官鑒定日限案吏

硃批某月某日限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報一日者
不展兩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而不到者都廳指定
帖某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照對人戶役白紙止為有緊切事干人命劫盜等今來受
狀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十紙訪聞皆是書鋪邀求
致令投陳奈煩官司乞告示書鋪如是違而邀阻人戶
致使府問得授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為寫狀之人乞賜喚
上斷治施行不應受理即行擇退

一照應近據諸縣申到入戶理訴婚田債負皆稱自今正是
青黃不接之際告示務候開日施行使司執勘人戶巨訴

公釋本朝卷十

婚田爭地多是有方上戶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是遷延
不肯交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拖延入
務限使下戶被害無能結絕檢準律令諸婚田入務若先
有文案交相侵奪者不在此例況今本州多是畝田只有
早稻收成之後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入理對在田亦少
施工未獲之利自可退業以還有理之家諸縣爭論田地
詞訴可以承行理對不必須候十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
日符長沙等一十二縣遵守施行訖

任官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
作一簿綴放文字亦作簿每日必勾了號異一日內許多

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

謂李思求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求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看印在其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喝斜不知人心如何恁他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

公經世大訓卷十三

二十五

官所以事叢難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少好某嘗說或是作縣者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着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欲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恩送下狀如雨初亦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

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米即與上簿合案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於外廳兩邊設候位令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就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爲書一樣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

公經世大訓卷十三

二十六

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審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審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

某在漳州有訟田契數千本自崇寧起來事其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其撥了案其官人却來那等款處考出

祝懷汝照嘗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婦溺死衛守施元之謂張曰

祝婢乃其父婢祝汙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上於上上
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以此陷人遂除
遣一兵士之類來檣標其事往來月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
授都監曰奉聖旨來採訪祝編修家公事遂呼集鄰里作保明
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

選將第二十九 十三條

庚子封事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驕子廩役凡流徒以趨走應
對為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輕素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
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聚飲刻剝
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賈既足則又別生希冀愈
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餉子女而快已
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
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剝削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
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申訴平時
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
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招募而朝廷
反為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
軍額凡此數者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
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金而望他軍之積以為己資
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更易者是

則不唯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俱衆而此人之
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
於總總輪之任者亦比肩倚曲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
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
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為誣謾小人竊
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効凡此數弊夫
下之人執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
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
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
未究其實往往誤如獲寵昇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
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
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為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
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為今之計欲封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
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

戊申封事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拊剋士卒以殖私財
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
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
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
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
豈知其諸價輸餉已若脫虎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

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才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以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備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也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顧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搬運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疆其不能者以往至也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

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其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寬急關略而能有成者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輒易也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蓋宣徽重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湏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意思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副至後來遂有重寶護之禍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使觀察則處置華使即節鎮也提持節某州諸軍士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文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文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

人爲之其父則根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
謀逆其上而更代爲之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
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
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
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
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
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
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
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保時又增置三十七將
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
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目費國家之財
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
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
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甲兵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
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多者疾用
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
箭何識棉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
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賞識者
不過爭期到此廝抄出來耳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所以用而
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
之故今日諸將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以何
由辨之

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
管一事兩軍既無用又養養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
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兩禁軍矣此是耗費
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
國初緣藩鎮強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
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謬者事
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爲強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

先生因論今之兵官兵政病敗之甚其甚慶言於壽皇壽皇諭其
曰命將國之大事非朝廷之公選即諸軍之公薦決無他也
某奏云陛下但見列薦於朝廷之上以爲是皆公選而不知
皆結托來爾且如今之文臣列薦者陛下以爲果皆出於公
乎不過有勢力者一書便可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知其
爲朕察之

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終則又欲其繼
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爲賊所虜爲之奈何彼固不足帥然失
一助其勢豈不張大謂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是會

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的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官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紛擾湏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來自有條理

今日將官全無意思只似人家驕子弟了褒衣博帶談道理說詩書傷好字事發遣如此何益於事

兵制第三十二條也田附三條

萬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

所以不同

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以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以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

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兵之費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間又令州郡見看軍額幾人折了者下得補却以其費稽管上供而朝廷得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十五萬又皆羸弱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湏從此起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附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不養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

學太史

之第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

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更知袁州託其詢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畧記大槩

古人政事太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焉繞行此便着教他習武事然這衆人已是殺人底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也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周禮所載蒐田事去如其陣之法便是古人便不載今人不曾理會陣法則設兵亦皆是脫空

古之兵法進則齊進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

如此則無人敢妄動然又却有壹人躍馬陷陣殺敵千百人出入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父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柱住相射相刺立得脚住不退底便亂立不住退底便輸耳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要開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貴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貴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今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

是其力不敵須假此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便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鬪者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辨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爲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然所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五長五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

推尊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爲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八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推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遠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狀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

或問李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李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爲正合八陳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關只家作一團

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令且以教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用得所以張遼用兵未嘗倣古法不過使兵識將識士情盡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必樂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蓄休通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運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

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卿來張遼守南郡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有起卿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教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卿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執手曰熱矣可着手乎則曰執甚不可着于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常有宿成遇戰則分爲數替於是下令軍中可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樂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皆快元帥制師向漢魏公皆甲暑樂相故以美樂爲之與今水盡散者大槩似故

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着手則虜騎被甲衣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弃竹筒狼籍其豆於下虜馬飢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套脚下不得地以故土馬俱死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兼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死不下十教人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關先生笑曰只辨看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

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更
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先
生曰也須是多寡強弱相侔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
一始得勝云終不是使病人與壯人闘也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然敵次列便已
成正軍矣

馳車千駟車重十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車重傷以牛蓋輜
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矛一持弓
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伍伍爲兩兩有長故也輕車
甚疾

孫吳軍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日道道者與士同
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
事若使之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
畫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管疑夜間不辭戰蓋只是設火候防
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也營其中蓋如井形於巷道下字處
置火候如有間謀一處舉火則畫畫更走不得

常思孫臋料龐涓暮營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個曰使其不
燭火看白晝則如之何曰臋料龐涓是箇底人必看無疑
此有三樣上智底人曉得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
智底人必看有則隨其機矣皆言古今智士之謀略遠譎回

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盡之而不失其意則其知亦
不可及矣

因言本朝養兵盡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
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其路頭之
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爲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
都知兵馬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
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
轄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
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基
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
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
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
但人多不之思耳

先生云當今要復太祖兵法方可復中原又云諸州禁軍皆不
可用幾年說要揀充兵但只說得各圖苟且安便無有爲者
故新者來舊者又不去來而又來相將積得皆不可用如登
冗官見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復留而不
去故軍冗不練官冗不澄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
曰只有揀練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年又老了依

舊無用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剗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其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趙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趙去饒州饒州之兵趙去衢信衢信趙去行在迤邐趙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趙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

兵爭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

金鑑卷之十一

四十一

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金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覈實得好

與趙帥書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剗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永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之行招剗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實驚之姦而空耗本糧重傷民力又未論

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當養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遣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府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剗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強斗力乃收

金鑑卷之十一

四十二

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李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撥得着所在如吳璘敗虜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攔殺虜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即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重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使

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營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携持老幼虜騎已迫必爲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曰下曠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今喫酒飯必定與暑藥遂各操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迭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披其爲甲以斷其足一騎繞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虜衆正執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

與汪帥論屯田書崇安有范若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募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

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而知在我者亦豈當但爲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爲急與其營度靡費財於民而見其首以絕生聚之源當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爲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強之實効乎況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行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閣下之明秉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况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密議而共爲之失今不爲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寧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爲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爲之備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餘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比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運之十年其効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察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其州總司屯其州漕司屯其州以
戶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為殿最則無
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
制事何由成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三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三終



21181800419841